四庫全書補編

095

鮚埼亭集 二

鮚埼亭詩集

題詞

謝山先生易簀時以詩文稟付純藏弃手定凡六十卷其餘殘篇剩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滿一竹笥純泣拜而受先生喪畢細爲搜檢粘連補綴又彙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忍塗乙思更謄寫衣食奔走卒卒未及歲丙戌館東郡邱氏之松聲柏影樓課徒之隙手鈔得三百餘紙後復南北歷緣作輟無定雖船脣驢背無弗挾與偕行而竟未能藏事今丙申春判那州地僻政簡署中寂靜日課字四千四閱月而卒業於是重爲釐定古人文集必賴有力高第弟子爲之讐正而後世世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朱學士固不獨都尉史編有待桓譚侯芭者流也顧予何足以當此惟是名公大家其一生肝血所注必別擇審愼寧割愛而不惜其實吉光片羽皆可珍貴是以六一居士集纔數十卷而今充國全部纍然巨觀曾南豐類藁至一二質實語亦備載況先生之作皆枌榆掌故舊史所闕無一不有補於文獻非聊爾銘山品水可聽其去留者蓋先生之作所以得去者有二少年刻志經史之學多與同學質證散見於簡帖題跋及後從遊多所問答遂合編爲經史問目行世歸里時倡眞率社拈鄉里宋元故跡及勝國革除餘義諸公爲題得詩三百餘篇而從前攷索之作皆爲複見此所以不刻於正集也然簡帖所及或不盡此一事傳記志銘體例既別詳略不同而文筆與詩思各有所長豈得得彼舍此故是集雖已略有刪節爲五十卷而去取仍未定當翻正集及詩集審校其全文相類或意義已盡者竟去之或題義同而紀載議論有異或文筆可獨存則仍存之蓋淘汰以歸粹精予既非其人則與其斐雜窳削使蕩爲飄風漂爲野蔓無寧仍存緗篋藏之名山以俟後之虞山之於震川而已矣嗟乎先生著述不下三十餘種今存者惟詩文正集集外一百十五卷續甬上耆舊詩七十卷

國朝甬上耆舊詩四十卷然皆排定目錄鈔十分之八而未畢若宋儒學案序目雖定全未發鈔水經注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文諸錯簡重定箋綴分粘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所摘而整理之當可成就予以任之蔣孝廉學鏞竟未克爲耆舊詩及學案存盧教諭鎬亦未修舉其餘若詞科摭言漢書地里志稽疑辨誣四明族望表雙湖志雖存而多不全

若讀史通表歷朝人物世表親表竟無片紙隻字或疑原未有作顧昔上沈東甫已曾見之不知其何謂予之鈔此歷十有一年且方以爲得就修正之始盍傳書之難如此先生生平於前輩詩文集冥搜博羅露纂雪鈔不啻飢渴之於甘美卽此集中借書求鈔書諸簡帖可以感發而興起而表揚先哲聡念同儕山陽之笛思舊之吟無歲不有今自先生之歿二十有二年矣穿中片石卒無應者而遺書之飄蕩炭炭有不可知之勢至使予隻輪孤翼皇皇於車塵馬足之間卒以案牘餘勞完此委付天或假年猶當再爲覆審否則籍手以報先生於地下其不在斯乎夫亦重可慨也矣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秋七月受業董秉純書於粤西那地州官署

鮚埼亭集外編目錄

卷一　賦一

泰陵配天大禮賦有序

西安學宮石經賦有序

卷二　賦二

九夏賦有序

聘禮圭璋特達賦

閤道賦有序

房心爲明堂賦有序

東井賦

卷三　賦三

土圭賦有序

衡尊賦

石鏡舞山雞賦有序

追琢其章賦有序

宵雅肆三賦

覩霧淞賦

半夏賦有序

曼陀羅賦

卷四　碑銘一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謚忠襄孫公
神道碑銘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
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碑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卷五　碑銘二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謚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窓域志銘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盖文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明錢八將軍墓表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明故太僕寺少卿眉仙馮公神道闕銘
卷六　碑銘三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
楊職方塋域志
明晦谿汪參軍墓碣
明施公子墓碣銘
明婁秀才窓石志
薛高士塚闕文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陸佛民先生志
陸披雲先生阡表
宗徵君墓幢銘
范處士墳版文
葉處士志
周徵君墓幢銘 蔣增
耕巖沈先生續志
卷七　碑銘四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馮丈南耕墓碣
張丈韜山墓表銘
柴丈漁山墓表銘
墨雲董丈墓志銘
學正董筆雲先生墓表
范培園墓志銘
葉徵士桐君哀詞
汪孝子墓志銘
龔丈省齋壙志銘
桐鄉朱母錢孺人祔葬志
朱孺人李氏志

卷八　碑銘五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先公墓石盖文
先府君石槨銘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張孺人神誥
殤兄壙銘
殤女埋銘
先眞志府君墓石盖文

卷九　行狀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卷十　行狀二

華氏忠烈合狀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屠董二君子合狀
王評事狀

卷十一　行狀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谿縣江都王公事略
李杲堂先生輓事狀
錢蠶菴徵君述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先太孺人行述
卷十二　傳
吳職方傳
徐都御史傳
推官溫公傳
胡吉雲傳 附瞽
夏萬亭傳
石隆傳
周之藩傳
宋菊齋傳
陸雪樵傳
陳仙傳
李梅岑小傳
沈隱傳
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大典知縣宗公傳
全修齋府君傳
錢塘龔隱君生傳
蕭山毛檢討別傳
卷十三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裴府君廟碑銘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射龍將軍廟碑
竹洲晏尚書廟碑
大金夫人廟碑銘
卷十四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謝高士祠堂碑
聞尚書祠碑
旌忠祠碑
王節愍公祠堂碑
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卷十五　雜碑銘
萬金湖銘
小江湖梅梁銘
大寶泉銘
吳丞相水則碑陰
桓谿舊宅碑文
先侍郎笏銘
第九洞天私印銘
諸葛氏義門銘
卷十六　記一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長春書院記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城南書院記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石坡書院記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翁洲書院記
甬東靜清書院記
澤山書院記
橫谿南山書院記
城北鏡川書院記
槎湖書院記
甬上證人書院記
卷十七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二老閣藏書記
蓀書樓記
小山堂藏書記
雙韭山房藏書記
天一閣碑目記
鈔永樂大典記
春明行篋當書記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卷十八　記三
東四明地脈記
小江湖強堰記
高尚澤釣臺記

紫清觀蓮花塘記
董孝子墓柱記
眞隱觀洞天古蹟記
重修三江亭記
重修衆樂亭記
是亦樓記
嫩堂記
水雲亭記
胡梅磵藏書窖記
九靈先生山房記
海巢記
方國珍府第記
卷十九　記四
宋文憲公畫像記
方文正公畫像記
薛文清公畫像記
羅文毅公畫像記
唐陳拾遺畫像記
宋王尚書畫像記
馬端肅公畫像記
陸康僖公畫像記
楊忠愍公畫像記
石田先生畫像記
徐文長畫像記
豐學士畫像記
沈文恭公畫像記
張督師畫像記
義武將軍戴少峰畫像記
卷二十　記五
梅花嶼記
張相國寓生居記
囊雲先生雲樹記
枝隱軒記
余生生借鑑樓記
方子留湖樓記
不波航記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紫藤軒記
平山堂記
小有天園記

西湖張氏祖墓記
曠亭記
卷二十一　記六
鵲巢碑記
桓溪全氏義田記
寶積菴記
謝巖先塋地脈記
權窴記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崇讓里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桃花隄記
先侍御畫馬記
卷二十二　記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宋紹興學宮禊帖舊本記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祭甲甲三忠記
題蓮花莊圖記
笠山圖記
冬心居士寫鐙記
遊華不注記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廣陵相公傷逝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浙兩大獄記 蔣增
卷二十三　序一
周易義序
甘棠正義序
田氏學易蹊徑題詞
曹放齋詩說序
荆公周禮新義題詞
史衞王周禮講義序 蔣增
禮記輯注序
春秋輯傳序
高氏春秋義宗序
陳用之論語解序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詞

重和五經字樣版本題詞
石經攷異序
增修復古編題詞
卷二十四　序二
公是先生文鈔序
唐詩齋文鈔序
鄭峰眞隱漫錄題詞
廣平先生類纂序
二袁先生文鈔引
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滎陽外史題詞
呂語集粹序
稼山先生殘集序
吳少保文藁序
四明文獻錄題詞
四明雅選題詞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錢忠介公年譜引
楊氏葬錄序
卷二十五　序三
錢忠介公全集序
張尚書集序
周先生囊雲集序
觀日堂詩集序
董戶部擘藍集題詞
馮侍郎遺書序
陸大行環堵集序
朋鶴草堂集序
雪交亭集序
春酒堂文集序
杲堂詩文續鈔序
磬樵先生集序
耕石老人詩集序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讀史通表序
歷朝人物世表序
歷代人物親表錄序
困學紀聞三箋序
增補宋元甬上耆舊詩序

帖經小課題詞
句餘土音序
重修桓谿全氏宗譜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九日行巷文讌圖序
公車徵士錄題詞
重葺岳陽樓志序代作
卷二十六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王右丞詩箋序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宋詩紀事序
湯侍郎集序
楊企山文集序
受宜堂集序
春皋集序
祝豫堂詩集序
迎鑾新曲題詞
梁太公紀恩詩序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送沈徵士彤南歸引
送沈荻林之蔚州引
卷二十七　題跋一
子夏易傳跋尾
跋楊誠齋易傳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跋沈守約易小傳
周易總義跋
周易象旨決錄跋
題涂氏易疑擬題
跋黃漳浦易解
跋倪文正公兒易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題仲氏易
跋夏柯山尚書解
讀吳草廬書纂言

題禹貢錐指後
題古文尚書疏證
跋范邨齋詩補傳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跋衞樸齋禮記集說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書周禮集說後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儀禮戴記附注跋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跋黃黎洲孟子解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跋古本大學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石渠意見跋
跋養心亭經說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卷二十八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讀齊悼惠王傳
讀王陵傳
讀魏其侯傳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讀魏相傳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 蔣增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讀魏志王淩傳
讀魏志曹爽傳
讀魏志鄧艾傳
書諸葛氏家譜後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書宋史夏竦傳後
再書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跋宋史史浩傳後
跋宋史趙雄列傳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跋岳珂傳
跋宋史陳謙列傳
跋宋史鄭丙列傳
跋宋史袁韶列傳
讀明高皇帝紀
跋明史楊守阯傳後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讀明史張春傳
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

卷二十九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書蒙勝遺聞後
跋甲乙倭變錄
讀全謝紀略
國史唯疑跋
跋勺中志略
題東江事跡
題雪廬焚餘
蘧編題詞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蹟
跋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跋綏寇紀略
跋彭仲謀流寇志
題戾園疑跡一
題戾園疑跡二
題戾園疑跡三
題蝗蝻錄
題南都雜志
題江變紀略
再跋
三跋
跋梨洲先生行朝錄
再書行朝錄
題所知錄
題也是錄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讀使臣碧血錄
幸存錄跋
續幸存錄跋
汰存錄跋
跋三垣筆記後
題宦夢錄
題高中丞存漢錄
題衆顏三衛宗支
題潭西草堂憶記
再題
題天南逸史
題嶺表紀年
再題嶺表紀年
題庚申桂林百官簿
粵中版授官傳跋 蔣增
題海上遂志錄
題桑郭餘鈐
題視師紀略
卷三十　題跋四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題陸鰲庭陳玄倩傳後
題馮鄴仙尚書行狀後
蔡忠襄公傳後論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跋始寧倪尚書墓銘後
題薛歲星作王武寧傳
題徐俟齋傳後
題馬士英傳
題史閣部傳
題田閒先生墓表後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讀陸太僕年譜
再讀陸太僕年譜
三讀陸太僕年譜
題徐狷石傳後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卷三十一　題跋五
讀荀子

跋賈太傅新書
書韓文公集後
讀石徂徠集
題雁湖注荆公詩
跋宋宗忠簡公集
跋木筆雜鈔後
題眞西山集
東發先生史鈔跋
跋史方叔朴語
題史秦州友林集
跋遺山集
重定中州集序目
讀歸潛志
題許文正公集後
跋危學士雲林集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書何大復集後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書明詩綜後
書甬上耆舊詩後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跋張茂滋餘生錄
跋鄺湛若嶠雅後
浩氣吟跋
跋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跋吳穉山歲寒集
書明夷待訪錄後
題歸恒軒萬古愁曲子
題南隄詩
題王解州集
湘帆堂集跋尾
題陶文紫筍集

卷三十二　題跋六

柳氏水經校本跋
淸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再跋何氏水經
三跋何氏水經
沈氏水經校本跋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水經濟水篇跋
水經濞水篇跋
水經泄水篇跋
水經江水篇跋
水經漓水篇跋
水經涑水篇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題讀史方輿紀要

卷三十三　題跋七

題哀江南賦後
題蘇若蘭迴文詩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跋韓致光閩中詩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書程尚書子紀辨後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唱和詩
題蒲壽宬詩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跋唐荊川與萬鹿園札
跋豐考功札
題石齋先生遺詩
跋王節愍公手蹟
錢忠介公墨蹟跋
錢尚書牧齋手蹟跋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無名氏手蹟跋
馮徵遠手蹟跋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跋周鄒山先生墨蹟
跋林太常輓姜給事詩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卷三十四　題跋八
跋六經奧論
題豐氏五經世學
書朱子綱目後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跋王荊公改正經義劄子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跋汪彥伯封事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跋月泉吟社後
心史題詞
跋袁尚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題閒中今古錄
又題閒中今古錄
跋陳中湖聞見錄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書祁門張侍御請毀逆奄墓疏後
跋柳先生年譜
再跋柳先生年譜
題范文正公年譜
書郗氏族譜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跋田表聖墓志
書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跋王檢正庭秀傳
跋豐吏部宅之傳
跋袁處州行狀
跋袁尚寶行狀
跋陳祭酒行狀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又書江陵行狀後
跋明王晉溪尚書傳
跋衞元嵩元包後
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題蟫津集
書道德眞經三解後
讀道德指歸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書程雲莊語錄後
再題雲莊語錄
跋劉屏山唱道集說
卷三十五　題跋九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跋峋嶁碑
跋壇山石刻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跋魏受命表
跋北齊乾明碑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本跋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跋唐大使府墓碑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題王半山鄞女志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跋柳州羅池廟碑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跋禮記石經月令
跋孟蜀廣政石經
跋宋嘉祐石經
廖氏世綵堂韓文跋
跋舊槧三蘇文集後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再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延祐四明志跋
再跋延祐四明志

至正四明續志跋
成化四明志跋
跋寧波簡要志
宅山水利備覽跋
卷三十六　論一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四國強弱論
秦穆公論
楚莊王論
叔仲惠伯論
論華元劫盟事
孔子正名論
蔓弘論
亡吳論
越句踐論
信陵君論
卷三十七　論二
諸葛孔明入蜀論
司馬孚王導論
陶侃論
謝安論
袁憲論
韓柳交情論
李習之論
杜牧之論
唐天祐紀年論
唐李克用元攸廓論
晉開運用兵論
周世宗論
宋澶淵親征論
曲端論
劉錡論
論謝上蔡應城事
明毅宗南遷論
卷三十八　論三
漢經師論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周程學統論
律呂空積忽微論

水旱變置社稷論
宇經葬經先後論
門生論
破惑論 蔣增
卷三十九　議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配享議下
前漢經師從祀議
唐經師從祀議
尊經閣祀典議
韋文懿公從祀議
祀先蠶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右科取士規制議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請改正承重服制議
重修蛟屬二池議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重浚古小溪港議
改高橋張俊廟議
卷四十　改
毛詩初列學官改
周禮正歲正月改
古車乘改
歷代封爵改
彭城五諸侯改 蔣增
祁連山改
燕雲失地改
揚子雲生卒改
陶淵明世系改
河東柳氏遷吳改
通鑑分修諸子改
阿育王寺十二題改
續甬上賜府改
董徵君墓改 蔣曾
卷四十一　簡帖一
奉方望溪前輩書
奉望溪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與鄭筠谷宮贊論嗣君承重服制帖

答施贍山問天文二十四時帖子
答施贍山問鐘聲不比乎左高帖子
答李嶧陽問開方法帖子
答陳杏參問律呂星野配合帖子
奉慈溪馮明遠先生論燕號封國書 蔣增
與鄭筠谷宮贊論猗嗟詩序書
答吳中林通守論康誥三篇書
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答陳時夏先生問杜氏長歷帖子
與謝石林御史論古本大學帖子
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
與徐徵君惠山論春秋指掌圖帖子
答鄭筠谷宮贊論朱氏經義攷帖子
與施東萊論六經奧論中解溝洫帖
答萬九沙先生辨尚書象恭滔天帖子
與李元音論左江樵易義帖
與葛巽亭論易剝卦貫魚帖
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答史雪汀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東沈東甫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東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子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 第三帖子已入內集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移明史館帖子一
移明史館帖子二
移明史館帖子三
移明史館帖子四
移明史館帖子五
移明史館帖子六
移廣東志局論佟督不當立傳帖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再奉觀察孫公帖
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蔣增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奉答陸稼書纂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跡書
與紹守杜君札
東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卷四十四　簡帖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奉臨川先生帖子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 蔣增
與鄒南溪論明儒學案事目十一條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卷四十五　簡帖五
水經湛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潞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刻葭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渚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斯浚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雍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淶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夏肥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嶓冢山帖子東東潛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藁書
答陶稚中編修論江省志藁書
奉馮茗園前輩論姑蘇姑胥地名帖

答陳時夏先生論漢壽得名帖
與施東萊論明代以北京爲行在帖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答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與沈徵君彤論沈氏家傳書
答董愚亭兄弟論董氏宗譜書
卷四十六　簡帖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蔣增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糜圃　蔣增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答陳南皐論太守稱明府帖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蔣增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答姚惹田書
與趙谷林兄弟書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與友人絕交書
卷四十七　雜問目
答杭董浦石經雜問　八條
答杭董浦北齊書雜問　六條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六條
答臨川先生雜問　五條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六條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四條　蔣增
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　十五條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　八條
奉寄萬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七條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十條
答葛巽亭日湖故事問目　六條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三條　蔣增
卷四十八　雜著一

武王不黜殷辨以下十八首蔣增
江源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辨南史陸法和傳
辨鄱江先生墓志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辨李國禎事
原緯
原命
原社
釋奧
釋奠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
左氏論說
文說二首
禁原蠶說
說蘋婆果
卷四十九　雜著二
記項燕事補注六國年表後以下二十二首蔣增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記王荊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記先少師事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塘江事
記王之明事
記馬士英南奔事
記許都事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記方翼明事
記石齋先生批錢蘅菴詩
浙西分地錄
浙東分地錄
百粵分地錄
鄞西湖十洲志
甬上寓公傳志
招寶山鐵符志
志懸磁葬廟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吳綾志
車蓋志
大算袋魚志

卷五十　雜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序
李甘谷五十序
錢芍庭七十序
董鈍軒六十序
董遜齋母李太君七十序
祭著水張公文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代錢濬恭作
合祭錢張二公文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祭楊元徽明府文
剡原二哀有序
哀石將軍廟古樹詞有序
五嶽遊人哀詞同陳南皐李甘谷
蕺山講堂策問
蕺山講堂策問一
端溪講堂策問二
端溪講堂條約四條
全謝山先生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門人董少鈍手鈔於那地州判官署少鈍既歿同門蔣樗庵重加審定更正篇卷較有條理惟辭句刪潤過多閒有失其本意者今所校錄一以董本爲主序次則從蔣本其董本所無補以蔣本者注於目錄之下
董本以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別爲附錄一卷蔣本則編入第五十卷今按讀易別錄自爲一書鮑氏業刋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子姓名表體例粗具似非定本故不入梓先生他所撰著七校水經注就簡端行際細書夾注叢殘錯雜理董爲難宋儒學案以補梨洲之遺梨洲後人華陔大令復爲纂輯僅有手藁續甬上耆舊詩　國朝甬上耆舊詩皆未竟之緒譌脫亦多四明族望表篇奏寥寥不能單行公車徵士錄最先刻漢書地理志稽疑朱澥溯比部刻於鄞縣經史問答十卷杭州萬氏雕版今歸餘姚史氏文集三十八卷史氏據杭董浦侍御家舊本寫樣或云卽先生求序於侍御祕而不出者然與年譜所言文集五十卷之數不符疑未能明也原書中有蠹蝕史刻悉仍其舊第二十八卷脫去李元仲別傳亦未校補此外詩集十卷句餘土音二卷出自先生手定若能彙付剞劂俾傳奕禩所望於四方同志之士矣

鮚埼亭集外編目錄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一

泰陵配天大禮賦　有序

臣祖望承乏翰林竊念漢唐宋以來凡有大禮則其臣若揚雄杜甫范鎮之徒皆有篇述其文麟麟炳炳爲百世稱今臣幸逢

皇上重熙之盛得預

世宗憲皇帝配天大禮雖文字譾劣無能爲前人役而朝廷盛事遠邁前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以志

皇上世德之隆於萬一其詞曰

皇帝御極之二年秉首出之元運衍繼照之重光丹券綢五期之牒紫垣生八會之芒溯本天本祖之精於合漠備享帝享親之制於百王卽一氣之流注成殊禮之堂皇曲臺峻極郊祀嚴莊緊凝承之有寄於大烈乎丕揚節值純陽月當旣望實沈次華日之躔大火離初昏之象朱天鼓其噓舒凱風司夫長養赤后之炎井東開文祖之明堂南向亢龍見而舉大雩新麥登而陳時饗寒食之餕已終含桃之薦欲上驗祭服於春蠶合飲酎於重釀撫嘉會而秩序爲昭聽夏聲而感孚莫尚時則

方奠橋山之弓劒藏寢室之衣冠吉主作於既練而後新廟毀於禘祀以還修易檐改塗之工於匠氏播昊天孰競之詩於樂官新故以序昭穆以班

皇帝永懷梓材丹雘之勿替敬惟陟降左右之必虔宗子則聿思主鬯之寄嚴父則熟聞教孝之編矧我

國家之郊祀也志天命於巨人之降原祖功於豐水之垣大一統於會朝之燮伐成久道於百年之貞觀惟蒿宮之世應夫天德斯陶匏之同食於天闢彼四配原有待而成五知五座之繼進而靡偏殷薦之聲初出地右享之命乃自天而特自需南至則其期尚遠取北郊則其序罔先期久曠而不合序或越而未安用諏六甲之吉日特舉肆祀於崇筵且夫受命於祖廟以莅事卜龜於禰廟以還賢泮宮之文有可證上辛之期未盡沿今則都宮之祔甫逾月世室之祀方乍遷斯固揆之古而不謬質之義而當然

皇帝於是御太極之邃殿涖皇邸之深帷進雞人而問夜呼銅史以按時七萃肅以成旅萬燎合而成圍辨三商而迓夫曙色當四月而永夫春暉闕丘迢遞都亭透迤赤旗赤騮朱路朱衣翕赫習霍震疊迂迴嚴鼓之聲方動景鐘之響如飛停雲蓋而戾止肅版奏以陳詞惟時閶道平附路闢肅勾陳迎太乙天門蕩蕩星光歷歷卿雲護之森熊熊薰風繞之清瑟瑟旄胡拱北兮林林士緯司南兮兀兀亘青城兮紫宮經黃道兮絳闕虞陰陰兮靈之來般從從兮神之入其前則

天帝之八螭春容其後則

列祖之六龍超忽依稀度析津而降精俯鼎湖而踐室

皇帝乃出大次搢大圭先奉禮導司儀自中嚴而外辦乃豐盛而潔齊俎蒼璧其北德奠青帛其如綦燔桂燎兮取蕭脂啟犧尊兮斟虎彝迎牲則帝牛樓牛繼至進器而獻血獻腥交馳奏十平之大樂追九夏之歌詩莖英蘩奏于羽紛披圜鐘之均六變而帝格黃鐘之管九變而鬼神礱璇珩以拾級滑容與以徂基創祕祝於巫史會明德於淵微以昭十三載燕天之鴻業以懿億萬年綏壽之純禧斟酌於配郊配禘之典則會通於郊祀宗祀之時宜榮光集於長白之麓淑氣朗於鴨綠之濱北戍之山川肅穆西山之草木蔽翳試觀於艮辰之蔚蔚能無歎盛事之巍巍且夫配天之議詎易擬與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禮祀之有配蓋肹蠁之所恃擬天帝以嘉賓責主道於丕子而後攄昭事之誠降弗祿之祉然而合食於於穆之神必求其不

顯之似量或虧兮德有慙功弗隆兮誠難跂茍其強有所推終難引之使遷恭惟

世宗憲皇帝本上聖之姿以建極應下武之運以受圖體天行健而歉然弗逮與天合德而退乎不居丕冒之量如溟海厚載之德如坤輿一暘一雨而必思其休咎或威或福而必驗其慘舒敷文教則經藉同光於天漢振武功則戎蠻慴服於天弧陶鈞符乎台鼎運旋合乎帝車夫是以二曜合璧而呈瑞五星聯珠而獻符四野徵丹鳳白麟之蹟是處拾靈芝瑞麥之蕡猶且旰食宵衣之乾惕上法夫陽變陰化之元樞不見夫

宮車之晚出羣恫夫天柱之莫扶則夫青邱之大享早懸左席以相需

皇帝凝大命於丕顯丕承遵舊章於或張或弛基命於宥密而不敢康單心以緝熙而安所止卽法

祖以憲天葢垂裳而成理則夫大禮之成也豈徒以夸隆儀循故畤祀求豐禮求哆實則念監觀之明威求昭格之微旨父事天而母事地寧有外於仁率祖而義率禰載稽禮志分配之制原於古並配之文見於唐漢之初幾廢配而不舉宋之初則迭配而難詳彼其典章之芬謬皆由儒說之誕荒大帝蒼帝之同異祀譽祀稷之低昂以昊天爲自出之祖以太微司帝籍之倉五神配以稽考五官侑以寧王或降坐紫壇之側或對祠汶水之旁或大廟別室之接日而頻致或宮觀符籙之同日而紛張又其甚者若嘉靖之特舉推典獻以狒猖以致議禮者之喋喋法古者之茫茫葢其功德不臻於美盛斯其措施未免於周章惟合宮旣罷享於秋季則大報宜允升於一堂而要未有如我

國家之一本五葉纘美增芳超帝王之升降而克世其德際貞元之終始而長發其祥天神歆接國祚遐昌至若禮文具舉經術是襄有典有則不愆不忘允追蹤於姚姒而接武於炎黃於是昭事利成自天申篤崇基非因景命有僕通酬酢於升中本休和爲戩穀欽帝謂之昭明彰聖神之赫濯旣滂洋而汪濊亦駘隱而優渥卽皇極之用敷滋天休而尤擴昭五運之靈長羅五雲之紛馥

一人荷告孝告慈之休四海推文子文孫之福德廣九圍恩覃百族肆眚賓賢議蠲賜復媲春風之芳信兮二十四沛洞天之神膏兮三十六觀禮者拜手於神庥沐德者輸誠於廣育

皇帝則已洗心清虛遊神冥漠謂文王之旣饗凜儀型

而已足溯於昭之在上長翹首而遐矚乃更爲之頌曰
袞袞天帝運五辰兮降爲上聖乃作之君兮太皞五帝
如垣野各分兮元會之盛萃我
皇朝兮承承繼繼五德遞高兮先天後天功烈岩巒兮
不見闕丘列坐五兮依稀端門星精可數兮
天帝顧之欣其不吐兮誕降
嗣皇綿世紀兮心法治法升中亹亹兮重以
祖宗左右之曰以兮繼今以往
宗祀煌煌兮億萬斯年前輝後光兮斯民之慶樂且康
兮

西安學宮石經賦有序

諸經刊石漢本流傳不過數紙幾如赤文綠字矣魏本
早亡晉本拓跋本原屬人間所無自唐以後如蜀本如
汴本如杭本予皆得見之然皆殘斷弗能完善也唐之
陝本亦不盡皆故物顧予所見者爲嘉靖以前本較近
日稍可貴焉因極道其原委而爲之賦

尋有唐之石墨兮得開成之舊經急束帶而捧觀兮穆
然肅拜於南榮笑予生之蹇足兮未得浮渭而大涇僅
遇之紙上兮恍神遊於陝學之庭溯聖經之傳於先漢
兮諸師狎主夫齊盟蝌文出於魯宅兮漆書傳於杜生
紛流傳困於口授兮將折衷其安憑京房署及門於焦
贛兮或竊笑其無所承趙賓之師孟喜兮求似者而莫
應降而末流之更下兮半出於蘭臺令史之滅與增將
同文其何日兮徒郢書燕說之爭鳴乃中郎之奮起兮
羌得請於熹平聚碩儒而讐校兮楊盧張馬之齊升本
大小爾之遺法兮成今古體之雜形當時固六經之並
舉兮其後胡三百篇之未曾意者見光和之破逐兮或
一簣之未成我聞橋門之初樹兮諸生雷響以觀型馬
蹴踏而填陌兮車狎獵以駐旌下以規鴻都門倖進之
拔兮上以慰白虎觀諸儒之靈其中蓋十四博士之說
具在兮同異可據觚而細聽按熹平石經兼載諸儒之說於下惟不列學官者不預耳故予嘗謂石經亡而漢儒之學與俱亡詳見答石經問目何轉盼而失鹿兮遺郡
侯之縱兵漢社亦既屋兮國寶幾亂於甄井之瓶彼金
人之淚如雨兮曷禁是經之摧零豎當塗之遷鼎兮乃
摭拾於灰炭之所贏邯鄲爲補其未備兮振墜緒而復
熒不特風雅頌之大書兮并淹中之本亦觕觕據七畧熹平一字石經五種之外有魯詩毛詩各六卷儀禮九卷又有康成尚書八卷春秋左氏經文一卷脩志遂誤以中郎所書有七經予攷魏畧知爲邯鄲淳所補書石經有六經五經之別者蓋後漢以六經合論語爲七經見張純傳注中郎所云六經係易尚書詩春秋禮論語其後石經有論語而無詩故予斷以光和之逐冶末及卒業而止不然則未聞以論語列五經也嘆太和之誕妄兮附驥尾以蒼蠅

列典論於其次兮謂足欺夫蚩蚩之氓適招夫火浣布之恥兮忽如夢之得醒彼郘鄼之書學兮中郎尚見而魂驚別傳夫手書之古文兮寒芒伏而未呈暨政始之中葉兮復兼三體而並營聚以中散諸公之摹勒兮乃猶蒙夫子禮之名豈知其漸遠而失眞兮曷不攷書勢於衛恒（盤洲洪邁郘鄼淳在魏初已毫不遑政始之時衛恒書勢可攷據晉書趙至傳則嵇康等所書）未幾而典午之車書來同兮裴頠思鼓其休明雖講堂之既築兮實則未嘗所施行彼清談之波蕩兮誰則實學之嗜竾歷六朝而至拓跋兮崔浩染翰於平城導諛者謂實過於古注兮取鄴都之文石如鯨鏗雖已立之郊壇之左兮卒同燼於國史之濫刑豈成事之蓁難兮抑歷叔之易嬰徒令人撫經苑而三歎兮諒昔儒之有同情我聞漢魏二刻之傳兮與球璧而同矜拓跋之主爲再至兮石虎尚遣博士以鈔謄胡然而有常馮之惡吏兮視若弁髦之輕浮圖取以資精舍兮棄餘儓臥於榛荆曾不若洛陽伽藍之足尚兮貝書瀰漫於山岭歷觀西行南行東行之喪失兮矧又偕大河之岸石以俱崩字文以之充碓兮普六茹供柱礎而登登入水或蹙蛟龍以逝兮發牆不聞絲竹之聲嗟此厄亦非小兮又何殊咸陽之焚坑逮唐初之羅網兮鄭公所得如晨星藏之天府三館之緗兮課之國子三歲之程彼完書既不可見兮拾斷簡如片瓊奈唐人之移詞章兮聞經術而不與乃數傳而有篆學兮實仙李之陽冰欲書九經而勒明堂兮又敢之以天寶戈甲之紛乘雖鶯乳而未出兮要其力足偕攜斯以同征吾觀復之所以贈韓子兮知其父書之未盡晦冥（陽冰子復之以蝌文孝經贈韓退之載昌黎集今胡一紙之不傳兮長懷古而怦怦忽敦煌司業之崛起兮通六書而研精呼顏子以正文字兮書太學之兩廡蔚爲壁上之偉觀兮異彼圖畫之丹青讀書不如寫書兮斯言洵學者之金衡伊先河之有祭兮是實開成之句萌也於時鄭相國之好文兮輔以高祭酒之在饗周學士之流司校勘兮唐待詔尤諳其戶扃更愛夫司業之有後兮家本完善而可仍洵儒林之胄裔兮不愧國子之簪纓遂徧十二經而書丹兮皇哉煜耀於陝京大廓夫十八章石臺之業兮承先烈而恢宏本歐虞之書法兮慎點畫而冰兢惟史臣之有貶詞兮謂師法多所變更顧蕪累雖未免兮猶遠出於後世之墨卿矧後此麻沙坊本之遺誤兮尚藉此以釐清彼儀禮之脫文兮將舍是其何徵詎不遠勝於大航頭之簡兮宜其見許於深寧獨月兮用林甫之著兮是則荒謬而雜凌夫何而

龐黃之繼作兮碭山之孽轟轟遭韓建之毀棄兮幾幾乎熹平政始之覆車可懲何下吏之有尹氏兮鴞鳥之林而來驚翩託詭詞以誘頑夫兮扶神物於將傾吾觀春秋儀禮之避梁諱兮定汴人之所褒但斯事之攸寄兮豈康劉諸帥之所能殆卽尹氏之苦心兮轉惜其遺集之無稱入宋而遇向韓之二厄兮至元祐而保護始逾於楚珩歷以金元之修立兮總未懈暴客之笞榜獨惜夫明中葉之又當厄兮諸儒綴拾之逕廷卽中丞補夫孟子兮未敢齊年於舊碑之許彼魚宗會其何人兮亦長邁著錄之榮嘆是碑之福命兮經八百載而崢嶸蓬萊幾清淺兮尚屹立如列屏面華山之磊磊兮聽汧水之洽洽含元之黍離離兮乃貞珉之稜稜繼此則有成都之刻兮昭裔以一人而獨膺其字畫之清謹兮亦非俗書之敢爭況避唐諱於易代之餘兮見規矩之未替於高曾說者謂三宗之德入人深兮感悍帥而守貞吾則美沙陀紹唐之勛兮臣節猶貽於諸甥田席爲之卒業兮實比珍於百朋嗟合州之賓館兮安得貯藏於千齡悵文淵閣本之殘斷兮安得盡豁吾之雙睛方汴都之初隆兮亦嘗合篆楷以昭晦盲將以追說文之古學兮發玉箸之新英緬雙行之遺蹟兮同積山之可盈

南仲出身之賜勑其未遠兮胡戎馬之雜沓於蒿萊遂使深明之好事兮寶一種而題楹況經歷刼而到今兮雖一紙其可馨也若光堯之手蹟兮半雜以憲聖之華菁惟御書其固可寶兮況彤管亦助其琮琤輝映於溫公磨崖之蹟兮又掃除夫秦相之跋之可憎幸未遭楊髡之屠薙兮天挺夫申屠之錚錚不見夫蘭亭之龍穴兮痛鬼戰於攢陵迄今猶覆之以簷廡兮復甃之以盤甑庶幾匹休於唐碣兮吾欲合尹申以爲銘嗟舊經之蹟不一兮永瞻懷而勿勝固世事之靡常兮或亦天運之所丁彼漢隋史官之謬誤兮或展轉而合并撫盤洲殘字之編兮猶古意之晶瑩悵昭德之書未見兮少城之石誰拾四十六枚其可遇兮三百二科之安聆乃合豐氏之贋本兮徒貽笑於荒傖方今值重離之繼照兮文教敷於八紘家有石渠之冊兮戶窺東壁之閎陋三爻之妄喆兮棄五際之拘攣獨麟集梁騶之茹兮五鳳翔軒窗之櫺野田獲蝌文之石兮空山抽書帶之莖方圖通而書流兮與虹蔚而霞蒸遂令遺經之光氣兮偕日月以同橫聊述舊聞而載筆兮長劓竄以捐螢

鮚埼亭集外編卷一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二

九夏賦 限韻盛德形容分樂而序有序

九夏之說杜子春韋昭俱屬附會惟康成以爲樂亡而詩逸者最是至陳暘鄭樵之說更不可信然吾就本文繹之尚疑有錯簡焉蓋四夏主祭祀王夏之下卽當接以夫人祭之齊夏而後及肆夏昭夏四夏主燕享當先以族人侍之族夏而後及納夏章夏遂終之以祴夏而以諸公之驁夏附之據儀禮則王夏而下亦未嘗專主祭祀然周禮所云是以鬼神爲重至燕享則必無居族夏之先者稍釐定之而秩然矣是則先儒所未及也詞科同年治所業以是題問因及之

原夫樂事所關鐘師最盛居八音之最先於特懸而釐正播古調以爲章諧元音而依永溯瞽宗之職掌羣雅合而成編問詩什之集成大歌誰其克並乃有夏聲之禹皇擬之九紀之比應事各分乎其目門戶罔差用必按乎其宜等威以定爾乃八音播管而成聲六律審辰而分直豫順則天地同和條理則始終合德一趨一步春容昭元氣之流或陰或陽陶冶藉中聲之力堂上賡其文明階下資其攷擊每一奏而三章發長言以永繹體則本乎頌以爲庸音則兼夫雅而有則固非寥寥斷簡徒以寓其閒情落落短章聊爾鳴其自得者也類物旣不一而足分曹必用九以成彼夫天子穆穆四昭庚庚出則取震之迅入則擬艮之貞右五鐘之和黃鐘者以動告靜而靜皆協左五鐘之和蕤賓者以靜告動而動不爭太師旣規周而矩折少師亦玉色而金聲蓋表王度故首隆其禮在祀事尤莫與之京初祼畢亞祼興坤儀協德璋瓚通靈薌薌肅肅之風觀刑已久僮僮祁祁之譽鳴佩可聽斯惟至德齊於我后所以和聲達於無形至若旣朝服而莅事期陟降之可憑迎靈保以惠然張次而侍告工祝於旣醉徹以行孝孫膺夫壽考神聽喜其和平若乃嚴在滌於三月虔備物於六牲司士割羞將明昭其肥腯封人歌舞用敬致其凝承所以旣灌之後必恪大祭之體全烝爾其合上治旁治下治以展九族之愛卽統天揖時揖土揖以御百國之同當夫明德懋親之畢集能無嘉肴肥羜以相從嗞天顯而戚戚敍燕私以融融葛藥之庇本根禮則溯源於祖行葦之坊踐履樂則同人於宗而或際晝接之康侯蕃庶之馬用錫咏西來之嘉客蓑苴之旅有容報最旣嘉其

謹助祭益致其恭茹挹之心所注懷彔之暈斯洪迨夫廓殊禮報豐功釐一秬鬯賜十彤弓宿則文王武王昭穆之廟拜則周公魯公前後之蹤廣山川於賜履熙名號於無窮而司樂乃翼然離席儼然鞠躬謂夫禮飲必取衷於觚之角累舞或昭罰於爰之童於是歌鐘之聲渺渺咳鼓之音逢逢無不凜天威之在邇酬酢酳而有終夫天澤判而高臭定冠履殊而上下陳冕則驚呈其羽衮則龍降其鱗宮縣軒縣之不紊八佾六佾之有分是以讀大射之禮而知夫避王夏之奏必別著夫驁夏之文蓋期其守敬器之戒即以綿大啟之勛至於肆夏而下其通用於王朝者固廣即下逮於五等者亦均而吾因思夫有周盛時九敍惟歌八風時若求舊人則師疵師彊問成童則舞象舞勺綏萬邦志類禋之祝詞武宿夜昭成功於合樂繹靈星而奏絲衣昭先德而歌南籥鶩魚則矢潛流謀廟則陳訪落眞極盛之鴻規蓋耿光之猶昨豈期洛邑之東遷竟致樂章之梦錯用肆夏而無慙色原於趙孟之荒唐聞三夏而謝行人誰似叔孫之洽博今則篇章牛鬬精義空垂學禮誰徵杞宋談詩空究乎而繁邊渠之分編均屬傳疑之說牘應雖之遺器誰傳大樂之詞緜有日休之補闕祇同東晳之貽譏更訝夫長樂之遺書乃以爲姒氏之述著雖國號之允符於周禮乎曷據言祇合於愼餘書孰傳其墜緒悵尼父之已遙幷蓁弘之莫遇幾紬繹於菁華尚難諳其節序空沈吟於儀禮之箋疏墨守夫周官之章句而已

聘禮圭璋特達賦（限韻比德於玉無物可稱）

若夫天敞瑤華星分井里溫潤而澤者其文縝密而栗者其理自玉人之善彫遂太璞之漸敞儲神皆山嶽之精吐氣盡虹霓之比然而用每以獨而尊禮有以少爲貴必其先百物而徑申乃能越同岑而自遂今夫璧琮則天地之儀琥璜司秋冬之職或居六祭之最先或分四時之一德固角立於瑞符之場亦狎主夫明禋之役獨聘享之所推則圭璋其必特原夫上剡成模射剡著式體或全而或半色或青而或赤七寸之權四寸之冒執之則縮縮動容奉之則裘裘生色前朝則照耀山龍中宮則輝煌褕翟終葵之首屹然紅牙之邸如織是以四器偕瑑而推爲最崇六幣齊登而讓其獨陟蓋執玉之有殊也用以聘者爲瑞之致將以享者爲財之餘聘則昭其典禮之寄享則通其情好之紓是以瑞之先也推爲國信之重財之繼也等諸庭實之數當夫賈人既啟隆儀肅穆擯者告辭讓德紆徐序坫之閒所側而受

宰臣之職所捧而趨斯其嚴重莫或並驅詎資束帛以爲之俱彼有加而往德聊以志燕飲之歡娛以視夫令望之簡貴蓋藐乎其弗如且也有藉者裼文以見美而炳無藉者襲質以充美而儲故韋衣以爲之繅絢組以爲之樞五采之須屈垂互用三物之薦蒼赤交於獨孚丹之有美竟緇藉之可除遂皭然而直上并白茅之不需至若幣之各有所屬也錦帛斑爛繡絺炳郁皆足以旅進於庭除正不妨交輝於珍櫝惟夫圭之進也九馬成羣璋之進也儷皮接幅夸梁騶人之種將以昭神駿於遠方抗服不氏之藏或以示嚴威於荒服而置之兩楹之下莫敢歷階貢之一人之前獨推寶玉斯則以絕類而愈超因失朋而倍卓苟非品之克軼乎羣抑亦天之生是使獨故追溯夫謁關人而置對荷請事而停車入境而布幕飲旜而陳書拭圭拭璋雖同勞上介之違位退圭退璋已別乎羣幣之交輸及計里而漸近歷三展而如初斯則致敬而不褻洵僅有而絕無迫夫享多儀禮備物璧琮實爲致賄之資琥璜亦在進爵之列皆受之而不返原報享而不竭誰則皮弁而來歸以重大禮而罔佚主升西階而鉤楹賓負右房而降碣蓋在主則德不可取而攘猶在賓則禮不可雜而越伊典則之獨隆豈儕輩之所能彷彿是以列在五等之封獨推三恪之座以圭代璧而非侈以璋代琮而非匝惟重愛夫振鷺之族之有容而深望夫白馬之賓之克荷其人爲臣禮之所不加斯其貨越常儀而亦可彼求匹於戛戛或對之而瑣瑣今夫疏食陳而精鑿不施腥魚俎而和齊俱淨太羹遺味質而彌甘明水遺醴淡而彌永鬱鬯潅則籩豆徹脯醢薦則牲牢舁一食一就依然至簡之儀特犢特牲同此無加之敬蓋德產之精有專通而百材之配總未稱以之比德不亦盛歟

康熙己未詞科先試一日閣臣擬題有圭璋特達賦或未解其旨尚書新城王公記之池北偶談然所見亦未備蓋特達之義有七凡聘用圭璋既聘而享用璧琮是圭璋爲國信而其餘爲財一也圭璋無加璧琮則加束帛二也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三也及境展幣圭璋以尊不陳四也六幣中皮馬不得上堂五也既享受財獨還圭璋以重禮六也若以圭璋施於享則亦與羣幣同受然非二王之後不得用七也尚書但據皮馬一節言之陋矣然余讀唐楊諫賦亦泛指玉言豈儀禮固難熟歟乃別爲賦而疏其大意如此

閣道賦有序

予觀歷史皆有重閣複道之作何其勞且費也近世始廢之顧昔人以準天象爲詞是特文其侈耳爰爲指其附會之謬

嚭娥眚之刻宿兮偉哉飛陛之宵窿連拳及於降婁之次兮承倒影於高塘亘西北之浮雲而不絕兮云是天帝之離宮形磬折而互狎兮勢層累以相從脈忽起而忽伏兮階或臭而或崇蜿蜒有似同宮之天蛇兮逶遲又疑合朔之蒼龍晴煙夾道而杳窈兮初日就道而朦朧紛雄雌之莫認兮誰其爲嬰芾之蜺與美人之虹扼以都闕之兀兀兮謾以華蓋之童童架以礪石之髓兮表以苕華之叢其在下界有似孤竹之懸車兮旌旗飛度又疑岷山之乘棧兮人馬行空否則城陽道中之崎嶇兮束版重重北極以之爲輔兮輦路以之得通環以外屏如堵牆兮備以不虞之路如附庸於時日則在亥兮定之方中埏陶精類而立物紀兮土木應時而啟公功立廟則斗分其野兮蓋屋則危肖其容勤事者誰曰土公吏庀材者誰曰土司空揆八引以正之兮不爽於東西朔南之景環六星以傅之兮乃及於臺池苑囿之工客或訝曰愚竊追原夫事始而疑閣道非天家所宜僕僕也是蓋由於山國之嶒嶝巖險之錯愕三襲之陟累陳重廡之隊相攢九折之阪魂消左擔之城膽落目欲展而眩然礙欲前而半卻北斗臨脅而斜行南箕咋舌而退縮於是始施版築以濟其窮爲堘蹊以度其曲使窘步之稍寬或危蜂之可蹴固非趸佹心以自雄嫌坦途爲未足也是以披金石之遺文或銘析里之橋或表楊毋之閣豈其規撫所至八駿之轍未窮東升之磴首築南山之巔可齊阿房之輦繼矗原廟嗣高寢之遺梁苑侈平臺之樂雖東都之至簡尚北宮複道之纏屬曹魏則銅雀金鳳延樓肆其宏規石趙則華林凌霄長牆飾其遺躅直爲徑周爲廊堵如壘窻如幕或運石則成雷或飛丸則作雹溯揭蠭以上征兮幾乘虛而遐矚乃反夸神行而不見兮誰則民勞之在牖據諸史則閣道之築始於秦然穆天子傳已多山谿是穆滿實先爲之夫以六宮之星布寧有所謂絕谷之艱以五府之雲連豈有所謂飛坡之蹙然而駕曰者總以昊天之懸象恣其興作吾請晉史江逌之諫章心折其爲一士之誇誇也則是宿也得無徒爲汰驕者之所托歟予應之曰善哉子言問之足懲顧別有說請坐而聽夫天帝之於下民亦疲精兮皇極之居曰天營兮句陳口中乃陟降之所馮兮而且心見則明堂是坐

房見則天府是經兮朱鳥之峙實四阿之長衡兮靈臺以觀象龍角以爲廷兮極南極北由星紀而玄枵如陵更兮下行上行由中央而太乙罔少停兮彼其一日二日萬幾之餘或偶逢其暇豫寧無寫其閒情斯固圖無逸者所弗禁戒燕遊者所弗爭也況夫三時順序兮百穀告馨物以之息兮民以之寧彼除道成梁之遍夫草野兮已南襄西斜之畢營而於是瞻天策之焞焞兮實宜力役之征維彼人星兮其來烝烝絕漢抵室兮何途之經審茲虛梁兮實爲曠陵西瞻天苑兮如田接塍乃以天鉤兮度其直繩賓以天錢兮工直倍增雖復告以勿亟兮河鼓登登其如忘勞兮蓺戒弗勝宮則兼三而各兩兮道可歷級而次升連延蕭曼詰屈崢嶸天帝於是慶遂事歌落成王良執御兮造父從行掃除既潔兮豫儲已贏將軍坐獻兮徒御不驚宮車既過兮有聞無聲導以紫宮之旗兮擁以神府之旌雖遊心於冥漠兮何嘗弛其淵冰蓋卽以玄宮擬之玄堂兮於以保合而利貞豈有如道書之荒唐兮謂天帝貸聘錢而取盈果爾則牽牛之輸作兮不亦類左校之淫刑客曰至治之時聰明四闢盛王之世城府弗隔況夫天帝之臨下何所不徹其必以閽邸擁之者果何說歟予告之曰夫望風而清塵出警而入蹕凡天子之隆儀兮皆以倣天帝之行列然或一豫一遊兮隨出隨入進旣戒其擾民兮退復虞其自褻故浮階之施廡兮庶往來之繹繹彼其外雖重閟以自藩兮究其中何礙於民隱之洞悉豈猶夫秦代之佞臣欲令君絕人以四閾與夫漢家之母后借便私以自恣其要謁吾故謂後世之借象緯以漫言者皆未嘗緣經義以爲述也閽道本室所屬而實入奎故賦中兼西北諸星言之

房心爲明堂賦限韻天王布政大火之宮有序

司馬遷劉向班固皆專以明堂屬心以天府屬房其兼房心言之者始於甘石星經及春秋說題詞文耀鉤二緯然宋均曰房近心爲明堂也則房固不得與心並舉故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心在中最明也自郎顗而後竟混列之以爲同宮不知天王居心而太陽居房擬於日之附天而行則房不過心之輔耳故前後星皆麗心而四輔麗房有親疎之別焉明堂之所以屬心者祇以中星之天王則前後諸子尚歸統轄不敢並尊而何況於房予友錢唐吳通守中林賦此題極工顧猶沿郎顗之說乃別爲是篇

端居惟帝懸象在天惟宿體之最著儼堂構之自然蓋出震者萬物之命而繼離者一人之垣是以四序則自

東而運中星則面南而旋溯蒼龍之列宿辰大火之星躔乃知夫松雲棟牖之規仰觀可得陰陽倫偕之制不言已宣冲嬴台室炳蔚天田彼太史之詔王居者尚後乃大辰之當帝座者實先伊夫三星角立迺選寒芒中有大橫之庚庚乃首出而稱王前導者誰貳君所當瞠乎後者庶子之光惟擁衛之必亟羅積卒以周防彼六寢之祓除於五營乎趨蹌二六其數參三其行其取於旭日之初出神威足被夫四表其象夫淵衷之獨運靈府洞燭乎八荒是以列宿最多向明莫逮九重雖峻翹首可望更有房星與心並布實據蒼精之腹以充四輔之數就中一星之橫是爲太陽之寓而於是有兩楹之列道誠蕩階除有兩成之分標崢嶸門戶有鉤有鈐以主閉藏有驂有舉以司行路雖其別成爲府未嘗漫附於同垣而其德協於辰實則以近而有助是以左班則爲上相之階右省則爲大戎之幕厥有哲后觀天乘時發政本交泰之三陽撫循璇之五勝乃以盛德在木之仁昭其日永星火之敬用大建夫明堂將仰膺乎休命享帝於焉告虔視朔於焉出令胡夏屋之落成乃榮光之上應以璿璣之中筒諦審方圓以玉衡之外規詳觀昴正天松帝柳盡供句陳野葆星榆均歸斧柄階有十五莖之朱草合朔罔愆庭古十三葉之孤桐左屏是驗河鼓之旗拂雲天市之樓四騁墨食不卜而諧繩直不糾而定重檐則上準重霄複廟則遠連複磴居然天闕之尊詎藉靈臺之咏蓋大明者心之宇既照臨之不遺況四達者房之逵亦破虧之悉屏是蓋神運成模天開鴻裁北通營室閣道委延西泛咸池天潢津逮轉觀夫朱鳥之舍列五座以相符遊息於太乙之庭撫九宮而斯邁問圖書則萬仅之壁巍然數流泉則勿幕之井宛在卽以在東之七宿言之大角居攝提之間騎官環坐候之外氐爲路寢之區亢別廟廷之界箕則三宮之府是司尾則九子之場嗣代列屋若藩屏連甍如襟帶莫不共護神居爭熙帝載然要其環其以攸歸則斯堂之所圖最大況夫定時則乘東作以赴功計日則仗晨光而致果時則心以青龍之象噓氣成雲房以天馬之神應時出火敲卿雲之糺縵遶我天門扇明火之堂皇護茲靈琐十華之蓋輪囷六符之階礫礙鸞旗旆旆降臨者炎帝之精暘谷熊熊互易者勾芒之座是以分辰雖有專屬啓宇則有兼司區十二野而析圭原屬閼伯商邱之地割十二州而辨宅乃近逢公泰岱之祠樂奏圜鐘之管神來南至之時蓋其道操夫五府之宰其用應

夫八風之期而要其東爲宮南爲會理可據象可推豈猶夫赤熛淫祀文祖支詞尚書中候所妄托鶉紳先生難言之方今

皇上大凝承於九廟廣樂育於三雍運化機以神斗妙退藏以合宮軒轅之紀飛鳳崑崙之道乘龍大之則陰火陽冰都歸茂對細之則原蠶野馬其樂春融端門屹其四闢帝座穆予潛通八荒吾閩率土來同善政畢修已括呂不韋書中之舉措遺經大闢不須公玉帶以來之折衷瞻扶桑之紫氣挹閶闔之薰風媿濡毫而陪太液聊戴斗以望空桐

東井賦

爲望南雲八星橫列一道微淪金瓶縹緲玉檻巃嵸倒茄披其龍藻懸蒂附乎天根寒露之涓涓誰注洌泉之汩汩如聞谷裡何人射鮒宮中有首懸鶉時則甫值四乾之命七舉之旬適赤精而不涸偕丹穴以長新爰有客告予曰是乃東井之分也彼其水衡是掌泉脈攸存先化益之生而橫碧落應金人之杵而著蒼旻有勿鑿之奇而非浪居不遷之所而愈神改邑未聞波累汲綆莫克手捫甃不能蓋泥不能塹智井之芧所不能塞隨井之火所不能焚予乃作而問曰夫盈天地間皆水也其在天而成象亦浩乎其無垠彼歷坤艮爲地紀閱箕斗爲天津統衆星之所出秉金精之最純斯雲漢所以獨尊也合五車而成舍連三柱以爲隣轂庇陰而得實魚泳游以樂羣斯咸池天潢所以惠民也歷髦頭之東偏邂逅夫天河之元辰斯九曲之洪流所以應精於崑崙者也渡神宮而解衣天江耀其星文斯濫觴之大川所以合德於哦眠者也天淵環南斗之廟天溝列西奎之門亢池繞大角而維楫梗河列騎官而成屯天海即類尾閭之會天淮即取水務之均九坎以寫亢陽之厲羅堰以禦潦漲之奔天桴則筏桁旁午天船則舳艫紛綸天橋橫夫古渡天罡亘夫修鱗井於其間渺然莫論彼夫覩星則譏其狹小近市則苦其囂塵形或同於一甕郭不越乎一輪其用則褻於堂皇庖滈之近其祀則夷於門行雷竈之倫其機特一俯而一仰其牲僅一魚而一豚在地而河渠書之不載胡在天而象緯志之獨陳客曰先生蓋以常見推之而未識其懸象之切也不見夫南宮之次芒寒而色正者蓋象魏之揭耶明五帝之減除疏毀過於王歷其象天子則爲雙闕之懸其象諸侯則爲兩觀之列而於是水府右開水位左設水官十三辨方分職案玉尺以爲引準玉衡以爲繩相與夾

輔斯井以求其平有不平者斷之以鉞是以往來有常過績不絕桓桓五侯屏藩帝室天弧不彎天矢不折文子文孫長操宰割無使天狼汙我井渫蓋天一之氣水最先水泉之流井最潔故一區而五州以之爲源百川以之爲宿彼星家傳兩戒之文古傳有分戍之說雲漢之潛萌者蓋上升至此而始出南轅而入河者以六相從北轅而出河者以二相綴或負終南地絡之陰由燕代以達三韓或負嶓冢地絡之陽由荆吳以達百粵是以河源則取道於秦雍之北歷華陰而克達江源則發踵於梁益之南底華陽而罔失西被則巖險阻修東漸則文明炳蔚窮下流則倚山負海貨賄所歸遍大荒則近徼循邊戎蠻是集斯弘農分陝所以稱神皐奧區地靈之穴也而在天之門庭則爲東井一左一右莫能飛越是以四瀆之星熊熊爭欽裨而入謁試觀夫積水之湯湯詎挹注之可竭彼河圖括地之位僅以爲岷山之分垣洛書推度之占祗以爲荆山之發脈斯其說皆偏而不咸而詎足以盡上帝井疆之式廓予曰是則然已顧吾讀管子幼官諸篇聖王應時不特以燧易火抑且以杅易水用成歲功是故夏井以赤后稱今其托名於東者何也客曰彼其宅辰則於午位合朔則於條風雖體分於朱鳥實類比於蒼龍春水夏雲之所合溫泉寒火之所融而況玉井之擁屏以峙軍井之荷戈以從皆西參之所部實受命於北宮昂若此井之乘木力足惠養而不窮黃道之所過亭侯之所縱方者象地之厚圓者象天之穹五雲之出以五德二至之別以二風明義有生涼之用華清擅蕩邪之功以治原田則會歸於溝洫以分疆理則派別於圻同凡芋區而瓜疇皆取象於其中若夫野雞喔喔不笑無禽天樽盈盈居然勿幕養老則爲同功之頤積薪以資用火之革凝露之桐有華拂雲之榆成碧帝囷之韭如林仙子之砂盈石太陽過之而消其災大白入之以止其渴莢林竭澤井稅不加石爛海枯井榦不裂豈猶夫瀾汐之時有時無骫漏之死喪无得予乃謝客辰拱而立仰視東井謂可用汲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三

土圭賦　限韻馮相致日以辨四時有序

周官建都取地中之說先儒辨之備矣予謂當以大司徒所載參之典瑞然後知其本非周官之文大司徒所云測土深求日景即典瑞所云致日致月也大司徒所云土地制域即典瑞所云封國則以土地也而大司徒獨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下接以天地陰陽日月風雨七句吾疑此七句者漢人之言儳入經文舊經必無是也況讀其文乃類考工記句法五官中不概見從來辨此者祇攻鄭賈不知本文中明有之不指明經文之錯則鄭賈烏可折也善哉唐志之言曰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欲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徑也詞科諸公偶拈是題乃序其說於端

聖天子握五部秉七衡暘谷昧谷嚴其宅曲阿鐵阿審其程涖觀臺而樹槷迎靈曜之著明六幕則地剡天南之畢協九紀則箕風畢雨之俱平黍爲實竹爲筩固同屬黃牙之產璿其中玉其外亦均資孕尹之精埋葭管之土灰或有崇而有庳懸玉衡於土炭時一重而一輕而究彼晷景之不爽蓋別有元符之可憑乃命匠氏范新型思極於毫芒之細用參夫神物之靈依工則勞司徒之掌析圭則仿國瑞之名欲質諸天而罔渝雖蒼璧之享有弗若苟錯諸地而已可并白茅之藉亦弗營今夫大圜者本高厚之渾成代明者或東西之殊向長日短日之極牛井各著其垣日中宵中之平婁角迭呈其象月主分而日主至其致之各以其時日主望而月主弦其至也本同其量惟辨秩之最殷斯功成乎輔相必其瑤光四布慾伏俱消玉燭長調陰晴無恙布四和以求中舍震離兌坎之罔渝列四鈞以問偏隅乾艮巽坤之相望然後春容帝座與八風之節俱諧肅穆天庭偕庶民之星其暢然而地一定而不移天至神而難恃二極則三十六度之隱見一出一入之位非易推四游則萬五千里之升沈假上假下之宮誰克既或行黃道之外晷以稍進而移或行黃道之中晷以稍遲而退退者或陰之贏進者或陽之厲是雖化機流布所偶差抑亦大均調燮所有事是以觀四仲之命官宅明都而敬致則度高而測深雖放勳其不廢爾乃琢則終葵之杼斲原天子之笏杼以朝王笏以朝日上刻者銳其首四出者僉其末舊屬黃流之尊今爲坤儀之率八神繞之儼

衆星之迴環八表共之恍中星之突兀方圓方案端拱而居內規外規纚密以粟玉尺之布不假廷平玉軫之徽不須瑤瑟更無五采五就之繁何有同邸異邸之別既去飾於韋衣但象形於中必於是二至二分計其時一股一勾計其里八月不必滿八日之期四時卽以分雙曜之時當夫亭午之漏初中天半之華方霽或赤龍之氣蠕蠕或黑烏之陰旎旎是則尺五寸而近爲南轅丈三尺有奇爲北紀至若晨光熹微暮雲徙倚或暫辭東沼之輪或繼照西崦之軌是則七尺三寸之攸同二十四分之妄指是以窺天而知其和謬盈減不失其宜度地而知其中邊增損各有所以彼大采朝日識地德以凝承小采夕月虔天刑而糾擬斯天子所以參三才之位祛四時之累也而要非推測之精曷以有此慨自緯候諸書之支離漢唐羣儒之汗漫陽城浚儀因易代而累移交阯金陵更參觀而益遠不知四方中土之說無所據依千里一寸之文誰爲質辨彼夫平陽放勳之都蒲坂重華所踐安邑則九鼎攸居亳京則五遷始奠卽在有周亦復安宗祏於西豐建行所於畿甸不過求道里之適均取朝宗之所便安得陰陽風雨之會經百世而不移帝王升降之區嬗累朝而弗變吾嘗以匠人水臬之文比合於司徒土圭之例圭則司天者觀化之所需臬則營作者辨方之所自雖所司之不同顧致用者無異原無預於宅中又奚有於卜地況歲差之難齊安得土中之長峙豈有揆日之隆儀乃朝三而暮四至若渾天旣北斗之分過峻蓋天亦南方之度不齊五寸三寸之文莫定五嶽五表之說難稽是以守敬舍六家而弗道置四丈以審規豈知法先觀象道在乘時苟剛柔之適協參覆載以無私土應黃鐘之德圭宣春氣之滋終始妙貞元之運弛張措文武之宜斯則又何有於偏端之推步曲說之駢枝

衡尊賦

王者坐神府運道腴握斗柄流地符酒漿不挹而徧醴泉隨在而瀦釀淑氣以薰蒸微禽亦歌旣醉播晴光爲膏沐小草共樂咸濡時則前朝穆穆後市愉愉明堂則四門五室大田則一井九區表以靡華之九葉環以交枝之五株窺風夜之元神淡如明水溥寰方之茂育濃似春滑五齊六清人人酩酊十酸九醞戶戶醍醐如滬如淮如河如濟爭赴杜康之宅旁流儀狄之廚以故洗爵而中達早具奠舉而周道先儲爰有一尊其名曰衡是尊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裒其多兮不爲不足益其

寡兮不爲有餘執中同欹器建極似斂孟爾乃以筐曰醳以簸曰醳紀則有甗魯則有壺象以鼻而善吸犧以背而能噓蜃取其動鴟取其虛或金爲飾或玉爲樞然而用各有地度不可踰卜夜之諫凜凜太康之箴瞿瞿或一獻而止清其湯或三爵而惟罰是虞或范昭酌之而不免見徹或杜蕢揚之而媿其有渝至若在官曰庫在野曰墟家釀曰醞市釀曰酤而苟乞漿不得博醉焉如目斷天河之水府涎流道左之藥車斯空聞夫揚觶究未免於向隅孰若斯尊不竭不淤其取之也無礙無拘望總街兮如鶩遵大路兮不嶇撫黃目兮剔可拭溯縹醪兮清不汙罔計多寡遑論有無抑不聞縕精之始作麴之初也耶眞宰以大順宣說豫以太和化嫗煦玉燭之精以爲釀具庶民之星以爲酒徒明水大火以爲醴齊嘉禾瑞麥以爲蒼稷坐八風谷合百花萃而於是天囷啟天乳酥張素主觴旗官建旗始以空桑之飯終以烏梅之醯以蚩蚩而來者昭其不速之敬以混混而出者大其勿幕之孚其簋維何彼山之麓有笋蔬兮其菹維何彼水之滋有菰蒲兮幕以圓蓋如穹廬席以平壤如大輿缶以土鼓以桴藉以茅薦以芻雖丁男大小或分其戶品流清濁或各有俱甘苦之種既別伯仲之行亦殊而要之左陶匏右康瓠見淺見深不至罄瓶而罍恥一挹一注寧論石贏而斗輸當是時四學橫經士鄉賓其觴咏三農負耒原田慰其辛劬市有醉人商不復以爲瑞關無酒禁旅皆願出其途高賢以設醴而維縶三軍聞投醪而奮呼列仙借爲容身之地荒外資爲難老之需縱臥甕之有人不登新格卽挈瓶之寡智亦足歡醵可以十榼可以百瓿可累而戴可負而趨既不嫌於無算自共樂其於胥頌堯尊之德者疊疊鼓唐衢之腹者魚魚蓋襲以昭其推行之博尊以示其翕受之敷井養而不窮者四海一家之量所以大鼎烹以爲飪者十槃九饋之用所以舒是故後刑兮念室先惠兮天巢箕易得大畜之上觀星在黃道之墟豈猶夫一觴之小施更何須三日之大酺

石鏡舞山雞賦 有序

予向疑劉敬叔異苑山雞事以爲特因嬖賓孤鸞舞鏡一案而少變之況魏公子倉舒之言不見陳志與裴注又似因巨象一案而附會之然卽合果如所言亦甚不吉非體物家所樂道也及讀唐詩有石鏡舞山雞之句始爲恍然空山文石嵌空如鏡幽禽樂之顧影自憐斯則協靜觀之情狀寫咸若之性靈者也昔晉廷徵曲水

故事摯仲治以所言不吉左遷後世之據異苑者得毋類是今觀唐賦亦祇於篇中畧及不敢詳其顛末殆以此歟乃別爲石鏡舞山雞賦以正之

有鳥翩翾秉重熙之淑氣觀元化於空山賦種則繼離之明炳煨應時則大夏之色朱骰星散璿璣之宿序逢鶉火之躔偕晴霞而錯落迎麗日而璘斑然而棲神雲岫匿影人寰問譽命雖偶作五工之氏愛羽毛或閒登九貢之班要其幽貞獨處耿介誰攀啄粟陰崖之黍同心幽谷之蘭豈意巨鑒融結文石嶙峋一片虛明之鏡千巖淡蕩之天對古洞之寒泉而更澈沐危峰之飛瀑而彌鮮苔影染之而愈碧霧氣浴之而倍堅清著以爲玄錫沆瀣以爲白旃時則山草吐菱花之豔山嵐凝月魄之圓山都遇之而慙其形穢山鬼望之而覺其神寒於是山雞過之四顧欣然縱令羣儕之共賞未若寸心之自憐乃回翔而諦視遂妙舞於轉圜以健翮爲長袖之運以輕身比細腰之孱惟四時之產俱備斯八風之節各嫻生憎鸚鵡之眼未化差喜鷓鴣之翥同翩翠羽迎風而翼翼赤翎泥露而僊僊問好遂則空中卽是窺眞色則阿堵能傳差池披其金粉宛轉拂夫雲鬢不羨衣上華蟲之豔不慕鏡中赤鷩之妍當其矜疏趾夸朱顏下復上往復還知天機之自得識樂意之相關態以乘虛而動神因遺世而閒或五粒之松偶集或百尺之絲忽扳千仞鳳翔遥接中逵鴻羽爭先蓋其幽情原寄之天際塵障不染於世閒苟未逢夫徙北圖南之會姑長永其棲桐食竹之年冥浪蹟以博如皐之笑抑獻符以隨陳寶之肩用求知於冰鑑戒妄出於玉環方將見彭簽而遠舉又何惑乎遇相高而孤騫斯幽園所以明處士之志而三贊正以立貞士之閑也歟

追琢其章賦有序

是詩之旨古序以爲能官人也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入廟則奉璋瓚以相禮者有人行軍則帥六師以從王者有人作人之效於此盛矣歐陽公曰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夫是雖一時人材之盛要非文王之能官人不至此故孫毓以爲專美官人非稱周地之多材蓋官人之術在作人而作人之功則於末章追琢金玉見之朱子泛以爲歌咏文王之德之盛而爲人所歸恐非詩中之意而末章尤爲未協然考康成以來雖皆宗古序以爲官人而於末章則亦如朱子所云王肅曰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是與全詩絶無呼應今本之古序參以曹放齋嚴華谷諸家仍主作人而

言作追琢其章賦

惟天地之菁華日旁皇於川麓披沙而遇金撈石而得玉或三品之最尊或五德之具足或堪庀飭物材或能庇蔭嘉穀經百鍊而愈剛遭烈焚而不燠蓋堇子之銅未可倫而岐山之珉不足錄然其初也金則尚胎玉則尚璞閟於滇海之涯韞於崑岡之谷如太極之方含疑先天之初伏又似混沌未分鴻濛未副雖其光則旦旦熊熊而其神則渾渾穆穆既恥炫其珍奇遂自甘於寂寞神物不可以終晦哲匠於是乎挺生謂是秉乾道之剛健得天氣之清明蓋六府之所祕百物之至精五百年而始產一萬鎰而猶輕推原夫九牧之作貢以志夫一代之鍾靈況夫金之萌也有苗有秀玉之長也有華有榮亦幾歷夫氤氳之妙始得萃爲特達之英雖成材已落其實而利用未成其形是故不追則光不著不琢則器不成夫質之陋者巧無可施才之薄者文無可飾縱切磨之空加要闇然其無色蓋外襲者非光輝而中乾者乏潤澤乃茲希世之珍豈意應時而獲於是椎鑿是營刀鋸并力礪以羊頭之鋼攻以他山之石模範各制其宜肉好不渝其則從革不妨於紆回瑕瑜無嫌於別白迨夫雕鏤成攻冶息其聲鏗鉉其氣英特奐如者可遠觀瑟若者可近識北斗之芒宵寒白虹之氣晝射夫文以質而足重質以文而備昭七鬯陳而春容樽俎之上旌節動而輝煌矢石之交金鏞玉瓚以致孝玉戚金戈以示豪是以居則爲介福之助出則爲禦侮之寮緬周王之壽考燦文治於重霄秉中和以建極萃瑰瓌於盈朝宜詩人之比物示百世之斗杓乃泰階之盛事歷千載而非遙御中天之離照舉一世而甄陶秉金聲與玉質收乾符與坤苞行見麟趾之中皆周虢兔罝之內有顛天祭則膺神祉戰則服天驕小臣方將效鉏刀之一割敢自甘朽木之不雕

宵雅肆三賦

蓋聞道德一於太學教化垂於先師是以鼓篋而入釋奠有儀爰進蘋蘩之菜導以皮弁之司濟濟有聲皇皇聲詩其詩伊何宵雅之葩始於鹿鳴終於皇華原夫三詩所用於古實該交聘則肆夏文王迭奏鄉飲則南陔嘉魚並夸一編之材七十四分斯其綱正聲之作二十二分斯其冠其在入學之初允爲定志之撰桑弧蓬矢分墮地所期桐陰竹實分生平所願舍是三詩孰當樂玩彼夫草茅出於環堵天闕遠於九重雖芹曝之欲獻望閶闔其難通卷可遇兮不屑牖欲納兮何從斯則咷

笑所以莫卜歌泣所以未融聖主乃開公道以布誠心本深情而將厚意大燕衍以笙簧宏賚予以帛幣縱嚴肅者必廉而慈通者志氣惟鳴鶴之音既孚斯羔羊之節益勵當其時也酒旨且有物多維偕有他之虞弗作不富之隣無猜麌歌成而爲謨誥笑語洽而非俳諧豈以夸豐亨而耽豫樂將以佐乾度而佑泰階若夫身將許國公且忘私寒暑飢渴之不憚東西南北其奚辭乃或戀晨昏以致嘆陟屺岵而興悲懷白華兮岑寂悵彩服兮睽違而義已割情忠能移孝卽令生前致含肉之誠身後極椎牛之報甘腕徧於慈筵寵榮賁夫墓道脈脈此情悠悠誰告豈期下吏衷情早入大君寤寐瞻周道兮有懷望征夫兮長喟謂此子職之疏實係官箴所累不煩告勞之歌已諒望雲之淚至若周物者其智遍物者其仁惟一人之首舉已包舉夫八埏猶於簡書之使備求聞見之陳博采於親禮事難旁搜於謀度諮詢所以旌節遠行輶軒四出非徒夸長駕遠馭之規乃以收明目達聰之術用不遺於一芻一蕘地詎分於在原在隰倘所至兮不虛則有英兮必掇然則藥訓詞之惕厲敢任意於壯遊送以禮樂責以謨謀必訪善兮爲容必秉忠兮爲周斯可以見泰山之不辭土壤河海之不擇細流夫婚姻不備兮貞女不行恭敬不至兮賢士不處斯體羣臣之所以列於九經者也然則學古入官委身事主徒爲溫飽之圖莫副殉諸之舉斯不亦負國家而羞儕倡歟大學之官其始也嘗其幼學之日期以有用之材將使之斯夕吟咏神動志開固宜辟雍之多髦士鄉國之皆俊才於以輔壽考作人之化而伴雲漢之昭回者歟

觀霧淞賦

雍正癸丑冬十二月乙卯京師夜氣如霧重之以霜凝於木上熠熠有光旦起視之飛滿空堂良久始化亟呼童子輩共賞之蓋自渡江而北數千里無梅花說者以爲皆變而爲杏也今木上所成令人大有月落參橫之勝是日客有過訪者曰嚮是於五行家爲何祥也曰客不聞夫東人之諺乎霜淞打霧淞窮漢置飯甕茲之溽枝泫葉覩陽不晞一望瑩然委素成脂正所謂霧淞也古人之言霧者謂其爲百族之殃本於地而應於天以陰冒陽然而太平之世浸淫被洎則有不塞望之祥故其爲凍咎也苦寒而出見睨乃消歲將順成此實其招稽之於古則有若曾文定公之詩閬林初日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簪遙所

以描畫雍熙之象者宛然在目蓋其本一時天地清明之氣而非積水之上溢故其出也不爲冥氛而爲麗景其會合於沖融之運而非窮陰之鬱沍故飄揚而不整然則其乘晴霞迎朝爽御淳風而燦爛於高旻者豈偶然哉夫乾苞通而甘露至坤符流而醴泉見斯固太平之慶然不若豐年之足羨也固不必登於符瑞靈徵之志而後爲洪範春秋之所善也乃者五日風十日雨休和磅礴遍及六宇而宵衣旰食時如負疚偶有徵祲修省恐後是以薰蒸醞釀輝茲堯天榮光不夜以報有年諺云豐年穀儉歲玉客而知此祥也其可賀矣苟不然者山林拂戾或爲木冰五行列之以爲災眚吾亦將與客抱杞人之憂愀然長嘯安得酒連光景志其遊傲客曰善於是春酒初熟南榮之日正曛林閒殘馥淹潤軟塵民有脫羊裘而嬉者長老以爲昔所未有予亦陶然竟醉信筆賦之

半夏賦有序

南訛正永暑氣漸厲閒吟時訓靜按卦氣主人方驚隕杞之自天欲決莧而未逮但見帶草森森繞我階砌乃有半夏一叢嫩綠無際托木槿爲同岑作王賁之後輩主人方撫而玩之忽爲過者所雜曰是有毒不可近也噫亦深慮矣乃抽毫而寫意

是其苗於徼邱之野盛於槐里之川厥名地文別署守田水玉志潔和姑表姸著之農帝之錄載在不韋之編匹練比白列錢同圓謂宜映榆莢於神州大社之座伴蓂莖於明堂太廟之閒以爲芍藥殊其甲以爲旁薤異其酸彼羣疑爲堇葛之難制豈知益以薑芥而始完今夫百物之產與時偕行春枝八千歲而猶茂冬花十二月而長青獨夏日之可畏蓋觸目而神驚是草也當春半而花已吐迨秋半而實始盈惟其中氣之秉適應蕤賓之聲蓋正符乎咸章之會猶守以含章之貞僅僅乎十分而得五已虞其太剛而莫嬰時則六乾已過一巽方受贏豕之行莫牽包魚之薦有臭彼晏陰之已成胡炎火之尚驟嫣然茲草偕時而茂鹿解角以來眠蟬鼓翅而相覆彼愛之者方思仿薄夜之粉以重羅擬十旬之麴於醇酎子儀之嘗藥所不遺紫靈之和丸所幸遺然而自托幽芳漫夸獨秀縱掩身以自理終垢角之有咎小草雖微遠志具在合八能之樂而五日可期驗八神之表而中天可會比之煮梅將以調大官之羹蓍蘭將以紀王者之佩誰當登黍之期乃犯刈藍之戒將無剪伐所加資材有待或因陶鑄而成或俟和齊而備吾

竊恐夫白鵲之成餘辛更倍捫舌可虞挽腸滋癡平仲之詩宻聞梗概終難充夫藥籠之需祇應付之經師之載者耶

曼陀羅賦

蓋嘗邂逅豐臺之花逕有客贈予以曼陀羅之英駢葉外包有蘚者襲捧心內美用晦而明蕭晨半開以迎曙色薄暮暝合以聽宵征有縞其蕊有碧其莖一枝挺挺其上亭亭予不識也問曰請舉其畧客曰是蓋登之帝座皇華之錄爲北斗使者星槎之手拾又如蒼頡書成之所雨爲佛王說法而降精布以牽牛之種灑以天女之靈握節者愛其駢葩之古拄杖者疑聞落葉之零今夫闐苑之松花盈石祇林之金粟滿簏玉洞則仙麻不老慈雲則紫竹常青各有樹藝未克合并曷若茲花釋老均稱斯其所以矜貴而莫京與予曰否否夫異說之荒唐無稽弗聽空花之誕謾非予所聲彼山茄之佳植底妄鈐以二氏之名信斯言也固宜其爲惡客而見憎香獨憐其醞育實而醴具芳心載之酒經笑而采者令人笑口之綽約舞而摘者令人舞腰之娉婷半酣而動有引必應樊素見之而頤解小蠻遇之而神傾當是時二豪在側如蜾蠃之與螟蛉客曰善哉夫子之言乃知見夫花之情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一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謚忠襄孫公神道碑銘

有明三百年天下稱世家者莫如姚江孫氏其官則閣學而下六部三法司七寺翰詹坊局科道以及五府等官無不備也而其人則忠孝政事風節文章亦無不備蓋自忠烈公遞傳至忠襄公而明與之俱亡忠襄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燭湖宋乾淳閒碩儒也忠烈公燧之五世孫尚寶司卿墀之玄孫上林苑丞鐩之曾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之孫工部郎中樽之子公少嗜讀書先世自月峯尚書喜儲藏四部甲於姚江至是盡歸於公按其首尾而讀之不以膏粱廢攻苦及冠應以門資得官公不欲也成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嘉興徐忠襄公石麒爲應天府丞公從之分別當路君子小人流品及廟堂諸文獻謂爲北京兵部主事戊寅　大兵薄都城傳城閉壘莫能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至卽南下耳昌乘其未集而急攻之楊嗣昌曰彼已傾國而入安有繼耶又三日大兵果挾西戎六萬由青山口入卽日按營而南於是以公知兵不次進職方郎中是役也總督盧公象昇與奄人高起潛分辦東西二路督臣主戰奄人主和公論是督臣嗣昌是奄人故督臣死戰不予恩卽而奄人敍功求世蔭公憤甚疏格之奄人大恨適上幸觀德殿閱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楛稱旨乘閒讒公下獄時漳浦黃忠烈公亦得罪上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拜杖而後入獄其家人以橐饘至俱遭阻遏公徹已服用奉之甚謹稍閒從而受易世所稱漳浦三易洞璣之學莫有知者公死死聽之會諸生涂仲吉上書救忠烈上益震怒移忠烈於厥獄其獄中相與往來者盡掠治之公與黃文煥陳天定文震亨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皆被責詰或謂當巽詞以求免公曰吾得爲夏侯勝之黃霸足矣何必諱乎聞者以爲名言宜與再相請清獄尚書徐忠襄公遂出公歸而買地築室將隱矣乙酉赧王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南京亡先是公之同里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聞　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兵拒之潞王已議迎降不聽熊公歸見劉忠正公宗周而泣劉公歎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公倘有能爲田氏卽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

君其勉之熊公歸而商於公然計無所出姚之知縣王曰俞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衆遂攘攘不可止公方遣家人偵衢巷閒聞之遽率健兒鳴金鼓突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公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者如雲乃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爲兩營公主左熊公主右時閏六月初九日也浙東列郡人情正在恇擾閒所至竊竊偶語特觀望莫敢先發而公以中流之一壺激而行之遂皆響應公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稽章公正宸以鄭公遵謙等應之又次日鄞錢公肅樂應之又次日慈谿沈公宸荃應之又次日紹之屬縣皆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監國魯王於天台諸軍會於江上張公國維指公言曰此眞五世相韓之子弟也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汎瓜里者公與熊公章公錢公沈公太僕前分守寧紹台道于公江上人呼爲六家軍而公營於瓜里之龍王堂前公至江上薦故吏科林公時對請爲監軍薦前進士王公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務薦章欽臣爲大將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爲火攻營同里黃公宗羲以義兵數百人從公薦之爲御史公於烈廟時雖以知兵起然將略實非所長江上所仗庇者惟方國安王之仁顧悍甚於是有分餉分地之議公等無所得軍賦之仁之軍視國安稍弱其子鳴謙留守定海思所以張之乃招張國柱軍以爲助國柱遂劫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越中震恐朝議欲封爲伯以安之公與宗羲等議以國柱凶暴既不能討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列之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署爲將軍時皆服公之守正國柱雖去遂據定海爲巢窟鳴謙反爲所制之仁從此懷內顧之憂無心復戰前此江上物論謂之仁稍愈於國安至是大壞於鳴謙之手公悒悒日甚已而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公又言故御史姜埰及其弟垓之賢近聞其避地天台乞主上特勅召之埰知事不可爲以疾辭不至垓亦從公幕而不受官會聞黃忠烈公自閩出兵不克而死公慟哭曰先生竟先我去乎阮大鋮嗾方國安疏糾東林餘孽公與林公時對沈公履祥等並豫焉公遂乞休不許公之令欽臣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既力陳西渡之策方王不與同心至是師日老餉日竭宗羲言於公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公公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公亦簡軍中

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於是公定議由海道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等官勅印錢公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此閒攻其有備者也五月王加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督師如故公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潛師出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浴海諸縣尚寶司卿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等皆來聽命浙西震動公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鄭公遵謙等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公急還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翁洲以觀變時公已疽發於背至翁洲疾篤問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道隆觀也公歎曰吾聞建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刃斫柱血流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領張公裕以大船擊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十四日賦絕命詞錢公已先在翁來視疾和公詩相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生於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得年四十三歲配陳氏封夫人延齡襄葬公於蘆花塍錢公具疏爲公請卹於閩而閩又破明年王復出師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公太保賜祭九壇謚忠襄以延齡爲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錢公草制曰爾父唱黃鐘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於國爾尚克繼之爾年少中丞哉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中途遇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獨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翁洲延齡進戶部尚書初公少應童子試其師婁公簪花以第一人出丁丑計偕縣令梁佳植婁亦如之公亦頃夢與古之大魁者遊私自喜孫氏於科名無不備所少者此耳或以已承其乏其後不驗迨公之葬適在明初狀元張信墓南以爲異事予謂周官六夢良多徵應然如此夢則鬼神之陋者以公之所豎立如此區區科第曾何足道而況於家木之隣比足以重公乎必欲比擬其必求之文丞相陳參政之科第而後可餘子非其匹也翁洲既成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始復爲內地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慟哭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問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吾識之導以往扶歸姚江改葬於燭湖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公所著有五世傳贊存直錄其詩文不盡傳嗚呼世之論是舉者皆謂畫江之始不當以軍旅大枋拱手而予之方王以是爲孫熊諸公咎予謂公等固未必知兵然以當時之勢亦不能不資一二宿將以爲衛不料其狼狽至此也方國安縱恣無狀盡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

位置若王之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衙軍皆其舊轄公等欲不予之得乎且以顏太師之忠輸一著於賀蘭進明而卒隳其業鄭畋之忠困於李昌言而不展王庶之忠亦不足以制曲端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求諒於天而已而況天心既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之才之力不能有濟而何論其餘者至於江上諸公事蹟其脫略莫甚於公子見錢公肅樂集中有為公辨誣疏雖存其目而失其文不知時人所誣者何事錢公所辨何語諸家作公傳志皆寥寥少攷索予以乾隆丁巳拜公墓下孫氏後人爭來問公遺事因請予為埏道之文以補諸家之闕見閭荒落不足以稱孝慈惓惓之意良自媿已其銘曰

聖朝受命百國來同稽山甲楯詎足成功奮臂一呼浙東雲連雖然燼火殘喘所延以酬高廟以報烈皇以見忠烈世臣有光蘆花寒月夜色漫漫公尸雖返公魂未還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崇明沈編修文鎬子同年友也以予曾覩舊柱下之史屬纂其先司農公神道之文惟公精忠大節足與日月爭光而於吾鄉尤有遺愛所不敢辭況編修為公羣從孫枝能以表章先烈是念尤可尚也按公諱廷揚字季明一字五梅自少喜為有用之學不屑屑章句由蘇州府崇明縣學諸生入太學崇禎九年丙子河道累決漕運艱阻不以時至思陵患之公應詔上書言海運可復思宗召見公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失費尚省於內運臣生長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淮上截漕竟出淮河口入海放洋尤便臣以為可行因上海運書五卷思宗下戶部覆奏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奏言元時故嘗海運每歲風波飄蕩累有沈溺則人米俱失國初軫念民命故開濬會通河故道改從內運今一旦欲復海運則必另造船隻召募水手費用既多未易猝辦一旦風濤不測傷人失米誰任其咎思宗不以為然凡三覆議而戶部終莫敢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書生未諳海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為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行之果然有效則海運可復也思宗以為然於是以公試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予之

公奉命出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公以廟灣六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而遣其家人致箋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就道柰何尚在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思陵大喜而戶部諸臣尚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揚饒於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公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公登岸日期皆與公所奏合思宗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公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內漕之半公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年癸未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初　大兵之下松山也繞出洪承疇軍後聞之急十三鎭援兵俱不得前城中餉絕道已斷思陵召公議之公請行自天津口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公還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三鎭之半從公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有濟而借乎莫有見及之者甲申正月流賊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公言於戶部尚書倪公元璐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糧二十萬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或可以濟倪公然之公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公振飛然之顧漕運甫發而三月十九日之報至路公馳使追還報王稱制詔公以原官督餉儲江北諸軍公疏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鬬堪充水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過三十人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公聞歎曰誠使是策得用吾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行但遣公運米十萬以餉吳三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公舟公曰須俟朝命乃可澤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亦時相之私人也軍務一切不問淮上瓦解公以部下歸崇明鳴呼唐德宗之自奉天歸也不有韓晉公幾於再致大變是雖李渾諸元老所無能爲也以公之才亦幾幾乎晉公之流輩而天亦厭明不佑其成宋南渡之不振甚矣然海陵大舉尚有膠西李寶之師以撓之使乙酉之議得行南牧之兵寧無返顧而明亦自絕於天羣策總屈而不施　大兵下江南公航海入浙監國加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浙直欲令公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公公乃之翁洲欲以翁洲將黃斌卿之兵入吳閶中亦授公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公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民閒今將何以足食公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畧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翁洲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所擾則皆公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於翁洲斌卿猶豫不欲應之公曰事機之來閒不容髮奈何坐而失之定西侯張名振慨然請行邀公爲導公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而食盡名振重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者不死名振與張都御史煌言馮都御史京第皆雜降卒中逸去公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謂　大兵曰我都御史也汝輩可解我之南京　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四月十四日事也經略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公有舊然不敢見使人說公曰公但薙髮當有大用公曰誰使汝來者曰洪經略也公曰經畧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建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公不可屈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擊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邦定及公從子甲皆死之而公之親兵六百人斬於婁門無一降者時以比田橫之士焉公之死問至翁洲哭聲如雷立祠祀之生於萬歷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葬於某鄉之原予讀諸家所作公傳其事多不核如公之應詔請復海運在丙子其後督運七年而蒼人溫氏作公傳以爲倪公元璐在戶部時則是辛巳以後事其誤一也公於甲申春至淮欲運米入京漕撫爲路公振飛而鄞人董氏作公傳以爲田仰不知田之持節在赧王時其誤二也松江之役在丁亥而淞人楊氏移之至庚寅辛卯之閒則其時江南已大定矣其誤三也溫氏又謂公上書時已官舍人不知其爲諸生也生乎百年之後以言舊事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不及今攷正之將何所待哉編修曰善請更爲之銘其詞曰

鴨綠之運不救松山之危直沽之運不救太倉之飢盲

風狂崇吳淞失期到頭一死降臣怛怩吁嗟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其翁洲之枝北向崇沙之鵲南飛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碑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頊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氏彪炳人間而王公之死爲尤烈公諱翊字完勳別號篤菴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見未幾國變繼至晝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上疏薦公爲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羲連營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寨自守以覘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招兵謀與黃公合　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既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爲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爲巢穴其地絕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共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爲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而去　大兵急攝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　大兵欲平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

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　大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　大兵不能久駐山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鼻以巖險爲關軍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鼻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間道入杜鼻擊破團練　大兵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已丑春又破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既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汛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　大兵方攻公塘洞主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　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幷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羲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俟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　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　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於

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酈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

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自

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閻部朱公大典嘗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時　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帳瀰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逆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　大兵三道下翁洲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曰溪之閒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定海以　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擲其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割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

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以例沒入勳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是以公首梟示寧城西關門鄞之故觀察陸公宇燝故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綿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既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察之弟宇燦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束蒲爲身而葬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苕生嘉善人也諸生在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八

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予嘗遊大蘭一帶良屬巖關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卽令大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桃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爲斟鄞斟灌此無惑世人之笑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資糧扉屨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卽墨雖有所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羲以爲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子經異之請爲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分敗則爲後梁鄧州之枯髑頑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爲蒼水尚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可哀而誇曰之多屈且曰定西墓在蘆花塞汝他日可爲之誌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乾隆戊午始克爲之參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攷翁洲遺事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應天府江寧縣人也少侂爽有大略壯遊京師東廠太監曹化淳延之爲上客時奄人中惟化淳以王安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聲息熊公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公實未嘗識面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乙酉南都破安撫使至浙東公獨不受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富平將軍時蕭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守翁洲翁洲與石浦相犄角斌卿因與公爲姻薦之閩中時閩浙方爭而二軍兼受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錢唐之援未行錢唐師潰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南田公棄石浦扈王欲保翁洲會叛將張國柱以軍攻翁洲斌卿求救於公公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從公計無所出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共扈王入閩王晉封公定西伯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中招故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入

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斌卿見公之以孤軍依之也稍侮之丁亥松江帥吳勝兆來歸請一軍爲援願以所部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於翁洲之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等爭勸之

公遂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死之公得遁復入翁洲而其弟及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侮之公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之隙始大搆此據黃文宗義董文守諭高文宇泰所紀皆然則黃曲張直顯然矣黃之罪莫大於拒監國而舟山志以爲黃欲應吳張竊其旗先往則誣甚矣　初公之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德公而說進使叛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從南入閶招軍頗盛王既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伯至是公由南田復健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閶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與進迎王次於健跳斌卿不至　大兵圍健跳進使人告糴於斌卿又不得於是公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共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沈之於海斌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甚且訴其死之屈以爲公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於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國閩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於己丑微公合軍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乃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監國既居翁洲晉公太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本斌卿將公與進招之預平翁洲之功公頗忌之遂襲殺焉朝先驍勇翁洲人仗之及死部將遂多降於

本朝請爲鄉導以攻翁洲予嘗謂公之殺斌卿爲有功而其以非罪殺朝先則有過此則不能以相掩者也辛卯秋　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留阮進守橫水洋以弟左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勳守城而自以兵奉王搗吳淞以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公借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吾豈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世勛名揚力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名揚偕其弟及妾闔門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順天顧明楫亦豫焉公聞信慟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而止乃復扈王次於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焦遙望石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長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請爲內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是年公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公蒼水悉以後事付之論者以爲陶謙之在豫州不是過也蒼水爲葬之蘆花盤初翁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致

敗不數月沈公泊舟南日山失維不知所之或以爲公本奉王以逃而覆沈公以弭謗然公一門俱在危城而但奉王以逃固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定其爲公要之公之累蹶累起以死奉王其精忠不可誣而恃險輕出則亦天意爲之不可以成敗逐雷同之口至於當國之後多病其專諒爲事之所有然以公有丙戌己丑兩度之大功吳淞翁洲閩門之大節卒之再入大江以求申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輕出之罪吾固不必爲之諱而以爲賢於黃斌卿萬萬矣今之作翁洲志乘者曲筆於斌卿而深文於公混祀斌卿於辛卯死事諸公之首而公兄弟反不豫何其謬戾一至於此耶予故序公之事鑱之墓上固非但畢吾族毋之志也更爲之哀詞曰

翁洲石浦彷彿於殘宋之厓山公魂不死長留此閒功過不掩曲筆宜刪蘆花寒月如聞哀淚之潸潸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張公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頎大魁頎有勇幹善料事以家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年尚未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尚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公孫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尚書猶龍陳給事子龍李舍人待問皆恊之望也無凡遽以便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戍駴之曰此大事何匆匆無凡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夏陳諸公相納以袍笏列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東林之錢尚書所不肯爲而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凡護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知福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公任水師率麾下從禡牙將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出走張公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闕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應元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飄泊蠟灘蒼背之間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乎

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間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雞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爲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行誠而字無凡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出亡無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爲一大冢瘞之徑詣轅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既不得自由密遣人四出詗茂滋聞其羈鄞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爲前許葬之帥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帥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閒爲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不得會鄞之義士陸宇燝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閩中劉貢士鳳翥亦爲言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爲力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其銘曰

都督晚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尚交張杰懸畏之役實所決裂嗚呼稗官一何失實不負鯤淵忍負蒼水宮山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遂無誤毀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二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謚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　王師南下破揚州閫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死於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是時僕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其還見於其姻家董戶部德脩之詩閫部之死於高城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軍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閒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得其眞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馬阮嗄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閫部軍前自効乃以同知揚州府監軍而閫部亦內困於讒口外則諸鎭不用命待死而已壽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閫部憐公一日謂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留都以爲後圖公曰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也閫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鄞人也與公誓共死登陴分守城破隕於兵嗚呼公志在死卽留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爲孝陵弓劍之光正不必謂定偕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閫部耳不負閫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爲莊簡之孫而有光於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爲公立附傳於閫部卷中顧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知其已爲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權史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脩子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父而死一子兆豕有異才以公之殉於揚也不忍家居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邗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兆豕詩九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牽連附志之其銘詞曰

嘗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作葆茲家聲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之禍其時故家遺老蓋多豫

其謀者及爲夫已氏所告五君子被繫夫已氏謂其客曰盈城士大夫譬我矣當一網盡之於是復使其客上變次年八日所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故儀部李公棡爲之渠大訊於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相與捐數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留身以有爲者不能不爲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不出一語既得出高公歎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及也論者亦謂當此大厄強項不屈而卒得不死以爲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隕黑穽耳今得見白日而死可矣於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問遺言張目不答高公歎曰吾媿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有二李公諱棡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尚書謚忠毅樸之從弟也崇正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須下四條曰脩城隍具器械廣積儲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文丞相諸祠更築亭於東山以爲觴咏之地署曰水許取坡公水則許我之旨也尤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子壯廣之南海縣人也爲公座主亦遣其子上庸師之直指使者薦於朝思宗召見賜以白金且用爲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令多死宜與當國請以諸覲吏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覲吏入臺省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蕭然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所作入境詩皆比之元結春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與獲罪公等皆召還再入對議用爲給事中而三月十九日之變作閒關南歸福王之立貴陽當國政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公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所據而止公曰吾求諒於先帝已耳臥家不出踰年而江上師起以薦召爲儀部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際亦豈不欲徘徊事變以爲後圖其所懼者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炎午之惓惓其可不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肩亦囚蛟關馬樞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文玉已孀居傾家爲父而前御史禾人曹溶方在杭爲助殮事同里萬泰以其喪歸及文肩得脫而公柩至矣家人出公獄中所衣羝其毛寸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肩再下府獄竟得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爲杲堂先生者也葬公於東皐之省鼻安人邵氏祔文玉年二十其夫溺於江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江面浮出既喪父削髮爲比邱甬上稱爲梵淨師者也又八十年公曾孫世法勒

石墓上而子爲之次其略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窓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黎洲前輩記其事矣使君曾孫鍾選以爲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中所寄手蹟乞予更志其窓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令滇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逃去獨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間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尚與孫熊諸公晝江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請効死而況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其忍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爲淨土在旦夕間顧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爲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擷小妻舉二子長子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恭奉母家居卽所稱孝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定孝子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詬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於死者數矣及至滇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値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鄞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使君諱士驌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卽鍾選父也孝子旣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寧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卽促舟人鼓棹疾發天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爲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鍾選以

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埋朽骨於滇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覊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仲慈烏墓門之柄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盖文

退山侍御墓文子既令其子濬恭援司馬溫文正公序十國紀年之例卽用子所作東村集序上石而濬恭以生卒月日子女之未備令予補書予乃援柳州墓石盖文之例易敘一通以復濬恭侍御諱肅圖字肇一學者稱爲退山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賡之孫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益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翁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生於萬歷丁巳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葬於東吳書院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卽爲忠介後者也次滋恭漸恭濬恭嘗謂予曰不肖年十二卽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上先君輒悄悅四顧指謂不肖此汝世父故營所稱瓜瀝軍者也此故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瀝六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啓睿及予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常林公時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雷黃氏之支軍也其湖山之小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之小營則故侍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之麾下也其獨當小壘者故義興伯鄭公軍也其在下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遙駐龕山一帶者故尚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姚公志卓太僕方公端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卽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此王武寧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則必嗷然而哭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藩帥之強弱瑣江長垣鷺門諸藩帥之順逆先君嘗終夜爲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尚少不能強記又曰不肖輩隨先君於淮上時河道制

府靳公眞賢者延先君入幕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爲假館於外而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又曰先君踈終戒不肖兄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已者也若汝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於其中嗚呼予生也晚不及奉諸遺老履約而世更百年宛然如白髮老淚之淋漓吾目前也斯卽見斯文者猶將爲之涕泗不已而何況於濬恭兄弟乎哉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人吳農祥晚出欲爲名高移書謂侍御不當出而爲索食之遊侍御以良友誦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笑之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恭已爲忠介後而有子懿藥能追念本生謀爲侍御置墓田以崇祀事是則可嘉也爰卽詮次其語列之墓上而繫之以銘其詞曰

荒朝柱史東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吾疑爲血淚之所封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鄞明年其第七弟兵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遹字兼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爲詩亦工書以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曰非不知其不可顧錢郎播遷天末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爲誓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間道赴之張公倒屣迎曰段文鷟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原無已時終爲家門之累頗相齮兀兵部乃挈眷居崑山思得閒爲入海計己亥蓍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怏怏不自得一日嘔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爲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菴中泣血紡績以求歸貲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

學道於戒珠菴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已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爲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郎沐日亂後爲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服殮而其徒不可蓋泥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鎔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人以巾幗芳年矢若節以報之何其烈也濬恭以忠介爲所後父以安人爲慈母故兼承其祀而乞子爲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斯其爲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冬青之樹鬼車過之尚知所懼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忠介錢公兄弟十有二人而推官蕭典居第九起兵時諸弟從軍者四人推官年尚少未豫也丙戌從諸兄浮海戊子忠介殉於浿琦己丑叔兄檢討殉於福安推官展轉閩浙之間庚寅從亡共保翁洲始有監紀推官之命翁洲內附之後又五年卒以義死嗚呼何錢氏之多奇也推官故吾全氏壻未及娶而航海及歸卒不克娶而死其年僅二十六歲嗚呼錢氏故世受國恩然忠介仗義於天地崩裂之中者四年足以報矣檢討抗守孤城接踵喪元亦足以嗣其兄矣推官似亦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殆有幸於得死而恥託於可以無死之說者耶其亦異矣推官之伸兄侍御有哭推官文顧嗛嗛不敢詳其事予嘗以問之先君則曰翁洲以辛卯破甲午推官與其叔兄樞曹航海復入閩南諸蠻因同蒼水張公入長江乙未蒼水居翁洲推官兄弟復赴焉然又時時入內地以諜消息丙申　中朝遣大將軍宜爾德帥師再入海推官方與樞曹渡海告警追騎至樞曹得脫走而推官被執帽落髮鬖鬖然周臂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醉臥土人至者問知其爲忠介弟競憐之或遂欲脫其械導之走推官乃昂首歎曰吾亦安可以頻辱哉謝遣土人呼騎起偕之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時丙申七月十有一日也嗚呼推官欲逐虞淵之日勢不至化爲鄧林不止卽令是時得脫虎口亦終難必其免於死也終於難免則不若早從其兄於天上之爲愈矣此推官之志也顧如土人者殆亦山谷中有心人乎推官當蹈海時猶挾忠介遺集以行尤可悲也近者忠介嗣子濬恭以先集來因與予語及諸父死節諸佚事予舉舊聞以告之濬恭喜其歲時之覈足補家傳之闕請援檢討大招之例并爲推官置兆域而皆摛詞於其石推官諱

肅典字叶虞其世數見諸兄碑志不復具其銘曰

不降其志懼負其兄不屈其節懼累其生所惡有甚於死者相與羽化而同升

明錢八將軍墓表

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有同七世祖弟肅繡字文卿世所稱錢八將軍者也錢氏爲吾鄉望族世用簪纓禮樂著無以勇力見者太保尤孱弱而文卿獨力扼虎射命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太保起兵其同產弟從軍者四人從子一人又族弟二人曰肅文肅度忽於衆中見文卿仗策請自効太保以其恃勇恐至蹉跌過之不許列名文卿變姓名注籍諸將幕下及太保親誓師見之駡曰汝必欲隨征耶江上出戰文卿爲先茅浮白大呼挺矛直前營中利刃腸出不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搤鬬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還營一軍皆驚而文卿意氣自若其時太保軍中多魁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百夫之特而文卿以兄弟尤勤於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顧大保時時憤諸營濫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文卿在行閒積功甚多而官止參將嗚呼吾讀諸史北齊之彭樂唐之郭琪皆臨陣腸出以爲何勇悍若此近則攻臺灣時藍理亦以此得大用而文卿以一書生同此奇勇則幾幾乎過之乃僅効其長於熾火之一隅兵解以後窮老桑麻之閒掩關不敢輕出惟恐爲霸陵之尉所呵而日飲無何鬱鬱以死身死之後世亦無復知之者悲夫文卿事太保甚謹是時淡巴菰初出然薦紳士人無用之者文卿一見好之太保見而怒鞭之文卿惶恐扶服謝過太保撫之而止嗚呼斯其所以爲忠義之子弟也耶太保嗣子濬恭以予銘其家先德之備也請并爲文卿表之其銘曰

扼毒龍斬赤豹萬戶侯安足道乃數奇投海嶠老失職嗟不弔我銘之表忠孝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由是家錢唐齊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挈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効忠介大奇之投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麾既畢則

書諸爲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既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請念已而日本果愈約忠介既卒都督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尚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淋下辛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宇燝謀竄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之守者以爲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既見所梟首忽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首墮城下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凜凜而副使已拾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者都督之出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既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先贈公曰神或即錢王二公之識也都督歎曰然則吾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既死朱鳥哀號誰憐蕉萃爲賦大招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趙苞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一死自謝終爲恨事徐庶之從魏先儒不以爲非然夷攻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亦未爲得獨周旅入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漢中再徙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債事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晝江而守二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浮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鼻以爲海上聲援海上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相望也既以不練之兵烏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且耕且屯最爲居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

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屏屨之助故杜舉一軍之強甲於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畏之如老罷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公避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其髮以浮屠服至杭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於是夫人晨夜勃蹊詬誶公乃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去隣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既脫擒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以迎者如蝟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公至謂山寨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塞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蹇於制舉其起兵時尚未爲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塞同時李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於浙東物色得之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羈之也李公亦買一姬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王諒無他矣一夕行遯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之事已詳於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爲其神道之文乃即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蝮屈終於鵬徙縱見其尾孰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敝屣

明故太僕寺少卿眉仙馮公神道闕銘

公諱元颺字沛祖別號眉仙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太常卿若愚子工部司務季兆孫封布政使燮曾孫太常子三長元颺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次元颺兵部尚書而公最少馮氏於慈谿代爲冠冕家而津撫兄弟九以盛名見重於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東自沈朱二

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自附於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蕺山漳浦亦無異論公於其時步趨二兄之側所聞所見莫非奇節偉行而公不甚自暴白也崇禎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時寇禍亟思宗倚任尚書與戶部倪公調兵調食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尚書在中樞其兄又爲畿甸閫府未必能盡潔身苞苴之外思有以嘗之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見尚書以事先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公也公出則其人以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公怒標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曰眞吾弟也次晨尚書入朝思陵迎笑而語曰卿家三相公眞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上所遣也津撫闕之亦大驚而於是三相公之名繼大小馮君起是科公以五經成進士時尚書爲國理樞務日憂日瘁又內懼思陵猜疑之跡遂成沈疾思陵疑其僞託久而知之乃得假歸而謗之者終以爲避禍而去津撫進南遷之策既不得達京師遂陷津撫誓師討賊監司內叛自拔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臨難不死加責備於是大小馮君相見於杭執手流涕共約赴南都請復仇自劾而報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概置不用甲申九月津撫與尚書十日之中相繼以鬱鬱死尚書臨終謂公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其勉之公號咷曰敢不爲國盡死公以丙戌之春赴南都授兵部主事已而靖南伯黃得功出討左兵請監其軍乃改上江兵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蕪湖告捷而　大兵渡江赧王蒙難公跳身至錢唐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荃起兵公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公太僕寺少卿公輸家財以充餉而江干又破公歸哭於兩兄之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冥助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拜先墓矣遂赴翁洲時翁洲爲威鹵侯黃斌卿所守公至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公呼天長慟公以貴介子弟少未嘗遭困苦至是驟加憂憤神氣俱索終日望海咄咄不數旬而亦病病甚不肯進藥斌卿往視之公張目曰下官累世竝受國厚恩而先伯仲九爲國家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嗚呼以予所聞公兄弟三人之生平而論之津撫老成忠謹則有餘而稍嫌才短尚書才足辦事而或言其過於博大然要之皆正人也津撫之不死於津與尚書之聞變而未死其意原欲以有爲乃南都諱言

討賊於是二公悔當日之不死而卒以死自明此則心跡之昭然者也然使二公少更濡遲以及晝江之日則必出而有爲其出也究之亦歸一死則前日之志得申而天下後世無異詞故論者惜二公之死稍晚而予反嫌二公之死稍遽試觀公以甫經釋褐之進士流離海外視死如歸夫孰非二公之志也哉公生於萬歷乙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二歲夫人某氏子某自公歿後翁洲遂成域外又四十餘年而始得歸葬先塋之次又四十餘年而予爲之銘其詞曰

東林黨人大小馮有志未遂長負恫誰其竟之三相公野棠猶映棣蕚紅

鮚埼亭集外編卷五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三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古今來保孤之事與杵而後如漢李陳二太尉之有王成朱震唐張丞相濬之有葉彥明方學士之有魏澤莫不豔稱而樂道之蓋不負師友之誼者使其與人家國必無慙德倘盡如王舒甄邵之徒將取室毀子必使覆巢之下竟無完卵而人類可盡化爲鴟鴞矣順治戊子吾鄉殘明諸臣思翻城迎故主事洩死者兵部華公嘿農屠公天生董公若思評事王公石雁推官楊公瑤仲而推官之弟御史圓石亦連染於難其發難者降人謝三賓也三賓與推官之父最厚而以反覆不持士節見擯於清流至是刺得其事告之六人者既死妻子皆應北徙爲勛衞役華夫人陸氏小楊夫人張氏最先死大楊夫人沈氏屠夫人朱氏相繼殉華夫人將投繯忽徘徊曰職方一子已殉僅存一子孥之死則絕嗣留之則辱將若之何其時董戶部守諭高隱君斗魁輩昕夕必造五家之門勸以早自裁恐一旦發遣且卒卒莫措手足旣聞華夫人命相聚商榷林先生荔堂曰是易耳乃

竊取職方之孤臣於家而取瘡子以代當是時三賓方吮眦然誓不盡殲諸人血嗣不止諸大吏亦以事勢有關偵邏四出倘遺發覺禍且不測顧先生行之泰然踰十年累吏肆赦爲之婚哭而誡之曰汝勝國忠臣之子也汝父死吾捧頭祖血而殮之汝母死吾躬市櫝木焉吾亦不料其得保身以保汝也今幸矣吾不負汝矣雖然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不具此骨汝終非華氏子也汝負吾矣乃爲之復姓而遣之諸遺民爲作孤兒行以紀其事嗚呼三賓殺故人之子以遂其私先生不顧其身以存故人之子氣類之相懸一至此耶林先生者諱時躍字遐舉別號蕩堂世爲浙之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於太常卿時對爲兄行而先生之年輩爲太常所厥事以明經入太學少弟時象亦有名時稱三林晝江之役諸公累疏薦先生謝曰時事不可挽也卽家版授大理評事固辭而周旋忠義之徒甚篤張公蒼水轉徙山海密書往復一歲數至其出仕　新朝者求一覩其面不可得也悲憤之餘發諸詩歌則晞髮白石之儔也晚年與徐先生霜皐緝甲申以來枌社死事諸公各爲之小傳而取其生平著述之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集其鶴山書院集如干卷太常與同志上私謚曰端節因思喪亂之際如寧都彭兵部劍伯保清江楊閣部之孤吾鄉陸公子披雲保華亭張閣部之孤皆以知名然而兩孤不過畏官司之不赦非有怨家剚刃於旁也如林先生者則更危矣乃百年以來漸無知者夫非文獻不足之故歟先生之族孫某聞予言而泫然乃乞見之貞石之文以發之予文雖劣弗敢謝也詩曰

我聞防風其骨一節足見全體兮先生之行采薇采芝差足比擬兮手提孤兒以還死友不畏焦原兮以彼其人故國故君死且弗諉兮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贊畫陸公墓碑銘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顧於先生大節尚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爲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遲而往吠堯之嫌盡在鐲除不及是時大闡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落先生之子經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爲墓碑一通以補其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爲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白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載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顧徧謁諸薦紳莫有以爲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

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彼以喀血蹔年不應客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臥內告焉錢公亟強起曰不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虞左席以讓錢公而夫已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書定海鎮將有請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予所作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窶儒獨先生以貴公子毀家輸餉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討之不行也先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賛趙孟傳誘殺袁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爲孟傳遂使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已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丈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報黃侍御宗羲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即此已不堪立國矣遂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爲之崩裂諸軍航海先生爲馮王二侍鄭募兵於檢林已而皆破於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諜者令訪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閣部之孫以俘至亟治臺館入獄視之語其弟宇燝使爲脫槩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生致而葬之已亥之役蓄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爲之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箸是時蓄水在海上遙仗先生爲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維新之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怪也先生諱宇燝字周明別署贛菴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淳孫右都御史世科子生於萬歷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燝爲上私謚曰節介娶周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祔葬於城西石都墓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囊雲王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楚合爲一卷曰霜聲集先生既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宦達聞者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崦之日潮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鄧林試遊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楊職方塋域志

楊推官兄弟其七人而嫡出者五長推官次職方次文瑛早卒次御史次參軍皆以殉義死而職方最後其絕命詞曰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故同難歸安韓炎士殯之湖南山寺旁韓卽求仲之子也又十二年石門曹給諫廣仗義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參軍死閩無骨可歸而於職方則爲之兆以待遷祔後三年同里林太常時對與先贈公復招魂以葬參軍因議歸職方之柩先贈公曰職方遺意不必歸也夫南屏數里張公蒼水之骨在焉而職方偕雪竇山人均以幕府賓客其死同葬之地又同又奚殊骨肉之相聚矣於是諸遺民與楊氏皆以爲然不果遷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蒼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得之灌莽中爲加封之職方本末已具于所作楊氏四忠雙烈合狀中同遊厲君樊榭以爲當更志之以備湖上掌故予乃略舉其概以答之嗚呼推官兄弟其當甲申以前未嘗邀解巾釋褐之恩徒以文慈康簡而後世臣之誼不肯負國截江之舉欲聯閩中以助浙者御史最有勞已而事去其謀會同山海以復江東者推官之力居多禍作牽連御史參軍而職方獨得脫推官御史被難參軍逃之劉公中藻軍次年亦以守福安死假令職方柴門謝客自託於養父以終身有何不可而必不自晦奔走海上求遂其兄弟之志以相從於焦原則亦良可悲矣職方諱文琮字天璧鄞人故諸生監國授職方郎中娶李氏早卒其死也以海上將趙彪營中降卒來告捕至錢唐賦詩絕吮而卒於是其庶弟文斑文玠及諸從子皆遣戍鬻於路其家再被籍一門無復遺者其銘曰

推官之弟御史之昆蒼水之客雪竇之倫南屏山色足慰精魂何必鏡川繼茲社枌

明晦溪汪參軍墓碣

丙戌之夏浙東之勢不支姚江督師孫公嘉績熊公汝霖皆不復能軍以其殘卒付之侍御黃公宗羲黃公因與同官王公正中合軍料簡士伍尚及三千欲渡海取鹽官駐兵潭山浙西烽火響應其時總統列將者吾鄉奉化汪涵叔度也叔度少學於侍御忼慨喜言兵法時中原鼎沸累欲棄諸生從戎至是遂參軍事已而歸安茅翰飛卿以浙西諸公之使來叔度與談兵大喜茅氏自鹿門止生以後皆好兵事飛卿　甚侍御留之使與叔度共事無何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潭山之師踉蹌而歸沿途爲　大兵及降卒所梗塞侍御乃諭軍

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尚得親兵五百叔度爲前導重趼閒行得達四明山中駐仗錫寺侍御再三申戒以山民皆貧不可就之求糧一日侍御偶出部下糧絕不得已取之山民於是山民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寨中倉皇出闚皆徒手死者十九叔度從烈焰中殺數人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鬬而死飛卿亦歿於圍中是役也論者皆咎軍律之疏致崎嶇百死之義士盡爲國殤雖然當日之搶攘人力莫施豪傑之士不過存一穴胸斷脰之念以求不媿於君臣之大義而已不然遠揚而去又何不可而必以身殉之乎叔度居奉化之晦谿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其死也腰閒有軍符故其家得求其屍而合之予求甬上諸忠遺事於奉化祇得一叔度至是其家來求銘亟喜而爲之其詩曰

其事不成其死無名其志可矜其目未瞑其銘足徵其人如生

明施公子墓碣銘

思宗以文武大臣多不足用思得勛臣戚臣與同休戚嘗曰此究屬吾家世臣也甲申之變戚臣尚有劉新樂張惠安挈都尉而勛臣無之李國楨降賊受拷死其家行賂於南都置之殉節之列恥矣南都則趙之龍劉孔昭朋附奸臣以亡其國之龍首迎附孔昭遁去自是而閩而浙而粵而滇祇沐黔公耳鳴呼明勛臣之無後也中山開平所爲飲泣於九原者也而吾於勛臣之微者乃得數人如寧武周都督遇吉揚州劉都督肇基皆以襲爵起家者然兩公已積功至大將其死宜也保定劉指揮忠嗣金山侯指揮承祖李指揮唐禧福州胡指揮上琛以末秩而死事難矣然諸公已列世爵者也吾鄉施公子邦玠則諸生耳是尤難矣公子字仲茂浙之鄞縣人施氏自明　中予襲寧波衞指揮數傳至都督僉事翰總戎開府施氏始大卽公子之父也都督雖以甲冑起家而有儒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公子承家學文事武備兼習之旣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於應襲世爵懸而未赴當是時甬上世家極盛薦紳子弟送相酬酢公子於其中所謂碧梧翠竹者也國難旣作思執干戈以衞社稷乃悔曰吾未襲爵無可以號召人者錢忠介公師起毀家輸餉忠介言之監國許以左班從優換授部曹以病未上而江上破益鬱鬱不得志會華職方夏謀引海上師取浙東公子知之謂王評事家勤曰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三千人管江諸杜爲之魁其餉吾

一人可任也以之輔職方可乎評事大喜乃共議以職方主中甄評事與公子主東塾慈谿馮氏主西甄先一日爲夫已氏所發城中大索公子時在管江評事來奔偵事者亦至公子梟其首以兵拒命管江彈丸地然山谷巖險遂得負嵎三日力竭公子拔先世所遺佩刀自刎曰吾不負此刀也公子死而無子都督遂絕慈谿鄭副使乎子都督塔也密遣人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旁命子孫世祀之副使之子高州太守梁太守子貢生性至今弗替予過鄭氏見壁上懸寶刀性曰此公子所殉也吾以百金從老兵贖之言未既流涕泚灑因乞予表其墓嗚呼國亡爵絕昌平之陵且不祀而公子有彌甥爲之主亦已幸矣銘曰

上公出降徽侯內附廟社之羞不徒門戶戕戕公子攘臂求死一雪此恥總戎有子

明婁秀才宅石志

桑海之際吾鄉以書生見者最多奇節如所云六狂生五君子三義士皆布衣也當時多以嫌諱弗敢傳年來已再世遺逢

天子寬大屢下明詔於是烈士之遺行稍稍得出而予謬以文章推於鄉里諸公之碑表多以見屬吾友萬承勳一日以婁秀才事來乞銘謂於今將修府志須君表墓之文使秉筆者有所據予曷敢辭秀才世居海上江東之破也秀才正衣巾哭謝先聖廟及祖禰徧詣親知與訣家人環哭而止之不可則兀立海濱之沙上俄頃海潮大至浮之而去家人爲具棺衾議以大招之禮葬之越數日海濱漁者忽見一尸隨潮蕩漾而來視之卽秀才也顏色如生相與奔告舁歸殮之莫不驚以爲神張將軍名振守石浦聞之來臨哭焉嗚呼忠孝者天地之元氣旁魄而不朽者也白馬素車揚波重水蓋千載如一日其長往也雖感之以女媧宋玉之誠而不返其來歸也則亦不可度思斯其所以爲不測也不然渺然七尺之軀天吳之呵護未必如是其嚴也秀才少有大志文章遠出流輩落落不羣或爲夸里中邵編修景堯及第之榮以祝之秀才笑曰千里生民之業而但爾乎於是其橫舍中師友聞之皆大驚憂時之亂慨然有請纓之志至是竟死秀才名文煥字長明浙之寧波府象山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子某葬於某處更爲之詞以挽之其詞曰

痛星移而物換兮誓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勸予以首邱兮返碧血於故廬短碑三尺怒潮所噓我銘可傳何

籍其餘

薛高士塚闕文

故國甬上巨室於定海首薛氏尚書恭敏文介二公以同產並登一品時推名臣而恭敏公長子士珩最稱佳公子士珩字長璵別署白檢少負異才其爲諸生時文介公尚未第定海鄉校所推四雋其一卽文介後官禮部尚書其一文介族弟玉衡後官歸德知府其一謝渭後官四川按察司使其一爲先生獨累試不售以明經貢國子先生生而鼎食顧蕭然若儒素內行尤醇篤恭敏之卒聞訃勺水不舉哀毀骨立抵京扶櫬其在苫塊不入寢門祖母病中思朱櫻適非其時壽卒先生殺身見朱櫻不忍食以恭敏恩得任子讓之其弟盡其至性過人非徒勉強名義者同里邵尚書輔忠奄黨之魁也先生或與相見有問則答否則竟席無語論者以爲不惡而嚴生平動必以禮或以非道犯之怡然不校其人亦內媿終身不敢見國難旣作方嚴開薙之令不奉者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或始終崛強至以身殉而先生淳行內孚於里黨託疾不出無敢以此及之者應門之童長年謝客非至契者不得入見終歲以大布之巾蒙頭盛暑不去其園居卽在城北正未嘗入山入林以晦跡也嗚呼風塵澒洞冒龍門積石之險而不大聲色以過之先生於是乎獨絕也知定海縣朱懋華慕先生再三致意及門皆謝之一日攜具經入園中先生避之不及遂與飲極歡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恕不報謁縣令歎息而去是後再至則稱病甚不得入晚年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海上方多事先生爲世臣風波不及焉予考同時遺民之高節者宣城沈眉生長洲徐昭法嘉善巢端明錢唐汪魏美會稽余若水鄞周唯一六人足與先生合傳其餘雖完節要猶未能謝絕人事顧六人者皆得有力者之交以行世故世豔稱之而先生之在里中不過稱爲長者莫能言其大節先生固不求知於時然遺民如先生者有幾而聽其無傳耶先生世系詳見恭敏大墓碑中生於明萬歷某年月日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得年八十娶某氏葬某處子某所著有白檢集同志者爲上私謚曰孝定其銘曰

章服之命驅以刀鋸誰稱完節而無他虞斯爲至德冥然逃虛我覩明季遺民亦多苦心畸行或遁罔羅孰如先生保合太和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裴遯之士甲於天下皆以蕉萃枯

棄之音追蹤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八子爲一社故觀察贛菴陸先生宇燝故樞部象來毛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偁故侍御衷文紀先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先生昌時心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爲一社故農部青雷徐先生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舍人梅仙邱先生子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霜皐徐先生鳳垣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蟄菴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學高先生宇泰杲堂李先生文胤其後復增以故評事端卿倪先生爰楷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爲之職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菴宗先生誼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宇燝曉山董先生劍錞天益葉先生謙雪樵陸先生嵓而故錦衣青神余先生齋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最後南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先生斗權朱先生鈇與曉山也其餘社會尚多然要推此四集爲眉目云曉山先生字佩公一字孟威鄞人前翰林改官四川監司樾之曾孫諸生光臨之孫高士非能先生士相之子少而清俊工爲詩古文詞非能先生自課之甲申之變非能先生尚茂齒憤甚謂先生曰兒曹無庸讀萬卷書且挽五石弓耳先生抱父而泣焚其衣巾自是父子互相鐵厲爲遺民當是時大學士錢忠介公故董氏壻尚書蒼水張公亦董氏壻故國世臣之感兼以姻眷所連倒屣傾筐以相從於焦原者董氏較諸故家獨多先生方館於族兄推官德欽家其參五君子之密謀嘗潛行至海上覘諸幕府已而煙沈潮息相繼淪喪通判光遠以自縊死推官以兵死農部德偁兄弟父子四人以悒悒死而先生力固首陽之節不妄交一人其所鬱結皆見之詩古文詞陸觀察宇燝竄取故督師王公之首藏於密室先生歲往哭之及葬於城北哭之終身杜秀才殉義先生課其子讀書撫之如子海寧查職方繼佐最持標格及遊粵中得交范先生兆芝因讀湖上七子集歎曰吾每飯不忘佩公與披雲也又曰佩公眞古人兄弟更番負米其事非能先生尤竭其力云生於天啓二年九月初三日卒於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初三日娶陳氏子允實允寶孫四葬於柳隘所著有墨陽內編外編閏編曉山遊草若干卷先生之弟徙山先生德鑣亦有高節不媿其兄年運而往文獻凋殘諸社老之姓名且有不傳者予友鈍軒董宏方輯董氏

家乘請予爲曉山表墓之文予因率連及之庶後之學者有所徵也夫其詞曰

南嶽之遺民西臺之故人試過湖上之詩寮猶令我黯然其消魂百年過者式此孤墳

陸佛民先生志

佛民先生姓陸氏諱覲字宸王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廣西布政使銓之四世孫少於書無不窺其學元元本本洞悉百氏之流別紹工詩古文詞而不自表見丙戌以後悵然棄其諸生其時族父觀察周明先生鞅掌戈甲開田荊高宋之徒旁午於庭而先生與居相近深坐複閣中雖祖父忌日俱不出臨莫得見其面者獨周明至則納之語或移日而去乃知二人之跡不相肖而心相孚也周明嘗從容問先生曰今世之委身軍持者以開布薩之令也子之種種者固無恙而何以曰佛民先生笑曰非也吾所謂佛民者拂人也夫吾之冥然而不有其生也亦可哀矣而尚奄然而未抵於死拂就甚爲拂人者佛民也周明曰甚矣夫子之昧於六書也先生前此授徒甚多至是皆莫得至牀下惟林都御史釐菴偶一見之其複閣中詩文亦惟周明與釐菴一見之已亥得年六十有七病卒周明枕之股而哭之曰吾家五世相韓之痛更誰與吾分此志者乎是日也諸子弟來會弔者始見其髮毿毿然未有損也皆爲流涕葬於某鄉之某原又四年周明竟以事死蓋自國步改易抗開薙之命以殞生者大江南北所在多有其不然者或終身逃之島上獨吾鄉蛟川薛公白榆與先生偃然居城市中風波不及須鬚依然斯亦高蹈之一奇也然而柴門謝客甘心於死灰槁木以逃世網斯尤難矣今先生之後甚衰遺文散失殆盡漸無知者周明先生之子經異以其事請予揭諸墓子乃序以貽之

陸披雲先生阡表

吾鄉湖上前輩二陸最多奇節贛巷副使之墓志於姚江黃公其子經異以事不備重乞子爲之碑已而又以披雲先生阡表爲請因曰昔宋季桐廬二孫之志晉卿華川先後爭勝何如子之兼之也子文於昔人何能爲役而懼隱德之弗曜曷敢辭先生諱宇燦字春明別署披雲贛巷副使之第五弟也負才自喜俯視一切副使風格稜稜不可犯而先生稍濟之以和故世人親之以爲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厲行雖嘯笑皆歸名節則一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遊荒亭木末時聞野哭同里杜秀才懋俊仗義物故先生藏其遺孤憲琦延

師教之長爲授室憲琦羸弱先生撫之如嬰兒荷見其邑理不和輒有憂色華亭張閻部孫茂滋囚鄞獄中先生百計出之茂滋既出而病幾死先生一茶一藥無不躬親葉布衣謙早夭先生養其母終身其後茂滋旋里甫舉一女而卒憲琦亦夭先生每與客言之未嘗不於邑淋漓廢餐竟日桐城方授亦遺民之好奇者避地來鄞先生館之湖樓中授遊象山而卒先生經紀其喪收拾其遺文以致其家青神余斋來鄞亦館於先生以是盡喪其先世所遺之產而不顧也副使崎嶇憂寨之閒踪跡窮硫已而終以降卒所牽逮入牢戶家門震動禍在不測先生上奉家廟下撫諸姪神色自如風波甫定而兄死矣先生隻輪孤翼身益窮節益厲故太史葛公世振登啓事親從爭從臾出山太史尚壯年先生以十斷句爲祖道祝之以危學士和州之役太史歎曰吾尚可以行乎力辭不赴嗚呼翹車弓乘古人所以致畏於友朋者至後世益希聞矣先生以危行發爲危言故聞者足戒而太史累奉徵書卒保高蹈先生性嗜異書晚年家既貧不能具寫官乃手鈔之瀕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喆遺書垂歿尚以其書未至爲恨自棄諸生卽練衣蔬食叢林或以爲佞佛爭勸之披緇先生笑不答及遺命不作佛事衆始瞿然少時嘗買若娘爲婢已乃知其爲宦家女遽還之不索其值國難而後傾家以贖子女之被掠者三鄙或以急告雖出晨炊之米應之弗計也然以先生之大節言則此特其緒餘耳董處士劍錞評其集曰先生裁冠正衿危坐一室焚香澆花意其人爲右丞蘇州一流乃唱歎之餘則爲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以爲詩殊其人其知者以爲人寄於詩也聞者以爲知言所著觀日堂集八卷藏於家先生生於萬歷己未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甲子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六歲娶朱氏再娶沈氏葬城西李家橋之原其墓志乃自製者子經旦其銘曰

西湖之西喬木蒼蒼康僖而後三石爭光曁於右都不屈逆奄明之世臣吾鄉所瞻乃有高節國亡禰厲右都之子副使之弟

宗徵君墓幢銘

改玉之際吾鄉諸遺老社會極盛而湖上之七子苦節爲最七子之中以詩言正菴先生爲最正菴先生姓宗氏諱誼字在公原籍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遷鄞曾祖某祖某父某徽俗以懋遷有無爲業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先生之父亦以此豪於貲而先生之性所好獨在

詩繞牀阿堵絕口不道若窶儒然江東起事議以正兵食正餉義兵食義餉正兵者方王諸營是也義兵者孫熊錢沈諸營是也正餉之出自田賦者既盡隸方王而浙東數十州縣各有義兵但食其地勘輸之餉勢既不給尚時時爲正兵所掠奪於是遂乏食鄞之義餉以故太僕富推之爲主其人已迎降江上爲諸公脅之以從則日輦兼金賂貴戚得入閣反乾沒里中所輸而出內於軍中甚吝先生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營督師疏請獎之且言其才宜在館閣監國召詣都堂先生曰是將以卜式出身也辭不赴江師航海資糧屢屨不能不仍仰之內地先生家已落猶貨其田園奴婢之未盡者以應之蓋至是屏當一空遂無擔石之儲而先生怡然溯上之結社也陸披雲董曉山葉天益陸雪樵皆鄞產范香谷則定產而蜀人余生生以寓公亦預焉七子以扁舟共遊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目視岸上人多怪之先生之詩如怪峯奇瀾嵯峨淡冽不自人間所著有南軒南樓二集湖上集蘿巖集西村集療飢集晚年合爲愚囊稟刪定得六卷然此皆其外集頗和平至內集則無見者先生性狷急嘗在先贈公座中擁爐圍火適有客至其人頗遊時貴之門將以淡巴菰引火先生拂然遽曰汗吾火矣晚年所居僅破屋時至絕粒哦詩不衰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夫人某氏葬某鄉某原其愚囊稟今藏董生秉純蓋周卽墨證山所手書其銘曰

於國有益於家奚惜其命雖窮其詩則工荒江夕照靈禽所弔讀我銘文如見其人

范處士墳版文

范處士者諱兆芝字香谷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工部員外郎我躬子也處士少不羈負才自異揮霍一切家漸困里人多笑而遠之其婦翁謝氏爲豪宗子弟裘馬炳赫處士視之若無有而諸謝亦以其落拓弗喜也獨其婦弟二人者嚴事之處士曰吾婦家祇此二人者稍可餘俱奴才耳時以比之趙岐同里華職方嘿農負風節處士宗之一步一趨皆以爲準職方鞅掌國難處士助焉戊子翻城之役亦牽連被囚將行刑矣謝微君時符其婦叔也以奇計脫之遂挈家避地鄞之東偏處士自遊江上諸幕府以來家盡落連遭挫折不自得每酒闌日暮語及平生則怒髮裂冠彈指出血座上人咸惴惴惟恐其辭之未畢也好義日益甚華亭張茂滋被俘陸公子披雲出之獄未能爲其歸計也處士日在我而

已爲之治行李設祭於閩部墓前送之歸華亭復爲之謀其家事方去已而窮甚乃訪故人於廣東甫至而病遂不起其從人爲旁皇作歸櫬計適有自慈溪至者過之泫然泣曰是嘗拯我於厄者殮當於我歸卽爲輿致其喪至家然其家終不知處士之於是人所拯何事也處士之出遊也中途遇查職方方舟相得甚歡職方攜女妓一部於舟中日邀處士過船飲酒醉則相與臥妓側至其密語人莫得而聞也臨別與處士約以次年同歸湖上脩史而處士死處士生於天啓甲子某月日卒於順治戊戌某月日子一基宥女二其長者許陸經旦披雲子也未娶以哭父聲范氏辭於陸請更娶陸氏不可而女竟以毀卒披雲痛之乃更娶基宥女配經旦子處士卒之十五年其孺人卒而謝氏二弟皆已貴爲之營護其家重以姻好焉處士所著復旦堂集及諸書皆散佚於廣東經旦以其殘稾歸予而請爲之墳記予不敢以蕪劣辭其銘曰

雖灰其心未瞑其睫嗤彼皮相目爲遊俠

葉處士志

葉處士謙字天益浙之寧波衛人也其始祖自潛山以功賜爵世襲百戶來寧波居北郭曾祖武畧將軍紳當嘉靖時海濱方有王直之亂寧波東隅日被兵城門晝閉浮梁中斷大吏僅保郭內武畧憤甚出家財募死士爲禦賊計一日偽賊至開門叱纜徑渡遇賊先鋒於七里塾直前揮殺賊大創而兵不繼賊踵至武畧與二子俱死之詔晉其所襲爵爲千戶時武畧年僅三十六相傳其人放誕好飲博市廛中一旦臨大節始服其義至處士乃以儒學起而亦以國亡爵絕處士爲人守規蹈矩跬步不妄工爲詩其嚴格律審流派亦如其人顧自謂忠節之後不肯屈身二姓嘗曰我家雖不敢與晉之陶氏比大然其爲世臣則一也聞者多笑之當是時甬句東遺民極盛而寓公亦多桐城方子留成都余生生華亭宋菊齋皆重處士詩筒往來無日不相唱和顧蕉萃特甚嘗於夏日曝衣持武畧所遺緋袍泣曰此茜色者尚與當日沙場戰血相映紅也今孫輩之生存負乃祖矣所居不蔽風雨其徒或爲之謀徙宅則曰此所踐者先將軍賜第之土也弗敢易一時遺民其爲賦城北破廬詩周鄭山過之歎曰昔人之稱東發一餐竟日不願長生今於天益見之時處士母在堂東脩所入不足供甘旨則稍爲人應詩文之請以潤筆然非其人不許也尋病癒不起訣其母曰兒所恨者以母在也不然兒

死晚矣無子葬於城北武畧大墓旁嗚呼處士之齋志柴門其與武略之橫身馬革一也願不得之軍師國邑之世臣而得之草野乃知忠孝之稟各有所鍾數十年以來耆老殆盡固無能知處士之大節者卽以其詩亦在湖上七子集中而今知者鮮矣予友董宏旣屬予撰曉山先生墓版文更爲處士請予乃爲之志以俟他日之錄遺民者

周徵君墓幢銘

鄞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先生少卽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謂如獨鳥呼春九鍾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於吾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肯以山澤臞夸篇什者卽其抹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爲御史所識揄揚不啻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資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爲土兵突至縛之去簣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得四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遽釋御史歸而部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賕故來請或力而拘或誆而免將軍乃爲秀才欺邪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榜掠之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吉百方營護而沈閻學彤巷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躄嘗自笑曰吾今且爲牛人因別署躄翁嗚呼由其報知已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閒可知也先生踪跡遍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申鳧盟傅青主於江右則王於一於閻則許有介於山左則于公冶紀伯紫喪亂而後嘗薙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遊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辭次年卒於京邸生於明萬歷己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方產女七日喧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爲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定之稾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囚鹿島時著瀋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

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絕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書飲酒數斗不亂談諧閒作輒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閻徵君百詩嘗曰鄭山吾家白奄山人之儔而詩過之雍正癸丑宛春寄予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傳乞予表阡忽忽六年未及掇棗予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予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讚曰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作詩人我銘其阡以慰後昆

耕巖沈先生續志

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至今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畫遊江湖閒語及之卽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其在甲申以前不可勝紀甲申以後尚多有之崑銅先生殉節暴骨雨花臺後適有石埭令姚六康介人求見先公曰若能爲我瘞崑銅殊勝於見我也六康亟召崑銅弟子以葬資而其弟中飽其金先公復貽六康書卒葬之蘭谿令李滄葦餉百金先公故不受達官一絲粟時適欲葬故人乃以其半爲葬費而以其半坎而埋之先公之於朋友如此而今何如矣猶憶二十年前吾友長興王豫者志節士也曾聞而悲之爲書以告浙中好事之士謀裒金以成此事而不克今王豫亦死予官京師有以寧國守來見者予將屬之及見其人則俗吏也恐言之亦無補乃止及歸而予連遭先人之變不暇念及此去年之江都聞臨川李閣學持節試白下予渡江訪之欲令檄下有司爲助而臨川病甚弗能及因歎麥舟高誼如斯之難吾輩徒手之苦賦詩一章志慨迨返棹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曾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聽其一棺淺土耶吾力雖薄當爲任之予狂喜亟下拜時已歲暮予歸浙東今年重慶以書來促予束裝赴宣城而兆符館於桐鄉予乃使人邀之同行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璐聞之致金爲助而仁和趙昱故前此王豫所致書屬之者也亦以書來且助金遂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勒南雷之文於石納諸壙中而予續紀其葬之歲月於後兆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須眉龐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之文行天下且三易裏黎矣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悲夫

鮚埼亭集外編卷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四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皐爲之志其彌甥沈生廷芳復請表於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已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愼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明順天府尹某之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主事某之孫贈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於姚江黃氏與講會然所長最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賢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於

禁中顧垂老不第康熙壬午

聖祖東巡守以澤州陳公廷驛召至

行在賦詩隨入京

詔直南書房明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　南書房於侍從爲最親望之者如戟眉天半顧其積習以附樞要爲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爲聲氣以忮忌互相排擠爲幹力書卷文字反東之高閣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先生疏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應制有所撰述立卽呈稾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曲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乃以　武英殿書局需人薦充校勘官稍外之也

聖祖故眷先生諭書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不數月忽有

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留之遷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最早後三年先生次弟嗣璉繼之爲翰林又三年先生入館又三年嗣廷繼之克建亦入爲刑部其時查氏庭前有連桂之瑞門戶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然如老諸生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父遇之時相爾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入世已而大難作闔門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諸大臣共訊亦哨然曰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遼濶寧復知之倘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聞

世宗亦雅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并其子嗟乎先生之掉首於要津者乃其所以脫身於奇禍也詩人云乎哉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王二家不足述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晚年所作者不預焉乃爲之詩以勒之詩曰

世皆集菀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茲故吾人亦有言何不競進豈知明哲置身安隱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　國初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於天下者莫如姜編修湛園次之爲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忽而回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澀如吳淵穎從心變化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出入承明未央之庭竝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其氣力無由達於

廟宇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爲人疏散任本色威儀率畧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肯少寬假嘗以周徵君鄭山未謝酬應累諷之一日諧之曰商容易代受寧王表閻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爲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予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爲憾予謂徵君大節終不媿於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竝可傳也累試布政司老而得薦北應計車仇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問所欲言先生嘿不答次日侍郎赴鎖廳猶酌闢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公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拆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矣歎曰平生浪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錢塘寒氈索莫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使有貲甚哆先生不肯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於家先生之子如晦嘗乞予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詞曰

不逢楊意肯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帶草離離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道御史歷掌山東山西陝西河南諸道管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位公故徽人也

自其曾大父始爲鄞人隱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鹺內升超六階已推太僕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爲臺臣竝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承先世膏粱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嫡母邱太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亦無子公生母洪太恭人之來歸也稍後於汪氏而汪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後且謀害公舉家大譁汪氏以多金重寶賂諸無賴欲籍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胡氏之貲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爲汪氏危之公念其爲先人簪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愆忘汪氏內媿而已及公卒而汪氏尚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爲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爲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嫡母之子置羣母於婢列者不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於世宗手挈神器以付之大禮之爭於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焉百種摧折以終其身其於人道幾不可問汪氏於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相忘而寧過於厚蓋懼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歟公之爲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最有關係者兩事其一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留知府在任守制公言

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

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以丁丑春言

聖主求賢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氣時以爲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卹民隱加矜愼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斂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勒人歸戶者刑曹朦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又嘗有蔕商逼殞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薦紳亦多爲之請公卒不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概若此也公於童時已工詩父友李隱君杲堂器之甫冠即追隨黃都御史棠園方外嘯堂之徒爲西園之集及丁洪太恭人艱服除倘徉林下若不欲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岸上船曰隱心書屋公於其中更增廊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園曰延月廊曰含綠窩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天香逕其巖岫曰雲壑

曰雙虬峽曰飛鷲曰青芙蓉曰與實從唱酬其中湖曲風流於斯爲盛取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程故物春以爲胎故所作甲於江左於是張大尹蔓山泉堂之子東門董太學可亭皆仿其法製墨已而部檄敦促入臺副京兆治三輔睠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之東欲別有所營而公卒矣義襟敦篤里黨之中蒙其惠者不可指屈風趣眞率家居青鞾布襪不知爲貴人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公云生於順治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歲葬於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可軒集娶張氏封恭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相唱和有世德堂集篋周氏子四銘葬銘常俱貢生銘嶧舉人知南充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之卒三十年而銘嶧偕冢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爲屬乃爲之銘曰

天都之望集於我邦世襲繡衣兼有文章蔚爲清門世德克昌佳城鬱鬱表茲鄞江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雍正十有一年

天子特命江西提刑按察司使孫公前往署理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未及離任卒於南昌之邸其門下士全祖望聞訃於京既已爲位而哭因念使君之歷任外臺暨椎使也爲名憲臣其任牧守也爲循吏是皆班班在人耳目國史家傳當自能詳其顚末卽以使君之莅吾鄉而言遺愛所存亦更僕不能悉指也獨有一事實叛行於吾鄉而其功遂流布於浙河東西然莫知其出於使君者斯子不能不於哀誄之申仿柳子厚狀段太尉例表而出之先是浙中以大逆累出

天子爲世道人心慮欲加警飭於是

詔罷浙江春秋貢士設覲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

簡命持節至者爲大宗丞奉天王公旣宣揚　國家所以激厲風俗之意人人當知大義甚諄且備未幾卽與總督宮保尚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先後上言浙人感

當宁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湔除而復科一事尚未得聞以請使君之以太守至也嘗言諸生以立品奉公爲尚而有倚託青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其罪尤甚是在平時業有嚴律今約於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此輩卽令停試俟其旣完方得從有司具狀補錄倘能久而成風則士以通糧爲恥相率奉公民風亦歸厚矣時里社不肖驟聞其事不能無怨使君弗爲動也已而

學使行部至寧聞使君之所行善之卽令行之通省是歲浙人之課爲天下最是時
天子已嘉浙人自新之速有意施予恩澤及聞此事大喜卽降
俞旨准令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
勅所部議敘前此浙人惕息震雷之下深以含生負氣忽見屏於
聖明之世高天厚地俯仰無措至是觀光有路歡聲雷動而不知實自使君成之猶憶戊申之夏予適以事在杭時學使方膺
寵命予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之功也然而使君未嘗與人言故人鮮知之居嘗竊讀邸鈔窺見
聖天子愛民如子之意如江蘇積歲浮糧一時蠲貸山左折漕漕米以至直省少有水旱卽令停征催科之不急三代以後實所未有然而夏稅秋糧則內外官寮祿廩以至邊海軍需一切祭祀賜予之用皆所取給使長吏務爲姑息之政釀成罷民將恃學校爲狡窟馮巾褐爲護符愚者効之相習莫瘳及其決裂而莫止勢必復出於鞭箠敲朴是適所以罔之也使君之爲此所謂本雖麤之精意以出之者不學之徒寧足以見其意哉使君之初下車訪士於萬先輩九沙始知有予姓氏其後顧予最厚然予未嘗以非公一至使君之室而使君之重予者更甚夫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固人之所不能自已而不得拘之以少長貴賤之分者也爰拜手而爲之誄詞曰

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翦蒿萊歷唐宋元頗稱乏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裁裁使君破荒而出如鍊石手以補天闕花磚綾被三館矜式淹歷方面樹藩秉臬彼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杪社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

馮丈南耕墓碣

梨洲黃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酉仙先生兄弟首傾倒其學濟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頡行嘗有冒梨洲名致箋鄴仙者濟仲舉其中誤字以爲疑鄴仙曰太冲多學當有所出時人傳以爲雅語酉仙兄弟既逝芾皇道濟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崛強特出則爲南耕茂才南畊嘗聞梨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不盡以爲然嗚呼以歐陽兗公之學而原父介卿皆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爲是也南耕之學未必皆足以匹梨洲要

其所以角逐於膏肓墨守之閒自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阨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呼可悲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黎洲殁後萬八徵君石園實主之南耕開從講會諸公得其所記錄以爲未盡核多所彈駁石園於書無所不讀然南耕所攷據證佐嶽嶽莫能難也嘗謂學人言胡梅磵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胐明顧景范閻百詩莫能過也顧南耕長於持辨而嬾於著書既不遇頗怏怏得酒即喜劇飲頹然有問所疑者隨口答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識之可耳何以記爲或言其於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總未嘗出以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尚有所待也乃未幾而不戒於火晚年益自放日穿穴於佛經決隄倒瀾若有所悟然南耕故儒者其忽逃而之禪葢有所不自得於中而自其春秋被焚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者可悲也夫予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胡注之誤者數條九沙歎曰南耕嘗言之矣顧予及冠出遊家居時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爲可恨也南耕諱某字若園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酒餉之則庋佛經於閣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眞古之狂也

張丈韜山墓表銘

張先生諱錫璁字德符別署韜山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張氏舊以多財雄於甬上至進士雪汀先生士塤始受業姚江黃先生之門稱高弟是爲先生之父進士之長公漁溪錫璜亦舉於鄉是爲先生之兄先生讀書承其家學鄭高州寒邨范延平筆山萬徵君石園皆契之其賦性醇厚而和平聖門之所謂善人也其造詣不言而躬行漢世之所稱長者也其爲詩古文詞溫乎如玉莫非有德之言東野所云賢人之心氣者也顧先生所難及者尤在處兄弟之閒方張氏之隆長公委家政於先生租賦貨賄無不出內其手所以應阿兄之需者惟恐不至既而家中落勢不支從子輩請析居肥瘠之閒淡然弗問也葢其兄弟閒畢生有姜肱之好集枯集菀皆能以春容之元氣消其城府斯其所養可知已豪於飲其觴政亦風流繼籍意味深長與老友胡京兆鹿亭萬編修九沙張大令萼山李東門柴漁山鄭南谿每歲爲消暑消寒之會唱酬無虛日晚年遂成宴人又得足疾終日兀坐三餘草堂之西樓童僕遊散四壁蕭然不改其樂也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斯

文者先舅蓼厓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耶通席爲之軒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予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頤類如此生於康熙壬寅月日卒於雍正辛亥月日得年七十娶胡氏子五孫七葬於城南之虎狼潭所著有韞山集先是觀風整俗使宗人府丞左吾王公至鄞聞先生之懿行表其閭云卒之後十年其孫炳來問業請予表先生之墓予始爲之表而系以銘銘曰

是爲有道張公之塋勒我斯銘以當易名

柴丈漁山墓表銘

漢時於學校中必有高材生之選以是知瑰偉軼羣之士古亦難其人也吾鄉自　國初諸老先生逝後陳先生宗獻爲古學同時和之者爲董先生次歐陳先生魯水柴先生漁山而漁山之材最高其爲文浩浩落落不依傍入門戶如河決下流而東注也如登高山而小一切也如庖丁迎刃解牛而磅礴自如也充其所至歐陽兗公蘇學士晁詹事之流詩則渭南一派於是前輩鄭高州寒邨一見驚倒許其以詩古文詞名世前此先生不甚愛惜所作及聞寒邨之言始稍稍收拾之題其集曰鄭存草然先生筆力殊絕於人而讀書畧見自許以故少深造精進之功生平嚴事惟宗獻相見多鏃厲甚至垂涕泣道之及宗獻歿而先生漸浮沈於唱酬燕集之閒嗚呼有高材而不得竟其所至中道而畫良可惜也且益以見師友之助爲人生所不可少已爲人伉爽負奇氣篤於古道撫宗獻之遺孤二十年如一日予聞宋魏文節公罷相家居善引掖後進張武子王季彝之徒日相唱酬有柴張甫者俠士也下筆千言文節尤喜之然卒不達而死漁山之才頗類張甫豈其苗裔耶文節愛張甫而不克援高州愛漁山而亦未展其量悲夫先生諱梓庭字上林別署漁山世爲浙之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生某年卒某年得年若干娶范氏子二葬於某鄉之某原先生歿二十年予求其遺文欲爲論定而所謂鄭存草者以予少時所見已不能得其什一矣嗚呼以先生之性稟生前既未能盡其材卽其所小就者亦失亡於身後不且將泯乎無傳耶乃爲之銘其詞曰

挾天之才而厲止於斯將無造物之忌人有以敗之我銘其幽亦無愧詞

墨雲董丈墓志銘

予少時過鏡川見黎洲黃聘君所撰蓬廬董贈公之墓表摩挲石碣愛其文贈公者墨雲先生之考也又三十年而墨雲之子又衡任以墨雲墓志請予文不足爲黎洲役顧先生之淳行則善繼其家聲者也按狀先生諱允爵字參雲一字墨雲贈朝議大夫應遵之孫蓬廬先生德巍之子蓬廬子四長國子學正允雯次永昌知府雯次膳部主事允霖皆沈太恭人出副室王孺人舉先生家世膏粱甲於甬上天性孝友接物以寬應事以愼喜怒不形於色補太學生或勸其從事於科舉則喟然曰三兄俱在仕路如偕出孰與事親者奉沈太恭人左右無方曲體意趣雖與三兄析居而田園賦稅一切皆掌於先生之手三兄板輿迎養旁午交錯太恭人以先生之善養不忍舍之而去遂不復行已而長公逝世次公遠去滇中太恭人哀樂逾傷幸先生在膝下委婉承順晨羞夕膳得以加餐從子宦先自楚歸先生與其讀書爲之授室於已之居然而門戶日闢婚嫁日繁先生以一身任之雖資斧不繼拮据從事未嘗使太恭人與兄知之也太恭人患足疾臥牀數載先生晝不解衣帶終夜不敢熟睡其逝也哀毀骨立嗚呼世教衰薄大倫乖刺有以前母之子而凌其後母者有以後母之子而

擢挫前母所生者履霜之痛蘆花之悲聖賢尚遭此厄至於嫡庶之閒九所不免而先生之於沈太恭人較之所生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孝矣永昌之貳守於東萊也招先生爲左海之行先生赴之遂得遍覽大澤天柱諸山洞竹林寺三山鼓蓬萊閩諸故蹟謁東海神廟有吳道子畫歸而摹之府署之壁因謂兄曰坡公彭城風雨之夕諒與吾兄弟對牀一致耳秋深取道金山虎邱一帶縱遊而歸城東之獨山舊有莊其後傾圮先生重葺之題曰愛廬時王孺人尚在堂取愛日之義也九宗七族之中貧而無告者竭力周之顧以享年不永未及四十而卒君子惜之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九娶黃氏子中表姑也子任太學生女二葬於梅湖栗樹塘之尹舉銘曰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論士得此非易而況生於素封之家長於貴介之地純心篤行春容無際曾斯人也而不壽吾不知大造之何意千年馬鬣蔥蘢佳氣寒山片石永言弗敝

學正董筆雲先生墓表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於是乎出其爲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凌日替新秦之門戶狠狽無狀矣其猶

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甬上世家近亦就衰其能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爲最董氏之宿德耆老以予所見藜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父以來累世擅膏粱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怠吾甬上世家之勤施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六曹或守方面或佐成均相繼翱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澹於宦情終身不出至其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益然爲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云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者矣先生之扶藉族鄰者事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倡立先廟先生又建崇本書院於廟旁置田以充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修始祖塋道以及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冢重纂族譜又編遠祖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庾所貯以賑諸宗歲杪又贈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於二家舅氏一體同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子買妾贈之禮部侍郎姓中史公先生僚壻也未過時寧甚先生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甥使得有成有先業在鄒溪溪上興築若塘若堰若橋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以輸家卽存之溪上次年平糴以拯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糶金而去者先生榜之於門曰吾之出內於此畧有古人社倉之意以爲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互鄉也汝其能無媿乎盜於是夜復還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葢先生之古誼出於天性初非慕義強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於宵徼之輩俱爲悔悟嗚呼漢人引鄭長者之語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官室予嘗以爲鄙言夫累世富貴而惟飲食宮室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稱爲有道士林推爲君子豈非克世其家而不媿於宿德耆老者歟先生諱允霨字筆雲一字藜存廩貢生侯補州學正曾王父光永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遵諸生以孫永昌知府霈貽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生孺人范氏生子元裕元毅李氏之簉生子元敏敏政胡氏之簉生子元敍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桃源鄉之姚王塔又八年而第四子敏乞表墓之文於予惟敏也恂恂有篤行能嗣先生之風予益樂爲之銘其詞曰

周官六行備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窿墓田高敞足有容萬家他日壯崇封

范培園墓志銘

城南老友范君培園精於岐黃之學其所造蓋高鼓峯之流也其人之仗義好古亦高鼓峯之流也培園九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零丁孤苦家無一壠之植顧於殯葬大事能要於誠信雖成人有弗逮識者以爲有道之器補國子生工於所業可以進取於功名之路而以貧故隱於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當路及薦紳士大夫以至下戶無不延之終日肩輿不得少憩猶苦未遍然培園寧先下戶而謝豪門或終日無所得弗以爲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里中耆宿與培園同甲子者前翰林蔡厓蔣先生陳丈南皐前磁州牧萬君西郭皆與培園厚歲在己未予爲蔡厓先生稱七十慶約同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遊山左南皐在昌國蔡厓先生於席中瞻懷齊年正屈指與存歿之感忽有一舟自塘外過遙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之酌與共飲培園忘其自遠道來者酌連竟日其諸子聞之絡繹而至培園麾之使去其雅懷若此宗人有爲兩淮運使及鄢陵令者培園貽之書但以祖祠祭田爲言不及其私培園嘗過予歎曰以子之才蕉萃蒜廬中惜予之力不足以振之予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予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培園爲之軒渠每賦詩必與予商榷頻年神力漸衰吟咏少減去秋出其東隣陳氏夜飲作云愛客陳郎累投轄畏寒范叔早添裘中唐人風調也今春社後予與南皐冒雨訪之値其郊行未還諸子治具留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喜是夕止宿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肯教嵇生題字歸蓋實錄也相約叢桂既開當謀再敍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一日猶爲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則予婦之病也嗚呼其亦可感也夫培園生於康熙庚戌某月日卒於乾隆癸亥五月二十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八人女一葬於某鄉之某陽其銘曰

善人之賚俠士之骨宛其死矣賫志勃鬱故人有銘千秋不沒

葉徵士桐君哀詞

同年宜興儲君寬夫來京丞爲予言其鄉葉生桐君之材桐君故寬夫世父六雅編修弟子因從之至太原纂修山西通志撫軍石君奇其才延之使課子踰年桐君來太學將應順天鄉試然愚甚不識九衢南北欲與諸名輩還往不可得其尤欲見者莫如臨川先生而無從訪其邸第日倀倀然最後始得見萬孺廬編修問之編

修笑曰此吾東隣也以君之才正先生所願見者於是偕之登先生之堂而予時方假館先生邸中桐君向日從寬夫聞予名幷求見予是日桐君以所著史論來先生與予挑燈讀之其攷索九詳於唐以後六史其議論尤悉於西北諸陲先生歎曰此近日史學所希也秋試不售復赴太原而

詔求大科之選撫軍心知君之才願以在巳幕中爲嫌遲回久之臨川先生聞而笑曰豈有人才如葉生者而乃以嫌爲言乃使人展轉致意撫軍卒薦之桐君再入京予巳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桐君覓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適以俗務未遑過之乃未幾而聞其病病不數日遂死其去

臨軒策試僅一月耳嗚呼天既予人以瓌異之才而復困之短折之命使其秀而不實誠不解其何心也如桐君者卽令以青衫終老要其著述亦當有以自表暴於世而顧厄之一至於此桐君之貌甚蒼其爲人絕無少年才士習氣萬編修嘗曰是人他日必成令器豈料其究竟乃爾耶桐君諱翥鳳字鳴周江南常州府宜興縣人以諸生入監得年三十有三歸安沈徵君東甫在太原嘗見桐君之文而心折之其抵京則桐君歿逾月矣

謂予曰子當思所以傳之予乃爲之哀辭使其家饒諸墓而選其文之尤有關於舊史者入詞科撫言中撫言所載之文莫有多於桐君者痛其死也其詞曰

以君之學足以追夾漈跂深寧而未見其止以君之遇亦幾幾乎入未央登承明而遽促之死彼世之牆其面而錐其指者方且童其顏而兒其齒彼蒼者天曷以有此

汪孝子墓志銘

汪君萃宗請予志其尊人孝子之墓予以方丈朴山張君南漪之傳已足盡其生平詞難更設遲遲未及答也萃宗請愈力會予有度嶺之行萃宗遣人隨予舟中必得文而始返有是哉表揚先德之殷而媿吾文之不足慰其望也孝子諱之麟字天石一字怡菴世爲徽之某縣人今爲杭之仁和縣人汪氏世爲天都甲族孝子曾祖某祖某父仕周母丁氏孝子至性過人九歲失父擗踊哭泣變除之節罔不中度其檢點附身附棺之物有如成人既長自以養不逮父所以事丁孺人者竭誠盡愼日食飲必偕婦侍於旁撫摩嗽噎審其嗜好而進之呼其所愛子女而使共之以承色笑中帤廁牏身自浣濯盛暑嚴寒扶掖不離蓋丁孺人春秋八十六孝子不

脫冠帶而養者五十年其寢門詳悉不可殫述而精誠所至通於神明者有二方丁孺人初娶居傷逝致疾昕夕涕泗目爲之成障醫治不效孝子以舌舐之一夕頓返光明及年逾七十復病泄瀉甚篤孝子與孺人唐氏焚香告天願減算以延母壽疾爲之瘳予嘗謂忠孝人之大倫無可軒輊然而節烈之事每以激昂忼慨震蕩耳目易於流傳而家庭庸行反多忽之若孝子之醇德深情天地爲之感動況其餘乎晚年嘗患足瘍痕深寸許撫髀悼念恐負全歸已而平復古傳所稱樂正子春之事何以加諸乾隆改元之歲以其父諱日展墓悲號泣血遂以不起年六十六娶唐氏少房虞氏子四萃宗厚宗鴻業鴻涵皆克家而萃宗鴻業與子善孫九葬於某鄉某原於是浙中大吏採鄉論下有司覈實僉曰應旌乃得請於

天子勅賜坊以表之更爲之銘其詞曰

墓闕巍巍慈烏哺之墓田畦畦孝筍護之本支百世天其祚之

龔丈省齋壙志銘

錢唐龔鑑朋輩中之方聞者也方其未通籍時家貧甚顧予過之見其難黍之養不置於堂上猶能以餘力爲吾曹蔥湯麥飯之驩因叩其所由來則曰非我叔父之力曷至此叔父七歲而孤吳回爲虐蕩吾家世父與吾父皆出遊以希一遇叔父始棄書卷習計然策牽車奉母稍足自給而吳回又困之顧叔父才敏幹不數年復振會世父薄宦資其行李吾父困於久客清其逋欵叔父自六十以前幾三致千金陶朱公不足多也世父卒於官家旱罄叔父任其八口之事吾父病羸不肖依賴者益多惟叔父所以教吾兄弟者非徒推肥就瘠衣食之惠而時時以立身行已先正格言諄諄三致意焉是尤世俗中所未有又曰叔父所見卓然如堪輿家鬼蔭之說世爭信之而叔父唾之每言吾父子兄弟生爲一氣死當一邱斯古人族葬之說所以不可易也遂買地南高峰下傍大父母墓約他日左昭右穆兄弟則同昭穆之位以次竝列子孫輩無違也不肖以拔萃上成均叔父謂曰行矣報　國以光大其家不必以老親甘旨爲念也當是時鑑爲子言感慨於邑至淚下是年先生七十因乞予文爲先生壽鑑尋知江南之甘泉六年以丁艱歸不名一錢先生喜曰是吾家兒也未幾鑑卒子少無以爲喪先生經紀而撫綏之然先生之勤施正不止期功以內平生麥舟之惠多至三十餘家未嘗挂諸

齒頰有王之元者里人也作客久矣忽得一官過家以重幣致先生且以書謝平生所受之恩而先生茫然曰吾疇曩與之交亦無甚施惠也蓋其不責報如此人或挾詐以來先生知而待之以誠其人遂化爲善士少年嘗客吳門拒奔女然終不自言每逢忌日雖年篤老必屏酒肉孺慕之感如一日謂諸子曰財能益人亦能害人汝曹勿羨多金惟讀書敦行爲可久耳嗚呼如先生者可不謂之獨行傳中人物歟世道澆漓斯人日戚其元氣如啖徑尺之野葛而自謂足以長生何其謬也聞此風者其亦可以瞿然矣先生諱茂城字汝璞一字省齋先世由餘姚遷錢唐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苦節教先生以有立者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八十九娶某氏少房秳氏艱於得子撫從子鐸爲子已而得斌皆諸生學行不下於鑑女一適項根孫六鐸斌乞予銘銘曰

鬼蔭之說大儒惑焉孝友之至悟彼妄言南高先墓昭穆訢然

桐鄉朱母錢孺人祔葬志

吾友桐鄉程君尚賢篤行人也亟爲予道其祖母家錢孺人之賢孺人者朱君青崖之姬也青崖娶魏孺人生子豫而卒繼萬孺人病不任事於是孺人歸焉孺人性貞淑尤善治家萬孺人遂盡以家政委之曰吾得養病必不皆汝專也然孺人無小大必稟而後行歸二年舉子上錫又踰年青崖病孺人甫孕扶侍湯藥盡瘁青崖病卒不起又二月復舉子上紛孺人當大故搶攘之際支離牀蓐加以悲惻而附身附棺巨細井井有度萬孺人仗之如左右手垂涕語其二弟令以姊事之孺人謝不敢數年二子稍長就塾而長子豫病豫之婦甫舉次子又病塾師亦病孺人以一身枝柱其閒藥餌茗粥無事不經其手豫之次子以母病亦賴孺人撫之先是青崖臨終分其田宅爲二以授豫兄弟然意猶躊躇孺人曰君殆爲腹中兒懸懸也庶子豈得視適子幸而生男分上錫所有予之可矣豫雖分產同居如故一切皆令孺人掌之至是以病益仗其力塾師卒無子孺人令棺斂必如禮七七之中皆上奠讌喪歸其家乃止未幾豫卒數年萬孺人亦卒蓋自青崖之逝十有九年養生送死皆孺人力任之孺人督其家以勤治之以儉九宗三鄰之事無失禮而加之以嫻睦教其子以立身行已故其子皆競競以墮其母教爲懼雍正十有一年秋八月以疾卒生於康熙八年夏六月得年六十有五上錫上

鈔皆太學生孫四上錫將以今年十月祔葬孺人於先墓而介尚賢以乞銘於予予因以平日所聞於尚賢者書以答之銘曰

錢氏之簉應女星兮月則幾望人不驚兮其君之秩亦退聽兮亦有家嗣視之若所生兮慰我夫子於九京兮宜其身後梧竹馨兮百世而後視我銘兮

朱孺人李氏志

予遊江都於朱上舍自天爲最契征車南北弭節之辰未有不聯牀作十日話而自天之孺人李氏甚賢而能予以邱嫂事之自天館予於齋中寒暑飢渴孺人能從壺內揣度無不中乃知龐馬漢陰過從泊然兩忘於主客固其交道之深要必其內助之賢足相副焉自天每以幹濟才自負不徒伊吾雕蟲之技顧孺人之擘畫每爲自天所不逮自天性疏宕一往不羈孺人每引而納之矩蘬以予所見閨閤之秀大都才德不能兼備獨於孺人以爲無憾故自天不獨倡和之雅也而兼以師資之敬然自予累館其家見孺人於家事上自王舅姑君舅姑旁及先後娣姒下逮子姓賤而奴婢外則親黨應酬內則米鹽瑣屑無一不勞其神竊爲憂其不給嗟夫綺羅膏沐笙管鶯花江都之積習也孺人反是而行之無亦違時風衆勢而過自苦乎而況百感萬勞旁午交錯苟非金石豈有不蕉萃而待盡者乃未幾而孺人果卒其卒也遺言片紙了然於生死之際而目猶強視口不受含可傷也說者以自天之才尚未得泥金之報以慰孺人其耿然者殆由於是然此猶其淺者蓋孺人門戶所寄一旦忽焉老親惻惻稚子呱呱長逝者有知何能自已自天以所作孺人傳來乞銘予曷敢辭孺人姓李氏世籍鎮江之丹徒今居江都康熙癸巳舉人某之女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子一嘉穀葬於某鄉某原凡孺人之生平其見於自天傳中者不復備

鮚埼亭集外編卷七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五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非堂先生姓全氏初名大霖字懋韜後名大鼒字二何先宮詹公次子也宮詹長子舍人才肇華綺而先生更橫厲宮詹晚年嘗撫先生嘆曰此奇兒也吾家文章之寄其在斯乎壻於陽羨吳氏故巨富資妝數萬金隨手而盡放浪湖海不可一世遂成窶人所至有殘杯冷炙之嘆卒以客死莒中其所著東皇集散佚不傳李杲堂輯其詩僅得數十首先公復加搜訪始得四卷而古文無存矣顧杲堂所作先生傳則於其大節有未及者先生初入京其上世門舊尚多顧心非韓退之上書求售不肯自通長安米貴始大困吳尚書生白李尚書稍仲江翰林桂北皆力吹噓之於是施相國存梅招之東閣是時奄人方盛相國依阿奉命而已先生乃謂之曰閣下當有以制權璫而顧爲權璫制乎卽令如茶陵之於逆瑾已不能使天下後世白其心跡況未能耶竊爲閣下危之相國以是不喜待之鑿衷先生謝曰一介書生閣下卽麾而去之非所恕也遂不復往周御史昌晉陳御史朝輔皆待先生厚然先生以其附奄也累斥之於是連試順天皆不得售已而朝政一新先生大喜有極陳時政疏將投匭會亦有不慊於中者嘆曰尚非其時也拂衣南歸自是不復入京關西許次龍者亦豪士贈先生詩有曰橫犀貫玉高車馬不見厭臣並陛下如今天子忽異常開日要進虞與唐聞君萬言書滿紙草成不上果何以抱璞荆山每見擯折戟千鈞羞再進紀其事也嗚呼先生所自立如此而杲堂僅以詩人目之是豈知先生者哉先生生於萬歷某年月日卒於崇禎某年月日以宮詹任子恩入太學葬於贈宮詹公墓旁子一美閎先生最工書兼喜畫醉後掃雪呵雹隨意揮灑老筆頹唐至今戚黨中尚多有之其銘曰

有才挨天如同甫賢曾詆龍亦其伍不屑大魁節更高布衣何妨獨千古孤墳四尺東湖東夜有精光降白虹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吾鄞之全氏自宋太平興國中侍御府君由錢塘來卜居城南之桓谿十六傳而遷城中檢討府君始以篤學懿行稱人師侍郎府君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直道不容外遷陪都和州府君以慈惠之政歷守南畿爲循吏應山府君文學淵奧奉綵作吏未展其用祖望之高

王父也應山府君伯子諱大和字介石別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別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祖望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別號北堂他山府君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見江上事不可爲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勾東之人遠在天末尚頻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九爲甚焉而吾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東最稱荒僻而吾家有田十畝在童塢又爲東湖萬山之中人跡罕至欲避地焉王父時年十六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王父曰謹受命卽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其修汝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先生隱學嘗嘆曰謝皐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而家業自是蕩然城中里第爲營將所踞圖書法物無一存者所有春雲軒池沼廢爲馬廄乃自以爲入山已深而杜舉起兵管江搆禍山中犬牙交錯血瀑腥風鶴之警日至雞犬俱遭物色寨長土團雜沓來過雖邀天幸卒得免禍而危機已遍歷矣辛卯以後始得稍靜而他山府君暨孺人李式公府君暨孺人翁相繼逝世又喪吾前王母再娶始得舉先君子兄弟而王母又逝先君子兄弟皆王父所親字也其茶苦益不堪而怡然不改其樂先君子既長始返城居得一椽於宮詹府君第中湖上有不波航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先生昭武輩遊其上日唱酬爲望見之者皆知爲咸淳以上人也得年六十有八而卒生於崇禎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丁丑五月初二日子二先君暨仲父也乾隆丁巳三月以不肖祖望邀

恩命贈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俱贈孺人贈公性方嚴跬步不苟而忠孝之行根於天性和州府君之祭田幾爲羣從所廢贈公以死爭之得止他山府君仲弟亦無後其繼子不肯奉養有闕贈公月致餼以饋之羣從輩或加橫逆勿校也所著有梓里諸忠傳略二卷聽濤樓詩二卷葬於城南和州府君墓旁先君子欲爲贈公作志而未就也凡不肖之所述皆先君子口授之而次之以爲銘銘曰

肥遯之節固窮之操其身則厄其道則高作詩貞石垂之罔極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穆翁先生諱美樟字木千晚年別署穆翁先宮詹

公之孫而舍人公之次子也先宮詹公家貧甚舍人之歿棺衾俱竭力而後備故先生雖世胄蕭然如儒素獨與兄弟講求佐王之學尤以名節自厲熟於史三漢南北朝兩唐紀傳背誦如流王節愍公令鄞深器之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蒱窮晝極暮自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賣貧郭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師於脩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敛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子已而江上大亂先生驅馳其間事既不克幅巾歸里而督師以蒼頭異軍累蹶累起崛強山海遂爲

大朝所指目先生買屋於黃巖將以密置督師之家未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挈婦往避地焉先生自是遂爲目肓一無所見掩關靜坐如袁閎之居土室如范粲之乘柴車言笑俱絕侍者但聞其中夜必有嘆聲於時督師戚里株連者多先生門外邏卒之過不絕顧風波不及焉臨終書末命曰吾未得爲蒼水延一綫汝曹當世奉其祀嗚呼太白之讖汾陽其與先生之識督師皆出於風塵物色之外一則爲中興之元老一則爲窮島之孤臣成敗不同而其無愧爲天地間偉人一也生於萬歷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周氏江上

授禮部主事子三其仲爲督師壻者遂居黃巖葬於東錢湖祖墓旁所著有崚嶒集風格亦九靈山人一輩也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衞先宗伯公之孫二何先生子也二何先生雄於詩其草書尤偉先生詩有父傳而畫馬極似松雪宗伯故清貧二何先生更視財如土隨手而盡至先生遂窶甚同里陸大行文虎與二何先生善重之婚姻故先生爲陸氏壻大行最持標格羣從子弟少可者獨奇先生曰此郎他日不僅以風雅稱也國難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表巨室子弟爲棄繻社於是願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翰林樾曾孫劍鍔周氏則尚書應賓孫御天陸氏則都御史世科子宇燉宇燦李氏則尚書康先孫振璣振玘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宇泰吾家則族祖木千先生暨先曾王父兄弟皆豫焉而武進王忠烈公子之栻以忠烈曾知鄞故來僑寓亦願入社謝昌元聞而惡之曰此輩不復求死所耶順治丙戌之栻以部曹爲金華朱閩部所招守義烏死戊子二楊兄弟獻宸德欽邦玠五人謀以

城應海上不克俱死宇泰牽連入獄幸免先生不以懼禍自降其節已丑監國至翁洲先生爲之治其屏廬則貨宗伯遺居應之自是祇老屋兩間有時晨炊不給先生畫馬自若監國召之爲樞曹未赴翁洲破而止二陸之居與先生隔一垣姚江王侍郎梟首城上宇燁竊取以歸藏書庫中每年寒食密邀先生出其首以一巵祭之雖其家人有不知也壬寅振璣以降人所告入獄癸卯先生與宇燁俱逮至杭嘆曰吾不可辱一夕暴卒明年張尚書巃作木子先生以其姻亦幾不免葢二十年來社中人物或死或生要皆以完節終六朝最重門第自唐以後始衰今以先生社事觀之乃知故國喬木不可不亟爲封殖而成周分殷民於諸國漢人徙齊楚諸族於茂陵興王之慮所必及也先生被難詩稿散無存者子二宗然宗岐俱國子生而無嗣從孫國泰爲之後雍正甲辰始葬於宗伯墓旁先贈公嘗欲作先生傳而不果予爲此志亦猶先贈公之意也

先公墓石葢文

乾隆三年臘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於正寢距生之歲康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得春秋七十有六其時不肖孤祖望方摧毀苫塊不能親楮墨故乞表墓於李宮詹穆堂志墓於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編修九沙之狀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爲念傺民之恫末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茶苦并取其與表志足參稽者嗚呼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多羸疾先公憂之嘗與吾母太孺人挑燈相對舉柳河東與許孟容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隻影煢煢懼此藐孤弗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也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最慧甫就塾即遍通諸經大旨親表中有聖童之目六歲而殤先公哭之幾成心疾至是嘆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而一歲中多在牀蓐先公堦東脩所入拮据參苓家日益困不肖年八歲先公於治經外授以通鑑通攷諸書講畢撫摩而時其寒熱呼太孺人賚果餌焉嗚呼先公之於不肖字之艱而教之瘁如此已而不肖稍長薄有時名緣家之貧不能不衣食奔走既不克親咳南朝夕之養而期功強近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蓼子之夢無日不交馳也先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肖卒未能折節跋前疐後所至輒困先公之懸懸者十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倚門一慟老淚爲枯嗚呼

不肖之於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公性忼直不設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膈胸中有不可輒面折之雖素憎其人有善弗掩也尤以尊祖敬宗爲急羣姓中或廢棄先人之遺業必力爭之敗壞先人之遺教必痛責之不改則疾之若讐幾不欲與相見不肖自京師歸先公方作族祖義田宗老六公傳六公者前宋遺民叔和先生暨其子鼎孫謙孫晉孫頤孫鼎孫子耆也實置義田以贍吾宗三世而始備謂不肖曰先世之厚如此子孫弗克守也今以汝之力固有所未逮惟是始祖侍御公墓道荒蕪三春寒食麥飯闕然吾負郭之田十畝欲捐之以供祀事汝其行之卽他日東西南北侍御公無置祀矣不肖幸得遭逢

大禮貤封兩世焚黃之日先公曰非總憲以上不得封曾祖卽欲貤封者亦必登三品吾非敢無厭也然安得再展一世

恩命乎先公之不忘其祖如此不肖之續娶於京也本謀迎養而不果既歸婦曹氏以新產女留京先公故望抱孫聞其爲女不懌又思見婦日惘惘焉會得疾不肖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豫凶事爲忌乃竊爲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行年至此其又何求願念汝鮮兄弟支左詘右故戚戚耳已而太孺人大病入冬未愈先公亦疾動臨歿之日坐牀簀開猶諄諄以力不給爲虞嗚呼不肖所以嬰先公垂歿之念者一至於此罔極之痛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乎吾全氏自宋侍御公遷鄞二十三傳而至先公五世祖諱元立明掌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高祖諱少微和州同知曾祖諱天授知應山縣祖諱大和國子監生本生祖諱大程以諸生徵父諱吾騏以布衣徵今贈翰林院庶吉士世德清白爲句餘望先公諱書娶吾母蔣氏其年少九歲木阜山之原墓道也先公平日不輕著述比其晚歲始多作詩至其攷證吾家文獻則所學之精可概見焉舊譜謂北史商洛諸泉乃平東將軍全懌入魏其子暉食邑白水故改爲泉先公曰未敢以爲然也全氏之先出於泉非由全而改也平東之後居商洛則誠有之然唐末雄武節度使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其後有金川防禦使師郁孟蜀之藩將也世爲商洛豪宗不聞其改姓也安得指北史諸泉以爲平東之後乎舊譜又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祖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益知

州也司空公有女葬其封公墓旁卽荆公女墓故址先公曰此謝皐羽題詩處也不肖又嘗問明南都無詹事而宗伯公自少詹改南都應補何官先公曰應借一級補祭酒先公之攷證蓋亦劉道原之流亞而耿介之性復相近焉是爲銘銘曰

在昔柳州志其先人有文炳炳萬年之郵嗟予小子望之赧然聊以告哀敢謂可傳

先府君石槨銘

乾隆己未三月甬句東全祖望令匠氏爲先府君作石槨告成將以結壙因援漢景君宋歐公之例而系以詞詞曰

死欲速朽有爲而言人子之心豈曰其然木峰之南卜云其吉白石不爛斯文不滅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嗚呼先仲父客於外者五十年而卒於京師從子祖望力未能歸其殯也權厝於宣武門之南丁巳祖望將歸省覲而尚未能以殯行乃爲之志先仲父諱馥字子修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生於康熙丁未六月十三日卒於雍正甲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先世系譜之詳以權厝也故弗備嗚呼吾家自遭兵火家業蕩然仲父少於吾父五歲生未幾時而王母逝其零丁孤苦吾父時時述之仲父年十八卽遊京師借硯田以餬口然其爲人豁達大度雖在貧困中於錢幣視之不甚經意其與人交務歸於厚而每失之過同里先輩官於京者如屠尚書芝巖仇侍郎滄柱陳大理心齋胡府丞鹿亭萬編修九沙皆重之橐中游資亦稍裕顧謂黃金身外之物散盡可復來耳同里親舊至京者卽館之爲之謀其所往不得則衣食之疾病則扶持之急難則調護之死喪則殯殮之雖百施無一報不恤也蓋仲父雖與吾父同產而所見不同吾父嘗述魯齋之言謂爲學亦當治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爲利之謂蓋量入爲出之謂也故吾父介於取亦介於與每遺書必三致意而仲父弗甚省吾父以其久客於京乃資送仲母入京食指愈重客愈多掌司天監者以仲父通星歷薦授博士受任歲餘不自得引疾罷已而仲母連舉二弟吾父遺書促歸曰遊與亦當闔矣仲父亦竟弗歸蓋其生平之志過修欲以有得而後歸不知其過之蹇也已而仲母以病卒又喪季弟哀樂遞傷始漸困仲父故嗜酒以此得疾久而愈困意氣因日落然偶得數金見以急相告者卽解橐與之未肯以力屈而阻也雍正庚戌祖望入京仲父

見之喜甚急呼酒飲之已而泣曰汝父累書遺吾吾豈不願歸顧當日之遠志爲何如而今日尚小草乎其待汝成進士吾倘子而歸耳癸丑長弟又殤仲父益忽忽甲寅五月方遊潞河及歸聞仲父病遣人迎之既至醫治小瘳忽復沈篤嘆曰汝之成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矣遂絶嗚呼仲父之生平不無過於疏落然而其意則歸於厚者也以近日世風之偷如仲父者可多得乎而究竟如此天也仲母董氏亦有賢行其在家也撫視祖望如子吾母每言之未嘗不流涕也嗚呼祖望不肖使仲父之殯尚留滯於此誠罪愆也抑尚未有子未能爲仲父置後稍待之將卜地而謀歸葬焉謹志

張孺人神誥

嗚呼是爲亡婦張孺人之壙孺人世居鄞江城北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吾太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飯太孺人閔而憂之其于歸也予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爲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嚴重雖子弟不輕假詞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孺人嘗以予性地忱直恐不容於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之夏予患齒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黃人物之報耶予賦長句一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予集中予自山左還孺人爲予鈔紀遊詩二卷壬子之春孺人臥病牀第閒而家君子以闈期近促予北行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師將以有得爲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情也行矣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及屏而返其所屬者則秋閒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應曰諾嗚呼詎知吾外舅稱壽後數日卽孺人屬纊之辰也哀哉當是時家君子以予方及春試家書秘其事隔歲而始知之而太孺人視婦如所生撫棺一慟絶而復蘇者再嗚呼予之負疚者何如哉孺人自以年已三十子又獨子累舉息而不育心爲憂之身後止一女未幾亦殤嗟乎予何罪而至斯也孺人之歿十年矣每逢齒痛追憶疇曩之言不禁腸斷孺人生於康熙壬午三月朔日卒於雍正壬子八月二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一乾隆戊午始克葬於城南和州公大冢之旁予去年幸邀

大禮孺人例得贈典而以貶封不克及焚黃之日不覺歎然嗚呼俸錢十萬營奠營齋此鄙言耳固非所加於吾孺人也

殤兄壙銘

殤兒名祖謙小字學郎生而慧甚四歲入塾一年卽能略通諸經章句周氏蔣先生蓼崖嘆曰是聖童也家君收稅於鄉兒隨吾母往省見忽於案上大題經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是日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三日而篤臨危猶張目曰阿爺來否家君聞兒病馳歸已死及過案上見其題字大驚時年六歲家君自是幾成心疾而吾母亦大病者歲餘兒之死十年而予始生予少時頗自負蒭視羣兒家君叱曰汝兒如虎使汝過之走且僵耳是爲志銘曰

吾聞諸圭齋之銘曹生也麟之不角麛不如殤鷗之不翰穀不如觳嗚呼造化亦何心哉殰音獨未生而胎敗觳音穀卵不孚也

殤女埋銘

嗚呼吾妻張孺人之死也生是女甫七日是女字於吾母是時予方試於禮部及被放而有徵書又將試於吏部於是吾家秘吾婦之死不以告予但於家訊中夸是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予負吾妻亦幷負是女也旣作張孺人壙志幷書磚以納於女墓

先眞志府君墓石蓋文

先眞志府君不肖祖望十四世族祖也其墓在小白山中緒眞志卷以守墓明嘉靖中先侍郎府君遊小白嘗題詩曰眞志先塋三百年至今坏土尚依然是也不知其墓志何以出於人間而又仍歸於吾家先穆翁府君藏焉亦異事也穆翁之孫出以示子子乃補記其石蓋而台卷僧爲之修墓仍納其中志文出於府君弟頤孫之筆簡質不甚詳但言其以趙宋之故闔門耕讀而已府君偕叔弟本心並修慈湖之學吾家之言學統者當自府君始又增益其先人所刱義田蓋儒苑中躬行君子也府君子雖工於詩詳見家乘而志中皆略之嗚呼府君兄弟不言躬行始有漢萬石君之風卽此文可見今府君之後遠居翁洲而墓以卷故得無恙然而志之出已久矣柳州之於其姊以其志未備而記其蓋猶之碑陰之例此同時也府君之石出於四百餘年之後而不肖得重取而記之則又碑版文字中所未有也

志文稱大宋不稱大元雖書泰定四年而較之但記甲子者其倔強不異矣

鮚埼亭集外編卷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繼遊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聞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旨又遊高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爲孫文介公之困思鈔是時公年尚未三十已獄獄稱人師門下江陰李忠毅公其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迓之留歸其家飲餞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兒讀書公曰弗爲眞讀書人已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眞先生讀書因相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州籍成崇禎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顧以旱潦相仍催科甚拙已卯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以蜚語削籍襆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寧於此有三樂其一爲戴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明所學其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肅樂也公性恬淡既罷官卽有投老之意宜興再相煩以延攬清流爲事遣所知道意許登啓事公笑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夫宜興不棄公泊如也辛巳湔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醒曰吾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亡是年公叔子福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之遷員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尚欲拒人言耶唐王將爲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偸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容問以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請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

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邊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鎭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豢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夫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尚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逝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壞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皐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靖節于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慨然而退時有以公流離海外勸之歸者公作止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公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僞印販鬻官爵僭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兵則攷其敕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於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

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公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惟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羲招公居四明洞天公答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二日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福之卽與對壘壽循例應州試卽成州諸生壽歸應本邑童子試卽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卽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卽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者福之亦雅自負落筆不作凡近語與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脈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留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畧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留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城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應之兵敗死焉吳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革除去御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橫林卒而葬焉遂家於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鄣至今長興人有霞舟書院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公諱永祐字爰啓別號閩玄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也崇禎甲戌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選部爲人忼爽英駿篤於朋友之誼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奬借之願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莫能奪也乙酉南中大亂預

於松江夏陳諸公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進郎中改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總制尚書張公肯堂公同鄉也力薦公請以爲北征監軍詔公監平章侯周鶴芝營而鄭芝龍密約降諸將之兵不得發鶴芝以軍入海相機進止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公偕鶴芝流涕諫之不能得乃謀遣刺客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素常謁公幕下公召語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者芝龍必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方匆匆牧累晉謁不得通遂止於是公以鶴芝之軍移海壇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自浙東來亦未至而公收拾已散之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明年正月復海口鶴芝之故里也即以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　大兵攻海口牧出戰累勝而　大兵日益城破學舞牧俱死之魯王再出師加公刑部侍郎監軍如故丁亥公浮舟與張公肯堂徐公孚遠至翁洲海上之局皆諸帥枋之更勝迭負強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遵謙稱爲兄弟已而殺之又與周瑞爲父子不久即交惡鶴芝亦嘗稱門生於彩已而交鬨而鄭成功深不喜彩鶴芝與瑞乃兄弟相疾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署也黃斌卿尤猜忌連殺荊本徹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爲親家思幷其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歸斌卿已而又與斌卿交惡復與名振合名振又枉殺朝先此浙中諸帥之署也其中文臣左右其閒動即獲咎如熊公汝霖錢公肅樂沈公宸荃皆以此死姚江黃都御史爲作海上慟哭記述之而獨公回翔海上偏得諸帥心鶴芝尤敬公即斌卿亦與公最相得莫知其所以然也王至台加公吏部侍郎翁洲建國以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公令鶴芝兄弟以軍屯溫之三盤爲犄角焉公素未講學至是與吳公鍾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迂也公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翁洲破公病甚大帥執公呵之使跪公衣冠挺立不屈　大兵斫其脅大罵而死大帥幕中有時甲者舊嘗受恩於公者也懼大帥且梟公首以金賂守者竊其尸與公僕負出城血滂滂流不止其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夏不肯使汗沾衣今乃爾耶其血應聲止時城中鼎沸無所得棺火葬於螺頭門外公家婦女亦多死者不能得其詳也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公名向中字豹章號立齋湖廣鍾祥縣人也崇禎庚辰進士知長興縣以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紳比

戶把持長吏而是時以軍興重賦役吳民狡施飛灑詭寄之術奸胥上下其手逋賦以巨萬公下令按產均徭貲算不與匿田不自占及攬他人田爲己產者論如律圖其阡陌原隰於冊而實以人戶奸吏無所舞文豪紳之奴橫甚公執法治之不少貸民始而怨繼而服時時爲民講禮不使僭踰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所餽遺公以泉水雙碧上之光先歎公之廉內遷車駕主事甫至淮上而國亡南中晉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尋調蘇松甫至而南中又亡公與沈公猶龍夏公允彝等起兵不克走入浙東公以浙中之厄於方王也棄之入閩而閩中亦厄於鄭氏加公尚寶司卿未幾浙閩相繼亡公時奉其父母以行避兵碓城山中丁亥諸軍次於長垣福安劉公中藻起兵招公同朝於王所卽拜公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劉公開府福安公分軍扼沙埕劉公善治兵能以一旅之卒激發忠義累戰累勝願其部下頗多不戢海上居民譁曰長髯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公語劉公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劉公曰是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公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劉公劉公曰汝今日乃遇段太尉也自是劉公軍士始整肅公在行閒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船慰勞之鮫人蜑戶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寧一帶依公如父已而　大兵攻福安公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突圍以所部出勤武伯章義舊與覺以福寧來歸者也方共守沙埕而覺至公以二將之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已而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健跳諸所　大兵圍之蕩吳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遂奉王都翁洲晉尚書兼掌都察院公見事不可爲而悍帥迭起歎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者也嘗問左右曰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公曰何緩也然是時風帆浪楫從亡諸臣多蕉萃無顏色而公丰采隱然白晳如故庚寅冬父卒監國令墨衰視事翁洲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　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絰入見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君始來何也公曰召則恐諭降也捕則謹就戮耳翔武而出次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公於海長子善毓從死而太夫人傅氏夫人蔣氏及次子善隣有義士匿之或以告之提

督田雄亦服公義弗究也其後歸鍾祥公之死也得年四十有一予讀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謂公與劉公以治兵故有曠林之爭互殺其中軍將以相攻劉公夫人勸之而止此妄言也劉公於公始終無間農祥所記明末事半出無稽不特公傳也

翁洲之難死者甚多而左班則以閣部張公尚書吳公朱公李公吾鄉兵科董公右班則安洋將軍劉公最烈時稱六大忠臣浙中修通志予謂纂修諸君當別立傳諸君因令予具藍本張公劉公董公予已有碑志乃作三尚書狀并碑志移之然卒未立傳也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公名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世農家子至其祖多坐殿死族人論罪抵償公父鳳救之遂傾身事吏吏左右之得脫公父乃終身事吏襲其業公少補諸生奇窮不以屑意時時爲里中鳴不平事與諸長吏相揩拄長吏恨之中以所行不端幾斥知蘭谿縣劉宇烈獨知之曰此郎嶽嶽非池中物力調護之得免成萬歷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啓壬戌入爲兵科給事中轉工科又轉兵科迕奄用事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以病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公身幹魁傑視瞻不常習騎射喜談兵山東適有登萊之難遂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舊撫累以招賊被辱公至排羣議用勦集步騎徑前賊衆走公言賊勢窮必入海當伏兵海道以邀之朝議未許而賊已揚帆去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蔭一子八年流賊焚中都陵寢被禍思宗哭於二祖列宗之廟遣官祭慰詔公以漕督兼淮撫公撫東時募得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爲麾下親軍至是許將之至廬鳳脩復園陵以總兵楊御蕃隸焉七月賊十三營至靈寶中州危急上以淮北爲憂詔公以兵二千三百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賊由上蔡入江北之太和公與御史張任學居守而遣列將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振宗良佐竟御賊而子鳳戰死殺傷相當九年正月總理盧公象昇大攻賊於滁州公以其兵會之賊破走趨壽州公以良佐等戰於蒙城卻之是年冬賊大舉入江陪京嚴詔公與總理王家楨合擊次年正月公遣良佐一戰於大安集再戰於廬州三戰於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泌等一戰於陶城鎮再戰於沙河四月賊窺桐城桐城非公分地公以事急遣良佐與協守總兵牟文綬救之賊敗走移兵援舒城而分兵戍桐當是時制府殺賊者

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通運當一面其餘撫臣各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理爲盧公秦督爲洪承疇肯稱善殺賊然二家部將如曹文詔曹變蛟祖大樂祖寬皆健鬬所向有功而公軍惟劉良佐稍著勞績其視曹祖亦遠遜公獨以身枝梧其閒指示方畧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則其功也其後盧公以勤王入洪督與秦撫孫公傳庭繼之皆忤樞府楊嗣昌遭排笮公則否論者頗以此疑公會公以淮北五縣失事臺臣爭請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而止嗣昌自出督師詔公以諸軍爲應兵而公自行軍以來頗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雖其後額餉多不至賴前所入以給親軍然謗大起御史姜埰等言之下法司勘問公本用世才自以功過不相掩一旦對刀筆吏簿錄且不保乃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効當事亦多惜之者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治兵以收後效許之公遂以麾下居京口大集奇才劍客軍器一切自具治西洋火藥幾三百餘箇公子萬化亦任俠召募東陽義烏材武之士以益公軍方具疏待命而許都之變作公從京口馳歸則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治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公治兵於江干鞠十人貫三人耳禡祭卽行光先檄之進擊走都紹與推官陳公子龍在軍因舊識都遂招降之然使非公一創之力則亦未肯遽就撫也公未至時萬化已以家丁禦賊有功而同里給事中姜應甲素不喜公知東陽縣徐謂元亦挾舊隙反誣萬化以交通有狀於是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議籍公家以助軍餉補垢尚應在所洗拭至於枌社急難挺身赴鬬而反因睚眦之隙誣以逆黨是則立功之士皆不能不解體者矣南中建國吏部尚書徐公石麒再疏薦不許已而竟起爲兵部尚書御史鄭瑜劾公猶以前事故也時阮大鋮掌戎政公不能有所展尋以左良玉至出督靖南兵禦之大鋮亦繼至而南中亡公方與靖南議奉弘光入浙靖南死部將降公遂以親軍歸議與江上諸公奉迎監國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孫熊兩公主紹與錢公肅樂主寧波浙東之兵首推此三府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督師公欲以東師由江上取杭西師由常山通廣信而閩中詔至張公與熊公議弗受詔公與錢公謂宜受之兩議各有所執主弗受者謂監國本非有爭名號之心然一返初服則以藩王上表

勢多牽制而閩師亦未必能協力主受者謂不宜先立異同以啓爭端其後卒主張公議隆武聞亦授公閣銜公表謝張公與公分地泊兵公轄金華蘭谿湯谿浦江張轄東陽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馬士英入其軍人心岌岌以故公之兵卒未嘗過嚴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公最強又聞公家尚多財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金華聲言索餉四萬以報士英之起公爲尚書其悖如此公力禦之監國以令旨召國安再四始解去公以江上事勢且不測謀修朱公署爲行宮迎監國駐其地或曰江上一危婺中得安枕耶乃止而公亦祇嚴兵自守不能復顧進取計吳國安卒首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　王師攻金華公殺招撫使監守三月外無蚍蜉蟻子之援而部下士卒無叛心御史傅巖公姻家也家在義烏爲強宗請盡以子弟赴援公泣而許之夜縋而出部將吳邦璿者兵部尚書允孫也雄健有智畧公初罷淮撫歸嘗以萬金託邦璿至京有所營甫入京而國難作邦璿以金歸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公益重之至是挈其家與城守公倚之如左右手有何武者亦部將出戰最力於是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火藥禦之煙焰大起聲如雷　大兵雖失利然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公麾其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而急過邦璿邦璿方與武語公曰二將軍何語邦璿曰下官等皆應從明公死然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人不如焚之以爲吾輩死所公出袖中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乃共入庫中環坐賓客僕從願從者皆從焉公子萬化尚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公卽命從者舉火頃刻藥大發如地震　王師反走辟易多蹂踐死火止大索公不得乃知在灰燼中而傅巖亦死於義烏邦璿妻傅氏亦死公孫都督鈺以奉表入閩亦死浦城金華城中之民死者亦十九而國安亦卒爲

本朝所誅公開府十餘年前則有阿附武陵之嫌後則有由貴陽進用之誚及其孤城抗命闔門自盡天下疑者始大白

野史流傳所記公事多謬吳農祥爲公傳亦然如云公以四萬金與貴陽及專奉閩是也農祥於公有戚屬尚不可據予故作事狀以正之

前侍郎建州李公研齋行狀

研齋李公天間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

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蠣屋之閒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既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茗人溫睿臨雖嘗爲立傳然窶窶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會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冑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郎鈔不寓目卽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鎭臣吳三桂以兵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韞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鎭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鎭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所縛遭擄掠乘閒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俾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　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　大兵指爲閒至是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話柰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彙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會爲侍郎通

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屏屬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懼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閒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澐谷中尋遊錢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鴛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柰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古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就拜古甫且拜文鴛文鴛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鴛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眞也遂止古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鴛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鴛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爲貞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鴛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鴛密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孑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者善畧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焉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堂以老焉子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委過於撫臣鄧捷春何其與衆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忌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爲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鮚埼亭集外編卷九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二

華氏忠烈合狀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爲陳同甫王道甫作合志蓋出於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於狀但古人於夫婦之閒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雙舉之何也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爲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戴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謗譽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以恩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預於六狂生之目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返旆幾陷虎穴夫已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子所作忠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畧皆不用然猶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討雅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祇翁洲彈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四起皆以恢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乞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畧猶豫不應檢討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已氏所爲也囚中作生謝死謝羅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爲懲誡李侍御長祥於東山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閒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

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炎管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餃之師會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俘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壺合李侍御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衆長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爲憂斌卿猶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馮侍御等益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矣而夫已氏又告變夫已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

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大蘭吊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謨以告之直指秦世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擾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鄞城東之三江口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吊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

新朝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

之當爲汝報仇及其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奈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纚沖天而去監國還軍翁洲賜檢討門人私謚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紉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徙諸家妻子於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曰諾願得褒衣以見先夫子於地下斗魁卽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盎中尚有米親掃曰舂之舂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去恐終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隣里聞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徐起投繯堂中旣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繯而絕而檢討次子濂咫夫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以癰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旣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爲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濂咫竟有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爲枝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事枝秀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前此告變之功并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

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衞之力塡鵲海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矣又況重瞳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宵人抵隙竟漏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讐快心言之可爲浩歎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閒則小腆雖頑終賢於簞餌壺漿之輩至於身經百鍊終不爲繞指之柔

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故國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一奇也彼反覆如夫已氏到今亦安在哉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鄞鏡川之楊以文懿公大其弟康簡公家宰碧川先生竝起五世中有四開府三翰林兩臺諫四監司而守牧以下無論也時人爲之歌曰半壁宮花春讌罷滿牀牙笏早朝歸以榮之又六世而四忠雙烈出焉遂以收三百年世臣之局跡其一門被殲不可謂不慘然而爲故國增重矣

四忠者長監紀推官贈兵科都給事中文琦字瑤仲號楚石次職方郎中文琮字天璧其第三弟文瑛早卒次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瓚字贊玉號圓石次都督府都事文球字天琅太僕卿美益之玄孫澤州通判承龍之曾孫諸生德邁之孫監紀推官秉鼐之子秉鼐字公鼎能守文懿之教以名節助諸子里中以楊太公稱之推官九喜交當世豪傑以引進其諸弟然家貧甚推官娶沈氏御史以舉崇禎己卯科始娶於杭之張氏而以其婦裝爲職方娶李氏截江之役太公親帥諸子從軍御史初入臺力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卽使主上屈節於天與將來無損於配天之業時方爭開讀禮多不以爲然而同里張公蒼水九出揭力排之御史乃入閩思文召對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爲同仇不當啓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思文然之卽賜食撤御前燈送至邸丙戌春以溫陵餓按視疏發帑金三千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奏疏皆名言也思文特用爲雲南巡撫力辭請如前旨得領餉入浙中以圖會師鄭氏尼之不果乃命以掌貴州道扼防建延三關便宜行事召募義勇而浙東亡仙霞告急思文出走方思文命御史之溫陵問知其有兄臨軒試之對言今日宜作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積習思文奇之以明經上等卽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至是來就御史商所向而太公挈家至初張夫人尚居杭已而道斷夫人最多智略歎曰干戈載道吾當從夫以死耳其家力阻之不得潛自小壘渡江時兩軍列戍夾岸鉦鼓朝夕震中流交鬬每日數合飛鳥不得過而夫人忽脫免至皆以爲從天而下也會江干事已不支乃謀奉太公入閩酋職方居守以都事從甫至推官御史適他出亂兵突過之夫人走伏草間賊執太公以去索萬金不則烹都事散髮狂號於路路人憐其孝

不數日得金數千緡齎入砦賊以數不足欲殺之都事對父長慟賊亦感動令奉太公以歸俄而推官兄弟返避地於泰順之竹園欲求思文消息以謀扈從卒不得乃返甬上時浙地止翁洲未下而寧紹台山寨大起遙相首尾於是有五君子之難推官與大蘭寨主王翊最善故在五君子中獨主西南一道張夫人謂御史曰翁洲黃將軍未可信宜愼之御史亦以爲然不意翁洲未嘗愈約而華公過宜所致大蘭帛書中途爲人所得密揭告變竝列推官御史名旁及都事而獨遺職方時推官兄弟四人方謀於野聞變或勸之逃推官曰吾以義動而臨難不赴且將陷父於辟安用義爲然偕死亦無益吾獨承之因遣御史都事入閩御史不肯乃獨遣都事變服走推官就訊忼慨無怠詞但言御史不預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華公時已先在囚中聞之淚潸潸下而太公因素饋傳語謂一日未死當一日讀書推官以詩答父聞者益歎太公之賢御史亦與同難李公昭武唱和不輟初華公已獨承帛書中事欲盡脫諸同難以故同難亦多不承者而推官獨不可於是當事議坐推官而釋御史推官遂與華公同死既殮張夫人謂御史曰難猶未止可速去職方亦曰弟但去有我在御史猶豫未決夫已氏復以賄請於當事必殺之乃復逮之御史太呼高皇帝不絕以死夫已氏嘗與太公同學少相好長相密也及其反覆兩朝之閒推官兄弟不復以父友事之故禍最烈張夫人負御史尸紉其首吮其血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爲因治棺衾皆雙具召畫師至寫雙影語家人曰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也乞之爲楊郎兄弟作傳吾死瞑矣刺史者前高唐牧德周也年老畏禍逡巡不敢執筆夫人乃書遺戒曰楊郎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國家偷生一載有爲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媿於楊郎所遺二女楊郎在囚中已爲擇壻矣聞者皆哭夫人拜謝於太公之前投繯被救不死怒曰將辱我節耶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選毒不即發復投繯而絕夫人之父季初故孝子夫人少時亦嘗割臂療父病夫人之母亦烈婦也其淵源有自云沈夫人喟然而哭曰吾姒烈矣吾後之哉或勸之歎曰昔陳同甫之傳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辱諸君將陷我爲畏死之妹耶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皆贈官而都事之入閩也錢忠介公已卒乃謁劉閣部中藻於福寧閣部曰祝君爲王元德之弟仲德則老夫幸甚令參幕府軍事時都事尚未娶閣部欲婚之曰謝

三賓讐首未懸未可也閻部益重之次年福寧不守都事死之初張公蒼水以爭閩事不喜御史至是自海上貽書謂楊氏一門忠節如此當日悔其參辰并以詩弔之職方乃聞行謁張公把臂痛哭託以聯絡中土事自是職方每歲往來海上不絕太公亦弗以前禍爲戒勉以善成家風而海上之局日削職方悲憤益甚癸卯太公卒是年有降卒自海上言職方將引海上將趙虎爲患逮至錢唐歎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固雁行中漏網也賦絕命詞扼吭而卒李夫人先卒楊氏自戊子以來家經再籍寸絲粒粟無復存者庶弟文珽文玠暨諸姪皆以職方故遣戍甕於道一門遂盡職方之死葬於杭西湖之南屏其遺意也又十二年而御史之同年前太僕石門曹廣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於鏡川惟都事無骨可歸招魂以附之詳見予所序楊氏葬錄推官兄弟俱有集御史尤多其奏稿鳥史蠹史俱不傳詩稿惟落花吟一卷猶存推官獄中詩職方絕命詞皆僅存者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於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之不決而許公死於偪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爲表之將竟不免於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岐如劉如何各不相引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明吾鄉戊子之難過宜華公爲之魁顧華公所紀對簿錄頗若不滿於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慷慨予詳攷之華楊之抗詞不屈良不愧張公而屠董之心亦未嘗有媿於許公特其形迹之閒有須暴白者遂不得比於段岐一輩爲可惜也予既爲華公夫婦合狀又爲楊公兄弟娣姒合狀偶繙對簿錄懼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韓退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攷證未可知也

駕部屠公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官董公德欽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二家並以甲第雄於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講氣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於文廟慟哭時鄞之義師尚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謁軍門二公奇之留參其軍事次日過宜華公等亦與若思擁錢忠介公起兵於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慰勞之曰君可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慕義從爲小營軍於瓜

溯之龍王堂前尋授車駕主事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已而江上事壞竝角巾歸里先是故尚書慈水馮公鄴仙兄弟門下多奇士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奪其半以爲署有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馮氏諸客瞰知其有異徼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爲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往蹤跡吾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効死力天生聞之大喜天寵等卽從衣領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倘城下有警吾縛備兵使者以予公矣於是過宜頻乞師於翁洲內外合約以復浙東用少牢祀史閣部於天生家陳仲二將軍預其盟會過宜以慈水大俠牽連被逮入獄若思與王評事石雁悉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爲內應若思曰諸軍旣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先期而夫已氏告變諸道兵皆爲大軍所截不得進祇翁洲師次城下陳仲二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某登陴以望駭曰敵兵翹首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內應也卽調城守營兵分鎭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卽擊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遽去而城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內變也天生與若思走天台初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忼爽而疏天生與若思皆戒之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已氏者果其人也海道遣人大索追及天生等於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甬之諸義士聚議亦以過宜爲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尚可免況過宜旣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爲乃私爲之行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爲過激之語天生與若思諾之獨楚石楊公不可於是直指坐華楊以死亦欲免屠董而爲夫已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思曰過宜不用僨負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厚至是亦頗咎之過宜雖異詞以謝而不能無拂於中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誚之於是高公宇泰遣人謂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思不過明經茂材耳非有析圭裂土之寵於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於

焦原者也可以不爲而爲之則其判一死亦可知矣其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効以萬一得當上以爲故國下卽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語誠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若思之心長逝者之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李翰之例也天生等旣不得免卒與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長虹矣而陳仲二將軍周旋天生於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天生大理寺丞若思兵部郎中天生夫人朱氏賢而文其姥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姥之臨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於鄞者四而王評事石雁死於杭其爲夫已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卣一別字石雁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四部稜稜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其子卽華公壻也黎學使博菴曰華文蒼窳王文簡淨華靜穆而邑宏肆王博奧而格莊坦華重錘鍊王尚冲夷至崇經酌史不眩於諸子則朴學均也華如泰山千仞壁立嶽嵱王如崑岡之玉溫潤纖縟至惘惘無文悒悒不能語則潛養均也馮尚書鄴仙之主中樞也延評事在幕中奏疏筆札盡出其手淅王稱制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月擁錢刑部共起兵預於六狂生之目江上召爲大理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故國者而職志所歸呼吸傳致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道集兵華氏主中甌而屠駕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主西甌而李侍御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甌則大藩之師也評事曰吾願主東南甌乃踰姜山至管江管江之豪施邦炯杜懋俊等招姜山之死士得三千人資糧屝屨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釃酒刺血誓師約以翁洲水師入關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已氏告變直指遣諜者入管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搜諜者得其檄遂斬之鳴鼓會衆將由大嵩以入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請據險格鬬別令死士護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也有顧氏子者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已氏舊識其人密以路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薦紳人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填一紙如高都御史父子馮職方家楨李儀部楩范公子兆芝等以與獄吏

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爲出自評事華公閒而驚曰石雁寧有此訊之乃知顧氏子所爲也夫已氏私謂人曰王卣一沈靜淵默猝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疏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直指移評事之囚於錢唐或以爲有生望矣評事曰吾亦何望爲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死焉門人私謚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以同心一德如五君子累蹶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乃屠董稍與華公隙末評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其播弄皆出於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猶令人欲食其肉然而忠義之人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啗吾血三年而化爲碧者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發明沈屈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著書滿家尤長於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閣集亦無存者

是役也謝氏第一揭帖爲董公志寧董公德欽王公家勤楊公文琦兄弟屠公獻宸第二揭帖爲華公及慈谿馮公家楨馮公薦李公文繽第三揭帖爲高公斗樞父子李公棡父子定海范公兆芝董公志寧與楊公文球急逃得免二馮以其子弟行賂得免李公文繽以過宜力辨其不預得免而第三揭帖中人皆免董公志寧李公文繽范公兆芝予皆嘗表其墓合觀之則戊子之難本末了然（陸夫人諱玉辰張夫人諱玉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都督張公諱廷綬字雲衢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都督少時喜讀兵法時天下多事益思以功名自見又善挽強弓舞大刀兼喜壬遁之術故其補諸生也在武學中錢忠介公起兵以驍勇署總統會於越中方議所立聞台州已有監國遣都督迎奉從之江上時台州之起兵者陳公函輝及義兵諸營分汎江上而陳公以會推留中調度其兵莫屬陳公訪於錢公曰麾下有將材乎錢公曰前日以迎奉來者其人可使也陳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江上諸營東手不思有所經畫但爭分地爭分餉日無寧晷海門稍遠得不預然台軍遙受陳公節度而都督爲錢公將幸兩家皆忠憫無嫌忌都督時時以餘餉饟錢軍或曰幸無若田弘正之結怨於鎮人也而都督未嘗有所強取於軍故陳公聞而彌善之浙東八府方氏之軍最橫王氏次之兩家老營一在嚴陵一在寧波居民爲之罷因其以客軍駐台者爲谷文元宗室嘗洨李礎暴橫頗學兩家而竭力支拄籠絡使不至大逞者都督之力爲多已而閩中大將李公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共治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衞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都督讓之凡署銜列座必使居已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都督而行兩人和衷共濟日練兵以輸江上大兵入台唐禧謂都督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借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都督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　大兵過都督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被殺而都督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嗚呼乙酉而後吾浙東諸公蓋亦厓山三丞相之流如都督者則蕘劉義一輩人物也先曾王父兄弟在江上嘗爲方國安部將所恨幾致不測都督救之得免故先贈公嘗欲爲都督作傳而未就也高兵部雪交亭集載其名未詳其事今已百年杞宋之文獻日不足徵而都督家門已絕莫可搜索恐遂無知者聊據所聞以述之使因國之史有參攷焉謹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溪縣江都王公事畧

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也司勳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艮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殉難翰林檢討

汪公偉前慈令也公帥官吏士民哭臨畢（哭臨謂哭崇禎也）爲位哭之三日已而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公元飈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業公雖致之饔餼甚非及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淹之橋下公不問明人最重闈誼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公任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剚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莊太常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遺秉子拾墮穗不以爲苦壯心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庚寅先大父嘗訪之相與語鳥上事公曰今日當猶在靖康建炎之際耳君以祥興擬之下矣蓋其崛強如此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嗚呼明末吾鄉多賢吏而其後以死報國者九人前寧波府推官則儀部黃公端伯駕部林公之蕃知鄞縣則尚書沈公猶龍侍郎張公伯鯨御史王公章知慈溪縣則巡道陳公瓚檢討汪公偉知奉化縣則給事胡公夢泰其以乙酉受鄞縣之命不久卽去卒死國者駕部王公之弟卽王公章子而公以首陽之節參之其耿耿之心未嘗於諸公有媿也乃文獻淪胥問之揚人無知公者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悲夫前此寧之父老其於王汪二公蓋嘗爲之祀今亦廢矣予思於寧之湖上築祠合祀黃公以下而以公終焉是亦扶忠義以勖長吏之一助也乃序公之事而表之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梨洲黃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畧有表見而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爲未慊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蓋稍足具十之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禍甫得脫而尊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窀畢是年七月再下府獄蓋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而先生在囚中其所居卽華公嘿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魂之詞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藋滿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左執太行之猱右搏雕虎蓋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

其相庚寅馮侍郎跡仲之難其監軍爲姚江黃宗炎翔有日矣時傾家救之者爲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間者爲董農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者爲萬農部履安而先生之力亞於道濟遂出之劍銃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筮易得睽之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駴先生因固請僉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土薦紳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沈澜不能自勝其人亦泫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勾甬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郅君章同隱戈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以是終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爲詩謝遣之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留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硜硜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閒則漢之云敞閻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既悉表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蕺山之學於黎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義兆呂漢寔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錢蠶菴徵君述

六世祖奐進士以侍郎管江西布政司使

五世祖瓚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

祖若賡進士江西臨江府知府

父敬忠進士直隸寧國府知府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芍藥浦人

公諱光繡字聖月晚號蠶菴錢氏世有名德詳見明史及諸前輩集中碑志不具述先生少負異才隨侍其父僑居硤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遊吳中宛中南中因盡交江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遊江浙閒因盡交天下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

老俱重之硤中則有澹鳴社萍社彝社吳中有遙通社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觀社禾中有廣敬社語溪有澄社龍山有經社先生皆預焉又雅好釋氏故其講學則師漳浦談禪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嚴事者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臥子林茂之薛更生所契好者陳玄倩陸鯤庭翁坦人黃九煙萬允康祝月隱徐闇公麻孟璿沈景山耕巖吳次尾沈崑銅沈君牧顧子方顧星源孫克咸錢開少張沁水李叔則陳定生閻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蘭生談仲木徐元歎余澹心周子佩方爾止陸冰修皆魁傑不羣之選方外則參禮密雲雪嶠蓋其師友之梗槩也先生本用世才寧國分符出守不甚諳吏事簿書山積一出先生之手老胥無所用其奸硤中土豪吳中彥凶暴絕倫先生廣為布置卒令有司擒而戮之常勸漳浦以為太剛不如用晦以參之漳浦感其言贈以法廬二銘法廬先生硤中齋名也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公請急引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弗齎盜糧史公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報王稱制先生累言於當道深以立馬皇江為憂玄倩方按河南乃檄先生知舞陽以親老辭之而力經營周仲馭於獄中俄而南都又破從兄忠介公方舉兵江上先生居硤中隔一水耳亦不赴硤中舉兵以應吳中先生亦不預蓋先生雖為故國抱杞人之憂而逆知時事之難以犯手故置身局外卒無不如其所料者丙戌以後頹然自放生平師友大半死劍銼所之有山陽之痛不堪回首遂以佞佛之癖決波倒瀾儼然宗門人物矣其別署曰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因習吳中況味談諧四出必有名理一茗一粥非其手製無可意者故不輕過人食雖飯依釋氏而旦旦啖薤姜作牛心炙飲醇酒不置以是知先生之逃儒入墨固其宿根所近然亦牛觸於時之所激故未嘗不呈露本色黎洲黃氏申明蕺山之學先生與談儒釋異同兩不相下歸而為諸子作復性之會汎濫西竺娓娓不倦然其與浮屠法幢論素位以為必如蕅武洪皓方為素乎夷狄而行竝非隨波逐流之謂此則儒門之偉論也先生於出處之際最嚴沈宮坊延嘉祓薦先生貽之書曰聞之梵語修羅每膳必嘗千種兼珍末後一口化為青泥玉堂清夢非復昔日兼珍青泥滋味恐所不免吾兄其慎之宮坊故不肯出山得先生書謝為益友葛學士世振祓薦得辭先生踵門以詩賀之招撫嚴我公招先生時忠介家方被籍先生欲紓錢氏家

難往見之及欲授以贊畫固辭得免又有薦修玉牒者亦拒之幾社雲開宋徵輿故人也以中書舍人隨大將軍宜爾德幕欲與先生一見託疾不往崑山朱應鰓亦故人也及宰上虞頗魚肉故國遺民先生面斥之或爲新通守樹碑列先生名亟往削去之忠介之殉也諸弟遠出未歸先生修其祭祀祝版之詞悽愴感動行路又訪其弟婦鮑安人之爲尼於吳者每歲三月十九日祭王忠烈公父子於天封塔寺九月初七祭張尚書於城西從兄江寧推官肅凱與先生始睦終疏及其罹刑懼家門不保以幼子爲託先生力任之故人吳余常有難力救之其自硤中返甬上也搆堇薝菴闢祇園築歸來閣與董戶部守諭德傅王太常玉書高武部宇泰輩往還酬和晚年與宇泰爲耆社愼選遺民九人而已其後又增其二山王之徒不得與也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養高而牧守于謁仍不廢先生長謠曰昔日夷齊以餓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栲腹死今日聞者惕然先生平日風流自喜蘊籍得之性成雖遭厄運不爲少減然感懷家國漸以蕉萃遂成心疾竟以憤懣失意自裁戊午四月十二日也生於萬歷甲寅五月初七日孺人曹氏副室鮑氏子璜恭葬於皐前山之陽先生自十六歲有詩集其後或隔年一付梓人或每年有之曰告情草澈玉集香醉軒集澹鳴集述祖德詩秋雨刪萍社詩選停雲草水鹽集獨寐寤歌白門詩葭草三十歲始重定之曰刪後詩以後曰紀年集曰有聲淚曰歸來吟其文曰學古集其談禪曰耳耳目目集五十一歲又合定之曰從慕堂詩文內集則乙酉以前外集則乙酉以後也忠介子濬恭以先生集來予又爲沙汰其繁存其精者得十六卷濬恭因請爲之狀予乃述其大畧如右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司馬溫公居洛十九年田父野老皆知其爲司馬相公而眉山之稱之曰誠曰一吾嘗歎其善言溫公之德行卽孟子所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在今日江陰楊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畧同溫公在神宗時已至樞府旋復退閒楊公官制閣其所設施更視溫公有成規矣忽遭吏議溫公判留臺神宗改官制則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特未召耳楊公在滇

世宗亦欲召之而不果溫公登相位不竟其施楊公賜環今上以　皇子曁胄監之任倚之蓋欲公追后夔之盛

牛載遽逝所不同者溫公當日身雖退未有風波之厄而幸楊公所際時會非宋中葉比要其得君任事而卒不得大有所展以爲天下惜者則同公諱名時字賓實學者稱爲凝齋先生江南江陰縣人也世爲儒素自少卽留心性命之學所樂玩者通書東西銘正蒙諸書旁推交通則程張朱呂諸集與近思錄成康熙辛未進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方以正學倡一時闈中得公文異之及相見與語聖學宗傳津津然忘其爲師弟不覺其席之移而前也公旣喜得師以爲依歸而文貞亦深相倚嘗自言初讀書時喜其難者如樂書歷書而讀之卽周易亦祇求其圖畫之變化巧合覺朱子之言平平耳其後漸返求諸理直至賓實長史二子來從往復疑問皆從大原探討因此見地日出再取朱子書讀之精采大出長史張公昺也又曰賓實讀書一切歷算音韻皆不甚留心惟經書中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夙世有因者方外所云法嗣吾儒所云種子也又曰長史最高明然不若賓實之沈潛也是年改庶吉士甲戌授檢討

召對稱旨充講官公在館中蕭然如諸生緩步六街衣履古拙同館肩輿雜沓衝突而過公弗知也辛巳

聖祖問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將使之任提學文貞以公對曰操守似二人學則過之公聞巫向文貞辭曰學且未成敢爲人師逾年卒有

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非坊局以上弗預公由

特簡而出所至卽與諸生講明正學以振飭人心爲務其初稍嚴文貞遣人致語曰聞諸生之陋者君直以不通詈之恐宜少婉使人爲可受也公瞿然遂濟以和自是雖諸生之未見錄者皆心悅

聖祖聞之於行幸畿輔時面予獎勸還侍講旣畢事詔以原官宣力河防翰詹諸臣宿以資望自矜不喜出外任劇公獨以得就近迎養爲喜丁亥丁外艱庚寅丁內艱居喪如禮壬辰仍赴河工明年

召入直　南書房校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故事翰詹諸臣自外來皆先赴吏部投帖部臣爲之列名候員出補之公至京未嘗赴部逕入直是秋吏部開主試諸臣無公名

上問之則曰未補官也

上特遣公主陝試試還仍不赴部逕入直吏部乃反以帖諮公謂當補官請登啓事而公昕夕修書無暇及之於是吏部笑以爲迂而公竟三年不補官丁酉始

特授直隸巡道直隸無提刑巡道卽提刑也刑清訟簡

奸宄不興已亥遷貴州布政司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時西陲用兵滿洲兵進藏路由滇中長途甚憊滇民懼其至或有所擾皇皇如也公令沿途皆整空屋數百閒以待既至治牛酒犒之令休息長吏整其屏廨而使標下將巡視周邏無得軼出驚居民居民不知有大師聲息獨貿易者日持米鹽醯醬之屬前往交易好語相慰藉而退毫髮無動已而師還公曰諸軍憊益甚矣待之當加厚大師至如歸家并爲奏免其馬匹倒斃之賠補者大師由滇入京望公之署稽首泣下如雨爲穹碑樹之署側雍正三年晉兵部尚書總督雲貴二省仍兼雲撫明年晉吏部尚書京察自陳奉

溫旨有和平安靜端莊廉潔之譽公之在南也以忠信篤敬率其下熙然爲

國家養元氣土司洞主皆曰楊公吾父也而是時直省督撫中有爲武健嚴酷之政以爲能者公曰是所謂訐以爲直徼以爲知不孫以爲勇者也聞之者恨公公時時於奏中爲

世宗言存誠主敬之學以證明

聖德之法天不息者

世宗手批答之以爲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於是忌者益甚有屬吏者才而佻其於吏務誠有過人而不學無術多自用公諄諄教之屬吏以公爲老儒迂其言公惜其才言之不已屬吏反憾適其入

覲言公姑息以要名且耄百務俱弛

世宗不能無動然猶以公年高或不任封疆事將召入朝大用之乃於乙巳解吏部尚書專任巡撫而新督西林鄂公力言公之老成和厚實可置

黼座左右乃不一年竟罷官刑部侍郎黃炳與新撫朱綱至將有所羅織無可坐幾欲加刑訊鄂公力持不可而滇民且萬人至訊所洶洶謂楊公仁者何至此乃撫他事以代賠分賠之黠加公至數萬

世宗知非公所坐然欲薄有所懲令公以三千金輸之藩司滇民展轉相告各以所有輸之官一日中數已滿而公先取邸中物并脫夫人之簪珥以充數估直不滿二百金也自是遂居滇中講學不輟初公開府時故空空無所有至是益貧滇民時以斗米隻雞至諸苗亦有來爲公餽物者公量而後受亦未嘗敢濫也而公之望愈重　中朝人於自滇來者必問楊公安否

今上嗣位追承

先意宣召入京進見賜坐以禮部尚書管祭酒又令課

皇子直　南書房公之來也自以老不願仕欲陳情及聞祭酒之命則喜

上亦深以造就人才期之古稱國子原自天子之元子遞及國胄以至民閒之俊秀至後世而其意亡有國子之名耳

天子遠觀三古之意而以名世大儒如公者主之此自漢唐以來所未有尋

命教習庶常賜邸第又以公老得於禁城中騎馬出入公每日入　皇子書舍問所業而身居監中以便退食

時與諸生講習五日一升堂爲大講其赴庶常館亦諄諄勉以正學而館課特餘事也自兩

召獨對及所上章疏率多正心誠意之言而最大者翰林於持服中供職一事先是

皇上已停止長吏之奪情者其後以翰林居憂在館中修書不預朝賀似無害於是

召梁學士詩正入　南書房而余編修棟日侍　皇子講讀者也至是丁艱

上援前例留之

詔命已出公力言其不可次日

上收還成命而止尋充三禮館總裁未及赴館蒙

召對入奏逾時時大暑公年高頗弗勝及退從者請公少休而公見諸生尚未散又與佇立詳問學業語畢又往後堂問諸經雕本之就緒與否公雖不自知倦而病已中之是日遂寢疾然不廢觀書或問修禮之要歎曰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也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今

皇上躬至仁之德又值百年興禮樂之期恐我不及見耳綿延至二十餘日而卒猶惓惓於　皇子之學業與監中諸生日課焉

上聞震悼優予恩卹加贈太子太傅賜謚文定公無子以從子名應詢爲後年七十八公生平論學本於坤之二曰敬曰義誠則敬之至明則義之精中庸一部盡於此矣而予觀公於此二者蓋由誠而生明其容止端一望而知爲朴實頭地人也坐立屹然無橫肱交股急趨窘步之習談言坦白與共事者必和衷非其意而強之雖百折不變漳浦蔡文勤公謂人曰今世而時時有堯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禮部侍郎桐城方公過語移時歎曰公眞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命者也長洲何編修焯博學傲物於人無推讓聞公至吳令其諸生來聽講予嘗侍坐於館中公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

當爲有用之學予皇恐曰何敢言博然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況於愚乎公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所著有經書學言指要一卷凝齋集若干卷公之卒也應詢已爲之狀然寥略之甚予續爲此述於公之事亦未能備而大略得之謹述

先太孺人行述

先太孺人姓蔣氏係出北宋給事中邦彥之後自諸暨遷鄞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維衡外大父諱芬俱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弗甚達舅氏蓼厓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產惟太孺人祇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織支門戶上奉君舅嘗撫二孤而泣曰是藐然者能驟及婚嫁之日以見其成耶會有婦人善相者過之則曰夫人一子一女俱鍾清氣異日當爲夫人苦節之光抑又皆貴稍長外大母自課之太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焚膏讀畢舅氏習算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於先公予家自喪亂以來久已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娩善承之溫涼飢飽以及藥茗之屬無失時者一夜或四五起未嘗敢熟睡贈公歎曰新婦賢孝天必昌汝後以爲報從大父老而寠太孺人推贈公友愛之誼苟有酒肉必分貽之以不逮事先姑推其誼於從太母贈公喜曰此眞養志也而閫政甚肅古人所謂不識廳屏不聞笑語者蓋允蹈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孺人始大病長兄之生也慧甚又加以端慤四歲而諸經畧能上口六歲而徧習之脫口皆成文采里黨中遂有聖童之目以爲先司空宗伯而後當重大其門者也一日誤以小刀削牘傷其將指中風而殤太孺人素清弱既以侍養贈公積勞之後居喪哀毀已不能支至是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能食夜不能寢外大母輿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大下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產可乃舉不肖太孺人之舉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產始歸產之十有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厓先生祕之不以告既逾月始知之驚慟絕而甦者七於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愈自是連舉弟妹皆不育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聞瀕於殆者不一而足先公研田之入祇足供不肖醫祝之需而太孺人以蕉萃之身重受累於不肖每逢危急呼禱於影堂占卜於龜人五人之從違驚皇於中夜

之罷夢蓬首跣足其辛劬不可以口舌傳也不肖雖多病而稍閒則先公課之甚嚴爲講漢唐諸箋疏以及通鑑通攷諸書太孺人輒以栗果賚其乏先君有事則太孺人攝講席焉不肖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王公之薦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次年以拔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陽脩求有得而歸以爲親榮夫但云有得尚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其行矣不肖以庚戌春勉治裝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

闕下不肖投牒成均遽歸壬子太孺人復令不肖北試京闈而娠張氏卒又上累太孺人癸丑被放以詞科之薦爲吏部所羈未及試期不肖成進士選庶常得預

今上覃恩加封太孺人已而左遷外補不肖方切於晨昏之戀幸得自便南還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而愈次年秋太孺人亦得足疾已而又得心疾未幾又得脾腎竝洩之疾不肖倉皇失措百方治之稍痊而先公逝太孺人哀悼慘怛於是疾遂不可爲然太孺人雖沈綿乎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不再三撫慰也自城南閱墓工歸未有不呼婢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於是臥病復一年以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率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祜於不肖者至於十有餘年而後息肩而此十有餘年之慈祜乃世閒爲人母者所未嘗之境則太孺人之聖善豈凡爲人母者所可同而不肖十年京洛其失養之罪又非凡爲人子者所可同矣太孺人雅工詩顧未嘗輒形之紙筆不肖所見惟送嬸氏董孺人北行嘗有長句二首或問之則曰此非閨閣之急務也性不佞佛比邱無敢過吾門者嘗曰我身後必不許作佛事九宗七族之中亦有強悍不可使令者獨至太孺人之前無不俯首媿屈曰此善人也喜怒不形於色雖僮僕未嘗加以呵斥治家綜理有法故以十畝之田充祭祀燕享之需而沛然未嘗有所詘於是萬學使九沙偕諸親表公議上謚曰慈懿紀其實也合葬於先公木阜峰阡不肖伏攷古婦人之有行狀始於六朝之江淹任昉宋儒王柏譏之以爲非其非之良是也然誠有聖善如吾太孺人而又出不肖之自敍則固不同於一切碑版假諛墓之金以欺人者謹述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一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傳

吳職方傳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既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資地鼎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塵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士豪無不攬結講求出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吏部故東林復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吏部要地時昕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爲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怒親訊於中左門嚴刑拷訊論死資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欲并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職方家既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庫中令其客經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倘得閒必不肯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羊伯約吾當任餉卽以四萬資產與之洪範既得金實無意易轍也而開薙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之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舶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嘗以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道列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瘐死獄中妻徐氏挈家轉徙無寧日然職方展轉柳車復壁之閒既以好義知名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遇華亭徐副院孚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閭巷人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卽遣都將至職方家緝之職方迎謂曰有一俾人在此足下顧見之乎都將曰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罔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卽陽十三營尚保殘寨職方重趼赴勅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已衰困不能用職方思入緬甸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無所往然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

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者已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附卽葬於大竹山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枋以父死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相重徵君每諸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顚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徐都御史傳

徐都御史孚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士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彝仲陳公臥子何公愚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既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貽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門不出南都既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肯堂薦晉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閒欲令恊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兄累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制特其來往風波之閒善於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寧紹台諸府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聞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仿佛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無餘聞國以來臺灣不入

版圖及鄭氏啓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寨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曾預公山寨中知之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二月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一閒無帷帳君姑沈老病且餓同坐臥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爲食教公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啓七年有司問於朝詔旌其門又一十八年爲崇禎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貴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鶩內而九列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侍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比之史氏彌堅彌舉然公於體仁落落而閣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爲當方南都以防亂揭逐阮大鋮公曰阮大鋮爲眞小人錢謙益則僞君子眞者易知僞者難測斯人得志卽小臣亦當裂麻爭之況同僚耶時人不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言之中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吳甚重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恆引佩刀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之紳士金侍郎聲起兵公竭蹶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爲反閒引王師入公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四歲女則方熟睡問曰何爲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孺人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於石祈夢於于忠肅公祠忠肅入夢爲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訓行於世予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夏貿公高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逵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孫侍郎同敞蒲州韓公從孫歷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昭宣餘姚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

公子吏部棟從子職方旃長洲文文肅公弟舍人震亨子乘鳴呼盛矣烏程溫氏有推官非親支要亦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孚遠亦以從亡完節終於海上而溫之死尤足爲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以昭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

胡吉雲傳

胡守恆字見可別字吉雲南直隸舒城人也至孝父遘厲疾守恆籲禱五祀列祖前願以身代父恍惚中聞有告之曰爲汝子解汝厄瞿然汗下而愈成崇禎戊辰進士授湖州府推官湖州於浙西俗最惡守恆至紳士不敢干以私德清令貪而悍巡按以私屬守恆令乃納金於窶詭稱食物以進守恆發視還之卒令移病去甲戌新令以推知入選侍從守恆治最擢編修乙亥詔令五品以上保任可知府者一人翰林科道保任可知州知縣者一人而守恆以舒城學官孫士英上得知深州士英上海人也後以城守死節戊寅充皇太子講讀官上嘗召見太子守恆從因取章奏命以條析稱旨上曰舅講官有用才也既一年當更直上命勿易辛巳以葬母歸時流寇充斥江北連歲不登守恆請於漕督史公可法以庫金告糴楚中而令飢民結義旅以拒賊會獻賊合五營兵大至知縣王道光時已丁艱幸謝事不復問參將孔庭訓孱甚麾下亦無兵或勸守恆挈家入京不可集縣人議城守衆推守恆主兵舒城學官楊延璧者江都明經奮然請助城守且曰公爲張巡吾爲許遠萬一不濟以死繼之壬午正月賊盡銳攻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輒堵塞之以火油灑賊賊多死賊射書曰不下吾且掘爾先人墓亦不顧賊購守恆甚急而城中人心愈固乃孔庭訓竟迎賊城陷或曰薙髮可遁守恆斥之被執不跪賊以刀劙其膝鑱以矛罵不絕口洞胷而死弟守初從兄守身守素守已守懸從子永禧永躍永翼永祐同死幼女許張氏坐閨中痛哭賊慰之愈罵亦被支解永禧妻吳氏守恆妹適金氏從女適江氏者皆死舒民感守恆義或匿其父走金陵仍窮其尸坎而埋之漕臺以聞詔贈少詹諡忠節而廷璧亦與其子濟之同死廷璧字荊璞

夏萬亨傳

夏萬亨字元禮別號葵南南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也登萬歷戊午科釋褐婺源教諭厲士有方學政大起歲大祲捐俸設糜以食飢者守令以下爭和之全活甚衆

陞知西平縣事是時兩河爲盜窟郝晨貴房星袁營曹闖瑮列山澤所過城邑無不摧殘萬亨築堤治郵練兵保甲爲禦賊計至悉居民安堵三年調知夏縣縣洊被兵民無寧宇萬亨內以德綏民外以誠感賊有鈔掠城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母殺我百姓也賊相顧驚異稱爲好官不殺一人而去署永城縣總兵劉超用威凌厲萬亨抗不爲屈已而超叛殺都御史王漢河南震動朝命督師丁啓睿帥軍討之諸道兵集者數萬軍需器械悉萬亨輸輸不絕超既伏誅幕府以功上薦天子嘉之命行勸農副使事踰年京師失守萬亨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顧有八十老母從皇上乞身空門奉老母天年耳遂奉母歸南都卽位以萬亨請中州情勢使逆太后於河南復命擢江西布政使先是萬亨至中州有豪右恣爲不法萬亨聞於巡按御史竇之理至是嗾諫垣劾萬亨以縣令不當超擢藩司乃改按察司僉事分巡南瑞時國步方巇疏人無固志萬亨務爲整暇威愛兼施初至給兵餉旣給贏十之一以詰吏吏曰此故事公所當有也萬亨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況今何時乎立命補給保寧王駐南昌家人豪橫不法萬亨執而笞之王府羣隸大噪皆持白梃圍萬亨署南昌士民數萬趨王府謂柰何殺我夏公焚門而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戢之不聽王懼急請萬亨萬亨至則曰夏公無恙我輩何爲時在任未三月也陞按察使兼右布政使事兼綰七印南都陷萬亨奉母至撫州屬門人之爲臨川令者將返南昌南昌亦陷萬亨與臨川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降卽金聲桓招之不應提兵卒至城潰被執聲桓猶欲降之萬亨賦絕命詞見志遂遇害於建昌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其母以少子得全歸里

石隆傳

石隆字映崑陝西三原人也負奇畧喜讀孫吳兵法賊陷潼關徒步入京陳恢復三策當事者不能用甲申京師陷鬱鬱抱恨而死其入京時有詩曰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煙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格鬬徒持戟文士空談欲嗷名密邇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手排雲氣謁青旻閶闔門前虎豹蹲直節何時酬古道危言先已見疑人春風習習搖花面好雨釀釀整角巾數欲請纓還自笑書生無夢到麒麟西京文字託幽深仙掌垂旒橫玉簪詞賦幾人凌八代畫師原自重千金滹沱河畔濃陰合萬壽山前曉月

沈彩筆欲投良可惜從容抱膝續高吟

周之藩傳

周之藩者字長屏不知何許人也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乙酉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方大舉出師詔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遙授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節度已而不果封福清伯延平失守之藩踉蹌趨扈追兵既急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爭前執之知其非是羣矢集如蝟遂死時方大暑羣屍臭腐蟲出之藩攤屍五日玉色瑩然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氣之席四方贄幣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至講名理商經術而尤留心於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求聞於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齋遂遘奇疾狂走信足奔迸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悉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爲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海上諸公其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絕嶼中重趼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四中也乃與汝都督應元陸處士宇燝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可歸矣方旁皇里社聞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爲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著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乃得脫侍郎爲作詩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給其道大行於吳門練川鹿城之閒或戲之曰先生遊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妻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既葬倉卒未祔影堂列木主寢室中昕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於神明也其子姓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呴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節時以爲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讓之者蓋其言行若蓍蔡一本於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南宋遺民不得列於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

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於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爲喬木堉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於刺觀察周明先生死於逮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於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爲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於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爲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余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勘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時評雪樵之詩者以爲吐棄一切古穆如彝尊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巷而與正菴爲比戶其唱酬爲尤多桐城方子留畸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溯樓中已而奉其父僦居東皋之殷隘已亥海上師大舉游兵至於鄞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閒竝起亂兵猝至索餉欲執淳古翁爲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束修厲行力固遏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克蘭摧玉碎可爲傷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丈允珧嘗欲爲作傳而不果其既於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爲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畧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陳仙傳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才時移勢去無所於試其氣蓬蓬汩汩鬱而不化則或出於詭怪之途不可以常理繩梅子眞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爲異聞近世則陸麗京鄭玄子一往不返子生平不喜神仙之說以爲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未死自當旁魄天壤而閒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也吾鄉陳先生王賓字天倪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少負異稟詩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尚未爲諸生也其性高伉不肯一毫挫於人甲申之變先生號咷於野或解之曰天未喪生需次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不亦過乎先生不答當

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化而餘氛在翁洲其去定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出風波所震猿鶴皆驚先生既不就試遯跡山中怏怏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爲意庋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信姑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洽洽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良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洞天瑤草非復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於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顚水濱之閒消息屏絕以爲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其里人之庭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告以道士顚末且曰吾不欲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白耳於是其家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如前此數公者大率皆身預廟社之閒否則尊爻耆宿所圖不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年少則芳蘭之未茁其胥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以此爲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今里中有藏之者呼爲陳仙人墨跡云

李梅岑小傳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學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薦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見嘗客天台陳公寒山見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曰李生胷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以文累試布政司不售晚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入官而事遽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肯妄見一人鄞都御史林公時菴嘗訪之麥飯葱湯相對話故國事次日與其遊山賦詩感慨已而鄞高公宇泰仿汝社例舉南湖耆舊之會愼選遺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其得九人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王公玉書次之然皆曰安得梅岑來社中吾輩當讓之爲祭酒乃相與迎之以病辭不至時往來六詔三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爲李先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鄴嗣爲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論劉源人物陳工部純來有綿上之節汪參軍涵有田畞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稀矣是爲傳

沈隱傳

明之滅也熹毅二后亡國而不失陰教之正有光前史而臣僚之母女妻妾姊妹亦多幷命降及草野烈婦尤多風化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以爲明史當詳列一傳以

表章一朝之彤管者也又降而南中吳中以及淮揚之歌妓亦有人焉此不可以其早歲之失身而隔之清流者也嗟乎流品何常歸於晚節爲士夫者可以與矣予嘗推廣滄心板橋輩事不獨桐城孫職方葛嫩也於南中得許光祿譽卿姬草衣道人臨歿以薙刀裱衣屬光祿令其喪亂之中得爲全身之計吳中得吳職方易姬香娘職方殉節主者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不能主者肅然敬凄然不忍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若侯朝宗所狎李氏不肯屈於阮大鋮田仰朝宗末路無乃媿之嘗謂此數人者可附葛姬以傳如王炎午謝翱之附於文陸最後又得揚之沈隱隱字素瓊本倡家也豔於姿工詩落籍歸徽人夏子龍諸生也子龍倜儻有志行好詩酒不爲章句腐陋之士得隱唱和極樂甲申之變子龍怏怏不自得遂與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規之子龍歎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醇酒近婦人者也子未揣其意耶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屬纊之日隱憑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乎哭罷盛飾扱纁棺旁家人爭救之不能得有夏基者子龍之族也歎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然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遽瞑得姬之死或可瞑矣鄞故徵士錢光繡賦幽澗泉以哭之曰幽澗泉清幽谷蘭芬彼美淑姬乃倚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啄實不改其容有鳳來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高翔嗟嗟鳳兮鍛羽旁皇胡然靡吡昊天不滅萎身尺練隧壑偕藏誰謂臣能忠乃在樵與牧誰謂婦能貞乃在桑與濮皚皚雪霜皎皎玉谷蘭不芬芬者猶澗水不清清者瀆噫噓嘻兮我爲天下哭近日揚人修地志予擬致書馬君嶰谷輩合爲隱立傳而不果乃別爲之傳嗟乎錢尚書失身於柳如是龔尚書失身於顧媚以一妓而壞名節者蓋有之矣吾不爲子龍立傳而爲隱立傳子龍雖賢得隱而愈彰故也

甬上桂國三忠傳

殘明丙戌而後甬上忠義之士從魯藩死海上者踵相接也及桂藩在南中以道梗故寥寥顧得三人焉曰贈太常寺卿吏部員外郎任公斗墟曰廣東道御史余公艇起曰督理興陵工部員外郎陳公純來任公字一齋鄞人也以明經起家遊瞿公式耜門下薦之以中書舍人直誥勅房久次遷吏部桂林失從王展轉南中王入安隆孫可望不道朝臣密謀召李定國迎王時預其議

者十八人而公其一也事洩爲可望所逮拷對簿公曰死耳大丈夫豈求免於賊臣者徐賦絕命詞而死時諸家之僕合瘞其棺於安隆之馬場題曰十八先生成仁處而定國卒迎王出險追賜卹典立祠公得太常今明史附見吳公貞毓傳余公字南溟鄞人也亦以明經從何公騰蛟幕累官以御史充監軍何公出師湖南與職方主事李公甲春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已而寶慶將王進才棄城走湖南盡失何公死之公重跻還桂林復爲御史桂林再破逃入蕭寺絕粒而卒今明史附見何公傳特不詳其晚節爲可惜陳公字孝標奉化人也以監生起官工部王既稱制尊其父端王墓爲興陵令公司之王遣降臣佟養甲祭陵密令公礫之桂林失公曰吾君尚在當爲先王守陵以待君之還未敢死削髮爲浮屠居陵下護視惟謹王入緬公猶居陵下其後不知所終嗚呼是三人者今皆無後故其詳不可得聞明史雖載任余姓氏亦不言其爲鄞人也予故特表而出之曰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萬歷天啓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昔邢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揆之諸公之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是固百世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弗爲敗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慎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合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啓辛酉舉人也昌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既入奄幕陰鷙深賊罷官後尚多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中嘗歎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尚無大敗行阿兄彼猖何至於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丙戌而後薙髮爲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顛和尚卒以困死乘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史尚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者祉乘六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尚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幷其子弟弗與還往尚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之文兄弟侍尚書大雷

山中徵言勸尚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得已而故王柄泊翁洲石浦之閒兄弟竭力資其屏屨其後求周公囊雲銘尚書墓囊雲直筆無所借之文兄弟一慟而已嗣是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於後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肖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廷元與學使爲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祚獨與馮都御史留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閒遂以坎軻抑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晚出甚媿其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黎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耆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同尚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日黎洲座上或言天啓時某官以某物賄奄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賓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時三賓遺金尚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謬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之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爲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佞乎如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爲父兄者其諒之哉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宗公由宜興知縣遷秩大興再遷南京都察院經歷致仕不稱院曹而稱大興重循吏也漢魯峻官終屯騎校尉而志墓仍稱司隸馮緄官終廷尉而志墓仍係車騎蓋其例也宗公名顯字必彰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由鄉貢進士歷官縣令其在宜興也百姓感其介節爲之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時公尚無子

百姓爲聚禱於社已而果得子因名曰佑其在大典也爲赤縣首苦豪貴之梗職而厥衞官校皆服其清秋毫無犯輦下肅然既受院曹之命以丁艱去不樂進取遂致仕家居一貧如布衣也予攷明之縣令最稱愼重其以攷最加律者例得不次登臺諫否則亦授部郎由是爲大僚者甚多院曹雖階六品然先散之員非所重而南都院曹則尤閒公以京縣擢用乃置之無事之區名爲京秩實與前代之提點宮祠者等斯蓋大臣忌公直節不樂公之進陽遷之而陰黜之故公亦會其意而臥家不出乃前輩無爲之表微者何也予讀明人所修圖志皆目公以循吏而所紀甚寥畧及見牛湖陳公聞見漫錄則於同里所服膺者楊文懿公荆科毛公吉安太守陳公應撫朱公廣西布政錢公四川副使張公淮撫陳公肇昌太守戴公及公而九甚且謂自三原王公華容劉公泰和羅公而外其始終一節至老不變同里祇錢公與公其亦可以得公之槩矣公之事既不甚傳故明史亦闕而數百年以來亦無復知公者予因牛湖之言而重爲之傳

全修齋府君傳

明洪武永樂之閒奉化之以詩人鳴者陳先生孟雍樓先生穆中陳先生協和王先生汝賢陳先生元則徐先生瑾戴先生汝舟而吾族祖修齋府君固鄞產以別業在剡源亦預焉時稱爲剡源八傑孟雍由明經知餘干縣穆中由秀才任休寧縣訓導協和由明經任清江縣主簿汝賢由懷才抱德任宜春縣主簿元則瑾汝舟皆布衣府君名整先侍御公之十一世孫也少受業於族父本然本心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年之門其所傳習遠有淵源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府君獨承先人之敎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林泉草木之盛甲於九曲又結廬於梨洲以祀孫綽其逸情高致皆此類也當是時吾家在鄞之桓谿詩人極盛皆欲府君歸鄞本然先生之子玉翁以詩招之有商皓芝中非固蒂陶潛菊畔可安居之句府君答之有曰萬閒廣廈深蒙庇半畝林泉更卜居蓋猶未定歸也洪武乙丑府君始歸桓谿而往來唱和於剡源不絕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府君辭不就年八十餘始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世遠無存予從家乘中求之得數首而已丹山赤水之田園已成榛棘未知單詞隻句尚有流落焉否也因歎鄭千之李孝謙之纂文獻皆在明初宋宏之輯雅集亦在明中葉以前

而府君之高節已沈淪無攷況去今四百年而遙荼鐺藥竈之餘欲其不泯滅焉得乎四明山水莫如桓溪由谿上而南莫如剡源吾家世居溪上而府君復據六詔洞天而有之古鄞古鄮之勝皆歸吾家是又一佳話也

錢唐龔隱君生傳

予友西泠龔君明水以經術文章掉鞅海內其造詣所至擬諸劉原父黃楚望之流顧予尤心企其門庭之行深情至行敦摯無間窮以爲導山有脈溯河有源必多得於父兄之圭臬者因蹤跡之不置已乃聞其再傳以來竝以孝友起家稱一鄉善士云雍正庚戌明水召對闕下再拜貽書於予請爲從父汝璞隱君生傳予於隱君爲通家後輩然嘗登明水之堂識隱君之篤於親也隱君髫年失怙家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資其緒用是棄舉子業就生計不幸遭家難伯兄歿於官八口零丁無依仲兄仗義勤施徵逐日落隱君竭蹶支吾并經理其子女婚嫁之事已而所入漸充置七世祀產以公族人明水東髮就塾卽有崢嶸頭角之譽隱君歲給膏油讀書無閒然而賓與六鷰凌落不售明水自傷其以鵾鵬之羽困於藩籬以致虬鬚鵠髮之親尚未得具三簋之養雖商歌出金石而神思未免怏怏乃隱君厚意纏綿月有肉米日有壺漿繹絡繼至常曰汝克守身自愛長奉白華之潔晨羞夕膳吾當借助以資孝思可無憂也甲辰秋明水復遭太君之變隱君歎曰九宗七族之中吾所敬事莫媿若耳喪葬之需苟有不敷惟吾是問然隱君錙積銖累僅及中人之產身披大布之衣居無別業之適妻妾子女皆以勤儉自持而棣萼之誼終身一日傾筐倒庋繾綣彌加其他睦婣任卹之施固有不能枚舉者矣至若隱君行事實有卓然不阿於世俗之見者每言吾父子兄弟生既爲一氣終卽當一邱堪輿風水之說昧者趨之吾勿問也遂買地於南高峯之顛傍考妣墓約異日左昭右穆以次竝列松楸碑碣之間魂魄相依兼使子孫祭祀不以東西遼遠爲苦蓋其友愛之中能深得慕大夫冢人禮意如此明水拔萃成均徘徊不欲赴　闕隱君責以捧檄之意且許爲任其家事今膺特簡蒞百里矣天南地北徒爲高堂升斗之謀卽欲長依膝下亦何可得至於四壁蕭條妻孥軟弱其所恃而不恐則以隱君在也隱君杖履沖容容邑釀粹當此六橋旭日徜徉梅柳之陰鹿車對挽檽木行吟又有好學工文之子斑斕進酒蕉境之甘天實佑之而明水感懷

白雲推其明發之慕爲隱君謀不朽竝可傳也爰卽以此復之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祗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卽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蓍蔡是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爲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蕺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入已而國難晝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會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緒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閻徵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合定菴爲之捐金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顧西河旣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

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卽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予於是發其集細爲審正各舉一條以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釋文亦並無有蓋揑造也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尚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邶鄘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磵已辨之而反造爲陳壽魏志原有邶鄘寫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曾立石經之類有不攷古而妄言者如熹平石經春秋並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樂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并或問語類亦似未見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稱秦檜而遂謂其父子俱附和議則褚溪致堂有實然引證而不知其五峯之大節俱遭舍沙之射矣有非者篇如引閻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有改古書以就已者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先君皆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況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卽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敍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聞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勵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既貴寓杭猶時時遣

入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即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於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趨祀於府君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呼何其流澤之永一至斯歟府君之事不見於唐史亦不見於圖經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良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繹騷浙東雖遠在海隅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官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卽應卒於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明州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鍾氏尚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於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竝竊明州特以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

遽失故晟遂以鍾氏爲主前此吾鄉一亂於袁甫再亂於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節使如劉漢宏董昌之徒非能與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揩拄之府君既殁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於唐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助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民之永矢弗諼春猿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酬矣府君名僕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墓志作羊而吳越備史作揚按拓跋魏有羊衒之亦或作揚衒之蓋出自晉大夫揚食我之後本爲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江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耆老相傳是城之築禦始於府君而黃晟踵而成之者也更爲之銘以系之其詞曰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兮鎮撫荊土拒守臺城俱豐功兮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兮指揮方略築斯鑿斯成崇墉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衷兮賴有祠壇神燈靈旐長映堇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北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爲康憲從子惟治來繼任故尊稱之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山廣化院者亦圮予以康憲於吾鄉有遺愛不應乏祀而鄞西南二湖洲畠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南藍卽康憲當日廨舍也則移大人堂於湖上爲更宜乃議卽南藍義塾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高憲敏公碑今亡矣公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以胡進思之寵斜滔謀叛獄辭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來居明忠懿心知公之無預故使之久鎮海疆而絕無所嫌疑是固其兄弟敦睦之盛而公臣節之純要亦可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五年卒其時它山堰壞幾不可治公跪禱於王長官之廟遂以重完浚廣德湖增補陂塘萬二千丈有餘內和民兵外靖海國以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者元珦元珙皆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爲吾鄉名節度生榮死哀國人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康憲墓在奉化禽孝鄉白石里之原其與南藍之朱邸均爲遺愛所勿諼豈不賢哉況公亦不特明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江南以應之丞相吳程敗於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內士卒東西二道爲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見於昏亡鹵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於強隣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藩搆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於十國兵爭中獨享無事之

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有閻氏里人因誘呼閻相公祠而以閻璠當之胡梅磵引入通鑑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守是年璠卽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之逆臣祔之者予謂閻氏慈水之舊姓也璠雖被誅或其子弟有從公於幕府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隨得祔理應有之不知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安衣錦之鄉至今遊人憑弔其間而中吳之金谷元璚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爭光益以歎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裴府君廟碑銘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卽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蓋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社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肅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復平之粟鍠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戡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殆有獨隆者耶貞元十有二年粟鍠以鎮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於孫吳國志大抵皆在丹陽近境而吾鄉則未之聞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以今地里質之當爲鄞之傅霸河慈之鍾乳山潘蠙奉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討平之禽粟鍠於天台送至京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攘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爲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爲梗故取間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來所過繹騷乃居民不以爲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崇食其亦賢矣乃數十年以來有妄指爲祀晉公者不知何所據依晉公於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當以府君爲是於是祠下父老懼其流傳日遠遂爲非奉之祀乃乞予爲碑以紀之府君濟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蓋以進奉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沒者更爲之銘其詞曰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峙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冑容越鄒溪兮度管江甘棠夾道兮被神幢蕭蕭鳴馬絕吹老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凱歌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於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在東小江湖之爲功雖由於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則固

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錢湖之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尚易支廣德湖三面平坦隄防尤難故卒爲樓异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僅而得存今不早則已早則東管尚恃錢湖以無恐而西管必失穫小人苟且以圖一切之利其害無窮如此湖口有望春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卽山爲廟一以祀神之主斯湖者卽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守令之有功於斯湖者卽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羣公一一畫眞顙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是也塞湖以來靈波之廟尚無恙而羣公香火則僅存一椽矣嗚呼愚民知有田可種之利而不知其害羣公當日之功今已澌滅則民之忘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觀塞湖者反世享焉王正已之強辨況達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爲湖雖不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其功長存而世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之廢者羣公之有功於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其不當因樓异而斬祀也明矣況其英爽不與湖俱澌滅則未必不爲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祀之湖與於魏晉之閒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大歷中吳府君謙鄞令儲侯仙舟貞元閒有任府君侗大中閒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敬方時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御史李公後素五代時大增湖塘者有節度使錢康憲公弘億宋淳化閒釐正湖界者有邱府君崇元已而有蕘府君耆天禧閒增湖塘湖隄清湖界者有李府君夷庚景祐閒又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從事郎張公大有康定閒治湖者有主簿會君公望慶歷閒則王荊文公安石熙寧閒有張侯珣望春白鶴之祠卽張侯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琉又有虞侯大寧段侯藻已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葉府君棣未幾而樓异至矣惟吳府君於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尚存南渡而後力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請以祀之嗚呼前輩於樓异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湖上之祀异也卽在靈波廟中其後始別建今吾增定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其陳跡已亡而尚有思而報之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西管之田遠資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溪流入江

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吾之爲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復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尚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於山下者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歟桑田既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妄引里俗之言以爲齊梁間人僞造姓氏以實之則慢神之尤者爰附正之於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爲詳協至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後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堉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申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宣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尚書應麟安吏部劉元潘教官某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荊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姚侯柏程府君覃胡府君槩陳府君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寇府君天敍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董戶部守諭陸副使宇爛皆應配享嘉澤廟者至於城中雙湖始自唐王侯君照其既如吳越錢康憲公宋李府君夷庚錢府君公輔劉府君俶虞侯大寧唐監船意劉府君瑾張府君津判府吳正肅公明張侯伯鯨城中萬戶資以得生尤不可以無報也今但於水則亭祀正肅亦未盡

射龍將軍廟碑

定海桃渚之濱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寧波衞指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寇戰於桃渚大捷明年六月出哨象山之鋸門夜見雙燈遠至熊熊閃閃以爲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俄而黑風大作一軍盡覆將軍溺焉乃知其爲龍也將軍時年二十有二先是萬氏自將軍王父以佐命死滁陽其父死遜國其兄死交趾三世皆以死勤事招魂葬於西山至是以將軍衣冠祔焉桃渚居民遂稱爲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夫龍之爲物至靈也其噓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焉然而其質出於血肉之精則尚未離乎物於是人得而豢之亦卽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困吾聞之海上人以爲龍既落其目忽變相爲人就醫醫家爲之傅藥稍愈適其女從戶隙窺之則儻然鱗

蟲也驚呼其父而龍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既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痾雖其言誕不足信然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軍之廟食其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宅於海口天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波者也將軍之誤中於龍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劍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軍衛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殁爲明神徒御之往來自有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茲東海吾言蓋決之於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射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矣哉

竹洲晏尚書廟碑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爲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之間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爲畿輔也吏部尚書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尚書晚年以忤權臣悒悒而死太夫人尚在堂汪莊靖之父太府公時時周卹其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聞有晏氏蓋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峰浮圖中尚存尚書所作石碑則大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畧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歸而反爲之立大傳顧於尚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也耶夫大賢踪跡所至其山川亦爲生色蓋其所存者神故其所過者化其化不泯則其神長留名德如尚書百世之斗杓也苟表章而出之豈不足以廉頑而立懦哉今世俗所稱晏公廟者最多乃道家之祀也赤章青詞殊爲可惡吾鄉湖上之竹洲亦有之竹洲蓋嘗歸於先宮詹公欲去之而未果尋易主矣今復歸於予予乃改以爲尚書之祠而率後進之士薦溯毛焉東望爲友恭堂之故址卽太府所居也太府亦以忤權臣被斥蓋尚書之同志湖光明瑟先正之魂魄相與招邀過之蒼桂之風裁旁皇乎其可接焉

大金夫人廟碑銘

今東越人盛傳所云大金娘娘之祀里俗凡以巾幗成神者卽呼之曰娘娘蓋前督師孫公碩膚部將都督章公欽臣之夫人金氏予故改稱之曰大金夫人而其爲之碑也則以友人陶燮之請初孫公於改步之際思爲卽墨之守駐師江干與同里熊公汝霖寧之錢公肅樂沈公宸荃及觀察巡道于公穎稱五家軍都督卽侍郎正宸之宗也而在孫軍孫公欲以火攻下錢唐故有別營司火攻事而以都督領之已而江上破都督散軍亡命其後卒以起應山寨軍敢見執死之夫人例應沒入

旗下將發遣夫人慢罵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磔夫人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行刑者見夫人儀姿色不無褻語夫人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夫人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余禮部若水爲之傳王詹事遂東之女玉映爲之詩吾聞都督被執時問官憐其忠也欲令冀詞求免而已爲之道地都督亦思自身有爲將從問官之意而夫人力爭之遂死嗚呼都督良非愛死者而苟身有爲之說常足以誤人此張中丞所以戒南八也夫人之見卓矣顧都督之問官仁人之有心者也夫人之問官則天下之妄人耳然都督之問官識者或憂其誤志士於一簣而夫人之問官適以成其烈斯則天之所以有待而愈顯也更爲之詩當迎神之歌其詩曰

越水湯湯曹江之瀨兮越山峩峩南鎮之寨兮孝娥死家烈婦死國兮孝娥死於波臣而烈婦死磔兮二千年來遙輝映兮女星之墟芒寒色正兮孝娥烈婦廟貌相望兮祇慙黃絹莫能相尚兮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三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者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開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於天人性命之旨四先生之爲海邦開羣蒙者其功爲何如哉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如峩眉天半固無庸以多述惟自後世紛綸於德性問學之門戶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之故耳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此語本之黃氏日鈔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

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驟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慈湖稍近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則大醇當署其言而觀其行）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輩之根柢即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其惡乎可朱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爲已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爲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今閎覽博攷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爲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攷也總之古人爲學其途徑所發軔或不能盡同然究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朱子嘗自言目前爲學緩於反已反以文字奪其精神其惟恐流於口耳之弊如此所以不墮於支離也四明之學正不敢於方寸澄然之後忘其致知格物之務此所以不流於頓悟也然則其殊途而同歸者總所以求至於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舍奠其中而爲講會焉薛學使方山舊有碑其文未足以發乃更勒石以記之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於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槐堂之子弟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即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閒嘗攷之慈湖之父通奉公（諱庭顯）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序其學曰

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自序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敎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諱鉉）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隳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敎所自出也廣平之父通直公（諱敏）最與童公持之講學相睦陸子銘其墓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童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絜齋之父通議公（諱文）予曾見其褒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始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內之圭臬而由之況又親師取友徧講習於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及其摳衣陸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兄弟者必推本於大中論康節者上及古叟宗建安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粟主於後堂而祀之而稍爲捃摭其言行之大畧鐫之碑文之陰使後之人有攷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侯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況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於此漫不足爲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皐亭山太傅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其意蓋已辦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傅以爲反正而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傅探得楊駙馬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海入覲共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以成文丞相指南錄雖於太傅不盡諧然於閩廣再造則以爲太

傅一人之功益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絲者莫過於巾子山之一磔能使螟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傅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冊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甌背上尚有人焉大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洒辱而二王一綫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爲元之降臣於太傅之遺蹤畧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太傅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況厓山宮闕與是山塹寨尤其神明之所憺憺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與候濤山對雙闕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航海時多葬侍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甌逐日維艱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港而淺灣兮崎嶇謝峽而碉川兮沉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辮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來此閒聞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爲老鰈兮春網登之薦豆邊兮

謝高士祠堂碑

四明洞天之勝自謝高士遺塵著而山中未有遺塵辦香之地南宋時史丞相直翁歸老湖上營眞隱觀於竹洲卽摹九題之勝於觀中而請御書洞天之額以寵之乃特立遺塵之祠遺塵未嘗居湖上然旣摹九題則祠之亦所不容已者也四明東七十峯之脈散布於城外而實以湖上爲壑飛泉伏流俱歸於此澄波凝碧遙接蔚藍之山邑以相茹吐遺塵有知其亦顧而樂之矣顧自眞隱觀旣圮而祠亦廢志乘中皆莫能詳其事何其漏也予讀直翁集始得其槩惟竹洲之歸於先宮詹公嘗欲復九題之勝而不克易主之後遂爲菜園今竹洲復歸於予予之力不特不足望直翁并不足望先宮詹公而欲以漸振之乃先爲小屋三閒以奉遺塵葢祠存而九題之勝可邀也夫遺塵固世外寂寞人也以直翁之平泉而爲之祠廣廈高軒朱簾翠幙或未必嘗山澤臞之意今以予之窮撚蓉羹薦昌陽反足增湖上一佳話也予讀宋人張武子鄭中卿九題之作以及放翁四明洞天詩皆與直翁唱酬而成乃湖上之掌故非眞四明山中之景也近修四明山志者不加攷證率連混入

山志載直翁青櫺之作而又訛其名爲史洸　山靈貽笑至今齒冷嘗欲別輯竹洲眞隱觀志以記湖上洞天之顚末而未果也故因祠碣而并及之

聞尚書祠碑

明故吏部尚書聞莊簡公以減廣德湖田之稅湖民德而祀之其祠盖與副使陳公之祀同時而起嗚呼湖田之厲起於樓异甚於仇念今湖上尚有樓太師豐惠廟而念亦得食於學宮果爾則聞陳之祠不必立也尚書生平頗不爲吾鄉士論所重幾幾與慈水趙尚書並稱以爲嚴氏之私人至今雖三尺童子皆能道之予嘗攷之明世廟實錄旁稽野乘則固有不盡然者尚書在朝時不能廷爭其咎固無可辭而謂其阿附屈節如慈水則無之至實錄且言尚書於嚴氏繼多齟齬以此卒去其位然則尚書特不能挺身與嚴氏抗而固多不遂其意者非果俯首其門下者也而里社流傳遂多已甚之詞論世者不可無以別白之同時吾鄉大老祇張文定公與先侍郎可無疑議屠簡肅而下如東沙如東明皆不能無濡足於嚴氏以君子守身之義言之均當引咎無辭而尚書蒙謗獨甚其亦不幸也夫雖然尚書之於鄉里能減徵以舒困以視仇念之但知加稅以媚國而不顧民患者則天淵矣西成報蜡尚書之祀當與白鶴諸公同爲湖上篤祐是不可謂非明德之馨也先宮詹當日嘗爲尚書清神道之荒蕪予之爲此碑也固不敢有溢詞然於尚書之定論竊自以爲得之

旌忠祠碑

世祖章皇帝定鼎亟卹前明甲申殉難文臣十有九人浙中得其六而吾鄉陳恭潔公其一也禮臣遵奉明旨各建祠於其里春秋祀祭特撥地七十畝贍之於是有司卽公之別業舊所稱娑羅園者爲祠以時夫人祔而麗牲之石至今未備予自髫年拜謁祠下其後奔走風塵久未過之會罷官歸諸陳多以碑銘見屬又惡敢辭陳氏爲宋元祐黨人文介公裔衣冠極盛其最著者四傳而爲文定公槩又數傳而爲大儒習菴先生墳至明而爲漕運侍郎濂至明亡而公出焉甫上世家之盛所未有也公生平顚末已見於明史傳中予不復述董戶部守諭哭公之詩曰惟其不好名殺身乃獨眞旨哉言也不特可以知公投繯之心事并可以盡公歷官之心事者也三垣筆記言公自川中反命歸里將赴京夜夢摳衣於文山祠下文山趨而掖之曰公乃我輩中人也邀之同坐公不敢當文山固掖之醒而以爲異事

時國事已不支公戒行有日忽延畫師寫眞容裘冠褒衣客或問之曰何匆匆中作此公歎曰是叱馭而行之日也生還其可望耶蓋公已知廟社之必亡成仁取義素定胸中故志壹動氣而文山之精爽臨之其時同難吳太常公磊齋亦嘗夢中聞哉山劉公爲誦文山零丁詩句卒成先兆而公則更親接之是又何須太人之占而後了然哉公之遺文亂後盡失林高士荔堂求得其滇中草一卷蓋司理任中所爲也忠臣固不必以文傳而滇中之一峰一洞公品題之殆徧又何其多情也今祠中之蔚然而秀者乃公平日觴咏優游重之以

聖朝之大典雖橋山碧血左右龍髯而枌社所在豈遽忘情陟降之靈陳氏子孫其敬之哉

王節愍公祠堂碑

王節愍公祠祀舊肖像於荊公重恩閣及天封寺予謂是以寄公草草將事也乃議爲別立祠於湖上而附以公子駕部之栻鳴呼節愍父子再世死國世所稀也其再世知吾鄞縣而死國則世尤稀然節愍之死襄崇洊至而駕部之死則世多諱言之者愚竊以爲不然夫死忠一也節愍死於甲申則以爲忠而卹之駕部死於丙戌寧竟以爲逆而棄之說者以爲節愍死於闖賊而

聖朝逐賊卽加恩於死節諸公則駕部之抗命爲過是又非也夫所以加恩於異代死節之臣者以教忠耳是駕部必不負故國而後不負其父必不負其父而後不負

聖朝蓋節愍得駕部而其被卹愈無媿然則其附祀也亦何嫌疑之有駕部諱之栻字璧卿節愍公次子也少隨侍在吾鄉節愍最愛士凡鄞人之秀者咸出入其門駕部多與之厚故自下不守駕部東走來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衰任車駕主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駕部哭而受命已而見江上事不可爲辭去入閩閩人仍令管車駕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公守金華以檄招駕部乃爲之練兵於武義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死之駕部之在吾鄉五日京兆耳然吾鄉以節愍之故甚愛戴之聞其死也皆泣下每祭節愍必以駕部配其後者老漸喪始闕其禮而并知其事者稀矣嗚呼碧梧翠竹乃與甘棠之愛並成故國之喬木節愍之澤爲何如哉伏念

聖朝之脩明史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得錄則駕部固應登於節愍附傳又何害於附祀節愍之事已備詳於明史故不紀但紀駕部事以補史闕

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明故兵部尚書督師同安盧公諱若騰字牧舟嘗持節巡守浙東兵備駐節吾鄉遷去需次次年而北都亡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南都又亡閩中晉獨座邀年又亡公飄泊天末以一旅思維國祚卒死絕域天之所廢莫能興也公家閩中之同安而二十年栖海上邱國咫尺掉頭不顧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暹羅蔡子英之投漠北故鄉墳墓且如此況吾鄉特其幕府所在能必其魂魄繫之也哉雖然忠義之神明固如地中之水無往不徹者也而況吾鄉之遺愛尤有不可泯者公駐寧時以天下方亂練兵無虛日已而有雪竇山賊私署年號潛謀引東陽作亂之徒乘機竊發公不大聲色授方畧於陸太守自嶽而定之故婺中塗炭而甬上晏然其撫循罷民尤爲篤摯稍暇則與士子雅歌投壺論文講業迄今百年浙東人思之不能忘而吾鄉尤甚初合祀於蔡觀察報恩祠中尋卜專祠奉之方公以思文之命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徊鎮下關嘗浮海至翁洲因閒行入大蘭諸山寨吾鄉父老壺漿上謁公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同袍澤者吾鄉巨公最盛閣部則錢公止亭沈公彤菴列卿則馮公簣溪張公蒼水陳公逋菴臺省則董公幼安紀公衷文皆以中流擊楫之蹤與公最睦諸公淪喪殆盡晚歲獨與蒼水同事最久嘗見林門有閒使至寄聲問曰賀監湖邊棠樹生意得無盡乎然則甬上之爲桐鄉固公身後之所勿諼也嗚呼公膺六蠹之任蓋在國事既去之後雖丹心耿耿九死不移更無可爲前此一試於吾鄉者不足展其底蘊也而已足垂百世之去思故曰亡國之際不可謂無人也明史開局以來忌諱沉淪漸無能言公之大節者聊因祠記而發之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之江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卽　大兵亦皆以爲出於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師聯絡諸省援兵猶足以支久江陰涇縣則難矣然尚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若吾翁洲之彈九絕島哉然而殘明一綫實寄於此其關係至與厓山等斯亦奇矣翁洲文武死事諸公極多可攷者二十七人而城守之力則劉公世勛一人任之爲尤烈初　大兵之分道下也定西侯張名振以蛟關天險數舟扼之卽不得渡故令蕩寇伯阮進邀擊於大洋以將軍城守而自奉王揚聲搗松江以牽

制之定西甫去天忽大霧　大兵乘順風逕渡無知之者蕩吳急出兵用火攻而返風竟自熄　大兵遂直抵城下

聖朝之得天固非人力所能施也將軍料簡城中步卒尚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卻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炮受降者爭先入伏發擊殺千人　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城中別將邱元吉金允彥密約爲內應顧不得聞二十八日遂縋而出降且言將軍嚴守狀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炮如蜩城雉盡壞將軍乃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嗚呼烈矣翁洲一城之流血以將軍故而居民至今趨其祠春蘭秋薦禋祀恐後夫非其精忠之所感歟將軍字肩之南京人也解褐自右科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洲累陳雄畧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平居好史籍嫻吟咏稱儒將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吾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於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先公攷正世譜謂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助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吾家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翩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既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緩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雕七錄有吳太史令範亦著風氣占法諸書然方技非儒林也臨湘之入魏也諸子弟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舊譜指北史諸泉泉全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蓋自吾始祖侍御府君上溯之至桂陽其世二十有七府君諱權仲衡其字宋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其太夫人于氏憂遂不復出府君之父中書令大賢吳越時

掌國政至是尚存府君奉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娶相氏生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府君來鄞其卒也葬於溪上之沙渚其時府君弟與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出於全其時推恩諸眷溯源自鄞大賚官爵而吾桓谿諸祖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有司高之乃署其居旁之碑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旣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四葉而溪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者未有若此之永者也府君之明德遠矣祖望攷唐宋之制世家巨室皆許立祖廟於京師今則無矣而宗祠之禮則所以維四世之服之窮五世之姓之殺六世之屬之竭昭穆雖遠猶不至視若路人者宗祠之力也吾家宗祠累修累圮乾隆戊午重擇地於沙渚而建焉自府君以後八世而八宅始分故自八世以前舍八宅之別子皆列於祠昭一本也其後則不能盡登但以賢而有德貴而有爵才而有文者列之其有爵而無行或玷其宗者不豫嗚呼導山有脈導水有源吾宗人其講求敦睦之行交相勉以亢宗也則府君之所厚望哉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會稽東浦全氏吾鄞之小宗也全氏自大司馬以後世居錢唐給事中孝寧侯顯於宋水部郎名於陳唐世頗不甚顯而中書令府君枋政吳越中書之子侍御府君仕於宋與其弟卜居會稽浴龍橋旁已而以其長子爲明州學錄來鄞遂家桓溪其弟無子府君以次子爲之後故東浦一支亦府君之裔孫也七傳爲太保唐公安民八傳爲太傅越王份九傳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特進大聲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徐公子爲少師周公純夫少師節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是時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皆出全氏而申王再從子泉翁以詩鳴爲月泉社中巨子宋亡後節尤高當是時桓溪之全不顯而東浦貴盛無比有明以來稍

覺衰謝萬歷中副使府君始登監司而其餘不過以明經著而已雖然吾於東浦之宗以爲將來必有達者流慶其未艾也徐公之於穆陵戚畹姑所不論以潛藩之功言之非徐公不至此當時食擁戴之報者史氏兩宰相一執政其姻宣綰袁韶皆以此登兩府次之爲鄭氏次之爲余氏莫不專權秉國以吾全氏之力若有意於此豈出諸家之下而竟無有其自周公以上皆身後追贈者度宗在東宮冊妃節使府君主昏尚以待制守寧國其後仁安皇后會禮推恩始加節鉞而端明陳公猶言太驟節使卽累疏乞休迨參政之入東府則國事已去豈非循分畏天克守滿盈者乎蓋穆陵之得國以吾全氏而其亡國以賈氏相對而觀則戚畹之所闕者亦可見矣今子孫雖隱約而詩書之澤未艾家法整然消息菀枯其有時也乾隆己未宗人修治祠宇而請文於予予乃爲述祖德以勉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碑銘

萬金湖銘

甬東七十二溪之水會於橫溪而以其洩入江流也瀦之爲湖其名曰萬金湖亦曰錢湖言其利之重也其支則有所謂南湖滄湖梅湖之屬唐人謂之西湖宋人謂之東湖說者以爲前此縣治置於江東則西之其後遷於江西則東之然觀厚齋先生四明七觀唐有西湖爰在東郊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其稱西湖溉田五百頃東湖溉田五千四百頃則似原分東西二湖者湖勢東高而西下其水皆自東而西或者西湖先成東湖後闢其究混而一之歟石塘周回八十餘里有七隄焉有四牐焉泡注阡陌直至定海崇邱鄉而止蓋四明東道一巨浸也李陸二公之德遠矣特湖爲隄牐所限葑菰菱芡蓮葑之流雜生其間滋蔓不除則漸淤宋慶歷七年王荊公嘗浚之治平初元主簿呂獻之重新諸隄其時尚未聞葦泥之患乾道五年張津乞開湖中瀦水灌田則湖流尚有餘也是後始日以葦泥爲患淳熙四年魏王愷以鄞令姚柏之請大浚之而不得其道去葦泥無尺

許復積於山閒之隙當時雖平望渺茫若已奏功者未久葦泥又瀉注於湖中堙塞如故於是有爲買葦之策欲運諸海者亦不果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置田千畝收租欲歲募人浚之且請禁侵塘之侵占種植盡復舊址朝議許之程未及成功而去有司奉行不虔田租浸移他用湖又廢寶慶二年尚書胡榘來守又大浚之以孟冬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鄞定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暫輟明春役再舉農不妨耕軍不妨閱農軍所不暇赴則以漁戶畢之是冬告成天子璽書褒功有差猶懼其無以繼也增置田使歲貯穀三千石沿湖稽察隨菱菰之生而絕其種管隅者一人管隊者二十人皆轄之府而以鄞縣丞董司之朝議皆報可於是立煙波館天鏡亭於陶公山守牧亦時往遊豫焉是時湖上稱大治胡之後不浚湖者十六年葦復爲患淳祐二年陳塏始行買葦之策不調農不撥軍隨舟之大小多寡而售之交葦給錢各有司存其初不過數百已而至者千餘前此淘湖之田所收率以佐郡家別項支遣至此方盡於湖用之鄭清之作詩以美其事或曰買葦始于程覃未知所據蓋自程提刑而後三大吏皆實心水利之政不徒以一時之計塞責足以配食李陸二公而無媿雖胡制使生平不爲清議所許指爲二吏之私人然其盡心於是湖則固不可以其人廢也自元時以買葦田入官于是淘湖之舉稀矣大德閒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以捺田若干入官租者營田都水分司拒之復清爲湖清容紀之志中以爲塞湖之漸時拘七鄉食利之家責以去葦其所行大都如魏王時旋去旋生至順中宣慰太平謀復亩田買葦然不果而鄞尉王世英之治湖則有勞焉至正中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葦泥向春不泛荷芡俱鮮生者總管王元恭喜而紀之志中然亦憂其不足恃而戒後人以善治之明洪武初又浚之其弊如大德而據爲田者竟不下數千宣德閒下水王士華以參政家居開田甚多七鄉之民訟之稍阻正德嘉靖中衛軍累請以爲屯田一則郡守寇天敍拒之再則縣令黃仁山拒之蓋湖之危而僅免者屢焉至嘉靖以後而又一變先是湖民之薙葦也以爲無用故多積之山隈欲運之海則勞費甚後其後知其可以糞田故爭自薙之而勢家竟私徵其稅於是有司聞之遂欲分其利勢家得其大半以其羨餘歸有司其實未嘗申之憲府先侍郎自官歸有山莊在湖上因得聞其害以語監司

而禁之萬歷中有司復私取之先宮詹自官歸復清之（事見先侍郎崇祀鄉校行畧先宮詹墓志）蓋是時湖民之得稍甦者吾家再世之功爲多天啓元年復有投牒有司請收葑稅者鄞令沈猶龍以爲葑稅出則薙葑者少而湖日淤乃大禁之苟有私徵者必治於是稅乃止截江之役兵餉不足搜山括海以厲民大將武寧侯王之仁力請塞湖戶部董守諭以死爭之得免向使之仁策行江師旋破無補於軍賦而湖隄一決不可復修其害大矣然而據湖爲田者日多順治中故觀察陸宇燝復言之申明厲禁嗣是亦屢有謀塞湖者當事頗知其妄不之許嗚呼城西之鑿湖蓋久塞矣然猶可望它山之水自仲夏以救之若是湖則何望乎徒謂湖之可田而不知將并舊有之田而失穫也近者淤泥日積湖身日高足以注三河者且給一河而不足不肖之徒尚私洩諸閘以取魚殆將不塞而自滿可無懼乎說者欲大浚之取淤泥以爲隄固之以石或自月波山接二靈山其廣八百丈有餘若自部家山跨楊山則稍近易成葑不至復注湖中矣而未有能行之者是爲銘曰

湖山兀兀湖雲溶溶美哉保嘉澤以祐我甬東誰其尸祝李陸是宗亦有三大吏嗣克奮庸有元收田貽厲莫窮有明黃沈廓清而疏通廷爭息壤先公所同危而得存哀哉此疲農前此衞湖買田治葑胡後之人欲塞湖爲功三犀未立雙鵲是恫遺民惟董陸惓惓苦衷吁嗟民牧尚惜哀鴻築隄固隄先詰有遺蹤重湖可保竚卜屢豐莫師樓异有靦我祠宮

小江湖梅梁銘

小江湖堰下梅梁其傳不一而皆未可信舊志曰大梅山者漢梅子眞舊隱也昔有大梅生山中吳大帝伐之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見梁上淋漓沾濕萍藻繞之始大駭乃以鐵絚鎖于柱遂不復出秦淮海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是也它山之梁長踰三丈去岸亦數丈橫浸堰址暴流衝激儼然不動歲久不朽或有刀墜而誤傷之者流血殷然不止潮過則見其脊有草一叢生於上四時常青居民呼爲斷水梁又名梅龍二梁之餘飛入定海橫亘江北是爲梅墟予家舊在溪上去梁不過數里歲以展墓必至焉每望見梁峙水中如龍昂首以擎其堰輒歎息以爲王長官之神功高吟嬾堂攻媿二君之詩以壯之顧所云鏡湖飛鬬則既怪矣近讀黃南山集則

曰吾鄞芝山之梅冠天下虬枝屈鐵蒼蘚剝鱗花疏葉細實脆核圓相傳猶漢種孤山之梅以和靖顯不知芝山之過之也它山堰梁卽是山所出南山醇儒其言當有據然而前人未有及之何也及見宋魏峴它山水利備覽則云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力所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而至以爲冥助然則所謂梅梁蓋本不知其所自後人從而神之遂有若舊志所云是乃水經注中譌謬習語而南山之言亦但出於傳聞之口也吾聞宋神宗時河決澶州曹村勢且逼京師程純公帥鄆卒欲以身捍之忽有大木沖流而下純公顧謂衆曰苟得是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應聲至衆以爲至誠所感然則長官之梅梁長官之深仁所致也不此之頌而援怪誕之文以爲故事志乘之陋甚矣嗟乎年運而往大梅山中護聖寺所謂梅熟堂者今已不可復問不特古木之無稽也而光同鄉芝山之梅亦更無一枝片葉存於世閒獨長官之明德所護巋然無恙吾鄞西南隅之民水耕火耨不爲甬江之潮汐所困惟此梁爲砥柱詎不偉歟從來大木之以堅久名者曰梓曰柏曰栗曰杉曰樧楠不聞其以梅嘻亦異矣哉乃爲之勒石於雲濤觀前而系以銘曰

是本眞龍天吳所伏何須畫龍玄黃相觸洞天潭潭一木鎖之外江內湖右之左之

大寶泉銘

慈谿縣西二里有大寶山山麓有泉色青而味甘楊文元公私淑高弟趙氏講學於此有元之大儒也慈令陳文昭北面受業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嗚呼是卽闕湖之支流而吾鄉心學之蒙泉也寶峯書院旣圮舊又有寶峰禪寺亦衰甚而遊人過其下者遂少清流潺潺莫相賞於岑寂之中者然水味之勝終不以世之甲乙減也前輩善論水者以陸鴻漸劉伯芻張又新之好事亦終不能徧嘗諸水故濟南之趵突諸泉衍爲七十二種以其遠在江北不得預而中吳鄧尉山下緣幕有七寶泉不爲甚僻之地直至倪雲林而著則甚矣遺佚之多也吾鄉以二百八十峯之水灌輸浥布其最著者爲它山泉雪竇山之瀑泉化安山泉皆稱絕品大寶所出不若三泉之壯闊而邑味則無減焉雖然是特以風流之結習爲之標置要之是泉當以寶峰先生重耳予門下董生秉繼遊此歸爲予述泉味之甘而惜世之無知之者也予乃告以顛末而復爲之銘其詞曰

寶峰兀兀寶泉洽洽風於峰爽可挹浴於泉清可馨行

有尚維心亭講堂雖杳帶草猶青汲新水戒羸瓶帥先詰勛後生

吳丞相水則碑陰

吳潛記畧曰四明郡阻山控海自高而臬水納於海則田無所灌注於是限以碶閘水溢則啓洩洶則閉其啓閉之則曰平水往往以入水三尺爲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而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水無不平矣余三年積勞於諸碶至洪水濤一役大畧盡矣已未勸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日又自月湖沿竹洲纖城南偏度水勢其平於田塍下者刻篙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上方暴雨急漲水沒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丞啓鑰若四澤適均水露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潦之宜求其平于此而已矣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吾鄉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則山水爲患潮汐則海水爲患而其地勢有崇庳故必資碶閘之屬以司啓閉由孔丙史來牧守之賢者大率以治碶閘爲先務而經畫盡善靡往不周莫如宋寶祐丞相判府吳公其所勑所修詳載圖志水則乃其最後所立也丞相嘗徧度城外水勢刻篙志之歸而驗諸城中四明橋下勒石爲準榜之大書平字水苟沒字則亟遣人啓四鄉之閘不待塘長輩申報以稽時日不然則仍閉之而築時亭於橋上丞相朝夕車騎過之卽見焉居民因呼四明橋爲平橋且立廟以志丞相之德其後水則之旁皆作社學碑爲屋障不可見而時亭亦廢亦無有以此爲意者蓋自元大德中都水使者到路嘗重治之直至

國朝順治中海道王爾祿求之則碑已沒入瓦礫中乃爬梳而出之然時亭左右之屋卒莫之能撤也嗚呼吾讀丞相碑記以爲碶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啓閉者四明碶閘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之命脈卽斯民之命脈而碶閘之精神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也今牧守之精神其與斯民之命脈漠不相關無惑乎碶閘日荒而水利日減攷四明之水則有三其一在它山堰旁之迴沙閘其一在城東大石碶橋下皆前守陳墦所爲陳亦四明牧守之最講水利者也然其規制不同迴沙必以石之沒水爲準大石乃以入水三尺爲準故丞相不取大石之式而用迴沙之式但丞相所立之精在於盡度城外水勢而攝其準於城中不勞遍驗而足以遙制斯又陳之所未逮也嗚呼觀丞相江湖諸碶閘其功偉矣清容夙有憾於吳氏葢以其祖越公爲史氏之私人丞相曾糾之故志中於其一切善政略而不及反謂江水入餘姚三千里與四明山水接更十里潮已沒舊以堰限之丞相忌吾鄉公相之多徙堰於上虞潮至舊堰不數尺舟楫蔽沙岸雖驛舟不可發以此爲丞相之

過丞相之惓惓吾鄉水利爲何如方且據形法家之言開新河以助文運而乃有是哉甚矣清容之謬也予遊湖上摩挲水則舊碑丞相記文剝落已盡乃爲重鐫而附記其陰清容又言育王浮圖知愚有高行丞相求序其語錄知愚以爲丞相晚節如病風不許丞相怒而杖之爲斯言者眞顚倒是非如病風而浮圖之妄亦可知矣因序水則事而并及之

桓谿舊宅碑文

予先世家桓溪之上故搜索溪上文獻最詳嘗謂鄞之山水自四明洞天四面有二百八十峯其在鄞者居多然莫如溪上之秀舒龍圖嘗以慈谿桓溪藍溪稱爲三溪予謂鼎足之中當推桓溪者以本色也句章城址遡矣溪上之山其脈甚遠溯自四明山心之杖錫迤邐而出大小皎之幽深石臼之清奇天井之閒靜響巖之明瑟或起或伏穹窿窿窿其中藥爐茶竈瓊枝玉木雞犬俱別不可名狀溪上之水發源四明山中及放乎蘭浦而下它泉汩汩一碧如洗蕙江環其背春深而綠陰夾岸秋老而繙葉滿汭千篙競發縮項之鯿時出丙穴雖山陰道上之泉不足比美句餘靈淑之所薈萃也而吾鄞諸叟之卜築其閒者亦於此最多故遊人遷客亦最盛自唐賀祕書爲開荒詩老其高尚澤今尚存宋豐清敏公則蕙江其故居也陳尚書以忤蔡京歸於密巖結冥菴南渡而後魏文節公自魚山來築碧溪菴於石臼爲觴咏地而張監軍良臣自大梁來亦卜居焉三徑密邇其時文節東閣之客甲於江東王季彝之詩白玉蟾之仙柴張甫之俠（張甫名厓見劉源集）葛天民之誕皆以魏張之友來溪上又未幾時而樓宣獻公別業在焉宣少師之別業亦在溪上而鄉里以其人不甚重故弗稱咸淳閒安祕丞劉以忤賈似道亦居溪上日賦詩而王尚書深寧園亭多在城東其溪上小園則晚年所爲也東發黃先生亦別署杖錫山居士其寓溪上最久清容謂溪上盛時碧瓦朱甍翬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宮鳴呼盛矣予家先世文詞之學實自義田宗老六公發之其時正及接樓王諸叟之風采至今取所傳家集讀之雖所造深淺不同然莫不循循有前輩師法夫山川之秀必賴人物以發之不然則亦寂寥拂抑而不自得以溪上之山川如此人物如此數百年以來忽變而爲樵童牧叟荒江野燒之場流風遺韻澌滅殆盡欲求當日諸老蹤跡不可得豈不惜夫予自放廢以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築室其閒思爲溪上田父以充

聖世之幸民因念漢宣城太山有廟多名士集其中荆州刺史爲立冠蓋里碑唐之衡陽有儒林文學碑以志其一州人物今吾溪上之盛實無黍焉乃爲文勒石樹之舊宅之旁後生晚輩不及見前哲之風流得此碑猶可追溯而想見之也

先侍郎笏銘

吾家自明季喪亂以來累世之圖章法物喪失殆盡獨先侍郎尚留一牙笏曾王父而降珍之以爲宗器嗚呼是鄭公甘棠之遺也先侍郎事永陵風節卓絕適有詔入直西內草玄侍郎以爲不可乃遜詞以母老願南遷侍養時同里袁文榮公應徵南院聞侍郎之有此請也亟祈要人願得入直侍郎卽代之南而文榮從此馴致大位予攷當時翰詹諸臣鮮有不以青詞進者但得入直宮袍一品立致要津至南院則左遷也桂洲以侍西苑得宰相垂老不肯戴道冠遂爲分宜所擠新鄭屬華亭求撰文不得旣登揆席因修怨焉薦紳先生幾莫能自重者其時有陽明講學高弟尚不能辭此席特稍於其中寓諷諫而時論已難之南充陳文端公以卻桂洲代草青詞之舉見重一時則先侍郎之甘心於遠出而皦然不滓足與日月爭光也已荆石作墓志畧敍其事而明史失之嗚呼宋孫威敏公不讀溫成冊元吳文正公不撰佛經序史家皆以爲大節誠以先侍郎視之其何歉焉嘗觀宋元以前史臣多能闡人之生平苟有可傳必從而紀之後世之人劣於古而史又多所失落豈好善者稀歟晚年去位時相蓋以爲椒山之黨也夫不媚天子其肯媚權門乎哉吾聞笏之爲言忽也古人所以書思而對命也有所受於君則記之有所指畫於君則用之當時侍從諸公寧有都俞之名言要不過齋宮之謬語依樣葫蘆其登之奏須手版適足爲辱則夫先侍郎之笏眞中流之一壺矣乃爲之銘曰

嗟我孫子惟先人是似莫以躁進而佞鮀貽刺不見白雪超然塵滓縱復投閒吾道自充其究伊何不過不作公試看遺笏有光熊熊

第九洞天私印銘

圖經七十二福地稱爲三十六洞天又別有十大洞天之目而四明山居第九四明二百八十峰稱洞天者又有三焉慈溪則大隱也奉化則黎洲也姚江則梭湖也可謂盛矣然此特以神仙所居言之至若標舉清勝則以皮陸所咏之九題著而其爲皮陸所不盡者益非屐齒所能窮也史忠定王爲諸生嘗入雪竇穿杖錫求所

謂洞天者不可得既貴退居湖上之竹洲乃摹洞天之九題於湖上累石穿雲而成之孝皇御書洞天之額以榜焉卽所稱眞隱道觀者也忠定賦之最多其時放翁輩所作洞天詩皆指竹洲於是城中亦有洞天之名先侍郎之投老也心慕鹿亭樊榭之勝嘗築雙韭山房於大雷葢四明東七十峰之門戶也故以花乳石鐫私印曰第九洞天學者稱爲九山先生侍郎下世是印歸於先宮詹之手是時眞隱遺址適爲宮詹所得卽所稱平淡齋者也於是復題其闕曰洞天行館葢遠取忠定之遺而近卽以接侍郎之志故是印也宮詹尤珍惜焉桑海之時雲擾吾甲第圖籍蕩爲冷風寒煙所謂雙韭山房平淡齋者俱歸宿莽而是印亦不知流落何所康熙戊戌予初爲諸生鄞之學宮有鋤地者忽得石印一銅印一其石者卽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也土花爛斑以其沈埋之久也倍增古色予乃購而得之嗟乎墟海之琴復還是亦遭遇之奇也予讀四明諸志乘其於三洞天之名不能舉其本末至於九題之地亦未深覈而忠定之洞天則竟畧焉談桑梓之舊聞者不可謂無過故因私印之歸而爲之及其大畧以見是片石者葢不得僅以先人之手澤目之而四明洞府之地望繫焉湖上之故事存焉詎不爲吾家之宗器也歟

城東大嵩石亦印材也乃取以爲是印之匣而勒以銘其詞曰

片石之稜稜四明山骨之所馮歷刼歸來以尋舊盟寶茲世守足比連城

諸葛氏義門銘

乾隆丙辰有叩吾門晉謁者閱其刺紹興菁江諸葛生也詢其系明大理卿浩之族孫也細問其家六世同居之義門也予歎曰當今世而尚有此古道哉三代之世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維繫卿士大夫之族姓降而士農工商亦大率使之羣萃而居其編民於忠厚之途方且爲睦婣任卹之教使之推廣於戚里之閒而其本支無論也然而致之於禮亦祇大功之兄弟爲同財而大功以下聽之先王豈不欲天下之人世世共其資業睘睘然遊於吉凶同患之天而泯其有無之跡而乃僅僅以三世限之況三代之民本無甚富甚貧之別又非若近世之枯菀判然也不知世數漸遠丁口之多寡不能盡同性情之參錯又難畫一雖欲強爲維繫於其閒而勢有所不能五倫之屬父子兄弟以天合夫婦以人合而非夫婦則生育之功不成故雖以人合而天合者實

由之出然其由合而離亦唯夫婦之私爲之厲至於溺房闈之言疏友慕之誼天合之愛不勝夫人合之昵可爲長太息者也秦漢而降世教日漓民散於下已非一日而其中容有自拔於薄俗之表能挽頹風於日下之流至十世八世六世同居而不散者有司必以上聞天子必加殊獎蓋此乃三代之時所不可多得者而於近世得之詎不爲朝陽之鳳哉今諸葛氏之同居也一門百口胥受裁於家督問其田不過三百畝百口之糧粗足耳問其貲不滿千金雖生息不足以給百口之用而尤難者其中東西二眷東眷孤寡之後丁口不滿二十而西眷生聚之繁直居其十之八乃能不以盈縮爲辭且其中有讀者有耕者有貿易者讀者有膏油脩脯之需非若耕與貿易者之多所入乃能不以勞逸爲辭至於內室無私置之廚竈婦姒先後無私蓄之衣釵總以均齊養其沖和之氣嗚呼此近世之休祥也

國家定鼎百年史冊所書尚未有若此者吾不曉有司何以不爲上聞使

天子不得褒崇之以勵世則亦令典之一闕矣雖然同居而至六世可謂難矣吾更願諸葛氏子弟世世聰聽祖考之彝訓恪守高曾之規矩愈永其傳則愈爲國家之瑞昔者壽張張氏至勤天子之駕過之而江州陳氏逢歲饑

天子輸之粟然此猶人世之寵也鄞之薛氏有瑞室在張村累遭大火不災則天且佑之是以潛溪爲浦陽鄭氏作志銘按其代而稱之曰故義門鄭氏第幾世某公墓文可謂榮矣夫歷世漸遠必有成書使子弟得以遵行之者而後可久故陳氏有家法青田陸氏有家制鄭氏有家範其中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一門之內而王道具焉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諸葛氏之耆老其及今勒爲書以示後弗怠也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然吾每見有從浦陽來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奕者有好爭訟者不特不能守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剝爲之悵然天下盛極必有衰鄭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既於今其衰亦非人力之所能禁獨其家法之陵夷爲可惜耳吾願諸葛氏子弟其慎保之異日

天子旌閭復役使史臣筆之以爲吾浙東之光是之謂祥麟是之謂威鳳是之謂甘露醴泉神芝朱草不可以自褻也更爲之銘銘曰

在昔諸葛氏兄弟分三國而嫌疑不生誰爲調護之惟

忠節之至可以通神明於今諸葛氏兄弟合百口而乖離不生誰爲和齊之惟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吁嗟諸葛氏尚其善守成上以邀
國寵下以振家聲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五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一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槩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其以經術和之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然此乃跨州連郡而後得此數人者以爲師表其亦難矣而吾鄉楊杜五先生者駢集於百里之閒可不謂極盛歟夷攻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摳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執中賈昌朝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鄱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綑禍化爲紳纓其功爲何如哉五先生之著述不傳於今故其徽言亦闕雖然排

奸詆奄讜論虜廣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葉月瀕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襄公父子之純孝也史襄公蒲爲鄞江先生高弟事母最孝實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舊志之謬也越公爲西湖先生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公同門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陳撫俞辭其歷官之事畧同四明七觀載俞而遺陳蓋漏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溍也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溍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金楠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嗟乎豈特一時之盛哉故國綿綿凡周之士奕世衣冠人物歷久不替終宋之代如樓如黃如豐如陳如袁如汪其出而揩拄吾鄉者必此數家高曾之規矩燕及孫子然後知君子之澤雖十世而未艾也五先生之講堂皆已不存卽鄞江桃源二席亦非舊址予乃爲別卜地於湖上而合署之雖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哉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二程倡道洛中浙人惟永嘉九先生得登堂而餘皆私淑也吾鄉則高憲敏公童持之趙庇民皆在太學侍楊氏洛學之來甬上自此始暨南渡而山東焦先生以避地至亦伊川門下也憲敏輩以其所得共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於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蓋嘗讀史忠定王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唐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函之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爲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吾聞沈簽判公兄弟先生之高弟也其事先生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有假借先生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及簽判爲後進師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所曲從風裁甚峻諸生畏而服之蓋皆得之先生之教而諸生奉簽判亦一如其所以事先生者於是甬上之人益知以尊師爲先務而簽判之子端憲卒爲大儒嗚呼先生不應弓車之辟投閒海濱躬行實踐亦不輕著書以啓爭

端斯眞所謂有道君子皜皜乎其不可尚矣然攷朱子所紀程門學者雖以無所表見如唐謝輩莫不存其姓氏而先生獨闕焉甚至吾鄉志乘亦不知寓賢中有是人也豈識椎輪爲大輅之始甬上乾淳之盛孰非先生所首導哉吾觀大函之墟其山嶜崟以秀其水清越以長固應爲高人所託足自予得先生講堂重爲修治而學統攸歸不得僅以遺世之洞天目之而又東爲同谷習菴深寧東發三公之精舍也前有輝後有光矣焦先生名瑗公路其字

長春書院記

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吾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於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有蔣處士季莊者隱居慈水力排王氏新學獨窮遺經不入城市憲敏每積所疑如干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憲敏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憲敏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峰疑焉貽書非之及秦梓守明州求婚於憲敏不得卒以見忤罷官五峰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媿良友卽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爲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尚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日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於伊洛尤爲不淺高氏家居湖上其去長春門不半里故書院以之爲名至宋末而高氏子孫以爲功德道場諸志中所稱長春觀者是也及高氏子孫散處無復居湖上者觀又改而爲菴佛火經幢比邱相對曾謂以憲敏之講堂乃至於此嗟乎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疏寮之詩筆竹墅之圖畫至今皆有傳者然此特風流之鼓吹尚在可有可無之列憲敏之力肩正學百世之師也顧聽其蕪穢不治則何忍矣乃與同學諸公議仍改爲書院以奉憲敏之祀而配之以季莊庶幾諸生得爲講業之地焉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盞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

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竝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輿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崁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約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葢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府之巍裘宸奎之煜燿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已者乃在於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艮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卽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城南書院記

城南書院者袁正獻公之家塾也四先生之講堂慈湖書院建於宋文寥政本心記之廣平書院建於元王尚書深寧記之正獻之書院亦建於宋而其記不傳惟沈端憲公無專塾明人始爲補立南山書院五百年以來三書院雖衰尚有存者而城南之址獨圮予旣遍舉先賢故蹟乃訪其地而復之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葢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深思而得之兢業而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以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葢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於功利沈錮於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省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

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少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竝爲大儒則不槩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茆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冠冕一時黃提刑東發最主閩學至於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城南之址蓋始於慶歷中正議樓公之講堂當時學者稱爲城南先生及正議遷居城內西湖正獻之高祖光祿以高弟講學其地遂世居焉正獻三子正肅遷居城內鑒橋而其餘仍在城南至今猶有存者書院既成卽使袁氏後人司之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淳熙四先生而吾鄞得其三沈端憲公自其父簽判已遷鄞楊文元公則鄞產而遷慈者實與袁正獻公鼎立四先生之門牆皆極盛而文元最高年故道尤廣學宮中有自署慈湖肆業諸生者暨其身後慶元府學尚祭聚焉先公嘗欲置書院於鄞以復當年肆業之盛且以志文元發祥之地初擬在三江之口文元之故宅也顧其地囂不如碧沚之清勝文元暮年所開講也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自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齊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事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嗟乎是豈文元之究竟哉然則登斯堂也能知文元所以立教之故而弗誤用之以貽儒苑之譏則於學者有厚望焉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忠定旣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也甚久文元之對穆陵曰臣平日所以

教彌遠者不如此彌遠之置其君如奕棋穆陵爲之失色次日彌遠奏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此事行狀不敢載故宋史亦失焉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召命碧沚亦鐵崖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嗚呼文元之學統非吾湖上所得私而要其流風餘韻之在湖上者則後人所當敬止也竹洲在南碧沚在北其亦思宮牆之弗墜焉耳矣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吾鄉前輩於三家之學竝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菴其最也嗣是則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朱學則巴陵楊氏之傳授之史公蒙卿而黃提刑東發又別得之遺書中當是時甬句學者鼎撐角立雨戴笠宵續燈互相過從以資攻錯書帶之草異苔同岑其亦盛哉城東之四十里有同谷山其麓有寶幢河左枕大函右股太白水木明瑟四明東道之絕勝也習菴世居於此而深寧先壟在焉故其卒也卽葬於此東發亦嘗避地其閒踰二百年而爲先侍郎之賜塋是以予家父子兄弟多讀書山中者先世有草堂三曰瞻雲館曰來鶴莊曰阿育王山房今惟瞻雲無恙先公嘗於其中翦紙爲三先生神位令予祀之予因請改作三先生書院配之以先侍郎而以其餘爲學舍古之學者必釋奠於其鄉之先師予家父子之爲此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自科舉之學行而吾鄉之佔畢咿唔者不復知有高曾之規矩矣空山野火瓣香宛在雖不能至然心竊向往之予讀清容居士集習菴再世而後不復居同谷所謂觀聚堂尊明亭諸址已無可攷今山下陳氏非其本支也深寧神道亦蕪讀遂初老人之賦可爲三歎而東發寓亭之圮久矣春木之茁承學者其勉之哉

石坡書院記

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

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寶章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朴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香火可爲遠矣乾隆改元其子姓謀重新書院而先問記於予石坡講學之語皆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朴質無華葉葢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衞民爲務慈湖以忤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任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媿其師而侍郎有慙其父其所請絕虜選將諸奏俱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與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晚年最栖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竝於蒙齋習菴葢其道之尊如此桂氏子孫勉之哉慈湖之一綫寄於是堂其勿替此家風也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桂氏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之置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山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杏壇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愼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葢彷彿四大書院之規制而爲之其意良厚矣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葢杜洲子鍾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則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鉉也曹黃嚴三氏其居皆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竝祀之嗚呼鳴鶴鄉周處氏之居也都尉吞三爻以紹孟氏之易河閒

穹天之論皆出於此而唐以後爲魚鹽斥鹵之區風流已渺自慈湖之教及之杜洲一門實爲首倡而躬行君子駢集其閒其後東發又挺生焉何其盛也有明旣輟山長之命中葉以後始漸廢今諸童衰甚吾友鄭性謀復興之而問記於予是固墜緒之所當亟舉者也雖然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不以心學爲是由今攷之則東發蓋嘗預杜洲之講會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已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彼其分軍別幟徒嘵嘵於頰舌者其無當於學也明矣爰并附記之於末

翁洲書院記

應參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於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後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圮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攷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由於安晚其與葺芷皆迂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全軒亦熟於典故原夫書院之立將使學者從事於其本先立德而後立言則昌國之先師當更自葺芷而上之吾聞宋開禧中徐都曹恭先者昌國人也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莅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詞亦超出流輩蓋都曹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毘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而同里有許布衣止齋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累徵不赴然則昌國之先師其當推二公也審矣諸生幸生文明之世誠能從事其本如二公之得統於儒林而又以應氏多聞多見之功潤色之有德有言且將升聖人之堂寧僅爲海外之倡而已也方徐許二公之講學也從者如雲翁洲之東爲岱山亦嘗置書院焉今聖學之光被遍於海隅日出莫不興起吾知諸故跡之皆可復也都曹名愿布衣名孚其時昌國儒者尚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梁皆爲楊袁之學者

亦應得附祀

甬東靜清書院記

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為獨善孫始由巴陵楊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於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於斯文能無媿色乃卽甬東書院故址特建靜清栗主而以敬叔兄弟附焉其再傳之徒如蔣敬之樂仲本鄭以道輩亦附焉吾讀清容所作靜清墓志於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於儒苑窾窽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為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於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為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為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為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甬東獨善坊之有書院始於鄞相國安晚以祀其師迂齋樓公且行鄉飲酒禮焉其後為柄心寺僧并其址敬叔之父靖齋乃移之史氏所居之旁而上祀先聖焉詳見郭嘉所為記鄞氏之衰鞠為蔬圃至是始訪而復之予謂迂齋亦東萊之門人也然安晚之所以祀之者特以文耳先聖之像明時已移入學宮故主是院者莫如靜清而於後堂仍祀迂齋以無忘安晚尊師之舊也

澤山書院記

東發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於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然先生歿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蓋先生慈溪舊宅在鳴鶴鄉之古窯其去澤山甚近故也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其去行館十里不久而燬黃氏後人禮之復建焉今廢矣日鈔舊槀藏於院中亦不復存予謂當復行館之址而以澤山書院名之以從先生之舊

定海諸公皆以爲然請予記之先生講堂在山南望江阻海環植松菊最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澗山林客夢安是也然其爲定海重不在此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子流入訓詁一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婺先生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辨香爲之重振婺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諸經說間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於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於先生之學無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德之鮮也先生之祀於慈在杜洲六先生書院中其祀於鄞則予所建同谷三先生書院中澤山之祀乃其專席故詳其學之有功於聖門者先生之子皆醇儒當附表之嗚呼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吾願過斯堂者其勿自棄也

橫溪南山書院記

東錢湖之所自出爲橫溪金峩大梅諸山臨之四明南七十峰之門戶也明初黃孟清僉事愛其地因築南山書院以開講焉學者稱僉事爲南山先生蓋以此也其後蛟川爲沈端憲公置書院於崇邱亦曰南山故鄞人以橫溪別之先生之講學敦朴而厚重恪守前人之緒言其時諸儒風氣大率如此河北則敬軒三原江右則康齋制行持論皆相似先生所尤推服者爲敬軒而世亦多以敬軒與先生並舉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明初如桂王傳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峰趙氏之傳宗主慈湖先生始爲朱學蓋果齋東發而後世嫡也然先生係吾鄉朱學大宗而其經書補注多有不合至於大學古本以及格物之義則實開新建之先以是知人心之各有所見而所以爲朱學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吾嘗笑近世之自署爲朱學者迂疏陳腐但欲奉章句傳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於其外以是爲弗畔綱其神明塞其知覺而朱學反自此而晦蓋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一切廢之朱學豈其然乎曷亦觀或問語錄文集之諄諄蓋有甫越信宿而別多

折衷者故吾鄉朱學三家宋則果齋東發明則先生宗朱而不盡合於朱倘自今世之迂疏陳腐者觀之殆將反以爲信道之不篤也已先生生平涉歷之詳具於其傳予又嘗爲之序其遺集不復備錄但約其講學之大畧記之先生之後人今甚微書院亦叢廢不治予將爲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猶知有儒林之典型也

城北鏡川書院記

楊文懿公鏡川里第在城南葢鏡川者仲夏諸流之所會也書院何以在城北則公子麟洲侍郎聞其父累疏乞休故建此以待公之歸公卒於京不及開講其中而吾鄉學人向嘗受業於公者仍聚業於此故其齋舍弗替及明季而圮又百年而予表之明初甬上學派首推黃僉事孟清而楊氏自文懿公大父栖芸先生卽與僉事講學至公而始大其學頗類吳草廬兼收朱張呂陸之長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隨聲依響以爲苟同至其所著諸經私鈔吐棄先儒箋疏則於草廬更過之葢公但質諸心之所安固非好奇以眩俗也然當洪宣以後科舉之錮人已深聞公之說少可多怪故王文恪公之誄公曰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阨素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翟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說眞兮遺言奧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劬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設科置學爲世程兮父傳子受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莫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詞微義日星陳兮蹈常玩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弗疑兮太羹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萬年來者誰兮文恪爲公門下其詞如此葢亦非能深知公者若泰泉則力詆之矣嗚呼何其固也予後公生三百餘年卽公之家求公之書殘斷十九僅得其毛詩尚書大學中庸十數卷喟然如得羽陽未央之片瓦因歎公之緒言世無知者南雷黃聘君作學案稱極博竟不爲公立傳明史儒林多取學案故於公亦闕良可惜也公之雄文滿館閣直節在講筵清德垂里社子弟稟承家學俱爲名臣不待予之多言獨記其理學之大者

槎湖書院記

有明正嘉之交陽明甘泉之學盛行二家雖微有不同然其要歸則相近學者不走姚江卽向增城其中岸然

不阿者泰和羅文莊公高陵呂文簡公浚渠崔文敏公甬川張文定公四人文定爲鄞產尤姚江聲氣之所急嘗苦口折難而卒不肯少變其說故當時鄞人自黃侍郎致齋萬都督鹿園外鮮著錄於姚江者則文定實持之吾觀陽明之學足以振章句訓詁之支離不可謂非救弊之良藥也然而漸遠漸失遂有墮於狂禪而不返無乃徒恃其虛空知覺而寡躬行之定力耶夫陽明之所重者行也而其流弊乃相反彼其所謂誠意者安在耶蓋其所頓悟者原非眞知則一折而蕩然矣是陽明之救弊卽其門人所以啓弊者也文定以爲學必先知而後行至行愈熟則知愈精原未嘗相離而特不可謂行先於知此其說最平蓋陽明才高容或其言失之偏者而以言所養則文定之沈沈者不可尚也嗚呼吾鄉自宋元以來號爲鄒魯予修舉諸先師故址始於大隱石臺訖於槎湖說者以爲皐比已冷帶草已枯雖有好事徒然而已豈知當諸先師之灌灌也吾鄉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出其中者蓋十之九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不可謂函丈之中無權也槎湖廢後吾鄉之講堂漸替而人物亦驟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衮所錮黨論所排富貴之溺人如此然則世之以講學爲迂而無預於實用者弗之思耳槎湖者文定之故居也在鄞之西其去楊文懿公鏡川蓋不十里

甬上證人書院記

證人書院一席蕺山先生越中所開講也吾鄉何以亦有之蓋黎洲先生以蕺山之徒申其師說其在吾鄉從游者日就講因亦以證人名之書院在城西之管村萬氏之別業也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清獻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爲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爲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蔥嶺異端之夾雜故蕺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蕺山聖門之狷其許至允百世不可易也然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誕以駁雜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夫學必於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

固陋之胸自夸學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顛沛爲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蟠然翹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爲躬行又何歉焉先生講學於語溪於海昌於會稽然嘗謂先明後偉之士莫多於吾鄉故著錄之中有獨契而吾鄉自隆萬以後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鄉後輩其知從事於有本之學蓋自先生導之萬君承勳先生之孫壻也請予爲書院作記謹述其大畧以歸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南雷黃先生記天一閣書目自數生平所見四庫落落如寘諸掌予更何以益之但是閣肇始於明嘉靖閒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氏爲清敏公之裔吾鄉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德以豐爲最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高宗錫以恩卹治子誼官吏部以文名誼子有俊以講學與象山慈湖最相善亦官吏部有俊子雲昭官廣西經畧雲昭子稔稔子昌傳誼以學行爲時師表而雲昭羣從曰芭曰蒲皆有名益萬卷樓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啓之自吏部以後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六遷居奉化庚子茂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中官教諭寅初子慶暐念先疇欲歸葬父於鄞而歲久其祖塋無知者旁皇甬上或告之曰城西大卿橋以南紫清觀吉地也慶乃卜之遇豐之革私自喜曰符吾姓矣是日適讀元延祐四明志云紫清觀者宋豐尚書故園也慶大喜卽呈於官請贖之并爲訪觀中舊籍得其附觀圖地三十餘畝爲隣近所據者盡清出之遂葬其親而以其餘治宅慶喜三百年故居之無恙也作十咏以志之而於是元祐以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慶官河南布政慶子耘官教授耘子熙官學士卽以諫大禮拜杖遣戍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聞人故其聚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槧與寫本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存無幾范侍郎欽素好購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奔州互鈔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初道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石本魯詩石本大學石本則以爲清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尚書日本尚書則以爲慶得之譯館貽笑儒林欺罔後學皆此數萬卷書爲之厲也然則讀書而不善反不如專已守陋之徒尚可帖然相安於無事吾每登是閣披覽之餘不禁重有感也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別出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自易代以來亦稍有闕佚然猶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時來借鈔閶人林佶

嘗見其目而嫌其不博不知是固豐氏之餘耳且以吾所聞林佶之博亦僅矣臨川李侍郎穆堂云吉人益曾見其同里邊江陳氏書目故爲此大言

二老閣藏書記

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半南溪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沖先生爲師因念當年二老交契之厚也遺言欲爲閣以並祀之南溪自遊五嶽還閣始成因貯書於其下予過之再拜歎曰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貫故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先生講學徧于大江之南而揚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數高弟以爲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高州之文章惓惓不置南溪登斯閣也先生之薪火臨焉平子先生以來之手澤在焉是雖殘編斷簡其尚在所珍惜也況未見之書累累乎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溪之祀君子以爲美談今後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既成爰爲之記

藂書樓記

揚州自古以來所稱聲色歌吹之區其人不肯親書卷而近日尤甚吾友馬氏嶰谷半查兄弟橫厲其間其居之南有小玲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藂書樓也遊屋十萬餘卷予南北往還道出此閒苟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而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

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予論定一語卽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卽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值若干從臾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書之篤如此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崑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蓋諸老網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巖石室容有伏而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啓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聚書之難莫如雙校嶰谷於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爲商榷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眞如邢子才思誤書爲適者珠簾十里籤鼓不至夜分不息而雙鐙炯炯時聞雒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譌本而架閣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半查語予欲重編其書目而稍附以所見蓋仿昭德直齋二家之例予謂鄱陽馬氏之攷經籍專資二家而附益之黃氏千頃樓書目亦屬明史藝文志底本則是目也得與石渠天祿相津逮不僅大江南北之文獻已也馬氏昆弟其勉之矣

小山堂藏書記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爲最予嘗稱之以爲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以爲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尚書之女孫而祁氏甥也當其爲女子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曬圖書旣歸於趙時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勗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惑乎儒林之必邇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曬圖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歸於鶴浦鄭氏而石門則摧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鑒別旣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聯芮接屋凡書賈自苕上至聞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留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太孺人更番迭進以爲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之腴是天倫之樂所稀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爲人所竊歸於

有力者之手杭君董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予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予家宋槧袁然首列予不禁爲之憮然谷林以予之登是堂也屢堂中之書大半皆予所及見也請爲之記乃爲之題於堂之北壁

雙韭山房藏書記

予家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講筵賜書亦多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後書卷法物玩器多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爲長子也先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而宗人子孫最無聊再傳後盡以遺書爲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雖先集亦與焉遂蕩然無一存者先宮詹公平淡齋亦多書其諸孫各分而有之遂難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爲先應山公再傳爲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盡室避之山中藏書多難挈以行留貯里第則爲營將所踞方突入時見有巨庫以爲貨也發視則皆古書大怒付之一炬於是予家遂無書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東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卽以鈔書作字課已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嘗謂予曰凡鈔書者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侍郎公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鈔書荒速廢業矣予至今檢點手澤未嘗不歎遺言之在耳也但吾鄉諸世家遭喪亂後書籤無不散亡祇范氏天一閣幸得無恙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復擁五萬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峰中今已摧毀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也自予出遊頗復鈔之諸藏書家漸有增益而於館中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欲於其中鈔所未見之書吾友馬嶰谷趙谷林皆許以貲爲助所鈔僅數種而予左降出館矣昔鄭漁仲修通志欲於館中借書卒不果良會之難洵可惜也卽以十年來所接其爲蔓寐所需而終以高價之莫副付之雲烟之過眼者不知其幾何也爰輯目前所有之部居而爲之記

天一閣碑目記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予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墾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大沖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

馮處士南畊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爲軸如梦絲之難理予訂之爲目一通附於其書目之後金石之學別爲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簡亦有足以補史氏之闕故宋之歐劉曾趙洪王著書裒然而成都碑目一府之金石耳尚登於宋志近則顧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尤其最也年運而往山顯水滋之碑半與高岸深谷消沈剝落幸而完者或爲市利之徒礲其石而市之於人則好事者之收弃良不可以不亟也范侍郎之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但豐氏萬卷樓石刻有爲世閒所絕無者如唐祕書賀公章草孝經千文是也而今不可復見惜矣侍郎所得雖少遒然手自題籤精細詳審并記其所得之歲月其風韻如此且豐氏一習古篆隸之文即欣然技癢僞作邯鄲淳輩文字以欺世侍郎則有清鑒而無妄作是其勝豐氏者也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與是閣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閣惜乎鼠傷蟲蝕幾十之五吾聞亭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絕谷皆求碑碣而觀之竹垞亦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湮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力挾筆研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另焉而友人錢唐丁敬身精於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亟令予卒業乃先爲記以貽之

鈔永樂大典記

明成祖勅胡廣解縉王洪等纂修永樂大典以姚廣孝監其事始於元年之秋成於六年之冬計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冠以御製文序定爲萬二千冊廣孝奉詔再爲之序其時公車徵召之士自纂修以至繕寫幾三千人緇流羽士亦多預者書成選能詩古文詞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吏部拔其尤者三十人授官其餘亦有注籍選人者方是書初上詔名文獻大成後改焉孝宗最好讀書召對廷臣之暇即置是書案上嘉靖四十一年禁中失火世宗亟命救出此書幸未被焚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撫鈔一部當時書手一百八十每人日鈔三紙一紙三十行一行二十八字至隆慶改元始畢崇禎時劉若愚著勺中志已言是書不知今貯何所是其書在有明二百餘年以來賴世廟得如卿雲之一見而總未嘗入著述家之目豈我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餘嘗以是書充覽乃知其正本尚在　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及
聖祖仁皇帝實錄成詞臣屏當
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而問之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於是予亦得寓目焉其例乃用洪武四聲韻分部以一字爲綱卽取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無不類而列之所謂因韻以統字因字以繫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夫偶舉一事卽欲貫穿前古後今書籍斯原屬事勢所必不能而大典輯者并包不遺餘力雖其間不無汗漫陵雜之失然神魄亦大矣蓋嘗聞諸儒商榷凡例初多參辰王俑笑曰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功於箍桶都料耶則凡例蓋取俑手也若一切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藏本自萬歷重修書目已僅有十之一繼之以流寇之火益不可問聞康熙閒崑山徐尚書健菴以修一統志言於
朝請權發閣中書資攷校寥寥無幾則是書之存乃斯文未喪一碩果也因與公定爲課取所流傳於世者槩置之卽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鈔其所欲見而不可得者而別其例之大者爲五其一爲經諸解經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審權之易衞湜王與之之二禮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爲和齊而斟酌則諸經皆可成也其一爲史自唐以後六史篇目雖多文獻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記皆足以資攷索其一爲志乘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爲之今求之大典蘆然具在其一爲氏族世家系表而後莫若夾漈通畧然亦得其大槩而已未若此書之該備也其一爲藝文東萊文鑑不及南渡遺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餘偏端細目信手薈萃或可以補人閒之缺本或可以正後世之僞書則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謂非宇宙閒之鴻寶也會逢
今上纂修三禮予始語總裁桐城方公鈔其三禮之不傳者惜乎其闕失幾二千卌予嘗欲奏之
今上發宮中正本以補足之而未遂也夫求儲藏於祕府更番選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畜寫官自從事於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窶可盡二十卷而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或至浹旬未畢則欲卒業於此非易事也然以是書之沈屈忽得人讀之不必問其卒業與否要足爲之吐氣嗟乎溫公通鑑之成能讀之至竟者祇

王益柔一人其餘未及一卷卽欠伸思睡況大典百倍於此其庋閣也固宜今吾輩銳欲竟之而力不我副是則不能不心以爲憂者也

春明行篋當書記

昔廣東鄺舍人湛若有嗜古之癖其生平所聚琴劍罏鉢之屬充棟接架皆希世之珍也然貧甚時或絕糧卽以所有付之質庫及不時有餘貲又復贖之而歸如此者不一而足湛若皆爲文以記之世所傳前當票序後當票序者是也予攷六經三史之書無有當字湛若所作得無蹈夢得九日題詩之懼然而爾雅釋詁以來公羊子之齊語得登於經而揚氏方言列之子部文人翰墨所寄卽自我成典據亦正無傷予生平性地枯槁泊然寡營其穿穴顚倒而不厭者不過故紙陳函而已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故園積書之巖偶津逮焉而不能暇席特篷窗驛肆不能一日無此君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卷以爲芒屩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諸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丑獻藝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南轅已有日矣俄而因他事罥滯不果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於是不能不出其書質之適監倉西冷黃君聞子之有是舉也請歸之於其邸夫託書之難也稍不戒而汙類因之又其甚者或闕佚焉苟非風雅者流如臧榮緒之肅拜顏之推之什襲不敢過而問之愛書如黃君予庶可以高枕而無慮乎雖然牧齋晚年喪其宋槧之漢書三歎於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之語是書與予所謂山河跋涉之交也一旦主人無力使其爲寓公流轉於他氏惘惘然離別可憐之色不異衡父之重去於魯而予之竚立而目送之者殊難爲懷因援湛若之例書其語以柬黃君固以備息壤之成言抑念青氈故物歸來未知何日亦聊以自遣也黃君之邸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薄暮偶有攷索策蹇驢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耶雞黍之請自此殷矣湛若桑海大節光芒箕尾是以游戲之筆流傳俱爲佳話至予之文其何敢與之爭雄長哉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二林兄弟聚書其得之江南儲藏諸家者多矣獨於祁氏淡生堂諸本則別貯而弄之不忘母氏之遺也嗚呼吾聞淡生堂書之初出也其啓爭端多矣初南雷黃公講學於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旣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衞湜禮記集說王俛東

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學案私淑爲南雷也近者石門之學固已一敗塗地然坊社學究尚有推奉之謂足以接建安之統者弟子之稱信信於時文批尾之開潦水則盡矣而潭未清時文之陷溺人心一至於此豈知其濫觴之始特因淡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爲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已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歸之孟舉於是孟舉亦與之絕是用晦一舉而既廢師弟之經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爲市道之薄亦何有於講學也今二林與予值承平之盛海內儲藏畢出衞湜王俌之本家各有之二林亦能博求酉陽之祕可以豪矣而獨惓惓母氏先河之愛一往情深珍若拱璧何其厚也夫因庭闈之孝而推而進之以極其無窮之慕其盡倫也斯其爲眞學者也雖然葢寬饒落平恩侯之居仰屋而歎曰是堂閱人多矣祁氏之書其飄零流轉而幸而得歸於彌甥以無忘其舊也亦已悕矣今幸得所歸吾願二林子弟聰聽彝訓世克守之讀之使祁氏亦永有光焉二林曰善是吾母所欲言也於是乎書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三

東四明地脈記

四明二百八十峰各據一面東七十峰連寧波之鄞慈二縣境西七十峰連紹興之姚虞二縣境南七十峰連寧紹之奉化嵊二縣境北七十峰亦姚慈二縣之境也而杖錫爲四明山心居中以運之然所謂二百八十峰之派或比連或中斷或蔓延或飛度紛綸變化不可究詰雖昔人作圖經者亦未能了然也予以陰陽之運凝而爲山融而爲水實一氣也水之所出必本於山山之所窮卽寄於水故神禹未導水先導山今卽以觀山者觀水而其址界安所遁乎以東四明之七十峰言之正派爲鄞支派爲慈而鄞之派又分爲二其在江之西南者正派也其在江之東南者支派也大江橫貫其間是羣山之尾閭也西南之派又分爲二由杖錫至它山者爲正派旁出抵大雷山者爲支派而水道隨之以分它山之水導源由上虞之斤嶺經小嶺上莊龔郎爲一支其自上莊之南出分水嶺至蘆棲坑又爲一支其自分水嶺之南歷杖錫杜塞鄭巖又爲一支鄭巖之水東流與蘆棲坑水合至大皎而龔郎之水至小皎分流至鯨魚山前而合於是至蜜巖過樟郎又一支自杖錫之南出天井一支出灌頂並至平水上下而合所謂大谿者也又東至於它山其謂之它山者水北皆山而水南無之至它山忽矗一小峰以相對故得於此置堰又東歷洞橋合譽巖諸峰之水入桓溪爲前港未抵洞橋自鳳山旁流入仲夏合石臼諸峰之水爲後港二港之水會於沙渚又十里合鏡川戚浦諸流放乎櫟社直抵長春門瀦爲日月雙湖大雷山之水自鳳塞出一自林郎出稍東經望春白鶴諸山下其初有廣德湖以蓄水旣廢遂合兩道之水直抵望京門入月湖與它山之水會它山之水盛則城外有行春烏金積瀆三碶以洩之江大雷之水盛則城外有保豐碶以洩之江前此它山之未有堰也溪流醞泄入江而江潮深入內地長春門外兩岸五十餘里之田皆不可耕而望京門外之田賴廣德湖以得振然猶恐桓溪前後港之水西向撞擊此仲夏堰所以爲二水之界也它山堰旣立而洞橋以東爲塘河清流湛然未幾廣德湖亦塞爲田大雷之水橫穿而至不待入城而後與它山之水會矣蓋自仲夏斜行一來會於沙渚再來會於鏡川三來會於櫟社仲夏之堰

由此而毀既入長春門而餘波在城外者尚與西來之水會於崇法寺岡是宅山之全勢實合大雷之水以行其不盡收者方沿白鶴諸山而出合鳳凰林邨之流以爲望京門之渠耳或疑宅山在四明諸峰中不爲偉不知萬山之水賴此渺然者而奠則尊矣大雷本其別子固宜朝宗之恐後也黃南山僉事以鄞脈出於錫山至桃源次於崇法寺岡入南門歷鎮明嶺直抵候濤山而止攷之宋元人皆無此說且錫山在宅山之西大雷山之東其岡巒左拱右拂若爲兩山之介紹而水勢亦兩相呼應非能獨成巖壑者也安得擅一城之脈乎自南山以來皆守其說予竊以爲不然故特詳之東南之派亦分爲二太白爲正派大梅爲支派而水道亦因之以分太白山之水自大函同谷玉几育王而下爲寶幢河由三谿而下會於東吳爲東吳河由黃瓦溪而下會於小白爲小白河皆至大函山下合寶幢河溯江東諸碶閘以入江而育王之背則爲鎮海三河所歷之山莫高於太白者大梅山之水會於橫溪七十二流注焉蓄爲東錢湖而溪水溯湖之諸堰亦自江東諸碶閘以入江其中萬山錯互而以金峩爲案其背則奉化之交其旁出者由大嵩薄於海岸而止丹山圖冢不知太白諸山亦屬東七十峰所有而止收大梅所謂望一漏十者也此鄞城之形勢也蓋城外阻江以爲天險而杖錫諸山之龍飛而鳳舞者萃於城中之雙湖故江東兩道之山祇足以爲外衛然猶恐城中之氣之闕也則引雙湖之水自三喉出以通之是其建置之精古之鄞城所弗逮也其自大隱而下則屬之慈溪然不過分東四明之十二而車廄諸峰則北面來注之者

小江湖強堰記

宅山堰之截江也夾輔之功莫過於陳府君之迴沙閘觀於王寧軒四明志所陳三策沙之爲患其亦鉅哉近者西岸之沙頗不爲患說者以爲明沈令增高堰址之功雖未必盡然而沙之乘流而至者則已少故迴沙閘亦無過而問者岸谷變遷不可以常例詰要之陳府君之苦心不可沒也至堰南有龍舌則舊志皆未之錄嘗觀其規制蓋即水中天成之沚而護以石雄偉堅壯斜障水勢居民以爲堰之得有程度早則七分入湖三分入江澇則七分入江三分入湖者皆賴此蓋有神術焉近則其石崩壞而堰水不問旱澇入江者多入湖者少顧疑王元恭修至正志其於小江湖上碶閘隄壩之屬蓋三致意焉而此獨不載其呼爲龍舌特出於土人之象形耳則其不見於志甚可疑也及讀魏吉州峴宅山水利備覽有云堰南得小嶼屹然洪流中有捍防之勢人目爲強堰乃恍然曰殆即所謂龍舌者也強堰者謂

其本非堰而似堰也但據吉州之言則強堰出於天然未嘗施以人力今之加以石者不知昉自何時夫萬山之流奔迸而至忽有橫厲其衝者雖強不能不圮故石工必不可以已況其地當迴沙閘之上流則亦式遏之一助也良法苦心如此而始事之人闕如予甚恨之大略當出於至正以後故王志無之今參攷舊聞仍標其強堰之名以易龍舌且爲之記由近日水道觀之迴沙閘尚可輕而強堰較重及今雖多崩壞其址尚未盡圮亟修復之猶可爲也更遲之則愈難矣吾鄉民命盡係於江湖諸陂塘之功有司視其廢而莫之治何古今人之賢否相去一至此也

高尚澤釣臺記

唐賀秘書之故居在吾鄞城南馬湖故其地曰賀家灣有池曰洗馬以秘書族祖德仁故也去馬湖不數里爲響巖秘書之別墅其澤曰高尚蓋取明皇御賜詩句澤之上有秘書釣臺焉城南之山水皆屬東四明一帶所磅礴無不奇者至響巖益清越蕙江九曲澄碧無際瀕江石壁橫厲如屏風水北作聲水南應之嘹亮如石鐘而寥天淡蕩時見空中色相如佛影巖下有洞槎頭編之所聚漁人終歲取之不竭殆文選所云丙穴者也江東產鱠之富莫過於浦陽顧其風味遠遜是閒數倍巖上貲簪數萬簇天拂日長有雲氣護之又有鷓鴣千羣往來沚中而北巖則有頻伽飛鳴其閒此釣臺之大概也當日秘書御風仙履朝遊刻曲暮宿石梁浙東洞天都歸嘯傲是臺特遊息之一區耳而其勝絕如此環臺左右而居者爲葛氏吾友巽亭之祖宅也山中更無庶姓巽亭致疑於其家譜言遠祖有官太尉者實偕祕書居此顧何以不見舊志予攷葛氏原籍潤州之丹陽其居鄞始於宋慶歷中贈都官郎中旺實自處州之麗水來則太尉之說非也都官爲鄞江先生高弟以多學稱隱居不出故世遂以高尚澤稱高尚宅屬之葛氏都官之子度支暨度支之子主簿皆荊公爲作志世德如此何事遠稱太尉以蹈沈約魏收之失巽亭曰然吾固疑之得子言而益信也予嘗遊桐廬江上縱觀嚴公東西二臺其地勢良寥廓山高水長令人興一絲九鼎之感然是臺之秀則別自有不可掩者今葛氏收之筆牀茶竈之閒何其幸也因語巽亭令修復其故址臺下別爲祠三閒祀祕書而配之以都官子將棄人閒事來作祠下史看山看竹日哦詩佛影中飢則啖青鱠以爲糧雖萬戶侯不易也

紫清觀蓮花塘記

宋尚書豐清敏公之故居在桓溪旣貴後在月湖而其園在城西清敏身後築紫清觀以奉祀元時豐氏他徙其地爲人所侵布政公於明正統中自定海歸鄞失其故居卜之遇豐之革喜其與姓符次日訪得紫清觀於城西遂復先業其事甚奇崑山葉文莊公登之水東日記歷傳學士考功父子中興甚盛考功晚年以放蕩廢家日落其後建昌雖以甲第繼之弗能振於是豐氏遂衰而紫清觀不可問觀本附郭繞觀三里皆曲塘妙蓮彌漫水中甲於四明蓋猶豐氏之物也嗚呼人心畏暑水面搖風清敏所以折巨奸者以咏蓮之詩著則是蓮也關乎元祐黨人之逸事蓋比之指佞之草而清敏又嘗領鄉郡黃金事楊敎授皆以清敏嘗知明州而宋史無之殆出於豐氏世譜然當是領鄉郡是卽其甘棠也七百年以來光景長新過斯塘者宛然巖巖謂謂之風裁園雖亡其人如在焉古人之足爲蓮重者茂叔之學統清敏之風骨茂叔之行藏非若清敏之時也故茂叔之所寄託其言渾然而清敏則侃然要所謂出淤泥而不染其志同潔其行同芳清敏之後爲吾鄉四姓之渠名德接踵監倉太平二公之忠節吏部父子之講學定城之吏治至有明而爲布政學士二公之直諫俱不媿於花之君子清敏之澤遠矣今豐氏之子孫蕭寥衰替蓋亦極盛之後難繼歟荒郊斜日遊人增感然而清敏之蓮非僅其子孫之所當護惜者也理義以爲雨露名節以爲風霜瞻仰舊德其必有肅容而至者矣

董孝子墓柱記

輿地碑目引祥符圖經云德安軍孝感縣北一百三十里晉孝子董黯家焉故後魏大統十六年改爲董城有墓碑然今慈溪亦有董孝子墓徐浩所書碑碣尚存當攷按吾鄉孝子乃漢人事見會稽典錄而產德安者乃晉人也古今人物同姓名者極多同姓名而同行者惟此兩孝子爲然但漢有兩王商皆戚畹則同姓名而同官有兩京房皆經師則同姓名而同業且又皆同時者今兩孝子相去遠不足奇也獨是古今孝子亦多獨此兩君者一以董名鄉一以董名城一以慈名溪名縣一以孝名縣若有無弗同者此則董氏之佳話也乃爲題其墓柱之石至孝子墓在鄞不在慈徐浩碑在廟不在墓圖經所志有誤者蓋未及詳攷耳又按陳思寶刻叢編云德安之董城乃董永也更識之以備攷

眞隱觀洞天古蹟記

四明舊志由張津以至楊寔皆過於寥略一切古蹟闕而不備予嘗思補爲輯睿而萍梗南北未遑也客或問史忠定眞隱觀洞天之勝因疏舊聞以答之史氏先世本居月湖上忠定曾祖冀公爲明州吏奉其毋至孝嘗揮金治具挽舟遊湖中而大吏者俗人也聞之恚其不告擯挫之冀公坐是拂鬱以天其夫人葉氏卽守節訓子者也見忠定葬五世祖招魂詞中忠定之爲翰林學士也嘗自署鄮峰眞隱高宗因御書以賜之已而入相丐閒孝宗問曰師相眞隱之區已告成乎對曰未也孝宗曰然則朕當成師相之志卽賜月湖竹洲一曲而詔臨安府以萬金爲治觀瀕行光宗在東宮大書四明洞天四字贈之先是忠定嘗登四明山中入雪竇出杖錫求所謂洞天故址不可得至是因光宗之書累石爲山引泉爲池取皮陸四明九咏彷彿其亭榭動植之形容而肖之於是觀中遂有四明窻鹿亭樊榭過雲南北潺湲洞青檻鞠侯諸勝觀之左建寶奎閣以貯兩宮御書又建祠以祀四明山王及謝高士遺塵之像又造划船於湖中以修競渡故事又割觀之右爲精舍以居沈端憲公而湖上之以洞天稱遂自此始當是時忠定以甘盤舊學致政家居冠蓋駢集而觀中林泉極盛忠定愛之甚其鳩工也有上梁文其迎四明山王栗主及高士像也有奉安文其落成也有銘其爲划船也有致語其詩餘中爲觀作者凡數十首而陸放翁來訪爲賦四明洞天詩忠定和之其和鄭郎中輩賦九題者再皆觀中之九題而非四明山中眞境也樓攻媿詩曰相家小有四明山謂洞天也於是忠定伸子忠宣於觀之西築宅袞繡坊家孫子仁於觀之東築宅碧沚而文靖亦構別業於觀音寺址皆邀寧宗御書之賜湖上之勝遂盡歸史氏蓋史氏自嘉定以後不爲清流所與而忠宣子仁則雞羣之鶴克守忠定家法不以宗袞累其生平慈湖絜齋諸公過從不絕而又重以端憲之精舍故洞天爲之增色終宋之世爲遊人之勝場元時忠定裔孫朝甫欲修是觀清容爲作募疏未幾而究爲道院其後改爲晏公廟又改爲尚書陸公祠先宮詹之購斯地也謂吾力豈足比忠定然南雷九題之修或庶幾焉及平淡齋甫成而逝世洞天遺躅於是不可問矣

重修三江亭記

吾鄉之水凡三條其自剡中而下者奉化江之源也其自杖錫諸峰而下者鄞江之源也其自蜀岡而下者慈溪江之源也胥會於城東以入海故曰三江之口舊有

亭焉宋建炎之兵火無復存者紹興中集英潘公良貴別建之自爲之記又爲之詩謂其盡得三江之勝坐觀俯揖雖有美堂且弗如欲使游人平其優劣鄭之鷹紳先生汪思温蔣璿薛朋龜輩皆從而和之其後石湖來守亦時陪魏文節公遊焉集英終身不主和議晚歲投閒秦氏使人致意亦不答思陵侍從中尋宿而橫浦最心折者也其守吾鄉方當還定安集之際瘡痍未起豈徒夸遊觀之樂蓋亦稍爲灰燼之餘略振其氣是故斬鯨遼海擊楫中流鄭若谷之和詩其足以知公之志者也惜其甫一年而去未竟其用然史稱集英在朝亦不過八十餘日則在吾鄉一年蓋已久矣以城東之勝地重之以大賢之所營可以聽其風流之歇絶耶是以重修而記之嗟乎有美堂處通都遊人過之者多故其名長存是亭遠在海隅屐齒所希到卒不能與之爭勝吾是以嘆山林寂寞之士終易屈於朝市之徒也

重修衆樂亭記

宋嘉祐中錢集賢公輔來守明建衆樂亭於西湖左右夾以長廊澄波碧瓦有如列繡已而入直集賢繪圖記勝丹陽邵安簡公爲記司馬温文正公王荆公輩皆爲之詩吾鄉湖上故蹟得見於諸宿老集中者蓋自是亭始其後屢圮屢復然已遷於故亭之西非復前此中央夏屋之偉構矣明萬歷中竟爲驛吏所據先宮詹清而復之近又毀予自京師歸草草改作以存先人之遺湖上諸公卽令予爲之記宋之隆也莫過於仁英之世其時朝有賢大臣故四方牧令亦多得人政通民和休風翔洽集賢之在吾鄉尤一時之望也前此湖已久不治集賢仿杭之西湖盡淘其淤因以其土築隄湖上環以花柳卽所稱偃月隄是也是亭在隄之南實遊臨之今隄雖不存猶幸亭之無恙焉集賢爲安定弟子與范堯夫孫莘老齊名學有原本故諸公倡和之詩不徒流連光景以夸一時之盛而多足以發集賢之志温公之詩曰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頌陳汝義之詩曰漬墨新名人會否不將民樂廢民勤馮浩之詩曰無俾一夫愁將和四時盛而吳正憲之詩曰疊紙爲君書所見不知衆樂誠然哉是尤可以見古良友箴規之誼誠懽集賢之政稍有未至或不逮所言者夫集賢之政美矣而諸公之言猶然嗚呼是豈近人之所能及耶集賢之遺愛治湖一節其小者耳然卽以小者言之蓋亦水利之所必需故安簡推本於其憂以致其樂夫不能憂其憂亦豈能樂其樂後世之牧令惟其置可憂者於膜外故不過

自求其樂而已集賢之亭其鞠爲茂草宜也安簡之碑已無存者諸公詩刻亦蝕其半予皆別摹石以勒之而附予記於其次

是亦樓記

袁正獻公世居城南其講堂卽所稱城南書院者也講堂之旁有小樓名以是亦正獻游息登眺之所也深寧居士述正獻之言曰斯區區者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不特斯樓推之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莫不皆然卽更推之我生通籍以來之宦情皆作斯樓觀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蓋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其廣大並其高明我固有之朝夕摩厲不容少怠若自安於流俗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不敢也蓋正獻命名之意如此予嘗謂聖賢之學總不容苟且之說故不特不可以苟生亦不可以苟死不特不可以苟取亦不可以苟與苟生苟取斯其人本庸下之材雖欲爲之起懦而不能斯流俗之所爲也苟死苟與則固有求異於流俗之心而不知此急功近名之見君子恥之乃獨有不妨於苟者則惟居處日用之閒孔子所以稱衞荆之善居室也正獻之名樓蓋祖其意而已從來文章家所敍次園榭之勝不過流連光景張皇其位置之工未有以儒林之法言入之者故予於正獻之樓特詳其語以見斯樓之存卽先哲之學統所寄也

正獻之歿五百有餘年矣城南甲第鞠爲田父之廬子於歷劫以後重求書院之址而出之因并求樓址而出之彼承學之過此者返而省心如聞饜饜灌灌之在耳焉於以去其求安求飽之念而不求至於聖人不止是則正獻之所望也

嬾堂記

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本貫慈水通籍後居鄞今城南行春磬旁諸舒皆其裔孫而城中則明嘉靖中長史纓是也杲堂先生輯甬上前輩詩不知而闕之嬾堂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畚底以其爲島嶼之盡境也實與樓楚公畫錦堂紫翠亭墨莊相望至今居民尚呼舒官人巷中丞游天童詩曰昨夜長鬚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白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北酒一杯棋未到嬾堂猶是客題十洲松蟲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皆指此也王庭秀遊西湖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微吟示清野塵戰得閒放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問訊嬾堂居松竹忻無

恚其景物之爲人追慕如此志乘皆不錄非闕歟中丞爲樓正議公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爲呂蔡一流力與坡翁爲難良可惜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敏如周南雄如陳文介如蔣金紫寄公如陳忠肅如晁景迂蓋極一時之盛獨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亦不得登兩府乃知逐勢之爲無益也吾鄞之不以中丞爲前輩并其故蹟亦鮮稱道者得非以是故歟雖然中丞之文采則不可掩故南雄與相酬答有舒周唱和集而忠肅亦頒於十洲之會凡吾鄞之勝地率以中丞詩著而湖上尤爲總持此予之惓惓而不已也予家十洲之煙嶼於嬾堂最近雖竹石俱無存者然每過之未嘗不愛其明瑟徘徊良久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愛業沈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水雲亭記

鄞西湖之柳汀當宋嘉祐中錢集賢公輔始建衆樂亭於中央左右夾以長廊三十間南渡後莫尚書將又建逸老堂於亭南未幾而魏王愷至又建涵虛館於亭北遂爲十洲絕勝嘉定以後居人皆呼爲湖亭元人取其地爲驛於是逸老堂作南館涵虛作北館叛臣王積翁之徒立祠亭祀而湖上之風流盡矣方氏據有慶元幕

賓劉仁本邱禴皆儒者始重爲點綴復建逸老堂於東衆樂亭於西明初并南館入北館移逸老堂與亭俱西而以其東爲花圃雖未能復柳汀之舊然稍稍振起矣先宮詹居湖上重修衆樂亭相度於驛館之後即以魏王當日遺址作四宜樓一覽蒼茫湖光盡在襟袖其北與碧沚菴遙對樓前深入水二十餘丈去菴亦二十餘丈有水雲亭空峙湖心欲過此亭必泛舟就之過者皆賞其結構之奇而其地所踞更極日景斗樞之勝不祇景物之移人則知者尤希凡吾鄉城中之水皆自小江湖而來逕長春門以滙西湖而支流自大雷者則自望京門而入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攷之蓋亦四明西南兩地絡也小江湖上諸山其與大雷諸山之脈分道而下磅礴綿延直入城中其在城外者則會於長春望京兩門之閒即豐氏紫清觀一帶也其入城中者正會於柳汀之北故其氣象倍覺空濛浩渺明瑟無際而是亭適當之左顧右眄以攬其全方丈之地洞天東道七十峰如在目前吾嘗謂李太守之鎮明山也世皆知爲收拾城南巖壑之紐而不知是亭之卜地蓋亦有深意存焉夫豈徒夸澄湖之清景以恣詞客之遨遊者哉吾聞宮詹之爲此也監牧諸公率與薦紳先生來遊環舟亭

下列酒醴菜具而燕集焉蓋有錢集賢之遺風百年以來湖上遊蹤閒寂而亭亦日以摧蔽有王忠烈公印月二字題額今亦不存嗚呼豈知昔人經營之慘淡也爰記之是時陸氏亦築會泉亭於岸西然其地不如湖中之勝

胡梅磵藏書窖記

南湖袁學士橋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窖焉予過而嘆曰此梅磵藏書之所也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岳祥其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部剡源亦在其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磵獨注通鑑按梅磵之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既成進士卽從事於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間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辨誤梅磵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已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當是時深寧王公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磵是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梅磵亦未嘗以質之耶要之梅磵是書成於湖上藏於湖上足爲荷池竹墅之閒增一掌故而以帶水之閒兩宿儒之史學萃焉薪傳未替湖上之後進所當自勵也先生所著江東十鑒四城賦清容比之賈誼張衡後世不可得而見而是書則其畢生精力之所注其初釋褐嘗爲慈谿縣尉爲郡守厲文翁所劾去及喪職後居鄞久愛甬上之土風擬卜居焉其時正仲亦欲留甬上皆不果而先生之孫世佐卒承遺志來卜居則是窖也不當但以寄公之蹤跡目之也

九靈先生山房記

姚水之東慈水之西有蜀山焉其地兼明越之勝山之左有禾樂寺九靈先生寓於此九靈故浦江人柳文肅之高弟也明兵定浙東九靈避地於吳中依張氏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乃避地於昌樂久之浮海至寧定計隱於寧初卜居於定海繼卜居於東湖尋卜居於花墅湖其後遂止於寺時洪武六年矣又十年而被徵太祖欲官之九靈不可忤旨下獄明年暴卒錢尚書受之以爲自裁云或曰九靈初家居明兵入金華大帥嘗以九靈入見太祖相與論取天下之

畧甚稱旨而其後歸於淮張淮張亡始變姓名曰方雲林避地於寺天下既定有使者至寧過其寺見九靈而異之還朝以所變姓名上薦徵之至則太祖猶識其爲九靈欲大用之會有譖之者乃祇除工部主事九靈意不樂逃去太祖大索得之下獄以鐵鎖穿其項下骨卒火化其尸年六十七今其文集附錄有祭雲林文此說見黃存吾閑中錄以予攷之使九靈曾見太祖於金華初定之日又曾奏對稱旨則其時太祖方旁求不應復聽九靈之還卽令太祖不甚物色而潛溪諸公已侍太祖幕中不應復聽九靈之還況九靈之悾悾於麥秀黍離殘山剩水者其必不肯輕出明矣九靈不肯屈身異代則雖大用之亦必不受使其肯出則工部之命亦未必逃斯乃世俗流傳誣善之詞小視九靈而不足以盡當時之情事不必深辨而自明者也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繫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於自裁固爲元畢命卽令以瘐死亦爲元也然則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於自裁而要可信其爲元也然則山房雖小足以爲寺重足以爲吾鄉重予每過此輒徘徊竟日不忍去非徒以罰山之勝也嗚呼古來喪亂人才之盛莫如季宋不必有軍師國邑之人卽以下僚韋布皆能殲不仕二姓之節然此則宋人三百年來尊賢養士之報也元之立國甚淺崇儒之政無聞而其亡也一行傳中人物纍纍相望是豈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風善俗歷五世而未斬於以爲天地扶元氣歟九靈愛此寺之勝思永其采薇采蕨之節而不克豈知此寺之不朽正以九靈耶至九靈之別字爲雲林則見於鳥春草集然未嘗變姓也

海巢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節者蓋多有之而爲吾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笥張先生憲暨丁先生鶴年也戴寓於慈水張寓於鄞而丁卜居於定海其所居在浹口所稱海巢者也鶴年之來此也以其從兄吉謨雅丁官定海之故由武昌徒步奉母而來海氛未靖鶴年轉徙島上靡有定止及難稍平始爲浹口之巢可謂窮矣而宣光綸旅之望至老不衰何其壯也鶴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故君之托寄況又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閥之系望乃欲以黎牀皁帽支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閒世之豪傑也已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然則浹口之巢豈不爲殘元七廟之所維繫哉明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顧介亦益甚雖饘粥之需未嘗妄受冬衣不能掩脛嗚呼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卻檀道濟

王弘之餽論者不敢以此遠爲泉明貶盖論人者於其大也而鶴年之戛戛則較泉明又過之矣予來浹口求得海巢而過之驚濤落日如聞於邑之聲雖荒蕪之餘猶令人感慨橫生黎洲黃氏論宋元二季人物以爲皆天地之元氣顧一如陽之過於陽而不得出其聲爲雷一如陰之過於陽而不得入其聲爲風晞髮白石之吟陽氣也強壓於元憤盈而無以自洩未百年而高皇帝發其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重陽故不能爲雷而如蠱之風不久而散此亦黎洲就其身世而立言耳君臣之義何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耿耿不散者孰爲陽孰爲陰其激怒旁魄俱足爲雷其哀唳淒愴俱足爲風不可以岐而視之至於鶴年之詩頡頏於馬伯庸薩天錫余廷心之間則前輩之表章已多尚其小焉者也

方國珍府第記

方國珍亂浙東所據爲慶台溫而兼有紹興曹江之東境以通明壩爲地限其用刑甚嚴犯其法者以竹籠之投於江明太祖招之國珍約降而不奉朔徘徊持兩端及湯信公以師渡江國珍逃竄入海已而自歸太祖不責前事賞以千步廊百間而國珍子亞闕舊嘗在金陵爲質子建言當築城於沿海以防倭太祖詔下信公施行於是始築定海等處十一城定海城爲衛而以大嵩穿山霏霧翁山四城隸之觀海城爲衛而以龍山城隸之昌國城爲衛而以石浦錢倉爵溪三城隸之皆以亞關之言也國珍父子於元末羣雄爲首亂鼠竊一十八年眞人出而燼火息其罪甚巨而吾鄉藩籬之固則亦其父子實啟之不可謂無功其吾鄉府城因元初隳天下城池而壞者雖築於納麟之手而亦至方氏始完不然嘉靖以後王直徐海之亂荼毒更有不可言者矣國珍所居卽元時都元帥府也（宋時爲慶元府治元人始改都府治而移總管之治於東）歸附後爲寧波衛又廓都府之後爲內衙有甬道以通前歸附後爲安遠驛又取其右爲園歸附後爲提舉司又立萬戶府於譙樓西歸附後爲鎮撫司之獄國珍三弟其一爲右丞國璋其一爲參政國瑛其一爲行樞密國珉故別建二府於鑒橋以居國璋歸附後爲湯信公署尋以賜萬指揮鐘後爲屠侍郎第者也建三府於問俗坊以居國瑛當史越王第宸奎閣之右世所稱史府菜園者也歸附後以賜李指揮齡太祖命詹孟舉書武鎭坊以旌之後爲張方伯第者也建四府於五臺寺東南以居國珉歸附後亦入官後爲黃僉事第者也易

代以來寧波衞已改爲巡道治而所謂爲驛爲司爲獄皆廢祇鑒橋屠侍郎第尚存而張氏猶其傳花廳之名嗟夫都府在宋時爲絕盛有窓曰四明有洞曰桃源有臺曰百花有軒曰叢碧吳履齋諸公之所觴咏也豈意其一變而爲桑海之場乎然而隗囂故宮見於杜工部之詩而王惲亦嘗咏劉豫之書舍則雖渺然小腆之陳跡未嘗不可存之爲志乘之助也明初羣雄割裂祇國珍以令終既內附有女適沐黔公子在滇中凡鄞人仕滇如應布政履平輩女敦鄉里之誼還往若親戚然則方氏之竊據也所謂盜亦有道者耶羣從弗哉竟隕厥宗悲夫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四

宋文憲公畫像記

宋文憲公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吳萊凝默先生聞人夢吉四家之學並出於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爲徽公世嫡子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於道者疑若稍淺觀其所著漸流於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婺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再變也至公而漸流於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正公爲公高弟一振而有光於先河幾幾乎可以復振徽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并不得其傳雖然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文愛其醇雅不佻粹然有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於經苑之墜言不可誣也詞章雖君子之餘事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不可得公以開國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鐘呂之音故尤有若渾肅穆之神旁魄於行墨之閒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歟予於故京兆胡文庇亭寶墨齋得拜公像蒼渾肅穆亦如之乃益以信詞章之逼肖其人

而經術之足重也嗚呼公初膺高皇帝殊眷僕直內廷宮袍侍晏至尊爲之強酒至賦醉學士歌可爲遭際之隆及其晚年失契萬里西行垂老投竄於棧閣之閒亦已悲矣君子所以致嘆於永終之難也公之謚賜於世宗之代諸家皆曰文憲而是軸獨稱爲文穆當以質之博物君子

方文正公畫像記

遜志先生以十族殉讓皇孫枝一葉出自二百年而後誠不意其遺容尚有存於世閒乃知成祖之所以澌滅先生者無所不至顧世人之所以保護而流傳之者亦無所不至舊史謂先生預於削奪宗藩之策又嘗有反閒燕世子之策椉亭陸氏辨之謂先生之詩惓惓欲化刑名之士歸之伊周則固不以當時所施行爲然矣予謂先生豈特不預此策抑必嘗爭之而不能得者當時先生但侍講幄不足以阻齊黃之廟算也革除之日所以汙先生者方且有叩頭乞哀之說況其餘乎迨南中賜謚科臣李清引得正而斃之語遂謚文正閩中賜祠又命以姚廣孝像跪階下先生雖稍吐氣而明社遽亡在天之靈非所願也近來多以先生宜祀學宮累請未得先生之應祀人皆知之將來必有行之者試讀先生幼儀則聖功之始也宗儀則正家以爲治國之本王道之基也雜誡則君子體事咸在之功也其力排釋氏則高出於潛溪師傳百倍者也深慮論則經世之名言也先生而不應祀法誰其克應之者嗚呼先生之初見潛溪也潛溪贈之以詩比於周之容刀魯之璠璵傾倒至矣然則公之像足登於東序足圖於明堂何幸得瞻仰而貯藏之也是軸神氣如生粹然春溫令人想見容刀璠璵之善於形容遜志集中亦有摹本弗逮也顧疑先生之狀貌亦清臞一輩而其麻衣入哭抗詞不屈何其健也是殆所謂大勇若懦者非耶

薛文清公畫像記

少讀敬軒先生傳謂其膚清如水晶五藏皆見怪其相雖然先生以正學上紹前儒豈必區區夸其賦形之異以四十八表讚孔子此緯候之陋也近得先生畫像淳古眞龐盎然有道之容此先生學道以後氣象豈徒後世所稱而已乎明初學統遜志先生起於南曹學正起於北嗣之則吳聘君起於南先生起於北三百年來導山導水必自四君子爲首先生之學非後世所敢議顧崔公後渠之言曰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受豈不愈於抗而得禍歟予忠肅之受害也先

生固爭之矣若爭之不得而卽去豈不更偉歟劉公戡山之言曰易儲之役先生時爲大理何以不言或曰時方轉餉貴州猶可云位不在也忠肅擬極刑先生但謂天子新復辟不宜誅戮以傷和氣請減爲斬恐非心之所安也梁溪高忠憲公亦謂此不能爲先生解者足見後人之可畏予謂平情而言王振以三楊之言援先生入大理推挽在密勿先生不知也旣受命三楊始告之先生毅然不往謝尋抗之而得禍先生無尤也易儲之役先生旣不在官及歸成事無可說者良亦不得爲先生咎惟于公之事先生雖心不以爲然而言之不力此則未免怵於曹石之凶威而於道之分際有未盡百世而後先生復起不能不謝以爲諍友也予觀先生性稟蓋在善人有恒之閒其天資之粹美誠善人矣但善人不踐迹而先生之按規就矩苦身持力尚從有恒入手及其晚年則造於君子有明儒菀爲新建之學者多詆譏先生其排新建之學者又過於崇奉先生皆非中道不揣樗昧自以爲得先生之定論蓋先生之得天者不如遜志而所造則學正之流若後渠蕺山之責備此後學所當警心者豈得謂其苛哉抑先生之晚節自有過於前人者嘗聞臨川李閣學之說以爲朱子每值去官必致箋當路惓惓宮祠似未能忘情於祿廩揆之於義稍有未合今觀先生之歸石亭欲爲之請勅卽家塾敷教足以自養先生謂若欲謀養則不必辭官因援許魯齋之例不受夫設教非宮祠之比而先生不受則高出於朱子矣此則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也予旣記遜志先生像又記先生像又記羅文毅公像合爲一軸懸之齋中東帶陳其遺書而仰止之

羅文毅公畫像記

文毅公之自言曰予賦性剛見有剛者好之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能自踰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歙歙企羨至爲泣下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柔乎天未嘗墜而地有陷非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峙而水流山剛而水柔非剛者存而柔者去乎毛髮附於頭顱孰剛孰柔頭顱存而毛髮落者又何故乎齒之以剛而折剛之無本者也故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耳其折與否天也於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之不能剛者也嗚呼文毅之言可以興起百世之頑懦者乎予嘗博觀古人眞能剛者亦僅而遇之宋大儒如晦翁西山明儒如敬軒天下無閒言然晦翁卜得遯卦遂不復上

封事夫封事當上則上之耳不應計其休咎也西山晚年再出以和扁譽時相果本心之言耶敬軒當于王之死亦不能力爭無乃皆於剛之分際有歉耶晦翁敬軒猶不失潔身之義西山則不無慙德矣末學小生豈敢妄議前儒然已有先我而言之者非朔也文毅之言可以興起百世之頑懦者乎自講學之風盛學者自負其身心性命之醇而氣節其粗焉者也夫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言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孔子之言也此不過懦夫借此以掩其趨利避害之情狀其流弊至於無君無父而不可挽非細故也文毅一鳴輒斥雖蒙賜環匆匆遽去未得展其正色立朝之量君子惜之今相去三百年矣百鍊之金芒寒骨重猶巖巖浮動於目中欽歎企羨不異伏謁於几杖謦欬之前也

唐陳拾遺畫像記

蜀人自古多文章漢之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皆蜀人也文章之衰至六朝而已極唐初未有以變之而首思復古者陳拾遺亦蜀人也太白遒詩之流變則推拾遺之高蹈昌黎亦稱其善鳴終唐之世必以復古之功歸之先河之祭拾遺之所就亦偉矣雖然以拾遺之才自足千古何以不自愛惜呈身武后之朝貢諛無所不至丈夫之文婦人之行可爲浩嘆垂拱四傑與拾遺生同時其文則所謂時風衆勢之文也拾遺則所謂古學也義烏一檄爲唐室中興之先聲擬之博浪沙之椎足以震報韓之膽予嘗謂東漢以後無文章諸葛公出師表足以當之六朝無文章淵明止酒諸詩及韓愈宗答劉裕書足以當之而歸去來辭尚非其最唐初無文章義烏之檄足以當之皆天地之元氣而不以其文之風調論也拾遺雖有高蹈之文如其穢筆何且拾遺以此自結於武后不特用之不甚達抑亦終不免於禍悲夫以此知降志辱身之終無益也予於同里竹湖陳氏得見拾遺之像清腴軼俗不問而知爲俊人嘆其才之高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也醉以一樽而記之

宋王尚書畫像記

往者太原閻丈百詩篤嗜深寧先生之著述三屬人入鄞求先生之行狀神道碑墓志欲附之卷尾又求其畫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先生孫枝在鄞者零落其在紹之上虞者亦不知其盛與否也予罷官歸同學萬君巽亭爲予言檇李郁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亡宋遺民所云咸淳人物面目當時已等之彝鼎況大儒如先生乎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

永嘉之傳予於同谷三先生書院記言之詳矣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媿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旣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恝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妄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何所出然卽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梧同科卽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揜也嗚呼先生困學記聞中有取於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幷謝靈運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何其壯也晉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爲與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須眉惝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馬端肅公畫像記

正德中流寇擾大河南北過焦泌陽閻學家大掠取其衣冠披之樹而斫之曰吾恨不得斬此人以謝天下獨相戒勿犯馬端肅家嗚呼端肅立朝風節能使黃池之徒亦復敬而愛之其眞大臣也耶夫泌陽固佞幸然亦尚不至如古奸臣之流毒天下者而遂干益賊之公憤求殺其人而不得至洩怒於其衣冠此鄭公之笏之反也則端肅之令人遐思於百世者雖丹青之面目未必盡肖能不穆然而再拜耶世之爲大臣者尚其思之

陸康僖公畫像記

前漢人物武皇以前爲一輩武皇以後而一變武皇以前將相之中周昌王陵張蒼張相如申屠嘉周亞夫竇嬰汲黯之徒或如璞玉渾金或如蒼松古柏望之木訥不知竭天下之知名勇功不足過之此所以養一代之元化也武皇以後朝廷士大夫之氣象日以發洩而漢治亦自此而衰前明人物亦然孝宗以前爲一輩孝宗以後而一變孝宗以前諸巨公多厚重端默不見圭角孝宗以後則發洩殆盡矣人物之厚薄世道之所由汙隆也同里陸康僖公乃孝宗以前名臣之一其爲山東藩使二十年超擢尚書未嘗有赫赫之名而稱於其職當世推爲舊德無有異詞則所謂厚重端默不見圭角

者也予家世與陸氏爲隣時得瞻拜公之遺像故國喬木不僅桑梓之敬恭而已以貌取人亦有出於物色之外者未必皆嘗然德充之符其可信者十之九卽以康僖之像言之其淵然者則璞玉渾金也其龐然者則蒼松古柏也斯豈晚季人物之所可望歟

楊忠愍公畫像記

宛洛之閒有二楊其一爲槲山先生其一爲忠愍皆以氣節著世以爲其學道之功也雖然吾觀忠愍之氣節得於天者多而學道之功尚未密使其學道果密則不作風吹枷鎖滿城香之詩矣其視臣罪當誅者何如此謝顯道所云矜字未去者也忠愍之生平豈末學所能議然此亦爲人臣者所當知不可以前哲而曲護之也忠愍畫像予見之董太守復齋家雙眉插鬢雙眸微有高下雙顴隆起諒哉其氣節之雄也

石田先生畫像記

予所見有明一代巨公之像多矣誰其蕭然山澤之臞則石田先生也雖然先生與吾鄉屠太宰最相契太宰以臺省諸臣下獄不救楊宮詹碧川移書非之先生在吳下見宮詹書賦詩志諷太宰答韻述其衷曲則先生非竟忘世者也山澤臞云乎哉雖然先生之貌則臞矣

徐文長畫像記

文長詩古文詞雖未足以望古之作家要其才氣亦雄矣梅林死後懼禍發爲狂疾無乃葸乎乃知負才氣而不衷以道不足以臨變故也然吾觀文長之相豐厚潤澤不應晚年狼狽受困如此不可曉也

豐學士畫像記

甬上學統肇開於慶歷五先生時則豐清敏公受業於正議樓公而桃源之友也再盛於淳熙四先生時則豐制使公宅之於楊袁雖稍晚出而同講學於朱陸之閒者也及明嘉靖中張文定公論學頗矯新建增城之偏時則豐學士公其同心也世知甬上四大姓重圭累裘豐氏與其一而不知三百年之學統綿綿延延豐氏必參其閒鳴呼盛矣學士之宗旨以居敬爲要故其別署曰一齋殆有見於後來儒者之必趨於狂禪而思所以障之歟至世所傳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大學外國本尚書皆出自學士子考功所僞撰上溯之清敏諸公以至學士謬託名爲不知者或遂以爲學士之著述罪其侮經而反沒其躬行之實諸家論明儒皆不及學士豈知其深造自得之實也議禮一案司馬公程子之論亦不盡足以折歐陽氏然學士諸君不欲負孝宗則固

司馬公程子之心也永嘉輩借此以倖進則固非歐陽之比也豐氏之子孫微矣予少時過紫清觀猶及見學士之像今亡矣夫忽見之胡京兆鹿亭齋中特記之

沈文恭公畫像記

康熙己未之開史局也秉筆諸公欲痛抑沈文恭公以爲亡國之禍由於黨部黨部之禍始自文恭時吾里中預史事萬徵君管邨頗平反之以爲由其後而言一變而爲崔魏再變而爲溫薛楊陳三變而爲馬阮清流屏盡載胥及溺而溫則文恭之門下也東林諸子所以尤憾文恭然此乃流極之運未可盡歸之一人蓋黨部之起長洲太倉已先發難太倉最黠長洲次之文恭不若太倉之巧而深於長洲至其擠歸德逐江夏文恭之謗遂在長洲太倉之上若溯其原豈自文恭始乎管邨之說蓋亦天下之公言非有私於鄉曲然是夕也管邨夢有珥貂搢笏藍袍投刺稱謝者則文恭也覺而異之已而管邨出宰五河得罪放還病廢於家忘其夢矣一日策杖偶過沈氏問其後人曰聞先太師畫像最多願得觀之其後人曰諾因以麓至其中可五六十幅皆文恭待漏承恩諸圖管邨隨手拈得一幅珥貂搢笏藍袍噦昔夢中所見者也管邨爲之愕然因以語之先君其爲太息嗟乎枋臣當國不畏天下之清議而身後不能不悚悚於此何見事之晚乎無他生前炙手之熱已成縛虎之勢前推後挽不復自由蓋旦晝斧斤之梏亡也身後遊魂冰山澌滅千秋史筆足以怵之蓋夜氣之清明也夫至於既死而夜氣始悟而已莫可追矣世之有鑒於此者其急提醒及時之夜氣而無待於既死之乞靈焉庶乎其可也適有以文恭小影至者因記其語於後

張督師畫像記

吾鄉傳張督師畫像者頗多其遺集卷首亦有之而神氣骨相各不同先伯毋自黃巖歸予以叩之則曰無一肖者嘗聞先公於甲辰錢唐獄中曾寫一像當有存者汝曷訪之予乃貽書訪之萬九沙先輩而九沙曰有之因摹寄焉先伯毋曰是已予遂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徵士遴之記及吳農祥傳讀於旁先伯毋曰惟吳傳舛戾無可信者然吾所記軼事雖耄忘十九尚有足以補黃楊之闕汝其識之先公生平不執宿見畫江之役閩中以詔書至張公國維熊公汝霖謂不宜開讀以阻軍氣朱公大典錢公肅樂恐啟爭端相持未下當時庶僚疏論此事者李侍郎長祥與先公右張而楊侍御文瓚右朱先公卽出揭力排楊由是相爲水火及議遣大臣

入閩先公方以翰林兼行人請得輔行以折閩人之詰難已而楊之兄弟娣姒一門死義先公在海上貽書汝諸祖以爲媿良友寄三詩弔之今其牘尚有存也舟山之陷也張名振初聞　大兵三道並出自以習熟形勢謂蛟關天險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聲趨松江以牽舟山之勢是時先公亦爲所拉同在行閒不料蕩吳失守以火攻死一夕昏霧　大兵畢渡名振已抵上海聞變遽還則不及矣謂其輕出則可謂其奉王以逃則誣也是時名振老母愛弟妻子俱在城中卒以一門殉使其逃則何不盡室而行乎甲午名振邀先公入長江誠意伯劉孔昭亦同行或言孔昭先朝巨奸豈可與共事先公曰孔昭之亂南都擢髮不足罄其罪然當趙之龍輩迎降恐後獨全軍出海則尚有可錄者今託同仇之義以來疾之已甚恐其爲馬士英之續也聞者韙焉乙未名振病卒遺令以部卒來屬先公麾下始盛鄭氏遣人來通好先公言監國莅侯之辱鄭氏修唐藩須詔之陳也然鄭氏不肯負唐吾又豈敢負魯故雖與鄭氏合從而終爲魯鄭氏亦諒先公之誠也以公誼相重焉是時鄖陽山寨有所謂十三家軍者滇事之急先公嘗遣吳職方祖錫往說之令出兵撓楚以救滇而不克壬寅而後先公貽書汝諸祖以事不可爲欲散其軍然日復一日以王在也直至甲辰王薨而後決計入山故采薇之吟自此而始先公有從弟從軍海上入山以後不知所終聞有冒其名至錢唐者爲諸遺民所詰而去先伯母之所傳如此是時年八十矣耳齒俱脫懸畫像於房喃喃然且泣且語每語又於邑聞者皆泣下而督師之鬚眉亦浮動紙上予時年十八據觚而聽聽已卽記之然其文草草未就也未幾先伯母返黃巖踰年而卒雍正己酉始重爲詮次而記之畫像之首歐公記王彥章畫像多正舊五代史之謬者予文雖劣亦不爲無補也

義武將軍戴少峰畫像記

既進酒復高歌愁不去柰君何睨我牀頭三尺青萍在寶芒寒魄吼立波君不見義武將軍日掣電紫石稜稜反蝟面奮身躍馬靖煙塵穿鑿裂眦垂百戰陣雲深處胥濤奔匹夫一怒日星變天心獎亂坤軸傾痛哭歸來年已晏丈夫熱血凍不翔徒爾企腳蝸廬望屋粱整袂馳思凌八極羊腸折軸川無航北人聞名來相召疊坏滅趾埋聲光貞心寄在丹青裏初服炫躬何輝煌吁嗟乎何日扶桑旭光炳朝霞飛麗雲臺影此屈瓠山樵高

公斗樞題戴少峰畫像句也予初讀錢忠介公家傳言忠介倡義時大會城隍廟有戴少峰者布衣也舉手一麾三四千人皆從之相與擁忠介赴巡按署遂以舉事故忠介敍倡義情由疏於諸紳衿外列諸義民而以少峰爲首蓋亦六狂生之亞及讀高氏此詩乃知少峰以百戰官至將軍殆有勇有才者江上失守曾麾新命而不赴然問之戴氏莫有知之者一日與客語及之則曰其人尚有後嗣在卒伍中可呼而問之予大喜亟令客挽之以來其日有捧遺像一軸過我者閱其題字則屈翁山樵句也予叩其詳則曰先人是軸江上初歸時所作高氏之詩亦在是時其後山寨大起先人復出而預之遂以一門殉焉僅一孫逃得脫吾父也又言先人善以孤騎突入大營軍士見之辟易莫能當者然卒以此死又曰先人殉後家門零落混跡軍籍獨有遺像以高都御史題世寶守之然過從無長者誰爲見之不意今日得蒙表章是高氏之詩祇得少峰中年事跡而其後卒爲沙場之鬼則今日所聞也嗚呼義烏黃文獻公去厓山時未遠攷索遺聞蘇劉義之子已在卒伍況於其三世之後乎少峰之像蒼顏微鬚鵲立雙眉蹙不展旁挂一印侍者挾劍睨之衣袂尚爛然嗚呼此固

交山幕府列傳中人也少峰爲兄弟四進士之後名爾惠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九終

記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儻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執及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　大兵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驟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托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閒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長留天地之閒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卽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子登嶺上與客述忠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毋火之無留骨穢地揚人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北當易姓之閒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

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張相國寓生居記

前閣部華亭張公鵬溪之在翁洲也築寓生居於其廨舍之右蓋故參戎之圃也其曰寓生取本草續斷之字寓木也公嘗自爲之記以爲予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樗櫟栝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故戴鰲三傾擎曦再昃朝宁之上起風波予因爲溝斷師旅之餘蹈湯火予因爲槎泛斯時但幸死之得所而已遑知尚有苟延之日而既適然遇之則亦適然寓之以爲壺公之壺巢父之巢若夫死不徒死生非苟生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竊有志焉而非此記所能概也蓋公之自序如此嗚呼公之爲此記也其言寒暑再易而圖始成則在巳丑之歲乎先是思文已亡監國方在閩中公播蕩於翁洲以此寫其無聊迨翁洲爲行在公以首揆入直遷居民舍而以圖居王公之遊息於此亦無多時雖欲以是居爲止水而不克吾聞公遷居之後有雪交亭左右舊植一梅一梨其花開相接最爲公所賞玩因築草亭焉及其死在是亭也亭之外多茶多黃楊多竹而尤多秋色陶甘霖宋菊齋先贈公皆嘗以詩與公相酬今所謂寓生居者復爲鎮將之圃曲池危石依然無恙而無能道公之舊者至於雪交亭之名黃都御史黎洲愛之嘗以署其亭於姚江高兵部燮菴亦愛之嘗以署其亭於鄞故其佳話尚傳播於浙東好事之口又聞公孫茂滋難後歸華亭掲寓生之題以題其廬不忘祖也茂滋死無後予以問諸華亭之人亦無能道其舊者嗚呼以平世之宰相易代而後東閣猶或化爲馬廄而況如公者乎予之爲此記也以補翁洲之掌故使閻經有攷焉

囊雲先生雲樹記

周先生既築草廬於小盤谷題曰囊雲一日於懸厓間得奇木取以爲養和其自爲之記曰闢囊雲斬去蜂腰叢綠夾露枒然空心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開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予甚異之恐其露立而不免爲樵者薪也移入屋底雪竇住持石奇見之呼以雲樹而題以詩囊雲歟後雲樹流轉至桓溪李丈東門移致其家歲久稍有蠹蝕前此樹中盡勒諸公所賦詩及先生記而今漫漶不可識予令東門之子世法重爲修整其下奠以巨架

而更爲之記或曰世無不朽之物況囊雲之塵視世界也久矣其何有茲樹之存亡而子惓惓以之予曰然然否否囊雲非塵視世界者也初囊雲之於小盤谷結茆也石奇之方丈近焉欲授以法囊雲每一歸家必入其令人之室石奇聞曰是殆塵根未斷耶乃止世之愚者豈知囊雲之辭鉢亦有託而逃予前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留君臣之義於天地閒後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留父子夫婦之義於天地閒所以相成也此其說在姚江黃氏爲囊雲墓志同里高樞部槩巷爲囊雲集序已大闡明之而予更有申其說者釋氏塵視世界之說其末流適足以資其滅絕人道之行而肆然行之而無忌卽以石奇言不自以爲有道之僧乎石奇與陸大行文虎交文虎結雪瓢於山中石奇爲之奔走先後其閒不遺餘力文虎死而石奇遂蹊其田蓋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亦安能知朋友之義囊雲之望望然不屑列於此輩之伴侶也君臣之義正焉父子夫婦之義正焉卽朋友之義亦於此正焉此則前輩所尚未及者也至囊雲之足令人追思於百世固不以雲樹然而見雲樹如侍囊雲賢者之手澤其孰敢以弁髦視之小盤谷之北有所謂翰林松者明戴洵之遺也其人亦無甚足稱猶且以之傳其松而況囊雲乎李氏其寶之矣

枝隱軒記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羣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媿世臣而枝隱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庋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纍迸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罌瓶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閒飲與否也數日之閒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遇則窮之於所往終不得則四出刖求其人必不得則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爲未足則呼雲而爵之其殲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共者則或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爲未足則呼月而酹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不赴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爲何人而後入之自丙戌以後五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死也死之日有父

老入哭於軒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有以不良死者有以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閒者也或問之則曰吾於文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死者也囊雲以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於水浮沈一里有餘而爲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從江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入鶴頂山中翦髮爲頭陀矣顧以爲不得溺於水當溺於酒山中得酒甚難乃返軒中日飲卒以溺於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得者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於酒猶之死於水非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之三人猶此志也江都君者乙酉殉難忠臣志畏也囊雲者故香山知縣齊會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爲軒中老伴者尚有二人其一爲茂材昌時乘六棄明經而不就其一爲元辰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記之溯酒人傷節士也

余生生借鑑樓記

鄞之西湖以賀秘監嘗游息於此故有小鑑湖之目借鑑樓者故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爲太保尚書肅敏公之後以尚書恩世襲錦衣其自蜀而徙燕非一世矣生生以明經起思由甲科進取故錦衣之官雖上而未任已而國亡謀結勳衛子弟兵以殺流賊不克逃之江南參人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時鄞之世家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唱迭和無虛日傚居湖上有七子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最長社中奉爲祭酒嘗曰吾敢謂此閒樂不思蜀耶爰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正巷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樓皆與相望詩箋往復昕夕旁午葢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曰四明余齋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晚年尤困以其女適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猶戒諸公封固是樓無毀傷其薪木一歲之中必三四至則啟是樓而居之嘗曰吾雖死猶當作湖上寓公或與諸公相遇於凄風寒月之下聞其言者莫不悲之嗚呼古之志士當星移物換之際往往棄墳墓離鄉井章皇異地以死以寄其無聊之感方其倀倀何之魂離魄散鵾鷄之翮欲集還翔滿目皆殘山剩水之恫更有何心求所謂清勝之處而居之然而賢者所止必無俗景物遂使筆牀茶竈永爲是邦之佳話吾鄞城郭之秀湖上爲最湖上之秀七橋以西爲最是樓也適當煙雲平遠之區空濛綿渺宛乎

生生之歷二十年而不舍也

方子留湖樓記

桐城方先生子留者名授一字季子吾鄞西湖寓公也子留以乙酉之變棄諸生薙髮狂走方外其來鄞也以丁亥旅蕭寺求甬上志節之士而友之未得詣日是非鄒魯之邦耶或引而見之華公嘿農王公石雁陸公周明春明兄弟則大喜因遍交范公香谷宗公正巷之徒曰是眞方君友也相與慷慨謀天下事至其不可意者高閣其刺不報是年冬五君子雜作嘿農石雁爲之魁香谷亦幾死子留本參其事幸得漏網顧反有度遼將軍西州豪士之恨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尋與周明輩爲詩社因寓其族孫雪樵之湖樓居久之或謂之曰足下有老毋乃遠客耶子留瞿然遽歸歸而江北山寨未靖子留復豫之捕入牢獄以此盡破其家壬辰復遊鄞仍寓陸氏之湖樓子留不堪挫折自其蒙難嘔血數斗遂病神氣日削不可療周明兄弟思哀資爲買田令奉毋來鄞卽以湖樓居之時子留之婦翁同知寧波府事不知者以爲其因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子留自天門山往石浦葢有探於海上之消息疾動竟不起春明爲馳赴殮而迎其柩以歸湖上之詩人以子留罷詩會者期年且相與哭之曰嗚呼子留丁亥戊子之閒一宿死英霍之閒再宿死嘔血於家三宿死其不死也謂天殆生之以存義熙之人物而竟不死於客死耶子留詩文集其一卷董文驥山序之附其櫬以歸予年十三侍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子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嗚呼當明盛時湖上之亭榭多遊人所棲息而獨是樓與余錦衣借鑑樓皆出於亡國之後說者以爲故國之星火所由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是則雪汀竹嶼所與終古長留者也

不波航記

陸周明先生兄弟有屋數楹附近賀秘書祠下眞隱觀湖心寺俱當其前衆樂亭峙其左碧沚斜映其後樓之旁有橋橋之旁有柵湖水入焉登樓一眺湖之勝可盡也其名曰不波航夜是航爲宋澄清亭址先生尊人大廷尉公始築涵虛閣而先生兄弟廣之周明自江上歸姚江王侍郎懸首城西門周明篡取以歸藏之密室每逢寒食重九輒招邀同志祭之航中放聲慟哭哭畢各有詩記之雖家人莫知其誰祭也張尚書之死周明已卒春明之設祭亦必於是航焉其素往來是航者持禁甚嚴稍涉山王之嫌者輒被拒祇高武選隱學王太常

水功宗徽君正菴董隱君曉山葉隱君天益范公子香谷及先生族子雪樵吾家諸祖木翁韋翁而桐城方爾止華亭宋荊齋成都余生生爲寓公其時唱和最多周順德囊雲矢不入城然每遙和其作三寓公既散李徵君昭武朱隱君柳堂與先贈公亦屢集其中嗚呼是航雖小謝皐羽之西臺也邏舟之所不過中流之所不移甲乙丙之所不諱滄桑搶攘之際是航之所維者大矣自耆老相繼淘喪昔年詩筒所集化爲酒艫輿夫皁隸喧呶其下湖光亦爲之黯然豈知當日固朱烏之所集乎周明先生子經異乞予爲記遂巡未作而經異亦化爲異物矣適輯湖上藁書爲踐此諾百年而後更不須張孟兼輩之攷索也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古人釋奠之禮必於其是邦之先師或是邦無其人則必合於隣近之國以祀之三代以來之制莫有易也端溪講院爲大府育才之地而向未置先師祠爲禮典之大漏予主席議舉此禮高要令蜀人劉君攝通守事通守故專司講院之事者也劉君以經術起家名進士其人醞籍有理致不以予言爲非亟成之蕭治栗主入祠予得帥諸弟子習禮焉其中祀朱子其傍則粤東之先師共一十有六人諸弟子或問曰粤東之先師止於此乎曰不止於此然而不能以遍及也吾拔其尤者而已矣曰宋元豈無人乎曰有之梁先生觀國遊於致堂之門者也陳先生去華遊於象山之門者也是皆有輦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者然而遠矣況梁氏於朱子行輩相等難祔食也姑置之葢粤東之先師當首白沙是固侯之百世而不惑者予表粤東之學派最盛者曰白沙陳文恭公之學故首祀白沙而及其高弟八人八八之中其生徒最富者曰甘泉湛文簡公之學而又及其高弟三人其外則有爲陽明之學者二人方明中葉天下稱白沙甘泉之學曰廣宗陽明之學曰浙宗及陽明之學亦入粤而二宗共流布於嶠南然又別有一宗不附白沙甘泉不附陽明而以窮理格物教人者曰泰泉黃文裕公之學實與鼎足而立予亦表而祀之而及其高弟一人居常謂講學當去短集長和同愛益不應各持其門戶而後人正亦不可不知其門戶故合而祀之仍分別而各志之曰若者白沙之學若者泰泉之學若者粤人私淑陽明之學是粤中學派三大支也諸弟子生其鄉近其世誦其詩而讀其書倘能追尋其墜緒而不失其流風豈特主斯席者之光吏斯土者之幸抑亦諸

先正之欣然於地下者矣此下有語未既有起而問者曰瓊山邱云云盡論邱瓊山不祀之故今缺但邱存者亦足成篇

紫藤軒記

藤花在京師於諸公署中推吏部都廳之藤兜菴吳尚書所植也其在薦紳先生家則海波寺街之藤竹垞朱翰林所居也皆見於前人歌咏極盛而近始推宣武門李氏之藤其大合圍每花開時濃陰覆屋香氣繞座花下人如各擁紫綺裘者穆堂先生時觴咏焉已而萬編修孺廬來京先生以是軒爲之館而軒之左有屋數楹則予居焉三徑相參不須外召吉日良辰共坐花下採花葉和粉爲不託或和以菜爲下酒物好事者聞而競至而是軒之藤文譖始極盛予聞是軒之興也合肥李相公實先之盞平津之閎也其子丹壑詹事讀書於此合肥之後歸於長洲韓尚書已而歸於嘉善曹侍郎已而歸於韓城張尚書韓城之後先生得之五世遞傳皆座主門生也而皆登三槐躋九棘不可謂非京師邸第中盛事也然此特以名位之淵源言之至其力足以傳此藤則或不係乎是今先生道德文章之盛當世之碩果也其同岑而異苔往來於是軒者皆名輩也藥籠之佳材不祇桃李也碧梧翠竹則陔南相望焉故偶一唱韻而和者駢至爭奇角秀則所以傳是藤者其在斯乎不然京華之坊巷乃傳舍所謂閱人最多者也其能使樹木之爲人愛惜豈偶然哉

平山堂記

乾隆二年冬予以大雪留滯揚州同人約爲平山堂之遊時方浚運河小泰淮一帶半爲河水所注又益以雪紅橋左右園亭半入水中枯木怪石浮動水面抵法海寺舍舟徑至堂下予不過平山已六年堂前萬松皆成蔭徘徊第五泉上旋酌酒堂東之平樓松風吹雪沁我心脾因與坐客言斯堂古蹟累遷而志乘不詳明陸儼山集云揚州平山胡安定祠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廟未成元李五峰過平山堂故址詩云蜀山有堂今改作騎馬出門西北行自注今爲司徒廟以兩公之言合之元已改平山堂爲司徒廟明又改司徒廟爲安定祠是今之安定祠乃前此之平山堂歐劉所憩者此也吾聞揚州故城跨蜀岡以連雷塘則平山在城內及柴周改作始爲今城但故城亦不能盡包蜀岡故楊行密攻畢師鐸並西山以遏城西山卽蜀岡也陸孟俊攻韓令坤亦屯兵焉胡身之曰揚之東南北皆平地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滁攻揚者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

則故城特踰岡而已及城既徙則山竟在城外故李丞相庭芝爲閫使鑒前此有據堂瞰城以施攻具者乃踰山爲城以捍之卽今山後所稱堡城者是也史亦言李全之攻揚日坐堂上俯臨州治以今之堂址廟址祠址按之地勢甚庳安能遠瞰豈宋時山址尚高其後歲久漸夷而漸下歟或有鑒於兵禍故夷而下之歟否則別有飛樓之屬歟是皆未可知也乃若司徒廟中列祀五神相傳以爲茅姓攷之南北二史王琳之死壽春傳首秣陵茅智勝等五人實葬其首頗與廟神數合但是時南朝之揚州在秣陵北朝之揚州在壽春皆非江都抑亦訛而置之歟或五人者曾有宿留於此而得祠歟抑別有五神者歟又皆未可知也堂上有樓舊祀歐劉諸公今獨不及劉是所當增置者酒罷凝踏雪訪山後城址顧風色甚寒山路又爲雪阻乃歸同人卽合予詮次席間語爲是堂記嗟乎春風幾度陳跡何常予之叨叨得毋爲山靈所笑耶

小有天園記

杭之佳麗以西湖西湖之勝莫如南屏南屏之列峰環峙而慧日爲之尤陟歡喜巖至琴臺有司馬公磨崖之隸書怪石嘉植不可以名狀也登其巔重湖風景了然在目相傳百年以前諸老之園亭池榭盡在其閒今不可復問而日新而未艾者曰汪氏之小有天園是園也本名壑巷爲汪孝子之夢廬墓所居其後遂爲別業適當慧日峰之下其東卽淨慈寺也孝子身後孫守湜益葺之築南山亭於峰上於以封植嘉樹無忘角弓鴈紳先生游湖上者未有不過是園感嘆舊德留連光景其題咏盛見於前人別集乾隆十有六年

天子南巡狩孝子之後人湛等更復闢治新其軒序浚其池塘增其卉木以爲大吏點綴湖山之助已而

天子幸淨慈遂至其園問其主杭守臣杜甲具奏汪氏累世同居家門敦睦

天子欣然色喜翊日再蒞其園進御饌焉爰肇錫以嘉名曰小有天園賜奎墨以旌門兼製長句一首湛等感激

天恩恭建

御碑以奉

御製有光熊然上燭雲漢而屬予爲之記恭惟

天子以孝治天下親奉

聖母時巡嶽瀆以省民閒之疾苦而於山川名勝古蹟亦閒一遊豫以寫閒情然自淮而東士大夫家之臺榭

祇吳中梁溪秦氏之園建置最古又以今侍郎蕙田方在法從故得邀
翠華之小憩此外未有所聞而汪氏獨得之其爲寵光何可勝道語不云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非孝子之積善不足以佑啟清門得茲　殊數而非諸孫之克世其家亦何以歷久長新上荷
天寵也汪氏其勉之哉移孝可以作忠自今以往所以丕振孝子之家聲以上報
國恩者當何如矣湛固汪氏之宗老也於是役尤有勞其定以予言爲不謬也

西湖張氏祖墓記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仁和張恭懿公故清河之裔胄其墳墓世在湖上子孫析爲數眷族大代遠漸就零落獨吾友誠然能以讀書砥行守其家風誠然性忼爽見有所不可輒義形於色不計事勢爲之然貧不克自立家有四世喪未舉其宗姓之棺更二十餘誠然滌其家不能當一隴之用乃思得功名之會爲先世藏此事時大河南北方需人治水誠然遨遊其閒無所遇困而歸益自傷復折節讀書其所知有居燕者招之入京令其子弟受業誠然中分東脩寄其半以奉老母甘旨而餘其半爲葬費麻衣菲屨對天自矢數年約計所有足以粗辦馳歸大會宗族親表身先役人負土荷鍤時方苦冬十指皸裂血滓滓下於是其高祖以下旁親無不畢葬於恭懿公大墓之旁左昭右穆馬鬣歸然誠然以隻雞上祭祝曰自今以往先人其佑我小子使得治墓田數畝以世奉烝嘗斯墓亦永無廢壞聞者莫不泣下誠然於雍正巳酉再入京秋試方報罷臥病邸舍同里有富人者慫於堪輿瞰誠然出賺其族子盜買恭懿公墓旁地將以葬親誠然聞之扶病南下長跪請於富人願得倍其價賺歸富人陽諾之卒不許誠然訟於官亦寢不報乃以顛末揭於通衢皆莫爲誠然言者計無所出適有爲富人謀者曰子必待儀物一一備具方得下窆張生嘵嘵不已時久將變生不若陽爲渴葬者以杜其口張生將若子何富人然其言以空槨入域一昔而就誠然方皇急閒大駭已而偵得其謀因念事急非決裂爲之不可是夜大雪誠然呼郊外惡少年飲之酒潛舁一宗人棺之無後者入山左手挾利刃右手操大鉏逕發其塋將半守者方覺望見誠然勢洶洶弗敢出葬畢盛其墓之土於盤晨叩富人之門謂曰吾覩土色似不佳非可以爲君先人葬地謹以權厝吾宗人矣敢告富人

訟於有司謂前事且需後命若盜葬則不可以訓欲先治誠然張氏之族子又多右富人者誠然愈窘會前知山陰縣如皐鄭大德以需次來浙河聞其事而嘆曰誠然欲保其先世之墓地仁也出奇計以敗富人之謀知也挺身冒險勇也且富人有訟案未結則其地尚非其所得有也富人未能白其盜買之說而遽營兆域則誠然未爲盜葬也乃力言之有司誠然得自解免而富人亦棄其地弗敢爭嗟乎昔李方叔謁東坡於黃一夕撫枕流泗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晨起卽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謀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世之好義者於是不數年累世二十餘柩盡歸空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元李堯民七喪不舉吾鄉史縉叟解其囊之半以賻之又爲之致哀詞以告助於同志誠然營葬一節無乃類是然而方叔堯民尚有聞其事而資以將伯之臂者誠然不特無之也反有乘墉伏莽之徒眈眈逐逐其間斯則其尤難而可謂之孝子慈孫者矣誠然既竣事圖其前後墓之疆址屬予爲文以記之將刻諸墓道之右使子孫知所清核而弗替也誠然之才不如方叔子亦無東坡蜀公之力顧乃視撝叟之於堯民尚未逮焉良可媿矣誠然名果寄籍爲大興諸生

曠亭記

山陰祁忠敏公之尊人少參夷度先生治曠園於梅里有淡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遊息之所也有東書堂其讀書之所也夷度先生精於汲古其所鈔書多世人所未見校勘精核紙墨俱潔淨忠敏亦喜聚書嘗以硃紅小楊數十張頓放縹碧諸函牙籤如玉風過有聲鏗然顧其所聚則不若夷度先生之精忠敏諸弟俱以詩詞書畫瀟灑一時日與賓從徜徉亭中忠敏之夫人世所稱大商夫人者工詩其女郎湘君並工詩亦時過此園忠敏殉難江南塵起幾二十年吾鄉雪竇山人與公子班孫兄弟善時時居此園顧其所商榷者鮫宮虎闕之事其所過從者西臺野哭之徒不暇留連光景究心於儒苑中矣公子以雪竇事戍遼左良不媿世臣之後而曠園之盛自此衰歟今且陵夷殆盡書卷無一存者幷池榭皆爲灌莽其可慨也仁和趙徵士谷林其太君朱氏山陰襄毅公女孫祁氏之所自出祁公子東遷夫人年少日夕哭泣其家爲取朱氏女甥使育之以遣日卽谷林太君也方谷林尊公東白翁就婚山陰其成禮卽在祁氏東書堂中是時淡生堂中之牙籤尚未

散東白翁豁心思得之太君泫然流涕曰亦何忍爲此言乎東白翁嘿而止蹉跎四十餘年谷林渡江訪外家則更無長物祇曠亭二大字尚存董文敏公之書也乃奉以歸谷林小山堂藏書不減宅相其中亦多淡生舊本泊花池檻之勝九稱雄一時乃商於予欲於池北竹林中構數椽卽以曠亭名之以志渭陽之思以爲太君當新豐之門戶以慰東白翁之素心其意良美乃爲文以記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六

鵲巢磧記

由寧波府城而南四十里桓溪之水東下一支自洞橋而東爲前港一支自仲夏橋而東爲後港皆它山堰水所注而後港則桃源之水西來會之前後港分流不及五里而合其合也有渚回沙如帶環港口焉吾鄉南道之水皆資它泉之啟閉而其啟則以鄞江爲鑰故沿途爲堰爲磧以待之鄞江之南流者衆以馬湖巖巖諸山其名曰蕙江適當桓溪之背桓溪前港之上流過唐君廟下由唐家堰以入江其下流則合後港之水由烏金磧以入江而沙渚介乎其中吾家自侍御公居溪上八百餘年於茲矣社木與墓木森然相望其自洞橋兩岸而下皆吾家也故十里中之爲堰爲橋爲渚爲浦爲岸爲磧大率爲吾家所濬治沙渚之背有浦焉瀦爲荷花池引爲龍舌渚其水不與溪相通然實卽溪上之水引入田中而放爲浦者出東津橋經鵲巢磧入蕙江早則亦能蓄江水以灌田適當唐家堰之東與磧遙對者也鵲巢何以名磧宋時理宗所生慈憲太妃度宗仁安皇

后禍王與丙夫人皆出吾宗山陰一支顧其祖系實自鄞而理宗潛龍學於余舅公天錫之家因訪外氏於溪上嘗飲食焉既而卽位推恩並賜官爵而徵士府君兄弟八人皆辭不受朝議高之乃於八人中選其二曰汝梅曰汝霖尚縣主而爲樹雙闕於磧上焉以見其爲后妃之自出也嗚呼戚畹多矣漢田蚡以異父弟登三公淳于長以姊子至九列唐賀蘭敏之冒武氏以訖蕭洪蕭本蕭弘之獄宋楊次山之冒宗苟邀富貴依草附木貽穢舊史而吾祖視祿翟之寵榮有如敝屣豈非嶙然塵世之表者歟於是城南之人呼吾家曰鵲巢全氏至明正德間吏部尚書碧川楊公吾家壻也序吾家譜尚稱爲鵲巢全氏家譜而先寧國府君竟以鵲巢顏其齋攷至正四明志鄞縣東五里開慶磧其始亦曰鵲巢惟開慶之舊名鵲巢者旣不可攷今已廢爲田而是磧之在溪上至今無恙乃不見於志豈以其爲吾家之私而略之歟乃爲文以記之而家乘中舊有圖并附於後長者曰前此浦廣二丈餘且甚深舟行自江入磧可直達侍御公神道下今則隘而不通矣嗚呼蓬蒿之清淺幾度是磧幸得傳而又不克見於紀述使不爲文以表之將吾祖之高行不幾湮沒而不傳乎

桓溪全氏義田記

宋室之南吾鄉先輩史汪沈諸公置義田以廩鄉人之窮者而專以義田廩其宗人者三家最初爲樓氏蓋宣獻公之世父揚州安撫所刱宣獻之父岐公欲增益之而未就至宣獻始大之其繼爲余氏蓋魯公爲大參守鄉郡嘗有志於此其從子晦叟嗣守始成之攷舊史甚短晦要其一節則可取最後爲吾全氏則草刱於宋徵士菽和府君諱汝梅而成於其子若孫先公過雲軒集中所爲義田宗老六公傳者也元之應氏董氏蓋又聞三家之風而起者焉初先侍御公之遷鄞也在北宋初歷南渡以後未有顯者而侍御公之次子入越九傳爲穆陵之毋家以龍潛之恩三世並列五等又一傳爲邵陵之后家旣兩世連戚畹子姓無不珥貂領節者穆陵以龍潛之舊曾遊於鄞而溯外氏祖系累至吾家至是遂加恩並賚官爵慶元府下鄞縣取桓溪全氏世譜推侍御九世孫八人以上而菽和府君爲宗子府君曰吾以天時人事觀之宋社殆將屋矣況有志之士亦不肯由戚畹邀恩澤也遂戒其兄弟弗出臨安乃以府君偕其弟汝霖並尚縣主溪上有磧故吾家所築有司乃署名曰鵲巢標雙闕於上焉時府君羣從子姓分爲八宅

曰東宅曰西宅曰前宅曰後宅曰中宅曰田宅皆府君再從支屬也曰南宅曰北宅皆府君三從支屬也而府君爲東宅既絕意當世乃草刱義田條約仿諸家之例其貧者計口計日而給之婚嫁喪葬各有助僅僅經始而卒遺言諸子當成吾志府君四子長雲可府君諱鼎孫次眞志府君諱謙孫次本心府君諱晉孫而正養府君諱頤孫出爲後謙孫晉孫皆治慈湖之學府君所置之田一頃有奇鼎孫與晉孫稍稍益之頤孫謙孫又以一頃益之而鼎孫長子耆受學於謙孫自署味道子義禮尤篤爲踵益焉共四頃歷三世而大備迨元至正二十五年頤孫爲家督祭於府君之靈以告成申縣給牒以杜他故於族中會推賢者一人司之曰義田局承奉於是入宅之人感府君之敦睦而無以諡之也乃爲呼之曰義田宗老府君之歿也未幾時而宋亡鼎孫兄弟曰先人雖未受宋官然故宋戚也義不可出時尤以爲難嗚呼當其盛時不肯援浴陽渭涘之寵以博一官及其亡也戚戚於殘山剩水是非百世之師耶而況敦本睦族之行又如斯然而攷之志乘樓余以下諸家皆得紀錄而吾家缺焉則以府君世德不言而躬行既未嘗爲文以發之歲久而易湮也府君之義田散於明淇永之際是時勾軍甚苦而府君之諸孫又以家難多遭謫籍遂不能保其業八宅宗人有天不佑善之嘆迄於今五百餘年吾家子孫亦不復知府君之世德如此不特志乘也先公修譜搜得至正中達魯花赤所下承奉局故牒一紙既爲之傳而予又撮其大略爲之記未知其能纘先緒焉否也

寶積菴記

設爲寺菴院之屬以守墓宋人最盛其登兩府者甚至請之朝以重其地而放翁以爲非古明人稍易之爲墓莊使佃戶耕墓田以司灑掃此變而合於禮者吾始祖侍御府君之墓建菴於沙渚以奉香火益宋之舊也宮詹府君重新之歲久漸以頹落七宅子孫將重糾資以修葺而令予爲之記夫墓者骨肉之所寄也其魂氣則無不之今墓而有菴以司之則香火之寄必有所依魂亦未嘗不在矣古人無墓祭以栗主所不在耳府君之於是渚其平日歌哭之地也而又有菴以司其墓卽祀其主以妥其魂驄馬聲靈如可接焉或節候或朔望子孫罔或不至酌它山之水烹蕙江槎頭之鯿愛敬之思油然其動禮意之變而不失也正於是菴覩之自太平興國以來居溪上者已八百年孫枝駢盛代出而有列

於朝西京萬石之世澤不謂不永導山有脈溯水有源初祖之世系其可忘乎然門戶日大眷屬日繁而世數日遠后山之記思亭以爲親盡則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易忘此亦勢之所難免故以禮而言大夫以下無祀其始祖之例而程子竟行之夫亦其心之所不能自已也況吾全氏之子孫環始祖之墓而居使其忽然而置之有是情乎雖然府君而降舊德綿綿咸淳八徵士之高風義田六宗老之篤行本然本心之理學修齋墨侮漁隱之雅韻侍郎之直聲宮詹之清襟非堂父子之奇節先贈公之孤標此門戶之所憑也宗人其果能守之而不墜耶然則其所當矚目而警心者不獨霜露之感已矣嗚呼吾但欲宗人子弟其佳者足應秀才之選其樸者亦不媿力田之科勿蹈澆漓之習勿渝苟賤之爲則雖不能大有光於初祖而門戶之羞吾知免矣不然後人不振先業之日零日落以至於不保者可無懼乎卽使幸而得保亦不欲以無籍之後人靦顏過此宗人其幸無以此言爲迂也則是巷之幸也

響巖先塋地脈記

鬼蔭之說生平所不信以爲言之卽令無有不中有如會楊廖厲之徒要非吾心所希覬則固不過諱避五患而已足說者以爲流泉夕陽古人不廢相度欲以張鬼蔭之說之古不知都邑之異於墟墓也倘使五患之外更有所營則是禮經墓大夫冢人所掌反失之耶獨吾家響巖埏道則向來所言實中而先公之深以爲幸者正鬼蔭之徒所憾屬在子弟其亦可審所趨矣響巖者鄞城南之勝地也由沙渚而上五里至蘭浦又五里爲響巖其背爲蕙江水北作聲則巖中應之一喁一于清空互答微類石鐘而山光蒼翠浮動天寒輒有鸛鵠羣集如雲唐賀秘監之別業也先檢討府君未通籍授徒巖下萬氏每講經之暇咄咄若有不怡者其徒叩之嘆曰吾兩喪未舉是以爲恨其徒曰前邨有田甚高潔可葬也請卽以贈先生可乎府君大喜遂以葬其祖父不二十年侍郎府君果高其門而族祖閬夷先生者雅以地學自負過而嘆曰誠吉地也其清氣繚繞殆宜世由館閣以至開府但惜穴後脈洩伸於貴詘於富侍郎府君揚歷兩京身後圖書法物頗富而祿廩所餘渺然諸子爲治壙已不免於鬻田宮詹府君繼起清苦更甚甫歿而不保其甲第有明三百年世宦之貧未有如吾家者也萬歷中堪輿師沈一鵬者老學也來相是塋亦以閩夷之說爲不易而嘆吉地之不能兼備如此先公曰

此正吾家之幸也使先世爲墨吏以肥其家其竟傳之無窮乎抑亦易斬之流也夫君子之不爲墨吏未必果由於地脈然使果然則是出山泉水不害其清而一酌千金之可免也其爲吉孰大於此夫地脈固有清有濁是塋也葢其清氣最完故世有介節今世之言地學者以求富爲第一但見濁氣不至則瞿然憂之其以爲洩也固宜是時萬九沙編修在座嘆以爲名言其後爲先公作行狀采及之而不肖更繁其詞以爲記

權廨記

唐以前重族姓故世家之支派必詳阮氏之道南道北裴氏之東眷西眷至今流傳而諸王至以馬糞署名亦可笑矣唐宗室表中如所謂大鄭王房小鄭王房者皆詳書之吳興沈氏不問支而問葉則其變也世家之學既替而僞譜始流布乃知古人之能坊其流也吾全氏自侍御府君遷鄞六傳之後分爲蘭馨松盛四支又二傳分爲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環沙渚數里而居之其稱爲荷花池諸全者東宅也培田諸全者田宅也丙舍前諸全者中宅也丙舍後諸全者前宅也二宅夾侍御府君神道故以稱之唐家橋諸全者北宅也唐家堰諸全者南宅也溪上諸全者後宅也西宅故養子別自爲宗故曰七宅七宅之中中宅田宅南宅爲盛而田宅其九也田宅之支又分爲六蔓延直抵鳳山有曰洞橋南街房洞橋北岸房蘭浦房權廨房都廳門後房留居舊宅者曰沙渚房其既於今孫枝錯雜互徙其居欲按當日之芋區瓜疇以求故址不可得矣而權廨獨無恙是廨也侍御十世孫安翁之所樹安翁生元末見時事方渾濁隱居不出顧家貧甚以義命自樂嘆曰昔白下之臺城地皆環以廨門而何點居其東固當極園亭之盛至陶公之廨有松有菊有柳有桑有栗有灌木有桃有李有柳有榆而且西疇有稻中園有蔬亦已盛矣吾無有也樹之權者取其生亦易隕亦易也當時嘆爲名言安翁無子而其羣從日繁衍遂共以權廨名其房嗚呼詩三百篇言本支者皆託之草木以比例今此廨之權四百餘年矣世之夸遠條者未聞有以權當之者也而此權則遠莫如之況重之以安翁之高節乎宗人其尚封植嘉樹以無忘角弓使吾家泥泥陝陝之盛如此權也則值其盛卽以大其門者龍其廨否則愼所守焉弗蕩其閑以玷其廨也因爲之記而詳序吾家之眷屬以先之使世有徵文獻而過此權者問支亦可問葉亦可矣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十世祖休菴府君墓在沙渚之上有樟樹焉蓋四百年矣長老相傳樹盛則吾家有達者否則枯吾家自天啓以來門戶漸以式微而樹亦蕉萃日甚奄奄若待盡者不肖祖望每追隨父兄往展墓未嘗不徘徊其下也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是以問故國者在所略焉而吾家之冢木與七宅子孫相爲消息所關詎不重歟自十年以來樹稍葱蘢有生意已而漸童童如車蓋濯枝潤葉湛露泥泥其謂夜閒有神龍降之及雙燈熒熒雖出田父野老之誕而要其暢茂則大異乎前於是宗人爭相告語引領而望以爲積衰之可振不數年而不肖薦詞科成進士讀中秘宗人以爲此其應也夫科名身外之物不足以爲邦家重必其有可以光前烈裕後昆者而後瑞應加之而不以爲褻小子行微學劣何足以承先人之緒豈區區釋褐之資而謂能感召冢木繁衍其本支則已陋矣今夫王之槐耶以晉公魏公之名德重不徒以三公也竇之桂耶以學士兄弟之清望重不徒以進士之同升也韓之桐耶以右丞之黨錮重不徒以護法沙門之宰相也而況其下焉者哉然嘗見茶陵劉學士三吾集謂其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石溪手植黃連一樹大數十圍已踰百年其後半枯自學士到溪上復榮學士爲詩記之曰太乙燈輝猶照夜相公樹老復回春眞人張無爲圖之校書錢子瑜題之而復索長沙陳長史南賓爲記古人於此亦如是其津津而樂道之也蓋以其大者言之花竹和樂足驗民生佳氣以其小者言之亦關乎一家之運會此卽中庸位育之說而非鬼蔭之謂也嗚呼封植之功要之於必世吾儕僥倖希心於不種之穫庶幾神爽所憑叨樾蔭焉況樟者大江以南之佳植也七年而始別十年而始成其尚於宗人有厚望哉先府君爲侍御公之十四傳而南宅小宗也諱某夫人李氏又四傳爲侍郎府君諱元立又二傳爲宮詹府君諱天敘又四傳爲不肖乃再拜而爲之記

崇讓里記

前明都督同知鹿園萬公以大將有功於倭亂而爲理學名臣其論漕事九切中治道蓋古今儒將中第一流也都督第在城中新街實與先侍郎居毗連鳴珂之里文武鼎盛而以講學九相睦都督已登五府養疴杭之西溪先侍郎亦官至院長時有部使者爲都督樹坊於街之兩偏其西曰都督衙其東曰錦衣里成有日矣適有自京師至者語都督曰全學士以不肯撰青詞改南

院矣南院一席本應慈水袁學士往袁自請留撰文而全代之南都督瞿然起曰有是哉學士之大節如此耶乃言於部使者願以東坊讓之全氏部使者以書來告先侍郎曰此當道爲萬公旌功也鵲巢而鳩居吾弗敢也亟爲書以讓都督而都督曰吾已言之矣是亦紛榆之佳話也先侍郎終固辭不敢受而都督亦遂并虛其西坊不果上至今此兩坊者有雙闕巍然而無橫石不知者或以爲歲久而圮也先侍郎阿育王山房集今已闕佚然尚有與都督論學書及和其淮上諸詩因思吾鄉前輩鷹紳先生能以學行相鑑厲卽讓坊一節則都督樂善之虛懷侍郎不苟之介志皆可想見陶公詩曰昔欲居南郵非爲卜其宅聞有素心人樂與共晨夕斯之謂矣萬氏與吾先世通家之契最永侍郎孫宮詹與瑞巖都督爲社會於湖上修世好也易代以來兩家甲第皆已不可復問而附於前代世臣之遺者則諸先人有同志焉九沙西郭與子論文九篇因偶與西郭語及之西郭嘆曰幸弗謂此事僅資談助也推此一節可以消閒田之爭可以媿王戎苦李之陋至於表先德而徵遺獻又無論矣乃議以崇讓名其里而爲之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出城西南二里有崇法寺焉據高岡爲勝其旁爲先檢討府君之阡是岡也盖甬上西南二道山水之會凡城南山水之自仗錫來者千巖萬壑至它山而合由南塘河以入城其西之自大雷來者千巖萬壑至桃源而合由西塘河以入城南道爲大宗西道爲支子其水胥會於城中之湖上故有雙清閣會泉亭以志其地餘波之在城外者南道則循長春門而右西道則循望京門而左胥會於城下之濠適當湖上雙清之地祇隔雉堞一重爲限而崇法寺岡實遙臨之盖山峙而水流水之所之山脈潛附以行是岡爲二道山脈所注以鎭水者是以平壤之中突然墳起近世堪輿家不解忽以爲四明府治之勢來自建甯之錫山穿城渡江直抵候濤山而止此其說始於黃孟清僉事而前此無有也不知建甯之山實光同諸峰之支龍而遙與大雷一帶相應其水則原通小溪而會桃源之流以入江左縈右拂若爲二道之介紹者非能獨擅其脅也是岡之所自盖不止此夫惟二道山水之會皆歸是岡故雖不甚峻而氣象盤延磅礴爲城外之偉觀其漢唐以來之古蹟最初則董孝子之母墓在焉遊人過之必有詩而嫻堂阜父二公最工古廟巍然墓下有潭久旱不涸相傳以爲孝子廬

墓泣血之所宋則豐清敏公之紫清觀實居寺西沿河皆植蓮花其觀連延三十餘畝荆公爲鄞令於寺最多題墨戴帥初詩所云驚風急雨舒王字是也其女卒卽葬此寺中別有荆公祠未幾魏王愷之妃亦葬焉咸淳閒袁尚書似道於寺左營南園曲廊修檻臺榭共十五區而趙氏鄞山書院亦在焉寺中舊有法智尊者之塔趙清獻公宰碑護之故遊人又呼曰祖關入元而清容學士修復南園其芳思亭羅木堂皆有詩入明而豐布政文慶重新紫清觀有故園十咏於是是園遊屐不減宋時薦紳先生之葬者黃公孟清而後不下數十家而堇山李侍郎營生壙時築堂曰景賢以慕豐袁之遺先檢討阡適在景賢堂之右叢桂數十風景明瑟丙舍雖小皆先學士之所經營其前臨淵有沙滙水中成渚其左有橋其後爲寺佛鐙漁鼓時足助清致當時如張尚書東沙周都御史莓厓范侍郎東明豐考功人翁唱酬翰墨最多而學士有女已許屠辰州田叔未嫁而卒附葬阡旁開壙得石志則荆公女之銘也殤女之兆域先後如相待時皆詫爲異事二百年以來日以頹矣高岡無恙流水潺潺紫清芳思之賢子孫何可多得故家門祚之感不禁爲之憮然

桃花隄記

鄞城西南有雙湖迤邐爭勝西湖卽所稱月湖南湖卽所稱日湖者也西湖佳麗過於南湖所謂十洲三島者皆西湖之勝也南北四橋以通往來直抵城下而止當兩宋時有長隄二其一曰偃月錢使君公輔所築王集賢益柔詩曰偃月隄成車馬道湖光如截天如抱而荆公亦有載沙築路之句取杭西湖白沙故事也在紅蓮閣下當時置酒務於湖北卽湖汲水勞甚乃於湖之中蓄清流作隄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皆以爲便以今地望攷之碧沚之後是也其一曰廣生元祐中隄以爲放生池在壽聖院南其後趙使君伯圭築堂其上以今地望攷之湖心寺橋之前是也有明以來二隄之遺跡不可復攷先宮詹自鶴禁歸徙宅湖上買得竹洲一曲以爲別墅舊時史忠定眞隱觀也後爲陸康僖祠至是歸於吾家構平淡齋於洲東構松窻於洲南宮詹謂城下尚有閒田可修治爲花隄以助竹洲之勝乃自水仙宮前築石直抵長春門履道坦然而藝千樹桃於其上隄之內雉堞參差茶竈琴牀錯列其下以花爲藩隄之外湖光清泚畫船簫鼓時時過之以花爲幕宮詹與林下諸公結社時緩步焉嘗爲詩記之曰偃月風流擬白

沙廣生樂育更誰家是也湖上遊人因呼之曰桃花隄別墅未落宮詹下世陸先輩公明有園面隄復修治焉二十年後兵火紛然湖上之高門縣簿盡爲摧落浴城上下皆成馬牧而隄又廢先是四明舊志張羅吳袁四家皆簡略二隄本末僅附見於舒中丞信道朱舍人新仲記中鄞之談文獻者弗盡知也桃花隄未遠耳近之修志者亦弗錄何其陋也予追隨家君子遊湖上嘗指示曰此白石鑿鑿者雖大半殘缺然吾家故物也子退攷之宮詹墓碑信然乃別爲記而存之荒城落日水色依然而錢趙兩使君之甘棠吾先人之喬木莫有過而問者良可感也

先侍御畫馬記

先侍御府君韋翁諱美閑字吾衞先宮詹公孫而非堂先生子也非堂先生善書以餘技作繪事侍御之書亞於非堂而畫馬獨入神品侍御生而不凡王母楊恭人奇之以爲是汗血種也小字之曰駒郎陸大行文虎巖事非堂故侍御爲大行壻侍御既承家學又追隨婦翁以名節自勵高冠長劒峻峻謦謦雖一貧如洗弗恤國難既作從戎江上累授侍御監軍已而東歸有大將來據宮詹宅爲馬廄侍御憤甚中夜焚其廳事由是日鬱鬱侍御畫馬其藍本實出松雪之遺至是諱之或有不知而及之者則叱曰吾所師者宋遺民龔聖予父子之馬也爾既不知其莫視吾畫時比之明初九龍山人之畫竹然山人所爲特出於好奇而侍御胸中別有所不適嗣是遂秘不示人或有賺之者輒盛稱聖予之人以及其畫侍御欣然出其得意之筆以贈之而舊時箱篋所貯有出松雪者悉焚之其實聖予之馬世無傳者侍御特重其人而已其時甬上多畸士陸副使宇燝楊職方文瑩李都事振玭慈水則魏山人耕皆與侍御相晨夕終歲奔走山海閒思然故國之灰壬寅除夕列章名捕諸畸士皆豫焉次年送禁省獄中五月八日聞將庭訊侍御仰天嘆曰吾不可辱是夕暴卒葬於非堂先生墓旁陸孺人最孝非堂晚景甚困病後思酒不得孺人以女紅易佳醞日進之非堂集中有和杜公病橘韻詩以慰新婦者也每侍御畫馬孺人從旁爲布景然自其家被籍所著百尺西樓集無存者而所畫亦希侍御於先贈公爲三從兄長子宗然亦有志節陸大行環堵集散失搜訪存之終身不求聞達無後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一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偶閱永樂大典載明洪武八年中書省御史臺禮部所奉聖旨頒行學校貢舉事宜嘆當時所以作人者幾幾乎有三代之風而惜其後之盡廢也因撮其大略參取他記以補實錄之所未備

明初生員分二等有府州縣學舍之生員有鄉里學舍之生員府州縣學舍生員有定額自四十人以下爲差日給廩餼而鄉里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讀書者盡得預焉又謂之社學蓋即黨庠術序之遺也府州縣學生員責任守令令於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守令親身相視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齊自年十五以上已讀論語孟子四書者乃得預選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視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擇人補之其所業自經史外禮律書其爲一科樂射算其爲一科以訓導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學正或教諭爲之提調經史則教授輩親董之自九經四書三史通鑑旁及莊老韜略侵晨學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晡後學射有餘力或習爲詔誥箋表碑版傳記之屬其攷驗時觀其進退揖讓之節聽其語言應對之宜背誦經史講明大義問難律條試以斷決學書不拘體格審音以詳所習之樂觀射以驗巧力稍數則第其乘除之敏鈍學者苟能是是亦足矣使如此實心率而行之而眞材不出者未之聞也其計典則守令與教官各置文簿報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爲政守令一月一攷驗有三月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歲一攷驗府學自十二人以上州學自八人以上縣學自六人以上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俸府學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學自十六人以上縣學自十二人以上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罷黜守令笞生員有父兄者亦罪之三年大比貢至行省行省巡按御史拔其尤者貢之朝守令即弁其妻子資送入京恐貽其內顧也天子臨軒召見皆令其說書一過期於可行繼試之文字試之射試之算即文字不工而射算上者亦取爲故槎菴小乘載國初有經明行修科工習文詞科通曉四書科人品俊秀科言有條理科精習算法科諸科備者爲上以次而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即此謂也其用之也有程以爲御史者有以爲知州知

縣者有以爲教官者有以爲經歷縣丞等官者有以爲部院書吏奏差者有以爲五府掾史者不拘一例若鄉里學舍則守令於其同方之先輩擇一有學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稱爲師訓在官府稱爲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爲首繼及經史律算之屬守令亦稽其所統弟子之數時其勤惰而賞罰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按秀才之九者貢之朝守令資送妻子入京天子臨軒試之加以錄用其學舍生員則俊秀者升入學補缺食餼不成材者聽其各就所業是當時立法之始直以三代人材望之天下而豈意行之不久而中替也自鄉里無需次之生員而學宮之中一爲增而再爲附人愈多而習愈惡自六藝之教盡弛而帖括講章之學可至卿相自守令之責不先而諸生之不肖反有進而挾持官長者馴至憤時之士竟以生員爲蠹世之物而謂必廢之而爲可以救世嗚呼曷亦取太祖頒行之事宜而讀之可也明初辟召之典亦不一科有耆儒有隱逸有明經有茂才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孝弟力田有聰明正直有文學有孝廉有秩戶人才有儒士錯出難盡如全思誠以耆儒勤恤以明經直補閣學則曠典也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宮觀之制詳李心傳朝野雜記其在大滌山之洞霄宮者竹垞言之備矣然曝書亭集所記自建炎元年始予攷宋宰執之首領洞霄者呂惠卿章惇林攄而蔡京亦嘗以閣學一領其任雖其人不足稱而官不可泯也乃復重繙正史參之野記則即建炎以後者竹垞亦尚闕有所遺予友趙谷林請更書一通以補洞天掌故之闕宰輔之領宮祠大率以殿閣學士繫銜而年表中亦有但稱其階者章惇以通議大夫富直柔李壁以中大夫留正以光祿大夫是也宋之以殿閣寵舊相者觀文資政始有大學士之名其餘皆無之而年表紹興二十四年史才以端明殿大學士提舉乃誤文也職官志謂宰相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而年表宗尹以大觀文提舉均屬衍文宋史舛戾如此最多竹垞記中亦或因仍書之姑舉一隅以見厓略未始非庀史之一助已若程公許傳再提舉玉隆觀未嘗在臨安奉祠其傳言史嵩之免喪以大觀文領洞霄公許劾之竹垞不詳閱傳文遂以公許列記中是則誤之甚者若翟汝文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見郡齋讀書志而竹垞取其靖康顯謨原職書之皆失攷也至其謂待制以下官當屬提點主管之職略而不書今攷宋史則橫行右職自左武大夫以下尚得提舉宮祠而朝野雜記謂從官係銜皆爲提舉庶官則曰主管是待制諸官原屬提舉特宋

制外祠得以餘官充而京祠則用大臣洞霄自臨安爲行在已升內祠故自紹興以還無復侍從莅其任者耳亦非如竹垞所云也今所書一百五十八之中祗蔡宗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則宋史本傳明書之蘇僊以直龍圖閣魯詹以直祕閣主管則汪藻張守所作墓志明書之皆未有冒稱提舉者也

宋紹興學宮祭帖舊本記

檇陵十集蘭亭凡一百一十七種江東諸府州所有摹本皆預焉獨吾鄉無之此闕事也然予攷唐帖中有勾章令滿騫五字者爲蘭亭最古之本其中有開皇年號以爲六朝以來祕府所藏唐太宗以賜韓王而崔浼爲之跋其後江南國主以撥鐙書法題之而徐鉉爲之記其後又有紹興庚申史應物跋應物三傳而歸於吾鄉之李元洎少裴而攻媿先生記之是則吾鄉蘭亭第一掌故也唐人摹本以蘇承旨易簡本爲最承旨有三本其一歸於吾鄉之嫏嬛舒學士嘗與元豐諸賢觀於鄞城南之崇法寺精神無毫髮恨是第二掌故也趙侍郎明誠本前有龍眠蜀絹畫王右軍像後有明誠跋明誠夫人李易安寓吾鄉之奉化故歸於史氏有紹勳小印是第三掌故也薛嗣昌定武本藏張衛公孝伯家者蓋又次之攻媿先生所藏有王安國題者當又次之高續古所藏有王厚之題者則又次之曹南吳志淳來鄞有瘦本九疑山人定爲薛氏之物其後歸於大慈寺僧而九疑跋之則定武別本也然則吾鄉雖無特摹之石登於十集而故家儲蓄皆嘗得其最精者然此猶以卷軸言之若唐初辨才本初出永興虞公所臨本藏趙明遠家者則眞吾鄉之土物耳數百年以來諸所藏者俱已散亡殆盡予所見者慈水姜湛園編修所藏定武本不損者其最也予家舊石損本其次也天一閣范氏有紹興學宮不損本又次之要皆吾鄉蘭亭之足登簿目者范君永恒乞予記其家藏予乃詮次舊聞以題於後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桃源書院舊在城西武陵之林末卽王先生酌古堂也迨王氏之裔由林末遷罌湖而書院未嘗移明初始爲官所有乃移之罌湖獨宋神宗之御書歷七百餘年巍然無恙嗚呼是眞王氏之球璧也哉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卽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宸奎之賜固異數也桑海歷劫天府金石之藏且不可保而是額乃獨留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王氏之子孫其幸爲何如吾鄉之得拜御書者宋時自先生始其後遂日多

史忠定御香龍茶手跡高宗筆也明良慶會之閣眞草書舊學二字及送東歸諸詩壽皇筆也壽皇又嘗錄忠定野卷分咏以賜魏文節公而忠定四明洞天之題光宗在東宮時筆也史忠宜之滄洲鴻禧之碧泚寧宗筆也史忠獻之墓碑理宗御製幷書者也鄭忠定輔德明謨之閑安晚之圃及甬東書院趙清敏之直清亭乳泉及安貧樂道王直閣之汲古傳忠陳清敏之世綸堂應衞公之翁洲書院皆理宗筆也而鄭魯公未生忠定時營壽藏於塔嶺夢隔岸有菴高懸胥充達三字擁以蟠龍顏以泥金作紀夢長句以志之忠定稍長聞魯公語遍閱釋道諸書不得其解魯公曰蟠龍泥金殆御書耶兒志之忠定既相理宗偶於燕閒詢其家世以先夢對理宗卽賜此三字懸之嶺上以成其兆王元恭修至正志特載魯公之詩以爲異聞其餘不見於紀錄者尙有之而阿育王天童雪竇諸梵所賜不預焉顧就中分別言之或中興以來賢相或直節不屈宗衮或以清德或昌其子或表其師斯足與御書爭光者也亦有幸成夾日之功遂爲當國之徑奎章愈富反滋物論者是在當日已難概論或求其傳或正不必其傳也乃若是額之存則四明之學統所係登其堂者肅然起酌古之思是豈獨王氏孫子之球璧也哉爰再拜而爲之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浙東山水之附稚川以名者最多然不可信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葛仙人洞則宋末南康高士葛慶龍也洞中雲霧清瑟古蘚斑駁使人神骨清冽洞前有一石像卽慶龍也洞中有石鶴軒然則王主簿理得鐫以侍慶龍者也洞旁多長松修竹風味瀟灑然在山陰道中尙非絕勝而其所以得名則但以慶龍故予攷慶龍字秋巖又號寄漁翁又號江南野道人晚號飛筆仙人及老卜葬於山陰又號越臺洞主卽指是洞也南康人早年嘗入匡廬學浮屠稱璹書記不樂中更爲道士卒返於儒潛溪聞之皐羽以爲卽廬山人者非也放浪江湖中巨公名卿酒徒劍客多與之游（以上采霏雪錄中語）其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鵬鶱海怒歗起無際然爲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忤卽發洩無留隱人亦知其磊落無他腸然多疏之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王磬鈴醉後自揚扇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以上見初潛溪集）慶龍流寓鄞之南湖延慶寺其爲詩尙操唐律喜精整有什一集然多不自收存（以上見清容集）則潛溪所云慶龍詩

乃其晚年之變境也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每遊石洞見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乃刻已像洞前稱洞主見潛溪集年逾七十兒齒童顏終歲不澡沐肌體清潔衣無蚤蝨風日清美輒乘筍輿遊天衣雲門諸勝霏雪錄將死遺言葬我當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我如山神潛溪集故至今人稱爲葛仙予求慶龍所著集既不可得於諸書中見所載慶龍詩似非其至者求其如潛溪所云奇氣橫發欲騎日月而薄太淸者未之見也慶龍以其才忽而釋忽而道忽而儒其究也慕爲仙爲神非果好怪也遭時之亂胸中殆有耿耿不可下者乎而皐羽諸公未盡爲之表白然則慶龍之不盡見者豈徒其詩而已哉老友五岳遊人鄭性同遊聞予言曰然請記之吾將勒石於洞以爲慶龍慰重泉之靈且慶龍固亦吾鄉之寓公也爰序次而畀之

祭甲申三忠記

甲申之難左班十九忠臣其曾任吾鄉長令者御史王忠烈公故鄞令檢討汪文烈公故慈谿令吾鄉則御史陳恭愍公也忠烈文烈之令吾鄉愛民下士古來循吏所不能過故其殉難也鄞人歲以三月十九日祭忠烈於天封寺慈人則祭文烈於城西而忠烈有子瞻卿丙戌嘗知鄞縣事其後殉於金華鄞人祭忠烈因以瞻卿配其後廢弛者六十年矣今年予與慈人鄭君南溪議於府城合祭之而增入恭愍董君愚亭遂謀爲置田以永其事嗚呼桑海之交吾鄉死國者六十餘人遂爲忠義之邦此固出於三百年之敎化而忠烈文烈之所薰陶其時最近抑亦恭愍之所倡率也惟忠與孝歷百世而不可泯於斯祭也尚其有所觀感哉

題蓮花莊圖記

歸安姚兒薏田所居爲松雪王孫故址世稱蓮花莊者也松雪之先莫氏居之世稱宋乾淳宏詞世家者也松雪之後歸於莘氏世稱豪強莘令以善畫著者也然於是莊皆未嘗有圖咏者亦缺事也薏田居此已四世一日讀右丞孟城坳之句而有感也因令敬亭沈高士樗厓繪之於素自爲文以記之而復徵言於予浙河東西山川皆清遠而吳興池亭臺榭之勝尤與杭越鼎足其在前人筆故所錄者至今尙令人神魂飛動願惜其不可復按薏田謂陵谷之易以板蕩而丹靑石綠遂足綿亘於天荒地老之餘而不朽耶畫師之神力未必若是之遠也則亦不過好事者之惓惓而已夫清景不罹俗物則其福命未有艾者是莊自季宋以來代有雅人居

之切火頻乘靈光無恙益其乞靈於大造者有深幸焉
蒼田以煙霞之癖驅使翰墨方且撰蓮花莊志用補前
人之闕而搜文獻以實之予聞清江敖臬繼公圖人而
居於苕上松雪兄弟師之其說儀禮在是莊也芙蓉百
頃之旁當日書帶之草或者尚有存焉其爲我訪之

笠山圖記

東浙山陰之臨浦有小山焉蓋一卷石之多也予友徐
君廷槐世居其地從而名之曰笠山因以爲字雍正庚
戌秋君以新進士需
召見與予密邇邸舍蹇驢短褐朝夕過從乃出舊所繪
圖屬予作記君爲伯調先生之孫少以文章雄於海內
珠盤之會所至傾倒其羣然而天性沖夷淡蕩遺棄一
切是以公車老困僅得一第即謝選人之籍乞改廣文
以歸論者惜之不知君之得於山水者深固不以盈虛
屑屑也雖然會稽古來山水之窟筆牀茶竈所堪枕流
漱石之區目不暇接其最著者夏后氏之穴周官淮海
作鎮之山於越之臺石軍太傅修禊之亭祕書勅賜之
宅殘宋之攢宮皐羽白石冬青之寺抱遺老人之居青
藤之閣皆至今存君以笠山崛起雄長其閒振部婁而
成松柏可謂壯已山陰故予先人舊里有枌榆桑梓之
遺展齒往返一歲數至獨於笠山未到茲披君圖幷讀
自序蒹葭秋水之慕約略得之過者笠山已東駕將行
西風朔雁即以此當離亭之句笠山歸其掃三徑以相
待吾當乘春波南下過問伯調先生遺書再話春明舊
雨時也

冬心居士寫鐙記

吾友錢唐金君壽門畸士也其博學好古似楊南仲古
文詞似孫可之詩似陸天隨其磊落似劉龍洲潔似倪
迂尤喜狹邪之遊似楊鐵崖而其癡甚篤遠似顧長康
近似鄧湛若以故奔走江湖閒所際會亦不少而年過
五十拓落如故初浙中學使者帥公蘭皐嘗以壽門應
詞科之檄力辭不就而蹇驢之都下或問之則曰吾特
欲觀徵車中人物果何等耳數月橐中金盡始歸壽門
所得蒼頭皆多藝其一善攻硯所規橅甚高雅壽門每
得佳石輒令治之顧非飲之酒數斗不肯下手即強而
可之亦必不工壽門不善飲以蒼頭故時酤酒硯成壽
門以分書銘其背古氣盎然蒼頭浮白觀之其一善摹
東絹作烏絲嘗遊鐙市擇其品之最高者買歸以烏絲
界之清瘦有寒芒請壽門作分書其上則石湖詩中所
稱吳鐙不足道也於是壽門雖窮愁時時有戶外之屨

或以硯或以鐙其銘硯之多遂成一集而其寓揚也則鐙之行爲尤盛夫以壽門三蒼之學函雅故正文字足爲廟堂校石經勒太學不僅區區銘硯已也而況降趨時好至於寫鐙則眞窮矣雖然吾觀壽門窮且老顧其著述益深湛其平昔所嗜好一往而情深如故也則誠不能不謂之癡之至者冬心居士者壽門五十所別署也

遊華不注記

予以辛亥七月從歷下南歸先東裝之一日向羅學使竹園借騎往城東遊華不注峰以前此往遊時苦寒弗果登而前輩盛稱鵲華秋色故再過之是日尙覺炎熇華陽宮沙門笑曰檀越之來不寒則暑山中亂石橫亘蹊徑蕪塞何自苦爲予不聽策杖至山半有洞窴祠盖遺山所夢地也沙門汲華泉至拾亂薪烹之小憩登其巔直見渤海時則天風颯颯始知秋氣山門青綠隱隱初有萌芽道元單椒秀澤虎牙兀立之語可爲神肖不能復措一詞沙門爲予言明德邸在歷下時此閒花鳥之盛不下虎邱今則華泉一綫漸淤爲小溝遊人亦鮮過者於是西爽漸斜僕夫促駕遂循鵲山而西竹園方治具話別乃書此以柬之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桂林謝御史以言事得罪遣戍同官以其得罪也削去其題名聞者駭之不十年御史還朝再入臺曩時同官掷此舉者盖已外遷至藩使被逮入西曹於是臺中補列舊額而御史自爲之記以示子御史之言曰題名者特以其曾爲是官耳觀溫公諫院之文是稱職者題之以垂法不稱職者題之以示戒未有竟削其名者也予曰斯言固也然而削亦有例宋寇萊公之貶崖州也錢惟演於樞使碑中削之明阮大鋮麗逆案姜如須於行人碑中削之所削之人不同或可詫或可快要其事固有之昔人有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其不爲時局所翻者固無幾耳彼奮然取寇萊公而削之者亦以爲實有所見而幾與姜如須之義憤同也御史昔所論者爲河南撫臣撫臣舊亦嘗在臺中其後貴盛無比彼同官者方且心慕而思效法之而惟恐不得也而御史乃操白簡以擊之至膺嚴譴則其怏然而必欲削去之也固宜迫酷吏之奸私既著累已見詰於詔書又幸而遽死御史又賜環重入臺使同官者而猶在臺則必重爲補也爲足

怪哉然御史之言又曰吾往者誠過過之可補猶此額也予謂此特立言之體耳予於御史爲同館後輩扈相知最深蕙桂之性非如橘枳梅杏之易移也此老崛強補過之說將無託之空言也夫

廣陵相公傷逝記

明太師劉文靖公之家居也楊文襄公以故相起爲三邊總督謁之洛陽里第文靖咎之曰公爲閣臣而今乃俯就此任政府之體吾恐其自公而褻也文襄有媿色予竊謂唐宋宰相其出爲牧伯而復入中書者不可指屈大臣受國恩亦豈得以內外資地之隆殺爲去就文靖宿德老臣而爲是言似乎不廣然有明官府之儀數則固如此故自吏禮二部及翰詹長官輒不欲外任以其損入相之望也今海寧相公陳公之夫人長洲相公宋公第四女也宋公六女長者適合肥相公李公之子宮詹學士其次適太倉相公王公其次適海寧顧侍郎其次卽相公其次適長洲繆宮諭獨少女適陳氏者僅以甲科知南充縣秩相連俱在翰詹坊局清華之選而宜麻者二開府者二前代曩元獻公以善擇壻稱亦未有若是之盛也方相公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已而出爲廣西撫軍當改吏部爲兵部去掌院銜夫人愀然不樂者數日內外親表姑婦聞之皆不解其所以爭來慰問則曰少宰與翰長皆入相之資也今一塵而出委蛇蠻官豈非恨事吾無以見仲姊矣聞者皆笑之而同館老成相告曰古人所以重世家者豈不以通明典故諳習體統有非小家子所能者乎今觀夫人之言乃知天下膏粱之貴其所見固自不同足以證明三百年來之史案相公撫軍數年入司工部已而卒正揆席則夫人已先卒矣沙堤拜命泫然流涕悵夫人之不及見也嘗語臨川侍郎李文穆堂欲爲文以記之而侍郎轉以屬之予予以爲王事之不以內外分者人臣之誼也若今之官翰詹坊局者不安於侍從之枯寂而垂涎於外吏之足以自潤甘去清華而思叢雜斯則可恥也是夫人之所不屑見者不特文靖所羞稱也是爲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都馬母汪太孺人未昏守節歷經大吏上陳天子旌其閭初太孺人家居甫及笄忽有孤燕來巢日徘徊窗前不能去其家皆心惡以爲不祥而弗政言也未數日而果驗太孺人嘆曰天定之矣既歸馬氏撫其爲後子開熊甚篤開熊稍長感柏舟之節而賦懷於鞠子之恩惟以不當太孺人晨昏之意爲懼左右就養無

方太孺人曰汝何以事我其亦讀書敦行斯爲孝矣已而開熊學行皆醇備宣文絳幔之暇優游襟背融融如也內外親表乃共署其寢門曰燕堂以美之太孺人以天年終不幸開熊亦中道下世其弟秋玉流涕曰吾世母之大節則既有詔有祠有狀有志有表有家傳亦足稍慰青燈苦發之素矣而吾兄之至性其誰爲寫之者於是作燕堂奉母圖而屬予爲文以記之嗚呼太孺人當讀女戒之時貞禽已爲之感召斯其素行之足以陵霜蹈雪通於神明非猶夫一時激發慕義好名者所可比也世儒論此案者多泥禮文以相疑難或且操女而不婦之說以爲微詞予謂此在遺經有可旁證汪錡髽年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孔子以爲可無殤也若如世儒之論則汪錡可以無死而死當在不弔之列矣而何以聖人不然又況太孺人之大節天且弗違先時而告其瘼

九重雙闕之榮又何歉歟雖然莫爲之後雖美弗傳開熊之純孝天之所以報太孺人而弗負其節也開熊齋志以歿而又有其弟勤勤懇懇不欲泯其兄之遺行則又天之所以報開熊也然則一門之鸞停鶴峙皆燕堂之貞符也開熊名曰楚一字橘園秋玉名曰琯其少弟佩兮名曰璐予徵車同籍也

江浙兩大獄記

本朝江浙有兩大獄一爲莊廷鑨史禍一爲戴名世南山集之禍予備記其始末蓋爲妄作者戒也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刋行於世未刋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於莊廷鑨廷鑨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

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刋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刋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獄時廷鑨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部侍郎李令晳曾作序亦伏法幷及其四子令晳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子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幷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獄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

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澄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辭墅關榷貨主事李尙白聞閶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隣一朱姓者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隣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鑨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蔭浙之大吏及讞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幷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九雲鍔方正玉爲之捐貲刋行雲鍔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擬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九雲鍔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

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戍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九雲鍔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

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閒事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二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一

周易義序

周易口訣義六卷本名周易義史文徽所著也文徽名徵河南人宋人避御諱作證自荆南田氏書目誤以爲唐宰相魏文貞公之書紹興中續編四庫書目亦因之至昭德晁氏始正其譌陳振孫謂三朝史志已載其書非五代人則唐季是已其人本末不可攷崇文總目謂史氏直鈔正義略刪節以便講習故以口訣名之今觀其書亦有不同於孔氏者如臨豪八月有凶正義主荀氏以爲三陰之否文徽主何氏以爲四陰之觀則崇文目所云亦未盡然也但其談義理而略象數則王韓之家法耳唐人經學最草草見於史者不過數家易祇推蔡廣成一人廣成所著啓源十卷外義三卷明人一齋書目尚列之而予未之見其餘則陰洪道陸希聲東鄉助高定諸家恐皆無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輯三十六家之緒言在唐人說易別爲一派其餘則郭京邢璹之書然則文徽易義足備正義以後之一種不可聽其無傳也五代則蒲乾貫有易學亦談象數者總之關洛以前儒林家略苟有傳者皆當存之以備時代不當苛論於其閒爰論其書而藏之且爲之序其端

甘棠正義序

甘棠正義者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之易疏也其書凡三十卷孔氏正義以爲監本推演其說崇文總目尚載之則宋時其書未亡故樂平馬氏亦述焉明以後無復傳是書者而忽有唐長孫無忌等周易要義其書凡十八卷第一卷分上中下第二卷至第七卷分上下共爲十卷其編首備載永徽四年所上表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以下二十四人連名署進謂六經正義穎達雖加討覈尚有未周爰降綸綍更令刊定臣等上稟宸旨旁摭羣書謹以上聞按唐藝文志及儒學傳正義之作凡四修而始成其初則穎達暨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玻同撰定（藝文志作李子雲王德韶）其後駁正者則馬嘉運趙乾協覆審者則蘇德庸趙宏智（藝文志有隨德素毛士雄）卒刊定於無忌等二十四人而後頒行是無忌之刊定此書誠有之然頒行在刊定之後則其書即今學官所具者非別有一種也故崇文總目云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則未嘗改名要義也吾取其

書讀之則更異焉據云以其未周故有旁摭則必多出於孔氏之外者乃今以學官之本校之今本不及略例而是本附以略例之注一卷又每卦注以八宮世數爲今本之所無今本不載字音而是本有音其不同者不過爾爾然今本聯絡貫穿皆依卦爻爲次而是本則草草分條似反屬未定之藁今本每卦下一爻必有數語而是本或竟無之今本所言反詳而是本轉略則今本出於是本或增而或刪乃謂是本在今本之後謬矣故吾斷以爲是卽任氏甘棠正義而孔氏之所自出後人不知妄爲長孫無忌箋表改易其名離合其卷帙以欺後世而不知其原委之歷然可攷也隋以前江南易疏十餘家今更無存任氏所作雖已備見孔氏書中然要其故物不可不加珍惜而略例注一卷遠出邢璹之前尤可貴也秀水朱檢討經義攷亦疑是書卽孔本而不知爲任氏但陝州大都督府之名蕭梁時所未有當更攷之爰校其譌謬而別爲之敍

田氏學易蹊徑題詞

宋華亭田與齋在嘉定間嘗設講席於國學六館之士皆北面焉不知宋史何以不傳之於儒林也其所著學易蹊徑二十卷在吳文正公纂言中頗及之今始得見其書於都下宋人之言互體者黎洲祇舉漢上黃中二家今觀與齋之說又有出於二家之外其每卦一圖皆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攷其所自出則吳與沈氏也沈氏謂聯三則下互爲離其變則上互爲兌卽與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有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爻爲艮變卦之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則固合正變之互言之矣與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當聖人作象詞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預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爲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尚未及成與齋則每卦列焉竟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爲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曹放齋詩說序

放齋曹先生粹中吾鄉定海人也字純老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沈晦榜進士釋褐黃州教授莊簡由吏部尚書參預機務秦氏勢正殷聞先生名欲見之先生

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何不早去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嗚呼先生翛然於姻婭之廡仕而潔身於十畝之閒不媿其婦翁且加以先幾之哲焉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改修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贈侍講深寧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生之說如據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網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民謠以爲詩本而瞻彼旱麓以漢書地理志證之知爲旱山四月秀葽以爾雅本草證之知爲遠志又引齊詩以定采蘋草蟲之先後其所引名言尚多有之而完書則意其不可得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鈔而謀付之梓因念少時讀深寧四明七觀其於經學首推先生之詩今幸得拜而讀之奚翅南金不徒桑梓敬恭之思也自先生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歟

荆公周禮新義題詞

三經新義盡出於荆公子元澤所述而荆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於荆公之筆蓋荆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於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絛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荆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閒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而明文淵閣書目所有當猶屬政和底本顧世之人無從見今則無矣相傳崑山徐尚書雕經解以千金購之不能得雍正乙卯子於永樂大典中得之亟喜而鈔爲會修三禮予因語局中諸公令鈔大典所有經解而荆公書尤爲眉目惜其地夏兩官已佚終不得其足本也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言簡意核惟其牽纏於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荆公一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荆公之經學而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荆公不愜意而置之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荆公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於尚書推四家荆公與焉且謂其不強作解事而禮記之方馬數家亦稟荆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能廢爾雅成於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既博且精彼其

門人所著尙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於和靖語錄中所辨予觀宋志荊公嘗作左氏解二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荊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詆也而況是書又荊公所最屬意者乎荊公之書五官而已有鄭宗顏者采其說別注攷工記二卷今新義已缺其二而攷工尙有存者并附之

史衞王周禮講義序

予嘗言吾鄉經學先師陳文介公於諸經俱有論說此外易則王處士茂剛春秋則高侍郎閌高處士元之詩則曹通守粹中舒通守璘楊教授鎒尙書則袁學士燮周禮則史丞相浩鄭敎授鍔皆鼻祖也衞王之書孝宗爲建王時在講筵分講其書自天官起止於地官司關一十四卷中興藝文志謂其多所啓發孝宗稱之者也當宋時有雕本今則無矣明文淵閣書目有之康熙中崑山徐尙書請權發閣中書付志局則皆殘本而是書天官自司書以前俱闕地官以下闕

禮記輯注序

禮記之學莫如櫟齋衞氏之書爲大備其序有云世人之言惟恐其不出於已吾之言惟恐其不出於人可謂述古之名論也然其書綜羅極博而竟未嘗有所折衷意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其不得列於學官者亦正以此櫟齋之後吾鄉黃文潔公始取其書蕘而定之刪繁就簡最爲有功文潔日鈔諸經惟禮記爲成書別號禮記集傳而世之人鮮知不能取以易陳匯澤之陋學爲可嘆也有明經術稍衰然說禮如南山叔陽彭山浚川輩皆卓然可傳而莫有纘衞黃之緒者吾鄉萬先生充宗湛於經學六經自箋疏而下皆有排纂三禮爲最富三經之書其成帙不一種禮記爲最富方崑山通志堂經解之未刻也櫟齋之本世間流傳頗少先生求之不可得會姚江黃徵君自山陰祁氏書閣見之遽售以歸踔急足告先生而中途爲書賈竊去先生曰以吾所見未必較櫟齋爲少乃自注疏暨陳馬方陸而下錯陳而貫穿之豪鈔摘抉裒然成編俄而或以其本至取而讎之則凡櫟齋之所有者無不在後乎此者倍之而和齊斟酌審異致同極之於繭絲牛毛之細直足過櫟齋而抗文潔先生曰吾於是可以無憾矣先生之書其盛傳於世者莫如學禮質疑蓋條禮經諸大節目前人聚訟未決而詳爲論定者也是書則以部帙之繁未有能

梓者予從其家借鈔之徵君嘗謂學不患不博第患不精充宗由博以致精故其書必傳雖然時風衆勢方窮老盡氣於帖括而未有極出於已者固無有出於人者直罔閒其能讀先生之書者恐亦難其人也

春秋輯傳序

春秋筆削之旨如高山深谷不易窺探故有爲三傳之所不得而啖趙見之者有爲啖趙之所不得而宋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甚矣夫會通之難也往者姚江黃徵君以經學大師倡教浙東西之閒嘗欲推廣房審權曾稚衡湜諸君之緒大修羣經而首從事於春秋先令其徒薈萃大略輯爲叢目只篇首春王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冊猶未定徵君笑曰得無爲秦延君之說尚書乎度難以成編而止萬充宗先生者徵君之高弟也不以爲然退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蕪者刪之分別門戶芟匾而爪疇輯成二百四十卷一夕爲大火所燼徵君爲之悵然時先生方纂禮記解既畢復重輯之而先生已病猶矻矻不勌至昭公而絕筆方易簀時顧左右而言曰吾魂魄中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彷彿劉原父權衡在目前也嗚呼士爲科舉之學遺經長束高閣官羊市餅總不識爲何物先生竭膏肓之力繼之以死可謂志士也已故徵君爲先生作哀詞擬之於宗汝霖之呼渡河先生之書卷帙既繁嘗令嗣子九沙編修輯其自得之言爲學春秋隨筆四卷已行於世歲在已酉子從編修借鈔全本歸安姚世鈺欲使子續成之子曰昔林少穎解尚書於洛誥而下未備東萊補之自秦誓以逆訴焉至今兩家之書皆孤行而實合璧也顧子何人敢援東萊之例無已請以俟諸異日因卽書以爲序

高氏春秋義宗序

諸經箋故既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摭拾之周易則李鼎祚房審權尚書則林少穎詩則呂東萊戴帳隱禮則衛正叔周禮則王與之而春秋則吾鄉高端叔也端叔爲澶淵功臣瓊之後南渡後居四明家貧無書借之隣家不暇盥櫛而讀之隣人憐焉遂盡發其書使縱觀已而受學於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於周易於毛詩於論語皆有撰著而摭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書百五十卷五上禮部而不第傳公伯成教郡以端叔爲經師令學者從之先是高憲敏公息齋曾有春秋集註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也然端叔之書之博過於息齋自予治春秋以來求端

叔之書不可得今年鈔永樂大典得之爲之驚喜雖頗有殘缺要爲經苑中所當珍惜也嗚呼以端叔之經學如此而厄於青衫以老嘗觀劉源所記謂其先塋在萬竹山中學者因稱爲萬竹先生然端叔實未嘗久居萬竹其居萬竹之大家爲王氏而非薄端叔之學每端叔至萬竹王氏奉之甚嚴退而卽嘆其無成惜其徒老以死豈知由今日觀之固有不以彼易此者乎端叔有茶甘甲乙藁其詩三千其文五百又作變離騷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陳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時以爲宋人擬騷者弗逮而是時以詞賦取士詩亦非所尙故端叔之茶甘亦莫有取而嗜之者嗚呼世之以祿位容貌見斥於人者豈獨揚子雲也哉端叔之後在明爲陝西撫軍斗樞至今猶以讀書世其家

陳用之論語解序

荆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原之易陸佃之尙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慤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者但見於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荆公嘗自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於祥道長樂陳氏兄弟深於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須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於道鄉鄒公而託於祥道予謂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諸家爲荆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鈔是書蓋於天一閣范氏前此崑山徐尙書開雕宋儒諸箋詁其得之天一閣最富而是書不預焉殆以其闕文誤字之多故置之子家居細爲校讐稍復可通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顏攷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於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乃敘以藏諸篋中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詞

唐石經在關中者一厄於韓建再厄於向拱三厄於韓縝而當時之完本不可見金源以後累經修治迨明嘉靖乙卯地震而元以前之補本亦不可見吾友甘泉馬君嶰谷昆弟得宋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爲是希世之珍也亟爲雕本以傳之予讀舊唐書頗譏開成石本之蕪累顧當時爲官既不一容不能無葅錯而張參唐

元度之書則固有功於遺經者也向嘗聞之顧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謂是二書自田敏後無鏤板者以嘆息於好事者之難以予攷之二書之刋於田敏已非石本之舊洪容齋云晉開運末國子祭酒田敏合二書爲一編以攷證俗體譌謬深寧王氏玉海亦云而婁機廣千祿字書竟稱爲田氏之作則開運所定者乃二書之合編册府元龜仍分列爲二者非也陳直卿云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撰晉開運中刻本近有作石經攷異者疑其別爲一書不知此卽田氏之定本直卿因其卷首但存唐氏序文遂誤以書屬元度正猶婁機之竟以屬諸田氏也田氏於五代時號爲儒林其校石經用功九久且勤然擅改尙書盤庚之文於爾雅不識日及頗爲經師所笑其於二書猶幸其無甚改竄而要不若石本之舊爲可信也然則二書石本之舊蓋八百年以來無鏤板者嶰谷昆弟之爲是舉不可謂非補經苑之憾矣

張司業於唐史無專傳及攷范傳正之言唐世士大夫祭祖先能崇古禮不用紙錢者祇顏魯公與司業二家則其卓然有得於經又可知也韓退之集稱司業爲敦煌人亦言其有大名而石經之末又載司業有孫自牧官毛詩博士能以家本攷助元度列名參校之次則經苑之能世其家者此皆足以補前人之遺也

重和五經字樣板本題詞

唐開成石經之末有張司業五經文字唐待詔九經字樣附勒於石暨晉開運中田祭酒合二書爲一造成板本是爲五經字樣及宋重和中又重修之顧其書不甚傳乾隆辛酉得見於杭之趙氏係宋刻爲明文淵閣本吾友谷林徵士之子誠夫摹鈔之而疏開成石本之異同於其下前年揚之徵士馬四牛查得宋搨開成石本已雕之矣子乃亟令幷刻此編而誠夫喜爲難得之書令予題之按宋會要重和元年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生翟栖筠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爲之說此造道之指南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從俗就簡轉易偏旁傳習既殊漸失本眞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不有辨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正形甚可嘆也臣竊見國子監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所以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而蔡許之學頗有未盡如是從

日而從月昏從氏而從民謬戾甚衆願詔儒臣重加修定去其譌誤存其至當一以字說爲主分文部類爲新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可於是太學官集衆修之然則是書之作蓋荆公字說之嫡傳也予嘗謂荆公三經之頒學官蓋已有勒石之漸而不果故嘗微洛人王者卿令篆字說者卿祖擇之外孫也世受泰山孫氏之學辭以所業不同而止而晁說之作儒言引崔浩所作石經以諷及荆公爰而栖筠之爲是編猶此志也從來石經之舉必有小學之書以正文字故李陽冰在天寶中欲寫石經則有說文字源開成則有張唐二家廣政則有林罕說文字目而趙克繼預於汴京之役亦有古文篆韻然則重和之舉其始欲逃荆公未遂之志而卒不果耶荆公之字說予嘗得見之吳下其中蓋有卓然足以正前人之失者未可盡指爲穿鑿故當時雖以山谷之不相苟合亦謂其妙處足以不朽是非雷同之徒所能知也然則是編也不亦可寶乎哉近日藏書之富大江以北推馬氏大江以南推趙氏故開成之舊刻重和之編駢聚於二家其亦學者稽古之幸也夫

石經攷異序

吾友杭君董浦纂輯石經攷異一卷蓋惜昭德晁氏之書之佚而爲亭林顧氏拾遺者也自六朝以迄今古文之日剝日落不必水火盜賊蓋有坐消於風塵俗吏之手如馮熙常伯夫之徒而一二好古儒者旁皇委曲求之片文隻字閒豈不重可悲夫其中尚有與董浦討論者竊嘗攷熹平石經始於蔡邕諸公而邯鄲淳修之正始石經亦出於淳而嵇康等祖之魚豢魏儒宗傳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時淳方以博士給事中是補正熹平隸字舊刻者淳也衛恒四體書勢謂魏初傳古文者皆出於淳正始所立轉失淳法則淳於補正熹平隸字之外別用壁中書寫一本爲正始之祖晉書趙至傳曰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寫石經嵇紹亦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是卽正始開事然則邯鄲石經之上接熹平者是隋志以一字爲魏刻之誤所自也其下開正始者是范書以三字爲漢刻之誤所自也楊衒之江式所言大抵皆因此而錯況黃初所補非僅舊碑之缺壞尚有增多於熹平之外者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又引七錄一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五經之目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邯鄲氏石經

之功亦詒矣若魏明帝刊典論事在太和四年隋志亦稱爲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酈元謂六碑附於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南齊書魏佛狸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則不必以魏本紀不載爲疑是時崔浩方領祕書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陳留江強（即江式祖）以進所輯經史文字授中書博士而著作令史閔湛輩諂浩請取浩所注易論語書詩頌之國中以易先儒箋故并勑浩注禮傳又勸浩以國記及五經並勒之石浩遂自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充用樹碑平城之郊壇東方三百餘步用工三百萬其後國記既毀而石經亦不卒業斯本紀所以不載而僅見之浩及高允傳然觀浩奉詔書急就章而改寫漢隸爲代隸以媚其主則石經之爲所改亂者亦必不可數計謂其能存古文而傳墜學未必然矣堇浦之書所以發撝前人之誤者覈矣如愚所見或亦附而存之以備攷索之餘則未必非負暄之一得也

增修復古編題詞

吳興張有謙中吾浙中篆學之大宗也謙中自幼不務進取喜小篆潛心許氏說文其點畫之微轉側縱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晁子止謂自陽冰前後名人謙中格以古文往往有失其精博如此虞仲房謂視徐楚金兄弟及郭恕先謙中之精密尤過之年五十餘始爲此書手自寫之至六十而成凡三千言晚年棄家爲黃冠游心世外最與陳了翁相契是書卽了翁所序也當崇寧時以篆學知名者歷陽徐競明叔然觀李仁甫言則明叔攀援姻戚以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其人不及謙中遠甚而仲房言其小學亦非謙中之敵是復古一編蓋許氏之功臣也陳直卿又記謙中爲林侍郎摠書母夫人碑一事曰手可斷字不可易林不能強善哉其風骨之高益足以徵其書之珍重也明初吳均仲平又爲增修之旁收林罕鄭樵戴侗諸家以附於下其亦好古之士歟小學日衰留心於古文者已爲絕響吾故不能不於是書三致意焉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二

公是先生文鈔序

予嘗謂文章不本於六經雖其人才力足以凌厲一時而總無醇古之味其言亦必雜於機變權術至其虛憍恫喝之氣未流或一折而入於時文有宋諸家廬陵南豐臨川所謂深於經者也而皆心折於公是先生蓋先生於書無所不窺尤篤志經術多自得於心所著七經小傳春秋五書經苑中莫與抗故其文雄深雅健摹春秋公穀兩家大小戴記皆能神肖當時先生亦自負獨步虎視一時雖歐公尚以不讀書爲所誚而歐公不敢怨之世或言先生卒以此忤歐公今稽之墓志始知其不然也然聞先生垂歿戒其弟公非先生毋得遽出吾文百年後當自有知之者故其家藏遺集不肯輕以示人其後東萊水心始極口稱之列之歐王之間先生之言似乎驗矣乃自元以來文章之道日衰先生之文復東高閣而幷其集俱不完然則不特以經術爲文之難即取經術之文而知好之者亦難也先生春秋其傳於今者三種與七經小傳皆盛行總集七十五卷明文淵閣已無足本相傳常熟錢氏嘗有公是公非仲馮三集而燬於火若吾鄉天一閣范氏江都葛氏崑山徐氏皆不過有原集之什一後得臨川侍郎李文穆堂本則視諸家倍之時方從永樂大典求前輩遺文得所未見者頗多因與侍郎合鈔訂爲二十四卷而命之曰文鈔從其實也先生尚有弟子記五卷乃學者答問之言皆有關於經學今亦不存其偶見於諸書所引者今爲編入附錄將以次緝公非之作幷及仲馮雖未免泰山豪芒之嘆然猶愈於幷此而失之也

唐說齋文鈔序

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閒自爲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爲世所詬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與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其以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爲之左袒者遂以僞學誣朱子幷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爲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爲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攷台州之案其爲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於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剝楊王韓四書未爲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

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於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於經世之學深寧私淑於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於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言說齋自矜其博嘗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於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鄭峰眞隱漫錄題詞

史忠定王鄭峰眞隱漫錄五十卷天一閣范氏藏本也是在諸儲藏家俱未之有至予始鈔而傳之吾鄉宋人之集由忠定以前亦皆無傳當以是集爲首座矣忠定深於經學所著尚書周禮論語諸種予皆從永樂大典中鈔之而惜其不完也獨是集無恙至其直翁外集則不可得矣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妬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耆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旣出而力薦之并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啓事乾淳諸老其連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於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於家以課諸子故其諸子率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申耳吾放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晉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枷爲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於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卽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游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其詩文春容大雅有承平之餘風所謂廟堂鐘呂之音也鄭峰眞隱者忠定家居時所署因築觀於月湖之南最稱佳勝卽竹洲也

明中葉後始廢先宮詹以爲別業去吾家不百步耳然則是集又吾湖上之文獻也

廣平先生類藁序

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公伯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遍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藁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遠起而輾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救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六百年以來遺藁脫落康熙中同里萬先生充宗求之其家得其奇零不完者四卷南雷寄之詩曰甬上舒公有舊文郵筒千里特相聞是也時南雷方輯宋儒學案爲撮其論道之精者以及常平義倉鹽法茶法保長學政諸科可以見之施行者其輯宋文鈔亦錄其尤予乃更釐定之是雖不足以盡文靖之文然而其得存者亦幸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雖殘編要可寶也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四先生之後裔舒氏爲盛明嘉靖中建正學於府城者舒氏之後人也近已頹矣予方謀重爲補葺而舒氏之後人復新之予喜其不忘先生之學統也乃勸以是藁付之梓人而序其首

二袁先生文鈔引

淳熙四先生之遺文惟慈湖之集尚完廣平則近世始得其殘編而絜齋先生父子與定川皆不可得予於永樂大典中見二袁集大喜隨見即鈔意謂可得還其足本而未及徧覽左降出都因念玉皇香案遙隔蓬萊未知他日尚得輾業焉否也乃即所鈔而先編次之附以吾鄉志乘所載其得九卷絜齋居其五蒙齋居其四不猶愈於定川之無有耶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又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劉源之文統予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衞公絜齋之徒也衞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至爲史氏之私人而清容亦僅傳其文惜夫

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南山先生遺集五十六卷藏於天一閣中予讀而歎曰是先正之緒言也先生所著之書爲儀禮戴記附注中庸脈絡大學自歸經書補注道德經附注陰符經附注四明文獻錄寧波簡要志含山縣志其雜記爲海涵萬象錄予所見者二禮道德陰符之注四明文獻錄簡要志而已最後得是集據其孫存吾之序凡五編始就而其前此之散失者已不可收拾卽存吾所編云卷末附以經書補注含山志而今無有成化四明志又載有參同契綱領孫子綱領而今無有著述之不能保其必傳如斯也明儒自成化弘治以前大率篤實醇懋脫盡粉飾如月川敬軒康齋皆有躬行君子不激不隨之風至白沙出而氣象爲之一變先生之於諸公其伯仲也故讀其集信筆直道其胸之所有勤勤懇懇藻采盡落而以理勝其論大學古本武成詮次以及中庸三重之旨何嘗不異乎朱子而未嘗有意爲異正與後來諸公立意爭奇者迥然故先生雖不自預於能文之列而讀其文者不當以文觀之蓋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虛剽襲之言顧世之所尚者文而已矣是以四百餘年以來泊如也存吾所編尚屬草本其中舛錯甚多予爲校理而出之太羹腥魚之味非甘口腹者所知大帛大布之冠衣非侈文繡者所悉也先生由臺諫而爲監司皆以剛正清白有聲最後觸忤都御史李實左降含山致仕築南山書院以講學享年最高顧先生之聞道少時已見其端其代父行役燕中也富室委産而不受力辭大賈託女之嫌見者皆嚴事之而先生曰吾幸識理趣於稱年者皆吾師遜翁先生之教遜翁名彥子族祖本心先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遜翁爲洪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先生故予讀先生之文未嘗不三嘆於吾家之學統而茫然於弓冶之莫繼也

滎陽外史題詞

明廣信教授鄭先生千之所著滎陽外史一百卷吾鄉之以文章擅名於洪武時者也甬上文統自樓宣獻公始爲大家而王尚書深寧繼之深寧之徒爲戴戶部剡源剡源之徒爲袁學士清容其與剡源並起者爲任山長松鄉是稱宋元五家迂齋本堂又其亞也暨於明初卽推先生鄭氏自德仲求齋以來一門以文獻世其家其與深寧之孫遜初砥礪最切先生兄弟並能文而先生之文益昌其時楊徵君廉夫以文章起越中先生從之學文然楊氏之文奇而葩先生之文質以厚其於師

門稍爲轉手蓋先生最留心經學嘗及見草廬吳文正公問道其文平正通達而不求異於時此自宋乾淳而降儒者之文皆然而楊氏所傳反稱別派故先生雖討論其門而其文不甚肖先生嘗爲裴氏作著存堂記宋學士潛溪嘆曰使我執筆不能過之裴氏固請潛溪卒辭不作姚江趙古則於同輩尤服先生春秋之說其爲巨公心折如此先生所輯四明文獻至今流傳而其集希有朱檢討竹垞求明人集謂安得榮陽外史讀之者也予求之天乙閣范氏則在焉顧集本稱一百卷而成化郡志祇稱六十卷今范氏藏本則七十卷蓋其孫假之於人而失去不完予乃重爲詮次而序之明文莫盛於初年其醞釀於根柢者大率皆深厚而又恪守高曾之規矩所謂典刑未替者也其後漸衰漸支而別體錯出而不一彼其作者之心孰不有矜厲自高蔑視前人之氣而豈知其日趨而下也讀先生之文不禁爲之三嘆

呂語集粹序

洛閩遞興而後正學昌明語錄講義之書列屋兼車而明儒爲尤多其所發明皆各抒其所自得也然而渾涵平正一種或疑其爲正心誠意公家之言不足以竦發靈機而語涉微奧者或不免出入二氏且非細參不足以見其妙也寧陵呂先生新吾明隆萬閒醇儒也所著有呻吟語一書其言立身行已處事接物以及居官行政之道各明其生平所得力之處即身說法洞徹乎物理人情能使迷者醒醒者懼懼者安如斯人及身痾癢之相關而怡然有所即安也不以泥古者傷今復不以空今者背古問學經綸一以貫之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而非世之張皇門戶哆陳頰舌者倫也予嘗讀姚江黃氏明儒學案言先生少時甚魯讀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豁然自是遂過目不忘有是哉從事於口耳之無益而深造嘿成之神也先生揚歷中外宵人多所不忱加以閩範圖說之謗而世莫之信至誠足以自白也睢州湯文正公最愛讀此書博陵尹公因采其粹言梓爲四卷予愛之乃更勒於粵中以廣其傳先生之自序曰呻吟者病語也病語狂擇其未甚者存之予觀先生之論道體曰道無津涯非聖人之言所能限事有時勢非聖人之制所能盡後世苟有明者出發聖人所未發而嘿契聖人欲言之心爲聖人所未爲而脗合聖人必爲之事此固聖人之所深幸而拘儒之所大賊也又別錄曰明道之學蓋有得之佛老

者康節之學蓋有得之莊列者然二公能奴僕四氏而不爲其所用亦非深於四氏者不能知此意也如斯二條其殆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乎今尹公之所采則無一語不近人情者而予復引此二條於題詞中以見先生之所自以爲狂者其實亦未嘗狂也

稗山先生殘集序

稗山先生殉節翁洲其遺集在補陀三元寺中浮屠敬中藏之以故紙反書磨糊汙漫不可識別萬農部履安求而手鈔之共四冊農部身後歸於叔子禍夫先生九沙編修之父也顧世未有得見者予不及侍禍夫先生而九沙以忘分忘年之交待予最厚嘗請借鈔之九沙許諾顧以南北往來未及踐約而九沙家被火是集遂歸天上農部之得是集於補陀也尚有稗山叢談四冊其間過從雜沓之言紀聞紀夢靡所不載雖出率筆未盡成文而頗有關係者十之六農部未及鈔身後歸於少子石園先生予亦嘗得見之嘗語石園之子欲借歸摘鈔其中之可存者附之集後亦未及得而其子死家書蕩盡不知所之又嘗聞稗山先生在翁洲輯文史一書其中皆同時諸公之作足備桑海以來之史料者其部帙甚侈錢退山侍御兄弟曾及見之此尤勝國之寶書而今亦不可問嗚呼兵火之際忠義之翰墨往往難傳其幸而存者蓋百之一顧先生之集幸而傳者幾及百年而復失之爲可恨也先生之殉節積薪文廟抱先聖之粟主賦詩自焚浩然之氣復還太虛又何有於遺集顧後死者之不能廣其傳於誰是問則予之罪也夫今子家尚有先生詩文集一卷乃高隱君辰四物而先贈公得之者又有歲寒松柏錄一卷乃陸隱君春明物而先子得之者予乃合爲二卷序之而題曰稗山先生殘集嗚呼此廣陵散之僅存者即令斷曲單詞皆可起愛而起敬也序成令錢君濬恭鈔一副本濬恭之尊公太保乃先生門下而先殉者先生所錄文史其收太保之作最多皆今錢氏所無也濬恭鈔此集其應同此欵獻也已

吳少保文藁序

予鈔稗山吳公殘集惜其非足本五年之後得其文藁一卷於砌里李君甘谷其中尚有公之手筆焉喜其足以審證史事也爲編之集中而沈太保宸荃馮侍郎跨仲諸公所與公書亦附焉嗚呼海上之事殘斷者十九矣即以是卷言之閩人周侍郎之夔早年故與東林殊趣及亡國後皆言其殉難今讀公請卹疏則侍郎扼防

三山勞瘁而卒是其晚節固不可謂不善然非殉難也歙人方侍郎端士本與孫熊諸公起江上最有勇錢忠介公謂其能上馬殺敵下馬吟詩相傳其曾出師江上大捷惜諸營無繼之者今讀公疏乃知其亦從亡海上在閩以都御史撫上游在浙以侍郎副戎政至巳丑以後始不見蓋不知其所終矣禾人譚太常貞良挈家入閩舉兵漳南以病卒今讀公請卹疏則其子吉璁是時亦賜鄉貢進士爲中書舍人而其後諱之皆異聞也沈督師廷揚贈戶部尚書以其本戶部侍郎也然則今明史以爲兵部者非馬閣學思理謚忠宣曹尚書學佺謚文忠王太常恩及謚忠襄皆出於公之所請李侍郎長祥亦從亡健跳然則野史以爲越中敗後卽行遯者非至如鄭彩之子以巳丑尚郡主讀之令人憤恨孫尚書延齡家屬盡爲　大兵縶於健跳讀之令人流涕更有大者監國以丙戌爲元年故野史皆於庚寅書五年辛卯書六年及讀公集乃知王自健跳入翁洲以諸臣之請更用庚寅爲元年有奉勅撰上詔書此所當爲表出者也公之請休在庚寅而是年尚有疏懇懇以王忽有內降之旨不由閣票正詞力諫可謂大臣矣嗚呼陸秀夫之日記鄧光薦之塡海錄後世惜其不可得見公書雖不完要亦攷索之資也乃更爲之序

四明文獻錄題詞

吾鄉自鄭敎授千之輯四明文獻集其於鄉先輩著述所存甚爲有功其後李處士孝謙預修永樂寧波府志畢又爲四明文獻錄以續千之之緒其書精博張制置之圖經非是錄幾不得傳然其書尚未分卷次蓋垂成之作也予鈔自天一閣范氏重爲釐而次之自圖經後別爲二十四卷處士之至行見於舊志予不具錄其讀書則歷嘗受業於胡舜咨藏九靈楊彦常吳主一揭伯防遠有端緒其生平所著尚有經書問難通鑑攷誤許心百忍簽注急就章解長律英華中林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其是錄之餘亦別有四明名賢記今亦不可得其後成化閒黃僉事南山亦有四明文獻錄蓋因張太守之請而作則祇文種以下四十餘人之贊而已不比是錄之精博也

四明雅選題詞

明少參南江戴氏四明雅選三卷所輯吾鄉詩老五十七人蓋廣宋高士宏之之集而爲之者也先是鄭千之有四明文獻集李孝謙有四明文獻錄皆兼言行而記之是後未有繼者宏之爲弘治中詩人乃專輯洪武以

來詩二卷而署之曰四明雅集嘉靖中李侍郎菫山既緝四明文獻志以接二公之傳又思選詩而未就少參適得高士舊本乃令沈山人嘉則更論定而增多之其得五十七家更其名曰雅選其書未開雕而逝張尚書東沙從少參姪士光得之復增之爲四明風雅則所增者更數倍自東沙之選行而前此二本皆無稱矣予從范侍郎東明家得雅選鈔本乃知其前二卷卽宏之之集也其後一卷則少參之選也詩閒有評蓋綜羅輯睿亦具見前輩之留心於表章焉椎輪爲大輅之始則是書也詎非吾枌社之所當珍重者哉爰詮次其原委而題之卷首

康熙寧波府志作少參傳謂少參於楊知州茂清得其父尚書碧川先生所輯先輩詩而增訂之攷之少參所自爲序無此語蓋誤也少參又有四明文獻今亦不傳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成祖詔天下府州縣皆修志書時方修永樂大典天下之志皆入焉諸書皆以爲十七年所修攷大典成於永樂六年則志之修亦在六年以前也書專爲大典而作既貢書局未嘗付梓故今天下之傳永樂志者最少吾鄉志書其爲吾家所藏者自宋以下無一不備所少者永樂志耳及鈔大典始得之是志也里人紀徵士宗德李處士孝謙爲之其書體例絕佳生平不喜哀清容志謂其黨仕元之匪人沒前朱之遺事得此書以補之眞大快事也成化中楊寶所修未見此書故過於略今而後枌社之志畢具矣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予少時讀漢人平陵黃犢之謠以爲此一時義士生不能救死而謀葬之之作也若王子珩死諸義士有請尸之書有竊尸之舉溫公皆紀之通鑑文宋瑞死而張毅夫亦以此垂名嗚呼是所謂附青雲而顯者矣錢忠介公之葬也諸義士合力營之其時閩南未盡底定海師尚在鳥中故豐碑幽誄以及啓攢祭告哀輓之作極盛亡國之大夫所未有也公既葬之數年閩之制府陳經征海道出黃檗嘗親往祭於墓下是非人心是非之公有脫略於忌諱者歟葬錄中人物之著者大學士劉公沂春忠介所薦同升相位者也都御史徐公孚遠忠介舊交也定西侯張名振平彝侯周鶴芝儀部紀許國忠介舊同事也尚寶葉進展文忠公之孫海上曾改官翰林姚翼明曾官職方而是時爲僧卽所稱獨耀上人也

葬事出於葉姚二公之手最力闔僧預其夢者亦多俱詳錄中予嘗讀故都御史林公薾菴集載甲午莊烈皇帝忽降神於浙所降之家驚問帝從何來則曰吾往臨故大學士錢肅樂之葬其家誦之已而聞公果以是日葬其事頗怪抑或忠臣所感信有之乎初公之卒也同里紀侍御衷文故公弟子江上從公幕下丙戌以後隱太白山中鍵戶久矣至是忽失所在閱十旬始歸叩之則會公之喪也時侍御意欲爲公謀葬而不克公弟侍御肅閫官翁洲時亦嘗乞墓銘於大學士張肯堂未及作而翁洲陷閩中道梗至甲午而尚寶諸公卒成之吾聞紀侍御之集家藏無恙其會喪之作有足以附之此錄者行當訪而補之康熙丙子吾鄉陳公汝咸令漳浦聞忠介墓田多被人據貽書古田令淸釐之繪圖以歸錢氏子謂淸恭使皆附入葬錄中而併紀其顚末焉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事跡自乙酉六月以前皆譜以年乙酉六月以後至戊子六月皆譜以月蓋此三年中事跡繁多但譜以年不能盡也史記年表之外別有月表今援其例卽於年譜之中寓月譜焉戊子六月以後無所用譜矣而直引之附記其諸弟殉節之年及同事諸公殉節之年以接於立後之年至丙戌蓋嘆忠介至是始有後亦幸其至是終有後也一綫之寄淸恭其勉之矣

楊氏葬錄序

楊氏四忠之喪謀其葬者始於王水功太常而不克卒成於石門曹給事遠思爲功甚巨竟其局者林太常薾菴與先贈公楊氏之族子始終有功於是舉者諸生式傳也葬錄一卷成於式傳述其事甚詳予少時求之式傳之後人不得歲在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曾孫貧甚困於屠顧能以表章先人爲念爲之起敝問以昭武遺書則散佚無有顧獨以楊氏葬錄來予驚喜蓋楚石先生與昭武同被囚昭武獄中與楚石弟圓石爲兒女姻故是書存於李氏嗚呼楊氏兄弟死義其家靡有子遺而遠思以圓石同年貢士地之相去八百餘里乃推愛於一門十棺同葬以同里諸公所未能者一人任之高義孰與京哉吾聞乙酉之夏遠思預於禾中城守之役懼而得免其後累以蠟書致海上頻遭不測蓋平日素同臭味非一時慕義強仁者比也嗚呼古今賢愚總隨大化以俱盡卽鏡川之坏土今亦鞠爲荒邱惟是殉國之大節閔忠之古道天荒地老終於不朽讀斯編者其尚有感於斯文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三

錢忠介公全集序

太保錢忠介公遺文舊分三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越中集則倡義以後晝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閩本也戊子以後公仲弟退山侍御藏之展轉柳車複壁之閒未幾季弟推官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爲一集以付其子濬恭屬以謹收笥篋即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子家自先贈公崎嶇桑海所摭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子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閒或得所未有於是濬恭捧其先集來與子互相讐校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濬恭也顧以爲卷帙不如仍前分集之善按年徵事惟分集易於有攷非敢妄改侍御定本乃依忠介之舊耳於是編次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碑記傳記及葬錄其四卷通爲

二十四卷以歸濬恭嗚呼文丞相指南集杜諸編後世奉爲德祐以後三朝史料陸丞相海上日錄君子借其不傳忠介之集文陸之遺音也正氣堂集在未經倡義之先然讀丁孟榮傳則知公之蒿目於諸將也讀詩注所載福藩被禍宰執委諸氣數之說則知公之嘆息於諸牧守令長也至蘇松之民焚從逆諸家當事治之而公尚以爲當少原其心則公平日之所素定者何如歟而丙戌以後之作無論矣自明之季吾鄉號稱節義之區其可指而數者四十餘人而惟忠介暨蒼水二家之集得傳其餘如眉仙彤菴跨仲篤菴長升嘿農幼安諸公蓋四十餘人中之表表者或不過斷簡殘編或并隻字不可得則是二家之集不亦與球璧同其矜貴也歟退之詆張許兩家子弟庸下不能表章先世名德今濬恭行年七十舌耕代食而凜然時以流於張許子弟爲憂蠅頭小字表章先世之遺文而名德所著因遺文而益爛使退之見之亦當爲之欣然更於三集之首弁以年譜使釐然有攷焉

張尚書集序

尚書詩古文詞皆自丁亥以後才筆橫溢藻采繽紛大略出華亭一派明入自公安竟陵狎主齊盟王李之壇幾於阨塞華亭陳公人中出而振之顧其於王李之緒言稍參以神韻蓋以王李失之廓落也人中爲節推於浙東行其教尚書之薪傳出於此及在海上徐都御史閩公故與人中同主社事而尚書壬午齊年也是以尚書之詩古文詞無不與之合雖然尚書之集日星河嶽所鍾三百年元氣所萃也而予以藝苑之卮言屑屑攷其源流之自陋矣嗚呼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獨尚書之著述嗜吃博大含鍾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手一洗亡國之音故閩公之序欲以尚書所作而卜崦嵫之可返此其故良有不可解者豈天地間偉人固不容以常例論耶當是時以蠭灘鵝背爲金湯以鮫人蜑戶爲丁口風帆浪楫窮餓零丁而司隸威儀一幾未絕遺臣故吏相與唱和於其閒其遇雖窮其氣自壯斯其所以爲時地之所不能囿耶嗚呼尚書之集翁洲鷺門之史事所徵也吾聞尚書既被執籍其居無所有但得篋函二大篦皆中原薦紳所與往來送入帥府薦紳輩懼遣說客請帥焚之帥府亦恐搖人心如其請投之一炬火既息有二幾冊耿耿不可褻左右異而視之則尚

書之集也說客因竊置懷而出遂盛傳於人閒嗚呼尚書之身可死集不可泯殺其身者梁父亢父所以成一代之純忠存其集者祝融吳回所以呵護十九年之心氣夫孰非天之所爲哉乃爲詮次審定其奏疏書檄諸種曰冰槎集其古今體詩曰奇零草曰采薇吟其己亥紀事曰北征錄其十二卷附以鄉薦經義一卷予又爲作詩話二卷年譜一卷以詳其集中贈答之人與其事云

周先生囊雲集序

囊雲先生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公檗菴所以序之已極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爲君子所譏囊雲貿乎上矣然吾讀其集則佛語何其多也曰此特其悲憤之放言耳夫屈子之爲文也其言至於杳冥荒誕而不可詰先生之佛語亦猶是也若其志吳太常墓則足以見其忠孝淵源終身自謂負師者正其不肯負國者也志邵尚書墓直筆廩然其答王觀察書尤世人所傳誦其小者如不爲高祖東蕃府君乞入鄉校文字亦足以矯末俗予嘗見鄭所南謬餘集其中多佛語幾與先生同要之皆非釋門所得收拾先生詩亦自成一格舊所定卷次未當今其雕本已焚於火子乃爲重定之文二卷詩二卷而序之於其端

觀日堂詩集序

春明先生觀日堂集六卷前太常林公序之董曉山先生又序之已足以盡先生之詩而先生之子經旦屬子重爲論定嗚呼宋謝皐羽作獨行之士月表又選天地間集蓋傳其人卽思傳其言也先生之人獨行表中人也先生之詩天地間集中詩也今世好古之人其於皐羽一輩流連不置爲之攷索其生平搜剔其著作而如先生者其遺行固不甚表章於世其遺文亦無過而問者可不爲之痛心歟華亭之二陸其才非流輩所幾淑爲人洛至使人大呼其祖父之名以問之而不自媿不知問者之深心也先生偕其兄力持苦節以不媿世臣之後今讀其詩淚痕隱隱行墨閒是豈華亭之所可及哉然而自先生喪失其家寶貧日甚經旦亦老病嘆諸孫之不學故以遺集屬予望爲傳之其亦可謂不忘其父者矣未知子文之力其能不負斯諾否也先生之與子家交誼最篤先族祖葦翁嘗貸金於先生因請以百尺西樓七閒歸之未及致而葦翁以國難死先生以其同袍澤也以券來歸蓋其義襟若此乃子爲先生作阡

表已備書其大節顧於吾家之事闕焉因序先生之集而見之

董戶部摩蘭集題詞

董戶部官江東其不屈於悍帥南雷先生作志銘詳之矣於其摩蘭集則略焉豈知戶部之大節讀其集尤令人淚淫淫下也戶部少受業於漳海講學大滌山房中其所著易學蓋猶漳海之緒言也倪文正公見其文大稱賞之七上公車不第會稽之棲令之司餉幾至殺身國亡遯跡荒郊甬上遺民極盛詩文亦極盛顧或筆力不足達其悲憤之意至於忼慨淋漓莫有過戶部者屈宋之騷陶公之詩方謝之遊記皆荒唐綿渺故謬其詞未嘗敢頌言不諱也而戶部恣其胸中所欲言是在古今亡國大夫文字中獨成一格不祇同時諸公所不逮也戶部於是集晚年手書裝潢極精題之曰摩蘭帖未嘗示人其孫胡駿藏之篋中而胡駿出遊是集爲人攜去予訪之未遇偶於陸丈書庫中得其藁本磨糊漫漶亟喜而鈔之其五哀詩七哀詩舟山九歌六烈傳文筆最壯餘亦皆哀輓之作爲多可當江東一小史也嗚呼由丙戌迄甲辰戶部之偃息衡門者一十九年孰知其斫夕悲慟如此者乎而戶部猶痛自刻責謂當時陳玄倩余武貞奮憤自溺何死不可共殉靦顏一誤謬於千里中夜恥之抑何其報國之欿然常不足也王酉之輩其亦可媿死也矣姚江邵給事之詹之仕江東也諸野乘中無稱焉今讀戶部挽詩盛稱其建義之功借箸之策錢塘既破悲憤發疽而死哭之甚哀是又一異聞也并紀之以質越中之熟於舊事者

馮侍郎遺書序

馮侍郎簠溪集已不傳而其所爲蘭易二卷蘭史一卷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眞至會約一卷先贈公書庫中有之或曰侍郎中興十二論尚有存者而求之未得乃鈔得姚江黃氏所作墓志吾鄉董戶部次公所作簠溪始末皆并入焉蘭易以十二辟卦爲經故附之以十二月令而又有十二翼爲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其言蘭草今生大江以南者皆非屈騷所樹所紛然如漢高奮跡徒步系統三代天下所君則卽眞矣何僞之有必將求所謂九畹十畝者而種之皆反古之僇民也其言之憤而怪如此蘭史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有外紀有外傳以爲使非蘭而擬於蘭者隸於蘭焉其言又與蘭易相反鞠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爲正卽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

晉所受代子滅則思母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抑鞠之爲言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徵嗚呼屈宋之悲鬱亦嘗荒唐其詞以自抒寫而侍郎之寄意則幾入於無何有之鄉而出之亦已過矣自課一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眞至會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所爲而侍郎定其約者也附以上吳尚書箋則已丑所作也先贈公題其下曰此其晚年手定之藁及覆審別本果稍異焉侍郎之被鬱也黃氏墓志以爲別將王昇來降請導軍以往侍郎以病不能行在灌頂山中昇竟得之高氏雪交亭集亦同而云不久王昇亦伏誅獨董氏所記謂出於麾下陳甲既降復歸侍郎推心不疑遂爲內應被執於仗錫之三官寺予參攷舊聞則墓志是也嗚呼以侍郎之梗命

聖朝不得不歸之以譽多方而要之亦諒其心故降將卒遭丁公之誅侍郎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

陸大行環堵集序

陸大行遺集散佚於兵火之餘者其嗣子攜入京未幾亦卒族父友仲先生故大行外孫也時亦客京亟攜之歸以與其孫又數十年而其家索子爲序向嘗聞之南雷先生以爲先生蓋陳同甫辛幼安之流其古文詞鵬鷁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其才多使天假之年自見涯涘詩皆志意所寄嫺勢佹生市交遊而作聲色者未嘗以片語汙之及讀先生遺集雖奇零非完本然想見其磊落英奇如遇之眉宇也先生嘗言明季士習之壞以爲少讀書吳中朋友親暱署其刺曰友而止未幾而概名以社猶無乖於麗澤也未幾而更益以盟其後噉名者日多踵事者日出聞聲肸蠁皆以此稱謂張大其聲氣其盟主幾若齊秦之欲自帝於東西署置同事名曰首勛擯排異已謂之屏放狂惑至此播爲亂氣若瀾倒隄決莫之壅塞而登泰孔有德之難渠魁遂亦以此相招集流寇因而做焉夫人必身無亂氣而後可以理天下之亂故嘗馳書宣城沈眉生相期禁絕而狂惑不可戶喻可嘆也嗚呼由先生之言推之蓋隱然比當時壇坫之徒於盜賊至以此動色相戒明季士風可以想見而先生以布衣諸生竊竊然懷天下之憂是豈徒抽青儷白求之文字間者歟先生之死也以馮千戶之刺也當是時小朝廷如蝸戰武人大君莫可嬰也故朱閣部且死於方國安之手顧尚書死於賀君堯卽董戶部守諭亦幾死於王之仁以先生之芒角豈得免乎吾又嘆有明之儒者大率迂濶而乏才使得如

先生者早據時位而有爲未必無補於天下乃以三舍齋長困於賢書垂老得售而滄海揚塵書生報國不能以赤手搏虎狼身名與之俱斃豈不悲夫先生之文六卷詩二卷予稍爲沙汰其應酬之作定爲文四卷而詩無所刪焉先生嘗與先宗伯公子非堂先生讀書竹洲其後訂爲婚姻而集之得存亦以吾家則序之者莫予若也

朋鶴草堂集序

前大理寺左評事荔堂林公朋鶴草堂集其十二卷其中霜懷吟八卷則詩也葵向篇四卷則文也評事生平著書於經學則有三易評林毛鄭會箋三易衍奧於史學則有明史大事紀聞明臣傳疏甲申以後丹史而甬東正氣錄盖與徐監紀霜皐高員外隱學其爲之今其書多軼不可得矣朋鶴草堂集猶幸存僅失去文一卷甬東正氣錄亦存僅失去所選王評事文一卷予乃論定其詩精選得四百餘首文三十二首合爲六卷別求得王評事文補入正氣錄而評事之集卽以編之正氣錄之後盖評事固正氣錄中人也其著述亦正氣錄中一種也吾鄉當改步之時足稱忠義之區其幸而不死者皆不媿於古之遜民而風格最高者王太常水功與評事也予嘗作評事墓表已述其大節茲者諦觀評事之書重其介未嘗不歎其愚夫天既厭明人力莫可如何評事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潔已不出其亦足以報國矣冠裳不改終身編素其亦足以見先人矣而充其意似乎必欲揮魯陽之戈返西崦之日如醉如夢以相從於危機其所望於故家子弟必盡裹足不仕而後可是不亦愚乎南湖九子之集皆遜民也其一晚年稍通時貴之交評事與太常幾叱而絕之欲屢社其人謝過乃止其一已逝或以其遺行可疑評事太息以爲前此弗之知特志之丹史中門人有官通參者正附要津評事不之禮焉及其以罪投纖其家諱之而評事筆之以爲世戒自

新朝之薦紳其不爲評事所拒者祗陳編修怡庭一人耳嗚呼其有不可及之愚也斯其所以有不可易之介也評事當甲申以前受業於蕺山先生之門又從漳浦先生游歸而與華王二公爲鶴山書院之講斯朋鶴所由名也其可謂不媿師友者矣評事僅一孫今居天門山中微甚

雪交亭集序

前武部高公牒菴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閒著述也自

甲申以後分年爲紀至於癸巳而止又有特紀附紀凡忠臣義士烈婦皆有小傳并錄其人詩文之有關大節者而一時哀輓之作有關其人者亦頒焉雪交亭者前閣部張公鵬翮之寓亭在翁洲其左爲梅其右爲棃每歲花開連枝接葉如雪閣部正命亭亦圮而浙東亡國大夫瞻念不置故姚江黃都御史棃洲以名其亭於姚之黃竹浦武部以名其亭於鄞之萬竹嘯中武部生平著述極多其詩古文詞爲肘柳集其三度獄中得琴法於華公嘿農爲琴譜而所攷證鄉里故事爲敬止錄敬止錄部帙尤巨今閻氏所作鄞志辨黃公林辨大禹廟皆本於武部顧藏於家無副本盡蝕於蠹琴譜亦不傳獨肘柳集尚無恙而雪交亭集手藁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雍正戊申予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爲之狂喜其後奔走京洛者十年乾隆戊午乃招武部之孫石華觀之石華肅拜手澤摩挲百遍潸然涕下因請鈔所有肘柳集見遺以易鈔此集予曰諾然石華年已八十兩手不仁家貧甚不能蓄寫官雖有此約未及踐也而石華亦卒其子以大故無暇及此又不肯出其書將來肘柳集之得傳與否尚未可定則是集也武部之婆心碧血所成其可不廣鈔以傳之哉武部之大節讀是集者如將過之顧所紀止於癸巳其後如滇中死事諸公海上從亡諸公尚多武部卒於康熙初年當必有續集而今不可得見矣嗚呼故國喬木日以陵夷而遺文與之俱剝落微文徵獻將於何所此予之所以累唏長歎而不能自已也

春酒堂文集序

鄞山先生以詩名甬上甲於同里一時諸遺民董戶部次公謂其詩一畫二書三文四惟先生自序其文亦以爲晨窗燈夕所成之小篇也先生子宛春既乞予銘阡又屬予論次其文予爲去其十之五而存其有關於名節者數十首次爲二卷足以想見先生之生平焉且文之足傳者亦不在多也往者同里左丈江樵最持標格其論先生尚嫌其未絕酬應遂以酬應而不無委蛇因有商容之誚此亦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然布衣報國自有分限但當就其出處之大者論之必謂當窮餓而死不交一人則持論太過天下無完節矣今觀先生之文如神宗皇帝御書記白尚書古卣記浮光杯記巾子岡記已亥亂後憶記以及髮冢銘十篇幾於每飯不忘故國黍離麥秀之音讀之令人魂斷他如謝氏宋槧漢書記石將軍廟碑雖陽廟碑柳敬亭傳鋼目皆桑田之感

陸機陸雲鄭虔諸論悲憤尤深其上沈彤巷閣學書江瑤柱賦可謂不負知已者矣祭金孺人文可謂節義俱於妻子者矣吾閱先生之詩其有關名節者多以被焚不存則今所存亦非其至者有此數十首之文沙汰雖嚴芒角愈出卽謂有光於其詩焉可矣

杲堂詩文續鈔序

李君甘谷出其王父杲堂先生未行之集詮次開雕令予任覆審之役予喟然歎曰先生是集之得傳也悕矣謝皐羽之卒也自其睎髮集游錄而外皆以殉葬故不存鄭所南沈心史於井底三百年而始出近有方韶父之裔孫逢人頓首求其先集足本而不可得皐羽之幸而存者冬青之歲月西臺甲乙之姓氏尚成疑案所南之幸而得出者或且以爲姚叔祥之贋本由此觀之韶父之集之遇也難矣皐羽棄家客死所南無後其零落亘不足怪韶父之後人賢矣而其生已晚斯其所以爲好事之恨也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其內之云者蓋亦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擢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菴徐霜皐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鈔甚多然而半歸烏有予苦搜得次公荔堂披雲三家於劫灰中水功隱學尚餘殘斷者存而象來正菴霜皐則不可得矣然諸公猶非其絕無者若駱寒厓李玄象高廢翁則竟不可得卽以李氏而言戒翁譽曳其與先生共稱三李者也皆無完集得貽於今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栖泊於虞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足以知之其所恃以爲人所見者此耳此卽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而聽其消磨腐滅夫豈竟晏然而已乎勃窣煩冤且將有所憑以爲厲非細故也甘谷表章舊德盡發羽陵之藏加以疏證使後世昭然見先生之大節討論文獻者不至有冬青歲月西臺姓氏之疑叔祥贋本之患韶父後人之痛予蓋爲之喜而不寐者數日幸逢不諱之

朝采薇采芝之音得以不終湮沒其亦賢子孫之樂也甘谷去年一病幾死病中之惓惓惟此集予曰子能以此爲念不須觀廣陵曲江之濤也及其愈也始決意開雕然則先生之集之得傳也悕矣

磐樵先生集序

磐樵先生既出險貧不可支乃出遊尋倦而歸居城東

箱之蓊蘿菴無日不讀書無日不鈔書有所得則論次之其著書之目見予所作先生墓表中今相去七十年耳先生子孫困於市井遺書無一存者并所著亦喪其十九予力求之得其賜隱樓古文要非足本祗鹿溪新語尚無恙而詩竟絕少到處搜捃不滿百首乃合編之爲八卷聊以存其一斑耳吾聞先生中年有春秋經傳纂注即所稱魯書者也忽失去爰作大招廣招之些望思之詞以當皐復踰二十年而重得之商河狂喜祭以蒸豚酹以白花露酒同社諸公傳爲佳話豈意一返道山種種零落可爲流涕近者吾鄉後學茫然於桑梓典型之望如先生者不過謂其能書豈知其詩古文詞縱稍耳食其詩古文詞要不知其經學史學之深沈博大至於故國大節足以麗日星而降霆電者則幾無一人能言之予留心耆舊季漢獨行之士登月表者先生其殆目也先生對簿之詞忼慨光明足爲滅洪一輩寫照底蘊具見原不僅在區區著述閒而於其著述亦正足窺其生平得力之所在釀之有素故一旦臨危遇難確乎不拔非匹夫卒然慕義因以成名者之比也然則因先生之大節而愈不能不惓惓於其著述者益亦斯人之同情而竟以叢殘厄之其亦如之何矣抑吾猶幸此叢殘之不盡澌滅尚有足慰罔羅之願者方予之求先生書也并得楊推官葬錄一卷中有先大父贈公與先生議葬推官兄弟始末予尤訢然樂而鈔之

耕石老人詩集序

耕石老人姓李氏名文純字一之又字姬伯鄞人也鄞之砌街李氏明室世臣國難後先生從父儀部諱於五君子之禍殉義其嗣子文亂懂而得脫同時九宗子姓樞部文景農部文昱從亡而死樞部文纘亦以諱五君子之禍幾死評事文燦參軍允智坎壈以老先生同在諸公入幕之列顧別具保身之智不羅其難尋匿影奉化之求郤事定始復入城亦不輕見一人其所唱酬止於兄弟時人稱爲戒菴先生集中之詩以五律爲長城深入唐人之室自其少時侍父宦閩即爲撫軍都御史曠昭所賞訂忘年交晚歲律益細顧身後散失者十之五今僅存瓢貯四卷當時貯之於瓢者也先生嘗自歎曰昔人恨無知己欲以青蠅爲弔客吾猶嫌其闇未若枯竹頑石相與賞心風味殊不惡而先大父贈公諧之曰青蠅豈僅嫌之而已也夫北都之青蠅陽羨烏程武陵韓城并研是已夫南都之青蠅貴竹懷寧是已夫越都之青蠅戚畹之張毛閣臣之田謝是已是營營者乘

時而化不可方物或爲梟爲獍或爲鬼爲蜮方當投畀豺虎尚憂不食而謂但移牀以遠之閉門以拒之耶如吾戒菴者猶忠厚之論矣先生爲之欷歔流涕相對不語者竟日予讀先生之詩沖和雅淡絶無怨悱之音然亦尚有不能自禁者如新樂府秦舞陽一篇託辭於荆卿之降秦以詆故國諸臣之改節哭華嘿農王卣一詩二篇消魂於山陽之笛至若潮回京口風利石頭日月重開山川一洗則猶向丁鶴年海巢中有宣光綸旅之盼焉夫孰謂其守枯竹頑石以老者雖以是瓢爲中流之一壺可矣讀畢因述先贈公之語以序其端茫茫桑海想見欷歔流涕時也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南雷先生之集累雕而未盡其稱南雷文案者凡四種而壬辰癸巳以前所輯曰始學菴集不預焉其稱南雷文定者又四種而壬申以後曰病榻集亦不預焉先生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爲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谿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蓋以有待不可聽其湮沒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谿家盡取先生之草藁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爲據於是義熙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僞定爲四十四卷而廬山眞面目見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其晚年手跡爲據惜乎南谿下世不得與其討論之

讀史通表序

在昔周秦之世百二十國各有寶書而又別有太古以來年紀則後世之年表也世本則後世之世表也皆與正史相輔而行是以旁行斜上之譜太史公猶及見之準以作史夫既易編年爲紀傳則表尤重何也本紀世家總全史大綱其初如羣雄割裂合并之歲時其繼如百官策拜罷免之事跡紛綸雜糅是非列行縈紆編字輯看卽善會通者不能舉其要也以志而論宜若不關於表然予觀班氏百官公卿表勛階資格一一詳列而後備及其人之遷除是表中有志也其所載章采之制又兼輿服一門蔚宗於東漢百官芟去邊韶崔寔延篤之表爲志則遷除闕如矣（宋藝文志尚有東漢百官表一卷）晉荀綽作百官表當屬舊史十八家所有而唐人去之遂以無徵新唐書方鎭表亦所以補地理志之不備以視五代史職方攷詳略懸遠（巽巖嘗作江左方鎭年表不知尚然有存否又有五代三衞將帥年表）然則表固有足以兼志者而志不可以去表也其餘功臣

諸王外戚恩澤諸表封爵之籍賴以不泯故馬氏節略諸表載入封建攷中雖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世多誚其無補然未嘗不與官氏志相表裏也列傳所載更繁甲乙互混前後迭移大略以表正之或者名薄功微行事既不少概見姓氏又莫可附麗卽籍本表以當附傳卽其有傳者功罪事實傳中之所未備亦多於表見之故吳江朱處士鶴齡謂史既無表則傳不得不多傳愈多事愈繁而其中或反有漏而不舉者然則史之於表其所係爲何如也至於列朝史例不必相沿其因革離合之閒當折衷以用之太史公依受命譜作秦楚之際月表班氏幷入異姓諸侯王表而月表之旨遂晦後世不復有作月表者皆班氏之失也漢魏隋唐之交不以月計之何能瞭然新唐書宗室世系表通敍諸房支葉然唐自天寶以前帝子之封王王子之封公者並有世爵可稽不比於宋天家子姓原以傳爵爲重不當混列遂史識公主不應作傳不知唐以安樂太平之故故特置之其餘史祇應如蔚宗附之后妃之末而揔爲表則又無謂也惟屬國蕃部表足與四裔列傳證明爲古人所未有而交聘往來古禮攸存又國事攸繫皆當追補元史三公之表但須歸諸宰相而以樞密院御史臺增入之世有作通史者以檃栝之例求之當百世不易也予初讀二十一史卽取諸表諦視略得其義蘊之所在以爲是固全史之經緯如肉貫串非徒取充口耳雒誦三桓七穆以自夸者因思盡爲綜勒獨成一書但各史之未具者多以萬處士斯同所補爲據而萬氏之書尚多闕略因爲稍稍續葺更得如干其於前人所已有更爲疏證而審核之或間遇訛錯則仿溫公攷異之例略加訂正聊以充讀史者之目錄

歷朝人物世表序

歐陽公表宰相世系讀者多以爲繁費無補不知唐以前重族姓至勤宰相之力爲之講明歐公蓋有見於杜正倫李義府寡恥之徒故作此以別原委蓋范宣子之言世祿雖不可以當不朽而至於數典忘祖則古人笑之是可以見族姓之重原不自過江始也況故國之有世臣非徒喬木之謂封建旣亡諸侯王之表不作而紀其系望以昭開國承家之旨君子尤於此感世運焉予撰讀史通表旣竣別作歷朝人物世表二十卷合二千餘年之王侯將相卿尹牧守凡累世有見於史者卽牽連志其人代而儒林文苑亦附見焉其或陸陸無可書則雖蔭襲之烜赫門地之高華概削不錄僭蕪文也讀

者披覽之下若者家聲世接若者種惡代傳若者隕宗若者斡蠱是亦春秋之意已予友鄞萬谷檢討嘗語予科舉既盛世家將替卽有明一代可見予於宰相傳中枚舉如崑山之顧合門仗節禾中之錢兄弟死事者凡十數家欲爲勝國系望生色嗟乎以九世之卿族頑累朝之佐命此世家之極盛而陽源子弟之所嗤不知讀王謝世表者以其言爲然否也巽巖作王謝世表一卷

歷朝人物親表錄序

六朝重親表支系其見於史家者晉人有中表實錄齊人有永元中表簿梁人有親表譜是蓋當時甄別族姓之學所藉以相羽翼者平園謂天子以之定流品士大夫卽以之通婚姻也三唐以後科舉盛行於是世人不尚譜牒而此種書籍亦俱廢棄予謂爾雅於宗族之末卽以內外戚繼之蓋數者雖非骨肉之親而其於五倫也如經之有緯故國家一代盛衰之運學業氣數強半由此而分雖或其中薰蕕雜出未嘗不有參錯然大略可覩也予既撰歷朝人物世表因復仿前人之例作古今親表錄以輔之其締姻帝室得預戚里者列之於首次則內外大臣皆以其於國事有關而推之至於儒林文苑因記魏楊遵彥謂魏收修國史論及諸家支葉親姻過爲煩碎頗與前史之體不合收以中原喪亂譜牒遺軼是以具書其派斯亦宏長舊聞之意未可以穢史竟斷其言至予之所葺直爲古今人物起見非徒以存諸家之系望似較嘗塗更進一義而其書又孤行正史之外并不必以遵彥所言爲嫌也其間或參以議論者大率皆前人未發之隱如荀文若結連於常侍不特朗陵公世德之衰而可以見東京黨錮之餘氣節漸以墜地不待投身霸府而知之也張延賞不受李晟之辱則大歷以後朋黨之萌芽也荊公之有蔡卞其人本殊途而竟以成新法橫決之禍是又運會之有嘿主其閒者也旁睨縱觀固不得以簿日之書盡之矣且夫江左河北門戶之習過甚乃至天子厭之爲之改定甲乙猶有所謂禁婚之家支拄牢固是眞極重難返之勢若夫遭逢百六之世雜亂搶攘有如周伯仁之母則是錄也其所感不既多乎哉是錄一以正史爲主其金石之遺文別集之錯見者亦附入焉蓋溯濂溪之道脈者必推原於鄞向陸詵而愛山谷之詞翰者餘慶流於徐俯是雖正史之所不書要不謂非名教中之佳話也已

困學紀聞三箋序

深寧王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見其存者玉

海部帙最巨尚有附刻於玉海後者十餘種而碎金所萃則爲困學紀聞顧其援引書籍奥博難以猝得其來歷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學士義門又補之斯二箋者

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近年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閒采何說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良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閒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然筆舌先漫不能抉其精要時挾偏乖之見如力攻古文尚書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顧何必嘵嘵攙入此箋之內無乃不知所以裁之耶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晚年妄思論學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不知已之批尾家當尚有流露此箋未經洗滌者歲在辛酉予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先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攷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歎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予學殖荒落豈敢與前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胡身之謂小顏釋班史彈射數十家無完膚而三劉所以正小顏者正復不少是書雖經三箋然闕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內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劉者乎予日望之矣

增補宋元甬上耆舊詩序

李鹽君杲堂於甬上耆舊自謂用功多矣顧宋元諸公所佚者多殆未見其集耶杲堂向范侍郎天一閣求宋元人集乃史忠定王鄂峰漫錄在閣中有二部而亦失之豐清敏公荷花詩載在宋文鑑而亦失之陳西麓之詩盛行於世而亦失之舉此三者其餘可知矣先公嘗手葺宋元甬上詩一十六卷以補杲堂之闕至數十家命不肖曰吾所見書不能備汝可隨所見續之不肖學殖荒落衣食奔走無以仰副先公之意謹再拜序之以俟後世之博雅者

帖經小課題詞

予主端溪講席未及期坊人裒諸生所業將以問世而乞言於予予歎曰粤中白沙泰泉諸先生講學之地也諸生勵勵從事於文非先正之所望也雖然文亦大有差等矣有見道之文有經世之文降而爲詞章之文而詞章之中差等亦正復不一又降而爲場屋科舉之文則本不可以文稱特以其依託遺經而推之而數百年來功名之徑所自出愚者遂以爲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端溪諸生前此亦未能脫然自拔於時風衆勢之中予至稍以經史之學導之其中亦多有志者甬冢笠宵續

燈相約不爲世俗之文而曾未幾時其文果爲之一變試以是集觀之不特不肯爲場屋下劣之文若并不欲僅以詞章見者由是而進之未可量也諸生勉之矣夫學中固白沙泰泉諸先生之講堂也

句餘土音序

吾鄉詩社其可攷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閒時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嬾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預焉建炎而後汪太府思溫薛衡州朋龜王宗正珩相與爲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之俗而唱酬亦日出乾道淳熙之閒丞相魏文節公杞史文惠公浩並歸田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公則王季彝葛天民之徒預焉縣野平原篇什極盛處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忠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沚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爲詩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有詩壇則從事於苦吟者也史極密宅之兄弟偕郎增趙侍郎汝楳輩在湖上又爲一社咸淳而後甬上之士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州汪之林而下四十餘人一月爲一集顧其作少傳者朱之亡也遺老自相唱酬時則深寧王公爲主盟陳西麓尤工詩寓公則舒閬風劉正仲之徒咸預焉已而有陳子翬鄭奕夫徐本原章壘諸君嗣之清容學士之家居也鹿皤山人袁以兄弟相應和而蔣遠靜輩皆爲故家之良其後則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稱繼霸焉是宋元三百年中吾鄉社會之略也人代日遠徵文徵獻誰有若正考父其人者然而豪芒流落尚可收拾予嘗欲爲李泉堂前輩補甬上耆舊錄首於此三致意焉明之詩社一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尚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沔陽五舉於先宮詹林泉之集是則泉堂序之詳矣六舉則甲申以後遺老所會林評事荔堂有九人之序寓公余生生有湖上七子之編高隱君鼓峰有石戶之吟其中詩稱極盛而尚未有人輯而彙之者承平而後詩盟中振鄭高州寒邨周郎墨證山姜編修湛園董秀才缶堂舒廣文復邨諸公爲一輩胡京兆鹿亭張大令萼山諸公又爲一輩雖其才力各有所至未盡足以語古人然要之高曾之規矩所寓也數年以來前輩凋落珠槃之役將以歛絕予自京師歸連遭荼苦未能爲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眞率之約盃盤隨意浹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事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爲題雖未能該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其敢謂

得與於斯文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亦未必無助乎爾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未能久預此良會同社諸公因哀集四月以來之作令予弁首予爲述舊聞以貽之而題之曰土音以志其爲里社之言也

重修桓溪全氏宗譜序

吾家宗譜肇自元代王先生應鳳所爲序至明則重修於直道介菴兩府君在弘治中而成於蒯莊芹塘兩府君在正德中則楊尚書碧川序之然體例猶未密工部公重修在嘉靖中體例備矣宮詹公續之在萬歷中宮詹卒成於兼山府君釐爲二十八卷凡狀志碑傳之類無不畢載正本藏於宮詹書庫副本藏於先贈公國難作贈公入山其書被火而宮詹書庫之本亦流傳於宗人無收拾者遂失其半所失在正德以前不可復輯宗人死幷其半亦幾失之先公急購而歸焉禱於列祖之靈魂搜夢卜以求所失之半頗聞其歸於錢唐宗人而再三求之不可得雍正甲辰以展墓入桓溪不肖侍行桓溪宗人多務力田荼鬱藥竈之閒忽見有紙墨甚舊則正德中草譜也大喜然其書已斷爛蓋始祖侍御公以下分爲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工部公以下南宅也今惟東宅田宅之譜完好無恙而其餘多有闕者先公徧取影堂栗主首尾覆審始得粗備嘗太息謂萬編修九沙曰籍父數典忘祖識者知其無後然眉山蘇氏之先自渤海府君後失其世系者再正不敢如沈約魏收之誣祖以自欺也蓋自唐以來譜系之衰久矣夾漈號博物而序吾全氏世系自祥符登科全安石始吾家譜系之衰更久矣今吾闕其不可攷者存其可攷者後有人焉成吾志而竟其緒其庶幾乎於是方排纂文獻之爲舊譜所遺者又欲續萬歷以後五世家傳而不肖負戾率連大故悲夫予家自宋以來父兄子弟所相詔相勉者皆重不言而躬行故咸淳八徵士之高風義田宗老之卓行本然本心二先生之理學遜翁玉翁修齋之詩詞皆傑然可傳而圖經所載無及之者不肖嘗以問之先公則曰蓋嘗聞之上世斯民之直道久已泯矣志乘之著錄大率以祿位聲勢爲主非是者弗預也本然先生嘗讀延祐志書而歎曰袁氏號賢者其徇私曲筆一至於此何況其餘因戒後世子孫不必求人作傳故自正德以前吾家皆以潛德自勵非是譜也不知先世之厚積如此也嗚呼爲善而不求聞於人斯其爲眞君子也然則是譜之傳所以示吾子孫之圭臬而當恪守而弗失者豈淺鮮哉桓溪之譜八百年矣服則已窮

姓則已殺爲則已竭而其未窮未殺未竭者舊德雖衰規矩尚存先疇雖滅阡陌未散斯先公之所以惓惓而不能自已也於是不肖拔淚含豪百拜而爲之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鄞之董氏居於西廂者最大蓋自東漢徵君之後累遷之四方及晚宋復遷於鄞又由鄞而遷慈至明初梅隱先生復居於鄞其譜嘗累輯矣今年董氏之賢者曰崙愚樂窩學修重論定之而商榷於予其自梅隱先生以後益良譜也而遞推而前者有可疑焉夫何以徵其良也鄞之南湖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殉難兵科都給事中志寧是也精忠大節足重一代鄞之北郊亦有董氏其最著者有明戶部郎守諭是也碩學高行蔚爲人師是皆嘗與西廂諸董敍兄弟之歡者而譜中弗敢收焉其愼也然則何以自梅隱先生而上漫無依據任心附會質之唐宋正史之系望而不合攷之宋元舊志之支屬而不合夫數典而忘祖不可爲也扳援華胄而誣祖尤不可爲也今董氏之載筆者能嚴之於一二十世之中而忽之於一二十世之上是何以故乃爲書一通抉摘其誤之甚者以告之而崙愚兄弟曰善是皆出吾慈水舊譜之所載者先人亦嘗疑之而弗敢遽刪也今得吾子之言既明且清詩溝而出之仍歸之慈水之舊譜而今本弗令雜焉予喜其兄弟之虛衷也遂爲更定其凡例而甄別之爲書一十六卷皆其可信者也嗚呼自宋以後譜序已亡予嘗欲纂甬上世家支系表稍以爲同里正氏族之源流弗令庸妄人得謬相因託而忽忽未就也甬上世家之譜惟槎湖張氏最精先宮詹公修吾家譜實取法焉其後秣陵焦文端公登其目於國史之志今董氏之譜其足以嗣響也夫

九日行菴文讌圖序

揚州爲江北大都會居民連甍接楹笙歌輿從竟日喧聚其於清歌雅集蓋罕矣城北天寧寺爲晉謝公駐節時所遊息其中有行菴吾友馬君嶰谷牛查兄弟之小築也地不踰五畝而老樹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閒以修竹春鳥秋蟲更唱迭和曲廊高榭位置閒適出門未數百步卽黃塵濁流極目令人作惡一至此閒蕭然有山林之思乾隆八年九日嶰谷兄弟招集同社一十四人祀陶公出所藏仇實父白描像懸於閣上各賦一詩予方留滯西泠未得預也又踰旬而予至諸君方擬繪圖記之嶰谷曰此中不可無君乃以展日更舉令予得陪卷軸之末而洪君曲溪兩度皆以病失約然故

吟社中人也亦補入焉子太息謂嶰谷曰謝公之風流千古如在然公遊息於斯也則與東山賓從之樂稍不同矣公之爲是行也蓋以符氏之亂思北定中原也而其時公已困於讒口不自安於朝雖在河朔極有可乘之會而神明內索徘徊不能自前老師左次卒無尺寸之功坐失事幾吾每過召伯之埭弔法雲之荒祠未嘗不喟然三歎以爲明德之衰也至若九日嘉名陶公高格固在羲皇懷葛之閒然而讀其止酒之詩着梧漢水之感則黃花白酒蓋亦不得已而寄情焉者也今吾輩生逢太平之世書淫墨癖是處留連胸次中了無一事爲江湖之幸民論人雖甚媿論其時與地則不可不私相慶也諸君曰善圖之詳已見於厲君樊榭記中一十四人者胡都御史復齋唐翰林南軒皆楚產厲徵君樊榭陳隱君竹町與子皆浙產王徵君梅沂則吳產餘皆居於揚者予之許序斯圖也三年於茲今夏重披圖捉筆而南軒已化爲異物矣爲之惘惘

公車徵士錄題詞

科舉簿目有出自官者有出自私者東觀奏記鄭瀚知舉宣宗索科名記瀚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進士及諸科登名者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勅付翰林幷著爲例以後逐年編次唐志又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氏科第錄十六卷李氏登科記二卷以訖於樂史蔡元翰洪适所輯此皆廟堂所以備科名故事者卽今禮部春試直省秋試所有進呈試錄是也館閣書目又有諱行錄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起興元元年至大中七年宋敏求續之是後同年小錄同歲名諸書相繼不替則在下者所輯以志一時同岑之盛卽今春秋二試所有齒錄是也蓋攷其所自始則漢時已有之孔叢子孔季彥曰今之上計追紀先君下錄子弟同盟締素是非簿目之祖乎詞科之在唐宋投牒請試先獻所業於典未爲甚隆

國朝則出自大臣之薦剡而以鶴書致之月給農部之金以需試期是漢人公車門待士之制也予作詞科摭言於已未百八十六徵士已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爲書之其接今科則尚未能遽成書也乃先取同薦諸公姓氏里居世系合爲一錄攷漢晁家令唐張文獻對策皆先序其舉主故於是錄亦以舉主先之夫公車之辟出於尋常科舉之上則是錄固非春秋科目二簿之比而要其所以爲公車重以無負大對者當何如歟

重葺岳陽樓志序　代作

岳陽樓之著也自唐始然張燕公趙冬曦則但稱南樓崔魯則別稱洞庭樓李羣玉則稱驛樓而更追而溯之顏光祿當六朝時已稱之爲巴陵城樓或曰別自有樓非一地也或曰一樓而異名也蓋世遠莫之能明而以諸公之詩證之則似卽此樓爲近之惟洞庭爲湖南之勝岳陽又爲洞庭之勝而其所以得文正之記以著於天下則實自太守滕公子京乃志之所由始也滕公爲安定先生高弟其才跅弛千古讀其上范公之書以求此記其詞嗛吆鞮鞻筆力浩大世但知文正之記之工足與少陵襄陽之詩相配而不知子京之書已足與文正之記相配所謂山川之靈非偉人之文不足以發之者斯之謂矣嗣是以來有明三百年代有續編而亦多所殘失如滕公所稱丁侍郎夏尚書諸作不可得而見矣予承乏一麾閒爲之補其遺佚序其紊亂而重雕之自慙譾劣不足以望子京以振斯樓其聊以充三湘之掌故焉爾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五終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吾友仁和丁君敬身今世之隱君子也少不喜治舉子業沈酣穿穴於古人之書然家貧甚其二親皆年高敬身本郊居日賣米以供甘旨左手操釜庾右手挾書戶外之屨問字與請籍者半予戲之曰昔宛陵先生言廬陵自欲爲昌黎乃以我爲孟郊今諸公多謬推予爲竹垞將屈公爲周篤敬身曰謹如約但吾所著西湖金石文字錄需君序之敬身最留心史事嘗舉集古錄序以爲殘碑斷碣每足與紀傳正其闕謬非徒以詞翰之工區區取玩研席而所居適在舊都往往杖策懷乾糒獨遊空山經過一古寺一荒塋卽婆娑其間少有所得若載七寶裝以歸自南宋二百年以來帝王戚畹之營建將相之居停騷人俠客之寄寓凡吾輩攷據而未悉者以問敬身輒欣然胠篋旁推曲證如實諸掌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最畧得敬身之錄所補不少西湖四山之中多有遊人所未至者一日敬身周走南北兩峯徑入深處有事於摩撝突有一虎肩摩而過山人踉蹌迸

散敬身不知也日閒既多俗務夜分卽手鈔之十年閒其書裒然告成箋疏確鑿而未有有力者梓之以行世嗟乎後世士不嗜古或閒有嗜之者而力不足以售其志熹平政始石經六朝牧伯以爲柱礎之用又況其餘耶敬身以一布衣躑躅湖山爬梳金石雖其書止於一隅而其事關於一代不已偉哉予因諸敬身曰周篔特詞人耳不若君是書之必傳也敬身曰然則尤賴子之文以壯之予雖媿不敢當然不敢辭作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雍正己酉吾友厲二太鴻相遇於揚以所輯湖船錄示予且令弁一言於其首是年予入京師東臨碣石以觀滄溟辛亥南下太鴻方臥病不得一握手明年予復北轅轉盼五載偶過唐丈南軒座上則太鴻之書在焉不禁悵觸於平山之諸因輒濡筆爲文以寄之西湖爲唐宋以來帝王都邑一舉目皆故蹟太鴻蒐金石之遺文足以證史傳訪池臺亭榭之舊事足以補志乘而獨惓惓於蘭槳桂棹之閒繁舉而屑數之說者以爲是騷人之結習學士之閒情也雖然太鴻之志則固有不盡於此者江南佳麗西湖實出廣陵平江之上至若高呂妖亂法雲山光諸寺爲墟淮張割據虎邱亦遭城築獨西湖自閒闢以來竝無血瀑魂風之警畫舫笙歌不震不動是固浮家泛宅之徒所不能不視爲福地者然而時值雍平人民豐樂相與徵歌選舞窮極勝情泛桃花者除不祥投棟葉者觀競渡妖姬操擣歌兒蕩槳唱河女和竹枝當斯時也鹿頭燕尾亦共匆忙而舟子聲價俱爲雄長若其運會稍涉陵夷則冶遊漸復闌散敗艘蕭寥聊備不時之需卽有行吟之客憔悴來過落日荒江不覺減色是以李文叔記洛陽名園以驗中州之盛衰而魏鶴山謂花竹和氣足徵民生安樂者其卽太鴻之志也夫嗟夫太鴻以揆天之才十載不上計車荷衣槲笠流連於搖碧之寮不繫之園而予歷陸風塵未有寧晷太鴻覩茲文也其能弗動勞人之念哉

王右丞詩箋序

吾友仁和趙君松谷來京出所箋右丞全集示予薈萃羣書削去華葉有是哉其旣博且精也人代日遠衆言紛綸李嘉祐絕無白鷺黃鸝之句而或妄誣右丞之蹈襲向微晁子止辨之彼燕說之謬寧有窮耶此猶其小者右丞以遺世之高致而見汙於僞命至今遺議未已松谷爲之一洗其沈屈其言平允足比於眉山之雪太

白予謂是時天子入蜀東宮起朔方右丞不死殆亦思乘閒自脫向行在耳豈知託病不遂致遭維縶斯烈士之所以致戒於委蛇也雖然右丞風期高雅絕非塵世中人物吾故信其晚節之可原苟其人不如右丞而欲於生平波蕩之後藉口昔人山妖水怪反自訴其飛躍之不幸斯則論世者之所弗寬也得吾說而存之未必不與松谷之旨互相發也卽以右丞之禪悅言之古松紫竹同屬唐人佉佛之習而右丞標格尤其所近若其弟夏卿爲之移華子岡孟城坳之幽閑欲以施之廟宇可謂不善學者也是皆右丞生平之概而說詩者所當知因松谷之索序也爲并及之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世傳荊公讀昌谷詩所譏雁門太守行語蔡寬夫詩說辨之以爲此不知詩者之言必非荊公所有然未有以明證之者近偶憶臨川集古風集句送吳顯道一篇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荊公有取於此句則世所傳眞老頭巾之附會耳予友史雪汀注昌谷詩屬予爲序予書此簡請以附之卷末雍正癸卯正月望日

宋詩紀事序

厲徵士樊榭以所著宋詩紀事百卷索予爲序樊榭所見宋人集於朋輩中爲最多而又求之詩話晝錄山經地志說部雖其人無完作者亦收其片詞隻句以傳之蓋輯香之功十年宋詩之始也楊劉諸公最著所謂西崑體者也說者多有貶辭然一洗西崑之習者歐公而歐公未嘗不推服楊劉猶之草堂之推服王駱始知前輩之虛心也慶歷以後歐梅蘇王數公出而宋詩一變坡公之雄放荊公之工練並起有聲而涪翁以崛奇之調力追草堂所謂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詩又一變建炎以後東夫之瘦硬誠齋之生澀放翁之輕圓石湖之精致四壁並開乃永嘉徐趙諸公以清虛便利之調行之見賞於水心則四靈派也而宋詩又一變嘉定以後江湖小集盛行多四靈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謝之徒相率爲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詩又一變蓋此三百五十年中更番間出如晉楚狎主齊盟風氣皆因乎作者而遷而要莫能相掩也然而詩之爲道蓋性靈之所在不必謂大家之落筆皆可傳也卽景卽物會心不遠脫口而出或成名句則非言門戶者所能盡也樊榭之爲是蓋意存乎收羅廢墜故薈萃唯恐有遺正以見詩之有得於風雅之遺者旁搜遠取不必盡在大家而又得因其詩以傳其人使不與草木同朽則亦表章之功所寄

也既各爲其人小傳使得知其姓氏里居爵位世系又采前人詩話以附之其中有足以補史氏之闕者豈非藝苑之津梁乎而作者之心亦苦矣予於永樂大典中見宋人集爲世無者尚百數十家樊榭聞之大喜亟貽書令予鈔錄以補其所不足予既諾之而左降出都矣事或有待姑先以此行世也

湯侍郎集序

前吏部侍郎西厓湯公以詩名世者四十餘年其懷清堂集生前未及編次身後門下士王君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後人陵替遺書散佚并是集亦爲人所賺而有之前浙撫吏部侍郎崑圃黃公罷官僑居吳中聞之悵惋爲追理而得之復以歸諸湯氏鈔副本藏家而命予弁首予聞侍郎爲掌科出視河南學政清苦無雙河南之士類至今猶交口頌其廉及入爲少宰回翔槐棘之間聲名反減於前說者謂侍郎以二十年偉望深荷

聖祖眷睞諦觀晚節不無慚德又或者謂侍郎暮年善病門舊弟子因其

宸眷之隆竊以自營其私嗚呼大臣之末路最爲難保一有疏虞百口莫雪雖欲爲之鑒原終何辭於責備此可以爲君子歲寒之戒也雖然以

國朝之詩宿言之百年以來海內之所共輸心者莫如新城若吾浙中之所共欽祖者莫如秀水二家之外無或先於侍郎者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善乎崑圃前輩之言曰侍郎勳名操履他年國史自有定論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言欲謂非文苑之渠詞人之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散漫寧非後死之媿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與人事此乃木強無情之言不可訓也時座客聞此言皆共爲欷歔於邑久之抑予又聞侍郎之引進後學亦自有不可及者歲在庚子里中厲徵君樊榭以計車北上侍郎觀其詩深賞之置酒殷勤因掃榻欲延之邸中樊榭爲人孤僻次晨遽束裝不謝而歸說者服侍郎之下士而亦賢樊榭之不因人熱嗚呼侍郎當日奔走幕府者如雲小生下士或以不得梯接爲恨一坏未乾空庭可張雀羅蓋有荷其卵翼之恩官至獨座而漠然視其子弟若路人者獨崑圃以騷雅之僻與雪子樊榭及予數人留連寤嘆空堂相對執卷踟躕可爲長歎者也

楊企山文集序

同年楊編修企山不相見者七年癸亥之冬遇於江都

出其詩古文詞如干卷令予爲之序向嘗與臨川李丈穆堂數詞苑掌故百年以來一門祖孫父子相繼官翰詹坊局者天下之大不過十家江南則武進楊氏最先次之溧陽史氏桐城張氏常熟蔣氏長洲韓氏浙中則錢唐徐氏歸安嚴氏沈氏直隸則靜海励氏近日江南又得長洲繆氏而其餘無有也楊氏一門四世七人其登一甲者二人九爲希遴雖然今世詞苑之以資地自雄自有明始也而詞苑文章之誚亦自有明始洪永以後東里蒙泉西崖守溪匏菴圭峰諸公質有其文一本高曾之規矩過此以往漸以就衰荆川大洲南沙不過數人其後詞苑之作幾不復爲通人所寓目澹園石簣思爲中流之一壺而才力不足以語乎古蒼霞黃離春容大雅之音而根柢稍淺鴻寶石齋以學行重而弗盡醇蒙叟力追八家而累於排比詞苑文章之難有如此乃知浪負清華之選者其已多也

聖朝鼓吹休明諸老先輩之以文鳴者盛矣予生也晚所及見者似少孱焉望溪石源穆堂之次其以經學史學發爲文章農先學士其人也企山親禀學士之教涵濡醞釀蓋已有年其不爲世俗之文章所汩沒而卓然有得於汲古者行且爲詞苑吐奎婁之氣而一洗折楊皇荂之恥使後世有如毘嚴李氏作詞苑年表者不僅僅以累葉花磚夸西清系胄之盛而以克紹其家聲爲難是則企山之資地也企山之作其才宏肆其法謹嚴其氣息春容而大雅由是而進之陶鑄萬有貫穿一切吾未有以測其所至其足爲諸老先輩之替人無疑予初入京卽荷學士過情之奬得聆論文之緒十年拓落已見二毛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企山其勿以吾言爲妄然卒勿以充同直諸公胡葵之語也

受宜堂集序

受宜堂者開府常公官山西時

世宗憲皇帝以潛藩降香五臺所賜奎墨也公之自敍詳矣及撫軍浙河遂以名其集公以文武憲邦之任顧吏事之餘不廢著作歲在乙丑郵筒傳致詩古文詞下問於予予得讀而序之在昔歐陽兗公之文章足以嗣孟荀侔遷固擬韓李矣顧兗公平日每不談文章而談吏治今公揚歷三朝累特旌節勳名在江右在淮上在浙河東西說者以爲公之專精者吏治也顧其於文章惓惓不置予嘗講求其故知二公之跡則異而道則同兗公以文章著名當時戶外之屨不過求得其立言之法兗公欲學者

從事於有用之經濟而不徒汩沒於無益之詞華故其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公以吏治起家若根柢薄劣亦自無暇更分心於儒苑乃公之經世務者皆本經術則其所以潤色鴻業孰非彝訓之旁流乎夫咿唔佔畢從事於雕蟲之技以鳴其抽青儷白之工者委巷下士之文也訏謨遠猷發爲典冊春容乎鏞呂之音者廟堂元老之文也

國家值承平之會必有大臣出而鼓吹休明以追卷阿天保之盛卽以奕公同時言之其三省二府諸耆艾如韓魏公范文正公文潞公蔡忠惠公之徒莫非有德有言穆如清風者蓋一代之元氣川嶽苞符於焉憑寄試讀公之集淵源本乎忠孝涵養底於和平函雅故通古今其眞

聖代之儒臣可不謂之巨手歟往予在祕閣公方撫軍江右江右之薦紳先生如前大學士高安朱文清公前侍郎臨川李公南昌萬翰林孺廬皆予三館師友晨夕追隨每爲予盛稱公之著作已而公入爲京卿幸從班行之末瞻望丰采冀得一窺武庫之藏而予遽以左降南歸公督漕淮上淮之寓公天門唐翰林南軒亦爲予言公之宏獎風流篤嗜問學迨移鎭吾土予伏處菰蘆不敢以閒放之身妄干謁憲府而公之不棄芻蕘一若杜陵所云有客傳何尹逢人問孔融者第愧予之弗克堪也爰再拜志於集端

春鳧集序

吾友錢唐符君藥林浙中詩人所稱七子者也其西湖紀事詩久行於世至是次其宦遊以後諸作題之曰春鳧小稾而問序於予昔東坡之論詩謂李杜以海涵地負之量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自此衰蓋李杜之詩不可幾其神明魄力足以盡詩之變而不善學者襲之亦足以失詩之眞自是而還昌黎東野玉川閬仙昌谷以暨宋之東坡山谷誠齋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深淺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之別子也然而流弊所極叢篇長語或爲粗厲噍殺之音或爲率易曼衍之調弔詭險誕無所不至永嘉四靈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故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乃藥林之言詩則與予同其生平嗜好寢食於白石而惜其所作之不盡傳今觀藥林集中詩當

其至處幾幾欲登白石之堂而奪其席也藥林初以大廷尉休寧汪公之薦觀政戶部沈滯數年乃有監倉之任得以廩稍所餘迎養兩尊人於京邸未期年而遽丁內艱貧不能扶襯以歸可謂窮矣而其詩之春容駘宕超然自得絕不爲境所束是豈可以近世詩人目之歟爰卽書之以序其集

祝豫堂詩集序

秀水祝君豫堂來京以所著綠野莊詩索予爲序諸之兩年而未就乙卯秋豫堂試北闈甫畢遽爲關東之遊予問之曰何不少待豫堂曰吾之遊不過百五十日倘得捷耶歸來正及春試之期不捷買棹南歸可也達哉豫堂之言請卽以之序其詩今館閣中言詩者其推江右萬先生孺廬爲第一嘗過予邸四顧壁間獨長哦豫堂清明遊陶然亭詩以爲沖融駿雅有唐賢三昧集之遺則豫堂之詩之工固無待乎予之贅辭然古今人工文字者類有藉乎山川之助以昌其氣關東

國家王業所基而

列聖飛龍之地也遊邠岐者慨然於稼穡艱難爲周家粒我烝民之始過汧渭者穆然於車轔馬鐵爲秦人履至尊而御六合之階則豫堂此行瞻仰長白山弓劍之脈周遊於大都之壯麗婆娑三衞之故墟縱觀秀巖旅順諸城而遙望夫鴨綠之巨浸以想見

國家草昧經綸之畧作爲詩歌以志其盛其小焉者貂狼狐豹之產參杞之植瑰奇靈異百珍交錯皆中土之所未見而詩人獨得之材也是豫堂之歸其詩必有更進於此者目前之詩未足以窮其變矣予觀今日之朋試於京者如豫堂之才不可多得吾固知其必遇豫堂雖不及親預鹿鳴之席其所得有多焉者也豫堂行矣吾將酌滄浪之酒以待子新詩胠篋當并約萬先生共讀之

迎鑾新曲題詞

予攷尚書大傳重華省方羲伯和伯而下各以八方之舞進日舞則歌在其中矣夫省方進樂蓋以美盛德之形容其義主乎頌而八方各以其土之所出則其義又兼乎風斯六義之所以交資也後世之樂未足以語於古然讀漢志則巴渝淮楚之聲俱登於史而唐人盛稱魯山于蔦子之音時世雖殊其義一也元人始變而爲曲要亦樂之以時而變者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躬逢

聖母南巡至吾浙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
人厲君樊榭吳君鷗亭各爲迎
鑾新樂府其詞典以則其音嘽咺清越以長而二家材
力悉敵宮商互叶鐘呂相宣非世俗之樂府所可倫也
大吏令歌者奏之
天子之前侑晨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甜明
之康王諸子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閒而二君之作
上徹
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
夏聲也矣爰爲之弁其首鮚埼亭長全祖望

梁太公紀

恩詩序

歲在辛未

天子奉

太后省方吳越

詔曰朕今南幸正當
慈寧萬壽行見衢歌巷舞乃朕以天下養之日也於是
吾友梁少師薌林以扈從出維莫之春十有八日爲其
太公溪父先生八十生辰陳情乞假爲壽
天子許之先時薌林在計部時先生方七十
恩詔特賜之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
介祉四大字薌林之兄蓉林以庶常侍養家居特免其
散館授編修不十年而薌林晉太宰長六官遂入中書
參大政任一子爲尚書員外郎儻直燕閒
天子忽語薌林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卽日賜以閣部之
封踰年
屬車將至浙境先生迎
駕於吳江
天子停舟致問已而
召見於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歎其多福賜貂賜帑
餐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
先生退而偕浙東西士大夫爲
太后祝釐於淨慈寺
天子賜燕於湖上瀕行又賜薌林台階愛日四大字又
賜以白金三百兩先生送
駕於吳江適以初度之日歸則浙東西士大夫踵門上
慶填塞衢巷相與額手嗟歎以爲先生視履之祥足以
上邀天祐篤其蔭於嗣子至使桑榆晚景時榮注
九重之寤寐亦會逢孝治之隆廣錫類之仁於不置故
殊恩及於大臣尤渥而薌林顯揚之願破格踰分所以

仰酬夫

高厚者亦遂竭滄海不足量其深君臣父子之際會未有盛於斯者也且夫子公能高駟馬之門而不及見西平之貴魏公能大三槐之庇而不及逮侍郎之存寵光雖茂猶有憾焉以視先生之親承天語入朝不趨手奉奎綸春容樂豈其相去爲何如也先生神明正永花晨月夕猶能與吾輩賦詩於六橋三竺之閒後洋吟卷里社兒童歌之鼓林與其少弟循陔左右上之則兄事三老弟畜五更而雄長於香山睢州諸耆宿天之呵護之者未有艾也先生乃哀其紀恩之詩而令予序之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同里禮部侍郎史先生愼齋以雍正十有二年三月致仕南下先生之在九列尚稱茂齒顧以足疾乞休天子優詔許之蓋自數十年來大臣未及懸車之格得邀恩命者首推先生一人於是同館作爲歌詩以榮之而命祉望爲之序予嘗謂自科舉之制行而求世祿如六朝門第之盛已不可得若世祿而并世其知止知足之節此雖古人未之或見者史氏自南宋以來甲第爲吾鄉第一所稱史鄜樓豐者也近者三家孫支式微已甚而史氏科名不絕於緒槐棘之閒世有令人枌榆社里不媿喬木世家其尤異者先生世父立菴先生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由翰林歷講讀參東閣晉秩禮部侍郎致仕乃甲子甫周而先生亦以名進士選館九遷亦至禮部亦未及年而乞休前光後輝若合符節青門餞別乃昔日侍杖履以隨行之地山陰道上香火依然後世有弇洲其人紀一朝之盛事以當外史嘉話可不謂吾鄉之寵哉予又嘗攷史氏先世自開府儀同三司忠宣公華直閣獨善先生朝奉大夫鴻禧君竝當家門極盛之時遺榮投老一時大儒晦翁慈湖攻媿西山諸公交口稱慕至今滄洲碧沚之閒清風如在其亦家傳楙楷至今猶有存者耶是則區區世祿與夫偶然履歷之符又不足爲先生道也若以吾鄉言之數年之中耆老落落如晨星先生之歸靈光巋然綸著作之手後輩資之以有矜式又不可謂非子弟之幸也至若先生以槐棘重臣歷歷有歲而未竟其用九重賢達之惜其與魏闕之思有相資而愈永者不必予之縷縷而陳矣

送沈徵士彤南歸引

予攷索明十三朝舊事得世廟時太常吳江沈公及其曾孫先祓公在神廟時封事知其家世爲建言名臣已而攷索桑海遺聞又知君晦君牧兩先生殉節之詳益慨然願見其子孫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澂齋爲予言沈君彤者明經修行之士也將來見子翼日君至詢之卽太常裔孫叩其所學則實能貫穿古今經術而折衷之文筆亦雅潔不類吳下詞章之士因是得知君之尊公眞崖先生自年三十後卽謝制舉業閉關讀書不求知於當世課其子以古學蓋今年八十矣而手未嘗釋書嗟乎昔歐蘇兩文忠公之稱劉道原必溯其匡廬先生之美蓋弟子之圭臬有自來也太常諸公之明德其益遠矣君之來也

國家方有事於大科內閣學士嘉興吳公以君薦予頗以君文章矜愼不苟落筆幾幾有含毫腐穎之風或不宜於

臨軒急就之試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分不及成詩而出士之得遇與否固各有命存乎其間其可傳與否則又不繫是也今君以明發之懷欲歸爲眞崖先生稱觴東脩所入足以當三篋力畊所餘足以充南陔之蘭穆然不媿爲清門之後固足以浮一大匏者歟況夫杖履歸然神明如故君以其新知之培養者進而質之當更有得也君之行贈予以先世家集而索一言以爲贈余因書此以貽之

送沈萩林之蔚州引

吾友仁和詩人沈君萩林其骨相臞臞負清氣嗜讀書家所藏宋元諸槧最富萩林沈酣其中而見之於文詞者詩爲多當康熙中葉鹽官查氏之詩連袂成帷掉鞅館閣其氣力呼吸足以鼓動一時後進萩林之尊公文昌君爲聲山詹事愛壻遂徙宅焉萩林入奉庭誥出與查田查浦諸舅氏遊凡其門牆閒高弟或有不能盡窺之窔奧萩林無不傾筐倒庋而得之小生曲學爭求梯接猶恐不得自前蓋一時膏粱之資地然也詹事下世文昌率緜作令查田諸老旣已相繼歸里而風波驟起門戶蕩析文昌亦橫遭吏議萩林崎嶇患難者數年驚魂雖定而家已中落藏書星散再入京師追溯風流故態不可復得枯菀之殊令人不能不感喟繫之然吾讀萩林之詩春容閒淡初無哀怨之音其於友朋交好之誼尤致意焉萩林眞不媿爲詩人者也歲在丙辰萩林父喪服闋貧不能自支入京試北闈又不售將爲蔚州

之游而索一言於予以自廣嗟乎萩林能以詩嗣其舅氏得如山谷之有師川諸子雖以此沒世可也又遑恤乎其窮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曾詔列於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鑿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為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為七畧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苟勗中經簿四卷隋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畧云易傳子夏二篇韓氏作而今題載薛虞記祕庫有之傳文指趣質畧無益後學於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贋本即七畧以來之書亦依託耳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錄解題謂其無據夫曰韓曰丁曰薛其見於前人著錄者尚難審定況臆度耶十一卷之顛末已見於納蘭成氏之跋余故追溯其舊本而畧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笑張弧之疏畧焉

釋文引子夏傳為今本所無者凡三十四條

乾　亢極也

屯　如辭也　乘馬之乘音繩班如相牽不進貌

訟　眚妖祥曰眚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

小畜　孿作戀思也　幾作近

履　愬愬恐懼貌

泰　翩翩作篇篇

大有　彭作旁

謙　謙作嗛謙也

豫　肝作紆　簪疾也

噬嗑　肺作脯

賁　束帛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　戔戔作殘殘

復　傷害曰灾妖祥曰眚

頤　拂作弗輔頰也　逐逐作攸攸字林云攸當爲逐

習坎　窞作埳

離　戚作嘁

遯　肥餧裕也

晉　鼫作碩

明夷　夷於之夷作睇　拯作抍

姤　柅作鎮　包瓜之包作苞

困　徐徐作荼荼內不定之意

井　羸修治也

豐　沛作芾小也　沫作昧星之小者

渙　拯作抍取也

既濟　茀作髴　繻作襦袧作茹

正義引子夏傳

易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引子夏傳

師　丈人作大人

比　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按正義集解所引今本亦無之

中興書目云陸德明釋文所引與今本閒有合者若比云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今本作地得水而澤水藏地而安但小異耳其釋文有而今本無者蓋後人附益者多也

朱震曰孟喜京房之學槩見於一行所集大要皆自子夏所出

按此又眞以爲子夏作者姑錄之以備異聞

跋楊誠齋易傳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乎其於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譌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淸談娓娓醇乎其醇眞潦水盡而寒潭淸之會也中多以史事證經學九爲洞達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爲正脈誠齋爲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是書崑山徐氏經解未刻予得之謝太僕家（徐氏嘗得朱英叔所藏宋槧本不知何故不刻）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崑山徐尚書健菴開雕林黃中周易集解或告之曰是非糾朱子者耶尚書懼亟芟之其所見隘矣竹垞旁援勉齋祭文以雪黃中之冤予謂黃中立朝風節卓絕其論朱子激於一時之勝心不過如東坡之排伊川耳後世不聞因伊川之爭而置東坡於惇卞之閒安得因朱林之爭而以黃中與陳賈胡紘同傳是固不待勉齋之文而雪也若其說易則實有近於支離者黃中謂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如屯則初震二坤三四爲艮坎三艮四坤五上爲震坎蒙則初坎二震三四爲坤艮三坎四艮五上爲坤震其前四卦以兩正體兼兩互體也其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體也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卽爲蒙蒙卽爲屯終何所別是所謂鹿旁求麛麛旁求鹿者也無惑乎朱子之斥其說也黃中又謂八卦皆互相包以爲六畫每卦取一互體畫一互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爲損益坤包乾則爲咸恒一卦包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是其說於易之經傳全無所預且同一互也或取以致用或置以植體則又何也是朱子之所未辨而南雷黃氏以爲當日必因其不足辨而置之者也更有異者黃中主張三代不改夏正之說而謂十月乾亥不得言坤正月勾萌不得言泰三月微陽不得言壯舜典仲冬巡北岳不得言后不省方因謂正月爲復二月爲臨則豈有三代不改時不改月而反能改陰陽之氣直以六月爲乾者且謂至日閉關焉知非夏至何其任情強辨一至此歟厚齋馮氏反謂足破千古之惑則好奇之過也黃中之書今所傳者皆無圖獨楊止菴傳易攷中有之止菴蓋猶得盡見其書而今止存集解一種矣故撮止菴所傳者附之以見其書之本有可斥非果朱子之力能詘之也黃中之人不當以其糾朱子而遽黜至其書則正不必以其有異於朱子而反稱之是吾持平之論也予

又讀後村所作黃中次子行知墓銘其中述行知言黃中爲兵部侍郎方負殊眷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撐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以鬬之果以不咸皆去時臺中胡晉臣最助朱子周益公則相也及光皇龍飛周策免胡出臺黃中方次對深以二人之去爲惜亦見其無成心矣行知說詩極宗朱子謂其佳處聖人不易然則當時兵部之爭別有本末黃中固未嘗終執迷而其子亦不守門戶之見後人可以釋然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草廬著易纂言累脫稾而始就其自言曰吾於易書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庶乎文周繫辭之意又曰吾於書有功於世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爻辭爲文言傳之錯簡合作一篇乾震豕辭震來虩虩八字爲爻辭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於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律不臧句小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盤桓爲磐桓師象之丈人爲大人否二之包承爲包荒而以億喪貝爲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爲自得者殆其所以爲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爲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跋沈守約易小傳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其書祇釋六爻詳論變卦多本春秋左傳占法卦爲一論又有繫辭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其中最誤者以占課家八宮世應之說爲卦變而逐卦注於其下如姤曰乾宮一世復曰坤宮一世之類此其誤不始沈氏唐陸德明釋文中已有之而荀慈明解隨卦曰隨者震之歸魂則漢儒已先濫觴不知占課之說始自京房而揲蓍變卦則源遠流長實自三古認子作母斷不可也

周易總義跋

山齋易氏周禮總義世多有之其周易則未見也予鈔得之天一閣范氏其書頗參八宮言之類沈守約易小傳而較醇焉

周易象旨決錄跋

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後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於天下然來易自空山積悟雖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見先儒諸箋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戾者言之良可

惜也不知來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蓋其論居滇池所作南沙於書無所不窺而易爲尤邃其博引諸先儒之說最爲該備來氏遠不逮也以予所見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而時時有予所未見者卽以吾鄉先輩易解如宋之王先生太古明之黃先生南山其書今不可得矣而南沙皆引其異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其書名曰周易象旨決錄計上下經五卷大傳二卷

題涂氏易疑擬題

涂溍生字自昭江西宜黃縣人而東里稱爲臨川鄉貢進士蓋宜黃之涂乃著姓而臨川則溍生所移居也溍生易疑擬題一冊見菉竹堂書目而遂其名所著易主意一冊見東里集所著易義矜式見江西通志其擬題者皆其問目貫穿古人之說而質難之極爲博雅非如近日科舉之所謂擬題也其易主意當卽所以答擬題之疑矜式則應舉程式文字也予初見永樂大典中引其擬題以爲卽此二字必無足觀已而閱之知其爲經學宿儒也亟鈔之而附其矜式文字於後惜尚未見其所謂主意者

跋黃漳浦易解

漳浦先生於學宏通博達世以爲如武庫之無不備而所尤精者易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於京焦陳邵之外頡頏一家其所著三易洞璣革象新書鮮有得通之者蓋別立一變法因而重之以推前世事跡無不洞中至有明思廟時以爲當地水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時由今觀之是革命之應也先生之學神矣歲戊申復得先生易卦要說讀之則又平正通達大似東萊平甫諸家於是歎先生易學之奇且法也

跋倪文正公見易

始寧倪文正公見易其自序曰漢儒說經舌本強橛似見強解事者宋儒疏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見見強解事不如見不解事也可謂奇語又曰子雲大玄童烏共之童烏子雲九歲見也公之命名以此公於學無所不通但亦多好奇之過一切文字皆然而見易其尤甚公言見強解事不如見不解事予亦尚嫌公之強解事也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姚江黃徵君易學象數論六卷上自圖書九十之混變卦互卦之異同旁推交通雖以納甲納音世應軼革之法莫不搜其原本抉其譌謬可爲經學中希有之書也

徵君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竝陳則是皆書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爲龍馬之遺蛻歟抑庖犧之橐本歟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卽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洛名者以其爲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之論蓋嘗與學者言之皆大驚莫能信固難以口舌爭徵君之言發源自薛艮齋艮齋謂自來緯候諸家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爲地學之書苟其是者不可以緯候而廢也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禹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尚書中候曰禹自臨河受圖注云括地象也尚書刑德放曰禹得括地象圖堯以爲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於河始受圖言治水之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實龍馬之說所由起也而所指則猶主方輿之圖自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於天一地二之文并以九宮太乙之數爲九疇者而并緯書而失之蓋惟圖書爲地理故王者之迹旣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不知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歎至以比之鳳鳥不然馬毛之旋旣有據之以作易者矣卽其浮

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述夫子猶思見之豈得別爲一易乎禮器成於漢儒誤解論語而又依傍緯書於是以河出馬圖爲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萬編修斯選嘗曰大禹治水乃有河圖周公營洛始有洛書故作顧命時洛書新出尚未得與河圖竝登東序是又疏證之最精者今人徒泥於河出洛出之文以爲此必沿河溯洛而得之者眞解經之固也同里李桐曰尚書出孔壁儀禮出淹中不必皆有符瑞諒哉徵君於易遠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九有功於易者此論也若其談總象予頗多以爲不然者則別見於予說易之書

題仲氏易

百年以來論古之荒謬者蕭山毛氏爲尤毛氏之論說經爲尤諸經之中易爲尤錢唐龔鑑嘗曰毛氏蓋讐其兄者也予曰何以知之曰聞其書之名則友恭之意藹然及讀之而爽然愿者齒冷強者髮指毗裂矣非讐其兄而何甚矣夫其兄之不幸而有此弟也予爲之一笑乃記其語於卷端

跋夏柯山尚書解

王滌南曰宋人解書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旣不若先儒之窒又不爲近代之鑿當爲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

知有夏氏益未見林氏本故也夏解妙處大抵皆出於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可數也按夏氏之解出於乾淳閒其時王氏蘇氏之說方行蔡氏亦崛出而河北學者獨盛宗之可以見其爲尚書家眉目也明初須諸經於學宮書以夏氏蔡氏其後始兼采鄱陽鄒氏季友三家之中夏氏爲首是洪永閒猶用之也曾幾何時專門之學盛而是書束閣矣嗚呼專門之學宋人所以詆黨局也豈意其爲傳經之識乎予鈔之天一閣范氏其卷首爲金華時瀾序夏氏名僎字元肅浙之龍游人也

讀吳草廬書纂言

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注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爲僞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官以取士亦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然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題禹貢錐指後

近世專門禹貢之學莫過於胡東樵者前此宋之程文簡公讀者譏其葛藤不了東樵書出文簡且束閣矣然其實葛藤猶文簡也東樵之所以張其軍在於徵引之繁使讀者舌撟而不敢語顧其最用功莫如水經乃於河水篇金城郡下則妄改洮水爲澆水濟水篇欲攻蔡九峰砰礫溪之失而自造爲北礫溪南礫溪分一水爲二水濁漳水篇因仍俗本誤以涑水爲陳水而九江則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世所竄入也卽此數者其於水經可知其於禹貢亦可知矣詳見予水經注重校本中因以語學者莫深信也

題古文尚書疏證

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

跋范遜齋詩補傳

東海尚書刊經說於遜齋之詩傳缺其名豈失攷宋志耶宋志所載三十卷其數與今本符其爲遜齋書何疑尚有解頤新語十四卷詩學一卷而今亡矣東海所刊詩諸家皆劣以遜齋之書爲佳遜齋浙之金華人吾友鄭篔谷贊善謂遜齋曾劾趙忠定公蓋其人不足道按宋史光宗受禪召忠定於四川未至遜齋論其稽命此於忠定無大疵非如後來京鏜輩所論也豈遽足以累遜齋乎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禮記爲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出漢儒輯舊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爲割裂顚倒有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以衞正叔集說爲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各有淵源如此

跋衞櫟齋禮記集說

崑山衞正叔先生薈萃百家之言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取極博而已不厭一語焉其言有曰歷攷諸家訓解發明經旨者固爲不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云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又曰近日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但各自有意在學者理會如何耳又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於人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獺祭以成書矜爲自得或墨守一家堅僻之學者其亦可以已矣夫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伯魯之解禮記雖無大發明然在傳注之體則校之陳雲莊爲勝矣予家有張別山學士與先太常公札言其曾大父文忠公當國時請頒之學官已得請矣文忠下世而止此前人所未及記也其時別山方盡瘁危疆而郵筒還往猶能及經學之廢興故國世臣所以貴也偶檢舊笥因以志於伯魯書後

書周禮集說後

仁和嚴十區篤好經學雍正癸丑四月以散館入京贈予周禮集說十二卷爲前代文淵閣藏書元吳興陳友仁所編也友仁自序言得此本於沈則正家不知作者因爲增益其所未詳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以廣其傳予讀其書雖不逮訂義之精博要亦經師家一種也中間脫去地官一卷明嗣中劉氏儲秀嘗補足之今世所見皆元本未得劉氏所補友仁於五官俱有總論在卷首祇考工記無之今雕本多顚錯有在凡例綱領中者俟他日訪得劉氏本再爲釐訂其末附臨川俞氏庭椿復古編蓋成化時張都御史瑄所合刊而傳是錄以友仁別自有復古編與庭椿之書並列舛矣甲寅五日十區以羸疾下世偶繙書架爲之腹痛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南

仲龔深甫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於今皆無完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王光遠周禮至今無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畧荆公周禮存於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孔穎達於賈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顧宋人周禮之書甚少存之以備一種

儀禮戴記附注跋

黃孟清僉事爲吾鄉明初碩儒其儀禮一書析爲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其不類者載諸卷首或卷末各有意義又以軍禮獨闕取周官大田禮補之及禮記載田事者別爲一卷惟天一閣范氏有之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盧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鈔之雖其中有殘缺然要可貴也是年予罷官歸始鈔是書於范氏於是儀禮之書自楊氏敖氏外添得宋人二種明初人一種插架稍生色矣國朝諸儒儀禮有張氏爾岐萬氏斯大應氏撝謙吳氏廷華四家皆佳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爲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於胡傳而仍失之者是書通志堂未刻流傳亦頗少予鈔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

跋黃黎洲孟子解

黎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蕺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愼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黎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闢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爲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爲妄其解畢郢則宗孫疏以爲楚地不可解也

師說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集注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愚謂君子泛指夫人而言不當專屬二子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宋儒自嘉定而後多流爲迂腐其所著書有絕可笑者程復心四書章圖亦其一也每章爲一圖而爲之別白其岐趨如儒則有君子小人之分學則有古爲已今爲人之分達則有上下之分但每章如此不亦愚耶是亦何勞爲之圖乎永樂大典載此書

跋古本大學

古本大學鄉先生黃孟清僉事言之最精新建之說出其後不若僉事之渾成也僉事曰三綱領後自知止以下至此謂知之至也正解格物致知而包舉八條目於其內所謂當格之物在身心家國天下當知之事在修齊治平其引淇澳之詩曰學正釋格知曰自修正釋誠正皆明德也曰恂慄曰威儀正釋齊治平皆新民也曰盛德至善則釋止於至善也曰前王不忘乃三綱領之效也下文雜引詩書又釋三綱領而以此謂知本二語貫前知所先後以結之但宜挑出誠意一章於其後則渾全矣予友謝御史石林方集大學古說書以寄之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有明三百年經師寥寂而季長沙郝給事稱爲雄霸二人之不肯苟同於先儒者皆觕觕如也其可傳處以此其不可爲訓處亦以此學者易其心而讀之可矣先儒之說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固當博攷之深思之力求其是若豫儲參商之見以相尋於口舌是則經學之賊也和靖先生有曰說經而好奇亦何所不至矣三復其言不禁悚然吾友杭董浦最推給事以爲在長沙之上予則謂長沙尚有敦龐渾穆之氣給事頗嫌其辭費而支恐尚非長沙匹也士盡原伯魯之子聰明錮於茅葦以講章爲經學可爲痛心於是豪傑之士憤而有激而立異之書出矣而蚩蚩講章家以爲是所當火其書者也豈知其中固自有不可抹殺者乎如長沙郝給事皆在乎學者之善讀其書乎

石渠意見跋

少讀牧齋初學集盛稱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有功經學顧無從見其書既讀黎洲明儒學案見所引入書中者幾一卷猶以未得盡窺之爲恨今年始鈔得之天一閣范氏端毅勛業乃司馬溫公范蜀公流輩行年九十尚續此書不輟神明不衰可謂偉人其大學改本即竹垞西河二公亦未見也吾友謝石林侍御方輯大學足以輔翼朱子者也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文懿在宣正閒與黃僉事南山共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實踐而未有後來門戶紛爭之習故其宗旨不傳黎洲但爲南山列學案而不及文懿殆考之未

詳也文懿諸經流傳於世者少蓋其於先儒多異同讀王文恪公所作墓志則知當時能傳文懿之學者希矣故雖黃泰泉尚不能無訾然文懿但就其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必立異於先儒之見斯其所以爲宿德醇儒而後來之翹然自異者弗能及也南山篤信傳注而文懿反是然文懿所最推重者南山耳各遵所聞而行所知要不害其爲五味之相調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七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史公作漢表一往夢錯其於韓王代王尤甚按高帝二年十月使韓太尉信擊韓王鄭昌降之卽立信爲韓王六年正月以雲中雁門代郡立兄喜爲代王同日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封之都晉陽已而信請治馬邑許之益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爲信都非徙王代也史公於秦楚之際月表二年已書信之封韓而五年則書曰信徙代不知信未嘗稱代王其謬一也且信移治代之馬邑亦在六年非五年其謬二也乃於漢興諸侯王表則曰高帝二年信元年都馬邑則又以信初封卽在馬邑其謬三也五年曰信降匈奴國除則信尚未徙封而已降其謬四也乃若代王喜以六年封以七年失國九年立皇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徙如意爲趙王而代不置國十一年始立文帝爲代王今年表則曰九年喜失國是滅如意之年以增喜之年其謬一也又曰是年復置代都晉陽按九年代未嘗復置且復置則其王爲誰其謬二也文帝王代始都晉陽前此皆都代亦不得曰

九年都晉陽其謬三也

讀齊悼惠王傳

齊哀王首舉兵以誅諸呂其相召平不從而死賴魏勃以集事則平固應誅而勃當封乃吾觀功臣侯表文帝封召平子奴而勃大為灌嬰所責則何也曰是漢君臣有為為之也蓋平殆守常而不達事變之人非呂黨也而文帝已深知後世必有藩國之禍如吳楚淮南燕者故其封召奴所以振張尚王悍韓養輩之名節也即灌嬰之責魏勃亦所以預防閒忌伍被之徒也有憂患焉雖然就事言之則未為得其平非中道也斯濟北王所以怏怏而啓釁也

讀王陵傳

曲逆侯絳侯之對王丞相何其料事之神也致堂謂二侯奚以知已之必後太后而死吾以為此二侯既成功史家從而夸其詞耳觀曲逆侯自請居禁中方且避禍之不暇何嘗有成算哉倘有成算則是時二侯既籌之熟矣其後事將決裂猶且燕居深念計無所出直待陸賈進交驩之說而始恍然大悟以五百金為絳侯壽何也史家於此亦自相矛盾而不知矣吾意二侯之對必曰方今柄在太后姑從之而徐圖之此則近於人情矣

史家附會之語戛之可也

讀魏其侯傳

太史公淺人也其以竇嬰與田蚡合傳三致意於枯菀盈虛之閒所見甚陋凡太史公遇此等事必竭力形容之雖曰有感而言然不知嬰蚡之相去遠矣漢之丞相自高惠以至武昭其剛方有守可以臨大節者祇四人王陵申屠嘉周亞夫及嬰也故予嘗謂亞夫當與嬰合而嬰不應與蚡合亞夫與嬰竝以討七國有名其功同竝以爭廢太子見疏其大節同竝不得其死其晚景亦同嬰之傳中但當序其討七國爭太子崇儒術以見其長而於其末畧敘其為蚡所陷以死至於灌夫等事則別見之蚡傳可也蚡本不應立特傳但當與後此之淳于長同附外戚傳中可矣嬰有臨大節之勇而惜乎其不學雖崇儒術而未嘗有得向能杜門養晦以息機則淮南之禍蚡必族蚡既族嬰必再相嬰得再相必能引進汲黯之徒有大節者而與之共事不亦善乎乃以牢落之故喪其身於灌夫此則吾所以為嬰惜也雖然三代以後人才難得終漢之世其可以繼此四人者元帝時蕭望之武帝時王商哀帝時則王嘉望之與嘉又稍參以儒術其餘皆不足以當臨大節之一語然則嬰豈

可與蚡同傳哉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於齊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慙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穀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列傳言弘奉祿皆給賓客家無所餘今以雜記之言觀之恐亦虛矣汲黯廷詰雖畧得其大槩要之發露隱情不若此之盡也

讀魏相傳

厚齋謂弘恭石顯之禍開於弱翁蓋其由許廣漢以進亦刑人也不能制恭顯宜矣近者何學士義門非之謂弱翁欲由許氏以發霍顯弒后之奸耳附會宦官則非其所爲也予讀褚先生續史記相以府掾陳平等劾中尚書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死或下蠶室是則弱翁阿附宦官之明文也宣帝以刑餘爲周召其所由來者漸而宰相因以之逢君厚齋未曾引及此而義門亦攷之未詳也少孫之書時亦有足采者此類是也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

文帝封誅諸呂功臣殊不叶人意如城陽濟北平陽曲周而外陸賈亦未賜爵而獨封召平之子豈以齊哀王之起兵爲反耶如以齊爲反則文帝自代來殖少帝是亦反也總之因諸臣初有立齊王之議而賞罰俱失其平不謂醇厚如帝而有此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城陽濟北二王竝預誅諸呂之謀而論功則城陽更大文帝以其初將立齊王而絀之亦已隘矣遂使濟北卒以失職反而城陽獨不有怨望之跡賢哉抑不獨無怨望之跡而已吳楚反時膠西連絡諸齊（時齊國分爲七王）其四皆同之齊濟北王志亦與之獨不及城陽史記載諸齊之語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弗預事定分之耳是可以見城陽失職不改忠節且能素約勑其子孫故諸齊逆料其不從得免汙染城陽眞不可及哉班史削去此語予特表而出之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高帝世臣當諸呂時平陽侯曹窋功最盛次之曲周侯子鄜寄而事定論功不及焉平陽爲御史大夫卽以文帝元年免及景帝時曲周并失侯矣予嘗謂文帝亦少恩當時大臣論功亦難逃其責也然二人者不媿於高帝矣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七國既敗乃下詔令諸將以多殺爲功想見天姿之刻薄追思殺三公以謝七國不亦恥乎予嘗謂景帝最庸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讓能景帝出其下矣既敗而始令多殺何不追雪三公耶

讀魏志王淩傳

王淩謀討司馬懿而不克懿以軍至雖五尺童子亦自知不克全矣而謂面縛出降以望生無斯理也又謂淩乘船徑就懿爲懿所拒至中途乞灰釘以嘗懿之意而懿予之始自裁淩之庸謬果如此豈能討懿者亦不應爲當時人望所屬矣又謂懿臨死時見淩爲祟則淩之神明早澌滅於請降請灰釘之日而死後能復振乎此史臣謬采誣善失實之詞而不知其非也曰然則史之所記非乎曰此乃司馬家兒所以謗淩之詞也淩志大而才疏其敗也必有麾下內應於懿縛之以降者其乞灰釘也蓋惟恐不速死而非有冀於懿之宥之也夫然故大呼賈逵之字以求諒於神溫公修通鑑亦仍舊史之謬不可解也

讀魏志曹爽傳

舊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爲曹爽其一爲王叔文王伾爽以曹氏宗支有見於司馬氏之難制奪其官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駕馭奸雄之非其才也委任何晏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司馬氏既覆而司馬氏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伾有見於宦官之難制奪其兵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中貴之勢之極重而難返而二人非其才也委任八司馬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於宦官既覆而宦官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歸矣叔文伾之事范文正公頗昭雪之今上又取其言而表之可以稍爲平反而爽之冤千古無言之者嗚呼八司馬當時幸而不死皆有文章經術傳於世故後人尚有昭雪之者何晏實亦八司馬之流浮躁率露則有之其心豈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復邀有心人之原諒其可傷也雖然叔文伾無兵柄八司馬亦不過才人耳故不足以制宦官爽有兵又有桓範之謀而不能用則誠癡兒也

讀魏志鄧艾傳

鄧艾之將畧雄矣然其人則粗疏以故爲鍾會所播弄而不自知以此觀之昔人謂江油之師可坐縛者亦非過也

書諸葛氏家譜後

方遜志謂諸葛兄弟三人才氣雖不相類皆人豪也當司馬昭僭竊之時征東拒賈充之言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爲忠義豈非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訾之謂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爲斯言者必賈充之徒揚雄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善哉斯言予觀東漢之末東南淑氣萃於諸葛一門觀其兄弟分居三國世莫有以爲猜者非大英雄不能厥後各以功名忠孝表著而又皆有令嗣何多材也東吳自周瑜魯肅既亡苟安偷息莫敢謀及北方太傅惓惓出師差強人意惜以不密殞命逆臣腐儒嘵嘵所謂成敗論壯士者耳太傅不死北方未得高枕臥也衞將軍父子仗節爲兩漢四百餘年任網常之重蜀志尚多貶詞可謂無人心者副軍師終身不向晉室而坐崢嶸龍種要不與狐兒鼠子等也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日知錄據薛昌序鳳翔法門寺碑謂碑以天祐十九年立而其文已稱茂貞爲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茂貞先自稱秦按資治通鑑攷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至是時始自岐封秦也據此則茂貞稱秦唐莊宗實錄可證顧氏偶失記也若溫公謂無以秦封秦之理疑其未嘗自稱則又非也茂貞之封岐王乃唐所命其稱秦則私署耳莊宗以新天子錫命諸藩卽其所自稱而授之理當然也尹洙五代春秋開平二年秦人來寇雍州至同光二年秦王茂貞薨皆書秦不書岐而何光遠鑑誡錄馮涓告蜀主莫若與秦王和親然則開平篡唐茂貞卽以秦王稱制矣通鑑始終書岐王誤也因牽連書之以申顧氏之緒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王益柔在熙寧時老矣而通鑑之成他人讀之僅一紙卽欠伸思睡獨益柔讀之終卷何其老而好學耶進奏院之會雖小人借之以傾君子但益柔所爲傲歌歌倒太極命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叛則不可爲訓也其禍蓋自取之

書宋史夏竦傳後

明崇禎閒流寇之亂楊督師榜於路曰有能得張獻忠頭者封萬戶侯甫翼日而幕府堂皇庖壁之閒亦有榜曰有能得楊嗣昌頭者賞銀三錢督師以是失魄卒喪師殞身偶讀孔經父說叢則固有先乎此者夏竦西征

揭塞云有能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窗西平王已而市中有榜亦云有能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夏遂大沮嗚呼猶虜行事不約而同如此夏氏之得以功名終者幸也經父又言夏議合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密處置軍馬糧餉等事封鑰一大櫃中一夕失之夏進兵之議遂格猥乞解罷然則使夏終迷不復必有如獻賊中道劫取督師令箭翻城之事草竊之徒亦可畏矣

再書

夏安期在宋史頗多褒語而經父言其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毫如平時安期之死其子伯孫亦如此嘻異矣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搆禍無罪就死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事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者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而至此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致堂籍溪五峰茆堂四先生竝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於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歿後廣仲尚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履兄弟遊於朱張之門稱高弟可謂盛矣宋史別列籍溪於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溪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相諱言之後一時誦其輸對疏者以爲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況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茆堂還朝秦相問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慍因謂茆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茆堂曰唯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茆堂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其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茆堂欲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祭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茆堂自不爲秦屈不一而足非以致堂之牽連也予擬重修宋史謂宜攷諸胡祖孫三世顛末合爲一傳以表之籍溪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尚有胡

居士熟藥正舖牌卒成一代儒者眞人豪哉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靖康之難馬時中抗詞以復辟事申邦昌徐師川挂冠以去至以昌奴呼其姨皆得書於國史而此外如吳享仁已僅僅附見於時中傳至喻汝礪之捫膝不屈則竟泯然矣喻以知名士淪落況其下焉者乎虹縣尉徐端益不拜僞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議雖其人微然卽此一節已自足傳顧僅見於華甫先生集可歎也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程子然於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虜自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亦有劄子勸之去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於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不然安止亦須爲從官然則安止眞不媿爲文靖子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弗入奏議於其中蓋以當時尚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奏議尤不可不行於世安止聞之遽梓之於延平蓋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爲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於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於紹興丙辰七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胡待制不附秦檜以致殺身本傳載之甚詳而羅鄂州新安志不書焉篁墩以爲鄂州終以其父之嫌不盡所言鄂州賢者豈有此耶及見朱子褒錄高登狀言待制官靜江因檜父曾令古縣欲爲立祠高方爲令持不可待制誣以罪下獄鍛鍊之訖無罪狀而止然則待制非能忤秦檜者也當時忤檜之人本非一輩容有求附於檜而反忤之者待制卽忤檜亦此輩耳後村集謂待制逮捕高母死舟中高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檜素蓄憾卽下高靜江獄比至而待制爲漕使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有天道焉嗚呼待制恂恂儒者常命其子仔采摭經傳作孔子編年五卷又嘗請復孟子於講筵末路如此良可惜也高於靖康中已與陳東上書力陳六賊之罪又言金人不可和卒忤檜以死朱子旣請於

朝又與留衞公言之始得贈卹而宋史不爲立傳誣善失實一至於此

跋宋史史浩傳後

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爲梅溪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薦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諸公皆爲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終當在正人之列其一參政二丞相一樞密皆不免清議史臣特著獨善先生及璟卿蒙卿三公世有補宋宰相世系表者史氏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尚多賢者不祇三人而已文惠少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其平土寇行義倉極爲眞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相位不聽遂食祠祿於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吳泳鶴林集內制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寧宗御書滄洲二字賜之卒謚忠宣宋人有書判清明集皆以載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爲諸兄弟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羅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宜患難之所志傳遂度於將來仕終寧海尉其詩後爲宋梅磵所刻以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儒許與不苟則自樂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守之文惠孫也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陽著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肄不倦寧宗書碧沚二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十二郎知否愚以爲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爲一傳獨善與蒙卿爲一傳璟卿別爲一傳合爲一卷碧梧翠竹以類相從庶潛德不終湮而宗袞亦未嘗不籍以吐氣也

跋宋史趙雄列傳

趙衞公相孝宗力主規恢又有保全朱子之功然其晚年乃排南軒先生則大累平生矣本傳直書其事古之名臣往往一生多所建樹而但以一二節爲人所少者眞可惜也特衞公有良子開禧中殉蜀難史臣沒而不書因歎唐有宰相世系表則雖瑣瑣任子皆得附名汗簡而宋之殷畧至此不可謂非不幸矣程史衞公子希光名昱少苦學以司馬周程爲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埽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先是吳挺帥蜀衞公言挺爲人雖細密警敏而敢於欺君父恃其險巧愚弄士

大夫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西人以其二父故莫不畏之挺死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僭叛希光每念衛公此言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不果於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遺書成都帥臣楊輔勸以舉義辭旨激切遂絕粒臥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於外置一劍枕閒每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止如是數四卒不食而死時倦翁兄德夫在蜀幕故具知之予攷逆曦之變宋史於死節者載之頗悉希光以宰相子有此忠義獨不得豫表揚之列然則潛德之不章者恐尚多也因書之衛公傳以見宋之世臣雖衰尚有仗大節如此者衛公論吳挺事本傳亦失載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爲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持廣東廉節除祕閣奉祠葢尚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嘗受春秋於五峰胡氏之門愚攷五峰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姑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閒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峰時卽甚少亦當及冠果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峰弟子寥寥寡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閒大異相去懸遠於嶽麓弟子吳趙輩尚稱後進則譌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爲最長致堂茆堂皆與五峰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軒昌明交定之學最爲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譌耳

跋岳珂傳

鄂王諸孫倦翁最有聲於時其禮記之學則爲衛正叔以後第一其桯史諸種則多足以備宋史之遺其玉楮集則爲嘉定一名家若其上吳畏齋啓悱悱以閧禴兵隙爲寒心力言招僞官遣妄諜無補於事允稱志識不羣者矣然予攷張端義奏疏劾史相國彌遠城狐社鼠布滿中外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之在臺諫袁韶之在京畿鄭損之在西蜀馮楫之在殿巖吳英之在許浦岳珂楊紹雲鄭定蔡輿之在四總借天子之法令吮百姓之膏血外事苞苴內實囊橐何居乎倦翁而亦預此列也宋史於鄂王附傳甚畧而徐鹿卿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典利橫斂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鉤攷親

得其實珂辟置貪酷吏開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四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諸民皆感泣奉命珂坐是罷又杜杲傳珂爲淮東總領杲以監崇明鎭事隸之議不合求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珂怒杲曰可劾者交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貧薦錢劾之朝廷察其無虧三劾皆寢又袁甫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然則珂直掊克忮深之小人得無有媿於乃祖乎倦翁生平頗景仰朱子具見程史所錄其所爲不當至此抑或邑取而行違者耶本傳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諱而然偶與吾友厲二樊榭言之爲之太息

跋宋史陳謙列傳

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是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爲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佛肹當爲一出況平原託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胸中早秩然矣平原既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於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起再蹶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爲罪者宋史詆其呼佗胄爲我王以予攷之說部則莆田陳讜之事也讜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會謂以益之風節而出此乎宋史之妄如此

跋宋史鄭丙列傳

慶元道學之禁濫觴於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攷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守至今聖節不許僧子升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卽泰之也程史丙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獎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會覿援將召用丙力爭之大臣多譖爲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吏書王公謙仲方丞宗正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薦如是雖古之名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彼猶晚節竟相背而馳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法也

跋宋史袁韶列傳

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已而去益嘗攷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鎭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

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闖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遏更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飾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史袁卒爲婚姻故亦共諱其事清容亦欲爲祖諱故言之不盡予特爲著其事以補史闕

讀明高皇帝紀

高皇一朝事予不甚當於心曾見於謁孝陵詩以其殺戮無度也其最有功綱常者爲宋追討叛臣蒲壽庚之徒加其子孫以禁錮此足大快人意而實錄不書故本紀亦畧焉或疑此事爲無徵按吾鄉袁太常柳莊爲其先進士作忠義錄內載四明制置使趙孟傳子高皇發遣以其降元也是則最可信者矣夫沈充之後有沈勁故惡惡不及於子孫此舉雖非中道然足以寒亂賊之膽況又無所爲而爲則高出於漢祖誅丁公之上也

跋明史楊守阯傳後

尚書之卒閹中已爲議謚而楊新都尼之尚書於易名之禮實無媿新都爲屠襄惠公修宿憾焉君子非之曹石倉記其事然乙酉江上之役其後人尚寶司卿德周以爲請詔謚文肅是則諸野史皆未及也事見吾鄉林都御史時對集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南都已有爲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之會北來者以

太宗檔子所言雪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謚曰襄愍此見吾鄉高武選宇泰集按鄺舍人嶠雅已有詩紀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

太宗密謀死亦以之得雪異事也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南都補賜累代名臣謚法李映碧請及尚書而終不與焉亦闕事也予曾見吾鄉沈侍郎延嘉集其在東江爲尚書草謚議曰襄毅及讀倪職方無功集則尚書之謚乃忠定也無功越人且於朱氏爲戚屬必有據或侍郎所擬乃初謚而後改定之今亦無知者矣

讀明史張春傳

太僕以崇禎四年陷於東天聰之五年也凡九年而卒崇德之四年也顧以

太宗實錄參之明史則事不甚合又取何棨所作太僕傳參之二史亦不甚合實錄

太宗令太僕上書莊烈帝勸令講和太僕曰此事必不可言我係被執又非所宜言

太宗遂不復強而明史莊烈既遙加太僕以憲節太僕有疏請議和遂爲劉孔昭所劾有司請削太僕所加憲節帝雖不從而有司竟收其二子下獄至於死則大相矛盾夫使太僕果勸明以和亦不害其爲忠然終不如實錄所言之凜然且使太僕既奉

太宗之命以勸和實錄何以反諱其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一也當時俘囚諸人如德王嘗上疏於明以勸和鎮守太監亦嘗上書於明以勸和實錄皆備載其文何獨於太僕之疏而諱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二也吾故曰實錄所據乃當時檔案必不錯其錯當屬明史然明史亦不應鑿空撰爲此事或者當時之人有冒太僕之名以上書者因招孔昭之劾異國遼遠莫能覈其誣耳何傳亦不載此事然則究當以實錄爲定也

書明遼東經畧熊公傳後

明啓禎間東事之壞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時大臣才氣魄力足以擯拄之者熊司馬一人耳古稱溫太眞挺挺若干丈松雖磔砢多節自是足用司馬之卞急忼厲蓋亦此種用人者貴展其才原不當使一二腐儒操白簡以議其旁也關門再出廟堂諸公忌其有所建白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浸奪六十萬兵平遼爲之掣肘時江侍郎秉謙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必誤國事不幸言而中矣當國者苟有人心卽寸斬撫臣以謝經臣猶且不足反以不能死綏罪之是猶東烏獲之手足使力不勝匹雛者代之任重及厥而僨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爰書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昇太僕周公朝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上疏褒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力持以爲當死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襄愍公銑并司馬耳曾死於西熊死於東英雄之所遇一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八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答祿與權著子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於世者惟太行山隱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尚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申君非明宗子黜竄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焉馬伯庸以宿憾發之於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於元史本傳續資治通鑑綱目葉盛水東日記諸書今依外史則伯庸亦同草詔者按是時奉詔書其事於脫卜赤顏者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而播告中外之詔道園草之不聞有他人也且使伯庸預聞是事方且株連是懼掩諱不遑更何暇爲道園下石況中丞竝非簪筆之官大抵爲傳聞之失也若閒中今古錄又以大事記爲劉尚賓作或者別有一書俟更攷

書翦勝遺聞後

野史之妄不足信者多矣偶閱徐中行翦勝遺聞有曰中山王徐達北征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達引軍歸帝時方盛怒戒閽吏曰達入愼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疑必有變乃拔劍斬閽吏奪關而出帝因使釋其罪令謁達不允帝不得已視之舟中達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願弗爲耳且吾不擒元順帝亦籌之熟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古之臣子未聞有得與君相爾汝者況明太祖之嚴乎斬關殺吏是何語也

跋甲乙倭變錄

張侗初甲乙倭變錄雖所志止松江然多足與其時督撫諸公傳相參證者其載明初吳淞一帶海防則百世之案也所載四辨士蔣洲陳可願爲吾鄞產而華錦之遺出於周述學乃越產皆在浙東三江固多奇人哉

讀全黔紀略

李公茂嗛全黔紀略一卷毫無自矜之語亦無所歸咎於人但於按臣史永安有微詞耳可謂君子之言吾鄉先正當明季不媿封疆之臣者一爲公一爲高公守郎功其事相等李公功爲奄黨所攘史永安乃奄黨而高公爲陳演所抑俱不蒙上賞明之賞罰顛倒如此

國史唯疑跋

晉江黃相國東崖國史唯疑黎媿曾嘗見之云有一尺許周櫟園許爲之刻而不果相國歿後媿曾訪之其子知章云經亂散失不全矣李化舒曰三山高雲客鈔有副本雍正壬子予從同里范太守筆山家鈔之祇四冊殆亦非足本也

跋勺中志略

予家舊藏勺中志略原稾爲劉若愚手寫本其中塗竄頗多與近本閒有不同而黑頭爰立伎倆一卷載馮涿州通奄事跡較近本更詳予聞涿州再起惡熹宗實錄害已遂焚其書是兩朝從信錄所由補也然涿州能去大內之籍而不能杜名山之藏姑無論東林遺老史筆成塚卽刑餘如若愚其所著述有終不可得而滅者則何益矣噫

題東江事跡

凡杭人無不訴毛文龍之冤者其昧於鄉里之私而所見如倉父可一哂也文龍絕無可以牽制遼事者而但以鞭長不及自大跋扈恣睢有取死之道此了然者惟是崇煥亦尚無恢遼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殺文龍爲先著則已疏矣是時卽少置文龍亦無害於恢遼之計也既殺之矣其所以爲東江善後之計者又未盡以致有異日之禍是則崇煥之無所辭咎者爾方文龍交搆經撫其罪卽可死不待是時而是時反失之驟者以崇煥所處言之也至於將死而叩頭乞免斯則文龍之所以爲文龍矣或曰文龍之死由於華亭陳仲醇授意於錢閣學益屬妄言

題雪廬焚餘

雪廬焚餘一卷趙維寰所著也不足稱史學惟其中論袁襄愍斬毛帥事得其平襄愍地下亦當心服者也當采之入明史

蘧編題詞

福清葉文忠公蘧編蓋其年譜也而足以證國史其中述黨事甚詳當時諸君子多咎文忠蓋亦責備賢者之意文忠欲收西涯之功而不得者也豈可以阿附加之哉編中極言魏忠節公受吏科之非尤爲詳悉忠節若不受吏科之命可以免阮大鋮之毒噬矣斯則老成明哲之言也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跡

十九忠臣孟公有子附焉故爲二十而南都又益以陳侍御純德則二十一矣

世祖所賜諡無純德此必有說今明史仍以二十一人入列傳嘗聞之黃先生曰甲申之難陳侍御在俘戮之列而雜入之意者以此不預乎是時大亂搶攘未敢遽信一家之說而茂之然亦不可不存其說

賊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嗚呼此結有明一代之局者也高皇帝三百年鼓鐘之澤烈皇帝十七年蓼莪之誠於是乎燐是科以邊警阻隔貢士之副計車者不能前詔書特改試期於秋仲倥傯釋褐未及題名太學而國已亡通州閣學由庚辰進士第二不三年遽大拜又驟越同事三相副井研閣學主省試蓋遭遇之最隆者鼎湖之役井研已賜歸徘徊闕下偕通州蒲伏賊營以遭戮辱而相傳是科館選流賊密令山西巨商主之凡求讀中祕者巨商卽招致之爲納賂於宦者無不得及城陷牛金星大言曰新翰林尤宜速報名諸人始悟前此來招致者之爲賊也內負疚而外畏禍逡巡而出盡汙僞命第一甲三人無論已三十六庶常不得免者三十四嗚呼是館閣未有之恥也以是知君子之守身必無可貪緣幸進之理而當時苞苴之詬如此亦不可謂非亡國之君矣予嘗得流賊所授降臣官簿一冊頗與諸野史所紀不同金壇周鐘以勸進撰表得檢討最幸夷陵黃燦納貨五千得編修華亭朱積引見同年得檢討西鄉楊棲鸑得直指豐城史垂譽雷化李呈祥竝得禮儀從事嘉善魏學濂得戶司務晉江楊明烜得順天安撫晉江張元琳得關門防禦遂平魏天賞得兩淮運副東莞張家玉大興史可程懷寧劉餘謨眞定梁清標安福劉肇國山陰魯棨昆明龔鼎韓城李化麟晉江王九雲會稽王自超新喻萬發祥皆以庶常留館下此則盡改爲縣令南昌羅憲汝得遷安番禺劉廷琮得內江麻城傅學禹得長安杞縣何胄光得井陘陽城白胄謙得南鄭淄川高珩得襄陵掩縣張端得仁壽項城趙頴得大名武陵胡統虞得曲沃清苑張元錫得武功大名成克鞏得華陰崇德吳爾壎得蒼溪就中惟張家玉不入朝捕至不拜縛端門者五日釋之遂投書喻賊賊又臨以刃不動賊必欲授以官家玉忽遜詞受之人皆疑焉不知其以此乘閒而逃也萬發祥則爲耳聾且毀面賊怒夾之亦逃去吳爾壎詐爲將之任者得逃其後家玉殉於增城最烈發祥殉贛關兩壎殉江都蓋三十四人中之孤鳳也魏學濂亦終死要不失爲晚蓋其餘則皆已矣幸得不預者二人達州李長祥其後閒關戎行累起累蹶事敗行遯不知所

終最稱完節而其一亦不終散官則全椒吳國龍得待詔宜興吳剛思得禮儀從事清苑王爾祿得戶從事無錫秦汧得禮司務井研胡顯得中書常熟歸起先得西京留守經歷安邑呂崇烈得屯田防禦鄞縣徐家麟得山東防禦涇陽武愫得淮陰防禦安邑王道成得青州防禦宛平楊璥得揚州府尹掖縣姜金肩得□州府尹全椒吳國鼎得濟寧令津江程玉成得山西學正而如吉水鍾性樸之降於路者尚不在此數焉龔鼎程源再亂滇中鳴呼有明中祕禮絕百僚而甲科亦最重於流輩一時喪亂士失所守竟攘攘至此悲夫南中解尚書學龍再定六等逆案傳聞不甚有據如家玉發祥反誤入之而得脫者甚多後世將何所信焉予之詳錄而不諱也殆以爲百世之戒雖或觸孝子慈孫之恨而不恤也雖然莫謂是科之人止此也澤州孟章明隨其父刑部侍郎兆祥殉京師清苑張羅俊與弟光祿卿羅彥殉保定三原石崑以佯狂死南中之亡歙縣凌駟殉河南孟津陳燦殉洛陽鄞縣周志畏殉江都無錫龔廷祥殉江寧江都梁於涘殉萬安崑山顧咸建殉錢唐其起兵者掖縣劉允浩殉建昌瀼陽史夏隆殉吉安烏程溫璜殉休寧華亭李待問殉華亭嘉定黃淳耀殉嘉定宜興盧象觀吳江吳易殉太湖而長洲劉曙亦以謀起兵死閩中之亡江都鄭爲虹殉仙霞廣安歐養素南昌熊緯殉汀州行營晉江郭符甲殉晉江其守贛而死者京山楊文鵬錢唐姚奇胄南昌龔棻而休寧吳聞禮殉永豐南昌周定祁殉廣信浙東之亡吳江王景亮殉三衢海寧俞元良殉海寧錢唐徐復儀殉會稽監國魯王入閩莆田林明海寧湯棻殉興化侯官林銓殉福清而閩縣林之蕃亦以謀起兵死粵中則山陽朱日昇家居以通表事洩死孫賊之難嘉定羅國瓚殉虔南晉江郭承汾殉貴陽而宜興吳貞毓亦以孫賊死滇中之亡廣安鄧思廉殉緬甸其遁入海島而死終不食周粟者慈溪馮元飈同安沈佺期嘉興譚貞良也此外如雲南楊水言會稽余若水青浦張若羲山陰金廷詔鄞縣周齊曾餘姚李安世遂寧呂潛嘉善錢默順天李孔昭皆固守殘山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嗚呼覩於前此四十餘人十五宗之所飲泣也覩於後此四十餘人亦足以一雪死者之恥矣

跋殺寇紀畧

陳令升曰梅村殺寇紀畧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爲然舍梅村亦莫能當此者令升蓋心疑之而不敢質言也

及見林太常蠶菴所答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爲不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太常每言及漪輒切齒以爲吾同譜鄒木石何不幸生此無賴子專爲輾轉降附之張縉彥出脫按漪所作明季遺聞以出脫縉彥曾被蕭震參糾者也而萬徵君季埜則謂其中亦有可節取者今觀其議論附見綏寇紀畧者又頗爲李明睿粉飾盛稱其請南遷之疏同符吉水幾得施行而爲光時亨所阻亦子虛也三垣筆記明睿在

本朝嘗爲禮部擬進懷宗諡法尋罷官南歸呈身阮大鋮幕中其人盖不足稱故閻徵君百詩謂鄒漪生平之壞坐受縉彥之賄明睿之囑

跋彭仲謀流寇志

前太常林蠶菴先生曰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傳全無實據凡啓釁養亂徙薪潰癰以至督撫賢否將士勇怯勦撫乖宜勝敗失律始末曾未抉出至敘陷賊諸人諛以承諛更多誕妄如左良玉於崇禎癸未秋避賊南下大肆焚劫陷都震動南樞部熊明遇束手無策適李忠文公被召便宜定亂莊烈帝面諭有江南賴卿而定之語而彭氏但稱南樞禦亂功斯何說也蔡忠襄公撫軍山西流寇至境令巡按汪宗友守太原而身以兵控平陽宗友自求脫身乃請晉王連檄促之歸平陽遂陷宗友反以輕棄平陽劾蔡此山西人所不平者而彭氏竟謂蔡公不聽宗友之言以失平陽不已謬乎有明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封崇禎巳卯封皇三子爲定王至甲申年十五辛巳封皇四子爲永王至甲申年十三而彭氏謂定王年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也河南大將陳永福曾射流寇中目後因孫督師陣亡同左光先降賊賊不修舊怨永福感恩頗爲盡力而彭氏以爲戰敗殺死濟南府推官鍾性樸癸未進士易代後爲山東督學而彭氏以爲殉難是以失節之人爲死綏也翰林方以智爲都御史孔炤子陷賊不屈南歸阮大鋮誣以僞命入之六等舉朝大譁乃止而彭氏以爲降賊授庶常戶部主事介松年與前商邱令梁以樟避兵松關松年病死當時或訛傳其陷賊以樟力辨其冤而彭氏以爲官給事而降保定是以無罪之人爲從逆也周奎降賊雖被拷掠然未嘗死其於北太子一案尚預廷讞而彭氏云流寇責令挑水數日而絕閻爾梅參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刊章名捕合肥龔鼎孳救之而免而彭氏云甚於僞防禦武愫之手亦以生爲死也兵

科顧鉉雖非殉節然以捄掠絕命而彭氏入之勳進之列并不知南都曾有節愍之諡也蓋其失實尚難枚舉太常三朝遺老史學極博桑海見聞尤其身歷其所辨正甚多惜其身後子孫式微無復收拾之者因閱彭氏之志不禁爲之慨然乃述其緒言爲跋尾

題戾園疑跡一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明爲眞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然甲乙紀畧尤甚其實王之明之僞無疑卽據紀畧所言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持勅封南都獄神爲王則居然自以爲天子矣其愚而妄何如當此大亂時符丞劉肩之材不能有濟況其下之甚者乎然則便令非僞亦必無成者也張怡曰聞之賊中人太子被害於通州之東門外其說近是

題戾園疑跡二

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踪跡雜出皆流傳無據之詞也南僞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僞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浮屠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尤多當王之明未至之前已有定王南來被沈之說故左良玉檄中既沈其弟又殺其兄蓋指此其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爲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或妄謂南僞太子乃新朝所遣以眩惑南中者尤悖善乎攝政王之言曰太子果眞不過封以一王而已此言可以解天下之愚矣既係成方遂之徒安得不詠若如錢鳳覽者其心則可原而惜其不達於事理也

題戾園疑跡三

太子僞永王僞定王僞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僞則見於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蕃菴集中較之所知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留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名賢林立其聞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怪事於是有僞先帝僞福王之父恭王僞妃童氏又有僞太后乃馬士英之母房氏若僞齊王僞潞王之弟郡公僞皇姑者不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欲國之不亡得乎

題蝗蝻錄

世皆言阮圓海志在一官若當時借邊才之說畀以遠方開府或豫或黔其志滿矣不至如後來決裂也予則以爲不然小人之欲無厭試觀其一起卽奪貴陽之樞枋尋覩其黃扉一席矣安得飽彼腹乎且以爲豫撫耶是導之使北降也以爲黔撫耶亦不過稱臣於孫可望而已誰更能挽之反正者

題南都雜志

野史最多妄言如史閣部入與平軍中爲其所制其後與平漸爲閣部所感而跋扈之氣一變乃曰閣部微服爲道者始得脫賴靖南助之何其妄歟靖南固忠然於閣部始終以與平之憾不甚爲用安得此言

題江變紀畧

巨源謂袁公繼咸預於晉陽之甲當時江左諸公皆有此說李映碧曰朝中雖萬公元吉亦云然其能明也今明史力辨之予觀袁公乃厚德人必不預其事一時被劫無由自脫而袁左故相睦故有疑之者但何不死於左夢庚投誠之時更烈烈耳當時江左一督爲公一撫爲張公亮二公蓋皆思爲何公騰蛟故隱忍待之而張公不待入燕而死校袁公倍了潔也

再跋

巨源深譏姜公燕及謂其不知人而預事也然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其凶鋒不容姜之肥遯也且立死矣是時之死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死殉之耳儒者據正誼以立言責備賢者非不當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

三跋

金王定非能成事之人然使當時贛州不梗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關直抵江上外援未絕雖終非官軍之敵而圍城未易遽下且尚有退步也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以是知大命之有歸也夫

跋黎洲先生行朝錄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一卷最多訛錯蓋當時道遠不免傳聞之殊也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子取而序次之爲跋尾周順德齊曾云方公以智從亡梧江蓋丁亥也是年桂藩以閣銜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爲力辭所謂十召不出卽指此也是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爲僧也庚寅始爲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蓋失攷也萬徵君斯同云丁亥劉承胤以武岡降桂藩踉蹌疾馳遇兩宮眷衣食都乏古妮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功甚厚口授商邱伯今錄云商邱伯侯性迎駕晉封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御肅圖云金聲桓之叛歸粵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詔改封昌國公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頗怏怏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未之許今錄云封聲桓爲豫國公又一舛矣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聲桓

部下其語此事甚詳悉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閩中歷及會稽長桓舟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以庚寅之十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張二公以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然吟流傳於世亦未之攷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歸安諸生以己丑春閒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以駿觀爲樞部不知尚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更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宣麻入直不久卽去甫去而黃士俊至代之庚寅亦去今錄云己丑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燝云陳邦傅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爲別白此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滇中爭王封一案是最大節目首輔嚴起恆以此爲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其尸登岸今錄中於起恆不及片詞何也蓋自起恆死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黎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飲光金道隱諸公交尚有此失況他人乎是時吾鄉人多仕閩中而粵中最少以道梗也故先贈公頗費攷索焉

再書行朝錄

大冲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跡南歸雖庭誥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行朝錄已丑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陵國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卽爲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題所知錄

黎洲先生亟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祖五虎蓋田閒翁與劉湘客厚九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嶺表紀年則謂高必正留嚴起恆是日金堡大約朝臣共排張孝起田閒亦在其列堡啖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則田閒正不獨以與湘客厚而左袒之蓋熱中於進取耳嗟乎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尚求進不已乎

題也是錄

鄧都督也是錄質實無虛語但其責李定國似太苛定國畢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殺馬吉翔耳若欲其以一隅而抗

王師挽鄧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終爲桂王百折不降至於旁皇交阯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則天鑒之矣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曰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謂定國也今明史桂王傳於王死後大書曰李定國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卒關於王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自高皇洗湛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爲不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楳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黃宗羲者精革象之學任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曰宗羲係餘姚故監察御史賠太僕卿尊素之子思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里社子弟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答宣付史臣次年二月錄宗羲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爲御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歷書一卷因附錄之於後蓋自甲申五月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爲正朔者尚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權史者所不可畧也黃氏最精歷學會通中西顧於滄海橫流之際一小試之以厭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讀使臣碧血錄

左蘿石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卒殺陳洪範於身後雖涉於怪亦可以吐人不平之氣者也　國初凡三案一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殺謝陞三則黃靖公之倩諸國殤殺田雄或曰是皆遺民造爲此言曰然則司馬宣王亦受此言而通鑑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幸存錄跋

夏文忠公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鋮語曰此敝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足本若茂之者乃丙戌以後東澗之客代爲洗雪而削去之耳嗚呼此公之瓦裂雖滅去此一語亦不足以自蓋也

續幸存錄跋

世以續幸存錄爲夏淳古作若非淳古固不應用此名也然有可疑者其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爲中書舍人也似矣顧其序南都衆正之任用而曰先人備位小宰此何所本文忠官考功耳乃以爲小宰乎其時小宰則呂公大器也淳古不應昧於官制若此

汰存錄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錄中於浙黨齊黨有恕詞又黎洲最恨者馬士英夏氏稍寬之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溪鄭平子曰黎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

跋三垣筆記後

映碧先生三垣筆記最爲和平可以想見其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之士雖於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如映碧先生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爲弘光洗雪言其孌童季女之誣至於主立潞藩諸臣皆絕不計及又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遺臣中不沒其故君者有幾人歟於龔鼎孳直書其垣中之過不少貶更人所不盡知也其中記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楨記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雄垣則失攷也至鄭鄤一案當主黎洲先生之說而筆記所言太過耳

題宦夢錄

黃太稗宦夢錄言魏藻德之驟進由於馮銓其言足補明史然藻德之福命遜於銓多矣但太稗與李建泰善極稱之則失人也建泰本有時名故夏文忠公幸存錄亦稱之及觀其當大難時特庸人耳太稗頗譏典化受督師之命而惰然典化之才遠在太稗之上其督師非惰也實當事不可爲之時耳

題高中丞存漢錄　師守廬記畧也

王光恩入本朝爲襄陽總兵存漢錄中載之甚明其後以反而死見於高公之子宇泰所著雪交亭集光恩以反死其弟光泰入郎陽十三家軍中亦見雪交亭集而明史列光恩於高傳之尾曰以功名終誤矣雪交亭集流傳不甚廣若存漢錄則送入史館不應亦未之見也斯言蓋誤本於盧宜

題朶顏三衞宗支

明之朶顏三衞今之蒙古喇爾沁也其前事見於明史朶顏本傳後事則皆見於累朝諸實錄是冊蓋職方之底簿也在韓江馬氏藏書

中讀史者攷證力不及此然如有仿遼史之例作部落表則是冊不爲無用也東人之長曰土蠻曰黑失炭曰長禿曰納木歹曰那彦兀兒西人之長曰把都兒曰辛愛曰安灘北人之長曰納林其所屬多矣今之喇爾沁凡三國一曰杜冷郡王札世一曰鎮國公吳特巴拉一曰多羅貝勒札木殆并爲大部也方

太宗伐明時喇爾沁以軍從曾上書莊烈帝請罷兵修好書中猶稱三衞自陳不得已之故今明史失載當補入

題潭西草堂憶記

記言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已阻之事在辛巳冬次年六月始入閣然則今明史本傳謂馮尚書元飈勸宜興引興化入閣共成涿州之事興化入而背初說二輔因之搆隙其說不可信矣興化果如此此小人矣興化自記歷歷言前爲井研所阻後爲所中其於宜興似無隙也興化自以才爲上知明史不知何據坐以此說譏其始進不正吾未之敢信也

再題

思陵宰相以庶寮破格用者興化之才爲第一及其受督師之命而不前議之者多矣雖同官黃景昉亦云然其實不足以咎興化也天下豈有無一兵一將而令其以宰相之處名擊賊者甚矣其謬也史公可法論救之疏其足以雪之矣

題天南遯史

是書殆瞿罏守族人所爲故多稱先太師又間稱稼軒而述罏守之言稱之爲弟又言在罏守幕府爲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於桂矣而予攷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於詹世勛則是預於太湖集師之役者也按嶺表紀年曰已丑守輔瞿式耜同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人則是書殆即其入所作其所志罏守身後事有御史姚端有楊蠻有陽羨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蠻耳可采以補其闕

題嶺表紀年

是書未知出於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元隨周文顧成之橫至比之江陵之游七嶺外大臣唯于元瞻魯元藻不爲之屈餘雖別山不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爲稼軒孫昌文縊殺之於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山與元瞻爭爲督師激稼軒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貞士矣

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勛鎭習氣疑出自愛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必無此然士大夫亦正不可不以此爲戒也

再題嶺表紀年

魯尚書元藻仕桂王葢章曠之亞而出堵胤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爲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於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爵侍讀而召張自烈爲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爲給事杜如蘭金光豸爲禮兵二部郎張之屛金光旻爲行人當此匆匆而以收羅遺逸爲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寧士仕於嶺外者甚少以是時道斷也攷之百官簿祇三人其一曰余御史鵬起其一曰任太常斗墟皆鄞人其一曰陳工部純來奉化人太常豫於安隆十八先生中最烈矣工部不知所終御史在明史附見何公騰蛟傳中曾以監軍下湖南有勞而其後失其事予里居訪之諸余乃知爲故通政使本之後今亦絕世無可攷近始得其始末太息其從亡勤事而晚節爲曹志建所誤爲可惜乃附志之曹志建者亦鄞人也字光宇世襲滄洲衞官以　大兵故曹氏合門死王事者凡十有三人志建不知何以得起於楚官至巡按已而得道郴諸州二十餘縣駐龍虎關桂王封之爲保昌侯晉永國公加太師堵胤錫者初爲長沙守與志建善後亦爲關部方招撫忠貞營以爲用率之入衞忠貞故流賊志建畏其抄掠以兵襲之得胤錫志建恨其左袒忠貞也欲留而殺之胤錫逃入富川監軍僉事何圖復寨志建索之不得以兵圍之圖復善撫猺獞得其死力志建累敗益恚而圖復已送胤錫入朝矣志建乃欲殺圖復而御史故於志建爲中表兒弟又累立功幕府爲人所重志建用之以誘圖復竟入其寨指天日爲誓力言曹兵無他願釋甲合從以報國而志建已解兵去圖復稍信之於是入關見志建志建厚禮之請以爲郴桂道盡移其家守關既至一夕殺之閫門無遺僅二子脫入猺峒時人大以之咎御史而御史次年暴卒於梧志建自是亦不振竟爲　大兵所滅其兵敗時猶疑圖復之子導猺兵以報仇云或曰御史實爲志建所欺非有心於誘圖復者然終莫能明也初予議祀用申以後諸忠節范生鵬問予以御史何故不豫其時予尚未深悉其事未敢答今范生逝矣嗚呼志建亦忠義之後卒以悍不終而御史

受其累乃知交山幕府列傳中未易廁也

粵中版授官簿跋

粵中版授官簿一冊予見之仁和趙氏審定爲桂王庚寅年所輯蓋稼軒別山以庚寅之冬桂林陷死節而桂王已丑開科親取諸庶常今是簿首列稼軒部臣中列別山而諸庶常皆列焉其爲桂林未陷時物明矣閩南諸遺臣皆列名而浙之石浦翁洲諸人一不得預則以魯王猶未通問故耳其中人物予所知者止十之六七惜不得起獨漉諸公而問之

題海上遂志錄

鄭成功之在海上

世祖曾以海澄公招撫之成功亦上表但不肯薙髮而止不肯薙髮則非眞降矣然其多此一表是不能不媿於王保保者也故

世祖嘗曰成功若果忠於明豈不善但彼實嘗投誠上表豈非反覆之徒大哉

王言成功亦當內慙矣世之論成功者譽之或太過要其人自是雄兒幸而死於壬寅使天假之年至於三逆抗命之時是大患矣是則

聖朝得天之厚也

題桑郭餘鈐

桑郭餘鈐者謂桑惟翰所法爲郭汾陽而明季之吳逆又似乎師桑然其說不甚嚴也吳逆進退俱失無所置辨至謂其以陳沅故叛閩則亦近乎下流之歸據楊宛叔言與沅同見繫於劉宗敏既而沅爲宗敏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沅尚未歸吳也其亦安所攷而得其實乎

題視師紀畧

謝三賓視師紀畧一卷蓋其自登萊還時所爲也三賓非有將才幸遇朱公未竟得成功遂加太僕猶以不得旄節恐望而不知其乾沒賊營金數百萬不遭欲九已屬萬幸矣其富既耦國遂有以告流賊者甲申之難其子於宣方官行人以此被拷獨酷致死晚年求用於新朝總仗此多金欲以賄殺六狂生不克竟殺五君子以爲進取之路而

新朝終薄其人不用也然所殺吾鄉之正士則亦多矣甚矣此多金之爲厲也三賓知嘉定時以贊列錢受之門下爲之開雕婁唐諸公集其後與受之爭妓柳氏遂成貿首之仇南都時受之復起且大拜三賓稱門下如故其反覆如此而所擁多金至戊子以後爲海道孫枝

秀勒取殆半三賓忿甚賂大府劾去枝秀以報之所費亦不貲於是其金漸耗遂蕉萃以至於死

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四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遜菴先生在劉門其勇於急難不下祝公開美行實一篇最詳盡惟言意爲心之所存則遜菴有不盡守師說者故黎洲別撰行狀一篇然遜菴所敍聞有黎洲之所未及者當並存而不廢也遜菴之自敍曰日初避亂天台聞訃道阻嗣後崎嶇閩粵越五年己丑南還始得哭先生於古小學然則遜菴丁戊之閒殆亦嘗參海上軍事者乎赧王之立也世謂史閣部所以持異議者出於呂大器錢謙益而遜菴行狀與忠正子伯繩所作年譜則謂馬士英先持異議其後中變遂嫁之史公此異聞也當更攷之遜菴後嘗爲僧然有託而逃不以累其正學近議於忠正祠中配享諸高弟有不知而欲去遜菴之名者予力持之得免遜菴之子壽平工畫今人皆知之而遜菴身肩正學之傳以遺民不媿其師反寂寞無能道之者甚矣原伯魯之多也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明史所作公傳皆本行狀而乙酉以後起兵之事甚略

葢有所諱而不敢言予則以爲不必諱者夫浙東一隅之地其不足以抗　王師也明矣然使當時如公之策盡公之才則　王師亦終煩擘畫而江上未必不以此延歲月之喘乃卒不能用其言也是則天命在　聖朝雖有善者無如何也故正惟詳述之而後知亡國之際未必無人而回天之力無自而施也方潞王之在杭也蕪湖信至公與蕺山劉公奔赴公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於是東歸劉公絕粒而以起兵事屬之公公歸姚數日事未集劉公遽公不至垂死張目曰雨殷豈愈約哉劉公卒之二日而公兵起山陰會稽兵亦起公哭於劉公旐前而行閏六月二十五日會師西陵駐營龍王塘時列營數十參差前卻不一公軍於其中最弱而戰最勇每出兵必先戰戰輒爲　大兵所首衝或敗公輒再整兵不少挫於是樞輔張公國維約諸營以十月初八日爲始連戰十日是日公與陳公潛夫合營而進部將盧可充先登有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諸將史標魏良皆有功息兵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岸魏良先出戰死伏發　大兵不利益兵至公姪茂芳出關史標以大礮衝之又捷未及十日收兵而止而公已四戰勝負亦相當先是公與諸軍議以江面仰攻甚難不如開道入內地爲攻心策而海寧諸生顧名佐適來乞師又查繼坤查繼佐兄弟亦至繼坤爲公言臨平陳萬良之勇能梗　大兵平湖馬萬方亦來公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請於王以爲平吳將軍議西渡乃以十月十八日使部將徐明發渡江策應萬良方爲　大兵所困明發至而免於是公軍遂西行殺臨平務官至北陸萬良與明發合軍札五杭敗嘉湖道佟國器軍焚大舟二奪小舟二十餘大礮四甲三弓三十一刀槍共一百四十餘時十月二十二日也次日札新市次日札雙林次日遂至吳江次日以軍無繼退五杭復退臨平次日至天開河　大兵正邀擊而公以中軍至遂濟江是役也浙西爲之一震而惜其不繼而返也十二月朔　大兵伏內墩張公國維部將趙天祥西渡公軍應之張軍在上流公軍在下流　大兵徘徊不果出各以其軍返二十四日張公復議分道齊出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公與陳公潛夫王之仁血戰於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公憤甚乃乞師於張鵬翼裘尚奭仍與陳公合軍以出國安亦遣兵來會稍有斬獲公始終欲用西師乃請封萬良爲平吳伯以吳易爲總督朱大定錢重爲監軍大定身至浙東請

期且言嘉善長興吳江宜興皆有密約而瑞昌王在廣德引領以待查繼坤馬萬方輩皆喁喁也於是孫公嘉績錢公肅樂亦助公請公議由海寧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引太湖諸軍以爲犄角足踞浙西之肩背而困之萬艮請但得兵三千人給半月餉即可有成顧公軍不滿千人其餉又減口以給隊公軍無可支而餘營有兵有餉皆坐視公雖大聲疾呼繼以痛哭而莫如之何孫公乃遣知餘姚縣王正中獨進至乍浦不克而還於是萬艮三疏請行公爲之力措得餉又無舟乃以兵陸進冒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德清內應之民兵先潰公部將徐龍達死之於是吳易方以軍來會而公兵以無繼已渡江浙撫張存仁大出兵攻易則萬艮之軍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是役也使江上有牽制之兵則公軍尚未返萬艮與易皆得互相援而又以獨進敗於是公請急援萬艮永豐伯張鵬翼宣義將軍裘尚奭皆請行而開遠伯吳凱尤毅然請獨任之行且有日忽有詔張鵬翼援嚴吳凱守溫其局復散最後而大學士陳盟亦助公請乃復議別遣翁洲石浦兵由海道行又令姚志卓出廣德其事益迂緩而江于已失公亦入海卒死鄭彩之手益自晝江事起諸公皆忠臣而所謀之銳志之專膽之勇未有過於公者諸野史多疏漏祇蕭山徐氏浙東紀略稍具首尾予故旁參互證別爲行狀跋尾一篇以比張中丞傳書後之例云

公生平頗畏其夫人之嚴故在北都嘗置一妾生子而留置之京未嘗攜歸及公入海幷一子爲彩所害而妾自京歸攜其子得以奉公之祀此亦狀所未載者而萬艮軍敗被執亦不屈以死萬方從公入海竟卒於域外

徐氏浙東紀略亦有誤者如謂王之仁來歸出公之方不知此乃錢忠介公事誤移之公高氏雪交亭錄則謂公子爲鄭彩壻公死後尚育於彩家亦誤也

題陸鯤庭陳玄倩傳後

鯤庭玄倩二先生之攜難也至傾江浙諸社各分左右袒鯤庭得十八玄倩僅十二檄書輩出幾明門戶之爭多起於細微即此可驗相傳鯤庭矜而亢玄倩不持小節各有瑕疵玄倩之按中州方略大震或語鯤庭曰爰盎亦自可人鯤庭頫乙酉之難玄倩跳而東起兵於西陵之下莊疇昔浙東才彥和鯤庭者如萬履安劉瑞當輩始皆謝過結歡恨前此不相知而玄倩首上疏爲鯤庭請贈謚時益歎爲不可及玄倩之起兵也破家餉軍事去曰我不可以負鯤庭挈其妻妾沈水而死未幾鯤

庭入夢於其子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義自今以往其與陳氏後人重敘舊好以永世世先太常公聞而嘆曰曠林之戈一變而其爲鄧林之杖更何尤哉初鯤庭最善者曰宮允吳君其殉也呼之與偕而宮允逃之君子曰人固不易知也

題馮鄴仙尚書行狀後

浙東以沈文恭公之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斯眞可謂黨錮者矣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可謂大有功於浙東者也然尚書才大故聯絡太廣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黨以爲我用石齋先生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尚書授計於吳來之遂得涿州之力以起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救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心也而尚書亦以此蒙謗及尚書自中樞歸世謗其爲避事以爲負國則其說尤不公予謂尚書之去位並非負國何也尚書力爭秦督之出關矣甚且請身先下獄以覘其言之驗而思宗必不之聽不可則止是宜去之時矣必栖栖而取陳新甲之禍則愚人也尚書之料事如此思宗不能竟其用斯國之所以亡也而以之謗公不已冤乎

野史謂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不能尚書勸其引與化同升以爲助興化既相負前約於是與宜興有隙此說亦不覈興化亦豈反覆若此據黃氏宦夢錄則謂尚書不甚合於興化力糾袁繼咸不任江撫又與前說相背此等皆不足信之言

蔡忠襄公傳後論

明烈帝時以西竺之傳講學者蔡忠襄公雲怡黃忠潔公海岸金文毅公正希皆先後殉節是固淦水所云佞佛不害其爲君子者歟然或又云三公多此一講學也陽曲傅氏作忠襄傳多軼事其所載山東人李氏講木虎乃甚言忠襄之迂非有用才也講學諸公不切時務蓋誠有之然陽曲竟謂忠襄雖死實無功於晉其有功在提學江西時能得萬元吉揭重熙曾櫻支杜天地足以言功則過矣忠襄卽不克以保晉爲功而克以一死示晉人綱常之義卽功也且萬揭曾三公之死足以爲師門之功而忠襄之以身倡死反不足爲功亦過於責備賢者矣忠襄豈敢以一死爲功在論者正不可以其盡瘁危疆爲無功也況據陽曲言忠襄先檄寧武周公共守太原周以師至忻矣而國人謂周之部下皆邊兵不可測忠襄不得已謝遣之然則使周公得入城共守事未可知忠襄之無功未可以咎忠襄也三公中正希

最稱知兵然觀其薦用申甫得無亦木虎之流亞哉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姜敬亭熊魚山並糾陽羨相國得譴但敬亭因疏中有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一語思陵怒其詰問詔旨遂責二十四氣姓名至魚山則似原未能無罪者嘗讀盧函赤牘表忠記言其自建言降調以後怏怏失志會求光祿丞不得嘗思所以報之迨兩次召見因首輔在旁不敢盡言卒聽吳來之之託默然神沮游移畜縮全屬私見以烈皇之猜察即令披肝瀝血絲毫無贍顧猶恐言不見信況如此者能不動其疑乎故尹宣子謂帝是時已慍首輔實怒魚山之首鼠謂其兩下討好遂反以誹謗大臣加之雖未知然否要之固宜矣

跋始寧倪尚書墓銘後

鴻寶先生在明證曰文正其在

國朝證曰文貞當時禮部牒行浙撫下倪氏文卷可據也今明史並作文正誤矣初明人本擬證爲文忠先生之弟朗齋願得文正或曰文正古未有以贈死難者朗齋曰是乃所謂得正而斃者也議遂定於是同難杞縣劉宮允亦用此證并及於遜志先生皆以朗齋之言故也文貞之證於義略同然終未可竟混爲一也

題薛歲星作王武寧傳

歲星所作王武寧傳如其言浙東之役全出其功而孫熊錢沈反屬聞風而起者謬矣方王同舉而王以一死浙東人多稱之雖清流如蔡大敬徐涵之多所稱許其故何也武寧子鳴謙亂後爲僧卽所稱宣在字友聞者也粉飾其父事以乞言於諸公故世多信之不知非鳴謙之狂愚不足以速其父之亡而身後欲爲其父求忠臣之目何可得也歲星所作諸忠傳聞其多類此讀者幸諦審之勿輕信也

題徐俟齋傳後

石齋先生於丙戌薦俟齋貽書臥子招之入閩臥子亦欲俟齋參其軍俟齋皆力辭以爲諸公不過因先人之大節而及藐諸孤是昔人所云因以爲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喪非所斤斤也此可以見俟齋晰義之精而其中未嘗不具保身之哲可以爲世法顧作俟齋傳者多未之及予故表而出之

題馬士英傳

馬士英有艮子曰馬錫非其父所爲欲感悟之而不得遂先歸其後不豫於禍一日馬鑾則與士英同死張怡載其事於隨筆嗚呼以錫所爲不欲挂名於士英傳中

明矣然明史不宜失之是則犁牛有子之說也

題史閣部傳

禮賢館徵士請決高郵湖以灌　大軍史閣部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其仁人之言乎閣部之純忠大節無可議矣而是言則關於淮海百萬生靈之命揚人所當尸祝也諸傳皆不載予得之王解州朱且之詩特志之且決湖所以害　大軍者少而害揚人者多勢且與汴河之覆轍同又不可不知也

題田閒先生墓表後

望溪作田閒先生墓表未嘗從其家訪遺事但以所聞先生爲諸生時辱巡按御史之附奄者著之謂卽此一節可以想見其生平也先生從亡之詳具載所知錄望溪似亦未見此書吳農祥謂先生曾以山陰巖相國之薦拜副都御史兼學士持節受高一功李錦等降時高李合軍擾甲傳呼使者入見踞坐不起先生前叱之曰汝輩昔失身爲賊其罪滔天今旣洗心革面願爲王臣而作此偃蹇狀是何禮也吾當一死報國寧有懼耶二賊嗒然氣喪急起跪而受詔且謝過先生留其營者久之後所謂鄖陽軍者也農祥言此事親得之杭人朱東觀當時實以副使同先生往當不謬且其文甚壯但高李之降在思文時非永明也撫高李以歸國者中湘何督師非山陰也先生由推官遷膳部改庶常終於編修非副都先生自序立朝惟救金道隱戍演事不言其他豈有所知錄不載而尚可信者農祥所作幾明諸公傳多矣信口無稽以欺罔天下不知其何所見而攷據又疏未嘗核其歲月時地之確可爲絕倒乃鈔所知錄以寄望溪使更詳序其本末揭之墓門幸無使蠻語留貽淆亂舊史爲也

錢忠介公祟祀錄跋

顧菴王公視浙學行部至寧首祀錢忠介公於學宮幷及丙戌殉節秀才趙景麟可謂以忠孝訓世者矣顧謝三賓亦以是年同得祀何其漫不攷核一至此耶予年十四爲諸生謁先司空宗伯公於祠見三賓主憤甚擊之不碎投之泮水幷故提督張杰之主亦投之忽忽二十六年矣奸人就死魂魄應已澌滅卽在學宮豈敢晏然享祭此不過予少年意氣之所激也展閱忠介祀錄記之於後

讀陸太僕年譜

洪承疇爲秦督其殺賊多失實益旣仕本朝梅郰輩訣之也此惟黎洲先生嘗言之然予求其

徵而不得今讀陸太僕年譜言其尾賊而不敢擊賊是諸出於甲申之前可以見黎洲之言不誣據太僕之子惠迪言洪督待太僕甚不相能太僕死事其得邨者出於巡按練國事之力則洪督幾掩其忠矣是不可因梅邨輩雷同之口而附和之也

再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爲兗東道時方征登萊謝三賓視師其媚高潛諂劉澤清太僕詳志其醜三賓自作視師紀略盡諱之然在三賓之生平固不足恥也

三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半生歷兵閒爲忌者所抑而卒死於兵予微嫌者矜氣未化讀年譜可見矣兵危事也而太僕易言之故陶石梁言其喜言兵蓋微詞也隆德之難固由洪督之掣肘然觀其一出亦自輕脫少臨事而懼之意此正不可不知非敢妄議勞臣也

題徐狷石傳後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鼒多所不滿請吾更作予以馮傳略具首尾亦足資攷證若鼒所訪得軼事可別志之傳後也鼒曰狷石嚴事潛齋其後潛齋亦畏狷石嘗一日過潛齋問曰何匆匆也潛齋答曰主臣以兒子將就試耳狷石笑曰吾輩不能豕鍋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爲之謀則失矣於是潛齋謝過甚窘狷石最善顧寇溪會有事欲商之寇溪而寇溪在崑山司寇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入會寇溪之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肯入司寇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徵事也其孺人頗勸之狷石謂曰吾輩出處之際使若輩得參其口乎潛齋遽曰謹受教是皆鼒所述狷石軼事足以厲風俗者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端恪神道碑文出於靜海勵尚書然其於公之學術節概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嘗在靈隱守中爲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

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邸徧讀三車經籍直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而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

上問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李公對曰主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甚無補於天下國家

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爲僧其於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

之而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於此及幸得通籍方酉心經世事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爲重臣願
陛下爲堯舜不願
陛下爲釋迦臣卽有記安敢妄言以分
宵慮
上改容頷之曰良是時臨川已罷官聞而嘆曰君子哉閻齋也說者以爲雍正十年以前
內廷不舉法會者二公力也端恪前此爲選君尚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尚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寮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既爲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尚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卽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閒有未安皆反覆以求其通論者以爲應氏功臣碑文極闡明端恪之學而不知其淵源所自出予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歸於公用
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衆以
上意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衆皆爲公懼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碑文微及此事而不悉端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事跡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嘗記之以登　國史長君遷今爲戶部語次因乞予序其事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五

讀荀子

太史公傳荀子謂行年五十始至齊遊學顏黃門家訓因之而劉中壘說苑作十五相去懸絕無可折衷攷儒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於稷下而荀子客焉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不知荀子以何年至姑弗論但以歷事之君計之則宣王十九年當齊極盛之時湣王四十年當齊大亂之時襄王十九年當齊中興之時星移物換前此田駢之屬皆死而老師獨存尚修列大夫之缺三爲祭酒固已百齡有餘然而齊王建之三年春申君方相楚又歷八年荀卿仕焉春申柄政二十四年死於李園之難荀卿失官卒葬於楚卽如說苑所云已極年齒之永者矣又據說苑荀卿歸卒於趙亦與史記不同

荀子生於趙見史記卒於趙見說苑然終身未嘗立趙之朝以齊始而以楚終乃曾與趙臨武君論兵於孝成王之前頗不可解方荀子之由趙而齊孝成未立及其由楚而趙孝成已亡太抵當在去齊適楚之交其年數頗相合通鑑所載頗爲得之此雖無甚關係然亦讀史者所當攷也

跋賈太傅新書

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誖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其才深爲惋惜予竊以爲絳灌當時賢臣不應至此攷應仲遠風俗通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有寵於帝太傅與之同列獨不爲禮恨而擠之因漸見疏然則長沙之出殆非盡大臣之過也此係太傅立朝大節太史公及交其孫乃不爲之表章可謂疏漏史稱鄧通不過自謹其身絕無他能觀於仲遠所言亦可畏矣夫得君有若文帝三代以還不多覯者然且深知太傅之才仍使弄臣得與比肩薰蕕鑿枘可爲長太息者矣

書韓文公集後

退之先生陽山之貶實爲韋王之黨所排諸家皆無識者洪慶善方崧卿始備得其顛末足以補唐書之漏按寄三學士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鸞別寶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姦猜興彈射不逐恣欺誑又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當時小人忌先生必欲乘閒去之特駕其罪於建言卽素以文章相契者

亦不能容故神道碑謂論旱饑本傳謂論宮市皆非致禍之本又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歸糊櫺別寶司直詩云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葢韋王之黨敗後餘孽猶存先生雖量移仍多危懼城狐社鼠可想見其概矣

讀石徂徠集

徂徠先生嚴氣正性允爲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於閣以美揚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是一怪也其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老人之謬是一怪也涑水亦不非揚雄然猶爲之周旋其辭謂其鑒何鮑之禍而委蛇爲之卽南豐以爲合箕子之明夷雖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若徂徠之武斷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於斯二人者一言以爲不知其斯之謂歟

題雁湖注荆公詩

荆公詩注五十卷見於昭德讀書志而不詳誰作今雁湖之卷與之合然晁侍郎年輩不及見嘉定以後書則志所列別是一本非雁湖作也但不知雁湖之前既有注何以絕不一引及之不可解矣雁湖居撫州築戢峰草堂以箋公詩又引曾景建以自助其功甚勤其材甚博然尚不能無失者如錢公輔築偃月堤於四明故公贈之詩曰載沙築成天上路今泛引唐人宰相沙堤以證之疏矣江鱷柱爲春產車螯爲冬產今雁湖謂江鱷柱卽車螯謬之甚者又謂曾文定公未第時嘗游四明其說無據三者皆關吾鄉掌故故特詳之至引後山紫微詩句入注益屬無謂荆公乃後山前輩豈有反引用後山詩者紫微則荆公不及見矣以雁湖之多學而譌誤在所不免信乎注書之難也

跋宋宗忠簡公集

宗留守集六卷遺事一卷雜文一卷歲甲辰從友人左東陽家得之公之人不以文重及見其文益不能不悲其人嗚呼宋南渡時有李忠定與公而不能用讀忠定梁溪集及忠簡二十四疏約諸帥勤王入衛書可謂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何物汪黃褒如充耳悲夫予又讀明儒王華川所作公傳謂公以高宗無北還意中原不可無主固請以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信王高宗母弟也汪黃遂譖公有異圖是以有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之授命未下而公訃聞此事國史家乘皆不書未知華川何所出書之以俟博雅

跋木筆雜鈔後

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於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賈窻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讖切之文賈窻袖以示水心水心曰儁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賈窻表弟當卽其人也按明輔字子良後村集中有其輓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於藍自一家尚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鵬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汙靴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詞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題眞西山集

慈溪黃氏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爲相者眞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閒僉謂用則卽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爲和羅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閫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閫延及州兵皆闔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罵出院除政未及拜以疾終

子全子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讀臨川李侍郎穆堂類稿讖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詞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攷其本末而嘆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逕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已則固有不媿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慙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況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卽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隙軍知舉之短而於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耶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詞起家故詞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歟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是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辨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

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以其命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今世之尊西山者雷同一詞予之言固知世之論學者必有妄摘大儒之說然舊史之是非不可枉也故謹錄文潔之語東之臨川侍郎以申其所未盡焉

東發先生史稿跋

東發先生日鈔後一半卽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稿乃其爲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一杜範一眞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傳凡六篇疑卽日鈔中所闕二卷是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相其於眞文忠公傳謂晚節阿附鄭清之大有微詞與理度二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政要最推袁正肅公而傳中稍不滿其論學今宋史眞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爲藍本世有能重雕日鈔者當以此稿及理度二朝政要附之

跋史方叔朴語

方叔爲文惠長子官至禮部侍郎先文惠卒其所著甚多而朴語二篇則其擬子部之作其書謂司馬文正公大而未化尚去韓忠獻公一間雖未必盡當要亦有志者方叔之書多不傳予得見此二篇鈔之以爲甬上遺文一種

題史秦州友林集

清叔爲文惠弟大中大夫源之第三子以其妻宗女澤累官武功大夫右春坊帶閤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友林集本二卷今僅存乙藁而已史氏家門著作極盛經苑則文惠有尚書講義二十二卷周禮天地二官講義十四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彌大有易學指要衍極圖說定之有鄉飲酒儀一卷太極圖論二篇易贊著說嵩之有周禮講義文卿有易解蒙卿有易究十卷芳卿有古易學詩題詞夏小正經傳攷葵卿有太極圖說公珹有易演義象數發揮史料則彌遠有高宗聖政編要二十卷孝宗寶訓六十卷紹興求賢手詔一卷忠宣有書判錄彌忠有廬陵教民集守之有升聞錄傳記則文惠有會稽先賢傳二卷定之有鄱陽志三十卷饒州志二卷象數則守之有潛虛解說林則彌大有世家二篇朴語二篇鏡菴叢書守之有世學二十四卷心易龜鑑文卿有石窟野語書學則文惠有童卯須知三卷彌忠有歷代總括臨池筆記芳卿有石鼓文攷類纂則吉卿有廣事文類聚而別集則文惠有鄭峰眞隱漫錄五十卷直翁外集二十五卷彌大有朴

齋外集忠宣有滄洲詩稿彌林有愷齋集彌忠有自齋集五十卷彌應有自樂山吟彌鞏有獨善先生集五十卷宬之有用拙齋集定之有月湖集嵩之有野樂篇百篇宅之有雲麓集安之有類稿愷之有拙齋集蒙卿有果齋集越伯有雲閒集徽孫有觀物和陶詩公斑有蓬廬居士集大半爲經籍志之所未載者予搜求前輩文獻於永樂大典中鈔得文惠周禮論語二種彌大朴語二篇於天一閣范氏得文惠漫錄其餘則偶或遇其奇零篇幅而未能盡也當時以三宰相兩執政重圭累袞之勢而各肆力於撰述亦正有不可及者序稱文惠爲魏王按宋史文惠封魏公贈越王恐序誤也清叔之官不達今讀其集蕭然物外不能見其爲閥閱家兒其亦同叔南叔之亞也歟讀書附志載有黃景說曾丰序而今無之蓋弁於甲稿之首也今乙稿序亦失其首葉吾友厲徵君鶚定爲鄭樵作

跋遺山集

遺山之於金雖有爲崔立撰碑之累事由切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沒也其力求修元史亦思以劾忠於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求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於元之貴臣讀其碑版文字有爲諸佐命作者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國之遺民而致稱於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致書耶律中令薦上故國之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願言呼諸子相從潁水濱昔人風節尚哉要之遺山祇成爲文章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託於國史以自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也嗚呼宗社亡矣寧爲聖予所南之介不可爲遺山之通豈予之過爲責備哉

重定中州集序目

中州集第一卷至第七卷是遺山所先定者至第八卷邢具贍忽別起愚爲數之至第九卷馬舜卿適合商平叔所云百家詩略之目蓋即平叔本而遺山附入之不欲沒其實也諸相劉豫而下則又遺山所續采者故詮次復別是皆按遺山自序而可知也獨其中於愚意有未慊者遺山之開卷也以宇文虛中爲首虛中終不可與吳激輩同年而語虛中僞受金官志圖挾淵聖南歸事已垂成秦檜以其蠟丸洩之金遂與同謀高士談閻門受害故宋爲之贈官予謚立廟置後而且賜姓於其嗣子即宋人之痛之而虛中之志可原也已朱弁固賢者其不屑與虛中合集或亦未悉其密謀也倘必執豫

讓二心之言以繩之無乃使長逝者過於誣屈矣者同年生杭世駿注金史愚嘗遺書欲其爲之澤刷世駿亦以爲然遺山所作傳亦未嘗不著其事而仍弁之卷首則失矣趙晦靖康末一主簿汴京破後不復仕楊與宗以建炎渡江著龍南集以志懷斯其人皆陶潛司空圖之儔也姚孝錫曾仕金遺山尚置之南冠之列而反於二公混以爲金人亦所未安遺山謂金之文藝當以蔡珪爲首其說甚當然甲乙二卷宋遼遺臣先後參錯不甚了了別起之二卷亦然故愚妄爲定之以首二卷爲前集以位置宋遼遺臣自吳激始合之以張斛蔡松年馬定國祝簡朱之才劉著施宜生及後二卷之王競李之翰晁會趙愬王樞而附之以劉豫杜充張孝純虞仲文仿歐史唐六臣傳之例也以末一卷爲外集則司馬朴滕茂實朱弁何宏中趙晦楊與宗而附之以宇文虛中高士談姚孝錫仿宋史周三臣傳之例也其餘則爲正集依其時代次之亦可矣近世言金史者好詆遺山蓋自王尚書阮亭始然遺山亦何可輕詆如愚所言未必非遺山之功臣也

讀歸潛志

元裕之與劉京叔互委撰崔立碑裕之作滹南墓志有云崔立劾殺宰相送款行營翟奕輩請建功德碑召公爲文自分必死姑以理諭之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爲之太學者京叔與麻信民也裕之別業上梁文曰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劾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遊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毀此指京叔之委過於裕之也及觀京叔歸潛志中所述則深有憾於裕之并及滹南予平情攷之滹南與裕之實不欲撰碑而又不敢抗故強付之京叔與麻信民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謗文人遭此亦可悲也陵川郝文忠公宗師遺山者也其詩曰國賊勒文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卽用宰相血數樽黃封幾斛米寶卻家聲都不計蓋極口詈京叔矣然其末曰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則遺山之不能無罪亦可見矣特不應使獨受過耳史臣書其事於滹南傳中元劉情事頗爲平允雖然胡不早去而栖栖於圍城之中以自貽伊戚吾乃嘆宋之亡相率引身而遁者自審不能爲文丞相

家參政而又懼遭吳堅賈餘慶之辱雖其於殉國之義有愧而潔身則得矣正未可以深罪之也或曰是時四郊皆兵殆欲去而不能不然裕之輩不若是之愚也雖然此手豈可使著賊吾不能不爲諸君惜也

題許文正公集後

靜修先生退齋記予向疑其爲許文正公而作然尚未敢質言之及讀道園作安嘿菴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薦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莫知奪也觀靜修攷察於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攷之其爲許文正公無疑也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詡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於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和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蹤等謂屏棄猷爲乃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乃變化氣質外以聲聾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乎所造詣則僅僅在善人有恆之閒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義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閒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跋危學士雲林集

竹垞據具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銜命守祠特以其子於虞敎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按潛溪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搏擊其爲仰體當宁之旨明矣若清江集混言三年識公京師未幾公卒是盡不欲詳言其事故略舉之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於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於刀鋸章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睞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溪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語後世失身瓦裂之徒可爲殷鑒而尚或援此爲例可謂不自愛惜之甚者也敎授名旅亦見潛溪銘中清江集作於虞或是其字按廣韻於虞正切旅

字教授好奇遂取爲字自古在昔如楊朱之字子居乃其證也竹垞謂北平載記脫去犨字不知載記書名當是从字之訛幷識之以正其失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學士曾受業於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爲祝先生蕃遠高弟則學士之於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所至以講學爲已任指授有師法九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爲與吾教者必若人也蓋學士爲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徧請業於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蕃遠之所期於學士者虛矣閑中今古錄謂明太祖因徙元舞象至南使象舞象伏地不驅遂書牌曰危素不如而學士因之被謫嗚呼何辱如之

書何大復集後

明正嘉時執詩文之牛耳者爲李北地而大復和之顧大復以早逝不永其年予少讀大復集以爲特文士耳及讀先進遺風言大復以中翰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以象犀珍貝贈遺概謝不納逆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振立以抑瑾權不用謝病里居踰年有言之瑾者免官瑾敗西涯薦之詔復原官錢寧欲與交驩以畫求題大復謝曰古畫不可玷污有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大復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乎賻金易之乾清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之誣大復上書爭之甚力積爲樞要所不喜出之校士其大節有如此者惜乎未見其止也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忍齋集文三卷詩二卷明萬歷時朝鮮大匡輔國榮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管經筵洪暹退之著忍齋其別號也小長蘆叟葺明詩東人至九十一家在屬國爲最盛然未見此集雍正壬子閏五月吾友仁和趙六意林得之燕市卷首無序其末有左議政金榮貴所作墓志銘言其官吏曹時曾忤枋臣下詔獄拜杖尋以典試發策歷舉前代戚里宦寺之禍坐直言見謫晚年三領揆席深以盛滿爲懼每承一恩命必固辭至十數章蓋東國大臣之賢者也東國最重世家退之亦父子宰相稱盛族云其文肖其士風大率平衍之音近日小山堂插架甲於浙河如此本者亦儲藏家所未有也

書明詩綜後

竹垞選明詩綜網羅固多訛錯亦甚不少卽以吾鄉前輩言之屠長卿州本畧並未嘗爲福建運司盬因其曾任運同而訛陸大行符東林復社名士有瑣堵集傳世乃訛其名爲彪以此推之必尚有爲我輩所不及攷者牧齋列朝詩選竹垞歷詆其疏愚以爲著述家總不能無餘論也

書甬上耆舊詩後

竹垞譏杲堂甬東耆舊之選掛漏不一而足如陸中翰寶者曾與百穀孟陽諸公往還贈答並非隱晦不知杲堂何以失收杲堂掛漏誠多有之但竹垞所舉卻失中翰與杲堂爲前後輩猶及相見杲堂之例薦紳以神宗末年爲止惟布衣或有不拘者是不足以諸之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崑山徐開禧輯明名臣言行錄百卷予觀其搜羅稗野諸鈔與實錄相參錯雖不能無掛漏用功可謂勤矣但晦翁宋名臣言行錄每所援據必注其書之所出於下此最是著述家一妙例開禧不然便屬疏濶至成祖靖難功臣如張河間朱東平則並不錄是竟闕一朝人物不知其何意也聞新城王士禎亦有是書予未之見

跋張茂滋餘生錄

鮚淵先生殉難閩門二十七人同盡獨公家孫茂滋以遺命保宗祀逃出道隆觀中行至中途仍被俘囚於鄞獄鄞之義士陸宇燝董守諭董德偁百計出之未能得公之故將汝應元故客宋龍輔之亦未得大名人蕭伯閭閻人劉鳳翥皆公舊所取士適俱在鄞其爲言於當事乃免茂滋既出而病館於陸氏觀日堂中幾死病中著餘生錄且萬言其述俘囚中之困厄令人不能卒讀交境固眞亦筆力足以達之時尚未冠乃知茂滋眞奇才也病愈蛟川義士范兆芝送之歸華亭應元爲經紀其家乃未幾而茂滋卒蘭摧玉折皐陶不祀可哀也已初茂滋著蒙難紀言其文係駢體請正於先贈公以爲弗佳乃改撰此錄今予家尚有茂滋手書餘生錄稿及蒙難紀言原本每一展閱輒爲泫然

跋鄺湛若嶠雅後

湛若先生大節不待言矣顧其少時曾入阮大鋮之門大鋮文集湛若爲之序稱門生焉盖湛若少時好聲樂大鋮在留都羅而致之也非後來大節則湛若幾不免爲奄人之徒人所以貴晚節也湛若嶠雅係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東莞袁督師曾於粵中邀贈謚非嶠雅無

以知之黎洲先生謂桑海諸公集可備詩史信夫

浩氣吟跋

稼軒先生晚節如此可謂偉人也已然其少年連染於牧齋之習氣把持閣訟一事爲其師太過反以身爲戮豈非牧齋累之耶然自丙戌以後牧齋生平掃地矣而先生浩氣吟中猶惓惓焉至形之夢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齋顏甲千重猶敢爲浩氣吟作序可一笑也

題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履安在復社中甬上四孝廉之一也丙戌後文虎早逝時有七孝廉皆謝公車而次公節最高履安天鑑次之卽四孝廉之三也履安與謝氏婚乙酉之役諸公欲殺謝氏履安救之及戊子諸公反爲謝氏所殺履安力不能止遂以此大不理於口然履安亦甚自悔故以悔名菴其後同志始稍原之林太常鼒菴貽書董隱君曉山言春秋責備賢者固當然不可沒其補過之心可謂平情之論適予選甬上耆舊詩特爲著其事此固不必諱也

跋吳稚山歲寒集

稚山吳尚書在海上時合累朝革命之際仗節死者自孤竹兩公子始合爲一集題曰歲寒松柏而陶泉明謝皐羽之徒則附見焉予得之同里高辰四隱君家尚有宗伯手印鈐識其首是時流離荒島今日域中誰家天下而其序首有曰國有以一人存者其人亡而國不可亡故商亡而易暴之歌不亡則商不亡漢亡而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不亡宋亡而正氣丹心之什不亡則宋不亡千百年而下讀之者應爲張目眞歲寒中一個強老也萬九沙太史家有稚山集因錄而遺之使附諸後

書明夷待訪錄後

明夷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冲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書嘆爲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黎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沈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幷已刻之板亦燬於火徵君著書兼輞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題歸恒軒萬古愁曲子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瑋恣肆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但不能定其爲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爲譙翁或以爲道隱或以爲石霞皆鮮證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於恒

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繹堂詹事謂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
食古之遺民野老記甲子畀庚申大都潛伏於殘山剩
水之閒未聞有得播
輿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恒軒太僕曾孫名莊一
名祚明字元恭少入復社於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草諸
體嘗題其齋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
時皆笑之方史閣部守淮揚恒軒仲兄爾德名昭參幕
府事所稱禮賢館徵士者城破死之恒軒亦同顧推官
舉師不克行逃得免書淫墨癖竟以佯狂終身

題南隄詩

鄞之湖上南隄經始於先宗伯公別名曰桃花隄未竟
而逝湖上諸公卒成之宗伯集中固無詩而諸公亦絕
少即敬身先生不過數首殆闕事也封若先生獨成一
卷敬身序之足以補志乘之遺矣但封若題詞中以爲
即北宋人偃月隄故址則又非也放廷祐志湖上之隄
有二偃月在湖之北廣生在湖之南偃月蓋當紅蓮閘
下以衛酒務而廣生當壽聖院前以飼魚明時並無矣
今之南隄尚在廣生之南閘以眞隱觀其去偃月遠不
可指爲一也偃月廣生並在湖之中流截水爲隄而南
隄則即以城下沙尾爲之同名曰隄而所以爲隄者不
同不可不知也故國消沈喬木淪胥今沿隄以求桃無
復一枝片葉矣猶幸先生之詩尚存後人倘不攷沿其
譌而仍之所失不已多乎宗伯之蔇窟近在隄北抑吾
家子孫所當審正也爰弁數語於首

題王解州集

五君子之中楊氏無後其四家亦不過一傳而絕咄咄
怪事也解州於其中以文詞顯其經術不若先人其文
詞則遠過之惜其不爲王裒而爲嵇紹故吾鄉人不甚
稱以此見吾鄉前輩月旦之嚴今無矣夫解州集不遇
子亦幾於隻字不得傳

湘帆堂集跋尾

平叔湘帆堂集在江右諸公中文品出王於魏凝叔之上
然本領稍薄魄力亦孱耳平叔之父給事天啓閒爲奄
黨麗名逆案故平叔終身不交復社諸公在弘光中嘗
與文止書云先人於天啓中特以會議三案要典遂爲
罪戾崇禎初且有論其依附孫淇澳者此正今日之所
諱又與友書云先人心跡半破浮雲能見諒於二祖列
宗而不能得之依門傍戶之徒又云東鄉死後莫能闡
幽然予讀南雷文集則必以阮大鋮傳槐並稱阮傳相

齊其人豈有可雪耶又讀三垣筆記則曰紿事連疏糾左魏誠過然其糾汪文言狎邪則一時頗稱快者後因糾忠賢終瑞世不出則謂其贊導殺左亦過又曰張太宰捷累稱其枉而弘光中不起官或以其先經楊維垣糾故弗許也則當時固有以紿事爲枉者然使紿事果曾糾瑞平叔之口何不及此筆記恐誤也據平叔所言亦不能諱其豫名於要典而又不能決言其爲淇澳同志其詞支矣映碧素不貶張捷因此而并信其所與者耳以平叔之交不能雪其父孝子慈孫之憾也

題陶文簡集

紫筠先生文未能洗盡華藻然酷肖范蔚宗同時罕其匹顧爲人寡岸不能少受屈折前輩多畏之不甚爲吹噓也崑山徐學士頒明史延致天下之士四明萬文季野任攷索頗委紫筠以文故是集多明史諸傳其時紫筠尚年少未通籍而閱文百詩輩皆忘年交之已而卒爲忌者所排與崑山絕其同里翁尚書亦知之紫筠成進士一日在翁邸翁之子驕而汰辱何文義門於衆中紫筠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子頗不以紫筠言爲然紫筠長揖竟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爲翰林請從此辭已而紫筠果不與館選其謁銓得昌化在窮島中竟卒於官紫筠之入粵也謂義門曰吾今豈復望進取但竭撫字之力以求無負於國他年幸得報政歸讀書授徒更盡其能事於文藉手以見萬閻諸先生足矣然卒不遂其願而死而昌化人至今感其惠政不衰先生之子正一正靖皆與予交而正靖尤厚今亦死矣爲題於其集之後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一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六

柳氏水經校本跋

柳大中名僉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經以宋槧手鈔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濕水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王愼中之本尚未出也大中隱約衡門世莫之知歷朱鄴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皆未問及於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年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補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於是書者孰能如大中乎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於吳中能爲大中傳此本亦可尚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道人水經一校於萬歷丙午再校於巳酉三校於庚戌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鈔本者則歸太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於燕邸於直沽於中州於留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弆最富身後多歸於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也今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再勘亦自石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馬米元章楷書實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聞而未見者也此皆寶玉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暢予懷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　國初始出而集其成於潛夫其功最

篤讀其跋語兼知石君之好事想見　國初文明之盛稽古之士日得所未見以恢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鼓園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亭林所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前輩精進之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雌黃不可妄下則校書之蓍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

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尚失之隘近日杭人趙生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九域志以及雍錄齊乘宋元諸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爲一漯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漯水乃閻潛邱之妄也謂滎陽有北礫溪又有南礫溪乃胡東樵之妄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聞喜有涑水自爲一篇雷首又有涑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混而一之雖其誤始於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之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汩羅之汩讀如覓汩沒之汩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者音弋本作昂說文曰治水也孫愐乃謂汩羅之汩即汩字讀如覓而汩沒之汩讀如骨謬也二汩同而汩別是一字戴侗田藝衡則合而一之謂汩即汩又非也汩非水名上林賦曰潏弗宓汩南都賦曰滲淚減汩是也義門精於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溪胡東樵黃子鴻閻百詩劉繼莊而俱無傳者惟亭林之本見於何氏所錄黃氏之本相傳入於新城池北庫中獨渭水沔水二篇行於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溪百詩之本雖未見而其所證據之旁出者頗多紕繆東樵其尤也若中老友沈君繹旂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旂欣然攜之至杭并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旂與予討論浹旬遂留置予插架中其發摘譌誤如緡姑水檀臺岡瓌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鄗侯之誤音爲多不特有功於善長而已予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旂通家予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鐸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舛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絡亦可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然其江浦則由靈隱而阯湖而臨平而禦兒而柴壁而及於東岸之固陵而查瀆其自西陵湖而下始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讀江水篇江浦江湮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漸江獨無之予追隋人改爲運道而遺跡不可攷矣先贈公曰固陵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浦六朝時以埭防之以官守

之至宋時橋址尚在見於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證因釐正之以授先君子自此得改次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此與漢志合亦與酈注水經合唐人盧潘引漢志始作黟縣南率山蓋因蠻字之相近也黟人因而爲之目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則誣甚矣今之爲黟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文乃并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蠻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爲率他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會是以羅存齋程筠墩司志事而尚不能攷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酈善長曰閩騶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漸江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唐江而東至於今山陰縣之三江閘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吾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爲記錄之誤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江計其所行蓋約略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於錢水則其實非山水蓋卽江水所謂錢唐蓋卽錢水之塘而流傳華信誣衆之事妄也武林山水則故由柳浦以入江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於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嵊直與句章接則崚浦峣浦漁浦剡溪簿溪胥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於漢志者惟句章之渠水而鄞鄭閒無述之者乾道圖經以來皆不及也予攷鄞鄭閒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漢之鄞也曰鄞江其在今之慈溪境者漢句章之西界也曰慈溪江三江而外皆以隄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溪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墅湖皆可以謂之渠水然皆起於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渠水絕不可攷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

如太白渠成國渠蒙籠渠漳渠洵渠皆是也則句章之渠水亦必居民苦江潮之斥鹵而引山溪之水爲渠以利田溉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於句章而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夾浦有六溪夾溪崩崖若傾其卽所謂渠水者矣蓋六溪皆簞溪之支流簞溪入浦陽而此六溪者瀦而爲渠遂獨爲句章之望雖於前人無明文然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於二漢少流傳人代已遠三犀雙鵠湮沒已久爲可歎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漸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水合不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於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浙江合許愼曾灼闞駰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浙江合者特要其終而言之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史家書法言之當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爲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下之道烏程一帶地勢中高過此則海鹽又中高不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隰江水滙震澤而來所趨者爲諸縣之下隰不相阻也乃若不知而作者安爲杭志三詰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本通不礙於江湖內外之纏絡多作葛藤益可以箴其口矣攷善長於沔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至餘暨東合浦陽江今誤本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浦陽江遂不可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沛字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沛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爲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酈善長卽已非之而徐堅於初學記辨之徐鍇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沿譌莫能改正要之混沛而爲濟未聞有以濟爲沛者蓋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水也不料樂史遂從而甚之反以濟爲沛而引衞詩以證之夫衞封域中有沛水無濟水衞女不能出宿於贊皇瘦陶之閒也諒矣且樂氏以餘禴之禴爲曹州之大禴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不能辨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失大矣

水經濁水篇跋

水經濁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說

文又有潩水亦出河南密縣入潁則翼聲也乃求之水經無所謂潩水者而徐鼎臣注則潩水亦讀作翼聲與說文戾乃攷之鼎臣之前先有師古其於地理志密縣下潩水亦曰翼聲與鼎臣合及細讀善長之注則曰時人謂潩水爲勅水以音相類也則善長亦讀作翼聲故與勅混若異聲又何混焉愚竊疑潩水卽潩水也故自潁水及洧水灪水之入潁者竝不聞更有潩水說文偶誤重出而異其音徐氏亦覺其非而改之但未及申明之此其失耳後攷之小學諸家則戴侗曰潩卽潩之重文其說是矣

水經泄水篇跋

許氏說文言水皆有依據惟以汳水爲禹貢之濉水入泗又以槃播之播爲潘水是二大錯而餘無之至其言泄水則有難曉者其曰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氐泄水之出博安是也而洵波不知所在爾雅過爲洵則當是過水之旁出但過在淮北泄在淮南隔岸相望而不相就許氏安所指乎又自漢後不聞有氐水惟濛水一名泜水見於左傳乃淮水上流之分支雖同入淮而泄水不能入之既而思之許氏雖誤然誤亦必有因蓋其所謂入氐者非泜也乃泚也水經泚水篇亦嘗誤云泄水入泚至鄼注始糾之寫本之誤又以泚爲氐則益不可通耳據鄼注則泄水出博安入濡須其言有據故注引說文最篤而于此條不錄有以也夫

病中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攷泄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乙亥五月又題

水經江水篇跋

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水竟無攷胡東樵閻潛邱不知其闕乃謂已見沔水篇者眞妄言也沔水乃北江之流而中江將安所歸二老窮畢生之力以治水經不意其作此囈語也按說文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今不知泠水爲何水也又云簿水在丹陽今不知簿水爲何水也其可攷者惟溧水見說文亦見漢志應邵以爲南湖蓋今之丹陽高淳石臼諸湖也廬江之北湖見漢志則樅陽湖也而陵陽之淮水卽秦淮則已見沔水篇矣攷漢志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漢志之清水疑卽說文之泠水也其地俱合應劭誤以此泠水爲泠道之泠水故臣瓚非之曰宛陵去豫章北界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泠道而後入江師古以瓚爲是不知此乃丹陽之泠水於豫章以北何與乎杭人趙生一清曰清水蓋今清弋江

一帶頗爲近之

水經漓水篇跋

漓水一名灕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入於交州復至中土歷三十六灘而爲漓水本無所關於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也故湘漓所以通專在於零渠水經不知遂謂湘漓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漓水南下與安地勢高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派湘之流而注之漓使北水南合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磕中壘石作鏵觜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漓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閒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開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之言足補善長之遺兼糾柳開輩之謬

水經涞水篇跋

水經之例凡羣水合於一大水者皆詳志其源流若別自有篇者雖於大水志其會歸之地而不復詳以本篇自具也涞水別自有篇者也出於河東聞喜縣黍茒谷過周陽又過安邑又過解縣而注於張陽池此其源流也乃河水篇中河北縣又有一涞水水出縣之雷首山西南流亦曰雷水逕桑泉俗謂之陽安澗水而西南流注於河其源流各別蓋聞喜之涞卽洮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涞水則雷水亦陽安水也通鑑地理通釋所云河中臨晉縣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竟合而一之樂史曰涞川自聞喜接河中而顧祖禹曰涞卽絳水下流自絳歷聞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經蒲坂又西南注於河名陽安澗水蓋自猗氏以上皆洮水之源流也自臨晉以下則河水篇者是已此在水經一百二十餘篇中一大疑案而未有疏晰之者愚讀涞水篇但言涞水入張澤而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去蒲坂十五里然則聞喜之涞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涞水所出相接而又皆名涞水道元不細剖之乃兩處竝引左氏伐我涞川之語則道元已自蒙混矣況千餘年後乎厚齋雖兩列之而亦不甚了了遂日益無徵及讀唐志虞鄉縣北十五里有涞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薛萬徹所開自聞喜引流入臨晉以溉田乃恍然曰斯兩涞水所由合也則前此聞喜之流竝不與臨晉通蓋至唐而始合也故鹽池圖說曰涞水中尾多窄至臨晉而山溪諸水咸注之不知涞水本至張陽而止所謂中尾多

窄者出於人力之通過此則又一凍水也若左傳之凍川則原在聞喜不在蒲坂蓋王官城亦在聞喜也惜不起樂顧諸公而語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胡梅磵曰人苦不自覺前人之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斯言眞克已之論梅磵是注世人宗之罕敢議者顧宛溪始摘其數條而未盡中其失也予細讀之則不止宛溪所舉而已如東燕之石濟乃河水之支流而以爲四瀆之濟求桑邱不得而竟以汝南之下桑里當之英布爲漢軍敗於洮水之上洮水乃泜水之誤而梅磵以爲零陵之洮水他若以秦之廣陵屬九江直是無稽之言予少時聞之慈水前輩馮君明遠極言是注之失而未及叩其詳稍長亟欲盡其說而馮已逝矣竊思一一彈駁勒爲糾謬一書病廢不果但梅磵注之佳者實多予之欲糾之者正欲爲其功臣也安得稽古之士成予志乎

題讀史方輿紀要

以汳水爲禹貢之灉水其說出自許叔重果爾則鴻溝自古有之實與酈氏禹塞滎澤之言相表裏然世儒無信之者唯東坡頗然之不謂顧宛溪亦主其說并以之改職方謂豫州其川滎洛滎非滎澤滎與灉通卽汴水則近於謬矣其言三江主松江婁江東江言九江主湘江皆未當而謂英布所敗之洮水卽震澤之洮湖尤舛宛溪地學實出東樵潛邱子鴻之上綜羅既多不能無錯然此則其大者不意其失言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二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七

題哀江南賦後

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鴞首賜秦爲天醉信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餘蒙面而談不難於斥新朝須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說者也卽以其文言之亦自不工信之賦本序體也何用更爲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滍南直詆爲荒蕪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滍南之言乎若顏氏觀我生賦實勝於信蓋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爲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澗信之徒也梅邨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題蘇若蘭迴文詩

臧榮緒舊晉史載竇連波妻蘇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蘇蕙始平武功人陳留合道賢第三女年十六歸竇滔滔甚敬之及符堅時滔爲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爲詩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滔妾趙氏有寵蕙摧辱之已而滔鎭襄陽遂獨攜妾之任絕蕙音問蕙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謂方滔徙時誓於蕙不更娶既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說不符然臧崔生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信近見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於此詩同異未備因撫一則以佐攷證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顯尊師詩

予嘗以歐陽公唐書嘆天復天祐後無節義之臣推原於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盡有以致之然恐當時尚有其人特遭五閏喪亂遂失之耳因追爲搜緝補作唐遺臣一卷其已見於史者曰司空侍郎圖韓侍郎偓羅隱梁震輩此外尚有如孫郃陳向之徒尚得十餘人亦稍慰歐公之憾然莫能盡也韓侍郎丙寅在福州有贈吳顯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滅顯亦強爲名道若千鈞重身如一羽輕毫釐分象緯祖述揖公卿狗竇號光遜漁陽裸禰衡笑雷冬蟄震巖電夜珠明月滑侵簪冷江光逼履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傾擊地嗟衰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烹享議論通三教年顏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密行鬼應驚未識心相許開襟語便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斯人非唐之貞士棄官隱於黃冠者乎雖其名不可攷然當

附之司空諸公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云社稷俄如綴雄豪詎守株忸怩非壯志擺脫是良圖塵土酉難綴縲紲棄若無冥心歸大道回首笑吾徒是亦一吳顧也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此哉豈僅此哉

跋韓致光閫中詩

劉後邨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唐致光乃居南安烏嘗遂依之乎後邨之言是也而尚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尚寓福唐已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九溪之桃林辛未而後始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即居福唐亦非依王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梁者也致光避梁而出豈肯依附梁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閩者曰不羞莽卓黃金印翻笑羲皇白接羅鵲詩曰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汚塵埃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不平悽悽詩曰嗜鹹凌魯濟惡潔助涇泥閑與詩云他山冰雪解此水波瀾生豈但於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然後書奏令大臣署之民閒謂之車轂狀宦官謂之金輪圖嘗有詩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於今日遂代署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曰懿皇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即希濟所指也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儼不言所殺何王亦不及趙隱得此論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逢相梁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未知代署者爲誰隱爲相二年無一事可紀車轂金輪亦異聞也

書程尚書子糾辨後

晦翁以朱子稱乃其叔後羣弟子推而呼之者同時張敬夫呂伯恭陸子靜葉正則陳同甫陳君舉薛季宣程可久諸君大都皆曰元晦耳程泰之尚書仕孝宗時其卒在晦翁前而辨子糾事乃有朱子之目子疑是文非尚書筆況張清江乃晦翁弟子所著春秋集注尚書不

及見而辨中亦及之其爲捏造明矣尚書遺籍如禹貢圖論易原詩論北邊備對衍繁露雍錄予俱見之惟此乃載於文獻志者未知其何所出窮欲質之博雅君子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宋少師式齋范公楷在理宗朝爲名臣詳見袁文清公慶元志其詩則予未之見也乾隆癸亥其九世孫核得其墨蹟一冊梅花絕句一冊茶花絕句其後鈐以清白家風私印是卷在范氏爲世寶在吾甬上足補耆舊之闕亟錄而藏之先公搜甬上前輩詩在杲堂簿錄之外數十家其風節文章之著者尚書豐清敏公舒中丞嬾堂王宗卿珩蔣中奉璿鄭魯公若沖太師史文惠王朱少師翌張于湖袁正獻公正肅公陳侍郎和仲史春坊友林陳參議西麓皇甫處士東生程教授時叔兄弟程侍郎徐紀助教堂鄭教授駒其餘不甚見稱於世若陳晉錫者尚多有之今得尚書之詩悵先公之未見也若鄞江先生詩見於荆公墓志者是王氏子孫私撰託之荆公非眞筆也妄男子取而列之以補杲堂之本則謬矣核能購其先人之墨蹟以充文獻賢矣哉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多日不得上狀惟有瞻仰卽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履有相萬福某碌碌乘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當今仕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也財賦取辦於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紛紛有投贄者有挾貴者子之少卽怒多則不勝其費此豈易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寧使人謗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匆匆通問天寒更幾保愛不宣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

右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於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鶩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

袁不爾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此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獻二帖而當時爲陸學者之流弊章章如矣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祐志中所載之帖跋於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今是帖再跋於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猶存芒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於斯道茫無所見年來健忘昏髮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帖昔藏於檇李項氏今歸於江都閔氏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小山堂長趙君谷林意林兄弟出示松雪家門墨蹟一卷凡七幅後有吾鄉慈水陳文定公敬宗跋又有太原傅山先生跋美哉天水之世寶也第一幅爲松雪記事予孫提領行可者第二幅爲管夫人漁父詞四首第三幅爲公弟孟頫送剛父學正之任桐川詩第四幅爲公子仲穆所書坡公念奴嬌赤壁詞第五幅爲仲穆子彥徽所書章孝廉乞粟疏第六幅爲公子仲光和草堂秋興詩八首又和若拙詩一首第七幅首尾不完然猶可審其爲黃鶴山人王濛所作子猷雪夜訪戴圖序山人固公之甥也故附卷末文定爲吾鄉名德碩儒向未嘗見其手筆是卷以鷗波亭中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妙歸於谷林固趙氏之幸得見文定之跋又予之幸也剛父姓王氏吳人以字行有兵略其後從桐川學正徙吾慶元適方國珍來寇總管輩不能禦剛父自請分守東門累殺賊國珍以是不敢窺慶元者數年剛父去官而慶元不復可守矣子嘗嘆元史不載剛父事吾鄉圖經亦莫爲剛父立傳者僅得其概於先王父贈公所輯方氏事略予嘗過東門爲賦王學官故營詩編入句餘土音適見孟頫贈剛父詩因牽連及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白湛淵在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不知其爲吾鄉舒文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稚隨母養於白大德庚子任毘陵教授劉源勸其援范公例復姓未知果否然要爲吾鄉添一詩人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放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然以元開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爲可知則不仕者自此遠矣文正

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而卽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何所指也及讀楊僉事俊民爲作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闢文風泉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卽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道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公以是詆之歟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攷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子蓋不盡以爲然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卽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明道不如居田閒而明道之爲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然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爲表章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瑒山以爲幸宋之亡蠲其從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峰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瑒山之說予以爲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攷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眞妄言也文正仕元文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爲也其建國規模無可取者故潔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爲奸臣所誤罰行人以挑師釁耳蕘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意於存之所謂置身事外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而言其詞頗厲幾幾乎若幸其亡者而正不然其題理宗南樓風月圖曰試聽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柰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也）其題理宗詩卷曰已未天王自出師眼前興廢想當時臨江釃酒男兒

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詩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詩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捷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松風生哀□硯滴似訴優游解亡國只今惟有哀江南寶氣不愛鵞溪縑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采茶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卷來此其哀之至矣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曰宋張遺學有經綸不是清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南朝苦不伸泝流直欲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見此是黃河最上津此似斥留夢炎之徒而作其咏海南鳥曰精衛有情銜太華杜鵑無血到天津聲聲解墮金銅淚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靖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作存之幸之俱無預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於詩其咏四皓詩曰智脫暴秦網義動英主顏鄙哉山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鶴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入漢廷希夷亦朝宋祖而皆不仕文靖以之自況也又曰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託與於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已之不當廢也故題嚴光詩曰爲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燕沒矯激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正以求出處之宜然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君欲誰仕滄海一橫流飄蕩豈由已和擬古詩曰忍飢待竹實淡蕩今何之歌以靈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曰太玄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爲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長吟豆田謠愁雲落崩崖則覩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詩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雖知無所濟安敢遂忘情和擬古詩又曰客從關洛來高論聽未終連稱古英傑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愚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客無何中則文靖豈忘世者特厄於其時耳其和咏貧士曰淵明老解事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群是則戒心於霍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靖之不仕於元本不因宋雖亦嘗譏揚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國故君之分者不同況文靖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詩亦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

雲家世如殘局區區寸草心依然抱朝旭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紛紛少顏色空山夜哭遺山翁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雙鬢早發濡上曰別家忘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化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南哀宋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邊史訪金源上塚曰故國無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曰陵遷谷變橫流地卵覆巢傾死節臣毛髦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雄州詩曰漉落規模餘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爲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鸞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於哀宋者蓋其先世所嘗臣事也文靖生於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又不足爲輔故南悲臨安北悵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蠻語哉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倡和詩

剡源答泉翁詩云醋歌待約東隣伴潑面晴風漲酒瀾又云更有隣墻全處士醉吟能泛百杯寬是泉翁寓杭後所酬唱也今泉翁之詩自吟社而外無存者惜夫

題蒲壽宬詩

顧徵君亭林紀蒲壽宬事令人髮指明初禁錮蒲氏子孫諒壽宬之後亦同在其中可以報之矣偶見其爲浮屠刺血寫法華詩云丹書何切切滴心不滴血縱使血可乾其如心不竭蜀鳥啼作花至今萬山纈殺身以成仁遺訓有先喆何其謬爲激烈一至此也然讀之終無沉痛之意蓋膚語耳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文懿公長子茂元得刑曹而寄之訊以爲吾始而喜繼而憂終而恨喜者以進士多外補今得京職父子足相聚也憂者以初簽仕而得刑曹人命至重恐有失也恨者以自此恐不復讀書遂爲俗吏也教子如此可以爲天下人父之鵠矣雖然歐公與人言多及吏事不談文章則吏事亦學也公又何恨之有茂元後官侍郎稱名臣不愧文懿之裔云

跋唐荊川與萬鹿園札

荊川與鹿園札三十餘紙予得其七荊川文吏而惓惓於論兵鹿園大將而諄諄於論學觀其輸札令人肅然起敬也適九沙七十生辰子無以爲之壽卽以七紙致之九沙喜曰吾家世珍也因囑予爲之跋其餘紙亦歸九沙從子西郭

跋豐考功札

考功與周中丞苺厓札言其子鑒有萬夫之勇又極言其不孝考功有愧於學士宜其子亦多忤耳然嘗見鑒詩又頗蘊籍不似勇夫何也

題石齋先生遺詩

石齋先生遺詩是人僞作其中眞筆不及半但觀其湊成三百十一篇之目便是郵學究所爲強合毛詩之數者開卷便說畧侯因人成事坐據三韓千里之地漁陽鐵騎所出而不能用是其人全不識東西者陽翟之韓而以爲三韓三韓而卽以爲漁陽何其妄乎以讀破萬卷之石齋而爲此言耶

跋王節愍公手蹟

明之亡也浙中仗義殉節之臣極盛而杭人獨少甲申之難竟無一人乙酉南都之亡家居而死者陸大行鯤庭王邵武昭平祝貢士開美死於師者翁都督也畫江之役褒卹諸忠但及大行不及邵武吾鄉董戶部次公爭之曰死一耳何以卹典有偏將謂大行係甲榜邵武係乙科耶今之甲榜而賣國者肩相望也邵武始得諡節愍今年冬杪獲見邵武手蹟於戶部家乃國難前所寫摺扇見寄者乃知邵武於戶部爲舊契邵武不負故國戶部足報故人交有光矣自三公以死倡丙戌而後陳太僕潛夫陳將軍萬良徐主事復儀俞主事元良周貢士宗彝張將軍起芬姜指揮國驤吳都御史聞禮吳太學惟修姚都督志卓姚太僕奇胄湯守道芬張都督堅郁大令廷諫輩尚有人焉莫爲之先何以鼓其氣哉邵武向未嘗見其手筆爲正容肅拜而覩之邵武子均壬午鄉貢進士於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錢忠介公墨蹟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羅因國末造忠義諸公墨蹟獨以不得忠介錢公書爲憾已而得其爲諸生時試義殘帙喜而裝潢之屬予跋尾予逡巡未作九沙寓亭不戒於火是冊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濬恭得此卷乃忠介自書咏史諸作筆法跌蕩清妙爲之擊節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爲古人不及見此墨寶也濬恭方與予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後

錢尚書牧齋手蹟跋

尚書手蹟共十幅在馮研祥家皆與馮氏摹彥往還者第一幅云足下奇士遭此奇窮此天所以善成足下也楊大洪作秀才時貧病艱危備所不堪吾黨慷慨建竪無烈於大洪者彼固於困窮時辦此矣足下定當得力

於此其言善矣然則尚書睽節彼猶殆以少年甲第清華故累之耶其云曹生能救清漳可謂不負吾門閭人若更跳梁當置清漳於何地清漳指黃忠烈公也忠烈之被逮上疏爭之者葉廷秀涂仲吉周旋其事者彭士望以二千金爲納豪儈者戴初士黃商侯顧不知曹生爲誰幅中所及人物如錢不議孫子度呂季臣陳子木皆禾人則疑是曹紿事遠思當更攷之閻有周之變故異黨也跳梁者必其人矣振公亦不知爲誰第二幅云劫灰之後歸心佛乘急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閻霍魯齋作守道此好機緣春夏閒欲往訪之兄過嘉禾幸爲商地主不至栖栖旅人也內典可更爲一蒐訪嗚呼望塵干索禪力何在不覺爲之一笑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細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興細君指柳氏也予聞之周鄂山謂牧齋年六十四柳氏年二十四歸之客有訪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箋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書詩者輒戒之牧齋跌蕩乃至於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誚此卷歸吾友趙六意林令予跋之予學殖荒落未能詳覈良自媿也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南都王之明一案以鴻臚起而亦大受其累其被刑也昂首答曰區區之誠二祖列宗所共鑒也至今聞者爲之神傷是札云訛傳驚恐總無的確只有在山困頓聽吾主命而已是殆王案未了時而又云在山幸本土之人修防固守亦似可保但恐大亂當以南通括蒼爲退步而資斧難延恐爲首陽之續則又是南都已破時而又云大主在上必不令人枉死則又是赴王未擒時吾友趙六意林以此狐疑令予定其時日愚以意度之鴻臚既還山則王之明已訊畢特爰書或恐尚有後命耳而赴王聞江都之信奔蕪湖　大兵直下秣陵浙中亦風鶴交警故有南通括蒼之說然尚未聞靖南消息則故君尚在也大略當如此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子一書畫俱工同年孟公章明得其所贈便面以交梨匣貯珍之孟公早攀橋山之髯子一以遲蒙謗傷哉然子一致蠟書於夏峰謀殺賊而欲以唐通爲應則無知人之明矣唐通豈可恃耶若其書之工觀此便紙已得其概

無名氏手蹟跋

此札不知姓名觀其與閻人搆難之語外屈其形內食

其心是黨人之多事者可以想見明季甘陵之禍

馮徵遠手蹟跋

太常馮公三子大馮君酉仙卽元飈小馮君鄴仙卽元飈天下所共知而三相公元飈翩仙繼之其羣從則元飈徵遠亦其一也津撫與尙書負重望遭逢國難相繼野死於杭之湖上其志可悲矣當世猶多責備然兩公未展之志其季成之從亡不顧卒以蹈海明史不能附入兩公之傳眞一大漏也徵遠受部曹之命於江上事去蕉萃以死黎洲先生所謂竹梧鸞鵠困於柴水者其人亦當在遺民中偶於馮研祥家見其手札爲之泫然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昭武先生與先贈公最厚故予家所有詩箋尺牘篋頭極多然予少時但以書人詩人目先生耳稍長始悉先生之大節因爲之作墓幢之文顧里中人知者蓋寥寥矣是卷乃先生平淮碑論書以贈陸丈春明者先生之集已亡則是論尤所當存也李君海若爲其族孫以未得先生墨蹟爲憾予因贈之而跋其尾并書其墓幢之文於前

跋周鄭山先生墨蹟

鄭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銳於渾朴之中論者以爲先生之畫勝於文詩勝於畫書勝於詩蓋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雅健之目

跋林太常輗姜給事詩

甌巷太常輗姜敬亭詩姜氏未嘗入刻予家有其手卷蓋書以求正先贈公者乃知敬亭避地天台江干之役太常輗之出仕監國而不赴又言吏部嘗與太常同事姚江戎幕則戊子以後浙東山寨中事也此皆野史所未及者足以當詩史矣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蕭山毛檢討奇齡有三大辨其一爲忠臣不死節文異哉其立言也忠臣不必盡死節然不聞死節之非忠臣也世知檢討之文由於盧鎭遠宦所作續表忠記而不知其所以然鎭遠予同里先輩也初任蕭山教官其時檢討以亡命之餘歸里得復諸生名籍怨家不能忘情多相齮齕而又以制舉荒落連試下等鎭遠獨奇其才拂拭之備至檢討亦感之甚其所謂師弟非尋常學舍中人比也鎭遠所作續表忠記其初集爲趙給事吉士所雕二集爲程上舍某所雕皆與檢討論定而出者卽今檢討爲之序今所雕乃檢討手書本字畫甚拙可覆審也鎭遠遷官而卒檢討志墓亦載其事已而京師有

戴名世之禍檢討懼甚以手札屬鎮遠之子曰吾師所表章諸忠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書弗出也其子奉其戒惟謹乃檢討懼未止急作此辨而終之曰近有作續表忠記者猥以長平之卒濫充國殤而假託予序恐世之人不知將謂不識名義自我輩始故不可無辨又改其志墓之文曰公之續表忠記假予爲序嗚呼何其悖歟檢討不過避禍遂盡忘平日感恩知已之舊斯苟稍有人心必不肯爲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節夫負君棄國與夫背師賣友本出一致檢討之心術盡於斯文檢討之生平盡於斯文其翛翛然落筆時蓋可想矣檢討所作鎮遠墓志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猶藏盧氏其子嘗流涕出以示予予因爲記之若以續表忠記言之其紀事誠有未覈文亦多不工雖予不敢以其同里爲之辭特檢討親爲之序而反覆如此其心原不爲書之是非起見則可駭也天門唐庶常建中曰君始置檢討弗問蓋諒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頷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三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八

跋六經奧論

竹垞先輩跋六經奧論據漁仲所上書祇有書攷書辨謚詩傳詩辨妄詩名物記春秋攷春秋列國圖諸經序刋謬正俗跋而無奧論且謂其書議論頗與通志略不合然其於是書之妄有未盡者蓋漁仲卒於高宗末年其於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宗以後人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人之書矣又引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窾一條謂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尚得以爲漁仲所著乎乃笑明中葉人傳是書爲漁仲而行之者蓋終未嘗讀是書也予又觀其論易謂先天諸圖康節得之希夷將啓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其於人之系代源流本不知也其引福州道藏所刻郭京周易舉正則意其亦閩人而要其中議論固有發前人所未逮者如論秦誓之類是也惜其撰人之不傳耳

題豐氏五經世學

豐氏既謬造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春秋石經大學

又謬造高麗尚書日本尚書於是又造先賢先儒所爲諸傳記以輔翼之而皆託之清敏或其大父方伯所傳黎洲別傳記之略具豐氏詈朱子無所不至夫欲詈之則必先攷據其時代而言之以庶幾人之或信不當任口周內也今託於郝陵川之言謂史衞王通於楊皇后朱子館史氏因爲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人或問所出則曰忘之使朱子而果然則校之豐氏之背父逢君良不甚遠不知朱子卒於慶元六年史之官未達也歷開禧至嘉泰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猶然侍從是年誅平原始執政史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共仲叔孫僑如慶克之汙豐氏豈特得罪大賢卽史衞王當擊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者慈湖楊文元公也陵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也豐氏非漫不讀書之人而悖誕至此其病狂以後所爲無疑也若其中亦有可采者不當以人廢之是則黎洲之言信然

書朱子綱目後

黃幹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其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耳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三代以下之士喪甚矣選舉之法徒有其名無其實士亦無復立志者偶讀通典劉宋孝武帝時周朗上疏欲令二十五家置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五年有成升之司徒習武三年有成升之司馬若七年不能明經五年不能達武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孝武帝不能行也愚謂此卽明初社學之制洪永之閒蓋嘗行之而惜其不久然七年五年其期稍迫寬之以十年八年可也

跋王荊公改正經義劄子

荊公改正經義劄子其中第二道曰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劄棗者劄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乞付外施行取進止案毛傳解剝爲擊故釋文音普卜翻荊公不以爲是乃以養老解之偶一日到野老家問主人何在其家曰撲棗去矣

荆公悵然自失歸而請刊去之（見容齋隨筆）古人訓詁之學不可輕易如此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錢唐丁高士鈍丁得宋楊和王所藏高孝兩朝御墨一卷其中并有賜和王之子者予見之嘆曰此風雲慶會閣中故物也風雲慶會閣者和王洪福橋里第所以貯奎墨之所也先是和王卜宅中爲大府旁列諸子四宅極其宏麗而一浮屠謂之曰此龜相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宜引湖以環之和王方被殊眷卽以乞之高宗高宗許之又曰恐廷臣有言宜速爲之於是和王督濠寨兵數百又募民夫連晝夜爲之三日而成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凡數百丈工成而言者繼至高宗諭曰沂中有平盜功雖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爲過惟卿容之言者遂止和王乃復用僧言建高閣以御賜風雲慶會四字揭之而供奎墨焉蓋亦取昂首俯湖之象相傳百有餘年辛巳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以爲龜失其首將不利矣次年果大火數百楹無子遺而是卷得存不可謂非天幸也嗚呼中興多名將鄂王蘄王及劉太尉輩之功無一售者其得窮極富貴以老莫如附會政府之張循王而次之卽和王試觀奎墨之稠疊可以想見恩遇之隆三復思陵西湖之語君子是以知宋之不復北征已

跋汪伯彥封事

建炎七年高宗以逆豫師退手詔問諸舊輔以善後之計故相則李綱汪伯彥朱勝非呂頤浩秦檜故參政則顏岐李邴張守王綯故樞使則韓肖胄諸公封事李爲最呂次之其餘亦皆有可采獨顏岐寥寥一無建明岐故小人力阻李忠定入相者也尤異者汪伯彥之封事假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如相如作賦子虛亡是之比而終之以夢見箕子令其以所見質諸天子斷自神算蓋意中猶主和議而不敢明言耳其語亦絕非奏對之體令人發一笑也秦檜請聲劉豫之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是則仍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而不敢言中原人願歸劉豫者以是時方戰勝也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右周正字南仲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謚勅也按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胄死

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謚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勅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跋月泉吟社後

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窻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壯矣然當時主盟如方謝吳三先生至今學士皆能道其姓氏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邨而外多已湮沒不傳向微是書之存則直與陵谷同淸淺不亦危哉其間有可疑者第三名高宇爲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子進爲分水魏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十三名子直亦分水魏石川第七名栗里爲金華楊龍溪名本然字舜舉而三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四名喻似之爲分水何敎名鳳鳴字逢源而四十五名陳緯孫亦分水何敎名鳳鳴皆一人而兩見十二名鄧草逕爲三山劉汝鈞君鼎號蒙山而十七名田起東爲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同名四十名柳圃爲月泉竹臞陳君用而四十六名陳鶴皐亦月泉竹臞陳君用又五十七名有柳州月泉四十七名臨淸爲建德王進之而四十九名亦王進之建德五十名元長卿爲義烏陳希聲而五十一名聞人仲伯亦義烏陳希聲竟連名而疊出豈當日隱語庾辭務畏人知不憚謬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譌誤近世雕本未及是正耶是皆當俟之好古者之攷證者也夫吟社人物職志昭然其梦錯猶且至此何況荒亭野哭邏舟移榜其爲張孟兼所不能詳者尙可問哉若槐窻居士黃景昌嘗著尙書蔡傳正誤見兩浙名賢錄湛淵白珽則本吾鄉舒文靖公裔孫養於白氏見劉源先生集

心史題詞

亡友長興王敬所嘗爲予言心史必是僞作予是其言而無徵也已讀閻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爲海鹽姚叔祥所依託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佳證也嘗以語錢唐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爲此詩文予謂閻萬二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所南別有錦綫集明崇禎中尙存黎洲先生曾見之予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見其奇零者向使是書而在以之對勘心史當有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故造爲是書雖非眞本要屬明室將亡之兆也已吳兒喜欺人至今謬稱智井舊物以

索高價凡有數本予見其二

跋袁尚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其記北京營造本末一篇謂左副都御史李慶引用梓人蔡新使之同升卿列官工部侍郎濫起人夫恣爲魚肉死者幾百萬初上命月糧之外每旬賞鈔有病者賞醫藥死者賞棺慶新與都督薛祿指揮沈清等祇圖剋取入已盡行乾沒月糧則以死爲生重妄支給及殿成命大醮以憫死役者而慶懼以濫役得罪祇開萬人以上其奸如此不半年而三殿災職此之由也按慶新不足言矣薛都督名臣也何以亦依阿其閒耶不亦爲盛德之累耶

題閑中今古錄

黃南山先生孫溥作閑中今古錄其見聞有可采獨所記欒肇論語駁始末則誤甚矣欒肇乃六朝時人伯牛有疾章集注所引君視臣疾之禮乃欒肇之說而朱子引之今以爲其駁因朱子而作何耶

又題閑中今古錄

程尚書仲能以文學之禍死見於存吾是錄中明史以爲病卒誤矣明史經萬丈季野之手萬丈精於權史而鄉里先正事竟不能審以是知史事之難仲能大儒之子在元已官至尚書不能爲余闕并不得爲危素悲夫

跋陳半湖聞見錄

半湖聞見漫錄予節錄其有關明史者獨爲一卷其餘則皆格言也李自實附寧藩史家所紀不堪獨半湖云寧藩之叛邀李議事李言其失計當自舉奏以非敢違祖制殺大臣因彼抗詈致憤而然願削國削爵寧藩以其不附禁之於承奉司世乃云李受其公爵爲謀主而滅其家則過矣以大臣交藩王身可死家不可滅也半湖之言如此則世之所傳所謂下流皆歸者耳然寧藩之謀久矣李豈有不知者平日附之而臨時狐疑則亦適見其爲小人也究竟何益之有李有白洲詩集予於天一閣范氏曾見之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江藩瑞昌悼順王玄孫鎮國中尉統鈁纂述遺詔事實一卷時年七十一矣其辨野史妄傳遺詔參錯字樣聲淚交下惜其所紀亦多舛誤如襄城伯李國楨之葬梓宮並無其事當時所妄傳也太子已陷賊營而曰不知所之開齊化門者曹化淳非杜勛也若范文烈公係掖輔乃以爲刑部尚書倪文正公係討相乃以爲禮部侍郎王侍郎家彥則以爲太僕孟侍郎兆祥則以爲左通

施副都邦曜則僅稱僉院吳太常麟徵僅稱戶科而周御史亮工忽稱副都則官簿崇庳俱未之攷也侍郎張忻再入
本朝而以爲拷死行人謝于宣拷死而以爲逃則死生亦未確也其餘不能枚舉又若賀太僕王盛並非死於甲申者不知何以混而入之其筆墨諺陋無足觀末附絕句四十二首亦不工然選明詩者不可竟遺此人也予友張燧取以示予因題其首

書祁門張侍御請毀逆奄墓疏後

明熹廟時奄禍爲亘古所未有天奪其魄莊烈帝出而誅之彪虎餘孽誅鋤殆盡而西山之碧雲寺尙有逆奄生前所造塚穹碑屹立乃崑山南樂兩相諤文入
國朝猶無恙相傳寺僧拱護甚力遊人過往多以穢物擲其碑寺僧伺其退輒洗濯之予嘗憤守者之愚而以爲得使崑山南樂長存面目被人嗤詈正自快意康熙辛巳張靜齋侍御疏請毀之得
旨允行是固大快人意之舉但惜不取碑文搨數本附之三朝要典之後足當桓大司馬流芳百世之志也

跋柳先生年譜

柳先生年譜一卷不知誰人所作大畧宋儒仿呂汲公韓譜爲之江都馬涉江昆弟因購宋槧得見舊本遂與韓譜合刻中有辨新唐書二條謂據子厚先侍御史神道表稱中書令奭乃於侍御史爲曾伯祖列傳蓋仍韓退之墓志之誤而奭字子燕列傳以爲子邵者非俱見讀書之精但子厚柳評事墓志則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實仕於唐而譜以爲隋豈固歷事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令繹同葬長安少陵則譜所載三子竟遺其名以是知攷證之學其難如此涉江歎曰有是哉因書之於其後

再跋柳先生年譜

王厚齋曰柳州之文多目名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出於崔元翰請聽政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謝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曰恐是博士韋籌作而愈膏肓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若爲裴令公舉裴晃乃晃說作柳州之生晃薨已五年今按譜中所列尊號表六首柳州謝上表未及別擇其餘似亦知其非而不載

題范文正公年譜

是譜爲吾鄉樓宣獻公所編而公五世孫之柔校正者又有補遺一卷言行錄四卷皆元時刋本自公少有朱氏之困淄州池州爭所謂長山者紛綸莫定予嘗見永樂池州府志中有宋忠臣丁黼於理宗紹定二年作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以青陽朱氏所藏文正手帖及謝太夫人畫像爲據而府志折衷之曰朱氏實籍青陽文正繼父文翰嘗任淄州長史謝於其時歸之故文正讀書淄州之長山其說足以解紛矣是朱氏雖籍青陽而青陽之長山非文正之書舍文正實寓淄州而淄州之長山不可以爲朱氏之本貫也然年譜明曰淄州長山朱氏何耶公於貴後以金帛酬朱氏撫育之恩足矣至回贈繼父以太常博士而以蔭補朱氏子官則於義未爲當不可以大賢而曲護之

書郗氏族譜後

偶見法帖刋誤一書宋黃伯思著其中有曰晉郗氏自太尉鑒以後遂爲江左名宗其字讀如尚書絺繡之絺世人俗書郗作郄呼爲郄訛之郄此大謬也郄訛晉大夫郤穀之裔郤鑒漢御史大夫郗慮之裔按漢有益州刺史郗儉清香染郗郎之句蓋沿俗耳愚按尚書絺繡之絺孔傳讀作如字伯思所據乃孔傳也按鄭注讀作希說文郗字今多從之成周邑在河內杜氏曰河內野王縣西南絺城以鄭漁仲通志例當是以邑爲姓又按戰國策有絺疵郗既與絺通或卽絺疵之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焦文端公志經籍其譜系家則吾鄉槎湖張氏之譜在焉張氏之譜修於東沙尚書有善有惡區別森然蓋譜系中所未見先宮詹修全氏譜族祖見山先生實秉筆欲用其例宮詹難之而止或問予曰兩家所見者何予曰皆是也尚書志在春秋一筆一削雖家乘乎而霜松雪柏讀之凜然知懼宮詹則爲孝子慈孫念有取於包荒之旨非僅僅懷府怨之惡也及見戴帥初集序富春孫氏譜乃知尚書之例出於孫氏

跋田表聖墓志

田侍郎之直節無可置議顧其在太宗朝嘗請封禪則一言以爲不知者也漢唐以來請封禪者無一非導諛之臣侍郎非其人也特其晰理或有未精耳當時幽燕未復銀夏爲梗開國之勛較之漢唐劣矣乃敢尚啓其侈心乎不謂侍郎有此失詞也范文正公尚序此事於

志中亦偶未之思耳眞宗甚眷侍郎於其歿也二子在居喪中仍食月俸斯古今卹典中所未有者

書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予纂古今親表錄友朋多言其徒費日力不知門地分而流品出未嘗不於世教有補鄉先生宋中大夫周公鍔預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覿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錮籍者七人予既牽連書之又讀陳忠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九覺中饋不可無入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於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刑者亦豈少哉文正壻一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節死於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像壻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偶從大夫裔孫見家傳書此以勉

跋王檢正庭秀傳

檢正爲黃涪翁詩弟子諸志爲作傳皆排比其善行而困學紀聞擷其磨衲集議論之妄以鄭介夫爲妄言陳少陽爲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弟爲謬賞謂蘇黃文章爲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而以易傳成於楊謝之刪潤詆趙張二相尤力有是哉其謬妄也是以深寧斥其邪詖子謂舒待制之與檢正文章俱有可觀當置之文苑而識其短以爲後人之戒

跋豐吏部宅之傳

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顚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按後邨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訃聞朝野共淒涼蘇移北府兵皆散笻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奮士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潘時益開禧嘉定之間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益有勛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尙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跋袁處州行狀

狀云宋之亡也舊不快意於衣冠者爭上變入爵陳參議允平有聾家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參議爲書約蘇都統以九月乘帆下慶元當出兵以迎禮部尚書高衡孫連署勸進時張元帥督師將征南命招討使王世強圍捕鞫實賴處州讎其麾下得解其事而參政由是得脫其後復有言昌國大姓以故王爲名者元帥不聽嗚呼順治戊子己丑之禍如一轍也而衣冠之禍更慘已

跋袁尚寶行狀

尚寶袁公行狀黃先生南山所纂也尚寶傳其父之學世以爲術士耳不知其因成祖養賢之問而詳及前代學宮書院之制論武臣居喪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當先獻皆讜論也而力爭靈濟宮符藥之妖妄尤大臣風節惜南山先生之狀其敘事過於質直無文

跋陳祭酒行狀

吾鄉陳公敬宗明初名臣也實與李祭酒時勉齊名南北吾讀其行狀乃知其亦嘗奪情起復明初文臣奪情甚多而李賢所援祇及楊溥故事不可解閣臣雍容絲綸之地奪情已非訓矣陳公終身侍從亦奪之不已謬乎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有明中葉以後宰執以相軋爲事是一大患也方桂洲分宜兩公玄黃之後當國者似亦宜爲前事之鑒讀江陵集則新鄭之與華亭一盈一虛益可畏矣江陵爲庶常時乃華亭所教習故所以護華亭者甚至卒之傾新鄭而攘其位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國大臣不竭精神於補袞而專用之門戶中論世者所長嘆也

又書江陵行狀後

江陵當未第時深爲遼王憲燁所眷時世宗方耽玄默之道王以方士長生之術見幸穆宗卽位或誣言有淮南衡山之謀遂下請室江陵實有力焉語在遼邸紀聞江陵尋售王府爲第神宗時之沒籍以王妃王氏之請也物換星移格天閣在人何在者終於不保生前之機械坑坎亦可以已矣夫

跋明王晉溪尚書傳

明正德閒大臣晉溪之才偉矣故能默用陽明以定宸濠之難其人雖兼機數然三代以後盤根錯節亦有非機數不成者必墨守迂腐道學之言以格之此愚人也明人論晉溪褒譏各半非知晉溪者晉溪爲敬軒再傳弟子其太公卽敬軒弟子也然則晉溪之心術何嘗不

粹特事有經有權則所以處之者亦有體有用以是知敬軒陽明之學亦未嘗不合

跋衞元嵩元包後

宋楊通老謂衞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周武帝賜爵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傳在北史黎洲先生詰之謂北史周書皆無元嵩之傳不知其何所據愚攷北史實有元嵩在藝術傳但傳言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上疏極論之因疑元嵩乃道士而惡釋家者及讀隋經籍志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衞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下詔一切廢毀然則元嵩僧也其上疏非詆釋教乃謂託於釋教者之多耳自唐中葉以後沙門始有賜爵之事元嵩賜爵其言不驗予友杭編修云元嵩實道士不知何據

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古人有畫像記畫像贊二種獨宋慶元庚申沙門善月爲四明尊者作像志銘是文章體例中所未有也四明法智師主延慶道場實爲寶雲通公高座以振天台螺溪之教沙門宗曉爲之纂教行錄七卷予生平不喜佛書而是編以有關梓里文獻故收拾之其中有紹興壬午青山居士樓奔跋文當是太師樓楚公昇之弟也并錄以廣舊志之遺

題蟫津集

浮屠之文如蟫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餘力雖然無問昌黎之學非蟫津所能排卽以其文亦豈可遽與昌黎抗歟是則可謂不自量矣

書道德眞經三解後

道藏中多有易學鄧錡亦其一家也雍正甲辰得見其道德眞經三解一解經則章句大旨也二解道則述天地始終之故也三解德則丹竈家言矣又述眞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冠之卷首原夫杜史清淨之旨轉手而爲長生久視之學隋志未嘗合幷蓋其愼也鄧氏之書其意在乎通津然強分道與德而二之則支矣

讀道德指歸

張南漪語子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云嚴君平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爲嚴然則篇中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卽稱莊子曰老子之作上經象天下經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每設爲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閻潛邱乃以爲莊周逍篇之文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

禍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嚴而篤矣然予并疑是書乃贋本非君平之作也漢志於老子所錄有四家隣氏經傳四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說四篇使君平有之不應不見於志其疑一也王貢傳載君平事但曰祖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是特祖其意而別爲書非竟若是書之爲箋釋也然漢志亦不錄是已亡矣安得晉魏閒忽出乎其疑二也且予嘗觀其文亦頗不類西京人語其疑三也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南山先生晚年頗言養生故瓊臺贊其畫像有高慕玄虛漸入佳境之語道德經附注三卷自言因王弼舊注茫昧因發其光耀之一二而以不得神從寥廓快覩昭回爲恨則好之亦至矣讀先生傳家集其養生之言亦津津然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南山先生注陰符以爲當卽戔謙之輩所著其言甚確其謂篇末一百一十三字蓋古注而混入經文之內者因改正之愚意則謂此乃總結三篇之說非注也惜不得起先生而問之

書程雲莊語錄後

初南雷黃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郡之門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教之餘術而別自出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丈澄齋出其遺書示予三篇之外尙有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爲宗而著定爲十六目其前八目曰不著形質不雜青黃之白是爲眞白此彼相非之謂指指有不至至則不指不指之指是爲眞指是非交錯此彼和同是爲指物青白旣兼方員亦舉二三交錯直析橫分是爲指變萬變攘攘各正性命辭負邑勝天地莫能定惟人言是正言正之物是爲名物惟名統物天地莫測天地莫測名與偕極與天地偕極之物其誰得而有無之幻假之是爲眞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指非指是爲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堅石惟其所適此之謂物變其後八目曰不落形色不涉是卽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色脫盡是卽有天之地天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地天地天天地閃鑠難名精光獨透曰眞神至精至神結頂位極名實兼盡惟獨爲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無自物往來交錯物各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止從橫周徧一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

惟愼所謂名實自正曰愼謂彼此惟謂當正不變通變惟神神化惟變曰神變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神生知指皆無物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絕於世亦久矣雲莊盍參會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雲莊之傳如熊如瀛金貞輩不甚著名而正希先生爲最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盡得於雲莊其遺書又有易數定序及著法定序十目雲莊名智字子上一字極士

再題雲莊語錄

正希先生講學師歛入程雲莊向嘗聞之黎洲黃氏得其大略後見其書於揚之馬氏果誕謬不足信也其講兵師閩人柯仲炯所謂農丈人者也仲炯亦自負易學主象數予未見其所著故姚令王君正中說易本之而正希與劉侍郎之綸並師之黃太稱曰仲炯從董公應舉屯田一妄男子耳嘻正希之學一出於雲莊一出於仲炯皆自以爲專門而世莫之信以所見於用者驗之即其薦申甫而可知矣因并附志之雲莊語錄之後

跋劉屏山唱道集說

屏山唱道集說鈍翁駁之詳矣偶閱湛然居士所爲序言其二十九歲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年二十九歲參藥山而退因發憤參萬松師著此書噫屏山歷詆諸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援昔人以自重習之斷非佞佛者即或其言閒有未純不過學之小疵耳浮屠輩造爲此說以誣之而屏山援之以爲例可爲一笑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九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泰山遺刻廿九字其第一行闕丞相二字其下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至昧死請與今重摹嶧山碑中廿九字悉同蓋斯篆之僅存其亦悕矣

跋峋嶁碑

吳越春秋載神禹有峋嶁山銘豈得尚存後人之爲之者自以韓吏部詩之故猶之明人妄爲日本尚書蓋以歐陽兗公詩之故有是哉其好奇也雖然峋嶁碑與穆王壇山四字夫人不知其僞而不知太學石鼓之與二刻鈞也

跋壇山石刻

穆王八駿之馬三道之歷宜其遊歷所過有可攷者而已泯然無徵矣吉日癸巳四字不卜可知其依附然其與峋嶁之文皆極奇古亦非精於此者不能爲也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天一閣范氏所收石刻有神功二字旁勒云周文王括石書乃隸古文也孫暢之謂臨淄齊胡公墓桐棺字多與今隸同以此證隸之不始於秦使其見此必以爲始於商矣馬齊堂謂石鼓出於宇文其說未覈至此二字者或出於黑獺之手而後人以陀羅尼追尊之號記之未可知也夫黑獺黑衣之種耳而書法果如此則又在沙陀北狄題名之上矣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趙德甫曰漢晉志官屬皆有循行之名今景君碑陰故吏自台邱遷而下十九人作脩行脩字恐是循字之借予思脩行者蓋謂東脩之行也漢晉碑皆作脩正可以證漢晉志之誤是碑之陰洪氏且未嘗見顧予家三本皆有之蓋明初搨本也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會稽禹穴之字趙德甫稱爲窆石銘而王順伯定爲漢刻是也近人謂其詞非銘體因謂碑有銘而窆無銘不知古人原不定以韻語爲銘孔子書季札墓嶽嶽十字亦何嘗非銘乎

跋魏受命表

盤洲曰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也予謂是卽石表之表與碑碣名異而實同然帝王家著作多用碑其用表者祇此近人不知古金石之例竟以碑表分差等

誤矣

跋北齊乾明碑

是碑立於乾明元年碑文作隸古全石漫漶祇存匡郭其中有可識者鎮北將軍祕書監盪其人之官又有祠堂二字殆祠闕也當博攷之金石之錄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皇太后勅以寺中有冬筍生降書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以寺中有仙藤白露之祥也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溉冬筍何不哀黃瓜求仙藤白露以爲瑞豈知鸚鵡之翅已盡折也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本跋

開元泰山碑銘刻在山頂之石爲前明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鑿其上舊文爲所毀者半天下之謬妄有如此耶竹垞嘗詢之野老謂必架木緣絙而登然後椎拓可施而山高苦風吹日曝紙幅易裂故摸文甚難予所得乃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本完好無闕當今日而遇此舊本可寶愛也封禪秦漢之侈心是碑雖有儆戒之語已漸趨於空言矣至於野無遺賢之賀則其極功也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陽冰上李大夫書論古篆欲備書六經勒石明堂惜其有是請而不就也向使陽冰果主是事詎不遠勝於開成之本耶予友當塗徐君文靖嘗謂陽冰事雖未行其所書字樣當有存者故吳立夫詩陽冰石經欲鬻乳予告之曰韓退之識陽冰子服之嘗得其蝌文孝經非卽陽冰之字樣乎今所傳謙卦亦卽字樣之一種也

跋唐大使府墓磚

予在邠上有發地得墓磚者其上有大使府燒造五字以問予爲何時予曰此唐磚也唐人稱節度大使以示別於副使若楊吳以後則當稱都統府矣其字畫雖非出於名手然亦嚴整有法度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二十卷藏於天一閣范氏有周密趙孟頫楊伯嚴柯九思張天雨王行周伯温七人鑒賞字跡而靈武幹玉倫徒克莊亦有跋焉最後有豐坊之題范氏書帖大半萬卷樓故物而是本獨不知得之何人觀坊所題可見也石刻所傳盖僅有其半而手書精核更爲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見予之嗜之也以其副爲贈焉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是石爲宋嘉定癸酉方公信儒以安撫陳公孔碩以判官在蘄州祝瑞慶節採白龍洞諸勝作篆書題名極偉方陳二公開禧以後之名人也其末深以歲事畢登物情安樂爲喜異乎遊人之屐也已予愛而跋之

題王半山鄞女志

舒王之葬殤女在吾鄉崇法院旁謝皐羽過而題句者相傳院中多舒王與會老往來墨跡戴曾伯驚風急雨之詩是也先侍郎少女許嫁屠侍郎子本畯未笄而卒附葬於檢討公墓啟土得一石則舒王志也因捨之而稍移於北嘻是一塊土者世爲殤女之壙耶先侍郎曾有文記之今失去乃補之集中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曹娥廟石不存久矣宋元祐中蔡卞知越州重書立之卞京兄弟皆有書名而卞稍爲京所掩顧孝女之碑書於儉人則可恨也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金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兹州胡公神道碑欒城李學士冶之文朝散之孫山東按察祗適自書兼篆文曰明昌新辟公上言上京合懶等五路牛頭秘栗盧名不實宜會計以備邊用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肩繢於時大臣非材五路大姓多不奉法元妃李氏專寵臺諫無敢輕議而公獨直之聞者莫不聳動此蓋朝散大節故碑特序之於首予友杭編修世駿方求金史遺文因寄之碑石甚巨自元以後中穿之柱無此材矣書亦工整可愛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王文定公神道碑爲其子公孺所纂文附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衡輝拜於墓次慨然興先誌之慕重爲勒石而復其祠清其地穹碑煥然嗚呼今世之吏聞之殆將以爲羊叔子自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安得古道雅懷如此者乎三復華容題後爲之憮然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明制東宮官屬爲詹事府爲左右春坊爲司經局坊局雖羈屬於詹府而各自爲政故一府二坊一局公署異地最初洪宣之際二坊且置大學士一員原非詹府所統也易代以來一承其舊其後坊局公署皆圮乃俱會於詹府然其列銜仍不相統近人不諳故事居坊局之任者竟自以爲詹府之官可爲發一笑也是碑乃先禮部公掌司經局時所立其文與書皆出公手予家自明

嘉靖以來世掌綸言館閣故事差能言其本末所愧檮昧之才累薦未升一塵遽出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偶展是碑不禁爲之憮然

跋柳州羅池廟碑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予異而問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印碑以過輒無恐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燁筆談言是碑嘗入瓦礫中兵火之餘土人取以築城所築之處卽崩累築皆然因驚訝而物色之則碑在焉石已橫裂爲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爽爲可畏也昔田汝成拾遺論柳子謂其精爽魄強斯語最善知鬼神之情狀古之人生爲明聖歿爲明神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故申甫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而後使人知其不朽於冥冥中也乃柳子以不世出之才方將大有爲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奸邪之目投老荒裔歿而猶視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菀結沈冤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之變有此別種而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嘗讀柳子祭呂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州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情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蕩爲太虛結爲光曜爲雨爲露爲雷爲霆復爲賢人奮爲神明之問是其所以抒寫憤懣而爲身後之兆者豫見於此亦可傷矣劉煦以爲柳人之妄而咎昌黎之遽實之其議雖近於正然於鬼神之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操論依乎中庸故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所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且夫柳州之有惠政於柳其遺愛之惓惓於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爲王性之所僞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僞也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

桂陽周太守有開武溪水道之功廟食至今乃後漢書畧之古今循吏之泯然者可勝道哉然歐陽文忠以爲周憬曾文定公以爲周昕蓋兩先生所見碑本俱闕其名而據所聞以實之文忠以爲碑雖闕尚可識者未必然也予攷太平寰宇記廣東韶州新瀧有太守周昕廟卽始開此瀧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溼衣入

廟則是碑當爲昕作若寰宇通志湖廣衡州武水有太守周憬廟則或別以有功祀之而歲久訛傳移於昕者蓋武溪出臨武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會於昌樂而一太守廟在水之陰一太守廟在水之陽雖地尚隔遠而易以同姓同官相混文定之辨尚未得盡其詳也從來金石之學足補史傳然非博求其是則翻多誤者卽令欲正前人之誤而不能得其所以誤亦未足以折之也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尚見於藏書之目亦異事也偶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庋焉予爲名曰深明詩曰嗚呼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予攷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於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辨之矣且荆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使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辨與蓋自諸經旣有板本而石經遂多不觀斯亦自然之勢卽西安石經之得存者亦幸也書之以遺吾友杭君堇浦使附之石經攷異之後

跋禮記石經月令

唐天寶中刊定月令置之四十九篇之首又增益其文而七十二候之制裂則其分配出於緯書以六日七分作五卦配一月有公有辟有侯有大夫有卿卦之居公位者得二爻其下各得一爻爻各得一候此本割裂荒誕之尤者而李林甫輩據之以正月令可謂不學無術者也旣頒行天下於是詔集賢院別爲之注以易鄭注遂有別爲之疏者以易孔疏其詞卑鄙開成石經遵而用之始成不易之書宋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請復古文下兩制議韓伾張泌胡旦皆以爲然餘人多以朝廷祭祀儀制多依唐注請且如舊又便宣讀時令大中祥符間孫奭又言其事時論終以改作爲難而止此見宋三朝國史志者六經奧論以爲獨王學士禹偁不可遂不改者非也其後卒改從古文則在景祐初見晁氏讀書志

跋孟蜀廣政石經

宋時石經不貴陝本而貴蜀本殆以陝本止正文而蜀本有注耶其時學宮所頒行皆蜀本故徽公所引石經亦皆蜀本今亡矣夫偶過趙谷林小山堂見其蜀本石

經毛詩自周南至衞風雖片羽乎可珍貴也其中多足與今監本互證異同者惜不得完本讀之

跋宋嘉祐石經

宋仁宗勒石經用篆有志於復古矣其時楊南仲之徒皆名人也然予得見汴本石經數紙其篆亦無甚佳處何也

廖氏世綵堂韓文跋

仁和趙徵士谷林之子小林得宋槧韓吏部集於曲阜孔氏乃廖瑩中世綵堂本也瑩中所刊之書其工料莫精於九經而草窗評之以爲不如韓柳二集之善今觀小林所得良佳嗚呼瑩中失身賈氏蒙謗下流然其於風雅不爲無助校之秦氏之畢少董韓氏之向冰蓋有過之顧使瑩中但爲賈氏鑒定書畫優游東閣不染事權雖難以語君子潔身之義而尚不至於大玷當時壑公座客浙東則梅磵先生胡身之浙西則蓀壁先生金一之以及吾鄉安竹林吏部皆豫焉梅磵竹林多所箴規不見用固嶷然不染蓀壁亦不失爲遺民未若瑩中之被禍也明嚴氏之盛文休承亦嘗爲鑒定書畫而論者未嘗以此訾之吾不能不爲瑩中深太息焉然當時薦紳負盛名力排史氏之後村尚不免喪其所守又何尤乎瑩中要之瑩中所審正之經籍則終爲可寶不以其人而廢也在昔湖上養樂園爲賈氏第左之別墅其旁香月隣即瑩中所築也是集之播遷流轉而仍歸趙氏足爲湖上故物繆綢其有幸焉顧安得九經連軸并柳先生集亦惠然而至成合璧耶小林其更博求之

跋舊槧三蕉文集後

舊槧三蕉全集是元人物在明初曾入樂安郡王邸後歸吾鄉袁尚寶忠徹家已而流轉於吳尚書原博溫閣學貞幹諸庫又有魯國世家之章通計印識家其十三其欒城集後別有清夢軒刊本五字不知誰氏而紙色甚舊今世如此種書亦罕矣宋史言高宗賜東坡太師謚以文忠御書序贊以賜其家今是本所載勅乃孝宗乾道九年之筆也然則宋史誤矣揮麈錄載潁濱有章簡之謚則文定疑是後改今是本載淳熙謚議則文定乃初請卽定又是王明清誤也章簡乃元絳謚明允之謚賜於開禧時當雁湖執政主張蜀學遂以一字之謚寵之今是本獨不見其勅與議不知其本失載耶抑固有之而脫去耶予於雍正癸丑得是書中間入有力者之手又二十有二年乾隆辛未復歸不勝其喜且是固吾鄉柳莊舊儲也因跋其後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顧亭林之購廣韻也但得明人茭本而是本未之見既雕而惜其不完也歷引前人書所載而爲明茭本所無者志於後今以是本攷之則亭林所引者皆在焉惟姚寬國策後序引廣韻藍字下雍門中大夫藍諸今本失去雍門二字又作中山大夫然則亦不免脫落互異也是本以宋槧重雕尚有此憾安得更訪舊人所藏而讐正之

廣韻之注博矣然予觀其姓氏一例則不甚覈也如謂孔氏之孔取殷之姓子而契之降祥自乙以子加乙則誣矣衛之左公子職右公子洩而列之左公右公複姓之目不亦悖乎鄧國則云出自殷王武丁之後不知鄧之姓曼見於左氏伍胥抉眼吳門子孫因以胥門爲氏胥門巢蓋其後不知胥生時巢已爲將見於左氏他如楊揚伍五毋毋之別俱不能審蓋遽數之不可窮也若一一爬梳而糾正之未必非陸法言孫愐之功臣也（姓氏之墨滿者又極多）

是書成於宋之景德故凡唐諱皆已不避獨引齊民要術尚作齊人要術蓋偶未及改正也於是而知蜀中石經之因仍唐諱固不足怪而必以爲不忘故國者未必然也如齊民之爲齊人豈獨不忘文皇乎

亭林謂十干皆引歲陽而戊字下獨不引著雍以爲明茭本脫文今是本亦然然別見於九魚部下著字又謂凡姓皆引古人以證之而明茭本去之今攷是本亦不盡然蓋未必皆有名人可登記則略之也

跋乾道四明圖經

四明志乘以吾家爲最備自胡尚書寶慶志吳丞相開慶志袁學士延祐志王總管至正志季孝廉永樂志楊教授成化志張尚書嘉靖志無一佚失足以豪矣張制使乾道志則最初之作也購之不可得乃過天一閣范氏見四明文獻錄全引其書爲之狂喜乃別爲鈔而出之於是揚之小玲瓏山館馬氏杭之小山堂趙氏皆來借鈔願予猶疑非足本嘗見成化志中於遐追山二廟下紀劉毅胡韓諫吳越無納土事以爲出自乾道志今竟無之則脫簡殆多然要屬難得之書可寶愛也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胡尚書築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吳丞相潛開慶續志十二卷皆宋槧也予得之同里陸參政懋龍書庫寶慶志先以郡志十一卷列於首分爲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九例而接以六縣志十卷續

志則不分郡邑專紀丞相菰明之事及其詩文而已吾鄉志乘以乾道圖經與此二志最古實爲文獻之祖可寶也雍正庚戌予以拔萃入太學是書爲人纂去質於富人之手仁和趙五兄谷林以白金四十錠贖歸仍鈔一副本歸予予作長歌謝之尚書之志見於陳振孫書錄郡陽馬氏通攷暨明焦氏經籍志胡志成於參軍羅淸之手焦氏誤爲羅庸而吳志則藏書家未有及者前此臨川李侍郎穆堂江都馬上舍嶰谷皆嘗向予借鈔遂巡未寄茲并屬谷林鈔以貽之弇鼓厄塞歷五百年而始流布於時殆亦有數存其閒哉古者著述雖佳非人不重尚書立朝與薛極輩附史相彌遠稱四木當時有草頭古天下苦之諸其與丞相之書並列有慙德焉故予前所作詩於胡志頗畧然未嘗不自笑其迂也

再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吳丞相開慶志皆記其菰明善政其自九卷而下則其吟稿也吾友杭君董浦頗疑其非志體予謂丞相菰吾鄉最有惠政卽此志可備見其實心實政之及民者而以其餘閒春容詩酒又想見當日刑淸政簡之風原不必以志乘之體例求之也況丞相遺集不傳則是志之存可不謂有功歟獨寶慶志則多訛謬如元豐之舒亶中興之王次翁皆爲作皇皇大傳而高憲敏傳不載其受楊文靖之學又不載其拒秦檜請婚之事何歟史忠定傳謂其仲父簽樞罷官在秦檜死後則并國史宰執年表未之攷也袁正獻公附入遠祖毅傳後亦寥寥羅濬謂是書成於一百五日固宜其有所舛戾也夫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寶慶志中有載及胡尚書以後事者予初甚疑之旣而知是書嘗爲劉制使獻所增加也第一卷牧守自尚書以後凡二十人而至吳丞相又十八而至制使皆附列之則爲制使所增加可知矣及讀第二卷經籍志有四明續志三百三十幅大使吳丞相置四十五幅制使劉公置吾鄉志乘自吳丞相而後直至延祐方有續本未聞有劉志乃知四十五幅卽散入寶慶志中所增加者然劉制使之菰吾鄉在咸淳自淳熙四先生而後吾鄉人物之當表章者不可勝舉制使一無所增而增其事之小者抑末矣

延祐四明志跋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袁學士淸容所修也是志流傳甚寡儲藏家皆無之卽在吾鄉亦但有二本其一在天一閣范氏其一在陸高士春明家然皆失去第九卷第十

卷第十一卷蓋無從覓其足本矣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頗有是非失實之憾如謝昌元趙孟傳皆立佳傳而袁鏞之忠反見遺蓋清容之父亦降臣也又累於吳丞相履齋有貶詞殆以其大父越公之怨非直筆也

再跋延祐四明志

浮屠結習喜作大言強半孔子吾師弟子之故態也至有謬妄之至者如延祐四明志有育王住持知愚傳初無他善但言吳丞相履齋判慶元極尊禮之問曰師之語錄願序引以傳不朽愚固謝之退語人曰吳潛晚歲如病風禍將至吾豈願其文語聞於吳大怒繫之獄杖之未幾吳果貶死夫丞相立身有學術立朝有節概其蒞吾鄉有惠政死於賈似道之手非其罪也何物愚僧至擯其文而不屑乎蓋必以他事被杖而爲此說以自揜也清容紀之殊不可曉

至正四明續志跋

至正四明續志十二卷王總管寧軒所修也總管於吾鄉爲循吏其整頓它山隄堰最有功志中所書堤堰補濟容之所不備元時牧守如此蓋絕少者

成化四明志跋

南里先生纂府志質實可觀其入蓋醇儒而東沙續志不爲之立傳當時南里之子若孫皆官至藩臬監使一門貴盛東沙殆有宿憾焉而故略之然南里有傳出於西涯李文正之手不籍東沙也後東沙而爲志者不能采西涯之傳以補之則疏矣予并求得其詩一首補入甬上耆舊詩中

跋寧波簡要志

寧波簡要志二卷明黃南山先生潤玉著先生嘗著四明文獻錄此則其檃括之書予鈔之萬處士斯同家吾鄉志乘自宋元迄今其佚不存者張津之四明圖經姜嶼之明越風物記羅濬之四明志而已其餘皆完好雍正辛亥浙江修通志余方在京厲二樊榭杭二董浦千里貽書求四明舊志予遣使請於家君發插架所有胡尚書榘寶慶志吳丞相潛開慶志袁學士桷延祐志王總管元恭至元志及明楊教授寶成化志張尚書時徹嘉靖志而以鄭教授眞四明文獻李侍郎堂四明文獻攷及先生之二書盡送志局蓋吾鄉之書較他府獨備譬之禮家幸不至爲杞宋之無徵也已

它山水利備覽跋

它山水利備覽一卷予鈔之故太僕陳朝輔家然非足本也按至正四明續志載它山堰東諸碶閘凡三十有

三曰攔浦堰曰唐家堰曰黃家堰曰新堰曰擂木堰曰朱家堰曰風伯碶曰何家小堰曰沈家堰曰張家小堰曰徐家堰曰樓家堰曰華家堰曰蝦堰曰黃家藕池堰曰屠氏橋閘曰范家閘曰靳家堰曰鄭家堰曰祁胡堰曰李家塗堰曰陳五耆堰曰張家堰曰小馮堰曰鱸頭堰曰蔣家堰曰大蘇堰曰段塘堰曰朱瀨堰曰王家堰曰松樹浦曰鄭十八郎堰曰鄭家食利堰王總管曰以上皆載魏氏水利備覽近松樹浦又有強堰皆防蓄水源滲泄去處宜時加修築以備旱潦今是本皆無之是知非完豹也五百年以來水利日荒三十三堰蓋多不可攷者矣書爲泉使魏峴所作吾鄉魏氏大都出丞相文節公之後其見於志者有豹文有峻而泉使以水利之書傳有功梓里不媿溪上之彥哉泉使諸子曰淳曰洽皆以詩稱亦見是書中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一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實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敵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號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楚莊非霸惟馬驌嘗見及之）至吳則黃池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以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寥寥詎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媿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如越草竊苟簡不過爲霸之閏而已卽軼秦宋何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

晉之霸由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實止四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其所深恨也幸襄公眞肖子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郤之敗幾失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先公風乎公以後至昭頃則無譏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齊桓而五晉之失霸齊景稍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識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強而好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既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春秋四國強弱論

鄭桓公當周之季已能卜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吾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爲下自夏以前皆都晉蓋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疆宇尚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姜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凌秦然秦人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爲陸海其險不下於晉是二國者實天下之奧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而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雖強國弗能驟加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泰山環濁河清濟據臨淄而不足以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摧於晉者爲尤甚靡笄敢後再折於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之報晉者一特乘其欒盈之難不可爲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讓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郟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穀苟非然者莫能相尚然亦皆去其國而鬬若直入其境則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凌之矣秦之強足以抗晉而過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於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役失之向非襄公之再勝則晉幾不霸然雖勝之而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減色也未嘗不以秦故成公厲公之際累欲收秦而不得而楚雖得秦不過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夫晉楚雖世霸而菁華亦稍竭矣故五霸之降

爲七雄而秦晚出莫能與爭是亦運會之迭爲消長也晉不分或尚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則秦之不成霸也亦未必非禍雖然此亦第以險論之耳齊於四國爲稍弱而桓公之時南服楚西致秦葵邱之會晉亦聞風而至何其雄也內政廢兵車衰至使晉人脅之欲令南東其畝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秦穆公論

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疏也謂穆公是誓以其悔過之誠故錄之夫是心也霸而幾近於王嗟乎穆公而果悔乎哉秦晉之隙始於伐鄭秦與晉共伐之而秦背晉而成之其曲在秦然晉受大恩於秦而以此爲讐則曲在晉秦既成鄭而又襲之則曲在秦然秦自襲鄭而晉邀之則曲在晉是固皆衰世之事不足深責而吾觀當日晉甚巧而秦甚拙彭衙之役孟明欲雪殽輪不返之恥而不意再敗至使晉人噬爲拜賜悔過者如是乎既而晉人取汪以報之孟明不能禦復窮兵以逞至於焚舟悔過者如是乎晉人以爲是必死之兵也何必與角角之而勝無所加於前而相尋且不可已不勝或損吾軍於是閉關不出聽其小有所得可以自蓋而秦人果封殽尸而還不知者竟以爲晉之屈豈知晉者乎究之王官之役秦何嘗大有加於晉不久而晉報之矣再敗而一勝已不爲武而況其不成勝也既食其悔過之言又不足遂其雪恥之志吾竊爲笑之且夫孟明庸人耳其與陽處父相語甫離俘囚遽以拜賜爲詞何其淺也當其爲斯語而識者有以卜其彭衙之辱矣故吾以爲孟明歸秦之後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而後得以窮兵不然是二人者必將復痛哭而誄之而不至如此之悖也抑或秦誓之文蓋即出於二人代作之詞及二人者死而後心又動亦未可知也左氏之見不及此盛稱秦君臣而以爲霸西戎之舉即由於此多見其誣也然則聖人之錄之尚書何也曰是非有取而錄之也聖人蓋歎誓誥之衰有如秦人之托諸空言而卒不克踐者故存之以爲世戒不見夫詩之錄閟宮耶僖公有何攘楚復許之功而妄言之聖人之存之亦以示譏非取之也秦自王官之後不復東征蓋亦力竭不能復出矣是舉也後世有學之而亡者慕容垂是也更有謬悠之說以爲聖人逆知秦之繼周而存其誓則是比於緯候之流其亦不待吾言而後辨也夫

楚莊王論

慈溪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謂楚初令陳人無

動將有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紿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君公孫寧儀行父致君之弑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二人之罪尤重今殺徵舒納二人討賊者如是乎善乎清江張氏之言云二人必誘楚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徵申叔時言陳亡矣又曰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之夏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楚自背盟而行無道故陳亦背楚而從晉黃氏之言可謂核矣愚初治春秋時蓋嘗見及此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之說不知黃氏已言之也然黃氏於楚所以背盟之故尚未發焉春秋之世嗣君得列於會則不討是雖衰世之法要亦霸主之例然也寧儀之奔楚久矣而辰陵之盟帖然則未嘗聽其言蓋楚但欲得陳而已無他心也使陳終服於楚則少西固在所不討然而陳卽以是年朝於晉斯楚之所以怒也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可以使陳無動固經非寧儀之力也其後之復陳也亦不盡以納諫蓋是時陳侯固在晉也倘晉挾陳侯以與楚爭則事亦尚未可知於是假納諫之名以復陳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矣故謂其討賊者固非卽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楚之與晉爭者陳鄭宋耳辰陵之盟陳鄭俱在未幾俱入於晉故陳平而加鄭矣鄭亦有賊耶鄭平而及宋之蕭矣宋亦有賊耶是固不待辨而明者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則其後無不了然甚矣夫左氏之昧也又何況於諸家至於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至是楚始葬之雖黃氏亦云然則益昧矣靈公雖弑嗣國者固其子也謂其見脅於逆臣而不備禮如齊莊公之葬則固有之豈竟有棄而不葬者是特楚人假仗義之名爲之改葬而徧告於諸侯耳五霸之中惟楚最無可稱僅此入陳之役諸家許之而豈知其皆非聖人之意也

叔仲惠伯論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而踐危機故左氏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蓋以王法言之是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菀枯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能誓死不可謂非義叔仲惠伯更非荀息比也彼其所傳者爲世子先君卒旣已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此在未事之先文公未嘗有亟嫡之失也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彼其私事襄仲之醜文公不知何況惠伯則是惠伯之死足與烈日爭光而聖人不書焉何歟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妄誕爲匹夫之諒者或指爲暴虎馮河之勇者前則馬驌

後則顧絳一口同詞有是哉其謬也果爾則將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者反得以通權自任歟得臣無足論矣行父號稱賢者方且屈於襄仲而爲之役則是中流一壺僅惠伯耳爲此說者徒以長後人臨難苟免之習者也當付託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才力足以辦之而後可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成事而卒害義者里克是也是以亂濟亂不如死之愈也安得以惠伯爲徒死哉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保其所託則亦求備之論要之其一死不可非也且夫惠伯之死也其孥已奔蔡矣已而復叔仲氏豈非宣公自媿其篡襄仲亦自媿其逆行父輩亦自媿其依違而魯人亦共憐其忠而復之乎柰何百世而後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然則聖人之不具於史何歟曰春秋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死則惠伯之死無從附見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亦非以舊史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

論華元劫盟事

七雄之時勇夫以氣矜互相尚習俗既成王侯亦降心焉然成功者要僅見其一則藺相如其一則毛遂至於安陵之唐雎則頗疑附會矣要其源起於華元之劫盟然左氏所載夜登子反之牀其辭氣仍雍容但終之以子反懼與之盟而已曰懼則華元之情狀足以脅之可見矣此左氏之文詞所以大雅難及也柰何妄撰曹沫事而史公從而實之妄矣

孔子正名論

蘇石丞謂靈公之死衛人立公子郢而郢不可乃立輒使輒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父耳蒯聵得罪於父然於其入也春秋以世子稱之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以其子得立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納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亦正矣其後胡侍郎謂孔子爲政必當告於天子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

子全子曰右丞何以知蒯聵之非世子若本非世子而孔子可以世子稱之則本爲世子而亦可不以世子目之宋儒說春秋多如此乃大亂之道也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又無疑矣觀左傳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世豈有其子得嗣

爲諸侯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稱爲世子之禮右丞之說眞無稽之談也惟荊璧嘗爲靈公所立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荊璧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然而衛人方自以爲有名則以荊璧得罪於父也夫荊璧欲殺南子其處人倫之閒未盡其道則有之而其心則可原也雖以此得罪於父而當在末減之條者也況靈公前此嘗立之而其後又未嘗聲其罪而廢之則衛人欲追探靈公之意而廢之於義有未安也故荊璧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荊璧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且使荊璧不得爲世子則衛人何所見而立輒其立輒也固以其爲世子所出而立之也天下有世子而不應嗣位者乎侍郎之說亦未爲斟酌盡善之道孔子爲政必不出於此也

萇弘論

左傳萇弘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傒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語有之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之爲此言以爲周人殺萇弘之張本也子全子曰有是哉左氏之妄也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萇弘之死亦豫爲之地步而不自知其背使如其言則是後世人臣當國事將去必當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天地之崩裂且將不顧矣雖然吾於萇弘則尚別有責焉春秋之末所稱閎覽博物君子者莫弘若也故孔子亦嘗從之學樂則其識古今事變必多據左氏言周劉氏晉范氏世爲昏姻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及趙鞅以爲討遂殺弘以說夫范中行搆難之由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罪惟均然至於戰不克而伐公宮既出奔而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狼猖潰決無君甚矣萇弘方將扶周室於垂盡射貍首以致諸侯之不庭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使諸侯之得有其大夫今不能明大義於天下而反從而助焉天下其謂之何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公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戍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其國無賢臣遠慮故倒行而逆施一至於此是以欒盈之亂叔孫穆子救晉次於雍榆春秋予之彼與國尚有然者況天下之共主哉況敬王之入周也崎嶇伊洛

之間其懂而得免者惟晉是依乃當晉之有事而忽連衡其叛臣則其召侮也固宜然吾意萇弘之賢必無此事或者周室諸臣忌弘之才方見用於劉氏及晉之討無可委過從而害焉如唐之殺杜讓能以說于岐固始之流涕致諫而不從者也古今冤抑之事容有相類彼其勃鬱煩冺之氣莫可暴白所以血三年而化爲碧不然則其爲周計固未當一死亦不足辭矣惜乎左氏生於定哀之際乃不能爲詳攷其實也若據韓非子則以爲叔向所陷其時叔向之卒久矣韓子之言不知何所據也貍首之射太史公嘗笑之故予不復述而但就其致死一節論之云

亡吳論

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及其亡也忽諸世之九之者以爲會稽之成一也艾陵之師二也黃池之會三也向徵是者吳當遂霸天下然此皆自事之已形者言之而非其元氣之所由削福命之所由傾夫吳之亡始於通晉成於入楚而其搆怨於越則由此兩事而起固不待其子之身有韶同之佞員聖之誅而識者方知之也且吳建國於江淮之間其疆隅不足當楚之半以形勢言則大江之與長淮楚皆踞其上流江東四戰之地不足與之爭衡是以自壽夢以前俯首而附楚者非特其風會未開抑且勢不得不然晉霸既衰思出奇策以制楚巫臣又藉手以洩私忿其通吳於晉者非能確然謂吳之必可以制楚以爲卽令不果勝而楚之一歲七奔命已大病矣夫吳之一往而無厭也其亦何所止竟得志於楚則必并加於晉其後齊盟爭長之事可驗也然晉自趙文子當國而後偷安視息以自延特利其目前之爲助而不暇遠慮於吳之卽楚也而楚亦不幸而適在中替之日當國如子重子反子瑕之徒皆庸材是以吳得起而乘之齊桓之謀楚也蓋亦嘗用徐矣輔之以江黃道柏而不克也當時之徐未必下於吳也前後之楚不同也然以累世強大之楚植根已固卽令不競豈能猝亡其國而諸蠻視吳素屬等夷其中必有倔強而不相下者斯越禍之所生也楚不可猝亡又生與國之患則吳之國危吳之國危其勢固非中原救援所能及是則輕其社稷之計而受人發縱指示之愚以結釁於鞭長不及之地失策未有如是之甚者且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驟武者造物之所忌也吳自諸樊以至王僚無不好戰疆場之間連年爲鬬江淮而東前此所未有也玉帛外竭干戈近訌民力幾何而不困也

強水師爲車戰違地利也凡若此者皆吳人墮於巫臣之計而不自知且吳亦第見平王暮年信用囊瓦費無極鄢將師幾於尸居餘氣以爲可亡之會不知大臣自左司馬戌而下猶有人焉又三公子皆賢者君子是以知楚之未易翦也隨人陳人守舊盟而不寒豈果忘乎日見凌之怨覘國者其審矣故當是時非以王者之師臨之必不足以亡楚夫王者之師何如當囊瓦臨陣之際宣其脅賄列侯殺害忠臣之罪正告於楚之三軍以及其近郊遠郊之民則楚人自瓦解而倒戈繼遣一介上告天子及中原諸國宣其累世憑陵諸夏之罪或許以反其侵地或許以繼絕九縣之封盡還其故則小國向風牛酒日至爲伯州犁伍奢郤宛發喪收諸亂臣之族付諸理官慰安楚之公室安堵無恐禮其士之賢者則楚人將反爲吾用於是分兵歸吳以備不虞休士於楚以鎮新國則秦人必不敢出而數年之後入朝周室一匡天下大業可得而成矣七國之時樂毅入齊益頗有其風焉而惜乎其用未竟也今觀於吳則反是逞其封豕長蛇之習恣其倒行逆施之狀決漳水以灌紀南決赤湖以灌郢則民其魚矣夫檮王與子山爭處令尹之宮則草野之遺污辱又可知矣楚人上之則痛心於廟社之荼毒下之則切齒於家室之播蕩卽無秦人吳亦安得有楚卒之內變起外援至踉蹌而去所得不償所失夫得失之不相償猶之可也而過此以往楚人之讐雖百世不解豈不懍哉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固罔或不亡矣況自晉人以吳困楚而楚人卽以越窺吳昭公五年越大夫常壽過始以師會楚伐吳圍陽之役越遣大夫胥犴勞之公子倉歸乘舟師而從之其固相結也如此三十二年吳始用師於越而是役也越遂乘虛入吳夫吳旣素有不快於越而入郢之時全不爲備是亦可以見其疏矣卒之檇李之役反隕其身以致貽患於其子其後句踐興師申包胥實在焉則楚自遷都而還雖不以一矢修怨於吳而吳實亡於楚也嗟夫天道好還故禍機之倚伏如轉轂焉可不懼哉或曰若吳當會稽之時不許句踐之成豈能復爲後患而跨三江五湖之固亦不遽至於亡予曰不然吳不滅越固亡卽滅越亦亡夫闔閭父子皆好勝而不顧其後者使其晏然而有越則將以爲天下皆莫吾若其進而與中原爭衡不待其事之畢也是時中原遺衰固不能摧吳之鋒然而商魯之溝荼墨之壘逞其雄心虐民以用楚人復仇之師將起而議其後百粵宗支之處甌閩者從中應之

此其亡亦不出二十年以後也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夫差之報仇是固不可以已者也既取越而有之慄慄危懼撫諸小國結好中原其庶可以免乎雖然吳以崛起之國窮兵以犯鬼神之怒求其保泰而持盈也吾有以知其不能故曰吳之亡自壽夢以後啟之至闔閭而極夫差乃天之所假手者耳

越句踐論

以吳之強也而句踐於覆亡之餘生聚教訓而沼之是荆楚所弗能古今之論復讐者孰有光於斯自是而反諸侯之侵地遂以稱長於上國誠偉矣然其晚年功業稍衰何也曰是可以見持盈之難也范蠡之言曰句踐之爲人可與患難不可與安樂以是知其量亦易荒也彼夫差之初政益刻苦自勵矣卒以報越及其功成何一往而不克自持也句踐雖不至如此之甚然以沼吳之後夷攻其所爲非前日比太宰嚭者亡吳之巨子也句踐信而任之其欲納魯哀公而不克出於嚭之受賂句踐尚可爲國乎吾觀范蠡之去也殆有見於嚭之見用而飄然而避之也文種之死也必嚭惡而殺之也洩庸以下諸公之不復見也必皆爲嚭所抑也太史公謂諛嚭者謬矣爲國莫大乎用人卽此一端其餘皆可知也鄧艾平蜀而赦黃皓君子知其不終況從而用之乎迹其遠鷙上國於魯於衞於邾逞其雄心而淮泗之間終弗能有是皆亡吳之遺而句踐襲之其幸而不亡者幾希嗟乎晉之衰也南方之霸凡三出楚雖久爭中國然至靈王始得專主諸侯之盟恣睢暴戾遂以自殞繼楚者吳其橫行更甚焉故其亡也愈慘越則稍戢故無覆滅之禍而其不克終霸要亦後心爲之也或以爲種不死蠡不去夾輔霸業必不至於此而已予以爲種不死蠡不去當輔之以廓大其國而必不教以圖霸蓋遠處三江五湖之間鞭雖長而不及欲博主盟之空名而耗其國以從之智者所不爲也況重之以戮功臣信壬人則其衰也固宜

信陵君論

信陵君之賢至使漢高祖易代慕之良亦難矣其初破秦軍以存趙也得之侯嬴其再破秦軍也得之毛公薛公皆知人之效也顧獨失之虞卿子全子曰是舉也當魏齊之亡走於趙而已失之不待虞卿之至也魏齊魏之相也又魏之諸公子也夫以諸公子之親加以相之重而使秦人一言而竟惴惴乎不能保其頭卽謂齊之庸有以招強國之侮而以二千里之魏信陵之才不能

保其公子與相之頭則辱甚矣魯仲連之語辛垣衍也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衍驚其言仲連引紂之烹九侯鄂侯以證之吾以爲仲連之證猶疏也何不曰前者魏未帝秦秦猶能取魏公子及相之頭夫公子王之骨肉也相王之左右手也同爲王而不能庇其骨肉與手既帝之而何難烹醢其身乎吾不知是時衍將何辭以對也且諦觀秦之肆暴於六國也固挾其堅甲利兵以摧人亦半挾其虛聲恫疑恐喝以下人六國之懦也堅甲利兵尚未至而已爲其虛聲所劫此其所以亡也彼和氏之璧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明矣澠池一擊之缶其不重於公子與相之頭又已明矣藺相如以身當之而秦遂不能有加於趙其氣足以抗之也秦以其氣加人人亦以其氣抗之而秦遂詘然而沮以是知秦之亦無能爲也何也以氣遇氣有勇者勝此七國時之風習然也且相如之抗秦也以匹夫入虎口而抗之若信陵是時則據吾國而抗之不似相如之危也計不出此使魏齊走趙平原仗義留之及平原被紿見留於秦虞卿復以魏齊來歸而信陵猶遲疑不敢納焉不可以爲丈夫矣予嘗爲信陵計是時莫若留魏齊令無他往而治兵待於境上以書答秦曰魏齊下國之公子而寡君之相也無忌亦忝公子之末而與聞寡君之國政者也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爲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今王以已之相而求寡君之相卽魏齊不足惜寡君之相足惜下國之公子亦足惜寡君不堪其辱王必欲齊請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再索魏齊亦不敢戰至若平原之素行其他不如信陵而是舉則在信陵之上夫平原之與魏齊越境之交耳其始之留之也尚不足爲平原異及其被紿見留於秦而侃侃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魏齊者勝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此其言有相如之風矣是時秦雖不肯出平原於關然其氣已屈使趙王能用虞卿之言必不捕魏齊而使廉頗趙奢李牧之徒以兵叩關問罪於秦曰魏齊魏之公子而又相也平原君寡君之弟而又相也范雎則王之相也秦王爲其相他國之王孰不爲其相今王以已之相而禁寡君之相以求魏相寡君不堪其辱王必不出平原君於關願以師見吾知秦必不敢害平原亦不敢戰然則是舉也信陵能行之魏可以自強趙能成平原之美而行之趙可以自強而惜乎其皆不能以遂秦之暴以示六國之弱以是知六國之必亡也嗟乎他人不能則亦無足責耳矣信陵君之賢而亦不能是

可惜也非特交臂失一虞卿而已也宋之困於金也函韓侂胄之首以予之執田俊邁以予之其人良不足惜不知國體之辱士氣之自此而不振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二

諸葛孔明入蜀論

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荆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爲子全子曰謬哉蘇氏之言也荆州之爲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以取東南則荆州爲要得荆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西北則荆州非其地也當是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十有其九由荆州以取襄陽不過得宛洛其地四戰卽得之江南亦不能以兵守之倘謂由荆州以窺武關撼長安則甚難桓溫之攻符氏是也蜀之爲土也嵯峨天險宜不過自守之區而爲長安之背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以長安之固豈蜀之所能爭而長安有事則蜀之力能爲患昭烈之入蜀長安十部甫歸曹氏張魯未亡正關中可取之機也其時欲制曹氏當以蜀中窺長安爲正兵而遊軍從荆州以纏宛洛故周瑜爲孫權畫策急以取劉璋并張魯結馬超爲上甘寧亦主其議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荆州必危英雄之所見審矣不然孫氏方捷於荆何不徑由江陵北向而顧爲此迂圖哉其後孫氏不能得蜀故終吳之世不能得

志於魏況孔明邑嘗棄荊也荊州本非劉氏之有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呂蒙之徒日相窺伺夫人又從中主之古無借人之地足以成王業者此孔明得蜀之後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吾則謂孔明之失正在不能棄荊以起孫氏之釁而蜀遂以之不振何也孔明隆中之策本欲兼荊蜀以爲家有蜀又有荊兩軍並出良爲可恃然孫氏既索荊則其勢已與劉氏分況荊本孫氏所取今據之而不返其曲蓋有歸矣邑若慨然以荊州還之孫氏則隣好尚可保而以全力由漢中以撓長安彼十部之餘必有響應者況馬超以宿將正在蜀卽不能盡得長安而要之長安必危孫氏既得荊亦必進而圖襄陽則曹氏之勢大分矣曹氏知兵故其棄漢中也急徙武都氏於天水誠懼漢之撓長安也計不出此乃使前將軍日結怨於吳而浪用兵於魏卒不聞漢中之一甲一矢應之於西以相犄角也不但西師寂然而荊軍之出疾呼夷陵上庸之援竟亦不至也可以謂之知兵乎劉封固庸材然孔明何不見及此也夫得宛洛之地千里不如長安之一郡一縣也何其督歟迫白帝之役趙雲亦謂當急據河渭上流以圖關東不當從事荊吳則荊州之不必力爭也明矣或曰前將軍之出師也魏人將遷都以避之宛洛震動何子過之深也曰魏人恐其挾天子而去故欲遷以避之遷帝也非遷都也魏人之都在鄴不在許卽使漢人得許亦未能窺鄴也而況徐晃已至宛城之內應已平前將軍之兵已折卽無糜芳輩亦敗而歸耳然卽襄陽可得許都可至挾天子以攻曹氏而彼以幽冀之地自固亦不能挾其頸而笞其背不如得長安之爲萬全也是說也蜀人廖立蓋嘗言之而蘇氏未之知耳或曰然則襄鄧不足恃而宋之南李忠定諸公皆欲都之何也曰爲其近汴梁也宋人不甚爭長安以逼於西夏耳則勢必由襄鄧以入宛洛矣言各有所主也

司馬孚王導論

古來簒弒之禍必有判身家爲之羽翼者其人旣已不顧名節亦更何所惜李德林高熲之徒以爲縱事不成族滅亦所不辭至於陰附而陽離欲以蒙天下後世之耳目以爲事成吾可以享佐命之功否則可以避禍斯其術倍工而其心倍拙吾於晉得二人焉其一曰司馬孚其一曰王導是二子者一成一否而道則同史言孚當其兄執柄之時嘗自退抑果爾則其預誅曹爽之密謀何耶疏跡者而能然耶嗚呼狼顧之相孚所曉也三

馬一槽之跡乎所悉也而邵陵之屢高貴之弒皆極力
矜飾以示其無預果漠然不知耶至當塗改步猶自言
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斯其言將誰欺欺乎以文明
舊臣官至鈞輔使果乃心王室卽令見制於家門力不
足臣何不飄然去之以師昭之悍其不容臥楊之旁有
人異志又可知也蓋乎之始也見人心尚未忘魏王凌
毋邱儉諸葛誕王經之徒迭出或尚能輔魏以存故爲
自全之計及久假而不歸遂自附於貞士矣善夫厚齋
王子之言以爲上不能爲叔肸次不能爲朱全昱者嗟
乎其所謂不夷不惠者正其欺天罔人之祕也當是時
有習陽亭侯順者乎之姪也其人不達天命稱制之際
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讓遂悲泣由是廢徙姑臧卒
守意不移終於貶所向使乎之所爲如順安乎之封太
宰之拜安得加其身耶而溫公乃取乎而畧順則其疏
也王敦擅命司徒導以婉順處其閒時主不之疑也然
使姑孰之疾有瘳典午之命終墜則所謂大義滅親者
又居然司馬家兒矣何如王彬之正氣廩廩也雖然原
夫乎與導之心始蓋畏禍其後則猶思掩惡至如宋齊
邱之徒恥禪代之議爲人所先而反覆操異議以梗之
進退失據反以遭其君之譴則又降而愈下也矣

陶侃論

坡公謂晉史所傳陶侃折翼之夢以爲出於庾氏誣謗
之口庾陶多嫌隙誣謗誠有之然遂以爲忠誠足貫神
明則吾未敢以爲然也當時忠誠孰有出溫忠武之上
者卞郗二公亦其流亞而才不足以匹之陶侃因不預
顧命胸中怏怏勤王之師累欲返鎮向非忠武誰挽其
駕其可謂之純臣乎陶侃而謂之純臣則郭汾陽之累
黜累起毫無容心不足貴也司徒導之入石頭也侃笑
以爲非蘇武之節然向非忠武侃亦無乃爲甘卓之流
乎曾憶明季臥子先生嘗有此論今忘之矣作陶侃論

謝安論

王謝齊名其人亦相似王敦之難導不能抗也而能巧
自異於敦然不過待敦之死而已使敦不死遂成其篡
導將如之何桓溫之難安不能抗也而能婉自異於溫
然不過待溫之死而已使溫不死遂成其篡安將如之
何敦與導爲兄弟導之心或別有不可知者安則非其
比也特其才不足以討亂節不足以拒逆於是累改九
錫之文以冀事緩而變生其亦懂矣向令安才足以討
亂節足以拒逆則溫以九錫之文至從而聲其罪加以
六師可矣豈不毅然大丈夫所爲耶淝水之捷千古以

爲安之才吾以爲是役也符堅失律使安得以成其名蓋亦幸而勝耳安之拒桓冲勤王之師蓋其矯情鎭物之能事非果有成算也安能令元成淝水之捷何以不能令元乘勝直取秦之國乎厥後進師黎陽不能復京洛并可以知元之才矣

袁憲論

甚哉袁憲之妄也韓擒虎入丹陽而勸陳主用梁武見侯景故事以臨之何其不倫也景雖凶逆然究嘗爲梁之臣子故得以御殿之禮懾其氣擒虎於陳寧有此哉向令陳主用其言其被辱當有更甚者甚哉憲之妄也然則溫公載其言於通鑑何也曰溫公偶然之失也溫公蓋有取於憲之臨危不輕去其君而遂不審其言之誤也雖然陽源袁氏如淑如覬如粲良世濟其忠義梁之昂則始抗節而終失之惟憲亦卒失身於隋陽源之澤衰矣

韓柳交情論

孝鹿門責退之謂其嘗以列卿光顯於朝不能援子厚於綰帶而交之日而顧弔之於墓草既宿之後是乃目不見唐史之言近日臨川李丈穆堂據兩家歷官之年駁之是也而於韓柳交情委曲則似尚未有盡者予乃更爲論以申之

退之官御史時於子厚爲寮友然當是時子厚實據要津參大政其視退之之孤立者不同夷攷伾文當日原有澄清天下之思故能收神策軍之權卻藩方之請事事皆爲唐室罷政起見其心未可盡非而不自知任重之非其才也順宗不久其位新舊猜嫌之際伾文遂不克自支一蹶而滿朝皆加以奸邪之目遂使八司馬蒙謗是固出於後世成敗論人之口而范文正公所極以爲冤者獨是時方有一退之而不能用偶爾建言遽有陽山之貶斯則當路諸公所不能辭其咎而其卒不克大有所爲亦正於此可見況其中疑案尚未易明也退之寄三學士詩有曰同官多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讐其別竇司直詩有曰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因陽山之貶而歸過於柳劉者殆不一日退之雖不遽信入言而其中亦不盡帖然也然吾以爲子厚必無排退之之事使其有之則後此豈有靦顏而託之以子女者特其不能力爭於伾文則誠足抱友朋之媿而人言亦有自來矣故使子厚再假數年則必還朝還朝則其與退之必有剖晰前事可以釋然於形迹者而不意子厚竟不得再見退之以死若退之經紀其

身後斯則古人之誼不以蒼黃易節者也謂其中年竟未嘗有纖毫之相失者非也古人於論交一事蓋多有難言者而陽山一案關係舊史又不獨爲世之處功名之際妨才嫉能遺棄故舊而妄藉口於古人者戒也追退之銘子厚力稱其以柳易播之舉夫同一子厚也豈獨於退之爲小人於夢得爲君子乎吾知退之是時亦固諒前事之虛矣

李習之論

伊洛諸儒未出以前其能以扶持正道爲事不雜異端者祇推韓李歐三君子說者謂其皆因文見道夫當波靡流極之世而有人焉獨自任以斯道之重斯卽因文而見安得謂非中流之一柱哉乃韓歐已祀文廟獨不及習之則尚論者之闕也習之之學未嘗盡本於退之或者不察竟以爲韓門籍湜之流蓋退之實欲致之於門下特習之不屈耳習之之妻退之兄子也然其呼退之爲兄則尚不肯以後輩之禮自居而況師之云乎自秦漢以來大學中庸雜入禮記之中千有餘年無人得其藩籬而首見及之者韓李也退之作原道實闡正心誠意之旨以推本之於大學而習之論復性則專以羽翼中庸觀其發明至誠盡性之道自孟子推之子思自子思推之孔子而超然有以見夫顏子三月不違仁之心一若并荀揚而不屑道者故朱子亦以有本領有思量稱之至去佛齋文則其所以衛道者尤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詡以爲直接道統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與東林僧常總遊者有尼出入其門者有日誦光明經一過者其視因文見道之習之得無有慙色焉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然則孟子而在不將亟進習之於上座哉至其平賦則周禮之精意也得此意而善用之雖麟之盛可復也蓋習之有體有用具見於復性平賦二書文中子之書流傳已久獨習之嗤其似太公家教吾於是而知習之所得蓋未可以尋常窺也退之文字之交徧天下至其解論語解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後世以習之之文稍遜退之而并其有功於聖門者而掩之惡乎可歟公之於唐人雖稱韓李而其慕習之也尚在退之之上然其所以慕之者祇於不作哀二鳥賦而止而反謂其復性書不過中庸之義疏則尚未爲知其本者惟葉石林宋潛溪所以論習之最當而近人罕信之是皆因文見道之言誤之也或謂習之言道而其言未純於道闢佛而其言時或染於佛此亦本之朱子嗚呼苛矣是不過習之學力稍未至而遽短之可乎

唐書於習之學術概略不書反言其累仕不得顯官佛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習之恚懼移病爲有司論罷夫逢吉之媚克誰人不曉習之而欲得顯官耶必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寧復有顯官在其意中者且習之而懼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復何懼之有是蓋當時朋黨小人誣善失實之詞而史臣誤采之者雖以荊公之識不能盡諒此事異矣今因論從祀而牽連及之并以糾舊史之謬云

杜牧之論

杜牧之才氣其唐長慶以後第一人耶讀其詩古文詞感時憤世殆與漢長沙太傅相上下然長沙生際熙時特爲廟堂作憂盛危明之言以警惰窳牧之正丁輓季故其語益蒿目搥胸不能自已而其不善用其才亦畧同牧之世家公相少負高名其於進取本易不幸以牛僧孺之知遂爲李衞公所不喜核而論之當時之黨於牛者盡小人也而獨有牧之之磊落李紿事中敏之伉直則雖受知於牛而不可謂之牛之黨衞公不能別白用之概使沈埋此其褊心無所逃於識者之責備而其勛名之不得究竟至有朱崖之行亦未嘗不由此然在牧之則不可謂非急售其才而不善其用者也衞公討澤潞牧之上方畧衞公頗用其言功成而賞弗之及衞公誠過矣然古之人有成非常之功裂圭封之而飄然辭去者牧之獨弗聞耶亦何用是怏怏爲也且衞公雖未能忘情於門戶之見而其相業則雖怨仇之口不能沒牧之所爲詩其於衞公深文詆之是何言歟近世海鹽胡孝轅謂牧之年未五十四與專城亦不可謂之牢落其言良是長洲何焯不以爲然果爾則是必爲鄧仲華而後可也且牧之自湖州入爲舍人唐之舍人乃入相之資也其時衞公已退牧之之大用亦不遠矣而讀其應召時詩何其衰之甚耶殆亦長沙賦鵩之徵也非所謂不善用其才者耶嗚呼天下之難得者才也僅而生之而或有人焉抑之或又不能隨時知進退得喪急求表見而反自小之是非特其入之不幸也天下之不幸也吾願操大鈞之柄者其無以成見爲用舍春容而陶鑄之而負瑰奇之器者其無以一擲不中遂蕉萃而喪其天年其庶幾乎

唐天祐紀年論

漢亡而昭烈支一綫於蜀梁亡而永嘉支一綫於郢劉崇之太原南宋之厓山成敗修短不同而其事同也昭烈得而爲正統則何氏之欲存永嘉亦宜然儒者置之

與劉崇等以其在五代也厓山則無可議矣獨唐亡梁篡更無親支之可期而諸藩各以天祐紀號綿延幾二十年則又一變局也然前此亦有例晉亡宋篡而仇池王楊盛猶以義熙紀年終其身不改則唐末之權輿矣諸藩祇太原尚有心於唐其餘如鳳翔淮南亦何足以語此劍南則不久卽止矣然是乃核其實而言之也若以名言之則天祐之號尚存不與東西京之廟社俱亡天下猶知有唐而史氏不得并此一綫棄之矣夫西周之共和亦猶唐末之例也特西周之時無篡號者而青宮尚有宣王在髫年爲可望耳然使李克用不早死終能滅梁張承業之徒輔之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共和故宋元憲公紀年通譜直以天祐紀年引而下接於同光而近世長洲宋　亦祖此以著書是與帝在房州之例不同爲可從耶然則晉潮之斬亦當在楊盛之卒不得以宋之篡爲限也然其以太原稱帝之歲接天祐則亦非也夫諸藩自劍南而外十七年而太原滅梁淮南已先稱制然鳳翔猶用天祐也同光二年始入貢稱臣於洛則唐之紀年尚延二年若以同光之元直接天祐是亦未覈其實不應其十七年以前當存而十七年以後當去也夫鳳翔固頒有亡唐之罪者其不足以望太原復仇之師明矣然而唐亡十七年而後以鳳翔較多二年是不可沒也吾故曰不以天祐紀年則已如以天祐紀年則當以鳳翔之奉同光爲止是前人所未及也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衰世人物有不可以春秋之義拘之者歐陽公之論李克用也以爲僖昭之亂天下並起而獨唐朱氏以梁李氏以晉而梁先得之故克用以之爲名此其說嚴矣而未盡吾嘗綜克用之始終而觀之蓋其生於唐末習見藩鎭竊據之徒以爲是亦無害也而以沙陀之性負其雄畧而莫施則亦思據一鎭以自見然謂其有妄覬神器之心則不可（王琳自言位望有限豈敢與官爭闕爲帝蓋亦同此）故既得之則其爲國家禦侮折衝必力朝貢必勤然苟無故而猜疑之裁抑之則彼亦有所不受斯其人固不純而其心則無他嗟乎克用前此無論矣既平黃巢而後一逼京師再抗王旅其罪不可爲不重然亦田令孜張濬輩有以致之觀其後奉命討邠寧一奉朝旨欽軍而返鳳翔之困孤軍深入不惜敗北則素心固可原也唐不能推心於克用有急而求之事平而棄之以致朱氏日張而唐亡之後終身不失臣節則至誠不可沒也後五百年而

有元擴廓寇然似之世人之論擴廓謂其阻兵自固日與諸鎮爭勝雖累有詔書抗不奉行卒之內患紛然而國勢愈蹙然當元末義兵紛起其立功者祇擴廓其不負元者亦祇擴廓元人乃弗之恃而反惑於檢邪始猶依違和解未幾而奪兵未幾而削爵自壞其長城何其愚也嗟乎河朔三鎮則李思齊輩之前車也王行瑜則李羅之前車也劉仁恭李存孝則關保貊高之前車也天生此輩其亦所以困英雄而製之肘而是國之將亡蓋不可復挽矣夫擴廓寧得罪於太子而力持內禪寧禦侮於藩方而不貪挨席此二者幾幾乎古大臣風至於明使三反卒不報聘與之結昏亦不反顧何其烈也以殘元之臣子如此其餘雖恕之可也嗟乎擴廓之敗於太原危於大同播遷於甘肅而貲志以死於塞外可謂窮矣然明祖不能不動色稱之則公論也

晉開運用兵論

晉開運之挑敵也世皆咎以不用桑維翰之言卒亡其國子仝子曰吾觀維翰之言不過以謹守舊盟爲苟安計是亦庸人之見耳晉高祖之得國固鬼神之所惡也天釀其毒生一出帝以嗣之而景延廣在內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三人在外楊光遠趙延壽皆昔日之亡唐者今轉而亡晉古今酬報之速未有過於此者若自繼其世者言之則不幸而吾祖父有此玷於前吾膺其統使人得世世以見皇帝畜之屈身下氣至於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弗敢易以稱善繼善述是亦必無之事唐高祖之臣於突厥雖未若晉之甚要其可恥則一也太宗赫然滅之遂以幹父之蠱使出帝有相如房魏有將如英衛俾德光而犁西樓之穴彼維翰者束之高閣可矣是故開運之禍在於誤用人而不在戰德光之才遠出阿保機之下而是時中國之可乘亦非若梁唐雲擾之際故唐明宗因王晏球中山之捷遂連斬契丹之使者而德光聲不敢動述律后且以東丹之故頻請和而不克卽當開運之初景延廣以十萬橫磨劍挑之而遲之二年不敢以一矢南向則不可謂無畏晉之心也迨楊光遠招之始決計入寇而竇儀一言李守貞卽大敗之於馬家渡遂與光遠隔絕德光決戰戚城又敗坐視光遠之亡不能救也其先後告捷者劉知遠有秀容之捷朔州之捷馬全節有北平之捷定豐之捷白從暉有衡水之捷梁進有德州之捷白從珂有七里烽之捷孫方諫有狼山之捷薛可言有齊州之捷張彥澤有定州之捷泰州之捷誰謂晉師之難用者至於陽城之役幾

獲德光而彥澤狼心未變之時亦盛言契丹可破之狀申度之奪橋也德光遽欲引軍北還蓋其軍律亦易與耳故覩於白團谷之圍軍士憤怒大呼請戰則晉軍不可謂不勇覩於申度之降哭聲震野則晉軍不可謂不忠當是時何必百勝之將但如高行周符彥卿之徒已足支吾而必用重威輩者天使之也蓋當出帝之時其勢不可以不戰以高祖之鷙悍猶且悉索奔命稍有不遂卽遣誚讓斯其局不可支使出帝謹守成轍雖竭中原之力有所不足終亦必亡而已至若維翰欲奪延廣之位而陰使人說帝以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則固屬欺其君之言夫維翰有何術以制契丹當時之制契丹惟有戰耳如維翰意不過臣妾以奉之耳史夸維翰再相一制指麾十五節使無敢違者然首用重威爲都招討使卽是役也迨其後委鎭擅自入朝維翰始疑而欲廢之則已晚矣善乎張魏公之言曰維翰始終主和不過偷安固位而已歐陽公謂卽令重威等不叛晉亦未必不亡此蓋以高祖之勍業本無國脈又重之以出帝之童昏不亡不止此探本之言也明乎此益可以見開運之禍不關戰而戰更有未可非者是又尚論者所當知也

周世宗論

周世宗之用兵也所向幾無敵手使天假之年則區宇之混一固不待宋藝祖昆弟卽其削平功烈亦當有光於宋不至如藝祖之累駕而終不能制契丹世皆言世宗南征北討之策出自王朴以予觀之世宗固未嘗用朴之言是以其功尤偉朴之言至藝祖始盡用之而其失計亦正坐此朴謂諸國之易取者莫如唐請先收其江北因乘勝以下江南然後盡定三川五嶺之地始及燕雲而世宗首出兵以攻蜀隨卽伐唐其於蜀也翦其秦鳳階成而遽止其於唐也翦其江北而遽止而急用師於三關其所經畧飄忽震蕩令人不測夫當時孟李二嗣主皆庸才也當夫隴右倒戈淮南割地因其兇也而乘之可以不煩再舉而世宗審於強弱輕重之閒則不然當時之能爲中國患者莫如契丹其據山前山後之地九腹心之憂也不特河東與爲脣齒而且開使出沒唐蜀熒惑中土所幸者德光兀欲適相繼死契丹之勢亦中落此燕雲可取之會也世宗知諸割據之當問者首燕雲而恐中國有從而窺其後者於是先用師於蜀使之匹馬不敢下隴繼用師於唐使之一楫不敢渡淮而我可以長驅於盧龍之塞矣燕雲旣下周師之威

震宇內諸霸國欽祖而朝可坐致耳倘先罷兵力於中國則契丹反得以完所備而北方之事或未可料故世宗弗爲也其後藝祖不能遵世宗之策汲汲焉以削平諸國爲事貽燕雲之憂於太宗而不知太宗之才不足辦也朴之言以諸方旣定則燕雲必望風內附如其不然亦席捲可平其言竟弗驗也馴至澶淵之役而歲幣起宣和之後而兵禍起然則世宗之所見卓矣予嘗謂宋之開國無武功無論契丹一遇西夏卽不能制其所吞噬皆垂盡之國耳太宗欲伐契丹則趙普固諫迫師出無功而普夸其先見果爾則燕雲必不當復也使世宗不死其庶幾乎方其下關南發固安睡王部落束裝駐馬望塵思遁雖善戰如唐莊宗未有得志如此者也天之未厭亂欵抑亦宋諸宗之不幸也

宋澶淵親征論

明括蒼王交山著論力詆寇萊公澶淵之役以爲天子外建諸侯以爲疆場內置宰臣以爲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相當任其責必欲天子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幸而契丹請和車駕坦道而南苟或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境而天下之事去矣萊公卽遠遷何救於國子全子曰是論也明人多取之蓋有惕於英宗之北狩而信之也雖然是固未可同年而語矣以萊公之忠豈不知萬乘之不可以輕出顧是行非得已也當是時契丹之橫甚矣宋之不競又已甚矣以金甌無缺之天下鞭箠四裔亦當沛然有餘乃兵鋒一抵河上而重臣皇然請幸成都者有之請幸金陵者有之推情論事其不能有制勝之將可知矣其不能有運籌之相可知矣所恃者萊公耳以萊公之才赫然整大師而出其於契丹亦有何慮而必奉天子以出者蓋王欽若之徒可畏也以萊公在朝尚且賚口舌以爭之甚至出之天雄而後成行向使欽若居中則雖出國門明日有從中牽制之者不特不能爲裴度而且爲李綱故反覆思之惟有挾天子以親征則六軍在吾掌握而諂諛詘詘之徒無所頇且又足以壯士氣而寒敵人之膽不惟壯士氣也亦使天子親履行陣有以知敵人之可禦而恍然於望風請遷者之可斬蓋一舉而衆益備焉自是契丹亦果懾於天子之神武不復犯邊萊公之善算爲何如乎蓋萊公之所以過寇者早已了然於方寸不過借天子以杜羣口充其志方且欲爲百年之計以大創之此固非爲孤注之說者所能曉也至若有明之事則非其倫也總戎而出者誰爲萊公其

入乎環衛之長誰爲高武烈王其入乎王振之力排羣議必欲其君親出蓋欲車駕道經其第一幸爲榮此其所見安得不僨事乎蔡公本一書生耳千軍萬馬赤白之羽交錯而乃與楊大年飲博自如是非漫無成算而故爲無懼者也持此以比有明之事則所謂不知而妄論者也

曲端論

宋史臣之爲曲端立傳也求其一二卓犖可紀之功寂寥無有其纍纍者跋扈遁逃之狀而已而猶以張魏公之殺之爲非辜且謂南宋不振之故自殺端始斯誠不解其何見子全子曰吾諦觀端之爲人亦小有知兵料敵之長而剛愎而不仁忮刻而自用尤不樂同列之有功名并不顧國事之有急難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之殺其軀方宗留守之用爲經畧也其時關隴六路雖已隳於強寇而所在義兵徧野民心未負宋也端從任事以來聲稱蔑如而志在并軍性復怯戰婁室自龍門度河曲方遁矣鄭驤死矣王璽潰矣唐重死矣同州再破再敗矣端無一旅之赴而誤張嚴於鳳翔使之與尸罪一擅斬劉延亮罪二聞鳳翔長安議恢復欲撓其功擅斬鳳翔將劉彥希罪三又殺長安將張宗罪四王庶制置六路端不受命八公原之戰飛書止諸帥會兵而逍遥淳化罪五以金人過河散渭南義兵罪六席貢以師會王庶端又阻之罪七延安之急不救王庶來奔反奪其符印而謀殺之罪八使部將并王璽軍罪九兼帥鄜州而不救罪十其閒祇有清泥嶺之一捷而又出自吳玠之功然則誤關隴之事至於四裂而不支者端爲禍首而當時莫之能問也迫魏公以中樞開府倚其宿將而朝中頗以前事爲疑於是以百口保之遂有都統制之命其所以湔洗之者至矣然而李彥仙困陝州則不救吳玠戰彭原則不救皆以幕府之檄促之端之遷延而不至聽其或死或敗者如昨也臣節至此可謂無復人心者使以司馬穰苴之法論之專殺固誅失律亦誅慢令固誅負恩亦誅端之所堪平反者果安在也吾又聞築壇拜端之日魏公咨詢方畧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之用見周氏涉筆信斯言也則雖杜郵之戮不足以蔽其辜也然世之所以訟端冤者則以富平之師端言之而中也當魏公將出師端謂驟合諸路大舉不若以偏師迭出擾之是固兵法但魏公此役別有苦心不得以成敗論之是時行在失守乘輿飄泊鎮江之勝雖足使兀术膽落而淮上之軍留連未去魏

公懼其復有渡江之舉遂大出師由同華鄜延以擣其虛而兀术果由六合西行以援陝西劉子羽王彥之諫也魏公以爲東南事急不得不出於此斯言也執干戈以衞社稷之心如將見之川陝雖挫而東南遂高枕而無事矣中興聖政記以爲魏公非不知五路兵將之情未通非不知三年養力之期未滿而心憂屬車之清塵然則諸將之言特論事勢者之常豈知夫元老大臣萬目犯手而爲之者固別自有爲哉至史家言魏公嘗詐張端旗以懼敵是尤誣妄之甚者婁室以孤軍恣行三輔未嘗一挫於端則其旗固不足以張吾軍而寒敵人之心使果懼之富平之役端本以轉運在軍婁室不畏也自是而後三戰於和尚原一戰於箭筈關一戰於仙人關皆吳玠也再戰於金州皆王彥也一戰於饒風關則吳王之合軍也二將皆萬人敵也誰肯冒端名者哉是特野史附會之談而續通鑑者無識竟采入之晉鄙之客造謗信陵固不足致詰也且夫李光弼之泝朔方也誅張用濟余玠之泝蜀也誅王夔古來丈夫之嚴軍律未有不懲悍帥而可以期成事者吾謂魏公下車卽當暴端之罪尸之三軍以示不用命之罰顧乃計不出此而猶欲收其桑榆之效吾知其無能爲也及其誅也以幕府治一部將不能著其應有之讞而於區區文字之閒誣其指斥又坐以謀反之名責以部下張中孚趙彬之叛是則端所不受也求其罪而不當反令死者得以有辭是則魏公之失而王庶吳玠亦與有過焉聖政記曰端死頗爲時所惜然議者謂端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宿憾搖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雖殺之可也是有以誅端之心矣嗟乎魏公之精忠足以貫日而短於才故累舉而累蹶其蒙謗於陝中也以曲端其蒙謗於淮上也以劉光世不知不殺曲端陝中之軍令不肅不罷劉光世淮上之軍氣不揚雖有才十倍於魏公者無以成功陝中之敗以輕敵淮上之敗以失人是才之短也有明之人疏於攷古襲宋史之唾餘而極詆魏公甚至比曲端於岳飛則眞愚而妄者也

劉錡論

劉太尉晚年禦完顏亮無功世多議之或謂其有雅量無英略或謂其狃於順昌之勝或謂其用從子是皆出於虞允文之徒所造謗其實非也正隆入寇聲勢雖盛然其才非兀术比也淮東出師以全軍委託非順昌五千人比也太尉能破兀术於順昌而不能保淮東此固世所不信也然當時之致敗則非一端和議已久軍士

弛不堪用一也諸宿將皆死餘無可共功名者順昌所備祇一城太尉一人足辦之而至是則非一人之力所能二也中朝先無戰意急而謀之三也而太尉又病故不克有功且此中本末尚不止此也完顏亮之初發徧問諸將莫敢當太尉者乃曰我自當之及太尉出淮東而亮反以大軍自淮西太尉之所遇者其支軍也當時淮西之迎敵者爲王權望風輒遁亮遂至采石欲渡江太尉方在淮東相持未下而江上事急中樞日以符促太尉還軍保江於是不得不還由盱眙而江都而瓜步以中樞之符日至太尉固未嘗敢也假令王權稍能守淮西二十日太尉可以不歸而亮亦斃矣太尉既還淮東自失不得委過於太尉也吾聞太尉初渡江而北也已病日食脫粟中使以醫至歎曰我本無病止緣國家邊事必不肯先發制人以至敗壞憂憤至此中使因述自今必不中制之旨太尉卽瞿然而起具奏建大將旗鼓往盱眙謂諸將曰諸公墳墓在北者宜具拜掃之禮此行當爲諸公建節旣至與金人夾岸無日不戰中使至者見虜勢盛皆震慄太尉曰惟以死報國耳其壯如此及還瓜步尚遣人自京口取家屬至謀以死守而中樞促愈甚太尉亦病愈甚用兩人扶掖坐肩輿中神氣亟悴其子無馬使人負之然尚慰諭居民以大軍在江北決可無虞不須驚皇嗚呼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讀史至此猶欲從而議之則無復人心者也乃若允文楊林之勝張皇已甚吾以中興遺史攷之是日亮以五百人試十七舟於江允文以十舟擊破之則捷奏中所云殺賊無算者妄也亮於次日棄采石而趨瓜步亦豈以允文之勝盡亮素畏太尉之軍及聞其以病退而瓜步已下故遂思合勢以進非因敗而走也時李顯忠尚未至楊林小捷不爲無功然亮軍極盛豈肯因五百人之挫而遽走假使亮次日不去金師竟渡未卜允文如何應之乃會逢其適遂從而夸大之且謂太尉聞之自稱魏死不已過乎且使亮不死復從瓜步臨江未卜允文如何應之而耳食者以虛聲言史事妄加褒貶其可信耶夫允文致身宰相以是捷也及其旣相亦嘗有經略關陝之說卒無尺寸之功豈非狃於楊林之役耶然則柰何以之譏太尉哉古今之稱奇捷者赤壁也淝水也楊林則絕非其倫而因欲以之蓋太尉則眞無識者矣

論謝上蔡應城事

胡文定公爲湖北提舉時上蔡知應城縣文定因自楊

文靖公求書見之既至湖北遣人先致書已而入境上蔡不迎吏民皆驚以爲知縣何慢監司文定徑修後進之禮入謁愚謂文定之所以自處者是也若上蔡則執師道而過焉者也夫監司者天子所以涖有司使上蔡不爲知縣則雖閉戶可也布衣之於顯者分不相干而以道自重固不必因監司而屈也既爲知縣則監司之屬吏非監司之得而屬我乃天子屬我於監司也監司之問道於知縣爲私交知縣之致禮於監司爲庸敬故監司可忘其尊而知縣不得自倨其學朱子乃謂上蔡既已得書自亦難於出迎是何言歟以知縣迎監司非必遠有貶於知縣之學乃爲天子尊監司也楊文元公當嘉定間知溫州有契家子以奉使至郡譏察文元以天使禮出郊迎使者以父執故開道走州入客位文元聞之不敢入往來傳送數次客固辭主人固請卒以賓主相見當時以爲各當其禮斯其視夫上蔡之事雖非一例至於卽此悟彼則固有可以旁通者或曰上蔡蓋有感於師道之不立而抗古誼而爲之也然吾觀文定自交上蔡以後雖得其所學爲多究未嘗在弟子之列也然則上蔡之以師道自居而岸然不修屬吏之儀揆之於禮似尚有未安者朱子言上蔡天資高凡如此者殆亦賢智之過歟雖然今世亦安得有如文定其人者而懼蹈上蔡之過乎是則吾之多言也夫

明毅宗南遷論

崇禎甲申之難遺臣故老爭歎息於南遷之議不行而李明睿遂僞爲請南遷疏以自夸炫子不以爲然也作明毅宗南遷論

不必問天子之可以遷幸與否但當問遷幸之有濟與否天子爲四方之主無所往而非吾土此以平日之遷幸言也若干戈及京師委而去之九廟之鐘虡列祖之法物聽其存亡可乎故操死守之說以待勤王者亦是也然而事有萬不得已則與其偕亡不若暫爲遷幸以謀興復四方亦諒我之衷而不遽謂非也獨明毅宗之事則又不然毅宗之時文臣如范倪戚臣如劉鞏皆無尺寸之柄祇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衞兵如李國楨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衞翠華捍牧圉而無恐乎倘用馮撫軍元飈之策由海道行則撫軍轉盼且爲部下盡奪其兵挺身南走矣撫軍忠鷙有餘而應變非才也況出沒波濤之中乎倘由陸道行則山東大將乃劉澤清也其跋扈非一日矣嗚呼是時而謀遷幸不特無郭子儀之徒亦并無李懷光其人者不特無楊復光之徒亦并

無高力士其人者倘冒昧而一出不爲五將山中之符堅則卽福王之前車也以毅宗之剛爲何如而肯陷其身於不測非徒無濟反以增辱乎毅宗所以能不辱者惟其於事勢籌之至審故決於一死而恐後也曰然則宋靖康之事若何曰宋之與明不同靖康之被圍李忠定种忠憲未能竟其用也而敵已退倘如李种之謀敵固不敢再至卽不用其謀以再召敵而李不遠黜种不死尚可復用之以支吾惟委之何稟之徒所以亡也向使靖康之時遠而避之或長安或襄鄧謀國者之不臧豈能令金人之不至建炎之遠竄方且至於海上而不足以退敵何也然則忠定操固守之說者其見卓矣自有論固守之非者而或且於景泰之事是徐有貞而非于謙不已謬乎蓋毅宗雖欲遷而不可者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終

論三

漢經師論

或有問於予者曰漢之經師多矣說者謂其徒明章句而無得於聖賢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劉向外儒者無稱焉程子稍有取於毛萇然則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歟漢人值儒林之草昧未極其精粹則有之然自文景而後或以宿德重望爲一時重或以經世務見用或以大節或以清名多由其中子蓋未之知也夫漢興張蒼首定律歷荀子之徒也（治左氏）賈生通禮樂明王道（從張蒼受左氏）文翁興學校（本傳言其通春秋不見儒林）丁寬輔梁孝王將兵距吳（治易）申培面折武帝以爲治不在多言（魯詩）轅固斥公孫丞相以曲學阿世（齊詩）韓嬰議事分明雖董子不能難（韓詩）胡母生則董子著書稱其德（公羊氏）兒寬醇雅有餘（尚書）王陽著名昌邑藩邸（通五經兼駟氏傳）其子駿爲御史大夫有名（易）其孫崇能潔身避莽非世其學者乎襲遂之剛毅（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大夏侯之敢言（尚書）魏相實乎霍氏之亂（治易不見儒林但載明經）蓋寬饒之剛正（韓嬰易）嚴彭祖不肯屈身以取宰相（本傳公羊）歐陽地餘不肯受賄物以傷廉（尚書）召信臣之豈弟

不見儒林但載本傳但云春秋齊詩魯論薛廣德之犯顏阻駕鄭寬中之雋才尚書疏廣之知止知足公羊韋賢之守正持重魯詩其子元成之讓爵朱雲廷折張禹易亦見本傳不見儒林平當不羨侯封尚書王嘉則蕭望之其亞也本傳但云明經不見儒林丁傅王氏之亂何武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師丹齊詩彭宣易論語龔勝尚書鮑宣尚書皆中流之砥柱龔舍潔身早去魯詩梅福風節尤高穀梁邴丹著清名養志自修易而馮野王兄弟各占一經始則見忌王鳳終死新莽馮野王詩馮逡易馮立春秋馮參書俱見本傳蓋經師之與國相終始如此可不謂之盛乎授受既多亦誠不能無主父偃匡衡張禹五鹿充宗孔光馬宮之徒然諸公爲漢生色則已足矣如路溫舒王式黃霸張敞孫寶則稍次焉吾弗備述也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杭君董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經不爲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並傳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望德明仲達之在東都爲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以爲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卽命仲達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儀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爲國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師之德明不應服巳豆臥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跪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爲何如果誰得爲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太宗之世故欲錚錚自見也是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遠爲其師猶拜伏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異同之說芟棄十九令後世無所參攷愚嘗謂正義出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由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今世之說經者曰易之晦也圖緯於京孟黃老於王韓皆無當於易其說似也豈知圖緯之學本以老莊爲體老莊之學卽以圖緯爲用自諸家言易以來但知其門戶之分而不知其門戶之合今夫漢唐之言五行者未

有不依託黃帝者也黃帝道家所援以爲祖者也則是圖緯之所自出卽黃老也蓋世之所謂清淨虛無者原非盡忘世者也其本心固欲以方寸運量天下無窮之變而又不能有聖人洗心退藏知來藏往之量故高妙其說以爲齊死生輕去就者矯也而實則時欲出而一試其試之也則必以陰陽消長之說而又恐世之疑其支離而難通也則又必返之玄奧之窟以見其言之未可輕議而使人神其術而不疑是以計然之書實爲壬遁之祖范蠡輩用之而陰符之說入於道家此其證也雖然其流傳於後世則有不同嚴君平魏伯陽葛稚川之徒以黃老治圖緯者也管公明之徒以圖緯治黃老者也以黃老治圖緯者其人多屬遯世之徒其學但以之默觀時變而不肯輕於自見故常安以圖緯治黃老者其人多屬用世之徒急求售其說故常得其道以亡身是則其流別也而要其無當於易則同是以黃老家玄牝谷神之旨流爲神仙而圖緯候氣直日之術亦流爲神仙蓋神仙有道亦有法道其體也法其用也玄牝谷神之旨其道也候氣直日之術其法也得其道未有可遺其法者求其一而失其一則神仙不可得成京孟之說易專於法王韓之說易專於道兼而有之則康節也康節作皇極經世稱老子以爲得易之體蓋皇極所以推步元會者本緯學也故追而溯之然其實五千言所有特可以言皇極推步之體而不可以言易之體王韓之易行而儒者轉思京焦康節之易行而儒者轉思王韓所謂耳食者也豈知三家之門戶同出於一宗不過改易其旂幟而出之耳果有異乎哉吾觀康節之生平蓋純乎黃老者也而著書則圖緯居多是殆善集二家之長者耶所以其立言也尤精而世之信之也尤篤

周程學統論

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川先生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芝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於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耶則未嘗

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不傳之祕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於延平至於籍溪屏山白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子之禮周子卽非師固大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在慶歷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張宣公謂太極圖出於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窮禪客之語致疑議於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後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眞原於道家者流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於朱子而墨守之也

律呂空積忽微論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此其解見於西山律呂新書西山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律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西山蓋以半律變律皆屬正律之餘遂欲以之當空積忽微然以空積忽微四字之詁求之則西山之解疑其不然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所謂管長一寸圍容九分者也忽微則其所容不能盈寸盈分者奇零而難求故曰忽微然則正律之中不必皆無忽微也故惟黃鐘爲宮則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其空積皆無忽微所以見黃鐘之尊也自南呂而應鐘其長四寸六分有奇則其積三百七十八分有奇而忽微生矣或曰此特以五聲之旋宮言之耳若依國語加二變爲七則黃鐘之宮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曰變宮變徵之目雖見國語而古人旋宮之法未嘗用之故班志言旋宮止五聲禮運孔疏言旋宮亦止五聲是可見古之樂不以二變入旋宮也八十四調之說至杜佑

始詳自佑以前如京房造執始去滅之名公孫崇上役黃鐘之正律其說雖皆未協然其止於六十調則同也以是知旋宮之無二變也西山未審於此故并空積忽微之詁而失之

水旱變置社稷論

北夢瑣言載楚王馬希聲嗣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噪復入見希聲倒立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翼日發喪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有擁執希聲而去者祕不敢言是夕有物如黑暮突入室中即時而卒予全予曰吾於是而知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說雖其制爲最古然非聖賢不能行蓋國家之於歲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將有所大懲剏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於天而文過於已是固事之所必無者乃若聖賢則有之聖賢之於鬼神其力足以相參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者原已極至而無餘故湯之改社易稷其在我者無憾也夫天人一氣之屬也在我既非尸位則在神不免失職雖黜陟之而不爲過矣李陽冰爲縉雲令以不雨告於城隍之神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合境告足此必陽冰縉雲之政有不媿於神明者也非果神之可脅也後之人未能有見於此於是有疑於變置之已甚而遂以爲取壇壝而更張之夫威靈之澌滅不聞易其地而能爲艮也且古人亦安得有此故事也哉至若漢人以禹配社宋人以契配稷此則不過一代之典稍更舊制而非水旱變置之說也蓋先王設爲配食之禮原非僅主報本之意正以天神地示飛揚飄蕩昭格爲難故必藉與吾同類之人鬼素有功於此事者通其志氣是故大之則爲五方之有五帝而其下莫不皆然是社稷不能爲國君護其民人原有可以廢置之道然在人少有不盡而欲爲此是猶魯公之欲焚巫尪也奉牲以告奉酒醴以告奉粢盛以告非有明德之馨主乎其先亦豈敢曰神必福乎哉彼後世禍福之說儒者所不道但慢神而蔑禮則天之奪其魄也亦宜因爲論以補孟氏之所未盡焉

李陽冰既得雨與耆老吏人自西谷遷城隍之廟於

山巔以苔神麻是更壇壝而新之乃以苔其水旱之効靈也果爾則水旱不効亦何更新之有而陳后山謂實有遷社稷而止盜者恐出附會

宅經葬經先後論

漢魏以來有宅經有葬經皆出於堪輿形法家之言元儒義烏朱氏謂宅經古之所有葬經古之所無長山胡氏最善其說而聞者莫不駭之予告之曰是也宅經之用大之爲都邑城郭小之爲宮室歷見於經傳所謂立室以宮矩立宮以城矩土圭以求地中土宜以相民宅是故相其流泉觀其夕陽公劉之卜都也揆之以日作於楚室衞文之卜宮也南望斗北戴樞晏子之論卜都也益屋於東則凶家語之論卜室也而所謂葬經之說無有焉周禮墓大夫之職冢人之職班班具在昭穆葬而已族葬而已不聞其以形法言也葬師之徒求其說之見於古者而不得於是指流泉夕陽揆日測景之說以爲據不知是宅經之祖非葬經之祖也援非祀之鬼而享之其亦惑矣聞者曰君子不言禍福倘其非耶曷不幷宅經之說而廢之其是耶則葬經亦曷可非耶予告之曰是必明乎死生之說而後可以定其是否也夫都邑者一國之極也必其風雨和會而陰陽悅豫然後一國之民命無失所焉是以鄭子之遷繹雖不利於已而不恤宮室者一家之聚也亦必其五行順序而後天厲不作蓋皆生氣之所乘是以地理得應之以爲功是在中和位育之功亦其一節特漢魏以後之宅師或支離其術而不盡合古耳若墟墓則不然人之死也魂升天魄降地其所遺者枯骨耳謂孝子之於枯骨不忍棄而捐之五患之區而必求高敞融和之壤以安之則可謂有吉地焉足以追魂攝魄使之爲利於子孫則惑矣彼葬師謂亦有生氣之可乘眞無稽也然而葬經之說謂富貴貧賤繼絕俱操之地其說較宅經爲更侈夫古者井田之制行民無甚貧亦無甚富而商賈則在所賤宗法立則宗子繼支子否四民之子各襲其業卽有軼羣之才亦偶然耳聖王之所以定民志者秩然後世葬師富貴貧賤繼絕之說俱無所用則夫其說之不見於古固其宜也假使鬼果能蔭聖王之制禮其所以愼終追遠者無所不至何獨忍於負其父母護庇之靈而不爲之求吉地以聚之乎然而爲重爲主爲廟爲寢以棲其神其祭也於陰於陽以求之而絕不聞之於墓則亦疏矣而漢魏以來之葬師其能事乃突過於古先聖王則亦怪矣闢鬼蔭者莫若涑水橫浦東山黎洲四家至

其不可與宅經同年而語也則四家所未及云

門生論

今世舉主座主之禮尊矣吾不知其所謂師者人師耶經師耶而門生若是其多且以不得爲其門生是懼曰是固然也彼營營之徒使其稱門生於人師經師之手則反非其願故不必問其道德經濟如何文學如何但令其爲舉主爲座主則人固帖然而推之已亦儼然而居之古之事師也如君如親不爲不厚然特左右服勤心喪而已今世之事師主於報恩其子弟至數世猶責望其汲引勒索其財帛苟不稱所求謂之負德嗚呼吾不解世風之壞至此直謂之喪其心可也夫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既借汝以富貴利達之資安得不事我以師而人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彼固予我以富貴利達之路安得不以師事之有是哉在三之誼若是其可賤也朋友之交有感其恩者有稱之爲知己者有師事者凡三等自唐以前但有舉主而已座主之名始於唐至明而座主之禮嚴於舉主則以科第重也較其義則舉主似稍優於座主然皆不可謂之師蓋座主之取士不過聽其言而已尚未觀其行也容或即其言而知其行如王厚齋之於文宋瑞然豈能人人而別之吾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不過其人之言則謂之文章之投契感其恩則可矣且不得稱之曰知己也而何有於師舉主之取士不止於聽言矣但其所取者固其人之可取而取之也非我之私之也吾姑不深論其所取之果有當與否而要其所取者原不出於我之所私則謂之知已足矣而何有於師今將謂舉主之道德經濟必過於下僚座主之文學必過於後輩耶是亦未必然也吾故曰門生之在古門牆高弟之謂也門生之在今門戶私人之謂也吾姑不深責其以天子之科名天子之爵位妄市恩於人以爲門戶計但試問其羞惡之心果有存焉者否彼其清夜自思亦未必無自媿者亦未必無不甘於心者而行之如故蓋又別有循環之說焉舉主座主之儼然而居之也謂吾向者固嘗折節於此中而後得有今日也譬之農夫力穡始遇豐年不可以爲泰也門生之帖然而推之也謂吾折節於一時而異日之設身處地亦猶此也譬之農家望歲敢忘東作不可以爲過也嗚呼安得不相率而爲小人耶唐人以詞賦取士苟得於功名至於投貴主投中官則士氣已盡固無論其餘然如昌黎之座主爲宣公而昌黎不甚推之宣公且然況其下焉者以是

知豪傑之不狥於流俗也宋人講名節故多不肯屈於座主明道伊川橫渠之於歐公或以禮闈或以御試讀卷祇稱永叔象山之於東萊祇稱執事其餘不可枚舉明張文恭公陽和爲羅文懿公同學文懿取文恭於省闈文恭不署門生文懿憾之文恭不顧高文襄公取文懿於廷對文懿亦不署門生也宋南渡後於舉主多稱門生者故舒文靖公行狀以其力持古誼爲難近張清恪公舉於遂寧亦不行此禮要之君子立身行已各有本末不妄求人之尊而非失之遜不附人而非失之亢是論也

前儒黃梨洲顧亭林嘗及之矣予畧舉其說以告人而羣然駭之未通籍則曰子爲是言將使天下之爲舉主爲座主者相戒莫肯羅而致之矣是自絕其進取之階也既通籍則曰子將來且爲座主爲舉主其毋爲此言以自困予皆笑而不答

破惑論

吾鄉城東錢氏世有賢者顧多佞佛清谿以宗門講學寧國逃禪更甚忠介雖稍減而未淨贊菴則渾身陷入矣忠介夫人董氏在太倉日禮法華蠟光成青蓮有如來瓔珞寶相結跏其上見者驚異余曰此癡絕而成此幻景也夫人當久病心氣所注嘗有鬼神臨之皆此類耳非果有志壹動氣之徵也同時海岸儀部禮洛伽見大士現身天際寬幢露葆訝爲蜃市既而悟曰此大士也余曰此乃眞蜃市也海岸初一念不錯而轉念附會之妄矣大都斯人神明之感足以造一切光景見堯於羹見舜於墻見文王於琴見周公於夢非果堯舜文周尚有可見思之既切遂有此耳然則如來大士之見亦猶此矣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議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兩廡配享之位乃宋政和五年所定今鄒縣廟中栗主因之但當時太常諸臣未嘗一一攷覈奉行疏忽遂多棼錯亞聖弟子其確然見於正經者甚少如咸邱蒙陳臻之徒正義以爲有所問於孟子者卽知爲弟子也是固已在影響之閒若其中有大不可信者按陸德明序錄謂高子受詩於子夏稽之毛傳綠衣小序與孟子小弁章所述則其人原以詩學有聲者夫子夏爲魏文侯師高子及遊其門是孟子之前輩也所以有高叟之稱邠卿不知何據以爲弟子正義遂謂其嘗學爲詩而不通是塞其心之一端以證邠卿鄉道未堅之語夫山徑茅塞或出於鍼厲之辭未可以定其爲及門而古人稱謂最嚴豈有以長老之名加之弟子者乎邠卿以告子爲弟子愚觀論性諸章岸然獨立門戶必非登堂著錄者至浩生不害則祇曰齊人而已正義因其同名曰不害也始疑浩生卽告子之字然尙未敢堅其說古無以字冠於名之上連舉而稱之者故正義亦自覺其難通而依違言之乃祀典竟爲合并以成其謬夫節以浩生之於孟子亦不過偶爾答問乃今直以告子當之而豈知兩人皆不可以言弟子乎又一舛也盆成括之見於屬子以爲孔子門人是固鄧書之說邠卿則曰嘗欲學於孟子夫欲學則未學也曹交之請假館亦欲學者流也正義遂以爲弟子亦無稽之言耳其爲前儒所已及者如以季孫子叔並預賜祀此出於注疏之謬自朱子改正以來相傳前代曾經罷享特以沿襲未革義烏吳萊更補一人益滕更也若以孔廟之例言之則政和封爵在今日已不當用宜改從先賢之稱而去高子以下五人補入滕更夫嶧山俎豆世載有司其討論亦不容緩者因具書所見以質之當世知禮之君子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十八弟子配祀之下附以漢揚雄唐韓愈斯甚出於孟氏子孫所私祀其始尙別奉他室後遂列之廡下明初去揚雄愚謂漢儒少有知孟子者而雄首爲之注則節取其功而祭之宜亦古禮所有而或其書出於後世之所因託則又非愚之所能定也（宋史藝文志有四家孟子注楊雄韓愈李翺熙時子注疏趙孫兩家皆有表章遺文之功雖其一言未盡醇要其人自卓然不背於道其當祀於廡下無

可疑者若自東都以來程曾有章句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有正孟章句見玉海鄭玄有注七卷劉熙有注七卷綦毋邃有注九卷見隋書經籍志陸善經有注七卷見唐書藝文志李翺有注見崇文總目劉軻有翼孟見白氏長慶集其作音釋者二家則丁公著張鎰斯皆於絕學有功卽其書已不傳未知其醇駁如何而要當使附之廟食者也林愼思知尊孟子其所見固出王充馮休輩一等況其以殉節著蓋不媿儒林者然其謂公孫丑萬章之徒不足以傳孟子之言而必自從而續之孟子之文豈可續哉是又河汾之僭已皮日休強至賈同皆嘗箋釋孟子而其詳不可得聞种放有表孟子上下十二篇總之伊洛以前能尊孟子者皆知言仁義而距異端者也日休死於吳越唐史之誣不足信其從祀可無嫌況自韓愈而後尊孟子者日休之言最力宋則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所謂五臣者也若王安石許允成蘇轍王令楊時尹焞張九成張栻陳耆卿之傳注皆合登附於廟而余允文陸筠則尤有功者也其伊川橫渠晦翁三公不當在廡下宜援孔廟典禮於樂正子之次附以昌黎而三公次之是亦不易之論也

亞聖廟配享議下

今亞聖廟配享先儒有孔道輔詢之孟氏以爲亦明初事其後又有錢唐按道輔知兗州始訪亞聖之墓立祠其旁故祀之以報其功是則非古所有也配享之禮當取其傳經明道者列之而其他不預焉孔子廟中不聞其祀梅福也如以道輔之功則所祀者亦未備熙豐閒荆公素愛孟子列於科舉元祐變法將去之范純仁曰孟子之書如春秋之在六經不可去也遂止是其一言之力亦大矣晁說之拾疑孟之緒餘請去孟子於講筵而胡舜陟爭之亦衞經之最著也推崇孟子之議始於常秩曾孝寬則請加公爵程振則請增廟祀陸長愈則請正位次席旦則請補石經王言恭以鄭厚之詆孟而請毀其書吳萊以亞聖莫盛於孟子斥史遷之妄而別爲之傳并及其弟子倫以道輔準之皆當有列於廟者也然如舜陟則有附秦檜之嫌秩亦清議所不予從祀之其可乎明劉三吾作孟子節文而孫芝上疏力爭誠三吾爲佞臣以視錢唐又前有光而後有輝也然欲登之兩廡究於禮未合無已則自道輔而下至孫芝奉之別室庶於禮爲稍安至栗主書道輔爲司空按本傳則官中丞以爭程琳事出知鄆州道卒仁宗特贈侍郎司空不知誰所加此近日祀典之謬所亟當改正也

前漢經師從祀議

開元二十二賢從祀之舉昔人議之者多矣是後更進迭出愚皆不盡以爲當也夫謂當秦人絕學之後不可無以報諸儒修經之功雖其人生平或無可攷而要當引而進之此其說良是也然此爲草昧初開言之蓋在高惠之間皆以故博士授弟子者當斯之時遺經之不絕如綫椎輪以爲大輅之始其從祀宜也自是而降經師稍稍接踵以出如宗法所云別子夫有爲之前者詎可無爲之後者特當於其名家之中擇其言行之不詭於道者而從祀焉此爲授受淵源言之文景武之閒者是也以後則經術大昌誠不但以師傳門戶爲足有功於聖門必有躬行經術以承學統而後許之宣元以後是也吾於三輩人物之中合而計之得十有餘人焉易則田何書則伏勝詩則浮邱伯毛亨春秋左氏則張蒼禮則高堂生此六人者爲一輩其時書則古文未出詩則齊韓未名家春秋則公穀未名家禮則周禮禮記未出也田何之大宗爲丁寬其別出爲費直書則孔安國出而補伏勝之闕浮邱伯之大宗爲申培毛亨之大宗爲毛萇而轅固以齊韓嬰以韓張蒼之大宗爲賈誼而胡母子都董仲舒以公羊江公以穀梁高堂生之大宗爲后蒼而河閒獻王以周禮撮經於是乎備矣丁寬以儒生而有將才誠非墨守章句者賈生明禮樂言王道當文帝時以一儒獨起九爲有功申轅正論不撓毛萇深得聖賢之意河閒獻王言必合道大雅不羣胡母子都則董子所尊韓嬰雖董子不能難孔安國則克傳其家學惟費直江公后蒼無言行可紀耳此十三人者爲一輩蓋漢二百年經學所以盛者諸公之力也若集諸經之大成而其人精忠有大節爲一代儒林之玉振者則惟劉向斯皆其必當從祀者開元禮臣不知精審而妄以戴聖何休奪席不亦謬乎愚嘗謂西漢儒林盛於東漢卽其人亦多卓犖可傳東京自賈逵鄭康成盧植而外無足取者夫前茅之功過於後勁而況後之本不如前也世有君子倘以予言爲不謬矣

唐經師從祀議

唐之經學可謂衰矣初年尙有河汾教育之餘風能以經術立言自後詩賦日盛而經學之衰日復一日稍有講明其際者不能以中流之一壺挽末俗然使無此數人則經學將遂爲啞鐘是亦不可不稍存其學派也今世從祀孔穎達其實穎達生平大節有玷聖門故愚嘗欲黜之而進陸德明以其大節也其三百年中有爲兼

通五經之學者陸氏而後曰褚無量曰馬懷素曰王元感曰元行沖專門名家之學三禮則魏文貞公徵其後有成伯璵易則李鼎祚蔡廣成春秋則啖助趙匡詩則施士丐斯數人者猶能守先聖之緒言以傳之後雖其言未必醇而不爲無功於經言乎其人則文貞不可尚矣褚氏馬氏王氏元氏皆名臣而施氏見稱於韓子雖所得或淺要皆賢者成氏李氏蔡氏啖氏趙氏其書尚存多爲後學所采則亦不可泯其勞矣韓子同時李習之尤當從祀其復性闢佛之言大爲韓子之助宋人深求而詆之未爲平允晦翁同父之爭其抑揚祗在漢唐之學問功名然漢唐誠不足以望古人而天之未喪斯文際時之厄亦不得不於駁雜之中求稍可寄者而寄之故同父之說固過恕晦翁之說亦過苛此愚所以有唐經師之議也說者謂唐之經師存亡繼絕之功不足以望漢人其明道又不足以望宋人故從祀不及愚因記所見以俟論定

尊經閣祀典議

自經師二十二人之從祀進退不一而儒者各持其論有爲責備之辭者以爲非有得於聖人之道則不得爲聖人之徒今宮牆數仞之中而僅以章句之流預其閒非所以尊道統也有爲忠厚之辭者以爲當世衰道微之日遺經不絕如綫而有能兢兢呵護以待後之學者雖其人不無可議而祀不容廢也是二說者皆是也而未盡盡傳經之功固大而自商瞿子木以來夫豈二十二人所能盡也今貞觀之所舉則固已偏而不咸若使盡列之先賢之下則又夫人而知其不可也是原不能不核其人之生平定之矣乃即以二十二人核之而其生平已多不能有當於聖人所以有退祀之於其鄉者有竟黜其祀者雖然彼其抱殘守缺之勞似未合竟屏之里社之閒況其幷或恝然去之也愚嘗折衷於兩家之平以爲今天下皆有先聖廟廟旁皆有尊經閣登斯閣者以敬學尊師之意修追遠報本之文則諸君子俎豆之地於斯爲合盍以尊經而遂及傳經之祀則凡當年之得載於箋疏得見於儒林者無不可也不特春秋之鄒夾詩之齊魯韓以暨北宮司馬仲梁諸子固所當預即以其人或未醇甚至若張禹何晏劉炫邢昺者皆可存也何也節取其功而錄之固不可與坐聖人之廡下者同年而語則稍恕焉而非濫夫如是將經師之允升者無所遺憾而兩家之聚訟可息若其學行粹然如董仲舒鄭玄之徒應從祀者則固兩列之而無嫌也雖

然古之祭祀莫不有配是舉也當各以其鄉先正之有功於經學者配之卽以吾鄉而言唐以前未有師宋宣和以後陳文介公經學始著而於是王茂剛以易曹粹中以詩高抑崇高元之以春秋鄭剛中以周禮迫至慈湖廣平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盛深寧東發兩先生而四明之經學始大備其餘專門之學如南塘積齋遺書至今流傳皆吾鄉百世不祧者也彼秦漢以來經師遠矣尋墜緒之茫茫作弟子之矜式取而配之斯先王之禮意而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予持此論已久會吾鄉學宮新落持節觀察西涼孫公今好禮者也因語及之謂是固天下可通行之禮而不妨竊舉於一方孫公欣然許焉而予爲議以上之

章文懿公從祀議

金華之學昌於呂成公忠公兄弟二呂之躬行角立張朱而又兼以中原文獻之傳則爲史學東萊嘗應詞科則爲文章之學艮齋止齋說齋同心切磋又參以經制之學及門弟子固多賢者然漸趨於三者之學而躬行少減四先生起而中振之躬行者醇矣白雲所造稍淺及門之士如潛溪華川仲子又變而爲文章之學而躬行益疏天順成化之間楓山先生出而中振之先生學以躬行爲主涵養深至居常龐朴和厚不知其胷中之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昔儒謂先生之功業雖不如司馬溫公之宏而其人則極似之蓋先生惟其龐朴所以海涵地負臨大節而不可奪而非文章家致飾於外者之所能也先生嘗言斯人彤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謂之人又言心大則萬物皆通心小則萬理皆斷至哉言乎先生與白沙講學白沙謂今人陷溺於名利汙濁之中先令看浴沂風雩章以洗其心先生日每日浴沂風雩祛恐流入老莊去也白沙之說未始非救時之教而先生之箴之者則逆知後來之流弊予謂白沙似康節而先生則涑水橫渠一路人先生之地步較之白沙爲平正而無疵先生致政而歸所入稍田不足供其食之半出入徒步故其及門唐尙書龍潘侍郎希曾姪尙書章拯皆徒步拯傳先生之家學其歸家有羸俸先生卽爲不樂而拯亦自有慙色公子敝衣垢履道爲巡檢所笞先生不以爲忤嗚呼此三代以上人也浙中學統自方文正公後當接以先生而後可及陽明

祀先蠶議

雍正十有三年春河東總督侍郎王公以先蠶之祀上

請事下祠部祠部郎多以其禮質之臨川先生先生曰子盍言之作祀先蠶議

鄭康成謂天駟乃房星而蠶爲龍精每逢大火之月必浴其種故蠶與馬同氣諸家之以天駟爲先蠶者本此愚以爲天駟者列宿也是但可以言上天司蠶之神而不可以言先蠶蓋先蠶當與先農先炊一例皆主始爲其事之人而言今以天駟當之是以天神而充人鬼也古之祭祀必有配社爲五土之神而勾龍配稷爲五穀之神而棄配皆以天神臨之人鬼實陪位焉（說見予水旱變置社稷論）先農先蠶乃中祀則不復溯天神而但於人鬼致其報本之意是禮之差也漢官儀云漢之先蠶有二一曰苑窳婦人一曰寓氏公主此乃秦漢以來荊越諸巫之說薦紳儒者所不道北齊始祀軒轅蓋出自淮南王蠶經北周別祀軒轅之妃西陵卽帝王世紀所云纍祖者愚以爲三家之中纍祖近之古人祀天駟者多用燔柴之禮攷周禮蠶事必於北郊則必無以陰祀而用燎壇者是可以知古先蠶之非天駟也唐月令用天駟而開元禮復去之宋熙寧中仍用天駟而元豐詳定復去之然其時多以天駟但當爲馬祖而不得爲先蠶是又不然天駟旣主蠶事則威靈之陟降正不必以馬祖限之也元武司冬而能兼龜蛇之靈則天駟在房而能兼蠶馬之氣不得謂康成之說爲非也特欲以之當先蠶之祀則誤耳今據河東督臣請欲通行之於直省則其在京師者可援唐宋以前所司致祭之禮在直省者令封疆之臣主之其時用季春其日用巳其幣用黑用瘞埋其方則古人或有用東者以桑柘所生之時也或有用西者以與籍田對其方也然宜依周人用北其壇坎廣輪高厚之制一以先農壇爲準載入祀典行之可也蠶事盛於江南渡淮而北山桑始多然愚讀唐史則雖滇南天末當時亦嘗有紡絍之利而後人始盡廢之是休女紅而習游惰廢天地自然之利而不舉實可惜也斯禮典庶五畝之牆下皆無隙地而農桑之盛於此均矣謹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唐宋兩制之官最備而又設知制誥之任以統之明則兩制之官依舊而知制誥無專官大率以次輔一人董其事有詔勅則次輔擇詞臣撰之典更重矣然詞臣所撰不及責詞則較之前代爲率

國朝俱準明例獨次輔於制誥不復預直委之所司凡文武臣僚但視其品不問其官循例填寫而已尤可笑

者前後毋受封贈兩勅而其一詞貽之後世館閣之羞也綸綍之重混淆苟偷若此甚非所以示王言之體其不敬莫大乎此因攷唐吏部給告身必先令其本人輸朱膠綾軸錢喪亂以後貧者多但受勅牒不取告身明宗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於是始俱賜之五季板蕩尚有然者況承平極盛之世乎況天子用人亦豈能必其盡當故唐宋有封還詞頭去位者有以責詞反用褒語中含皮裏陽秋而去位者此於詞命之中闕言路焉或天子是之未嘗不成轉圜之美卽以此去位亦未嘗不存此清議於後世也明世則未有此矣愚以爲宜亟復唐宋及明之舊或以閣學或以院長司之必攷其家世切其人而予以勸懲之語庶乎王言所降共凜天咫而不貽葫蘆依樣之羞且仍加寬大之風如有不諧衆論許其封還卽降責者如前此果有功可錄許其敍入斯則在天子於省臺之外增益見聞在詞臣眞可以文章報國而不徒爲無益之奉行而於史冊復見古人一種代言之文此其不可不亟行者也

右科取士規制議

右科之制始於唐其制科中則有所謂軍謀深遠武藝絕倫者而又別有貢舉一科宋之制科則武事且居其三而天聖中亦仍添設貢舉按宋會要凡應是科者實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先投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主判官先詳其所業視人材驗行止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力再問策一道合格卽引見召試聖政記曰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會要皇祐中又分其等爲三學識深遠對策優絕上也策對優長騎射兼有次也擊刺拋射趫傑魁俊次也然予攷司馬溫公熙寧三年知舉謂奉勅攷試法當先試弓馬若合格始試策略夫弓馬所以選士卒之法非所以求將帥不幸而不能挽強馳突則雖有策略將帥之才不得預試恐非朝廷建學之意乞如舊制而上卒如中書所請則熙寧之變法殆出於荆公耶其時許不能答策者以兵書墨義荆公以爲不可而罷夫墨義之罷是也其先弓馬而後策論則非也再攷長編則熙寧八年終從溫公之說夫以策論定去留而以弓馬定上下則其上者必策論與弓馬兼此其中可以得有用之才然且富文忠公憂豪傑之不屑蓋以重文輕武之弊久而難返也況重弓馬於策論也則卽材官健步取之有餘而謂志士肯就乎且卽合策論弓馬以取士猶慮其詐蘇文

公謂以弓馬得者固不過市井挽強引重之麤材而以策論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故士有所不屑而欲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所聞有司試其可者天子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其說亦極求材之苦心而欲爲國家得實效者矣然愚謂策論之制原不應以故事命題今誠使試士者矜慎於發策其所問則綜羅經史自周禮之軍政春秋左傳列國用兵之事司馬法內政之遺文以及漢唐以後之軍制軍官軍器一切邊防海防屯田衞卒樓船將士京師禁兵藩國武備再則雜舉歷代兵謀兵機不拘忌諱率以一策中雜舉數十條而詳問之務期以窮穴其異同得失之故而不許以數陳之語應故事則恐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弓馬固期於強力而亦立爲規則略有取於古人志正體直之遺意使知夫強力固在所重而士人之強力不同於卒伍之麤厲則恐亦非近日右科之士所能應矣如此而不得人者未之聞也唐郭忠武王出右科宋馬擴亦出右科皆爲千古名臣而明之萬表戚繼光俞大猷陳第則且以右科而講學而窮經而卒之諸人皆爲名將其所著書足以爲有明兵家之蓍蔡則今之重弓馬而輕策論不亦失歟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唐宋以來俱嚴服內生子之禁明太祖著孝慈錄詆爲不近人情遂削其律太祖因寵一妃令其子爲三年喪竟舉古禮牽連廢棄可謂陷人不孝者矣人子居喪之制所謂衰麻者特其文耳惟有實以維之而後文有所寄後世天性澆薄諒闇之禮如飲酒食肉皆形迹所易掩卽不可問至於舉子一事則以令甲之威爲之防範盖禮之所窮刜以輔之此正一綫之遺人道所以不絕今幷去之則其離禽獸者幾希且以禮而言則一切飲酒食肉猶或可以少寬而獨嚴於御內者桐城方閣學嘗謂家庭杯著之閒對粱肉而淒然念其所生斯在常人亦或有之若御內而不忘哀未之有也是以雜記堊室之內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然則三年之中苟非有哭奠之事不得與婦相見明矣其但言堊室者蓋舉遠以概近而閣學以聖人不忍以不肖待人當夫枕塊寢苫豈有漫無人心一至此者迨至小祥之後日月漸邁而不得不皇皇然慮之矣斯其言尤足以警當世而使之泣下者也當時左右重臣如劉文成公宋文憲公俱一代碩儒乃不能引古誼以力爭反爲之依阿排纂用

相傳會故吾鄉萬處士斯同以爲長君之惡夜氣俱亡蓋亦有激而言非過論矣在昔宋文帝以居廬中生逆劭諱而不宣卽位三年而後舉之說者以爲異日商臣之酷本於渜氣所鍾雖其言未必果然然孝子之後必有孝子則反是以思固無足怪愚又讀明晉江黃相國史唯疑言明世廟時太子於康妃服中生子世廟問諸輔臣禮臣得無有言或據孝慈錄言其無害則是以天子之尊猶知其不可而嫌之豈若今世以爲習有之事恬然無忌是直去律之害中於人者深也近見邸鈔載晉撫石公糾屬將縱欲忘親一案已奉

嚴旨訊治夫以四百年來內外彈事之所未見而一旦舉而行之是可以見

天子孝治之隆能出天下於耳聾目瞶之餘而封疆大吏之所以範其下者不可謂非朝陽之鳳也然愚尙恐窮鄉僻社之民未能周知不若復取舊律詔之天下按舊律在服內生子者並合免所居之一官其無官者徒一年若未發自首亦原夫必自首而後原之則稍知自好者將有所恥而不敢犯是眞厚風俗之先務也明太祖以爲如舊律恐人民生理之罷是殆與喪亂之世禁寡婦之不嫁者同曾謂開國之君竟出此哉

請改正承重服制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古人於父母之服概稱三年之喪而父在祇爲母杖期非敢獨薄於母蓋以吾父之所以喪吾母者不過於期使子之服不除恐傷厥考之心故服從父而心喪仍以三年惟父亦達子之志必三年而後娶然則子之不敢申其喪者卽父之不忍遂其娶周公禮意之精原可垂之百世而不惑也歷朝改制以來禮從其厚已成不易之條而適孫承重猶然喪服小記所云其於畫一之旨未合說者以爲孝慈錄之作原別有爲非眞有見於禮之當然故當時議禮諸臣亦不復推廣而講明之其信然歟則是後人之所當釐定也至若康熙二十七年吏部議得陝西藍田縣知縣鄧士英祖母馬氏病故以其祖父在不許丁艱則竊更有疑者夫居三年之喪之與去官是兩事也旣爲父之嫡則卽令厭於祖在不爲三年之喪而不可以不去官彼思爲後者祖父在而爲祖母其與父在而爲母同也古人父在爲母亦期年其亦可以不去官乎彼漢晉人於旁親期功之赴猶然駿奔甚至友生且行其禮而本朝亦許臣下於本生父母繼母隨嫁母俱得給假治

喪奈何以所後之祖母而反不然哉然愚嘗攷朱子有曰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詳玩朱子之言則似亦因當日之不承重而特舉而言之也然則因不爲三年之喪而遂誤認以爲不承重而廢去官之禮者其失益自宋已然不始於近世也楊次公誌評事劉暉墓稱其喪祖母時雖有諸叔援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以爲篤厚而李敬子以祖母之喪援劉暉事爲請許之范蜀公以爲賢然當時反有咎之者以爲祇當從衆則朱子之前雖祖父亡而爲祖母持服者蓋亦寡矣臣子奪情不得持服是必有不得已之故今假口於祖在不爲三年之喪而竟晏然居官是自奪其情也夫以古人著禮之意而言不惟其文惟其實即令爲三年之喪而實不至亦何當於禮然以國家一定之制而言則似不容有參錯者愚故以爲直當改定舊禮不問祖父在否皆行三年之喪是在前儒俞汝言已嘗論之非愚一人之私言也

重修蛟屬二池議

蛟池與屬池本二或以蛟池即屬池其說見至正志予攷蛟池址在伏飛祠中屬池址在報德觀中則合之者其說無稽寶慶志云城中既有雙溯又鑿此池瀦水備旱而自元時已爲民居所湮迄今未有問之者嗚呼古人建置之精參乎造化蓋鄞惟西南之長春望京二門受它山大雷山之水而已而江流不與河通故其東面之阻江者鄞江門有氣喉焉靈橋門有食喉焉東渡門有水喉焉水喉氣喉皆外通江潮內洩湖水食喉不納潮而專放水則江河之一茹一吐其脈不隔而城中之流泉宣導和暢然而獨遺於北以其方位之爲窮陰也故江潮既不引之入城即湖水之至此者亦甚微乃又不能不資於水利於是爲此二池以瀦之是古人之深心也說者不知妄謂昔有蛟屬來此爲患因以池鎮之則妄矣二池之址本甚巨今并祠觀亦湫隘而池無論矣苟必實心以謀鄞城之水利則東渡三喉誠爲要務而二池又豈可緩哉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四明洞天東七十峰之水趨於它山其支流會於桃源引流入城瀦爲西南雙溯雙溯之外支流甚多皆溯之所釀也防旱洩潦旁通市河內有水喉食喉氣喉三閘以洩於江禁民居屋以塞王元恭修至正志力戒後人浚導必時隄防必謹啓閉必如式一邦之大利也予攷水喉閘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以板爲閘潮長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洩之江食喉閘

在靈橋門牆下宋之市舶務前也止用洩水卻不通潮氣喉閘在獅子橋東古鄞江門牆下吾鄉城中之水皆自山溪而其洩則並入於江葢當王長官未作堰以前江流本直抵湖上既有堰則旱必蓄澇必洩必使仍與江通而後節宣得其宜故城南之水有行春積澭烏金三碶以通江而宋人又增風堋一碶城西之水則有保豐石塘二碶以通江城中不能容碶而爲喉以達之其所關係誠不淺也況雙湖之深無底其水既從西南二門而入不能更從西南二門而出久在湖中則水性佛而不暢故出滯宣幽皆於喉是賴然三喉特穴城爲道積久易淤而居人見湖流甚深以爲雖無是喉湖水亦自不竭無所事於江流之吐納故自宋時已累廢賴賢有司以修治之四百年以來鄞之河渠概草率不講而三喉竟泯焉僅存水喉尚有遺跡薦紳學士亦不知其爲水利之舊也悲夫蛟門李君陟茲熟於形法家言嘗與予遊城中曰是城之水道何不馴其性之甚也予叩之則曰五臺寺東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平橋之下宜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予嘆曰平橋者食喉也五臺寺東者氣喉也舊有之而今廢耳陟茲乃曉然嗟乎西湖之水本碧南湖之水本赤今以三喉不通碧者爲積苔所穢赤者遂爲黃流則夫居民之壅閼而不遂其生也宜矣然其址雖廢而城下故道尚存可一舉而復也爰爲議以待之

重浚古小溪港議

魏吉州曰許家橋東其地名童家港其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塞而汙瀝尚在耆老以爲古之小溪是也直逼建寧舊嘗開浚以引它山之水或謂可以再浚吉州名峴由廬陵來僑居著它山水利備覽最爲詳善吾由吉州之言推之乃知周大悲碶之置葢爲它山之水故也吾鄉之田城南資它山之水城西資大雷之水故它山之水南下者多西下者少其上流惟小溪由錫山下西行與大雷之水會當廣德湖之存也大雷山之水有所蓄建寧之接溪流與否不甚足輕重然猶且爲周大悲碶以引之以防溯後之水之不給今湖既廢爲田大雷山之水橫穿四出或由仲夏或由戚浦或由鏡川或由櫟社南向而會它山之水以入江而廢湖之徒乃謂它山之水足救湖田之旱固屬謬說然使建寧不與小溪絕則它山之水尚有十一之西下者而盛修周大悲碶以潴之雖未必徧及城西諸鄉要不爲無補也乃湖固塞而溪亦淤則絕望矣吾因是嘆古人之於水利有備無患而後世之人之

憤憤也大雷山之水本不敵宅山之水之盛而又爲四道所洩則是溪之西行所關非淺吾嘗謂欲蓄大雷山之水必於仲夏戚浦鏡川樑社爲四堰以阻其南而欲引宅山之水必復古小溪使通建礨以導其西則庶乎補救之良策也

改高橋張俊廟議

高橋之捷爲南渡十三戰功之首又爲四大捷之首而飽掠遽去使其君有館頭之行其民被屠尚可言功乎故自明以來皆言張俊之廟當毀固也但其時之有功吾鄉而應祀者則正不少予謂當改張俊之廟以祀之謹議如左

張俊之自越州至也宿衛盡登舟俊欲扈行就上乞舟上賜手書勉以捍寇成功當予王爵蓋俊之意本在走而上欲其留俊猶狐疑有隱士劉相如不知何所人也故大俠以忠義力勸之且爲畫策俊始揭榜通衢下令迎敵於是有高橋之捷深寧先生以爲相如之功不在三老董公之下其後俊之不終而去夫豈相如之意殆必力爭之而不能得故遂匿影不復見當祀劉隱君第一

初衛士畏航海欲作亂宰相呂頤浩幾爲所害使其事裂則吾鄉先受其禍其扈從定亂者皆辛統制兄弟也當祀辛統制企宗永宗第二

金人分軍犯奉化李侁董之邵任戩皆奉化之義俠也集鄉兵一千餘人於泉口三戰金人不能入而退於是奉化獨完軍費萬餘緡皆侁任之事定口不言功至蔡文懿公幼學始得其事於侁孫元白上言於朝贈三人官並修武郎宓祀李董任三公第三

癸卯之戰楊沂中趙密田師中李質皆有功已而皆隨俊走是日力鬬而死者裨將黨用邱橫也當祀黨邱二將軍第四

張俊既走金人直下定海將犯昌國御舟相隔僅一宿耳提領海船張公裕擊破之於碙頭金人始返使無公裕當其鋒益重國恥而事且有不可知是尤功之大者當祀張提領第五

時慈溪令林叔豹不受命方集鄉兵擊賊金人懼以降人蔣安義爲知州而去叔豹引軍入州杖殺安義盡戮金人之居開元寺者安義本剡人羈貫明州成進士降金盡籍明之大戶以獻遂致屠城叔豹之殺之最爲吐氣當祀林令君第六

車駕還明張剌史汝舟應奉簡儉粗完而已及行以汝

舟爲中書門下省檢察公事官先是台守晁汝爲儲粹豐備大擾民上特遣汝舟一官襄其簡儉以媿汝爲嗚呼劉洪道更何如哉當祀張刺史第七

右數公者其可謂有功矣而不祀乃祀張俊非所謂蓍黃舛繆者歟他如李顯忠鄭世忠潘迪杜愷張麟相傳皆以扈從死者其有廟也雖非張俊比然數公反不得祀非吾鄉之闕歟請質之鄉論以爲何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攷

毛詩初列學官攷

予友仁和杭君堇浦嘗問予曰毛詩據前漢儒林傳則平帝時嘗置博士而後漢無有其後究以何年定列學官予未有以對也歲在丙辰堇浦以所著石經攷異示予且索予向來文字嘗語及諸經刊石本末者以助疏證予以十餘科答之其中辨七經六經五經之目謂中郎寫經未及詩而止而隋書五代史志有一字石經魯詩毛詩二種當係黃初時邯鄲淳所補堇浦深以爲然予因謂曰是卽毛詩列學官之年也何以知之漢肅宗於十四博士之外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傳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罔羅遺佚博存衆家則是時習毛詩者尚少也其後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馬融相繼而出康成箋之而毛學盛行矣毛詩雖盛而終漢之世未列於學則固不得預於刊石之列也今邯鄲所補石經之目有毛詩則是時已列於學矣卽如中郎所寫春秋祇公羊以左穀二家未立也公羊無正經故邯鄲又取左傳中經文寫以補

之唐志所稱左傳經者也然專取經而不及傳則以是時左氏尚未立也觀於左傳則毛詩之立又無疑矣且漢時雖齊魯韓三詩並行史稱惟魯最爲近之故邯鄲詩石一爲魯詩一爲毛詩而附齊韓之說於魯詩下則正以毛詩之新立也堇浦曰是則然已然陳壽魏紀黃初五年穀梁置博士大書之豈有毛詩列於學官而不書者隋志所書焉知非裴顏所立曰陳壽之書甚簡固不能保無脫落若裴顏所書亭林以爲雖有是舉而實則未就且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則裴顏所立必無二家今魯毛二碑並立魯詩之下又附齊說不謂之魏立不可也石碑立於魏則其列學官亦在魏矣況裴顏石經並無傳則亦莫知其爲何體也堇浦曰然則曷書之作毛詩初列學官攷

周禮正歲正月攷

周官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月爲周之子月正歲爲夏之寅月諸儒多宗其說然周官六篇如冬日至夏日至之類無一非夏正而獨履端一月忽用天統恐不至如是之參錯若既以子爲正月勢必以午爲七月而曰冬日至夏日至天下有冬正月夏七月者乎致使魏鶴山程叔時輩引以證其改歲不改月之說而新安汪氏輩雖力爲鄭氏功臣卒不可得而申以某觀之周禮正月斷指夏正而言然正不足以爲三代改歲不改月之據也周禮雖或係周公草創之書然其存於今者不能無後人所竄雜故其說容有相乖者試觀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若正歲是寅月則天下無敍寅月於丑月之上者是以葉培恕王平仲不得已而曰正歲十有二月者猶云夏正之十有二月是總曲和鄭氏正月爲周正之說也然則漢儒因改歲改月之說而堅指周禮爲周正者不知周禮之用夏正與改歲改月之制可並存而不相妨也宋儒因周禮之用夏正而遂附會爲改年始而不改時月之說者不知周禮之書不足與吾夫子之書爭是非也且諸經之雜言三正者何止周禮豳風七月之詩專言夏正者也然而第五章之十月改歲忽與首章以二之日爲卒歲者雜出而不自知此不得謂周以子寅兩正並行也月令十二篇專言夏正者然而孟冬之祈來年於天宗非周正乎季秋之頒來歲朔日則又秦建亥之權輿也此注疏說近人或疑是時秦尚未并天下安得預用亥正故有先期預頒之說然亦不確此不得謂秦以亥子寅三正並行也蓋一出於風詩諸誦之文一出於諸儒雜成之手故有不得與時王之制盡合如此者又何煩後世陋儒之周

章聚訟爲也

古車乘攷

古者兵車之制於經無攷其見司馬法者有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率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是以馬季長曰千乘之國其地千成因引司馬法公侯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爲證鄭康成則引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爲證然當時又別有一司馬法有云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甸凡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杜元凱引以注左傳解之者曰成之十里卽是甸之八里以甸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更有謂成出一乘是畿內法甸出一乘是邦國法總之依違遷就思作兩家調人但皆大不合大抵封建之制總當以孟子爲定卽周禮亦不足信況司馬法以開方之法計之百里者萬井也成出一乘則百乘耳甸出一乘則一百五十六乘是不得不於百里外加湊補也況夫一井八家則一通八十家一成八百家一終八千家一同八萬家此易曉耳何以減爲三十三百三千三萬乎論語包氏作十井一乘何邵公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公侯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方性夫鄭漁仲並宗之卽朱子亦以其說爲較勝然邦畿千里開方百萬井十井而得一乘當盈十萬何以祗萬乘也況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宮室城郭山林陂澤園囿溝涂三分去一其祇任役不征稅者三分又一安所得盈算也唐仲友乃爲別解公地四同有半爲方二百一十一里一同爲三郊一同爲三遂可通得兵車七百五十乘餘二同半出二百五十乘合爲千乘而侯上同之伯地二同爲方百四十一里其一同爲方七十里者二一爲二郊一爲二遂可通得兵車五百乘餘一同出百乘合六百乘男地一同爲方五十里者四一爲一郊一爲一遂可通得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出百乘合三百乘而子下同之仲友精於三禮之學當時與陳君舉齊名獨於此條不特支離謬戾無所根據抑且期期格格合人不可解釋據其所謂七百五十乘者推之似一郊出一百二十五乘郊凡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百家一乘但何以餘二同半又不爾也以愚攷之古者寓兵於

農一農卽一兵也故其調役之常例必家起一人以爲兵非如後世團練鄉兵之例數家中抽一人也若其出軍之法居鄉者先出不足則遂繼之又不足則公邑都鄙繼之見周禮疏而餘子之出雖有其令實無其事故其車徒大國不過千乘而猶僅用其半以成三軍此以一乘七十五人爲說其三軍者三鄉之所出也司徒之比閭族黨而成一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之伍兩卒旅合比閭族黨而成一鄉鄉萬二千五百家卽成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一軍蓋一百六十六乘有奇則三軍者乃千乘之半耳由三鄉而三遂其戶口猶鄉也則又五百乘也所謂千乘者也其公邑都鄙不在千乘中者蓋留之以居守焉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非勞鄉遂佚都鄙也卽千乘中亦祇以三鄉所出爲正軍必萬一不足則掃遂之兵以出不讀書費晳乎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峙乃芻茭夫魯人何以專舉郊遂也則千乘之賦也然則千乘者乃大國車徒之制耳若其國之所出則固不僅是也以七十五家具一乘其說本漢書而宋儒陳用之詳焉但陳氏禮書所言尚有多未盡者故參用鄙見爲之俾之近世毛西河據左傳昭五年論晉車賦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又曰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因謂每一縣得百乘是十縣卽千乘也一縣方十六里中祇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卽出一乘百里之國不過十之三已足盡之夫二井半僅二十家以二十家而責之七十五人之征則大槩小槩也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說亦有據俟再訂

予友李嶠陽謂一車三十人千乘用人三萬故

歷代封爵攷

兩漢而後封爵名目多潦草無義理其志傳又不詳故通典通志通攷亦以其簡略而忽之偶與同學說史及此因有問難略爲攷證作歷代封爵攷

關內侯之爵始於秦荀綽百官表注曰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以爲號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乃王沈魏書曰關內侯爵十九級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關外侯爵十六級據通典乃東漢建安二十年魏武所制三國魏志孫資封關中侯通鑑晉楊駿封二千石以上皆關中侯十六國春秋趙冉閔封其將士關外侯晉令亦有關內關中關外三等是直與關內命名始意略無關會所謂積久而忘其所自來者也關內侯雖無國然自有邑攷之漢書可見師古之說亦未盡符

名號侯者但取其所賜爵之名爲主如以鐫羌侯賜邊將不義侯賜降奴是在建安之前原有之

東漢鄉亭之封專爲侯爵乃魏志黃初三年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庶子爲鄉侯公之庶子爲亭伯故當時高貴常道二君皆以鄉公入正大統陳思王有謝封二子鄉公表於是五等皆有鄉亭之封隋志有開國鄉男北魏之賀拔岳元孚可朱渾天和北周赫連達梁臺皆封鄉男

鄉亭之以都名者胡三省曰凡郡縣皆有都亭秦法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有都亭是卽章懷所云都亭者城內亭也然則以十亭一鄉推之亦當仿此顧亭林曰都鄉近今之坊箱都亭近今之關箱是已後漢書梁冀徙封比景都鄉侯章懷注尹勳封宏陽都鄉侯虞放封冤句呂都亭侯十六國春秋魏賈敷封廣川都亭侯皆以地著而其餘或不書者亭林所謂史家之失載也統而言之則總以鄉亭侯稱漢趙忠傳封都鄉侯而單超傳止作鄉侯吳志是儀傳封都亭侯而胡綜傳止作亭侯華陽國志王連封都亭侯而蜀志作平陽亭侯魏志田疇傳封亭侯而裴松之作都亭侯是也

列侯之有鄉亭亦不始於東漢司馬彪續漢書西漢列侯封邑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蓋是時已有三等之差特未以之爲號耳今攷漢書公孫弘封高成之平津鄉匡衡封樂安鄉張次公封陂氏之岸頭亭李壽封河南之邢亭光武祖春陵節侯封泠道縣之春陵鄉中山靖王子封涿縣之陸城亭而王莽封南陽新野之都鄉地里志常山有都鄉侯國皆其明證然則楚漢春秋高祖封許負爲鳴雌亭侯裴松之謂是時未有鄉亭之封亭字疑是衍文者似亦未盡然也

彭城五諸侯攷

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河南魏殷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師古曰常山河南韓魏殷也四說者皆未合師古但知漢是時已并關中不得以邯欣翳列諸侯之目而不知是年河南河內亦皆置郡陽卬均不得列諸侯之目也若張耳脫身歸漢而謂亦有兵則更強爲之辭矣然則五諸侯者誰也曰攷之馬班二史前此十九諸侯是時已去其半漢并雍塞翟河南殷而爲一齊并膠東濟北而爲一趙亦并常山而爲一燕亦并遼東而爲一漢又降韓降魏而以爲屬國楚僅有九江臨江從之耳衡山則楚之所貶矣漢楚齊方交兵則是五諸侯者當屬燕趙韓魏衡山蓋燕趙不奉楚令而兼懼楚既平齊而討之也故助漢衡山以被貶怨楚故助漢而韓魏則本爲漢之屬國矣吳芮以忠著則必重修

梅鉌從軍之好其嘗在彭城之役無可疑者卽陳餘之助漢固明見於本傳獨臧荼事無可攷耳（案此說與經史問答不合）

祁連山攷

亡友宋典葉徵士桐君熟於史獨其辨祁連山非天山則予以爲尚有未盡者嘗欲與之暢其說未及而桐君已卒檢其遺文不禁泫然因別撰一通以貢疏證桐君曰顏師古謂祁連山卽天山攷新唐志伊州北二十里有天山一名白山戎人呼祁羅漫山自伊州納職縣行十餘日至西州又西南行百二十里至所屬天山縣其祁連山別在甘州北百九十里夫祁羅漫山自伊州北境迤邐至西州綿亘千里而甘州北之祁連山今在肅州高臺之南兩山相距蓋千五百里則指祁連山卽天山者誤矣舊唐志以祁羅漫山卽祁連山亦沿師古之誤也予攷唐魏王泰括地志曰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祁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是原截然爲二山應劭曰祁連山匈奴中山名晉灼曰天山在西域此其爲二山固無可疑但祁連之爲天猶不律之謂筆師古之言亦未可非及詳攷之則伊甘二州果並有祁連山其別名並曰天山特伊之山又名祁羅漫山又名白山而甘州則無之其名既混故後人易誤而誤之甚者莫如西河舊事（史記索隱正義皆引此舊事有曰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牧養一名天山一名白山而又曰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夫其所謂冬溫夏涼者甘之祁連也其所云冬夏有雪者伊之祁連也甘之祁連並不名白山而舊事亦以白山加之則混矣故索隱已疑祁連天山非白山然不知伊之祁連則固白山也按漢有事於甘之祁連山自霍去病始漢書元朔六年去病以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史記年表作元狩二年）韋昭曰居延卽張掖而漢張掖郡有觻得渠先是匈奴有觻得單于去病平之故武帝曰驃騎將軍攻祁連山揚威乎觻得而匈奴自喪祁連焉支二山嘗有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士女無顏色之謠（亦見西河舊事斯正甘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美水草宜畜牧者也焉支亦在甘境自去病奪二山而混邪以降河西四郡以開故去病卒而以祁連山肖其冢者象其功也晉書地理志張玄靚嘗置祁連郡符秦有祁連都尉是也其有事於伊之祁連山自李廣利始史記李將軍列傳天漢二年貳師擊右賢王於祁連山（匈奴列傳作太初五年）正義以

伊州之天山當之蓋是時漢已得張掖則河西固爲內地而李陵以支軍出居延北千餘里分匈奴兵正宜在伊吾之境故漢書云天山之西疏榆谷爲蒲類國山之東乾當谷爲卑陸國於太谷爲西且彌國宛虛谷爲東且彌國丹渠谷爲劫國此五國並處匈奴北境南接車師斯正伊州之祁連山西河舊事所謂白山冬夏多雪者也漢宣帝時五道北伐有祁連蒲類兩將軍正指此地明帝遣竇固至天山取伊吾章懷注曰天山卽祁連山一名雪山則不獨師古以爲祁連矣唐之呼祁羅漫山蓋卽祁連山之轉而天山之名不易也然則祁連山天山之名甘州伊州二山所同但當以白山別之桐君欲截然以甘州北者爲祁連山而在伊州北者爲天山其說似未盡也甘州之祁連今爲內地伊州之祁連今爲哈密鴈呼桐君逝矣安得起之地下而質之

燕雲失地攷

宋宣和時與女眞夾攻遼因求晉賂契丹故土初謂可盡山前後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遣趙良嗣往請再三女眞終以非晉賂不與是宋史所紀也攷劉仁恭帥盧龍未嘗與契丹通惟資治通鑑載守光末年喪困曾遣韓延徽乞師然亦無割地事梁乾化三年四月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攻營州刺史楊靖降則平營未割之明證也其失平營肇於周德威作帥時通鑑謂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舊置八防禦軍募土人守之以禦契丹德威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歲牧於營平之閒而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克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稗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則平營遂入契丹矣至灤州則古無之劉守光據燕暴虐民多亡入契丹阿保機乃築此城本金國行程既陷平營遂改平州爲遼興府而以營灤二州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初德光又得十六州地乃建燕山爲燕京轄山前六郡地號燕京路乃海上議割地時意以燕山路盡統關內之地實不知燕山平州之同在關內而異路也故馴致有張瑴之事而斡離不卒由平州入寇本金國節要然平營在天贊後又嘗入唐則諸家皆失攷攷歐史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卽位遣閒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守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迨三年正月契丹

復陷平州始不復歸中國耳但當時石晉所賂地實不止十六州通鑑齊王開運元年三月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以五代會要攷之泰州後唐之奉化軍今清苑縣則泰州亦所賂地也是年六月以府州刺史折從遠爲府州防禦使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亦北屬從遠拒之故有是命則府州亦所賂地也二年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胡三省注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數內蓋契丹乘勝幷取之是勝州亦所賂內也載攷金國節要則易州景州亦在賂內是史所云十六州者亦或未盡至史所載十六州中則薊州舊爲契丹有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薊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當時不過統舉言之不則史誤書也若周世宗克復關南則瀛莫易景已內附又奪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胡三省注在涿州奪孟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孟津關宋以爲幽州之會昌縣胡三省以爲莫州之文安縣然觀下云割文安大城隸之則宋說是而乾寧軍之寧州契丹所自置者亦已內附是山前之地多所收復乃宣和時尚云山前山後一十七州則以幽燕即燕京薊景檀順涿易爲山前地以新嫣儒武雲應寰朔蔚爲山後地也尚少一州當攷

揚子雲生卒攷

文選李善注於甘泉賦引桓氏君山新論謂揚子雲以成帝永始時待詔賦甘泉始就夢腸出收而納之次日卒近日蜀儒者據此以爲子雲未嘗歷事諸朝美新投閣乃出自謗傷之口相傳子雲甫歿即有謟人私改其法言者以此合之足以滌雪千載沈屈使其果核亦正舊史之一大案矣予謂漢書紀載誠不能無誤若以子雲本集攷之有可疑者子雲解嘲之作其自序言當丁明傅晏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已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客有嘲其玄之尚白者故爲文解之夫太玄爲子雲擬經之書實與法言並稱侔目倘如新論所云則早死於十年之前哀平消長何由得見況甘泉待詔以還朝廷有事子雲輒預扈從諸如羽獵長楊河東諸作皇皇大文皆有歲月可稽且子雲雖滯下僚然於國事頗得與聞累朝奏對歷歷具在若欲定子雲之死於永始則著述亦寥寥矣或曰是則然已前輩汪堯峰固嘗辨之矣但由成帝建始元年至王莽天鳳五年春秋五十有餘而其得見成帝已踰四十則與本傳所謂七十一者顯然不符不知子雲未嘗以建始至

京也其客大司馬王音門下乃在永始元二之間故不久卽有承明之召不然安有二十載京華姓氏通於天子直至汾陰肆祀方得一薦之理是所謂四十者蓋從永始言之其去天鳳正與漢書年數大略相合堯峰旣知甘泉妖夢之誣而欲移子雲之死於平帝末是強爲之辭者也或又以谷永亦字子雲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於王根之世不及見禪代或又以劉棻當之然總莫之徵也且李善所引新論實前後不相應其於文賦注中亦引此條則但曰病而不曰卒蓋一書之中業已矛盾原未必新論之本文也常熟錢尚書謂新論在明季尚有完書惜無從得一見之

陶淵明世系攷

梁昭明太子作陶淵明傳及晉宋二書皆以淵明爲桓公曾孫其實不然淵明集有贈長沙公族祖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旣遠已爲路人攷晉書桓公薨以第三子瞻之子宏嗣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封吳昌縣侯禮云五世親盡則爲途人淵明爲桓公曾孫則於綽之爲再從昆弟於延壽爲族叔固不當有族祖之稱亦不當云昭穆旣盡爲路人也然則據諸家謂是詩爲延壽作則淵明當爲桓公七世孫故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蓋祖免殺姓則親屬亦竭六朝近古猶有宗法之遺於此見之且桓公十七子九人皆見舊史得列附傳而謂其餘不顯淵明之祖則武昌太守茂也淵明之詩稱之曰直方二臺惠和千里使茂亦在十七人之內則不得曰九人而外不顯也陶氏家譜亦自知其不合遂改以岱爲祖求當於曾孫之數則岱官至散騎侍郎又與淵明詩戾後世譜系之誣其無稽皆若此吳斗南作陶詩年譜欲求合於諸史謂別本作予於長沙公爲族祖果爾則淵明所贈當屬延壽之子其時長沙之爵已降似不當復稱長沙公而詩題族祖二字將又何以言之蜀人張繼作陶詩辨譌又謂詩序當以長沙公於予爲族斷句而以祖字連下讀之則不特不能成語而亦忘詩題有族祖之稱尤爲鹵莽之甚者世多疑桓公孫淡清風高節絕世離羣淵明乃其親屬何以命子詩中不一及之不知淵明述祖祇敍一本之親故詩中但敍桓公而死事如瞻立功如輿槩不旁及乃立言之例也或曰孟嘉之妻爲桓公女其女則淵明母以親表輩行言之淵明似當爲桓公曾孫予曰屬盡則同姓亦疏於親表乎何有或曰古人自曾祖而上皆得稱曾祖自曾孫而下皆得稱曾

孫曾者重也雖不拘四世言之亦可予曰是在春秋以前固有之然晉宋以來恐不然也

河東柳氏遷吳攷

柳柳州爲吳人見於本集與本傳而蘇之志人物者鮮及焉按本傳云柳宗元其先蓋河東人後徙於吳此明文也柳州作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天寶末遇亂奉德清君夫人（德清君侍御父察躬也夫人侍御母也舊本皆誤連讀之故本傳亦止云奉母避亂攷柳州述事王父是時豈得奉母遺父）載家書隱王屋山閒行求食亂有閒舉族如吳居德清君之喪服除常吏部命爲太博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是侍御已定居於吳柳州生於大歷九年當在侍御爲朔方推官晉州參軍之時其家於吳久矣且不特家於吳并婚於吳柳州爲楊詹事憑之壻其作楊郎中凝墓志云君與季弟凌同日生不周月而孤伯兄憑翦髮爲童家居於吳是楊氏之稱宏農猶柳氏之稱河東皆推原其族望而實則皆吳人也其作亡妻宏農楊氏墓誌云夫人三歲依於外族閒在他國凡十有三年而二姓克合蓋柳與楊同居吳下而柳州之婦鞠於外家故有閒在他國之語然竊嘗疑柳州再世居吳而其集中未嘗有一語及於洞庭林屋之勝韓吏部之誌劉賓客之祭文亦不及焉及夷攷之乃知柳州雖居吳而在吳之日甚淺大抵唐人之世宦者多居京師蓋當時不特有里第兼有家廟枝附葉連久而重去柳氏自河東之虞鄉遷京兆之萬年已累世矣其少陵原之大墓則高祖蘭州府君而下皆在焉侍御雖挈家南轅而柳州作太夫人歸祔志云宗元生四歲居京西田廬中先君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是柳州少日固多居長安侍御之總三司自夔州再入朝則又隨侍在長安已而登進士歷官至尚書郎則又在長安且柳州享年四十七歲其自序曰長京師三十三年合之南竄十四年之數已自相符則中閒不過偶一至吳其遊朝陽巖西亭詩云驏貫去江介世仕尚函殺是明言居吳未久而以世仕不能忘情於秦南竄而後詩文酬答總惓惓於鄠杜之閒使其得再入朝殆有挈其羣從西歸之意焉然自柳州南竄其子弟無復有居萬年者其答許京兆孟容書言先墓所在城南更無子弟善和里宅已三易主則其後柳州雖歸葬萬年而子弟已卽安於吳矣不然則柳氏在吳祇可以言寓公本傳不得竟斷之曰徙吳也唐人最重舊籍故雖數世之後必行歸葬之禮不得以此而疑柳氏之非吳產也宋人作柳州年譜於其居吳

顚末不詳而蘇人亦莫之攷吾故表而出之

通鑑分修諸子攷

胡梅磵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攽三國迄於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然歷五百年以來無不信以爲然者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磵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劉粘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跡盡成遺棄也觀於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磵未之攷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局副手觀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誠多矣至於三子所修愚最以唐鑑爲先後人以伊川許之遂有范唐鑑之目而以其書孤行其實裁量未爲簡

淨也

阿育王寺十二題攷

盱江李先生泰伯有阿育王寺十二題詩乃筠州楊屯田和寺僧常坦而邀盱江同作者吾鄉阿育王山志莫之收也其亦固陋矣夫十二題中至今存者山水則曰金沙池曰佛跡峰曰靈鰻井伽藍則曰育王塔曰八角殿斯其歷劫無恙者也其曰七佛石當卽指烏石巖而言道宣感通傳所稱梵僧七人過此得石函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者也其曰石屏風恐卽指前山玉几而言其曰供奉泉據盱江詩則時有浮屠璘鑿此泉以奉母者阿育王山中所乏者泉今泉乃以妙喜得名橫浦以大儒爲之銘故益著而供奉之跡遂無稱者予謂妙喜之大節良足爲山重顧妙喜不附和議爲忠而璘爲孝生平不喜作浮屠家言以其去人倫耳若其有忠孝之節則固不可以浮屠而泯之也其曰晉年松今寺前有巨松能放光爲浙東松之最奇者然非是詩則不知其遠自晉年也其曰重臺蓮今雖有蓮而不甚盛豈灌溉乏人力遂漸成凡種耶其曰明月臺則嬾堂舒氏亦嘗有詩其竟無可攷者袈裟石耳顧讀盱江

詩中並不一及舍利之神則知是時已無復舊物而南渡以後震而奇之者其出於耳食更不待辭費矣爰牽連記之以爲吾鄉志乘之一助

續甬上賜府攷

賜府之制昉於宋葢大臣之有勛勞者則以嘉名寵其甲第其後亦有位望未至而特恩賜之者吾鄉自宋南渡賜府極多有黃翔龍者東發先生族兄弟也著甬上賜府攷一卷今不可得見矣尚有流傳一二者如史文惠王之壽樂以位望也文惠之孫子仁以避其宗袞官不達而亦賜鴻禧之名則以賢也深寧先生之汲古傳忠則以世其家學也是在圖經中不應遺之而惜乎其無徵也明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預焉而不復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三百十五年之中吾鄉稱府者五十四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爲三十三姓以大學士稱者二曰余氏以文敏公有丁也曰沈氏以文恭公一貫也以尚書稱者十有七曰程氏以刑部徐也曰金氏以忠襄公忠也曰陳氏以工部恭也曰楊氏以文懿公守陳吏部守阯康簡公守隨也曰屠氏以襄惠公滽簡肅公僑也曰張氏以文定公邦奇兵部時徹也曰陸氏以康僖公瑜也曰聞氏以莊簡公淵也曰汪氏以禮部鏜也曰趙氏以端簡公參魯也曰王氏以莊簡公佐也曰周氏以文穆公應賓也曰李氏以禮部康先也以侍郎稱者九曰黃氏以禮部宗明也曰陳氏以刑部瑜也（別爲一陳）曰豐氏以禮部熙也曰范氏以兵部欽也曰全氏以先工部禮部二公也曰董氏以兵部光宏也曰黃氏以工部景章也（別爲一黃）曰林氏以吏部棟隆也曰李氏以忠毅公楹也（別爲一李）而楊氏則文懿之子茂元官刑部屠氏則簡肅從子大山官兵部李氏則禮部康先之曾大父堂已官工部不預焉以都御史稱者一曰金氏以右都御史澤也以副都御史稱者八曰周氏以相也（別爲一周）曰朱氏以瑄也曰陳氏以漕撫濂也（別爲一陳）曰王氏以應鵬也（別爲一王）曰柴氏以經也曰戴氏以黯也曰丁氏以繼嗣也曰高氏以鄖撫斗樞也而陸氏則康僖之羣從銉官保撫副都御史汪氏則有應天巡撫玉不預焉以大理寺卿稱者二曰蔡氏以鍚也曰徐氏以時進也而陸氏尚有大理世科不預焉以太常稱者二曰吳氏以惠也曰徐氏以應奎也（別爲一徐）以先祿稱者二曰管氏以大勛也曰吳氏以禮嘉也（別爲一吳）大帥則曰萬氏以漕督表天津總戎邦孚也曰施氏以都督翰也曰趙氏以宣大總兵光祖也（別爲一趙）近者新泰

子弟妄自署置有未嘗賜府而冒稱之者二十年來漸不可問是王謝家門之恥也予故於暇日偶記之

董徵君墓攷

吾鄉董孝子墓即祔於其毋淑德夫人墓旁舒嫩堂詩所謂孤冢枕城邊者是也近世慈谿之董氏指其縣中羊酪河所稱董孝子墓以爲徵君故塋鄞之董氏亦從而祭之不知此乃明洪永間別一董孝子係奉化建炎義士董之邵之後數傳而爲閻學仁聲又數傳而爲孝子諱恭禮自奉化遷鄞成洪武辛未進士以毋老歸養不仕毋卒值革除又托廬墓以終士人亦以孝子呼之明末之給事中志寧其裔也不學之徒妄祀非族故爲正之

簡帖一

奉方望溪前輩書

甬東後學全祖望再拜頓首靈皐先生前輩足下束髮以來仰慕盛名南北道遠不得一御元禮茲來京師峨嵋天半幸一望見從此塵山霧海有所指歸幸先生其弗棄接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注疏家引以爲殷殯祖廟周殯路寢之據因有殷尚質故於廟周尚文故於寢之說言之確鑿但攷之左氏僖八年與襄四年皆有不殯於廟之語而皆以爲降禮則尚非貶黜似未有不殯於廟者杜元凱孔仲達曰所謂不殯廟者非果殯在廟也臨葬時必以殯宮朝廟今貶黜者禮宜從殺不復行朝廟禮耳夫以周禮論則朝之與殯截然兩大節目而乃以不殯廟爲不朝廟似未可信攷鄭康成志答趙商一條亦嘗及此然疑竇終不解載攷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曰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去服從者皆去服至於廟祝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有司以次出廟門至於新廟夫所謂至於廟出廟門者所殯之廟也所謂新廟者所祔之廟

也更與左氏相爲證合於是近世有謂三代殯宮皆在祖廟葢廟中之堂乃先祖出亭帝時栖神之所死者之柩難以直據其所故不得已而降在庭階之閒若夫路寢則直殯中堂何嫌何疑而階上陳尸階下行禮生時負牖死乃降之偪仄之區顯背禮文其爲儀禮之訛無疑然愚仍有所未信者殷禮無徵姑且置之弗論若周禮則方大斂時綏衿衾冒雖已畢具然尸尚在牀也迨舉尸而下於棺舉棺而載諸輴菆則周之屋則塗之是曰殯禮今曰殯當在廟則廟在寢東非咫尺所可到此纍然之尸何物舉之而至廟耶而且所殯之廟其始祖之廟耶其皇考之廟耶其所祔之廟耶夫倚廬堊室以衞殯宮殯而在廟則居喪之制所有七月五月之期皆將在廟中耶何以絕無明證也已乃思曰嘻左氏所謂廟卽儀禮所謂寢也以人道則曰寢親言之也以神道則曰廟尊言之也考尚書顧命篇諸侯出廟門俟傳曰廟門者路寢門殯之所處故曰廟也蔡傳同喪大記甸人所徹廟之西北扉疏曰謂正寢爲廟神之也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也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疏曰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士虞禮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注曰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雜記至於廟門注曰廟所殯宮然則廟卽寢也儀禮左傳之言異而同也是以明堂九室其中亦曰太廟夫明堂天子所居何以忽與都宮一例並稱及見陳用之曰以其秋冬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然則又何異於殯宮總之夏后氏之阼階殷之兩楹周之西階皆於正寢卽殷人所謂朝而殯於祖者亦謂於下棺後便以柩朝廟而殯於廟中周則直至葬時始有朝廟一節是其禮之所以不同非謂殷之殯廟如下殤之舁尸而就殮也若左傳晉文公薨而次日卽殯曲沃檀弓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則皆末世變禮晉以兵革之事務急葬以臨戎亦自知其非禮故諱其名而曰殯若孔子則以不知父墓出萬不得已之舉是其所謂殯者直如後世權厝之禮在三月以後者但以未能純乎葬禮而謂之殯是則別是一例先生以爲何如

奉望谿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閣下喪禮或問議論之精醇文筆之雅健直駕西漢石渠諸公之上此經學中所僅有也獨有一節尚不能無請者禮記曰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此自方性夫以來固嘗疑其謬閣下直以爲野人之語則愚恐其猶別有說也天子諸

侯之所重者統則嗣其統者始主其喪大夫之所重者宗則嗣其宗者始主其喪且夫大夫之死其君自閒赴以至大殮凡三臨之庀喪具者既有家衆而君又遣大宗人小宗人卜人以相其事故謂大夫之子主喪者卽以大夫之服服之雖其說未必可信而要其所行則爲大夫之家之禮夫大夫之長子寧能保其他日之不爲士而要不能不以大夫之家之禮行之蓋國必大夫而後有宗有宗則其子之賢者固有嗣爲大夫之勢卽不賢者亦尚可邀世祿以長其宗此宗法之所以重而主其宗者與俱重焉當其時臨之者君相之者國之大臣趨走之者家衆使主喪者不以大夫之禮將事則褻其君而自夷於微者之列以替其宗而其行之也則已隱然示以傳家之重而望之以象賢故其父弗能主也論者競以齊疏之服自天子達則衰裳不當有貴賤之殊愚以爲衰裳之分其升數固未必然而要其大夫之家之喪則自有大夫之禮不必以升數一節泥之也請以近世之禮言之宗法則已廢矣然位至開府以上者其死也天子或爲之賜祭葬賜官賜謚則其以謝表上者必其子也無子則其爲後之子也其父雖在不預也惟其父亦位開府者則得自爲陳謝非常例也蓋後世之宗法雖亡而有縗襲之例是猶古者世官世祿之遺故其父雖能以子貴而禮不自達於君其又何疑於古大夫之禮然則大夫喪禮所以別於士者其大綱正在此是故士不得祔於大夫而大夫得祔於士不以已之貴陵其親也先王所以申人子之情也大夫之適子以大夫之禮主喪而其父不得預不以已之私褻其君也先王所以重宗子之寄也此其禮原竝行而不悖諸家乃謂如此則舜果可以臣瞍夫使舜不幸先瞍而死則其喪固當商均主之無預於瞍而非臣父之謂也檮昧之見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與鄭筠谷宮贊論嗣君承重服制帖

昨見所駁日知錄諸條目皆中寧人先生之失至於所引朱子議寧宗承重一節則愚竊以爲無可非者而竝事過有疑於鄭志之說竝事謂父在而服斬是死其父也夫天子諸侯之孝原與士大夫不同故有適子者無適孫而或不幸而適子有不能承襲者（如廢疾不任事）則國統所在不得不傳之子統之所在服卽在焉使以父在而服斬爲死其父則先當以父在而承統爲纂其父寧宗之受禪也固以光宗不能執三年之喪故也當日假退閒之御筆以行之奉憲聖之明旨以定之告於九廟令

於四方者則首以三年之喪屬之寧宗雖其後光宗康復自行重服於宮中此亦當然之禮然不過一人之私而非可以當爲後之責也而謂寧宗得籍口於此而除服則此後大祥之祭光宗既不能出而主其事而寧宗之服又除居然以吉禮行之是以已承之重而欲棄之以已傳之重而欲還之其可謂之禮歟蓋以父不能執三年之喪而子代之是正爲子者不喪七齒之義也使以死其父爲嫌則反絕其祖矣夫絕其祖則眞死其父矣況是說亦非鄭志郝言之也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則天子諸侯絕期矣彼天子諸侯明明有父在而傳統者則父在而服斬可知也使如胡紘之言則中庸亦誤也故鄭志答趙商但舉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一語答之而其義已了然朱子當時亦失記中庸之文遂直以爲康成之所斷耳嘗謂慶元大臣於此事行之未爲盡善蓋當受禪時原應援禮文廢疾承重一條載入詔中然吾讀水心擬詔有曰病無嘗藥之人崩乏居喪之主則已明及之而趙忠定公以言之過直茂而不用至使後此之盈廷聚訟則所謂自取紛爭者也執事之意固主於厚然寧人先生所據禮也故敢爲執事陳之

「答施瞻山問天文二十四時帖子

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奇釐爲十二辰與大地十二野配六合儀中用十二宮者本此其又以一宮分二向者再細判之應二十四氣也特是支祇十二求所以足二十四向者不可得乃取干以配之十干之中又舍戊已不用而取坤艮巽乾補成其位干有十而用八卦有八而用四斡旋補綴學者疑之不知此淮南子法也古者呼二十四氣爲二十四時鴻烈解天文訓所謂日行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是也其序以斗指子則冬至每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指丑則大寒指艮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立春指寅則雨水指甲則驚蟄指卯則春分指乙則淸明指辰則穀雨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夏指巳則小滿指丙則芒種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夏至指丁則小暑指未則大暑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距夏至四十六日立秋指申則處暑指庚則白露指酉則秋分指辛則寒露指戌則霜降指蹉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立冬指亥則小雪指壬則大雪復指子則陰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冬至孝經緯引周天七衡六閒之文同此是則淮南之法先定四正以爲分至謂之二繩次定四維以爲啓閉然後以壬癸夾子丙

丁夾午甲乙夾卯庚辛夾酉爲四正輔若丑寅辰巳未申戌亥恰當四維前後之位謂之四鉤其布置本自井井所以盧戊己者戊己居中不得麗於旁也後世因報德常羊之文奇零不整見其方爲坤艮巽乾之卦遂以代之不知者妄詆其於干不備於卦不全豈知四卦卽四維夫固遠有端緒者乎日知錄曰漢徐岳術數紀遺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與四維注三不能比兩孔子所造布十干於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維東萊子所造布十二時於四維捐悶周公所造先本位以十二時相從據此則又算法所用者

答施贍山問鐘聲不比乎左高帖子

贍山都講座右仲夏中接下問數條俗務周章蹉跎未應旋以內子大病廢紙筆者匝月架上牙籤案頭筠管無不塵封昨晚秋風驟至有片紙從硯匣間飛出起拾視之則都講來諭也秉燭草便紙奉答皇恐死罪按國策鐘聲不比乎左高高誘鮑彪無注卽資治通鑑中亦載其語而胡身之不置片詞近見坊閒綱鑑俗本有妄作注語者皆不足據攷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謂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凡律呂十二各具一鐘天子宮懸黃鐘在南夔賓在北其餘分列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夔賓左五鐘皆應注謂黃鐘在陽西五鐘在陰夔賓在陰東五鐘在陽王深寧曰以周官合之王宮懸四面諸侯軒懸三面然則諸侯特南面不懸鐘而左右之鐘其制無別春秋傳云歌鐘二肆則十二鐘皆全也凡樂先奏鐘以均諸樂右五鐘謂林鐘至應鐘左五鐘謂大呂至中呂右陰其聲欲高左陽其聲欲下高則柔而不儛下則剛而不亢其居左而欲下者猶宮爲君而其音濁也其居右而欲高者猶商爲臣而其音淸也左鐘當下而高是以不和其說見通鑑答問至所述丁氏啓蒙注謂天地之數各五合而衍之通得九位一與二爲三二與三爲五三與四爲七四與五爲九五與六爲十一六與七爲十三七與八爲十五八與九爲十七九與十爲十九九位各有奇而五位各有偶置其五位之偶是爲五十大衍之體數也存其九位之奇是爲四十有九大衍之用數也似以未達爲問此不過以天五地五之數乘之其實言奇言偶舉體舉用俱屬支離附會不能於實用有所發明所謂九位各有奇者謂第一位至第九位無成兩者各有奇也所謂五位各有偶者謂第五位至第九位得十者五各有偶也專舉其五位之偶則得五十專舉其九位之奇則

得四十有九正與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偶合故丁氏言之然要不必深信者久不晤賢昆季近日著譔多否徐伯魯詞體明辨容異日檢奉頓首頓首

答李嶧陽問開方法帖子

嶧陽先生足下接札以井田開方法爲問因及禮記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諸語此卽所謂開方法也而自鄭康成以後鮮有洞然言之者以故宋儒多誤解其載在衞氏禮記集說陳氏禮書都不了了遂致孟子班爵祿一章人人以爲易曉而一叩之便茫然嗚呼學殖荒落以童而習之之四書尚多盲瞽而方且晏然不自知悲夫弟今年在東錢湖中聽一老生講孟子因以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節爲問曰此言畿內班祿之制也予曰然然則天子六卿各受一百里已去王圻大半其外尚有大夫元士中士下士不下數百裂天子之疆不足以供諸臣柰何旁有一生莞然起曰此固別有一例圻內之地原不足以供諸臣但內諸侯雖名曰受地而實不過分給以祿視侯者受侯之祿視伯子男者受伯子男之祿千里而外侯國有祿餘山澤有賦稅閒田有粟米合數者以當諸臣之祿則足矣予曰然則是受祿非受地也何以注曰王圻之內亦制都鄙受地耶夫是說本俗下講章而免園學究奉爲的詁然爲此說者并禮記未看一過其人曰何謂也予曰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肹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夫畿內千里何所容此衆建不知此開方法也大抵方千里者得百萬里方百里者得一萬里方七十里者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得二千五百里此在近世西河毛氏言之最悉請詳述之其說曰方一里者縱橫一里也縱橫一里祇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卽橫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十里卽百里矣以方一里而縱十之祇十里耳至橫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爲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橫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毛氏之說止此若方千里則當以千倍法乘之蓋前所云方百里者已得萬里今又十其萬而縱行之則十萬里且又十其十萬而橫行之則百萬里此最易曉者然則方七十里以七十倍法乘之得四千九百里方五十里以五十倍法乘之得二千五百里皆一例也夫誠解開方之法則圻內地方千里除王制所云九十三國外祇

封得三十五萬四百里尚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以爲祿士閒田寧患受地有不足乎宋儒競言開方法然謂方百里者得千里方千里者得萬里則固未能合矣蓋不知方十里已得百里積方十里者百而得百里則已萬里方百里已得萬里積方百里者百而得千里則已百萬里宋儒祇以死數乘之宜其誤也足下讀書冥搜細會不肯毫髮放過經史諸學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他日爲斯文羽翼洵吾道之幸也頓首敬復不備

答陳杏參問律呂星野配合帖子

某頓首承示月令疑義以律呂星野配合之故似不可解此無不可解也總之十二律以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序自子順行而終於亥十二辰以星紀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尾鶉火鶉鳥壽星大火析木爲序自丑逆行而終於寅順行者天行之次舍也逆行者日月所會之躔垣也蓋天行左旋日月雖麗天以行而一疾一縮似若有左旋右轉之分者所以斗杓建子則日月會於星紀建丑則會於玄枵建寅則會於娵訾建卯則會於降婁建辰則會於大梁建巳則會於實沈建午則會於鶉尾建未則會於鶉火建申則會於鶉鳥建酉則會於壽星建戌則會於大火建亥則會於析木周禮太師職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注曰陽聲據左旋也陰聲據右轉也但此非僅斗建日辰配合之序乃周禮樂制中一大節目周禮祀天神則奏黃鐘而歌大呂卽所謂子與丑合也祀地祇則奏大簇而歌應鐘卽所謂寅與亥合也祀四望則奏姑洗而歌南呂卽所謂辰與酉合也祀山川則奏蕤賓而歌林鐘卽所謂午與未合也享先妣則奏夷則而歌小呂卽所謂巳與申合也享先祖則奏無射而歌夾鐘卽所謂卯與戌合也是以揚子雲太玄經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先王作樂其必有以合之正指此說又嘗以三代正朔之說攷之則又三統中一大節目憶初執經時嘗與同學論三統之旨謂周正符於天道夏正便於農功惟殷之地統甚屬無謂及讀楊龜山與胡康侯書曰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夏據人統以事言也殷據地統以辰言也乃恍然曰有是哉三統之義無不備也夫殷易坤乾原宗大呂而分野亦肇於星紀其義正無不相合者今五行家有衝合之說大抵皆從律歷中來蓋陰歷始大呂終應鐘而相生之次乃以未酉亥居丑卯巳之位者用其

衝也若合則卽左旋右轉之說也鄭康成月令注謂天子躬耕當用亥辰皇甫侃曰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南齊史何胤之孟春擇元辰祀先農議亦引鄭注十二辰爲六合之說請用亥日則其來久矣倘以納辰言之則其循子寅辰午申戌之序者卽陽聲之左旋其循丑亥酉未巳卯之序者卽陰聲之右轉六十甲子皆以此遞傳之者也惟坤所納辰用變例耳若六壬以亥登明爲正月將戌元魁爲二月將所謂過宮合神者亦卽律呂星野配合之例今試以俗閒歷本習用者明之則歷中所謂建寅建卯者卽斗建也所謂太陽到某宮者卽日辰也敬復函丈率勒不暨

奉慈溪馮明遠先生論燕號封國書

舊聞先生著春秋地名攷以衣食奔走未及就函丈得一快讀近傳此書不戒於火爲之悵惋屢日少時就父師受春秋學亦頗留心地理乃以杜何范韋合之班馬桑酈之籍古今變遷彼此同異迄難廬決姑據兩節言之燕之封國其都在薊故漢書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小司馬曰北燕卽今幽州薊縣是也范逸齋詩補傳謂薊之改名爲燕猶唐之改名爲晉荊之改名爲楚但小戴禮樂記則謂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周本紀及水經注又謂封帝堯之後於薊是薊與燕屬兩國張守節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薊則因薊邱爲名後燕并薊乃徙居之胡邨衡則云武王所封之薊不久滅絕成王因以召公紹封顧亭林主其說愚攷無終卽山戎也左傳襄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漢書右北平有無終縣係古無終子國燕之始封不得在此胡氏所謂帝堯之後隨卽滅絕者亦無明據特想當然之詞爲調人討者陸德明謂黃帝姬姓君奭其後是薊與燕是一國朱竹垞主其說遂謂禮記所指卽召公史記之稱帝堯後者因堯亦黃帝裔之故愚攷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帝王世紀直以召公爲文王子雖未可信而要與周同族無疑況史記明云后稷別姓姬則是后稷之姬不得混於黃帝之姬也總之薊自薊燕自燕小司馬以燕爲薊縣固誤張守節以燕爲無終縣亦不確然則召公始封究在何地乎又文王有弟虢仲封於西虢在今河北弘農公羊子所謂郭左氏之上陽下陽是也虢叔封於東虢在今河南滎陽左氏所稱虎牢又稱爲制鄭桓公寄帑而卒并之者也西虢亡於周惠王二十二年東虢則平王元年已爲新鄭乃史記莊王二十二年爲秦武公十一年秦本紀書是年滅小虢班固亦

以西號稱之注家以爲在寶雞東名桃號村按小號之名不見於三傳然與西號絕不相蒙何以二號之外復有一號豈亦如邾之外別有小邾而非其支係歟抑卽號仲之庶子封於賓雞而爲附庸者歟凡此皆經與史參錯而不能相通先生書中必嘗討論敬以質之講座

與鄭筠谷宮贊論猗嗟詩序書

執事所論春秋桓六年子同生一節愚向不敢以此說爲然謂聖人書此以別呂嬴黃芊之疑固本於穀梁子之說但桓公謂同爲齊侯之子特一時之憤詞耳文姜歸齊時莊公之生十三年矣其非齊侯之子誰不知之而謂有待於國史之暴白其亦過矣況左氏於是節原自有明文也然諸家所以喜從穀梁之說者則以猗嗟之詩小序首爲附會夫作史者魯人旣懼人以莊公非其君之子而書之史以辨之作詩者齊人又懼人以莊公果其君之子而亟以詩正其甥之名是何齊魯之人皆浸然不攷其事實欲益其醜而反以誣之不知是詩之作蓋在莊公親迎之時莊公能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而禽之而萬亦日甚矣魯侯之美也則莊公之材武原其實跡在齊人口中不過夸其女壻之詞如今世俗之壻至婦家親黨里巷爭夸其才貌以爲榮而意中未嘗不諷其忘父之死結婚讐人之國豈眞能禦亂者乎是詩人之言所謂絞而婉者也且六經中所云甥多指壻言其以姊妹之子爲甥僅見於左傳莊公六年鄧祁侯稱楚子爲甥其餘不槩見故愚嘗謂小序原多不可信者此詩可類推也春秋統紀謂是詩當作於莊四年公及齊人狩於禚之時且曰末語蓋以微文諷之兢謂莊公非齊侯之甥者則第見詩中有四矢射侯之文而不知甥之當爲壻也詩序之誤旣明則穀梁傳失所證矣執事其更賜所以教之

答吳中林通守論康誥三篇書

康誥三篇確然爲武王封康叔之書此本不易之論西顥謂管蔡以殷畔幸而復平當時何事更有大於此者而更無一語及之其爲武王之誥明矣祇此數語已足折書序及左史兩家之角顧疑殷地旣屬武庚恐不得復封衞則不然鄭康成詩譜謂自殷都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或曰鄘在殷都之西王肅云是三國者原環殷都而裂之殷都固無恙也殷都無恙則武庚之位置裕如不必致疑於康叔之難以竝栖也武庚旣降爲列侯豈得尚擁其畿內之故封則自殷都以外裂以分封者理也當時三監祇在殷都監武庚其於邶鄘衞

本無預也後人不知於是漢志謂邶爲武庚所監之國鄘爲管叔衞爲蔡叔則既遣一霍叔矣且管蔡各有所封管非鄘蔡非衞也不應以所監爲所封也抑豈有三監同監殷而忽與所監之人分地而同列爲監者斯在孔疏詰之已悉帝王世紀知其謬乃稍遷就其說謂衞爲管叔鄘爲蔡叔而以邶屬之霍則豈有三監以王命同監殷乃反監隣近之三國而不居殷者將謂三國皆殷所屬則既別成爲國而猶屬殷非附庸耶附庸奚足監焉陳止齋謂自荊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蔡叔河北此其說更無據果爾將不特監殷矣然卽如其所言則於康叔之國要風馬牛不相及也然則邶鄘衞之於遺殷毫無所礙康叔之封其在武王時亦無礙也倘謂篇中有明大命於妹邦之文妹邦乃紂都是必得殷餘民以後之證則三國本殷畿固得統以妹邦稱之矣倘謂篇中多言愼刑而康叔爲司寇在成王時是必爲司寇以後之證則卽據史記其爲司寇總在作誥之後此皆近人之強詞不足難者書序本不出於孔子而是衆則左史兩家皆同故後人多從之然史記三王世家康叔胥命之時未及成人後捍祿父之難則固自背其說矣敢因足下所示而申其說

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草廬於諸經中自負其易纂言之精而外翼則罕及之所以揭曼碩奉詔撰神道碑不列是書而元史本傳俱失載焉攷草廬年譜至治二年壬戌如建康定王氏義塾規制十月還家易纂言成天歷元年戊辰春秋纂言成二年己巳江西省請攷校鄉試辭疾不赴易纂言外翼成草廬於易自云累脫稿始就而猶有未盡於是有外翼之作又攷草廬行狀外翼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則是書之卷第也自崑山葉文莊公菉竹堂目錄有此書其後流傳頗少姚江黃梨洲徵君著學易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圖圖在纂言中無之當卽係十二篇之一徵君於書無所不窺不知及見是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於諸家之所援據耶草廬之易愚所不喜其大畧見予所作纂言跋語至於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刱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而行狀謂草廬於易自得之妙有非學者所能遽知而通

其類例以求之者皆於外翼具之此固出於弟子推其先師之語然惜其完書不得見於今以一一爲之辨正也惟是書久不傳故晉江黃俞邰徵君撰明藝文志稿注曰不知撰人秀水朱竹垞檢討經義攷亦不詳篇目兩公書目之學幾幾宋之晁公武陳振孫尚有疏畧而足下竟疑此書非草廬所作則益誤矣其實此書或尚有在天壤閒者固未可知今因下問所及詳述其槩以補前人之闕焉草廬行狀虞學士道園作年譜危學士雲林作

答陳時夏先生問杜氏長歷帖子

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爲孔子卒日杜元凱推長歷謂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後儒因曰己當作乙來教謂史記孔叢子與左氏既不謀而合豈有皆誤之理況長歷又安足據此先生自得之說也而先儒已有及之者吳程謂據大衍歷己丑乃夏正二月十一日杜氏謂無己丑長歷誤也正可以爲來教左袒之助而愚猶以爲不然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此左氏所書者下距是年四月中閒當置一閏共得二十五月由庚申朔推之四月當戊申朔十八日爲乙丑不可混也元凱長歷不足憑春秋不可據乎以大衍歷排長歷者其說莫備於宋程公說於春秋二百四十年置閏較長歷皆後一年以故杜謂是五月十二程謂是四月十一然而大衍亦未盡足據也若宋景濂孔子生卒攷謂是年四月壬申朔惟十八日爲乙巳無己丑則非惟全不解歷法直是委卷中人夢語若四月爲壬申朔則十八日正己丑乙丑乃五月二十四日尚有何誤此眞所謂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者又何足爲元凱一行爭長短也景濂辨孔子生卒生從公穀卒從左氏自以爲不易之論且力宗胡蔡不改月之指黃梨洲毛西河駁之不遺餘力獨於此條未有及者故某於答來教中附辨之

與謝石林御史論古本大學帖子

古本大學之奏出無不駭者此其說未可以口舌爭也然奏中亦有一言之失關係不小執事謂明人崇朱子之學不無因同鄉同姓之故此在蕭山毛氏固曾言之然其實最無據朱子之學大表章於理宗之世其時眞西山魏華甫乃大宗也南北尚未混一而趙江漢亦以其說行於中原則可謂不介而孚矣故南宗自眞魏之後有金華四子而益盛北宗則有許仲平迨元人混一中原仲平入爲祭酒而普天無異學有如草廬之稍參

會於陸氏卽不能稍行其說則不自明始也豈惟不自明始抑亦明太祖之初政嘗欲變之而不能太祖之頒經許諸生皆得用注疏至其於宋人之書周易則兼用程朱二家尚書則兼用蔡鄒夏三家春秋則兼用胡張二家未嘗墨守一說也乃轉盼間成祖修大全而盡出於專門則何故耶當時之儒臣皆憚諸說之繁而不欲改元人之舊故雖館閣之人如林而實則委之毘陵徵士陳伯載以一人任諸經之事伯載名濟布衣伯載於是爲傷易之法易書以董氏詩以劉氏春秋以汪氏禮以陳氏四書以倪氏稍爲刪潤而書成矣當時歲糜廩祿月費俸錢而其實竊鈔舊本以成之罔上行私莫或糾舉其違問漢唐以來之源流乎故易之程氏僅得存而尚書之鄒氏夏氏春秋之張氏亦無有過而問者矣宣德中餘姚朱應吉司教章邱疏言大全之去取不當下其議於禮部許令天下學校兼采諸說一斷以理而不過託之空言弘治中吾鄉楊尚書守陛在閣中得一用程傳者已不勝其喜然則明人之專已守陋而出於一師之學此臣下自爲之而於在上之人無預也葢元太學之尊朱其意將以整齊學術使不墮於支離汗漫之習而明大全之尊朱則以其無事於學術而適以便其狹隘僻陋之私此所謂相背而馳者也倘以是爲明祖之意則不聞其扳援建安一支以歸玉牒也此其最曉然者矣總之朝廷之修官書足以爲害不足以爲益魏崔浩注羣經勒石國中而先儒之說幾廢幸其被毀而止唐修正義而百家之師傳折而歸一宋之三經亦幸其行之不久葢天下之足以廢棄一切者莫有若官書也執事之書將以紹絕學者也一言之失愚不敢默而已敬以貢誠於函丈

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顒中庸傳二卷又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又中庸義五卷宋史仁宗曾以御書大學賜新進士王堯臣等近儒多據此數條以爲舊有專本之證但僕以爲不足辨者古人著書原多以一二篇單行尚書或祇用禹貢洪範儀禮或祇用喪服大戴禮或祇用夏時卽禮記之四十九篇或以曲禮或以檀弓或以樂記固未嘗不以專本也卽以有宋言之大學中庸廣義一卷早見司馬溫公所著范文正公嘗勸橫渠讀中庸是能知兩書爲聖賢微言者原不止兩程子顧其表章不遺餘力而使與論孟並行則必歸兩程子不容有異詞至若諸經當兩漢時

原未嘗有大經中經小經之目新唐書選舉志始稱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氏傳穀梁氏傳爲小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官附於小經而已時孟子尚在諸子部中也宋始以孟子稱經詔孫奭譔疏而元祐時改以詩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易尚書春秋公羊氏傳穀梁氏傳儀禮爲中經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小經其後又增加大戴禮爲十四經皆班班可攷者近世西河毛氏所著大學證文謂漢唐時業有以大學中庸并論孟爲小經者則僕不知其出何書西河喜罵前輩其四書改錯中駁集注自造故實不遺餘力乃已忽尤而效之是眞藐天下學者無有能讀唐宋二史者耶恐入其室而操其戈徒令有目者之囅然於旁也

與徐徵君惠山論春秋指掌圖帖子

前日於堇浦座上得見足下因讀所著山河兩戒攷本諸經之星野參以列史之方輿芋區瓜疇了然在目爲之動容近日讀書人東塗西抹伎倆窮老盡氣不過稍竊帖括而上之至於詞章之學而止及見足下所著以爲不知人世間尚有此等書卷也其中有一事失於攷索者世所傳東坡春秋指掌圖其爲贋本不必復問但古人原有以爲東坡作者足下以爲胡身之之譌恐未然也朱子語錄已言其僞是先於身之矣足下因其中載大觀年間都邑又有或問於蒙之語遂定以爲侯文穆則誤之甚者古人之稱蒙猶愚也豈必自道其名之謂哉愚攷宋史藝文志有李瑾春秋指掌圖十卷又張傑春秋指掌圖二卷此皆唐人之書而李氏則分門鈔取釋例正義幷及劉炫陸淳之書張氏亦以類纂在今日恐皆不存陳直齋書目則有地理指掌圖一卷蜀人稅安禮撰元符中欲上之朝未及而卒書肆所刊多不著其姓氏按安禮乃山谷弟子然今所指爲東坡書者固不止地里而稅氏所作亦非春秋之封域況元符又在大觀之前至於崇文書目中興館閣書目總未嘗及是書而合之文穆本傳及東都事畧諸種益不言其有所述作是可以決然知非侯氏之書也夫古今文獻之失所證者闕之可也必求其人以實之則有不免於後世之抨彈者居常與堇浦言注書如師古可以爲百世圭臬卽如臣瓚姓氏其說不一惟以爲傅姓近之蓋傳嘗受詔校中祕書穆天子傳而今注中所引多出汲冢中語然師古尚疑之而不敢質也斯可謂愼之至者矣以足下用功之勤與夫書之卓然可傳也偶然遺誤之

處將啓讀者之疑故敢爲足下言之以當負暄之愚足下其是正之

答鄭筠谷宮贊論朱氏經義攷帖子

前述長洲何氏之言謂王文憲詩可言竝非箋詩之書而經義攷誤采入之愚攷是書本文憲之詩話故方虛谷曰予所采詩話十家始於苕溪終於魯齋然則非經解明矣然此乃宋藝文志之譌而竹垞未及是正者竹垞是書凡先儒殘篇賸本皆援而列之以求備至如張霸尚書百兩篇乃漢時古今文聚訟一大案石梁王氏禮記批本見於陳氏集說引用書目而皆失載焉并陳用之之樂書俱遺之又如易稽覽圖中有中孚記乃緯也而列之經楊慈湖詩傳具在乃以爲未成之本曹放齋之孫泰宇著易解乃混列爲放齋所作其餘一書而複出者不可枚舉所謂攷索既繁反不能無疏漏者也而其失之大者尚不在此其一則謬託於經而實不可以言經者皆未加別白也請以易言之自孟喜焦延壽京房而下所有妖占錯卦占事守林飛候混沌委化諸書其甚者有所謂明堂隨曲射匿大筮衍易鳧序卜黃八具之流降而至於管輅郭璞葛洪輩所著荒唐訞妄占驗之囈語射覆之庸詞皆出其中是在漢隋史志及七畧七錄或入之著龜家或入之五行家原自劃然閒亦有分晰未清如古五子十八篇之流儒者尚嫌其編次之未當若唐志則尤嚴焉其餘尚書則有五行星歷日月變諸書詩則有歷神泉元談諸書禮則有明堂陰陽諸書凡若此者皆應置之附錄參於緯候之閒而不可與傳經之著同登於一卷乃竹垞反爲合之誤矣彼其有見於參同契之不當錄惜其未觸類而通之也一則圖學之去取未審也諸經莫不有圖古人所以左圖而右書然有以圖明經者有偶以經爲圖者司馬昭之幽風宋璟之無逸雖有意於治道而無關於經學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劉褒衛協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工師遊戲之筆耳是故唐志於楊嗣復諸人之毛詩草木蟲魚圖夏侯伏朗諸人之三禮圖王大力之琴聲律圖張傑之春秋國圖則收之經於李嗣眞之禮圖上官儀諸人之投壺圖則收之雜藝術家竹垞槩而取焉則是馳譽丹青者皆得垂聲國胄矣得毋失之褒乎一則粗涉於經而原非解經者不必收也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課蒙童者所以便記習也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偶然之翰墨也易六十四卦歌易大象歌

則卜筮之歌訣也凡類此者其於經術無甚發揮雖弗錄可也若夫自有明以來大全降而爲講章蒙存淺達之書變秀才而爲學究實運會一大升降愚竊以爲九當別爲一帙而不可濫廁於先儒之閒者也舊嘗聞何氏於是書彈駁成編多所匡正惜今日不可得見而據所見以陳之執事雖然竹垞之用功固勤矣猶有此失可以見著書之難區區之言非敢以掎摭前輩爲事也

與施東萊論六經奧論中解溝洫帖

承諭六經奧論其所辨溝洫一條甚精是在唐應德已極稱之但僕以爲不足信也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是周官遂人語康成解曰此鄭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蓋以鄉遂則用貢法惟計夫爲溝洫也井閒有溝成閒有洫同閒有澮是考工匠人語康成解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蓋以采地則用助法畫井爲區也攷之於經原無明文可據況兩節之文言之則鄉遂之田溝澮如是之多采地之田溝洫如是之少似不應以地之遠近遽爾差池故朱子深疑之今奧論思爲調人以爲遂人舉其一端匠人舉其大槩成閒有洫謂一成有九洫以求合於千夫有澮之語同閒有澮謂一同有九澮以求合於萬夫有川之語夫一成固九百夫謂有九洫是也其與千夫有澮誠可通也至若推而上之則一終萬夫已當九澮一同不止是也是仍有不盡符者奧論非漁仲作竹垞始言之僕別有跋不復重述

答萬九沙先生辨尚書象恭滔天帖子

明水昨以書札見商謂據竹書帝堯嘗使共工治水所以有滔天之語竹書晚晉所出不爲儒生所信況如所云不特於本文辭言庸違語意全不相蒙幷與象恭不屬按孔安國傳滔漫也孔穎達曰漫者加陵之辭史記本紀亦作漫天古文滔通於慆漫通於慢故諸葛忠武曰滔慢則不能研精合之孔傳所云傲狠孔疏所云侮上陵下是滔天者慢天也班孟堅幽通賦巨滔天以泯夏唐六臣采班昭注滔漫也可知舊解如此蓋貌莊而心險實與僞言僞行交濟其惡大禹以巧言令色當之正合是旨又史記罪狀共工言其淫僻亦與慢天相證嘗見瑯瑯漫鈔實有此說而未竟其委愚故攷之諸家之說以疏明焉

與李元音論左江樵易義帖

同里左江樵舍人以古文名其住處遍羅鄂州然未有知其經學之醇者江樵平生不著書頗與林艾軒相似

會見其易藝一冊乃其嗣子出以示予者其中名理繹絡能貫穿前儒之書眞可寶也如於小畜六四則曰本義在卦詞既以三陽爲剛正之君子一陰爲邪慝之小人在爻詞反以三陽爲強暴之小人一陰爲柔嘉之君子雖易不可爲典要固不可泥然智者觀其彖詞將何如哉不知小畜之四實小人之畜君子者因其順而得正故能不堅於畜而與諸陽合志是爲有孚盻邪不勝正故常有傷害恐懼之事剝以羣陰排一陽尚不免剝廬之凶今以一陰止衆陽又安能遏其復道之勢倘使終迷不悟是自貽伊戚耳幸其有孚則雖君子之恃以無恐而實小人之善自爲謀血去惕出又何疑焉在上兩陽雖居巽位而本與乾體合德志不在於畜者四能改圖則與之合志矣夫惟不堅於畜故謂之小畜也按此在程傳有之而未如江樵之暢其於屯二則曰六二之所以不字者以初之妄求耳妄求者一日不去二亦一日不字積之既久則窺覦者度不能屈亦必舍之而去十年不字其初九之變乎初變則內體爲坤而成比矣其何以取於十也坤之數終於十故數窮理極而終得合者於此彖之夫當顯比之主比之自內得與剛中之德共襄三驅之治而昔之遽如於焉而通昔之班如於焉而遂寧復有屯其膏者是實彖也按此在沈氏易小傳亦及此然自江樵以前未有能述之者愚生平不喜帖括雖以前明大家文字多束高閣是日手江樵卷不置客因問曰是蘗當必有異然其中自得之言猶多嗟乎安得此經術之文立爲標榜一洗時風衆勢之疲使之復知宋人經義家法則白茅黃葦之漸除將變學究爲秀才拭目可待今以束之足下足下爲我節鈔其中精語僕將附之說經之錄弗使前哲苦心孤詣汨沒於朽蠹中也

與葛巽亭論易剝卦貫魚帖

諸家取巽象爲魚者原本之虞仲翔蓋巽之一陰義取善入故以魚之潛伏者象之姤有兩包魚象四之無所包也以與巽一陰遠二之有所包也以與巽一陰近以至井鮒孚豚竝取是意惟剝之貫魚竝無巽體杏參指五變則外體成巽爲言是在沈守約易小傳吳草廬易纂言有之但五之貫魚所貫者四陰耳其以五變巽言者是祇就五言之而所以象四陰者尚未分曉則似尚未盡者惟洪景盧隨筆謂剝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爲姤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爲遯則自二至四互巽三陰生而爲否則自三至五互巽四陰生而

爲觀則上三爻又巽體惟至五變成剝而巽始爲艮羣魚皆爲所止故曰貫魚如魚駢頭而貫以象下四爻都從巽來也其取象之曲而中爲前人所未有但予謂前說亦未可廢者蓋剝之五陰以五爲魁倘使逞其剝廬之凶則說輒反目何所不至然而陽無終窮之運五變爲巽則小人之柔順者故反不與四陰爲伍而洗心革面帥其類以受制於陽此君子之所以得與也易爲君子謀不益信乎向嘗與嶧陽言之嶧陽曰取象則信然已然而剝自觀來本由巽而變艮今曰艮復爲巽又由剝而變觀殆所謂莊周爲蝴蝶蝴蝶爲莊周者得無過於幻耶僕曰不然不聞諸晦翁乎苟以伏羲畫卦而論則六十四卦一時俱定何所謂變若自已成後言之則反復縱橫隨意辨之總無不可夫觀之進爲剝也是以十二辟卦次序言而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剝之反爲觀也是以每爻之變言而警小人以知所變也苟非然者五爲衆陰之長一陽孤危司馬公所謂如黃葉在秋風中拉朽摧枯玄黃之禍孰能禦之又安肯貫魚以宮人寵乎守約有言艮而爲巽順以止也剝而反觀觀而化也夫易也者原惟變所適者也至西河因此卦無巽體牽強解事有兌澤有魚艮山無魚之說則大屬附會兌澤有魚中孚所以取象艮山無魚剝五何所貫焉況兌爲澤而有魚象則坎爲水亦當有魚象耶是未嘗博攷諸家者西河解經多屬穿鑿而仲氏易爲尤甚不備

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辱以西河序述石經原委見問謂其不知何據西河此節無一語不錯生平排擊朱子最稱擅長今卽以此書觀之則時代錯人錯地錯典故錯凡平日所以詆人者無不躬自蹈之欺世人之不學耶抑亦滅裂而未及致詳耶其曰東漢盧植上書請刊定經文會其時博士以甲乙科爭第高下用私文暗易古字因詔諸儒據經蔡邕正定其文爲三體曰篆曰隸曰八分按盧植本傳則蔡邕等已校石經而植上疏求預其開非因植之請而始校也若邕所書祇八分而范史謂云三體故隋志仍稱一字石經但卽從前之誤以爲三體者亦皆以古文篆隸當之蓋卽正始所書之本而未有如西河所云篆隸八分者其曰經文一從獻王后蒼高堂生馬融所傳及康成古本按熹平寫石經三禮但用禮記高堂生后蒼之儀禮不得預至康成之書尚未有立學官者安得稱古本乎其曰魏正始中邯鄲淳鍾會等又以蝌蚪古文新傳於世請去蔡邕所書之八分而易以古文則又

異矣邯鄲淳不能及正始之世洪盤洲攷之已備而胡身之述之西河幷通鑑注亦不諦觀至於古文蝌蚪西漢已出人間豈至正始始傳而欲去蔡邕所書八分者是誰之請豈非妄言之九歟又曰唐貞觀開勅祕書顏師古等攷定石經本將以李陽冰古篆勒之明堂而不果天寶開刻九經又以李林甫所定多未遵行按陽冰欲以古篆寫經見唐文粹然陽冰正天寶開人而師古等欲用其篆則一奇也貞觀亦未聞有攷定石經之勅而林甫所定止月令有改易開成石經尚遵行之豈西河俱未之見歟乃又曰開成石經宋元祐開移西安名陝碑夫唐都西安石經不在西安而在何所且韓建棄之劉鄴始用尹玉羽之請移置城中具有明文而西河皆不知益元祐中呂汲公始以是碑置之學宮西河遂以爲是時方至陝矣乃又曰後唐後蜀亦皆有石經則從未聞後唐之有石經者殆以長興板本當之耳蓋自熹平正始而後有裴頠之石經有崔浩之石經孟蜀而後有楊南仲之石經有高宗御書之石經西河皆未之聞而其所聞者則又任情妄道如此依類以推其所言之難信大畧蓋可覩矣西河知豐氏石經魯詩大學之僞是已而又信其言謂邯鄲淳賈逵鍾會虞松在正始中寫石經見魏志不特邯鄲淳竝無正始中寫經之事即賈逵以下三人本傳具在何嘗有此是仍不免爲豐氏所欺攷據之疏頗可笑也

答史雪汀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

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生是歐陽公跋孔宙碑中語但東漢之所謂門生與經傳稱門人者不同竹垞誤據之因指論孟所云都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是顏子弟子子出門人問是曾子弟子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是子路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是子夏弟子門人治任將歸是子貢弟子因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家語弟子解參之各經傳作弟子攷一卷以七十子之徒作門人攷一卷謬之甚已愚請以見於諸書者折之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先反而甚門人後是時孔子甫十七歲泰商顏路諸公俱在髫年卽以爲有弟子橫渠已以爲不可信安得有受業於弟子者又孔子說驂於舊館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是時顏淵伯牛宰我季路相繼淵喪故有此語若樂正子春公明高段干木之輩先夫子而死者其誰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觀子貢之言明謂孔子以猶子之喪處門人門人以猶父之喪報孔子顏

淵季路寧非受業於孔子者又史記孟子列傳謂孟子受業子思門人後世以孔叢子中明有思孟問答駁之如竹垞言是孟子之師受業於子思之弟子非但不及受業子思并不及受業子思弟子又家語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竹垞謂回本弟子之子分同門人今以賢列於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是因升一弟子之子而弟子之徒遂以日親恐非聖言之旨況夫門生之目實始東京如後漢書賈景伯傳顯宗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康成傳門生相與譔所答諸弟子問作鄭志其餘列傳亦多以弟子門生兩出是誠如歐陽子所言但其時之呼門人者仍是弟子如鄭康成傳康成師事馬融學畢辭歸融喟然與門人有吾道東矣之歎世說新語服虔將注春秋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是也至於東漢而降門生不盡以授受言如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是門生之供燕昵者後漢書郅壽傳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是門生之供使令者宋書顧琛傳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是門生之供騶從者南齊書劉懷珍傳懷珍北門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是門生之供爪牙者（詳日知錄）是以或與僮僕竝稱（顏氏家訓）或與家奴對舉（通鑑注）固與門人大有不同者予觀竹垞所指論孟都是影響惟子夏一條爲是但正唯門人卽弟子故得以門人屬子夏言之不然則子夏之弟子祇應稱孔子之門人不得稱子夏之門人也若子夏之門人當受業子夏之弟子不得謂子夏之弟子也焉得起竹垞而質之家語弟子解有懸亶前世疑其與鄒單譌如薛邦鄭國之比遂爲祀典所遺竹垞因廣韻注中稱門人因降之七十子之弟子他如公休哀公所哀竝見廣韻注者竹垞皆因門人而列之再傳則小司馬注史記有曰孟子門人萬章是豈亦再傳之列耶以竹垞之精密顧尚有失攷如此種者甚矣言不可不愼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一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疏畧如唐書玄宗憲宗之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攷索新唐書於憲宗郭后曰宣宗母鄭故后侍兒有襲怨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奏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商臣之酷誅鋤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慙懼一日登樓便欲自殞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皡抗疏請合葬配享上怒宰相白敏中召皡詰之皡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皡坐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預聞元和之弒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爲實則恐不然宣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百僚問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益上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王皡句容令夫據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等問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遷黜其葬祔之禮實錄成於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龍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猶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之語故有自相矛者宜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於元和之變懿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通天已自與憲宗絕雖聲其罪於天下以釋王皡之疑可也今既不然是猶在疑似之間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因鄭后之故遂逞忿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猜嫌之隱遂有異論斯於當日事情最爲揣摩得當觀於大中之時既停穆宗忌日又以次誅東宮官屬罷公卿拜謁甚至移守陵宮人於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皡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爲非卒得配享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已於中者乎當王皡之初言也周墀歎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爲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終於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爲商臣則子未有不爲潘崇諱者斯言并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爲郭后既有鄭后之憾必有兩宮左右乘此作污衊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卹宣宗志在討賊以爲是眞與乎弒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

然不攷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貿貿而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死郭后之手弒逆大惡豈可妄以加人者未知足下以爲是否玄宗之死愚舊嘗於友人問目中及之矣并附上以請益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東沈東甫

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自中葉以後已無所攷卽前此者舛漏已多然唐室去今遠遺文無可覈舉所謂鑄鐵成錯莫能誰何者矣予作讀史通表嘗取萬處士斯同所改唐史諸王世表畧爲審定如道孝王元慶之下唐表首書嗣王誘次嗣王宗正卿徵誘孫次嗣王宗正卿鍊次嗣王京兆尹實按舊唐書鍊於開元二十五年封嗣道王廣德中官宗正卿在肅宗朝通鑑貞元十九年以嗣道王實爲京兆尹則德宗朝以時代言似亦尚可相接然草堂贈李義詩困學紀聞以義爲徵之子而杜詩博議辨之謂徵以景雲中卒去大歷五十餘年使義卽徵所生則齒當長矣而詩中目以少年自居老夫則義乃鍊之子實之弟夫以義接鍊可也但義已及見草堂而實乃直接昌黎則義非實弟而實亦恐非鍊子也博議但得其一而未及唐表之有可疑耳書之以寄東甫使

附注諸本表之下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東

胡梅磵釋通鑑其於地理可謂精核而馮叟南耕不盡許近熟視之乃知其果有誤者則甚矣箋注之難也昨接來諭以李茂貞曾兼伊涼之地而弟所著岐國方鎮表中失之此殆本之梅磵注中耶通鑑乾寧二年河東勤王兵旣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梅磵云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按涼瓜沙肅之爲河西舊矣然茂貞之封域不得至此茂貞前後所并吞其有十鎮之地初鎮鳳翔已而兼有秦隴景福元年所稱秦帥李茂莊者也卽天雄軍已而克興鳳二州卽感義軍又取洋州卽武定軍又取興元卽山南東道皆在景福元年其時諸楊尚有龍劍一軍領龍劍利閬四州亦歸茂貞（興元楊守亮武定楊守忠龍劍楊守貞感義滿存）是茂貞乾寧以前所兼六鎮也乾寧四年又取邠州卽靜難軍光化二年又取涇州卽彰義軍（邠州自王行瑜乎後歸於朝廷以藴交建領使節是年交建鎮利州而茂貞以子繼徽代之按利州亦茂貞地則交建已歸岐矣涇州張氏世據茂貞逐張球而有之通鑑載不詳但見攷異中）又取鄜州卽保大軍又取延州卽寧塞軍二鎮皆屬夏州李氏乾寧三年尚有節使思敬思諫其後皆歸茂貞史失其年大畧在光化時是茂貞乾寧以後所兼四鎮也中間又嘗據

有同州而不久失之若涼瓜沙肅則中爲靈夏所斷靈州屬韓氏夏州屬李氏皆不在岐人管內而河西別賜軍號曰歸義其時乃曹義金守之義金卒子元忠襲并非靈夏所得有也梅磵之言誤矣曰然則通鑑所指河西者安在曰是卽指鄜延而言葢亦渡河而西也敬璋本爲延州節度而茂貞弟茂勳鎭鄜州皆岐國所指之河西非瓜沙也但當乾寧二年茂貞尚未有鄜延溫公要其終而言之耳梅磵所注大段縝密要其綜羅旣多不能無失聞馮叟用功是注甚力其所討論必有以補前人者而惜其不傳矣

答王十一兄敬期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子

昨接來札以五代史劉守光傳有天德軍節度使宋瑤列於河東六鎭之末天德軍建節始末以及宋瑤始末俱無所見爲疑按天德軍在唐之豐州唐書地理志豐州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軍天寶十三年置本名天安軍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隋大同城也改名天德元和九年宰相李吉甫奏復舊城安北大都護府本治中受降城開元十二年徙治天德領縣二曰陰山曰通濟方鎭表天德軍原隸朔方大歷十四年析置河中振武邠寧三節度使而朔方專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二軍貞元十二年朔方罷領天德及西受降城以振武之東中二受降城隸天德軍置天德軍都團練防禦使領豐惠二州三受降城胡身之曰天德東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西渡河至豐州百六十里西至西受降城百八十里北至磧口三百里西北至橫塞軍二百里回鶻烈傳武宗卽位嗢沒斯率三部及特勒大酋詣振武降詔以天德軍爲歸義軍卽拜歸義軍使明年罷歸義軍卽方鎭表所云天德賜號節度者也此天德在武宗以前開府置鎭之可攷者也初唐人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南以降突厥曰魯州曰麗州曰含州曰塞州曰伊州曰契州以接應天德而援夏州開元并爲宥州續通典曰宥州本漢三封縣地葢靈鹽夏皆有籍於天德如此晉人起於忻代之閒世有事於天德沙陀烈傳元和八年以回鶻過磧南詔朱邪執宜屯天德及國昌爲鄜延節度使以回鶻寇天德徙節振武然則天德罷節而後殆卽以其軍屬振武此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也國昌拒命天德入於吐渾沙陀烈傳國昌與黨項戰未決大同川吐渾赫連鐸襲振武盡得其貲械僖宗以鐸領大同節度使然則赫連葢

已先居天德旣破國昌遂得雲州而以大同建節天德亦當由振武徙隸大同此亦唐表之所闕而可以旁推而得之者五代史唐本紀大順二年克用攻雲州圍之百餘日赫連鐸走吐渾天德之復歸於晉蓋在是時其復建節雖舊史失之然亦在大順以後可知然則晉人未有天德吐谷渾時足爲雁門害蓋忻代之有籍於天德如此若天德之陷於契丹則在莊宗時遼史太祖本紀神冊五年畧地天德節度使宋瑤降更其軍曰應天宋瑤復叛拔其城禽瑤俘其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蓋在莊宗并梁之前三年故其後勸進表有大同振武二使而無天德自宋以後豐州沒於夏人故其地望遂不著至明則卽所謂河套者也瑤之從李克用軍中未得齒於薛志勤康君立之餘而以大將領邊則必有可紀之功而史失之其孫偓於宋史有傳故知爲河南洛陽人瑤雖陷北然其子廷浩尚莊宗女義寧公主歷石原房三州刺史晉初爲汜水關使張從賓之叛力戰死之故偓以父死事補殿直偓又尚漢高祖女永寧公主偓之女卽宋藝祖孝章皇后蓋五代時之世家貂蟬累葉未有如宋氏者宋史又言瑤在唐以天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唐末以三省長官加藩服者祇有梁晉岐蜀吳趙諸王其麾下將帥之建節者止於尚書或僕射而止宋史所云或瑤之贈官而誤以爲兼者聊爲牽連記之以奉復云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來諭以宋瀛國公事諸書所載多相牴牾兼之不見正史爲疑此在元史順帝本紀及虞集傳已啓其端但未詳紀通鑑續編因元史綱目又因通鑑是以其事多未悉者常熟錢尚書謙益萃諸書攷其顚末已無滲漏符臺外集宋幼主北遷時降封爲瀛國公一夕世祖夢金龍舒爪纏殿柱明日瀛國來朝立所夢柱下世祖感其事欲除之謀諸臣下瀛國知之大懼遂乞從釋號合尊大師往西天受佛法獲免按宋恭帝以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亡國時方六歲以至元十九年二月徙上都其日卽殺文丞相蓋因奸民薛保住告變謂有興復宋室之謀也以二十五年十月學佛法於吐番時年祇十八耳余應詩曰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爲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帥大雄門下參禪宗幸殷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也

湖山類藁瀛國公爲僧號木波講師庚申外史瀛國爲僧白塔寺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嫠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懷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所居得毋有重寶乎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子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毋以歸元史順帝本紀毋罕祿魯氏名邁來迪郡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爾斯蘭帥其衆來降乃封爲郡王俾領其部族及明宗北狩過其地納罕祿魯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於北方此與外史言雖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翫何新注延祐丙辰仁宗命明宗出鎮雲南明宗不合尊之受命遂之漠北其與瀛國公締交蓋在斯時合參錯然實相合余應詩云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翫何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是也元史順帝本紀當泰定帝之崩太師燕鐵木兒與諸王大臣迎立文宗文宗既卽位以明宗嫡長復遣使迎立之明宗卽位於和寧之北而立文宗爲皇太子及明宗崩文宗復正大位至順元年四月辛丑明宗后八不沙被讒遇害遂徙帝於高麗使居大青嶺中不與人接閱一載復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謂非其已子移於廣西之靜江虞集傳文宗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懽帖睦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馹召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脫卜赤顏又召集使播詔書誥中外余應詩云文宗降詔居南海是也庚申外史文宗疾大漸召皇后及燕帖木兒曰昔者晃忽乂之事爲朕平生大錯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朕子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位願召妥懽帖木兒立之庶可見明宗於地下言訖而崩晃忽乂者乃明宗皇帝從北方來飲毒而崩之地燕帖木兒內懼躊躇累日自念晃忽乂事已實造謀恐妥懽帖木兒至而治其罪姑祕遺詔不發因謂文宗后曰阿婆且權守上位妥懽帖木兒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無我與宗戚諸王徐議之可也是時燕帖木兒以太平王爲右相宗戚諸王無敢言者逗遛至至順四年三月上位虛攝已久內外頗以爲言始迎明宗幼子懿璘只班登位不發詔不改年號踰月而崩廟號寧宗燕帖木兒復欲立燕帖古思文宗后固辭曰天位至重吾兒年少妥懽帖木兒在靜江可取爲帝且先帝臨崩言猶在耳燕帖木兒知不能已遂遣使去賾取妥懽帖木兒太子

來京行至良鄉以郊祀禮簿禮迎之欲以此取悅太子之意既而燕帖木兒驟馬竝行道上舉鞭指示太子以國家多難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訖無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兒疑太子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於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余應詩云五年仍歸居九重是也庚申外史太后每言帝不用心治天下而乃專作嬉戲至元五年乙卯臺官奏曰太皇太后非陛下母乃陛下嬸母也前嘗推陛下母墮燒羊鑪中以死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乃貶太后東安州安置太子燕帖古思番陽路安置尋皆遇害尚書因希旨謂文宗在日謂陛下素非明宗子帝大怒撤去文宗廟主并逮當時草詔者瞿宗吉詩話時虞集已謝病在家以皮繩拴腰馬尾縫眼夾兩馬閒逮捕至大都疾之者爲作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稟呈上帝覽之曰此厥家事外人豈知般脫亦爲之言得釋然兩目由是喪明水東日記後至元二年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爲眞裕雲徵后余應詩云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何喬新注壬癸水丙丁火元北通祖於應昌倉卒取西江寺梁以供梓宮之用梁閒隱隱有字丞視之乃西江月一調有龍蛇跨馬亂如麻可汗卻在西江寺下之句或曰太保劉秉忠所作至今兒孫去沙磧吁嗟趙氏何其隆惟昔祖宗受周禪仁義綽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世爲君長傳無窮是也其閒印合之奇又有不可解者宋太祖以庚申卽位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於四更末卽轉六更方鼓嚴鳴鐘太祖之意恐有不軌之徒竊發於五更之時故終宋之世宮中無五更而不知更之爲庚也歷眞宗天禧四年一庚神宗元豐三年二庚高宗紹興元年三庚寧宗慶元六年四庚至理宗景定元年爲五庚而元世祖以是年卽位希夷所謂怕聽五更頭也越十七年遂以亡國乃從世祖至元元年歷仁宗延祐七年又得庚申則六庚也而庚申君適以是生並見閒中今古錄及甘露園短書非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乎又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句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年天歷當時以爲受命之符乃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彭瑋以爲甲辰君者元之所以亡也庚申君者宋之所以復也符臺集又載永樂中常侍太宗覩歷代帝王遺像至宋太祖以下太宗笑曰雖都是胡羊鼻其氣象清癯若太醫然至元列帝

曰都吃綿羊肉者及順帝曰惟此何爲類太醫也忠徹俯首不能對退問同里黃潤玉得之因歎不得以此對爲恨是其賦形之異又有冥合非異事乎楊維楨曰宋太祖之德至矣肇造帝業不傳諸子而傳諸弟太宗負約金人之禍舉族北遷而太祖之末孫復紹大統有江南者百餘年爲元所滅而瀛國公陰篡元緒世爲漠北主天之報太祖一何厚也庚申君以洪武元年北遁而其次年卽得太行隱士權衡所著外史是其事在元人皆知之而明寧王奉太祖詔纂序博論直云瀛國外婦之子綿延宋末六更之讖正與國史所書相爲證助錢謙益謂元史潦草卒業原屬未成之書然則庚申軼事直元史一定案不得以呂嬴牛馬之疑等諸曖昧也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交聘表中其於使事但書其人而已若以三朝北盟會編諸書畧取其節目之有關係者補入之則旁行之譜較不寂寞當日班荆燕賓之館簿錄不少今脫落十九良可惜也茲偶翻石湖詩集又得一可疑者石湖輓太上皇帝詩有曰寇降千猰貐胡拜兩單于元注遣詔之下淮北父老涕泣曰太上皇眞主也實受北人兩朝之拜謂亶亮二酋皆嘗在聘使中是在交聘表中不載或尚有說乃宋史本紀亦無之愚初以石湖身事兩朝又嘗奉使命而北其言應有據依豈知其皆荒唐之語也攷北使至南大率降人如施宜生王全之輩雖卿輔重臣亦未有以使遠出者至以宗室行則尤不槩見況熙宗本太祖冢孫早居儲副之地固斷無奉使之理而宋史自高宗卽位累使如金未嘗報聘紹興三年冬粘沒喝始遣李永壽王翊來欲畫江以益劉豫次年卽有南牧之師又一年而世宗殂熙宗繼統則亶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海陵在熙宗之世已爲三省尊寵長官造其篡位之後讀柳屯田望江潮詩遂慕臨安繁盛始密遣畫工隨使臣來俾寫西湖山水爲屏置之座右圖已像於其上題有立馬吳山之句則亮未嘗在聘使中之證也蓋嘗攷之金史惟海陵之弟兗嘗於熙宗末年以左宣徽使至宋其事不見於交聘表而見於其傳是故大定以前金之宗室曾至宋者一人而已夫以漫然無影響之事而與人傳之詩老筆之可謂誣矣嗟乎稽首稱藩以徼朽木燈檠之槻開闢以來未聞若是之辱而臣子於身後乃加以烏有之榮是又誓心天地之士所爲扼腕長吁而君子以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昔遺山之輯詩也亦以庇史足下方蒐軼事備參核如石湖詩亦

攷異之所不遺也謹書此東之座右

與杭董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宇文虛中在宋金二史俱有傳然金史但言其恃才傲物詈國人爲獷魯於是諸貴要積不能平誣其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其家圖書以爲反具虛中引咼士談爲證有司幷殺士談是虛中原未嘗反也然則臨安何以爲之贈卹宋史則言既爲國師因得知東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之金人不覺秦檜聞而惡之遣其家屬往北已而虛中被誣百口同日焚死是特徵言虛中之不忘故國而究不詳其所以死及讀周益公平國集言虛中忠謀義槩謂當享平國君之封而天不相之乃從庾珉王雋於地下又言蘊屬國看羊海上假雁足帛書得歸虛中眞有此書而不得遂頗疑其於二史無徵乃博攷建炎雜記三朝北盟會編金國南遷錄及北窗炙輠諸書則虛中欲以皇統六年熙宗郊祀之日結死士挾淵聖以歸時金人方德秦檜誓書中有不輕易宰相之語而檜亦發虛中事以報之虛中知事洩卽以所部先發不克遂死卽中州集所云謀以兵仗南奔者也李大諒征蒙記言虛中連結內外官守七十餘員爲萬戶司寇惟可所告然則虛中雖失身異域而報國之誠炳炳如丹其不惜屈身以圖成事志固可悲而功亦垂就當與姜伯約同科史臣盡掩不書可謂冤矣愚讀虛中初見留時所作長句三首情詞悲壯懷惻蓋三致意於西河之館北海之羊而極之以裂眥穿胸要之以一死其後金人遣之南歸虛中以奉命祈請而來二帝不還虛中不可獨返遂翻然有聖德神功碑之作虛中之才固自謂其足以辦完顏君臣於股掌也及金人爲請家屬則虛中密令王倫奏請弗發而秦檜使私人程邁促發之虛中子師援力乞留不得是其父子之情亦可原矣前此呂頤浩之請督師亦以虛中密奏也迫陰謀不發於和龍而蠟丸反告於江左虞淵之日終沈不返一門幷命雖復賜廟易名命官賜姓欲以遙慰孤魂其亦何益之有雖然吾嘗三復虛中之事亦非盡奸臣之過也史言韋大后之歸也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既至臨安始知朝議遂不敢復述淵聖車前之語蓋自苗劉之亂軍士妄以淵聖爲言高宗始恐淵聖之歸或有搖動人心之患故王敬所以爲秦氏但以淵聖脅高宗而和議定非過論也虛中死又越六年始遣巫伋請之海陵亦云不知歸時作何頓放伋遂唯唯而退不復再

請是淵聖之終於北高宗志也彼一德格天者其亦逆探吾君之隱而有所恃而爲之又藉此以固北方之寵使無復梗和議以爲吾患者然則虛中區區之忱雖謂之不知幾焉可也史又言金人既廢劉豫將立淵聖於南京會以和成而止而鄂武穆王嘗奏稱金人將道淵聖小皇子來統河南之地當時中原之民延頸以望故國金人豈不知之而肯挈其地以然既死之灰者蓋故爲是言以脅臨安使之急於和耳古之君子不置身不測之地以覬非望之功以虛中之苦衷而生爲洪皓朱弁所鄙死與王倫同傳一擲不中瓦裂而無以自白可爲流涕士談乃武烈之裔亦虛中同謀也宋金二史荒陋已甚如虛中之被卹在紹興末出於太學生程宏圖之疏史亦無之足下能爲一洗其沈屈則舊史之功臣矣虛中子師援仕宋官顯謨閣待制而朱子謂其入金嘗帥河南故虛中欲倚以成事此於他書無可證伏希并留意攷之

與杭董浦論金史第四帖子第三帖子已入內集

于侍郎齊乘其中多不可信者所言濟南府歷山有劉豫墓中生蝎子足下欲引入豫傳作注是妄語也僕前過歷山時亦嘗訪神鱓之故址以求白龍之遺髯或稍補曹王別集之舊聞使得與梟鳴龍嘯諸事相爲疏證而茫然莫得意謂陵谷變遷故不可問及取劉氏事跡與楊堯弼所作豫傳皆無此語乃以史諦攷之始覺其誣方宋之以豫守濟南也是時山東羣盜蠭起豫欲易江南一郡政府持之不與忿忿而去其冬遂殺守將關勝降於撻懶蓋建炎之二年也金人移豫知東平盡統河南陝西之地而留其子麟守濟南踰二年金始冊豫爲帝定都大名尋以東平爲東京徙之而升濟南爲興平軍麟以節使兼判府則天會之八年豫既建元阜昌都汴麟亦入相罷節豫以其弟復知府事踰年失國徙臨潢麟復出鎮興平改上京路轉運使是則劉氏父子兄弟居齊之始末也然則麟嘗再涖濟南首尾歷有年所而豫之在官數月而已安得有墓在歷山也其徙臨潢以後即欲歸骨阜城恐亦不可得況遠至歷下乎且豫以不愛濟南故降金寧復有賞於歷山之秋邑而視爲桐鄉也倘謂是麟之墓而訛爲豫則麟之卒官亦在上京總之於歷山非蒐裘也蠢茲蛙聲豈能附蠆尾以延其毒乎殆亦因野人田父所傳而筆諸簡者齊州山明水秀之區蓮湖十里曾爲松壽所污寧堪使歷山之靈并受此我撫之屈也聊書之以供一笑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昨讀所注河渠志引齊乘以大清河爲古濟水小清河爲劉豫所導此在近人皆沿其說然嘗聞之閻徵君百詩則非也以水經注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記攷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也大清河所經惟自歷城以上至東阿爲古濟水道而自歷城東北行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也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行也蓋唐宋時大河行漯川其後大清兼行河漯而小清則斷爲濟水故道齊乘之言蓋攷之不審也今一統志以大清河之上流爲古濟水是已而謂小清河卽古濼水此似不安於齊乘之失而小變之然亦非也自漢至唐祇稱濟水杜氏通典始有清河之名南渡後始分大小清河而濼水之名與濟水竝見於左傳今小清河之道屬濟水故道非濼水也蔣本無今小清河以下三句註云以下闕

移明史館帖子一

橫雲山人撰明藝文志稿專收有明一代之書其簡淨似爲可喜然古人於藝文一門必綜羣歷代所有不以重複繁冗爲嫌者蓋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見焉班氏於春秋諸傳以騶氏之無師夾氏之無書尚登諸冊愍古學之失傳也師曠六篇顯然爲後人因託不敢輕去闕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語之非舊本師古必注之漢志之下而歐公謂水經作於郭璞正不嫌與隋志異同漢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數或校前志而少則書之闕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卽未必僞要其書之攙改失眞可知漢以七畧爲本隋以七志七錄唐以開元書目宋以崇文中興兩書目天下圖籍至繁豈無逸出於山林草澤之閒而必以內府所藏核之防作僞也世道降而人心壞雖在翰墨俱思舞詐以聳一時漢之百兩尚書宋之三墳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輩議明文淵閣書目不詳撰人姓氏不詳卷帙其爲荒畧固無可辭然正嘉之閒有僞作正始石經者託言中祕所得而不知其爲書目之所無其妄立見則雖荒畧亦自可寶矣卽如崔氏十六國春秋晁公武所未見馬氏通攷已去其目而有明中葉綴集成書出於秀水項氏斯亦不可不詳者也常熟錢尚書言內府尚有吳謝承後漢書其友曾裔雲及見之後爲德清方少師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閻徵君言曾見之於太原爲明永樂閒刻本信或有之必僞書也蕭山毛檢

討所引經典釋文皆稱舊本又不知其爲誰氏之藏也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尚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年運而往贋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西陽中物也下走於此有憂患焉而不自知其爲杞人之固故竊謂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況藝文自宋以後俱無恙也劉宋符瑞等篇遠溯於周漢楊隋食貨諸作旁及於梁陳古人宏雅不羣之材大都以述舊聞補遺事爲尚今姑弗及於唐宋以前而卽以完顏蒙古兩朝其登天祿入石渠者不知幾何棄而不錄得毋爲諸史家所笑也然攷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徵君俞邰雖變舊史之例而於遼金元諸卷帙猶仿宋隋二志之例附書於後南宋書籍之未登於史者亦備列焉橫雲又從而去之而益簡矣今文淵閣前後所修書目具在所當疏通證明匡謬補遺之處此固秉史筆者之事秣陵焦氏之書原爲國史起見然其序謂以大內之書歸之四部而實則與三館之目全不相符又其舛戾極多不可用也其文淵閣之所無而見於各家書目者附錄於後此在前史諸志固有成例如漢唐二志凡爲內府所本有而不可以登於正史或本無而增入者一一注明於下以志愼也倘如橫雲山人所作則此等義例一切滅裂殆盡矣班氏而後言藝文者莫善於隋歐公唐志亦佳紊亂而無章者無若宋也軼唐宋而侔漢隋是在史局諸公爲之

移明史館帖子二

藝文不當專收本代之書幸不以愚言爲妄然卽以本代之書言之亦大費攷證也新唐書藝文志凡前代所已有不復措一辭者以漢隋兩家在耳其於三唐圖籍必畧及其大意而官書更備凡撰述覆審刪正之人皆詳載焉是故於永徽禮則著許敬宗李義府擅去國恤之謬以歎大臣不學無術爲典禮無徵之自於開元禮則載張說不敢輕改禮記之議以嘉其存古之功於則天實錄具書爲劉知幾吳競所重修而知直筆之所由存於六典據實言李林甫所上而知會要以爲張九齡者蓋惡小人之名而去之是皆有係於一代之事而不徒以該洽爲博至於別集之下雖以明經及第幕府微僚旁及通人德士皆爲詳其邑里紀其行事使後世讀是書者得有所據以補列傳之所不備而丹陽十八詩人連名載於包融之末擬之附傳其中載邱爲之居喪可以見當時牧守惠養老臣之禮滕珣之乞休可以見

當時職官給券還鄉之禮典則遺文藉此不墜斯豈僅書目而已者有明一代藝文極繁然太祖實錄已爲楊士奇芟改失實至纂修書傳會選諸臣姓名因其中有殉讓帝難者盡削去之則文籍之不足憑如此馮涿州再相奮筆改熹廟實錄而劉若愚酌中志或去其黑頭爰立伎倆一卷以爲之諱則篇第之不足憑如此是皆本志所當嚴覈者也先儒之著不備見窮鈔舊書以爲大全通鑑未有成編遽就所見以續綱目畧舉其意以見一時儒臣之概可也蒙存淺達實爲講章濫觴非經解也小山天臺諸集兼及經藝又非復文鑑所錄之舊體也是又風會之變不可不加別白者也或疑如此或過於繁不知但準唐志之例固非若馬氏通攷之盈篇接幅也或又疑草野孤行之本未可登於正史然觀唐志則熊執易之化統西川帥武元衡欲寫進而不果者亦在焉以是知覈之而無僞者皆不妨於著錄也特是采摭既多宜防疏漏如漢志莊愈奇嚴助之駁文然則旁搜博采而又弗令遺誤以資後人之讀彈則庶幾乎其可矣

移明史館帖子三

史之有表歷代不必相沿要隨其時之所有而作如東漢之宦者侯表唐之方鎮年表遼之外戚世表此皆歷代所無而本史必不可少者也祇屬國表則世多以爲契丹起幽雲之地統領諸藩故特詳其撰述似爲歷代所無庸而不知古今皆應有之蓋屬國之爲中國重甚矣其典廢傳襲瑣屑之跡雖有列傳可攷而綱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見者九必於表觀之請以往事爲準漢武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於是乎有夜郎昆明之師其後三十六國既附漢北遂以衰弱然至新莽之世匈奴中振西域復阻班定遠之得成功者再值兩單于之亂不能與漢爭西顧也豈知西域定而東胡熾烏丸鮮卑遂至虎視袁曹之閒舉足左右中原倚爲輕重是故匈奴內徙鮮卑北據兩者皆爲六朝之累唐之軍威所以能及百濟渤海而遙者以突厥既滅也開元之末吐番回紇盛於西北蒙詔盛於西南安朱之亂頗仗西北兩番同仇之力然自是遂爲國患鳳翔涇原之師防秋無一歲寧南詔雖時拒命不甚爲中土憂乃大中以還河湟反爲職方所有而卒之搆兵以釀龐黃之禍亡唐室者反在蒙詔夫立乎百世之下執遺文墜簡以觀往事蛛絲馬綫正於原委棼錯之中求其要領然苟得一表以標舉之則展卷歷歷在目矣有明一

代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內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者也滇粵亡而投緬甸闖賊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歷大石之殘疆約畧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表之例為之附錄其他荒遠諸國則自三保太監下西洋以後多有至者不過書其貢獻之期而亦原不必詳也且夫有明疆場其既得而復棄者朶顏之三衞也有自棄以貽患者受降城之遺址也有暫開而復廢者東江之四島也廟算邊防俱得括之於表夫豈徒夸王會之浮文哉遼金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鄒以下無識之列豈知其中體例固自有可采者乃任耳而棄目豈不惜夫

移明史館帖子四

遼史於屬國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諸國所以識其大者諸部所以識其小者大小雖有不同然但取其有關於一代之故則某所謂隨其時之所有而作之者也西南黎犵狫獠獞獠之種大昆小叟隨地險為都聚蓋亦四裔之未成國者然而南中諸郡拒命則諸葛不敢北征山越為梗孫吳為之旰食洗夫人累世立保障之功而彭士然亦仗節於十國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攷之前史多附入四裔傳中蓋以其類相從有明循蒙古之制置宣慰安撫招討長官四司其始皆隸驗封以布政使領之其後半領武選以都指揮使主之蓋取文武相維之意三百年來史冊所書洞主酋長之事頗與諸國相等始於麓川之役而漸且相踵而起甚至於勤樞輔戍撫鎮瞰省會震動半壁八百老撾朝貢竟絕播州水西懂而克之以是知三宣六慰撫馭之難也迨至國命寄於蝸角魯陽之戈更能幾時黔國世鎮之亡也以定洲之亂也緬甸援師之絕也以孟定之擾也有明末造宗祀之殲未嘗不于土司有累焉其中勤王殉節如秦良玉龍在田輩亦多有之皆前史所希聞也秀水朱竹垞檢討以其事之關於明者繁乃請別作土司傳不復附之外國之末謂其雖非純屬然已就羈縻乃引而近之也土官蠻觸之爭大抵起於世襲或有司失所以治之遂成禍端而前史謂蜀中土司有事多主勦黔中土司有事多主撫封疆之議多右蜀廟堂之議多右黔是又關其域內軍力之強弱一時財賦之豐歉而出之者推之西南諸省可概見矣愚故欲仿遼史部族之例別為

立表取前人所著西南土司簿錄諸種以爲稿本亦有始末簡畧但須具之於表不必傳者兼足爲全史去蕪文之一節觀唐書於羈縻諸州以其頻經喪亂雖不能詳亦附之地志則頗末完具者其立表寧過焉

移明史館帖子五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禮部若士非之

國朝修明史黃徵君黎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合并之可謂不易之論惟是隱逸一傳歷代未有能言其失者少讀世說所載向長禽慶之語愛其高潔以爲是冥飛之孤鳳也及攷其軼事則皆不仕新室而逃者然後知其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蓋皆有所託以長往而非遺世者流也范史不知其旨遂與逢萌俱歸逸民於是後之作史者凡遇陶潛周續之宗炳之徒皆依其例不知其判然兩途也向使諸君子遭逢盛世固不甘以土室繩牀終老而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閒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萇弘同碧睠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使必以一死一生遂岐其人而二之是論世者之無見也且士之報國原自各有分限未嘗概以一死期之東澗湯氏謂淵明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山易水之閒可以深悲其遇斯眞善言淵明之心者倘謂非殺身不可以言忠則是伯夷商容亦尚有慙德也蓋不知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憂讒畏譏嘿嘿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已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辭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同年而語哉唐書入甄濟司空圖於卓行蓋以宋景文之有學尚泥舊例如此夫譙玄李業之歸於獨行亦范史之謬後世不必以爲準也卓行之傳非不佳而二公非元德秀陽城之伍儗人固各有其倫矣惟宋史忠義傳序有云世變淪胥晦迹冥遁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以類附從斯眞發前人未發之蒙然而列傳十卷仍祇及死綏仗節諸君未嘗載謝翱鄭思肖隻字如靖康時之褚承亮誓不仕金而祇列之隱逸則又何也夫惟歐公以死節死事立傳則不能及生者若概以忠義之例言之則凡不仕二姓者皆其人也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韙之因念

與朝應運毫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渢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

柏無預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班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郃竟爲史臣之所遺是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移明史館帖子六

忠義列傳宜列抗節不仕者於後愚固已言之矣茲偶與客語靈壽傅氏明書謂其中尚有一例可采者從斷代爲史以來無以因國死事之臣入易姓之史者有之自晉書之嵇康始深寧以爲中散義不仕晉甘以身殉今使晉書有其傳是中散之恥也斯言足以扶宇宙之元氣作宋史者有見於此乃援歐公五代史中唐六臣傳之例而反用之作周三臣傳一卷於末以明瞠眼諸公之節是蓋歐揭之徒巧於位置故其傳立而不能以深寧之論加之元史於殉難臣僚業已專傳裒然可無原父第二等文字之誚而其仗節於順帝遜位之後尚有多人史稾成於洪武之初多失不錄如擴廓不當與張李同傳陳友定不當與張陳同傳是猶其顯焉者至伯顏子中之拒命則太祖所欲致之而不得者也戴良之被囚則太祖所欲奪之而不能者也蔡子英之遜荒則太祖所欲置之而不敢強者也王冕以兵死永福山道士以刎死葉蘭以不受薦死原吉製壙銘以待盡鐵厓書李黼榜進士以志懷李一初序青陽集恨不得効一障之用而丁鶴年宣光綸旅之望至死不衰淮張亡後張憲變姓名傭於僧寺要之皆非明臣也太祖當干戈草昧之際卽能以扶持名義爲念觀其于擴廓守節敘賞不置以爲天下奇男子大哉王言所以培一代忠臣義士之澤而不轉盼而有壬午之家難諸臣之駢首者甘心於十族之逮瓜蔓之鈔以至甲申失守殘山剩水奉四藩而不替皆此一語啓之然則附元遺臣傳於明史亦太祖之所許也傅氏之書謂劣不爲著述家所稱其補元臣亦未備要其所見則佳耳

移廣東志局論佟督不當立傳帖

於一統志局中見廣東通志草本其

國朝大吏首列佟督養甲以爲死事不知所據者何書養甲乃降明而死雖其出於迫脅非本心然大節已塗地列之死事得無有媿當　大兵之下嶺也養甲以重臣視師而使降將李成棟先驅摧鋒拓地皆出成棟養甲拱手受成而已及奏功而養甲爲制府成棟仍以總兵加都督戎服入見始用公禮成棟怏怏故所取印信不下五十而獨匿總制印不以與養甲其時廣東尚未

納殘明舊臣四起陳閣部子壯張尚書家玉陳給事邦彥以及霍師連韓如璜之徒更進迭退成棟猶爲養甲盡力而所望殊遷終不得乃密與布政使袁彭年謀反會贛州以被圍告急養甲令成棟援之撥餉八萬彭年故言額置遷延不發成棟招花山羣盜大至廣州郭門晝閉成棟紿養甲曰贛州旦暮亡而吾士寇深如此五嶺其可保耶彼聲言復故國耳曷若權宜許之徐治軍爲勦寇計養甲故庸人兵柄皆掌於成棟雖心知不可然無如之何而羣盜受指縱火焚野呼聲震天地養甲不得已出示安民但書甲子榜既下成棟宣言曰制府降矣即用所藏總制印奉永歷朔上表南寧養甲倉皇遜位南寧加成棟大將軍惠國公養甲兵部尚書襄平伯以百官遷肇慶養甲亦遂受職此其降之顛末也先是陳閣部子壯之死養甲寸磔之投其骨於四郊論者謂子壯先朝大臣起兵亦各爲其主養甲殺之足矣乃以極刑未足至無完骸則過於忍至是子壯贈太師番禺侯謚文忠即遣養甲爲諭祭使養甲媿欲死遣臣又時時辱之乃密遣人北行通表欲自歸爲遷者所得遣祭興陵即桂端王墓也成棟之子元肩以兵禽之江中磔之此其不自安於降而死之顛末也夫以封疆大臣智不足以燭奸才不足以應變節又不足以臨危睨顏而受襄平之封以至首鼠不終而死則何益矣以愚平日所聞如此謹質之局中諸公如其不妄伏望芟薙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二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三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僕少時見司馬溫公與范內翰論通鑑帖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唐高祖武德元年則正月便不稱隋煬帝義寧三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睿宗景雲三年梁太祖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哀宗天祐四年僕以爲史家紀載當取簡捷固是不易但皆以後來爲定則竊以爲未盡然者大抵前王後王之會祇應據實書之不當以特筆進退其閒倘必以後統前則次第之閒或以君而蓋於其臣父而蓋於其子祖而蓋於其孫兄而蓋於其弟是非悖典庸禮之旨也又況所標於上者已是新主之年所列於下者尚屬前世之事於名於實均似有所不合及見朱子綱目凡例有曰如漢建安二十五年十月魏始稱帝改元黃初而通鑑是年之首即爲魏黃初又章武二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於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始知前人已有先我言者但綱目雖多所改正而於中歲改元無關事義者仍依通鑑之舊鄙見以爲一書當有定例今或以前爲主或以後爲主似乎紊亂故於古今通史年表概以前統後而分注其後來之年號於下固與溫公大左然不敢以大儒之書苟附和也春秋定公以六月即位而正月即已紀元則以昭公在去年已逝預紀無所戾非後世之比也先生以爲可否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代史見於宋太祖本紀歐陽兗公書出則謂薛本爲五代史而歐公爲新五代史見於洪景盧馬端臨所稱近讀永樂大典則凡其引用五代史者皆歐公本而引薛本者曰新修五代史蓋沿最初之名也薛本在

國初黎洲先生尚有之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曾借之而未得南雷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百一予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据據冊府元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言南雷故物是麻沙坊市書賈之習氣也因吾友趙五谷林來問書其本末以貽之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來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書此舍閒所無者前年曾從徐思沐家借看一過係明萬歷閒刊本然竝非崔氏舊

璧請得以原委言之當十六國時僞史最多其著者有若和苞漢趙記田融石趙記并鄴都記杜輔前燕記董統後燕書申秀燕史高閭燕志封懿燕書范亨燕書崔逞燕紀王景暉南燕錄張謐前燕錄常璩蜀李書索綏涼春秋劉慶涼記張諮涼記索暉涼書劉昞涼書裴景仁前秦記姚和都後秦記段龜龍西涼記高謙之北涼書宗欽西秦記韓顯宗北燕記崔氏盡取而裁定之勒爲百卷外別有年表一卷序例一卷在後魏永安中頒行而諸史竝絀北史鴻本傳曰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如太祖元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在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而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在元年如此之類多係不攷北魏書同司馬溫公通鑑旁采諸書其記南北朝事除晉宋諸正史外以崔氏十六國春秋蕭氏三十國春秋爲多但晁說之述溫公語謂當日所見疑非原本而鄱陽馬氏通攷經籍攷中不列是書則在宋時已鮮傳者乃有明中葉以來居然有雕本百卷行世一二好學者以其久沒不見視爲拱璧若以愚觀之則直近人撮拾成書駕託崔氏并非宋時所有也宋龔頴運歷圖載前涼張寔改元永安張茂改元永元張重華改元永樂張祚改元和平張天錫改元太清張大豫改元鳳皇謂出鴻書晁公武曰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興正朔其閒惟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祚誅後復奉穆帝升平之朔不知穎何所據或云出崔氏書崔書久不傳於世莫能攷也愚以今本對之竝無此事溫公通鑑攷異引鴻年表則當是時年表必尚未失而今本竝無有又本傳稱鴻書皆有贊序評論在通鑑亦多引之今本但取通鑑所引附注傳尾尚得謂非贋本耶孔毅甫謂從古史法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王隱諫祖約奕棋一節兩傳俱出爲文煩複是乃史法紊亂之濫觴若在崔氏今本有同一事而三四見者況其列傳大都寥寥數行不載生卒不敍職官東塗西抹痕迹宛然是不辨而自見者古今無此史例也然且偽父不學所有坊閒漢魏叢書再取今本芟之百不存一則卽係崔氏舊本經此刋除已不足觀況其爲僞書乎從古有好著僞書人物如葛稚川西京雜記柳子厚龍城錄都屬後人假託然究之遇有目者必不可掩可謂徒費心力率勒不旣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

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稾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篋功既不就其後攜歸吳興則是書不特閣下西江之文獻也亦於吾鄉有臭味焉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爲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黎洲先生論明史不當分立道學傳本此）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姦佞列濮秀榮三嗣王獨爲一卷（宋史不爲榮王立傳）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閒禪代遺臣之祿祿者多苐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塤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黎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其中所改歷志請正并約盡出其十餘篋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卽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尚書阮亭僅得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卽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未幾時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之閒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丞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郎於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然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篋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爲長歎息者也是書在吳下多誤以爲祥符之本以昔所聞則自石門而花山者確然係臨川底稾黃徵君之言可按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爲藍本或更爲拾遺補闕於其閒荏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遣人向太倉求鈔副本則九斯文之幸也寧人改修宋史聞其草本已有九十餘冊乃其晚年之作身後歸徐尚書健菴今亦不可問矣著書難傳之九難言之曷禁惘然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宋史不爲雷樞密孝友立傳宰輔表亦失其罷官之時其立朝事跡無可攷但據諸列傳中載其在嘉定初歷訊開禧用兵諸臣雖水心先生亦所不免水心於用兵力辭草詔而孝友尚抨彈及之則頗疑其阿附史相以排正人也及觀木筆雜鈔言陳自強本太學服膺齋生既當國孝友方爲學官乃立魁輔碑以頌之自強敗孝友欲磨去之以泯其迹而諸生不從一日諸生赴試孝

友急遣人拋落焉嘉定更化孝友乃反攻他人以表其不黨於韓然則孝友之蒼黃反覆亦甚矣然愚讀朱子文集言黨錮之禍則謂孝友能辭官而去因舉以誚他人之戀位者是孝友固清流也黨錮之籍本未嘗及孝友而潔身不緇大有類皇甫規之自免然其後又何所見而出乎孝友之由韓而史不足怪其由趙而韓爲可惜也嗚呼古今人物之一失足而不可挽以至於無所不爲者類如斯也豈獨孝友也哉攷之江西瑞州府志孝友由南劍教授遷國子學錄累官至祭酒故得立碑磨碑一出其手而自強罷相孝友旋自中丞遷給事拜參政矣蓋其附韓在祭酒時附史在中丞時官愈顯則中愈熟也其最初辭官是學錄任中爾時富貴之望尚未濃耳通志謂孝友在光宗時已官祭酒則又非也孝友罷樞使以大觀文知福州亦無所見其贈官太師其謚文簡常攷南渡之師儒莫有聲於芮祭酒莫醜於雷祭酒宋史俱不能詳其事以爲後世勸懲不知其所排纂者爲何事也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昨歲荷賜問以慶元黨籍之第七人鄭湜宋史無傳令愚攷其顛末行篋中無多書祇得覓福建通志合之舊史旁參以朱子語錄得其大概志云湜字溥之一字補之閩縣人也乾道中成進士光宗時官祕書郎所陳皆讜論慶元初以起居郎權直學士院趙忠定公罷相湜草制有持危定傾任忠竭節語韓侂胄以其爲褒詞大怒出知本州後爲刑部侍郎隸名黨籍卒謚文肅按李桴嘗問朱子曰溥之草趙丞相罷相詞固佳以某觀之若當時不作便乞出尤爲奇特朱子以爲不必如此但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善溥之卻不肯出所以可疑若不作而遽出亦無此例桴曰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曾有此朱子笑而不答然則溥之草制之後當遷一官其後始被外轉耳溥之又有與朱子論戢盜法亦載語錄宋史寧宗本紀紹熙五年七月遣鄭湜至金告禪位金史交聘表明昌五年閏十月宋翰林學士鄭湜來攷之宋制翰林學士承旨之下爲翰林學士學士之下爲直學士院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爲之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溥之本直院使金時暫假學士銜以行耳若陸文安公之卒溥之祭文以江淮總領署銜然則以祕書出爲總領以總領入爲直院也忠定罷相在慶元元年三月次年卽有僞學之禁溥之旣斥知外郡何以得遽入爲侍郎旣召用何以又遭禁錮

愚意或即草制時所遷之官而後人誤記之者溥之於黨籍列在高等其生平歷官之詳必尚有見於他書宋史自荒陋耳尚容陸續攷索奉正函丈不備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賜謚鄂忠武王從祀說攷據精博無以復過兼之位置井井次第閒無一參差想見先生惓惓忠烈遺事雖千百年前人無不留意假得位秩宗太常閒必能爲

聖朝釐正祀典夙夜寅清以奉

天子表章禮樂之旨憶愚少時亦曾以各史所書鄂王事奇零未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金陀粹編攷索一過奄忽一紀邊巡未踐今於先生說中得見崖畧可謂幸甚其中尚有剩見欲與先生討論者資治通鑑續編命大理卿周三畏中丞何鑄先勘飛事尋命万俟卨等治之則三畏亦不附和咸陽者雖諸稗史所稱挂冠入丹霞山不返以及崩頭仙人諸紀或未可信但要屬薛仁輔李若璞一流不得因辨誣錄中所遺而竟去之惟何鑄舊屬賊檜鷹犬縱有後功不補前過若三畏則非其倫似當於薛仁輔下次設大理卿周三畏之位道園集有題鄂武穆王墨蹟出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武穆紹興元年所署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據此則文林亦王幕屬文山邵菴以忠孝文學大儒當皆不妄似當於於鵬孫革下次設幕屬湯文林之位金陀粹編又有南劍布衣范澄之上皇帝書其書亦慨擊但不紀其與劉允升事先後何若且上書後處分亦無可攷此屬編中疏漏但以布衣攷義伏闕自足千古抑或即西湖志餘所稱百二十人衆名總不可問要須大書以表之似當於劉允升下次設南劍布衣范澄之之位至於大宗正士儴以帝胄之尊藩封之重肯以百口相保幽死於閩與公不朽亦復何辭但恐天潢宗子不當居兩廡之列得毋鄂王神爽或亦有不安者愚意謂當於別殿中另奉大宗正安齊王趙士儴并太傅樞密使鄞王韓世忠兩主鄞王當鄂王冤死時獨攘槍怒面斥廷爭原應首居俎豆但爲王前輩勳高望重垂世者不僅在此況亦萬無配食之理莫如與宗正竝祀之別殿中未解先生以爲何如若銀瓶小姐附享祠祀已非一日但此是一大疑案來集之樵書曰孝宗時訪求岳氏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少者候嫁則官其夫武穆有女安娘女夫高祚補承信郎岳雲女大娘岳雷女三娘候出嫁日各補其夫進武校

尉竝載金陀粹編則銀瓶殉孝寧不經御旨追贈且岳珂爲武穆孫而編中曾不一及之夫歷代以來既有舉之誰敢廢焉然其疑有不可不存也今於寢宮既欲以東廂列五子而孫珂附之西廂列五婦而銀瓶附之則安娘之明見譜系顯膺恩命者其不得不附又可知也他如門左欲設園卒張寶之位則此見傳奇妄語恐不足信況是編全據史傳即稗官亦未敢輕錄何問傳奇某頓首奉復不既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昨謁幕府蒙以南宋六陵遺事下問卒卒未竟其語冬青之舉爲世人所豔稱然祇唐玉潛林白石耳同時預其事者雖不能一一著姓氏如王修竹鄭宗仁鑿鑿可攷謝皐父則陰移冥轉其間草窗紀陵使羅誌事雖與諸公不相謀要亦先後奔走是役者也獨厓山志所云余則亮尚當闕之以俟攷明初既返穆陵遺骼建雙義祠於鄉大夫祠之左以祀唐林已而移之陵右凡有事於六陵卽并及之夫其祠之是也而惜其於同義諸公有未盡者某嘗走攢宮山下摩挲宋學士碑文所有享殿周垣雖已摧殘殆盡尚有約畧可尋之跡而徧問樵夫牧豎獨失祠址所在爲之茫然當時江南舊臣官上都者不少曾不能出一言以保橋山弓劍至使楊髡縱其滔天之惡玉匣珠襦狼籍殆盡諸君子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爲故君護龍髓恒星晝隕七度山南踰垣折足幾陷虎口百世而下卽分麥飯一盂以酬明德其亦誰忍替之乃更有大不平者楊髡西番謬種原屬豺虎不食之餘而同惡泰寧寺僧則攢宮首禍所啓也茲者西洽道上雖至五尺之童爭毀楊髡遺蹟鑿飛來峯之塔折六一泉之像甚者貽禍地藏波累天女而泰寧殿宇近在陵寢之側巋然獨存佛燈魚鼓不隨麟辟邪石馬竝泯茂陵秋風猶餘磨劍之輩豈特冬青靈鳥將共杜鵑泣血山鬼有知亦應髮指夫祠祭載在有司今唐林祠宇鞠爲茂草則興廢舉墜是明使君之所以修典禮也逖僧故址犁其地而瀦之抑亦厲風教之一端也合當日扶義之羣使共食於一堂正明使君之所以表幽潛也滄桑岸谷又歷數百祀而遙四山風雨之地一望蒼茫然而向蘭亭以鳴咽索眞帖於誰家諸君子之魂魄猶在此朋其柰何過而莫之問也敢以告之執事幸勿以其迂而棄之

再奉觀察孫公帖

某前此致帖幕府欲毀攢宮山之泰寧寺聞者笑之以

爲是殆丁零盜蘇武牛羊使曹公按其事也不知其所以當毀者不僅以其當日預於楊髡之惡而已蓋所謂泰寧寺者何地乎乃卽永茂陵之故址也方寧宗之崩也吏部侍郎楊華奏曰泰寧寺山岡偉特五峯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上皇村名翼以紫金白鹿之秀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當在於此詔遷其寺而以其基定卜仁烈皇后楊氏祔是泰寧寺所以改爲永茂陵也至元二十二年楊髡言會稽有泰寧寺宋以之建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以之建郊壇皆係勝地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壽時攢宮已改爲寺并勅毀郊壇是永茂陵所以復爲泰寧寺也嗟乎吾聞攢宮之建趙清獻公陸楚公二家先塋皆包入焉朝廷許其歲時墓祭通道如故天子錫類之仁且然而寺僧之悖一至於此然愚竊怪明洪武開之遣官審視也浙江行省繪圖以進僅孝理二陵尚有殿垣其餘祇存封樹於是置守衞之戶嚴芻蕘之禁而寧宗兆域早已犁平安得尚有封樹之可言禁山之中居然有侵龍穴以爲道場者是有司特以漫言奉行未嘗確爲清覈也正統弘治兩朝亦嘗再行檢勘欲復民閒所占豈知是寺本屬諸陵之一非隙地所可比而反縱而不治其爲樵牧孰有過於此者方今雖再屬易代之餘然故國之陵寢皆爲令甲所加意明使君誠以此諭有司使其清而出之則有功於金粟之堆豈淺鮮乎嗚呼一坏未築雙匣親傳當時義士之力不能勝逆僧而今何有矣愚意以爲當盡毀寺室大題曰宋永茂陵故址而爲周垣以藩之至若冬青古樹開花無日近巳梵宇雜糅湮沒莫可蹤跡若以整緝攢宮餘力并及天章是乃白衣之靈所深望於後世之志士者敢復爲執事瀆言之

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會稽縣攢宮山舊名寶山紹興元年哲宗昭慈皇后崩遺詔殮以常服不得用金玉寶具權宜就近吉地殯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朝議欲加陵寢名號會紆奏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歸中原卽祔合矣宜以攢宮爲名從之攢宮之名自此始是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於漠北五年徽宗亦崩七年何蘖還始聞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高宗懿節皇后邢氏崩於漠北十二年金人以三梓宮來還其時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卽承之以櫬仍納衮冕翬衣於櫬中

不改殮詔可是年合攢徽宗鄭后於昭慈太后攢宮西北改陵名曰永祐攢邢后於昭慈之西二十九年高宗母顯仁皇后韋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一年淵聖皇帝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而不言及欽宗梓宮金人自葬之鞏縣欽宗后朱氏從北狩不知崩所及歲月高宗陵名永思慈烈皇后吳氏祔孝宗攢永思陵西成肅皇后謝氏祔名永阜光宗陵名永崇寧宗陵名永茂仁烈皇后楊氏祔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皇后韓氏以攢宮在山陵之前神靈既安竝不遷祔理宗陵名永穆度宗陵名永紹此六陵大畧也元世祖至元十四年續綱目在十五年謝皐羽詩知君櫬年星在尾是十四年戊寅也羅雲鵬張孟兼竝主之若十五年乃己卯元史又別以爲甲申他如唐玉潛詩謂犬之年羊之月係甲戌六月林霽山詩謂羊之年馬之月則癸未五月孔希魯述霽山詩又以爲丙之年子之月則丙子十一月唐林皆身爲其事者而相參錯希魯所述一詩又有異同周公謹癸辛雜志別曰乙酉陳菁依綱目貝瓊依元史宋濂書穆陵遺骼依癸辛志元史亦濂所總裁而所書又先一年今從謝詩　番僧楊璉眞珈爲江南總統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會稽有天長寺故宋魏憲靖王墳院也有閩僧聞號西山者媚髡遂獻其寺因發魏王冢得金玉甚多以此啓發陵之意刻僧澤號雲夢者贊之而前此永茂陵本泰寧寺故基楊髡先令寺僧宗愷宗

允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呈告於官旋嗾妖僧嗣占妙高上言南宋諸陵當毀桑哥從中可之十五年大興人夫并番僧及諸凶隸發掘時有中使羅說者守陵不去與之竭力爭執爲僧澤痛箠之且脅之以刃說大哭而去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嗣啓高宗孝宗光宗暨孟韋吳謝諸后攢宮所取寶玩無算徽宗陵得玉走馬烏玉筆箱銅掠擲繡管高宗陵得眞珠戲馬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齒梳香骨案理宗陵得伏虎枕穿雲琴金貓睛爲徽龍肝石爲軫又綠玉磬一枚係楊太眞物度宗陵得五色縐絲盤映魚黃瓊扇柄其餘金珠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然或有棄之不收者理宗藏中九多開棺之際有白氣亘天蓋寶篋也惟徽宗棺中無尸僅朽木一段而已蓋和議成時金人祇以空櫬給宋而道君梓宮在五國城者自若雲谷臥餘錄全遼志宋而道君梓宮在五國城者自若雲谷臥餘錄全遼志皆云五國城頭有徽宗墓癸辛雜志作徽欽二陵徽宗止一柩欽止一燈槃野獲編謂欽宗遺柩未還安得燈槃黃未史以爲高宗后邢氏之說事或然也理宗之尸如生其下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或攫取之擲地鏗然有聲則金絲所成也有告以含珠乃夜明者遂倒懸其尸林閒瀝取水銀若此者三日遂失其首蓋西番之俗以爲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因盜去是夜西山有哭聲凡諸番所發園

陵與大臣墓通一百有一所他攘盜詐掠諸贓其十一萬六千三百錠占田三萬三千畝他物稱是其時有故宋將作監主監王英孫者字才翁別號修竹會稽人也富而好客諸遺民如吏部架閣平陽林德暘國子學正平陽鄭樸翁布衣山陰唐珏竝集其家相與合謀乃具酒醴市羊豕邀里中少年享之酒酣告之以事皆曰諸一少年曰事發柰何珏曰今四野多暴骨可窴而易也乃造爲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之德暘作丐者裝背竹籠手竹夾遇物卽投籠中先鑄小銀牌百十在腰閒遇番僧之隸卽賄之遂得高孝兩陵骨樸翁等或謬爲采藥者負草囊入陵上見有棄草莽閒者輒拾焉或乘夜潛入山取野閒骨相易旣恐事覺至有踰垣折足者遂盡得諸陵骨時或傳理宗顱骨爲北兵投湖水中購漁人網之竟不能得（厓山志以此爲愈則亮事踰七日諸僧下令哀陵骨雜諸牛馬骼築鎭南塔於臨安舊內以爲厭勝杭人悲戚不能仰視時羅說方懼害亡匿民閒聞諸陵盡發乃具衣冠求遺蛻無所得得孝宗頂骨小片及諸后骨之未收者大化之諸遺民則潛瘞所拾於蘭亭山南天章寺前每一陵爲一穴上植冬青樹六本以識至元二十八年諸僧事覺詔遣脫脫塔喇海忽辛三人追究僧官江南總統楊璉眞珈盜用官物尋宣諭江淮民恃總統力不輸田租者依例征輸臺省諸臣請治楊璉眞珈擅發陵寢之罪明正典刑有旨貸死僅給還人口田地之爲僧踞者明太祖洪武二年上與學士危素論史素因具道發陵顚末暨楊璉眞珈截理宗顱骨爲飲器後事敗入官以賜西番僧之爲帝師者上悽然曰南宋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讐旣乘其弱取之何乃縱奸人肆酷如此卽日御札丞相宜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彝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訪飲器所在西僧汝訥監藏深惠奉詔獻至詔付應天府官夏守忠是年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次年浙江行省以宋諸陵圖進命禮部尚書崔亮復瘞諸舊穴九年詔浙江守臣令諸陵五百步之內禁人樵采置守陵戶二人每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頂骨有碑亭亭側有義士祠方諸僧發掘時澤以足踐理宗首以示無懼隨得足疾不數年潰爛死聞旣得志復倚楊髡勢豪奪人田產爲鄉夫二十人伺道閒屠戮立盡澄亦以他事受杖凡得金玉之家非死卽病鮮幸免者而唐珏無子於巳卯上元夜夢黃袍人引一兒與之後生子珙卒爲名儒嗚呼北

宋諸陵始爲金人所啓而其後劉豫遂置河南淘沙官遍取山陵中物（詳見劉豫事跡）南渡後足以監矣猶且窮奢極巧以貽身後之禍可謂不智雖然豫本草竊之徒卽前代如漢之赤眉唐之温韜竝係盜賊元世祖以混一天下之主其臣如廉希憲伯顏等布列滿朝而使妖僧得以恣所欲爲天地爲之震動日月爲之晦蝕固宜其國祚之不永也謹備述其事以復座右外有攷異數條附呈不既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明末紀述自甲申以後螢光螗火其時著述者掇影捕風爲失益多兼之各家秉筆不無所左右袒雖正人君子或亦有不免者後學讀之如梦絲之不可理夏燮仲幸存錄出黃黎洲著汰存錄以訂之以燮仲身仕歷朝耳聞目見寧有謬妄而不免餘論史事之難一至於此乃黎洲所著行朝錄則亦頗有遺錯請得援汰存例畧加攷索方以智從亡梧江曾晉大學士衡乃丁亥年事是年從梧江遷武岡以智扈從不及入天雷茁然未嘗爲僧爲僧乃庚寅冬兩粵再破時今錄云丁亥三月方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誤也是年劉承胤以武岡北附桂藩踞疾馳遇雨宮眷衣食俱乏絕古坭口總兵侯性遠來迎駕供給勑辦一切三宮服御及宮人衣被皆備三宮德之遂口授商邱伯是後侯性遂無所見未聞有進封事今錄云商邱伯侯性入衢晉祥符侯誤也明行朝歷與

國朝新歷晦朔閏餘大有不同

國朝於辛卯二月置閏而明歷於庚寅閏十一月大學士瞿式耜以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十一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戊子四月丙寅朔其閏月乙未朔今錄云四月乙未朔誤也湖州諸生潘駿觀以已丑春入覲行朝詔授兵部主事庚寅冬以陳邦傅之難死於扈駕錄云戊子潘駿觀爲兵部主事誤也何吾騶以已丑三月始至詔令入閣未久卽去去後黃士俊始至與嚴起恆其事庚寅蹕遷梧州始以老乞休而去錄云已丑正月二十八日起舊輔黃士俊何吾騶入直誤也焦璉駐平樂在兩粵武臣中最爲恭順與陳邦傅不睦卒爲邦傅所誘取其首降孔有德今錄中所及璉語似全與跋扈者等而於死節則不書嚴起恆力阻孫可望奏封其後可望挾駕南寧有張蘊備者上起恆船問王封畢竟是秦是他起恆曰將軍遠來迎駕其功甚巨若問此事是挾封也張奮拳亂毆之起恆赴水死一

夕虎負其屍出水今錄中無一語凡如此等尚屬崖畧不能盡舉行朝錄其十餘種其最疏畧者滇黔紀年當以所知錄也是錄諸書對之餘不既

答陸聚緱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三藩紀事本末盡屬不經之語其中人地之譌時日之舛不能更僕數也適見執事所輯江西通志閒或引之故昨曾微及其說而辱賜下問以其詳未盡謹批一冊奉到函丈其中謬之大者莫如監國魯王死於鄭氏一案鄭氏之不奉魯王也以隆武頒詔之隙也故當時自丁亥至辛卯海上原有二朔成功在金門援天復天祐例仍稱隆武三年而奉淮王爲監國其所頒曰東武四先歷錢忠介公在長垣則頒魯二年歷已丑粵中使至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王盡失其地壬辰夾中左所壽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於是海上之歷始合已而舟山舊臣日益消落魯王竟依鄭氏爲寄公丁酉次南澳已亥陳光祿士京卒遣人祭之葢成功雖不奉王而其致餼仍以宗藩之禮未嘗相陵辛丑成功入臺灣壬寅緬甸赴至成功亦卒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經亦不奉王徒然而已甲辰王薨是不特成功無背逆事卽其子亦無之特相傳其致餼少衰於父而紀事謂魯王在南澳成功沈之海中不亦謬歟葢嘗聞蒼水督師自已亥喪師孤軍懸海外成功旣遠引莫與同仇自度不能有濟祇以魯王尚在未敢遽散軍故是年王薨卽入山此先大父兄弟所藏蒼水手札至今猶存墓志中未及表章此一節然則蒼水固與王存亡者也冰槎集中祭王文明有十九年旄節之語則謂其凶終者果何據也黎洲先生誚鄭氏謂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是王薨而其子猶依鄭氏也成功父子固爲周室之頑民然其不負故國之誠則有可原者無故而加以戕虐宗藩之惡則郢書所以害舊史者其冤不少故別具顚末以告之執事其餘大略見冊中矣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迹書

吳農祥嘯臺集其文散漫先長固不足言而所紀明季事尤失實如謂劉閣部中藻與李尚書向中揮戈海上瞿臨桂死黔中陳大樽之殉節隆武贈官大樽死於丁亥隆武亡於丙戌章格菴爲閣部章官少宰信口妄言欺世人之不知愚不能屈指數也請但以張侍郎一傳言之其曰監國賜公進士出身授兵曹按公釋褐官檢討掌制誥事兼行人使閩非部郎也其曰改兵科監張名振軍出松江颶風

覆舟六日錢唐失守扈監國出舟山依名振名振死公領其衆舟山破扈監國至廈門按公由檢討擢僉都非兵科錢唐破監國至舟山黃斌卿拒不納監國入閩至長垣而公始監名振軍出松江斌卿敗監國始入舟山舟山破名振尚未死農祥所言無一不錯其曰是時隆武亡鄭成功聞監國至而喜來受約束迎公廈門按監國再由舟山入閩成功起兵已六年謂隆武至是始亡異矣成功以隆武與監國不相能始終不奉監國謂受約束異矣公與成功雖往還而未嘗合軍謂迎入廈門異矣其曰已亥之役琉球日本師皆會按周鶴芝嘗使日本乞師不得阮美又嘗乞師俱在舟山未破之先成功未嘗乞師也其時成功全軍而出公以所部別爲一營無外番之師也其曰河北圻南響應輦下議遷都以避則野人之言矣公師欲下九江以取楚聲息何能達近輔襲曹魏畏關公之語不知

本朝威德之盛也其曰公之散軍脫歸九死一生惜無記錄之者然則農祥并公北征錄亦未見而妄爲公傳無惑乎其妄言也至謂公屯田林門魯中被執則不知公被執時已散兵謂公子死白下則不知其在京口總之無一語足據者鄞書燕說混淆信史吾不知其何意也農祥自負博物近則方文輞杭大宗皆力推之不知其言無足采也

與紹守杜君札

執事彰念明故殉難諸家後人每歲予以賚卹且使著爲故事甚厚所惜討論有未精者丙戌晝江之役雖建國於越而越人首事者義與從亡格菴行遯其死者祇余尚書一人耳故昔人謂尚書不死則越且大喪氣而甲申之倪施周三君子乙酉之劉祁二君子亦尚賴尚書爲之後勁不知執事何以獨於尚書之後不一及之而反及於王侍郎遂東是一大錯也遂東本官監司丙戌始以詹事貳禮部　大兵渡江遂東已病避兵秦望山丙舍中始寧倪無功謂其本有意於筐篚之迎以病不克是雖不敢以此玷之而要之未嘗死則審矣蓋遂東之死在丙戌之杪秋其去尚書投水時且十旬蕭山徐涵之言其生辰適在亡國之後其家尚爲開筵稱慶君子誚之是則衆論所在不可掩也明亡野史最多其中眞僞雜出多不足據然未有言遂東之殉國者惟婁江人楊陸榮所著三藩本末內言遂東以絕粒而死陸榮狂且也其書誕謬不足信世亦未有信其書者而姚江邵念魯忽信之據以立傳是必王氏子孫以此鄞書

欺執事而執事偶未之察也甲申之變句容孔閻學貞運亦適死於其際梁鄒鄒漪亦附會以爲盡節而今孔氏後人不敢似也則以舊史之所關者重也乃若尚書大節固不必言卽以其居鄉而論亦甚有功於溝洫如重築三江閘廣麻谿壩左右劉忠正公築茅山閘越人皆能言之孫叔芍陂遺愛猶存亦非遂東之放浪湖山者比也愚畧具始末陳之執事願更詢越之介衆而審正之也

柬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昨趨侍高齋欲以新建巨源徵士之死爲問而座有他客不及言巨源之死世多言其通家一先達素爲巨源所薄夜遣人刺殺之其實非劫幣賊也敬亭沈高士耕巖之孫樗崖述其先世之言亦以爲然然愚竊有疑者使巨源死於同里之怨家不應牧齋誄中竟不爲微及之況以所聞於夫已氏之爲人雖有媿於不事二姓之言而尚非顯然滅裂行檢者是時江西雲擾前有楊萬之師後有金王之難巨源以前代貴公子巖巖持風節足側焦原手搏彫虎其瀕死者數矣其慤而免於死者非巨源計之所及也使夫已氏欲殺巨源卽稍一舉手聞當已無可漏之網顧乃計不出此遲之又久直至承乎以後翹車束帛賁於其門而方爲剸刃之舉何其拙也故竊意以夫已氏之於巨源其相惡不必言及其死也哀巨源者遂以弓影之疑加之桑海之際志士之危如朝露如世所傳固多有之而以巨源之蹤跡言之則似有未盡然者當是時長洲徐隱君昭法亦遭此劫幾殞其生巨源之死乃夫已氏之不幸也執事於桑梓文獻之傳其見聞必有獨殿者未審以爲然否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三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讀閣下朱陸諸編攷古最核持辨最長在不知者或疑其過於申陸而知者以爲未嘗有損於尊朱也愚攷會同朱陸之說今世皆以爲發源於東山趙氏然不自東山始也袁淸容云陸子與朱子生同時仕同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深文巧鬬淳祐中番陽湯中民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淸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是會同朱陸之最先者一也淸容又云廣信龔君蓋松發憤爲朱陸異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是元人之會同朱陸者然亦在東山之前二湯爲淳祐閒巨子使其書存必有可觀龔氏之書不知何等今皆無矣雖然四百年來爭此案者更勝迭負愚以爲皆非知道者也淸容嘗云朱子門人當寶慶紹定閒不敢以師之所傳爲別錄以黃公勉齋在也勉齋既歿夸多務廣語錄語類爭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淸容生平不甚知學顧斯言不特可以定朱子門人之案幷可以定陸子門人之案朱子之門人孰如勉齋顧門戶異同從不出勉齋之口抑且當勉齋之存使人不敢競門戶則必欲排陸以申朱者非眞有得於朱可知推此以觀陸子之門人亦然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閭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眞有得於陸可知夫聖學莫重於躬行而立言究不免於有偏朱陸之學皆躬行之學也其立言之偏後人采其醇而畧其疵斯眞能會同朱陸者也若徒拘文牽義嘵嘵然逞其輸攻墨守之長是代爲朱陸充詞命之使卽令一屈一伸於躬行乎何預雖然原諸人之意欲爲朱陸紹眞傳也不知使勉齋廣平而在將厭惡之不暇必不引而進之共學之列則亦徒自苦矣明儒申東山之緒者其推篤墩而又有督學金溪王貴弘齋著陸子心學錄在嘉靖初年閣下之鄉老也又有侍郎李堂菴山四明人也陸子粹言則出自臨海王敬所之手是亦所當著錄者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蒙示陸子學譜其中搜羅潛逸較姚江黃徵君學案數倍過之後世追原道脈者可以無憾陸子之教大行於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

祭徐文忠公誼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文忠之力水心作文忠墓志言公以悟爲宗懸解朗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此文忠有合於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今得閣下表而出之善已然文忠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東發黃氏日鈔謂文忠見陸子天地之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文忠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文忠侍學之語恐未可據古人師弟之間相從不苟故有展轉私淑而不害其爲弟子者如胡文定公之於大小程子乃私淑之楊謝諸公之學又李文惠公之於朱子是也有及相隨從討論而不得置之弟子者如譙定之於程門又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是也閣下於徐文忠公而下牽連書蔡文懿公幼學呂太府祖儉項龍圖安世戴文端公溪皆爲陸子弟子則愚不能無疑焉浙學於南宋爲極盛然自東萊卒後則大愚守其兄之學爲一家葉蔡宗止齋以紹薛鄭之學爲一家遂與同甫之學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陸而自爲門庭者故大愚與朱子書且有江西學術全無根柢之言而朱子非之蔡行之曾見陸子有問答見年譜然行之爲鄭監獄壻少卽從監獄之兄敷文講學而止齋乃數文高弟故行之復從止齋今觀行之所著書大率在古人經制治術講求終其身固未嘗名他師也肖望亦爲其鄉里之學項平甫來往於朱陸之閒然未嘗偏有所師要未有確然從陸子者倘以陸子集中嘗有切磋鍼厲之語遂謂楊袁之徒倡焉則譜系紊而宗傳混適所以爲陸學之累也愚竊悚然懼之至若羅文恭公點劉少保伯正李參政性傳楊漕使楫俱以集中偶有過從而遽爲著錄幷列文恭之子爲再傳之徒愚皆未敢以爲然蓋此乃作考亭淵源錄者之失凡係朱子同時講學之人行輩稍次輒稱爲弟子其意欲以夸其門牆之盛而不知此諸儒所不受亦朱子所不敢居也前日於講席中數及南軒弟子至趙方閣下以爲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某今日之言亦卽閣下之意也伏惟閣下之書將以行經學而徵微言其所係非小願得獻其芹曝之愚而不以爲妄否乎豐宅之名有俊鄧人清敏公稷之裔有贖孤女事見趙蔡行營雜錄鄧溥之卽鄧湜閩人慶元黨籍之魁諸葛誠之名千能會稽人陳藩叟卽陳武乃止齋從弟亦黨籍中人也其顛末有

別紙詳之而俱非陸子之徒餘者未能盡知容續攷得再奉函丈不備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昨竊讀陸子學譜其於劉通判淳叟遺事尚似有未備者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郎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闉見其夙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亦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聞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灵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齋藁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蹟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已爲莫逆交正已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已故及其狠狽也甚於正已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已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竊謂本傳似不應畧此一節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四

讀陸子學譜至趙與懃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勾東無不從之游者故其中不無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懃絜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閩下學譜於史氏二

相不錄而趙袁則袞然大書但與籧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苕霅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蓋宋史自嘉定以後凡蠹國諸臣之傳皆缺畧不備顧與籧本末在全史中猶可參攷而見當史嵩之起復舉朝攻之是年正月侍御史劉漢弼卒四月右丞相杜範卒六月右史徐元杰卒物論沸騰直學士院程公許請究其事不報與籧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言與籧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乃詔殿中侍御史鄭寀改治而宋亦史黨事竟不白嵩之終喪正言李鼎英殿中侍御史章琰監察御史黃師雍復連疏攻之而鼎英痛劾與籧至於牽裾極言師雍又以葉聞乃與籧腹心與徐霖繼言之於是鼎英琰去國鄭寀引周坦葉大有陳垓入臺盡擠師雍等是嵩之實爲黨魁而與籧又附嵩之之魁不特吳正肅公論沈炎爲與籧爪牙腹心甘爲搏擊已也本傳言其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閱下疑其事無所徵按淳祐六年正月置國用所以與籧爲提領官九年九月詔與籧提領戶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八十一月詔與籧提領國用以資政殿學士領浙西安撫使已而歷守紹興平江建康三府皆兼發運屯田等使開慶元年二月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兼知鎮江又帶總領財賦之任與籧之以計臣自見又何所疑其後嵩之死灰已熠賈似道日張與籧復黨沈炎以斥吳潛遂釀似道滔天之禍斯雖欲爲之辭而不能者也其一時所相與協德者鄭寀周坦陳垓沈炎之倫莫非宵人則與籧之生平可知矣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榮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籧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籧元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籧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摘有趙廣漢之風愚謂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韶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閣下以其爲慈湖之徒而爲之辭可以無庸矣宋史於陸子之學推尊未嘗不至四先生後如融堂蒙齋輩皆追溯其淵源而稱美之豈獨於與籧韶

而周內焉況與簒韶乃吾四明先正寧敢故爲深刻之論然公議不可泯也與簒之謚見於本紀故傳畧之亦非宋史之闕文也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荷來諭以愚前所攷大愚呂氏官明州歲月誤會宋史之文因謂本傳止稱監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終更赴銓改調夔州是大愚始終未赴明也卽朱徽公與滕德粹書特以其有監倉之命故并及之愚重加攷索竊以爲不然深寧王氏作四明七觀載大愚爲司倉去倉中淫祠是顯然有官蹟可稽及攷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至此閒而王兄季和亦亦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尚猶可攷偶成數語東季和并呈叔晦其詩有曰鄞江舊有船司空小江晚望江之東揭來海頭四閱月塵埃滿袖生毬氊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帥幕廣平教授徽州絜齋以德粹同年進士尉江陰獨叔晦以國正家居故往還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山記曰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鄞山之閒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炳道名文虎弟蔚道名文豹皆東萊弟子李叔潤方居敬史丞相之幼子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溪龍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然則本傳所謂終更赴銓者乃監倉考滿別有新命而非謂期喪之闋蒙上文而言之也況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有曰對班在何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只收斂入主心念是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若德粹成進士卽東萊卒之歲釋褐尉鄞者五年始遷鄂州教授則及見大愚矣斯事於先賢本屬末節不足深攷但在吾鄉文獻頗有關係故復爲縷陳之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

楊袁舒沈四公之學皆出於陸子而楊沈則兼得之庭訓爲多文元公父廷顯以道學爲後進師舒文靖公嘗

受業焉自序其學謂南軒開端象山洗濯老楊先生琢磨文靖嘗與朱子講貫又諮詢中原文獻於東萊而自序弗及獨以老楊先生與張陸竝稱卽其人可知融堂作行狀曰公狀臞臞然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繩己甚嚴訓子弟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甚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甚切毫髮不自宥或至泣下陸文安公揭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端憲公父鉉官至簽書鎭東軍判官嘗從焦先生問學蓋私淑於程門者史忠定薦之於朝稱其鄉行可推士大夫信服與人交面規其失退無後言有直諒風文靖公父敞紹興庚辰進士官通直郎見開慶四明志今志失載陸文安公常曰舒公溫恭足以儆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不詳其學所自若正獻公之父文則特博雅之士所著有甕牖閒評一書此四先生世系之可攷者至端憲弟名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陸子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回窮終身是亦學譜中所當附傳者也

與鄭南谿論明儒學案事目

明儒學案開有需商榷者愚意欲附注之元傳之尾不擅動本文也其有須補入者各以其學派綴之謹先具數則如左

慈湖四傳弟子

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之者尚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黜朴其著也是爲慈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以後如劉御史安顏太僕鯨輩系統不絕今舍桂烏諸公而錄劉顏莫爲之前矣

河汾學案

文清受理學於高密魏范蓋魏姓而范名故字希文諸書皆同先生以爲魏純字希文別有一范姓者恐誤也純字與范字其形相近而訛此雖偶失攷據亦不可不改正也

鏡川學案

楊文懿公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躬行以求自得其所著五經四書私鈔皆不苟同前儒其大略見愚所作鏡川書院記中鄞之儒者前則南山後則甬川文懿之行與之鼎足而著書更富宜爲立一學案

陽明子之道昌而五星聚室子劉子之道明而五星聚張

閻徵君百詩曰嘉靖初年五星聚室司天占曰主兵謀而先生踵爲陽明之祥天啓時四星聚張先生以爲五

星而歸之戴山之祥似當將此等語刪去弗予後人口實則愛先生者也愚按百詩之言是也其後先生之子百家作行略又謂五星聚箕而先生之學案成愚亦嘗語黃氏當刪去之陽明五星聚室之瑞出於董布衣石前

渭厓學案

王尚書阮亭疑渭厓不當入學案愚以其集觀之亦頗有講學語至其立朝則無論耳然渭厓頗詆陽明而學案取焉則仇侍郎滄柱謂先生私其鄉人者眞謬語也

史運使桂芳集

史惺堂集愚嘗見之其人乃狷者而解經多自用頗似季長沙一流而又遜之學案未嘗及焉蓋未見其集也可略撮其大旨補入

陽明永嘉弟子

王鶴潭以永嘉五峰諸公並傳姚江之緒不知何以不錄按先生固言陽明弟子多失落不備者五峰諸公朴學淳行不類龍溪之橫決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學案之後可矣

近溪學案

胡宗正是諸生學舉業於近溪近溪與之談易以爲大有所得反從而師之其人後亦無所見胡清虛是門子以有惡疾被逐遂學道近溪與之爲友謂宗正卽清虛誤也

陽明山左弟子

聊城王尚書汝訓謚恭介穆文簡弟子也年十三卽上書於其師以聖人之學自期其立朝甚剛正嘗撫軍吾浙愚曾見其集可附入穆傳也

忠端學案

忠端之名德更何開然至其能舉繞朝贈策一事甚無足奇學案及之無乃反失之淺耶

吳霞舟學案

鄒潛谷分理學心學爲二因明儒薛王二派也說者已病其支然理學心學在明儒本有此說霞舟語錄分道學理學似以道學爲躬行理學爲宋史儒林傳中人則益謬矣此語何可采也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南雷自是魁儒其受業念臺時尚未見深造國難後所得日進念臺之學得以發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則又軼出念臺之藩而窺溟海之室然皆能不詭於純儒所謂雜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學言之有明三百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

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卽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遡此以往世之謗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溯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蓋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溯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幷未見有萬公擇董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尚與時人交接以是爲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間不能一無干涉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嘗貪藥裹以是歎活埋士室之難也一見之鄭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牧菴書殷殷求其酬答蓋士之報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爲潔及觀其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則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是固論世者所當周詳攷覈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末見於予所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石者則本不應見之碑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榕村在

聖祖

世宗實錄中應有傳外閒未之得見然實錄亦不甚詳於學術也榕村之學術卽其相業可以想見倘謂其能推崇朱子足接隆緒則矇昧無知之言也已榕村於明儒中稍立門戶者皆加力詆其於同里尤諆石齋具見其語錄中其從弟廣卿嘗爲述其言曰石齋之人則經也其書則緯也子笑而答曰君家相公之書其貌則經者其人則純乎緯者也廣卿失色而去榕村又言石齋雖遭大用豈足靖天下之亂予謂石齋風節有餘幹畧誠然不足但榕村承

眷之久所以補天下之治者幾何以是諆石齋得無有目而不見其睫者乎榕村大節爲當時所共指萬無可逃者其初年則賣友中年則奪情暮年則居然以外婦之子來歸足稱三案大儒固如是乎賣友一案閩人述之過於狼籍雖或未必然而要其矇昧之心跡至不能

自白於清議則亦約畧有慚德矣奪情一案有爲之辨者謂前此崑山徐尚書深妬榕村之進用讒於
聖祖言雖不遽信然深被廉察由院長左遷陋使故榕村懼甚不敢更乞歸但崑山雖忮愚謂
聖祖之時不應有此恐出榕村文過之口外婦之子其一以遊蕩隨命京師其一來歸承祧何學士義門其弟子也亦歎曰學道人乃有是其餘則未易殫述吾鄉陳大理心齋嘗令漳浦以爲所苦莫如相門子弟應接不暇故予嘗謂石齋之學卽萬不如榕村之醇而似此數者則閭中三尺童子有以信石齋之不爲斯則榕村有所不及也雖然此猶以其躬行言之卽以其經術論惟律呂歷算音韻頗稱有得其餘亦不足道而以籌算言圖書則支離之甚者言互體更謬不合古法榕村自夸其明文前選之精曰一鄉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以永免兵火之灾嗚呼相公紙尾之學所以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然則固冤園制舉之本領耳晚而取歐羅巴國之技術自夸絕學以爲是月窟天根之祕也石齋恐不免嘻其笑矣近日耳食之徒震於其門牆之盛爭依附其學統殊爲可悲愚故不禁其嘵嘵焉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九沙先生閣下大駕兩問枌榆而鄙人羈栖荒嶺頗見之誠何日一慰夏中兩世臺至聞近履以違和靜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爲媿某今年從寒食後日讀衛湜禮記集說一卷近已得七十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爲藍本但去其繁蕪者因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衛氏刪本之語爲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得見西湖七家詩爲沈欒城吳尺鳧輩著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夥閒有宋元文集爲某所未見者每思一渡漸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爲一紙地步俗務掣違逶迤未果然某所急欲問者莫如任士林松鄉集任士林者鄞人當宋季元初時其人與謝皐父唐玉潛友善博學工文詞當是時鄞江稱著述手者首學士袁公桷而士林實與齊名乃不知何故四明新舊傳志竝軼其名惟堇山李司空四明文獻志中附載袁學士傳尾然其鄉落官爵字號俱不可攷愚少時讀謝皐父晞髮集有士林所作皐父傳一篇宋景濂極稱之是後甚爲留心書鈔類纂求其片字不可得及讀雜事詩中儼然有所引松鄉集在焉其載贈玉潛詩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日錄好詩多此佳句也天下好書未必盡傳卽傳矣或未必盡知

之者其究亦同歸塵草求如袁中郎之於徐文長林茂之之得白雲先生詩何可多得竊以爲著述家通塞亦有幸不幸焉方今甬東淵藪文獻闕如落落晨星所稱魯靈光者舍先生其誰問則諸鄉先生地下之魂均於先生是望弗以予小子之淫癖爲不足重而棄之也古稱搜羅之難雖博學名儒不無漏網以杲堂後村兩君子任甬剡耆舊之選宜無遺憾然唐文粹所載有孫拾遺哭方玄英詩而剡遺之朱文鑑有豐清敏咏荷詩而甬遺之矧其後世之不甚章著者耶伏祈先生移札七子問此書落誰手以慰愚十餘年若渴之想外有樓大防攻媿集高似孫疏寮集戴表元剡源集袁清容集皆屬甬川文獻之書統望搜訪不一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聞近得魏白衣息賢堂集不勝狂躍滄桑掖攘文獻淵落至有并姓氏不得傳者何況著述先生惓惓忠孝出茶鑪藥竈閒物親加拂拭蓑弘碧血不至盪爲冷風野馬卽此足扶宇宙一重元氣兼聞白衣有從孫子艮能以表揚先世爲念但以遺事湮沒莫可攷索稱恨是亦金陀居士流亞塵世中所不多得記前此晦四律天言渠里中有白衣集卽再拜託以訪購蹉跎許久未得消息何幸先生已慊我求所下問白衣死事顚末在拙著滄田錄中原有畧節一通但苦不甚詳悉要其大畧則可攷耳按白衣原名璧字曰楚白世籍慈水以贅壻僑寓安遂充踏安學弟子後改名耕別字白衣又改名更稱雪竇山人白衣少負異才性軼蕩傲然自得不就尺幅山陰祁忠敏公器之爲徧注名諸社中其詩遠摹晉魏下暨景純游仙支遁讚佛游行晉宋之閒近律純祖杜陵已復改宗太白嘗言詩以達情樂必盡樂哀必盡哀一切榜蒲六博朋友燕酣城郭之所歷覽金石之所辨索有觸於懷不期矜飾務達而止此見於竹垞詩話所述者居吳與別鮮山中爲晉高士沈楨避地所居有渡曰息賢因以自題其寓旣丁國難麻鞋草屨落魄江湖徧走諸義旅中嘗是時江南已隸版圖所有游魂餘燼出沒山寨海徼之閒而白衣爲之聲息復壁飛書空坑仗策荼毒備至顧白衣氣益厲方張司馬敗北時延平出海大江路斷司馬踦躅計無所之白衣遮道上書猶陳金陵形勢請招集散亡入焦湖爲再舉計語在司馬北征紀畧與屈翁山成仁錄司馬旣遁當道頗聞白衣前策游騎四出刊章名捕白衣亡命潛行望門投止家大父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鴛井萬里桑田寄柳

車之句卽白衣也癸卯以海上降卒至語連白衣白衣遁至山陰入梅里祁氏園時忠敏子班孫謀募死士爲衛閒道浮海卒爲踪跡所得縛到軍門抗詞不屈死於會城菜市同時與班孫匿白衣者山陰李達楊遷竝戍邊外事定山陰張杉葬之西湖白衣之死先張司馬一年竹垞西河兩集可攷先生以爲甲辰因司馬事同殉則未盡合其生平詩有前後集僕所見者不過數十首未知先生所得乃全豹否是時與白衣最善者始寧錢霍當世所稱魏錢者也其集僕曾見之古詩亦摹太白顧近體頗不佳爲人風概彷彿白衣其後以事相繼死前此陶四言其里中本已刋就乃諱其名而以他姓塡之合魏錢爲一集遯舟有過託祭魯公月表特書借名季漢是亦情理之常不足致怪特是黎邱幻影或遭魚目之混此則我兩人之所同慮者當俟覓至取先生書讐對爲一定本以付子貞先生其存僕此札以當白衣小傳也可

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九沙先生函丈別後血疾稍紓奈七月中忽感毒氣胸中有如礮礮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閒冒寒又大病至重九後畧就平復聒從君西郭備致懸懸感荷不既

聞越中富人有肯梓黎洲遺書者適丁先生南雷文約告成之會可謂天幸但慰以爲黎洲之集陶汰不可不精黎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向讀黎洲文定第四五集其閒玉石竝出眞贋雜糅曾與史雪汀言黃先生晚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漸近崦嵫精力不如壯時一則多應親朋門舊之請以諛墓掩眞色苟非嚴爲陶汰必有擇焉不精之歎但古人文集原賴有力高弟爲之讐定而後當世得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傳如虞山之於震川者方今壇坫凋零問黃竹浦高足舍先生其誰歸文約之書我知其不媿於古也至若黎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詞閒以某固陋所見聞其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歷四書私說諸種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汰存錄從政錄以至西歷假如測望諸種其所未聞見者尚應多有此皆石渠天祿所當列牙籤登玉軸之物而翻以流通未廣海內學者或不及知有是書夫茫茫大造蒼狗白雲轉盼閒無所不至故以列代藝文志攷之漢書所載至唐而去其什九唐史所載至宋而又去其十九李長吉錦囊之祕或至投之溷中陸君實塡海

之編祇可問之劫火所仗斯文未喪得有心世道者出而搜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澌沒耳倘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劣當滌研秉燭以從焉子鄉先生如楊鏡川豐人翁都有經學豐氏五經世學先王父云曾見之今舍閒祇有魯詩世學一書而其餘雖博訪已不可復得若鏡川五經私鈔則片紙無存者純按楊氏豐氏所著先生後皆訪得此書蓋作於雍正初年先生弱冠時此某所以太息旁皇於海內有心之士而不能不大聲以呼也今秋從書賈得吳草廬春秋纂言是書海內不可多購以玉峯徐氏之力求之無有而某得之不敢自祕請以公諸同好程泰之禹貢圖論劉三吾書傳會選俱奉上江雲渭樹何時爲尊酒之遊臨緘茫然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玉溪先生函丈不晤四閱月矣邗江遼濶遙望懸懸每從李元音家信中詢道履消息知近日與居佳暢天祐靈光爲鄞江護碩果幸甚某前者再四敦請欲爲弗卷先生續表忠記三集鈔一副墨蒙先生亦以見許而終未拜賜某知先生所以遲疑者一則名山祕乘或多嫌諱一則都尉史編非其人不可妄傳所當遲遲以俟桓譚侯芭者流斯二者皆是也雖然某竊有一說於此嘗閱諸毛西河曰天地間奇物久抑鬱而不彰必爲物怪故勿謂好書可必傳也當其始或未必流布迨遲之久光芒掩於牙籤緗軸之中而莫之展則其怒氣或能召風雷致水火遂爲大造收還以爲化工之用彼鄭所南井底鐵函浸以三百年之枯泥而不朽明遜國記之傳得之蕭寺承塵者此天幸耳不然者則以陸君實之海上日記鄧光薦之塡海錄吳立夫之桑海錄而或不傳不特此也以謝承華嶠諸公之漢書以何彦鸞孫盛諸公之晉志裴子野魏澹諸公之南北史而或不傳夫其不傳乃是書之不幸也其以日星河岳之書而聽其浮沈湮沒至與草木俱腐則後死者之咎也以某之不才自分何足傳前輩之書其爲先生所嗤固宜然終願先生之勿深閟也若夫嫌諱之慮則采薇叩馬諸公何害應天順人之舉卽或少有當避忌處不妨及今稍爲商酌如近世魏徵君冰叔黃徵君黎洲諸集其閒多空行闕字可援比例不必過爲拘忌明野史凡千餘家其閒文字多蕪穢不足錄若崢嶸獨出能以史漢手筆備正史之藍本者紀事則梅村綏寇紀畧列傳則續表忠記而已梅村之書被鄒南漪改竄芟削非復舊觀表忠記則全豹未窺均爲遺憾若以鄙言可采不加棄斥所望

歸輒得假受業先生亦老矣一旦風波意外遺書孰問令我曹抱杞宋之悲斯則所大懼者也是以不避唐突頓首上請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五

水經湛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第六卷自汾水以至晉水皆異源而同入於汾以達河者也顧獨強附湛水於其末其爲錯簡無疑矣乃卽本篇中道元亦深疑之勉爲疏釋而後悟曰原經所注斯乃汨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閒關也是經之誤證耳自是以後雖善讀水經如　國初胡黃顧閻諸老至是篇亦復未有折衷但所謂汨川者道元既實有所指矣而求之是書汨川安在卽旁攷經傳皆無是川則道元果安所指予反覆思之汨川者溳川也溳訛而爲汨汨又省而爲汨而聲又近是則道元所謂字讀俱變者也何以知其爲溳川也道元於濟水篇中及溳矣曰溳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又東南塹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又東北流注於溳是卽此經所云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者也蓋必湛水所出之處原與溳水相近故混也濟水篇曰溳水又東逕波縣故城北是卽此經所云湛水又東過波縣之北者也又曰溳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

南巡毋辟邑西是卽此經所云又東過毋辟邑南者也道元故從而正之曰斯乃淇川之所由非湛水之閒關也又曰淇水又南注於河是卽此經所云又東南當平陰縣之東北南入於河者也豈意遞誤遞變遂成汨字而莫有悟而正之者乎然則何以強附之汾水之末也曰淇水一篇作經者蓋以類次之濟水之後在第九卷清水之前夫清水卷中皆河內之水則淇水亦其氣類也而傳寫者忽移之濟水之前遂厠於第六卷晉水之後而不知其蹤跡具在濟水注中也不然道元明言其爲汨川所由而讀盡水經四十卷杳然無所謂汨川者亦可怪矣道元能指其誤而不知後之人之更誤也得余言應見賞於千古耳

水經潞水篇帖子東東潛

職方冀州之川曰漳其浸曰汾潞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長子縣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上黨郡沾縣大要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城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冀州川其於汾水則亦大書爲冀州浸矣而潞水獨不著其地不知其何以脫遺也康成之說職方則曰潞出歸德賈公彥曰歸德郡名效之漢無歸德郡之目師古亦曰潞出歸德按地理志北地郡歸德縣有洛水是雍州浸非潞水也康成師古亦未嘗明言潞之爲洛然舍洛水則歸德無水矣將毋誤認洛爲潞豈非輿地中一笑枋乎夫使潞水果出秦之北地則必歷鄜坊鄷同華如沛之伏流過河而後入晉其源遠而且阻秦晉開無此水道也所以漢人曾無一道及之者然則所謂潞水者究安所指善長引闕駰十三州志之言以爲濁漳水卽潞水其說甚合故李衞公亦取之蓋潞之以水氏國也可無疑也近舍赤狄而遠求諸北地義渠所出道梗絕不相接之水可謂瞶瞶而潞子之都適在濁漳水之發軔善長以爲更無大川可以當之者是也然善長之言甚畧子意自壺關水一帶皆屬潞水之上流其下流則直接蒼溪水一帶而止其在春秋則自黎邘二國故封以至甲氏留吁之屬接乎銅鞮之沁水皆屬潞水之所浸也然則衡漳二水清者爲川濁者爲浸禹貢之不及潞水也其在衡漳中已包舉之矣康成說職方大段疏畧善長此條足采入周禮注中同時劉昭注續志亦言濁漳之爲潞引上黨記以證之乃知是說由來已久然昭又旁及於曹魏洵河鑿渠之役則大謬矣蓋此乃涑易閒晚出之支流非古潞水杜佑不審而采之所當糾正者也

水經列葭水帖子東東潛

列葭水一名長蘆水一名長蘆淫水實卽絳水之別目而其在衡漳支流中最大今本水經濁漳清漳二篇缺失最甚則列葭津瀆所宜旁攷諸書以補綴之漢志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漉隋志亦有漉水然不詳按許氏說文漉水出趙國襄國東入潤（許氏曰禹聲而顏師古以爲蒲聲顏祖禹曰顏聲宜從許氏）潤水亦出趙國襄國之西東北山入浸是卽今本漢志譌爲渠水者也渠潤同聲而譌耳浸水出魏郡武安東北入呼沱（漢志同）漢志則襄國別有蔓水馮水東至朝平入潤又有中邱之渚水東至張入潤是皆列葭水道可以牽連疏通證明而不當聽其脫落散漫無稽者矣乃太平寰宇記所引酈注則皆有之以是知足本之所具者多也其曰南和縣有漉水（今本譌漉作使）一名鴛鴦水卽魏都賦中所云鴛鴦交谷者也曰潤水出襄國曰蔓水入潤曰中邱有蓬鵲之山則渚水也曰漳水亦兼有浸水之目蓋皆與諸書互相貫穿雖完文不得見而猶幸其蛛絲馬綫之可尋也漉水至鄭州之高角城裏城角而過故又稱裏角水而潤水卽今內邱之百泉水酈氏以爲一名澧水蔓水一名達活水皆今注所脫落也長蘆之目百世未湮則攷古者不應恝置也明

矣

水經渚水帖子東東潛

漢志常山郡中邱縣蓬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入潤說文亦云渚水出常山中邱蓬山長谷入潤今本酈注潤水僅得一見而渚水則竟無之至漢志常山郡元氏縣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水東至堂陽入河則益茫然不知所攷蓋濁漳清漳二水之屬其不可問者多矣說者因謂陵谷變遷莫可蹤跡而不知其水尚在也中邱今順德之內邱也太平寰宇記引舊本酈注中邱有蓬鵲之山今其地之山固巍然是漢志所謂蓬山長谷者也舊本酈注又載其龍騰鶴渡諸山水今內邱圖經亦載之則舊本固自有西山諸水之原委蓋蓬鵲諸山綿延數百里隨地異名直接太行通謂之西山而水亦分道以出長谷窮泉谷皆其一也故內邱至今有渚水一名碼水而張縣之地今幷入任縣有曰渚陽則渚水之陽也晉書段疾陸眷爲王浚攻石勒屯於渚陽至今稱爲渚鄉是蓋其自張入潤之道然則渚水固無恙耶乃胡梅磵注通鑑亦不能詳渚陽之爲渚水而泛以洲渚之水解之則其時所見之酈注已多闕漏殆與今本不甚相懸也若元氏之沮水則自漢以來杳無可證

近人作元氏志者亦不能攷索及此及讀酈氏山海經注方知沮水乃泜水之訛何以知之酈氏曰今泜水出中邱西山窮泉谷則知漢志誤以泜爲沮原非別有沮水也千年誤字爲之一豁其說別見予漢書地志稽疑中

水經斯洨水帖子東東潛

斯洨水之與洨水不可溷也漢志太原郡上艾縣綿曼水東至蒲吾入虖沱常山郡蒲吾縣太白渠水首受綿曼水東南至下曲陽入斯洨眞定國綿曼縣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水東至鄡入河此斯洨水之源流也山經泜水出房子縣敦輿山之陰而漢志常山郡石邑縣井陘山洨水所出東南至瘻陶入泜山經泜水東流注於彭水此洨水之源流也今世水經非足本濁漳清漳二篇脫失尤甚斯洨水之附於篇中尚幸詳悉而洨水則無之猶幸太平寰宇記所引舊本酈注足以存其一綫愚攷斯洨水與洨水竝行於常山鉅鹿之閒首尾亦時相貫輸而卒之各自爲水酈善長曰綿曼水逕樂陽石合井陘山水世謂之鹿泉水逕陳餘壘而又東注綿曼水夫陳餘壘卽泜水也故顧氏方輿紀要引舊本酈注云泜水卽井陘山水是斯洨上流之與泜通者善長又曰斯洨水分於和城曰百尺溝其水入於泜湖是斯洨下流之與泜通者然皆其津渚之分支及泜水東至瘻陶而洨水與石濟水之出自贊皇者同入之而石濟水之分支則彭水也泜水又合洨水東注之其時斯洨已東至鄡入漳矣蓋其與洨水終不可溷者如此若太平寰宇記之誤以洨爲汶傳寫之謬也古今注云永平十年作常山呼沱河用太白渠水以通漕亦謂之蒲吾渠蓋用斯洨水者也其至善長之時稱爲故瀆則已廢而不用而長編咸平五年河北漕臣景望開鎭州南河入洨水至趙州以利漕則用洨水者也

水經雍水帖子東東潛

灉沮兗州水也爾雅水自河出爲灉則稍可通融其地不必專指兗州之灉而言夫兗州之灉亦至今無能言其地者然要其序於雷澤之下則可意而得也故孔傳以爲二水同入於澤鄭注以爲二水相觸而入於澤孔疏亦同於傳康成又欲破職方盧維之維以爲灉用當兗州之一浸而杜岐公終守漢志之說不肯從魏王泰括地志以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中元和郡縣志則曰在雷澤縣西北十四里雖其說未必實要之不敢舍雷澤而他求則皆同矣惟許氏說文曰河灉水在宋又曰

汳水出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濉水東入汝於是有附之者以爲梁之睢卽沮也濉之下流爲沮實一水也斯其說非不工然浚儀有渠所謂商魯之溝出自黃池盟主之役以是當禹貢之濉恐禹貢不受也豈意熟於水道如善長忽取以當左馮翊之雍水乎則五尺之童謬不至此故曰以爾雅之灉解雍水可通也以尚書之灉解雍水必不可通也善長之序雷澤詳矣而竟以互受通稱之說移灉而西是非人所及料也足下其將何說以爲善長起茲廢疾焉

水經淮水篇帖子東東潛

漢志詳於水道師古又善爲之釋文如圖水之本爲圖水愼水之本爲滇水皆大有功者乃京兆南陵縣之下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入渭師古曰沂先歷翻則沂字而涅聲歷攷諸書未聞霸上有沂水也因質之爲地理之學者亦莫能證其目或曰沂者塹之通也涅水亦出藍田西逕嶢關而復會於霸今世多以省文作泥其音之轉爲涅是說也迂迴曲折以求之予未之敢信且漢志泥水出北地郡郁郅縣北蠻中則其來遠矣而於六書又絕無據乃近以解水經之故取其淮水篇讀之則再引地志之文直曰淮水而非沂水乃知六朝舊本固淮水也夫玄霸素淮古以二水齊稱而漢家列之命祀所謂長水者也是在地志例必竝書而涅水之以青涅軍得名於史其出稍晚矣況善長生於師古之前專門治水經之學其引漢志最審寧復有可疑哉或曰然則師古寧漫然無徵乎曰善長所見之本諒非師古所能爭矣且師古雖爲班固功臣而亦時有失檢之語卽以水道一節言之大渡之有洫水明見於許叔重之說文乃漢志累經傳鈔之後破洫爲洫而師古亦遂從而實之前輩嘗糾之矣然則淮之爲沂亦其例也

水經夏肥水帖子東東潛

夏肥水在淮北導源於沛郡之城父南至下蔡入淮肥水在淮南導源於九江之成德北至壽春入淮其入淮有南北之分而夾岸適對故淮人至今以東西二肥河目之原非謂夏肥水能伏流潛達與肥合也若合肥又在壽春之東二百餘里乃九江之肥所經由其於沛郡之夏肥水風馬牛不相及也應劭乃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闞駰亦曰夏水至此合爲肥則沛郡之水既能伏流潛達又能引而長之以至於芍陂之間眞異事也於是善長疑之以爲夏肥水無通肥

水之理曲爲之說謂肥水之同源而出者尚有施水已各分流注於巢湖若夏水暴漲則復合故以名其水然則沛郡之夏肥水得自爲川而九江亦不礙於夏肥水之目斯固騎郵之支詞雖然是說也善長亦自有見於夏肥之出自沛郡者更無踰淮而東之理而別爲之說也而其下又曰施水出自城父至於九江則可怪已極夫肥與施同源者也肥出九江而施獨發於踰淮之沛郡則自背其說矣夏肥出沛郡不能踰淮而施何以獨能之則又自背其說矣然則沛郡有夏肥水者二矣是其欲調停應劭之謬而墮於大悖者也而胡梅磵附和之何也夫淮水篇中善長於沛郡之夏肥別有詮次源流了然正自不錯其曰淮水於壽陽西北肥水注之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卽杜預所謂夷田在濮水者沙水濮水夏肥水互舉通稱然則夏肥水者蓋蕩渠之支流也濁河清濟皆有津逮不止一淮而已也苟知夏肥之出自蓋蕩諒無有以九江之水涸而列之者顧不知善長何以前後舛戾若此足下於是書力爲護法沙門者也必將以爲誤文或後人補綴之失有足代之解嘲者其幸有以語我也

水經墦冢山帖子東東潛

水經之末歷數禹貢山川澤地所在其第四十五條曰墦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道元注曰穀水出其北林是自亂其例之言禹貢之山未有所謂墦冢也禹貢之水未有所謂穀也朱中尉解之曰是蓋引山經之文也吾亦固知其爲山經之文然豈可以充禹貢之乏乎且山經何獨引此一條也既而思之曰是非舊本之文也太史公作禹本紀然不敢稱以之攙入禹貢一語而謂作水經者乃補綴一至此乎夫經文當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注文當云洛水出其西如是則合乎禹貢矣或曰據漢志則洛水出上洛其出熊耳者伊水也曰禹貢係熊耳於洛必非苟然殆猶導河之於積石也況地說以熊耳之山爲地門其望尊矣固不必以漢志疑禹貢也且是卷於禹貢所導之水河濟淮江漢黑弱渭已志其八不應獨遺熊耳之洛明矣是必舊本脫去熊耳洛數字好事之人偶讀山經自以爲博因奮筆以有此誤也然而元祐重行開雕以至於今竟未有言及之者則校讐之疏甚矣哉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稾書

再讀來論欲定常德府之武山是後人以辰州之山誤屬之者其說似有未盡在常德府者本武陵山乃首縣

所以得名者卽河洑山又一名太和山而支山則爲高吾山一名西山又有鹿山是其連岡接隴氣象不小特世多從其省文稱爲武山而黃閔武陵記遂混撓以辰州磐瓠之語方輿勝覽因之此其失原不自石倉始也鄒道元樂史王存雖未嘗謂武陵山卽平山然鄒氏云平山西南皆臨沅水今縣中之山自桃源縣之綠蘿山以下西南兩面皆臨水者舍武山更無以當之而常德府舊志河洑山一名平山一名武山所以東海尚書湘潭侍郎竝以爲然是固非不攷桑經之注竟妄爲騎郵者樂史謂武陵山頂有闍黎寺道德觀其下有德勝泉亦頗與平山寒松上蔭清泉下注之景約畧相符新通志漫然不攷遂兩列之固未爲當而因黃氏一言之失遂舉常德一府之望山湮沒其名恐不可也山川之在地望山經而水緯因其有武陵山所以有武陵溪今去其山則溪之所自出者湮矣故竊以爲但當博引諸家之文而定取舊志之說不必有所疑也

答陶稚中編修論江省志稾書

昨奉命覆審江省志稾至貴池反覆於南江分江水故道茫然者久之是二水自隋唐史而下皆無一言及焉近人之語焉而詳者莫如胡處士朏明然其言亦過於自信因指漢書之誤而欲刪去水經本文則亦未見其必然漢書於丹陽郡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縣入海是卽十三州志所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者也於會稽郡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是卽地志所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經吳國南爲南江者也據漢書言是石城之水其東北一支入松江者爲南江其東南一支入浙江者爲分江水水經合而序之則曰沔水與江合流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爲北江其一爲南江南江東與貴池長水合又東逕臨城縣又東合涇水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又東旋溪水注之又東逕宛陵縣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郭景純曰南江支分歷烏程縣南通餘姚縣與浙江合是水經以分江水爲南江之支流謂南江旣貫震澤赴吳淞而又有分行自餘姚入海者非謂南江已至吳淞復趨而入浙也景純正懼人牽連錯會水經之文故申言以明之蓋分江水所以得名正謂其自南江而分然其與南江判也自安吉始則自石城以至故鄣不應先有分江水之目漢書遽爲載之石城之下者誤也旣至安吉與南江

判自當別標分江水之名水經猶蒙長瀆之文言之者亦誤也兩家書法各有所失胍明遂謂漢書誤以松江爲南江水經本直以分江水爲南江而東則松江以下十五字乃注之誤混於經者酈善長欲援水經以合漢書故攙入松江於其間夫使石城之水既合長瀆而歷湖口則其入松江也蓋亦自然之勢而迂道南行者不得不爲支流胍明反欲指爲正派而抑其震澤之大川何哉是故水經之南江卽漢書之南江特未有取兩書而詳爲疏證者所以啓善長之疑況夫支分之說原自景純發之則篤信漢志者亦非善長一人也特是水經謂石城之水合涇水桐水以趨安吉則攷之未覈桐水發於廣德而注爲高淳之胥溪滙於丹陽石臼諸湖又合溧陽之瀨水以入荆谿乃漢書中江之水非南江之水也若夫以今日之地按之則自貴池而東中高不能通安吉不知漢時石城之水何由以達太湖是南江之道可疑自安吉而東中高不能通海寧不知漢時安吉之水何由以達東浙是分江水之道可疑斯則岸谷變遷誠有難以臆度者而兩書言之鑿鑿恐亦非無稽也今姑亦據古人所載收之於志則愚以爲在貴池恐祇應載南江而移分江水於安吉庶幾得之執事以爲然否

奉馮茗園前輩論姑蘇姑胥地名帖

日知錄謂姑蘇卽姑胥古文胥蘇通用因引國策毛傳證之按陸德明釋文胥固讀蘇而文選蘇亦訓須亭林之說是也姑胥又號胥母之山越絕書闔閭晝遊胥母不以子胥明矣至酈善長釋松江水引虞氏謂今胥山上有壇石長老以爲胥神所治魯哀公十三年越使嚭無餘謚陽伐吳吳人獲之兩大夫死一立廟於胥山一在丞山是立說之最亥者春秋內傳是年六月丙子越伐吳爲二隊嚭無餘謚陽自南方先及郊吳王孫彌庸以見其父之旗屬徒徇出王子地助之乙酉彌庸獲嚭無餘地獲謚陽會越子至復戰大敗吳師丁亥入吳然則兩大夫雖俘而句踐次日告捷固不應死於吳卽死不過敗軍之將安得有廟況善長釋浙江水又據史記之言謂是子胥之祠引吳錄以證之一人之口前後矛盾予故特爲辨之以申亭林之緒又據善長則臺固闔閭所造以望太湖吳越之竟以笠澤爲鴻溝閭之墓不爲無意嗣子驕荒失道於是先施鄭旦以爲歌舞之區轉盼而麋鹿麌之百世而上可浩歎也

答陳時夏先生論漢壽得名帖

古有兩漢壽一在荆之武陵見續漢書一在益之葭萌見蜀志楊用修陳仲醇指爲犍爲者固亥卽葭萌得名漢壽攷華陽國志在昭烈時壯繆之封蓋前乎此其爲荆州無疑況益之漢壽一入典午便改晉壽歷代未有以爲封國者荆之漢壽則東漢以來之郡治惟孫權曾稱吳壽而入晉仍還舊名晉書王鎮惡沈林子梁書蔡道隆皆封漢壽嗣壯繆而分茅者實代有之直至隋文帝平江南漢壽之名始易諸史班班可攷不特唐劉夢得詩足證也

與施東萊論明代以北京爲行在帖

明太祖之元年詔以建康爲南京大梁爲北京又遣懿文太子之秦中相度形勢以漕運不便而止尋詔建鳳陽爲中都曰吾鄉也然則太祖之意固未嘗終宅吳中也成祖以藩邸發祥之地定鼎燕山始猶以巡幸爲詞再返舊京迨永樂十八年後則定都矣顧歷代猶託以暫駐之名以示將返舊京之意其命官勅命中皆有行在二字如部僚則曰行在某部尚書府衞則曰行在某府都督正統六年復申定都之旨然尚有稱行在者以後始漸去然則英廟以前官南京者原未嘗有南京之目後世妄加之耳但古者天子所居卽名行在蔡中郎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謂所在爲行在所史記衞將軍傳大將軍同蘇建詣行在所漢書趙充國傳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孔光傳供養行內注曰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然則後世所稱沿習失攷惟歸熙甫曾言其訛故偶因論有明官制及之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尊諭所及四大書院攷據未覈以愚觀之當以王厚齋玉海所定爲是嵩陽睢陽嶽麓白鹿也然予嘗攷其始終盛衰典廢之詳有北宋之四大書院有南宋之四大書院而北宋之四大書院諸家紀載互有不同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及宋王沂公請額於朝至道二年賜額及經戚同文講學睢陽生徒卽其居爲肄業之地祥符三年賜額晏元獻公延范希文掌教焉白鹿洞者唐李渤與其弟涉讀書精舍南唐卽其故宇建爲國庠而宋初太平興國二年賜額者也嶽麓者宋太守朱洞所建而山長周式講學之地祥符八年賜額馬端臨職官攷與厚齋同而其學校攷則取石鼓而去嵩陽一人之言前後相舛范石湖衡山記始諸郡未命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石鼓嶽麓又一說也衡陽圖志亦取石鼓而去睢陽愚攷石鼓者李寬之精舍也宋景祐

中賜額未幾改爲州學則其爲書院不久石守道與孫明復相師友講學力行魯人宗之稱爲徂徠先生然較之睢陽白鹿嵩陽則稍晚出金山當是茅山在江寧天聖二年所賜額其後無聞自慶歷修舉學校而書院之盛日出未已大略北方所置則仿嵩陽睢陽南方則仿白鹿嶽麓莫之與京是之謂四大書院然自金源南牧中原板蕩二陽鞠爲茂草故厚齋謂嶽麓白鹿以張宣公朱子而盛而東萊之麗澤陸氏之象山竝起齊名四家之徒徧天下則又南宋之四大書院也足下以爲是否

答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

讀誠夫所纂褚塘小志其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誠夫表章桑梓使得與益都錦里竝傳後代可喜也已不揣弁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爲誠夫疏證之一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唐別有褚氏本與河南族系不同以愚核之錢塘固別有褚氏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纂言之甚析而德甫攷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後漢之重始漢末有鹽官長盛徙居由拳盛生泰仕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之爵）遂居錢塘裔孫陽蕭齊民部尚書駙馬都尉錢塘侯陽生遼民梁鄱陽王國常侍遼民生仁弘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仁弘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騎常侍兼侍讀贈禮部尚書舒國公諡曰文此錢塘褚氏自漢南遷之一支其留居陽翟者晉初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闕內侯招招孫碏晉安東將軍徙居丹陽碏生冶晉武昌太守冶生袁晉中書令衛將軍錄尚書事贈太傅都鄉侯諡元穆袁生歆晉散騎常侍祕書監歆生爽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之生法顯齊鄱陽太守法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常炫生湜梁中書侍郎湘東王府諮議參軍湜生濛梁太子舍人濛生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諡康是爲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塘此錢塘褚氏自六朝南遷之一支然愚又攷舒公自遷錢塘以來皆居臨平蓋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塋域亦在臨平山中據　記載湖中龍獻舒公曼坐讀書一事則城中之褚確爲河南公所居而晉初有九眞太守陶其末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軍邈邈之子伯玉爲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武陵王參軍修其末有褚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輝則皆自漢南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駕部郎中

廷壽給事中廷賓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鈺司勛員外其族實與河南公一支競爽云愚又讀唐彥謙集言河南公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始賜其孫八品官之孫爲誰則唐書之罣漏固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況仁和志又安足據歟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承問南宋史參政軼事吾鄉自南渡紹興而後方有登政府者而史氏一門五人相終始焉史氏宰執自參政始吾鄉宰執亦卽自參政始然參政在宋史旣不立傳而乾道開慶寶慶延祐四志皆未詳其顚末惟宋會要言其爲右諫議大夫時上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大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士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從之今載入宋史河渠志參政之可傳者祇此而已秦檜傳言自檜獨相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璞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尤散遠蹕政地旣其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劾檜彈擊卽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陞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卽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卽罷去洪文敏曰秦檜見人能助我自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如史才施鉅鄭仲熊宋璞最捷然不能數月而罷今攷史氏家傳參政方爲御史檢法官超右正言劾吏部尚書林大鼐進右諫議大夫再劾簽書樞密院事宋璞遂代其位明年爲御史中丞魏師遜所劾罷官代參政者卽師遜也更勝迭負蓋與宋史之言符合參政立朝時朝端無事故雖同在秦氏臭味之中而其阿附之迹較他人獨少然攷朱子語錄言林大鼐當秦檜被黜閒居之時對策盛稱其乞立趙後之功及檜再相遂不次擢用尋以講筵獨邀玉帶之賜爲檜所忌嗾言官論罷之則參政之所以自通於檜可知也特不知其後竟以何事不當於檜而被斥而家傳遂欲躋之忭檜諸賢之列則欺人矣水心先生嘗曰凡秦檜時執政吾未有言其善者是二十八人之定案也已家傳又言參政以紹興三十二年卒恩例猶爲檜黨所抑僅以本官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說愈不然當是時和議方壞秦氏之遊魂餘息斥逐殆盡而居揆席者陳康

伯朱倬皆賢者也當此潦水之盡而潛德不揚此豈尚可信哉且參政之於文惠其親則猶子也文惠之於孝宗則甘盤舊學之契也參政之卒也是年七月文惠已由翰林學士入政府豈有從父果以忤大姦屈抑終其身而不爲一言者文惠非賢者矣參政字德夫一字閎道政和八年王嘉榜進士由遂昌丞改餘姚尉丁父艱服闋知餘杭縣倅溫州以李莊簡公薦除右正言進右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既罷以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四明宰執攷云其謚康肅者無據竊嘗謂志乘有美而無惡然如曾任大臣者雖法不應立傳亦當旁見其始末不當使漫然無可稽茲因下問謹參攷大略以備采錄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爲舊史拾遺況南宋一百五十年中事史冊斷爛尤當博採舊聞以使後學有所攷據者也史樞密兄弟事在宋史祇見於理宗本紀紹定六年忠獻臨終時所賜出身官胥而已其後樞密入政府則有宰相拜罷表可稽而觀文以散僚遂不概見攷樞密左右其父最早寧宗大漸之夕忠獻定策禁中得與聞其謀者祇鄭清之與樞密見安晚集及忠獻爲師相一切詔誥詞臣必先呈稿或不愜則令樞密竄改陳箕窗坐是解直院不肯爲見吳氏本筆雜鈔樞密之長都司方行履畝之政多用貪暴爲耳目文移所及田里騷然或以一家之田追及數家湖秀之民歌曰無田一身輕有錢萬事足見太學生袁燮疏括浙右盧籍田幾百萬後按其田皆諸道舊隸始罷征而田籍不去宋亡民猶以爲累延祐志忠獻既卒鄭清之陽與相結而陰排之見黃氏日鈔然理宗終以其父定策之功下詔保全之賜第湖上引入西府且有意相之會以疾卒見史氏家傳其官三爲侍郎四爲尚書知平江府者三知紹興府者再知嘉興隆興各一皆以殿閣學士兼安撫發運銜遂由樞密簽書進同知賜太師初謚恭惠改謚忠清是樞密之大略也觀文爲忠獻愛妾林氏子紹定賜官時年尚少以其婦洪氏不得於林而出之杜範在給舍言朝廷當戒諭史氏弗使醜聲有聞理宗不問見杜丞相集改尚郡主見家傳林氏卒觀文請恩澤卹典極盛見鄭氏明文獻四買氏當國惡其諸舅不復用見王深寧集其官亦三爲侍郎四爲尚書歷知處巖溫婺四州紹興建寧寧國三府奉祠洞霄此觀文之大畧也忠獻二子大抵皆不理於人口然就其生平則亦有可采淳熙四先生之沒廟堂賜謚祇及楊袁沈而未及舒樞密

始與本道節使言之令其上請而力贊於朝廣平得謚文靖又回授已子恩澤以與族子見四明文獻其所爲雲麓稿亦有時名見家傳觀文頗謙儉不事統綺冬日猶葛幬見延祐志其守括蒼會稽皆有惠政見後村集後村最惡國史氏此言乃公論也國亡杜門養疾人罕得見見深寧集此皆先正所節取者執事倘爲分別書之各不相掩是春秋之史法而亦吾鄉校之定論也敢因下問而陳之

答九沙先生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史文惠教諸子孫從遊於楊袁二先生之門又延沈先生之弟季文於家故其諸子孫雖有大隳家聲者然亦多以不附宗衮有聲者宋史星漏漫無攷索故如固叔南叔定叔風節一例而不能備錄爲可惜也固叔於同叔爲共產吳鶴林草其閻學告身有曰在熙寧則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其帥潭州也平土寇興義倉蔚爲能吏以勸其兄辭政不見聽遂奉祠祿以老幾二十年而宋史畧焉然四明志中尚載之定叔爲文惠從子最不爲同叔所喜交游之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釋褐寧海縣尉罷歸不出陳和仲曰子外家赫奕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嘗罹讒退閉門求志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則定叔一尉寧海卽以貝錦受困者也其自樂山吟則宋梅磵所開雕稱以爲耿介拔俗之語瀟灑出塵之作其人如此宋史或以其官小畧之而四明志亦無傳焉然鄭千之文獻集中尚有之朝奉大夫守之字子仁則文惠長孫也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中年避勢遠嫌退居月湖之松島著升聞錄以寓規諫詔書累起之力辭不出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同叔每有所爲必曰弗使十二郎知否寧宗御書碧沚二字賜之斯則僅見於清河書畫舫及史氏家傳而已故愚以爲苟有作者改撰宋史則此三公者豈在南叔之下而可畧之然此特不附同叔之子弟也其後嵩之爲相則固叔少子賓之方以敷文待制轉運湖北未老遽乞休歸老滄洲滄洲固叔引身時所居亦寧宗御書也是當附之固叔之後者南叔之孫蒙卿以傳朱子之學宋史入之附傳而蒙卿弟芳卿博學著書仕至司戶參軍元人改授不赴其時尚有世卿損之子也亦不仕元皆當附之蒙卿之後者瑛卿死於嵩之宋史見之嵩之傳中瑛卿無子從子綜伯爲後宋亡歎曰時事如此修身齊家以俟太平可也綜伯從弟彥伯亦遯跡不出皆當附之瑛卿之後者嗚呼固叔以下諸公當日不能不爲宗衮所抑

而今則反以此而使人推求其軼事則甚矣顯晦之不足爲重輕也

與沈徵君彤論沈氏家傳書

清門世澤之盛中吳世家所不易得辱示家傳不禁肅然起畏也獨葉星期作君庸先生傳則多誣者不敢不告之足下速爲改正傳謂袁督師崇煥擁兵不朝中樞募人入其營探之先生應募予以兵騎卻之隻身前往說督師曰公前殺毛帥人言籍籍當亟入朝督師許之曰明日即請覲先生又言城中人恐懼當俟宣詔而後入督師又許之先生復命中樞次日宣督師入賜貂玉再見即縛下獄以此爲先生之功何其悖也　大兵以己巳之十月分道入京所經自龍井關大安口其地原非督師所轄而聞警赴援千里勤事此固有功無過者也其抵京也即時召見奉有溫旨其時督師與滿桂分禦　大兵廣渠門之戰督師親乾桴鼓斬獲千人　六王子傷焉而督師亦集矢肋下於是以夷傷多請移營入城休息而是時中官素不與督師相能毛帥之客從而煽之以圖復仇輔臣錢公龍錫則督師之內主而中官尤深恨之者相聚而謀欲以傾督師者及輔臣而大兵亦忌督師之能思以反閒去之於是縱降卒歸謂督師將爲內應中官實其言曰此入城休士之奏所由至也莊愍大驚而督師罹重辟矣曹公能始謂闕口遣師助禦在敵未入口之先迎敵克捷在已迫畿之後其所以雪督師者甚至夏公彝仲言亦畧同鄙舍人湛若於粤中追理督師死事復官賜謚而

本朝檄案出備書反閒之語於是督師之冤大白夫督師以求入城被譴而今謂其擁兵不朝異矣且督師抵京即入見又何有於中樞之探乎滿武愍亦嘗入城小休特不以所部入耳亡國之後稗史雜出有漫以不經之語爲案者此正墮晉鄙門客之術中星期亦薄有名不期史學荒陋如此君庸先生好兵任俠原屬同甫稼軒一流人物其逆知天下有事造漁船千艘以防未然卒使舍人兄弟得資之以舉義師即此足以傳矣後人不必妄爲烏有之事以誣之也至於崇禎賢良辟召之舉在乙亥而庚辰特用又是一事先生之薦而不就係乙亥非庚辰也蓋無一不誤者敢敬陳之而弗我罪焉否

答董愚亭兄弟論董氏宗譜書

辱以高門宗譜見示此乃四百年文獻所係不可不慎也世家支系至今日而紊亂殆盡亦更無博物如劉向

宋忠者出而爲天下扶此局遂使家家戶戶皆以謬本流傳悲夫吾鄉董氏蓋數宗大抵皆祖徵君而派別各分其最先著莫如奉化泉溪一支建炎航海之難布衣董之邵與李俏任戩起義兵金人旁徇屬縣至奉化三戰三卻之故是時甬上諸縣塗炭而奉化晏然者之邵三人之力也然是時張俊棄明州而走抑三人之功不上聞而三人亦不自言功身後蔡文懿公始言於朝皆追贈修武郎而已之邵之孫曰仁澤仁聲仁森相繼以進士官至殿閣侍從曰子焱亦進士又累傳而遷鄞是爲明洪武中進士恭禮登第後以養母隱慈水之黃楊畀即葬焉里人呼爲孝子明末殉難兵科都給事中志寧其裔也其留居於奉者是爲明洪武中徵士清禮官至監司其羣從亦多以薦辟至大員者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其與仁澤兄弟先後登甲科者有董彌明董亨復董淮則鄞人也是鄞董氏之顯於宋者也元之初大有文名於時者曰董復禮清容先生所最傾挹者也復禮亦奉化人然非修武之後自其曾祖庭堅以來無仕者復禮始振之而惜其不壽是奉化董氏之顯於元者也高門居慈水蓋在三宗之外別爲一支顧不甚顯直至梅隱先生遷鄞而大若由梅隱先生追溯之不過三四世可攷耳今觀譜中自徵君而下五十餘世緜連繩貫名位科第無一佚者將無蹈沈約魏收之失唐之董晉本庸相耳昌黎客其門遂爲之狀多溢詞蓋不足重且歐陽公唐宰相世系表並不言其出自四明而譜中入之是一失也宋之董儼亦庸人且吾鄉宋時官宰執者十八人更無容增加者而譜中入之是二失也董鼎父子私淑朱子之學其所作易解明之大全盡采之近日徐尚書通志堂又雕之乃番陽人而譜中忽稱爲甬上宗長且有世德緣之序能無失笑其餘不能枚舉即其以甬上諸宗之董盡爲編入而於仁澤兄弟上不及其祖之邵使別自有祖下不及其孫恭禮使別自有孫橫穿而強附之又以亨復與淮爲其諸子不亦武斷荒陋之甚耶今幸有賢昆仲汲古精於攷索且以尊祖合宗之意必求其言之可信者以傳不棄芻蕘賜以下問而惜乎僕之非其人也雖然由此一舉廓清之功爬梳叢誤得以盡正舊譜之失是高門文獻之幸也抑亦吾甬上世家文獻之幸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簡帖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承問古今之箋杜鵑行者紛紛異同當何所主愚反覆此詩當係玄宗劫遷南內肅宗不朝而作首四句故爲錯落不欲顯其意也其曰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閒我見嘗再拜重是古帝魂蓋指玄宗之去國雖奔竄蒙塵而蜀人戴之無貳心也其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蓋指肅宗在靈武李郭諸將爲之盡力番戎亦皆助順一如所以事玄宗也其曰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性猶解事杜鵑蓋指玄宗還京都人聚觀涕泣及居興慶宮父老過之多呼萬歲是也其曰今忽暮春聞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蓋指玄宗遍遷而崩肅宗以病不臨喪是也蓋國家君臣父子之際難以訟言而又不忍默而已故託之杜鵑況前此玄宗幸蜀正與望帝有關會晚年遭變工部自歎遠竄蜀中不得維持調護於宮闈之閒也夫百鳥因杜鵑而奉其子而爲杜鵑之子者反漠然則百鳥之不若矣前人解此詩亦有指南內之事者特未能逐句闡明其意或更疑玄宗崩於辛丑而工部以乙巳至雲安其事相隔已至四年頗於是歲不合然予嘗讀李端叔姑溪集則云工部追念開元之盛屢見於詩及張李劫遷上皇遼爾殂落流傳至蜀固已踰時且爲尊者諱亦不敢遽形篇什迨至雲安有觸於杜鵑因不覺言之淋漓至是耳其論眞可謂先得我心者今并錄之以復足下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辱示義山漫成五章箋釋以爲義山生平出處自敍之畧故隱詞以寄意實發前人所未發顧尚令檃栝覆審其閒因取唐史及本集證之則亦畧有足以引申尊意者義山蒙負恩無行之謗長洲朱長孺始暴白之謂義山之爲令狐綯所惡者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而二人爲李衞公之黨故也當時黨論牛曲李直義山之去就不可謂非且衞公雖惡綯父楚而於綯則固嘗有補闕之任矣綯因其失勢而力排之如此險人而必始終依之是且流爲八關十六子而後不爲負恩不爲無行也其論核矣然不知義山於漫成五章中已自道其心

跡也首二章謂沈宋王楊不過屬對之能而志其歸依於李杜蓋自喻其少年雖學章奏之文於令狐楚而非其所願誠如執事之所解矣然其歸依不徒在李杜之文章而推本於其操持則有慕於太白之忤中官少陵之每飯不忘君父而感歎於蒼蠅之惑以致傷於異代之同遇者情見乎詞是非徒以文章言之也中二章謂茂元以將種克繼家聲擬之征虜而其擇壻則自比於右軍且喜其能用已於草萊亦誠如執事之所解矣但其所云偏師裨將則當是茂元會討澤潞時蓋茂元帥河陽是全軍非偏師是大使非裨將也若討澤潞時則何弘敬王元逵爲招討茂元特偏師耳裨將耳其時義山在軍中爲之草檄故喜其能用草萊也然其云不妨常日饒輕薄則又指令狐輩誹謗之口以見茂元能爲國討賊豈眞締交浪子者而已之非輕薄亦可見矣此正與大章操持之說互相剖晰者也末章以張郭比衞公亦良然但其賦此詩恐是因杜悰之再復維州而發方文宗時衞公復維州牛僧孺以開邊釁抑而阻之衞公深以爲恨大中三年悰卒復之而衞公亦卽於是年卒矣維州爲西番要地復之本非黷武而卽所以和戎特見阻於黨人之門戶今悰成衞公之志而衞公卒不及見也故垂淚而傷之義山贈悰詩有曰人言眞可畏公意本無爭亦卽此詩之意也合而觀之則義山生平沈屈歷然可見然向非執事發其蒙則亦無從遽攷也義山閨房諸詩蓋其所以招輕薄之論然攷其悼亡後柳仲郢予以樂籍而義山固辭以爲早歲志在玄門此都更敦夙契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偶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乞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則又可以見諸詩之未足定其生平也并請質之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會典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庶人祇用壙銘卽柳州所引唐令也然以今之官制攷之正難以一例拘內官則京卿而外翰詹之講讀諭洗新升五品之科道用碑宜也部郎及內閣侍讀諸官其可乎外官則僉事以上用碑宜也府貳州牧諸官其可乎至右班則非總兵以上亦難用碑蓋唐宋時官至五品甚難與今日稍不同柳州爲楊郎中作墓碣謂郎中於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故降從碣然則古人於此原有裁量不肯濫也自明以來不論秩而論望故如郎中之秩不爲卑而望甚淺是又當斟酌而用之穆堂詹事謂今雖開府以上

苟非有詔賜碑皆不得稱碑但可曰墓表耳故其應賜城相公家之請但曰墓表此未嘗詳攷會典而遽爲之說者也會典固有賜碑之禮但止爲重臣而設此自唐宋以來皆然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不必俱邀君賜也賜碑亦有數等或御製碑文或但用御篆或勅詞臣撰文或但給碑價而已其御製文與篆者非輔臣勛臣不能得其給碑價者則賜葬之臣皆得之若五品以上之用碑者則特以其官應立碑卽無卹典亦得立之歷攷唐宋以至今所同也至於墓表則碑碣所通用墓碣稱表柳州爲其父侍御府君及陸給事是也墓碑稱表歐公爲其父崇公是也徐師魯謂碑碣有龜趺而表無之蓋碑碣之變稱是矣而潘蒼崖謂碑高不過丈二碣高止四尺表之高與碣同是竟以表爲碣而黃黎洲祖其說雖本之家禮然實非也攷之漢人之制士庶皆得用碑自唐以後則截然獨香山爲長城縣崔令遺山爲費縣郭令皆作碑此其僭不可訓至元人則其誤用益多矣碑碣之變稱攷之漢人文字有曰神道闕銘曰墓闕銘曰墓石柱文曰墓幢記曰冢闕銘曰穿中柱文曰殯表曰靈表曰神誥曰哀讚曰哀頌曰哀辭皆金石例所未備也卒復不嘗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漢隸本末前日席間未竟其說大畧其難定者有數節焉往者嘗聞吾友趙君谷林之言矣其引蕭子良曰秦時王次仲作八分書漢靈帝時有上谷王次仲與秦時人同姓名亦作八分書鍾繇謂之章程書李陽冰論篆本之谷林謂古今之見於同姓名錄者多矣不應兩次仲皆能作八分書也且旣已作於秦矣何以又作於漢耶豈其法之失傳耶抑別有進於古者耶若稽之鄧道元水經注則所謂大隸小隸者正在今之上谷又不應兩次仲皆居上谷也然則東漢時之次仲乃傳之者妄也至歐陽子誤以八分爲隸不解其所以致誤之因及攷晉衞恆四體書勢曰秦旣用篆奏事煩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竊得其法授之毛弘今八分皆弘法也夫次仲作八分法未嘗作楷法卽衞氏亦於下文明言毛弘所精之法爲八分則上文當言次仲始作八分歷傳宜官以至於弘何忽云作楷法也其言宜官之書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寸千言是直以楷書當之非八分也然則衞氏誤以八分爲楷而歐氏又誤以八分爲隸此亦殊不可解者也

楷書作於程邈自漢以來皆無異詞而道元謂其自出於古非始於秦又異聞也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秬圃

隸書分書眞書漢魏而下棼錯難攷趙德甫辨歐陽公以分書爲隸之謬謂唐以前皆指眞書爲隸其言似核而未盡故洪盤洲五隸仍用歐公所稱子攷之諸書如洛陽伽藍記曰三字石經爲古篆隸三種字其所云隸則是眞書然又曰別有四十八碑皆隸書其所云隸則是分書水經注曰程邈作隸是眞書然又云王次仲作今隸書則是分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隸不特此也卽楷書亦不得專屬眞書如衛恆隸勢曰王次仲始作楷法江式曰熹平石經楷法多蔡邕書其所云楷是分書而蕭子良曰鍾繇始作楷法則是眞書是似乎分書與眞書皆得稱楷然則金石錄之言未足定也葢嘗攷東京以前未有分書之稱蔡伯喈始有隸八篆二之說而分書之稱自此起孔安國尚書序謂以今文讀古文爲隸古定之隸古者謂雖隸而近古兼有篆體二分存其中也然則程邈所作是眞書王次仲所作是隸古書漢人惟文穆案牘用眞書此外皆以隸古行之故漢人所謂楷法者隸古也而眞書最賤曹魏以後眞書之用漸廣而眞書亦得稱楷法矣眞書進而混於楷故隸古亦降而混於眞其實漢人以隸古書爲楷書而眞書則祗稱隸書自魏以後始混之故隋志有楷書又有隸書不相混也隸古書大畧卽含分書而隋志以爲始於魏則漢之隸古又微不同於分書洪盤洲云漢字有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則以分書亦出於漢與隋志異而洪容齋云隸古變於魏而後有分以分視隸猶康瓠之於周鼎則已不同於盤洲矣吾邱衍曰分書隸古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微似篆以篆筆作漢隸卽得之以吾邱之言推之又似分書先於隸古要之隸古之不得竟稱分書則有明徵竊以爲漢人石刻皆隸古書其入魏者始爲分書袁清容云大篆最忌雜小篆隸古最忌雜八分是矣明乎此則隸古書分書眞書判然而歐趙洪三家連環之結可解矣鏞案張懷瓘謂八分篆之捷隸八分之捷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入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葢皆以隸古爲八分先生此辨可以折衷摯言答南軒書係少作此乃晚歲定論也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機神非命祀足下所作碑文甚有援據顧於祀禮中天人正配之故尚未分析古者上祀則天神之祭配以人鬼如五天帝則以五人帝配之社神配以勾龍稷配以柱郊祀亦配以始受命之先祖葢天道遼遠恐吾無以

接之故籍人鬼之有功於人者以通幽明之鄞而默致其氣類下此則不盡求之天神如耕有先農先齊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但祭先代初始之人以爲神所以致其報本之意而已天下無物不有天神以尸之而其祭則不偏爲推及者禮有等也故古禮配位可以變易如句龍至漢而易爲禹柱至商而易爲棄但以其功計之則不妨取舍也報本之際爲正位百世不改蓋以其始事者定之則更無人焉可進易也昔人嘗誤以天駟爲先蠶不知天駟司蠶之氣則有之然非始蠶之人也稱之爲先蠶舛矣近來織造之局特蠶事之一則但以始機之人配之先蠶於禮已足然攷之周禮有典絲有幠氏有職染諸官非僅蠶事之所能盡也后稷之外別有先農先齊則先蠶之外別有機神比例以觀亦未爲不可樊樹引淮南子爲證以黃帝之臣伯余爲機之始是已而又引唐六典織染署曾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而疑今所祀與唐異則不知織女之爲杼神在天者也昔人於祀禮天人之故不甚分曉既誤以天駟爲先蠶則卽以織女爲機神而不知先蠶之非天駟猶之織女之不可爲機神也況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牽牛之說是世俗乞巧之祀非報本之祀也今之祀猶幸其非玉衡雲衽之飾則亟當講明唐制之非而以淮南之說正之庶使其免於不著不察之咎不然恐有讀唐典而反謂冕服之非者不已舛乎足下以爲然否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前者嶧陽爲僕言江都風俗於除月二十四日修司命祭以新秫作飯供之蓋因諺言司命將至帝所言各人善惡新秫食之膩口使不能語耳僕時笑以爲愚偶閱東京夢華錄汴京人以年夜請僧道看經備酒果送神燒合家替代紙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塗抹竈門曰醉司命蓋卽祖道之意而竹垞醉司命詞司命入覲行步偶旅觀覩兩目醉不能語則與足下里人所見畧近乃知天下俗事總有來歷旣與嶧陽述之并以語足下屈指書到時應值司命祭期左右茶香豆熟亦足資嗢噱也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昨賜札問明大臣誥勅中有專與夫封不及其妻者是蓋其嫡母生母竝存者也明制嫡母在其生母不得受封則子婦亦停出陸氏病逐居漫記在唐宋時無此例倘以上下一體言之則藩王入正大統卽尊所生何獨臣子不爾似亦可不必也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今世以巡撫稱中丞者不學之人所沿幕賓游客之妄語也而近雖洽聞如華浦亦襲之夫中丞者漢唐宋之官也漢以御史大夫爲副相爲亞公而其下則有中丞漢之中丞不甚顯唐始爲要官宋遂稱中司今世之官無足比御史大夫者但可比例於古之中丞則總憲副憲僉憲皆中丞也今世不學欲以總憲稱大夫副憲僉憲稱中丞非也總憲九卿耳不可以言副相言亞公也明之巡撫例用僉憲稍進之則爲副憲於是多稱中丞者然有功則更進之而以侍郎兼憲節卽不復稱中丞矣比來官制又不同撫臣加銜以其省之大小爲差如江南二撫臣江蘇定以部銜江安則但用副都銜浙撫以部銜閩撫但用副都銜而二廣皆用副都銜此其以省爲定者也然亦有不可以一定泥者如今之安撫鄂君由甘撫而浙撫皆部銜而忽移安撫則不得去其部銜矣今之廣撫鶴君由倉場總督改廣撫則亦帶部銜矣此以其所任之人之資爲定者也夫既加部銜而猶稱中丞是反削其官也況憲司豈遂無中丞乎左憲使爲九卿留京而右憲使出持節爲督撫今涵曰中丞何以處夫九卿之留京者也故曰一矢口而文理皆有未安者此之謂也曰然則今之呼巡撫者宜何稱曰以其地如浙撫某公蘇撫某公可也否則但稱曰撫軍亦可也世疑撫軍之名見於國語以爲太子之稱而不知晉時固有撫軍將軍之官與今之巡撫足相比例用之可無礙也乃若不學之徒更從而譌之有所謂大中丞者謬之尤也中丞之名以承大夫猶之詹事大理太常國子之有丞皆以承其長官非疑丞之丞也故丞相可稱大以所承者天子也中丞不可稱大以所承者大夫也其亦弗思而已矣嗟乎官制不明稱謂日紊故巡道之加副使者明人稱曰憲副以避副都御史也加僉事者明人稱曰憲僉以避僉都御史也今則直曰副憲僉憲以外臺而混內臺之官矣固宜其日益進而大也

答陳南舉論太守稱明府帖

昨承枉過僕以奉中憲孫公辭保舉帖呈覽蒙賜教以明府之稱不宜加之郡守竊謂明府本郡守之稱其以之加縣令者乃通用耳請於兩漢史傳畧舉數條爲例渤海太守龔遂被召議曹王生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東郡太守蔣延壽常出欲罰騎吏之後至者門卒請曰今早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教父受罰

潁川太守嚴詡被召官屬爲設祖道詡伏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有此後漢李郃謂漢中太守曰竇將軍椒房之親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張綱爲廣陵太守喻郡中賊張嬰嬰泣下曰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鍾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蓋無不指郡守言者至若西漢之京兆尹東漢之河南尹皆位在郡守之上然而孫寶爲京兆尹老吏侯文謂曰明府素著威名梁不疑爲河南尹尚書張陵謂曰明府不以陵不肖然則雖尊於郡守者尚且稱之惟搜神記由拳縣秦時長水縣有大水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爲湖益都耆舊傳閻憲爲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裝明早送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慙太平御覽北齊魏州刺史元暉爲衞國令郎茂曰長史言衞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是則縣令稱明府之始於是唐人據之遂成通稱如杜少陵集中所贈崔明府蕭明府王明府郭明府嚴明府終明府狄明府趙明府詩皆縣令也沿至今日遂無敢以明府稱郡守者斯前輩所以有觚不觚之錄也漢時太守亦呼府君如張邈爲陳留太守高柔稱張府君孫堅爲長沙太守王叡稱孫府君王朗爲會稽太守虞翻稱王府君臧洪呼廣陵太守張超爲府君孫策呼豫章太守華歆爲府君其見諸金石者晉孫楚有雁門太守牽府君碑孫綽有潁川太守口府君碑宋傅亮有安成太守傅府君碑不一而足卽刺史亦或稱府君北周庾信有幽州刺史豆盧府君碑若以是行之近世其有不駭愕者幾希其在一家稱尊者爲府君古焦仲卿妻詩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向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後漢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豈若唐宋以後專以府君爲先祖之稱乎俗尚相承習焉不察非敢怙過亦求以明其是耳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古者天子得祭始祖諸侯而下則否此三代時所可行之禮今世必不可也程子朱子皆謂冬至應祭始祖立春應祭先祖然於始祖以下之不可不祭則未之及也夫今世之氏族紊矣世系闕矣非猶三代之世有官司以掌斯民之譜牒而使人秩然其可攷者庶以祭祀維之使人於版祝之中知吾始祖以下二世三世以至於高曾其代數幾何其宗派若何而且祖爲誰姓爲誰不

至脅然爲籍父之徒也吾家得姓受氏之始祖已無可攷者其居鄞之祖自侍御府君始其曁於今二十四傳而侍御府君以下十四世向未有祭子孫遂莫有知者一二妄人竟欲以十五世祖直接侍御府君其謬至此先君按家乘定世數特爲侍御府君以下重置粟主然粟主藏於影堂卽家乘亦掌於宗子之家子姓不能常見不若祭時祝版凡與祭者皆得耳而目之今定議祭侍御府君則其下諸祖配食庶吾後人知有此十四世之祖夫以古禮而言因祭始祖而兼及諸祖幾於干祫誠失之僭然今世祀先之禮本無定限況不出於此則人且將於其世系之遠者而忘之尚何由導吾後人以尊祖敬宗之義歟彼妄人不足論今稍知學者又援古制相疑故敬陳之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堇浦來京始知樊榭之病已脫然爲之欣慰愚自去年有婦之喪方寸凄楚春試不捷意中固早知之科名之得當與否自是吾身外之事唯是東西南北不能不奔走於路以謀高堂旦夕之養可謂長鬐者也近奉

明詔特開制科以求三館著作之選吾浙中人才之盛天下之人交口推之無異辭樊榭之姿詣吾浙中人交口推之無異詞乃閒樊榭有不欲應辟之意愚竊以爲不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今樊榭爲有司所物色非已有所求而得之也而欲伏而不見以爲高非中庸矣且自有是科以來吾浙人不居天下之後宋之制科初猶累易其名其復博學鴻詞之舊自紹興三年乙卯始也而吾浙人相山王公冠場自紹興以至咸淳如說齋東萊深寧皆一代儒林之圭臬越四百年爲

國朝康熙己未制科而吾浙人姜門彭公冠場其同年者如竹垞西河皆一代文苑之圭臬其餘則尚未能累舉而悉數之也是吾浙人之於制科如春秋之世主夏盟未有能先晉者迄今先輩之典型尚整二三兄弟皆足鏃厲而進於古可弗懼吳楚之爭長齊人之歌代興也嗣世繼霸吾願樊榭與堇浦諸君勉之夫是科固天下膏粱之望也紹聖廷議以爲是學者之勸率而世人竊呼爲選定兩制以足下之才應之亦未始非盛事也愚之才不足以爲樊榭之役同好諸公阿私而許之亦欲使預於邾滕之末前望古人退而上下於諸君之閒欲然不覺其自失也是則由衷之語而正非樊榭所可援以爲例者也諒浙中當道必不容樊榭之請薦章之

出指日可待吾將求樊榭所業而觀之

答姚薏田書

觀三北上拜受惠書因憶松吹草堂連牀之話目前事耳而忽忽已七年及與立甫寮京邸晨風夜雨未嘗不相念也自不見薏田來東馳西騖索然無所得少時造詣本未嘗有所成就日復荒落宜其茫然古人謂客四方者足以助文章之氣此以壯遊言之若吾輩頻歲謀食之行能使人嗒然喪其生平而已薏田來書盛稱僕文以爲日進於古是殆傳聞之譌耶日者倚裝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因憶圩江之言謂天將假我以年與必尚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進聊復存之以充異日覆瓿之用而已近聞制科之詔浙中當事多相屈致而薏田謝病未能今天下之求一當於是科者豈勝指屈蓋固有竭其力而得之矣然其胸中不過數卷抽青儷白之文無足當於有無之數者也薏田以古誼自期則眞其人也雖然苟足稱是科則應世之求而不必過以鳴高自宋南渡而後吾浙東西詞科極盛而吳與則莫氏一門多以是科發跡若其文章風力卓然足爲大科取重必推倪文節公薏田居蓮花莊上莫氏之故址也至於所學則繼文節而起庶幾不媿茲者有司再奉

詔以延訪未至更事博採薏田必復爲當道所敦迫而賓友南來皆云薏田必無出山之想僕以爲不必也浙中朋輩多應車乘而獨至薏田有遐心是又吾朋輩中之憾也僕之文雖自知其不足傳然亦欲待薏田之來或有良藥爲我發而瘳之則又僕之私也立甫山居近狀何似幸爲我寄聲問之

與趙谷林兄弟書

久不得君家伯仲消息昨於堇浦寓齋長跪接一紙備悉起居清吉下走春闈一戰正在悼亡傷逝之餘蕉萃心情分宜折北時已戒期返棹會疾動不果歲月如駛又復匆匆度歲學不增長文不加充無可爲故人道者乃者

天子鼓吹休明特開大科將求非常之士用之東南竹箭之叢其燕躍鵠踘而出者諒非可以更僕盡也而萼花競爽如谷林兄弟則恐未可多得嘗讀宋紹聖以後詞學題名其預選者百有七人景定壬戌以後未攷深寧先生兄弟以實祐丙辰開慶己未繼起詔書褒美以爲學者之勸顧前此亦尚有吳茲吳孚滕康滕庚李正民李昪民

袁植袁正功莫沖莫濟陳貴謙陳貴誼特文采不大著於後世惟洪文安洪文惠同榜中於紹興壬戌而文敏以乙丑繼之其詞學之盛爲二百年中所未有相傳深寧少時讀洪氏試帖而豔之卒能借其弟追驅而與之齊有志者事竟成也夫塤篪協應固科名之佳話然非如洪王家學要何足爲國家重哉

國朝已未之役嘉興柯徵君崇樸兄弟竝應薦書而以丁內艱未得預試今倘以賢兄弟當其選堪爲是科生色小山堂之牙籤伐山網海足以補天祿石渠之闕而以西湖觴咏詩才出而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花磚綾被之閒時助春草池塘之思是直一代之光非僅吾黨之幸也下走失學多年重以稠桑之痛一二朋好如堇浦輩猶欲推轂其閒不知

臨軒召試大典也待詔承明未央之廷極選也倘以風塵濩落之人濫廁於末鮫函雉扇之下百寮千騎環共而觀其落筆有不驚心動魄竟日不成一字者哉但使吾諸故人扶搖而上披甲凋戈祇爲壁上之觀足矣花溪五代史注其嗣君音信浮沈當再爲索之也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伏荷尊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備纂修之一席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爲上詞章爲末某於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愚譾劣至詞章則似不至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尚敢以經術求進乎若謂某之被放原不由詞章某不敢知然執事既已知之執事尚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有素嘗究心於此者亦有竝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爲總裁益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於經術譾劣眞令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詘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況某刻期南下省覲切於晨昏之戀若一入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爲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於五官已成書某皆曾見之在局諸公莫之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爲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師亦苦拓落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違講席曷勝依戀

與友人絕交書

某頓首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壞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卽憤然請曰是非夫子之

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扶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尚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子曰善哉儒子之問也檀弓多誣聖語先儒詳言之矣願於此條未有及者但卽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緇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去年足下從淮海歸赴試甫及第三場染瘧症時某來訊足下號房中尊大人握予手戰栗周章無措某時心危尊大人將因足下致病及試事竣某先渡江聞足下病未起肩輿就道尊大人之勞瘁百端交集故抵家而已不起某因以危尊大人者危足下謂足下以身故喪厥考呼天搶地從死固當但祖宗嗣續之傳老母弱弟俱從足下肩其事則一綫之承不可徒死是以聞訃疾趨哭尊大人於靈座卽訊足下喪次以此意相慰且并屬諸好友其爲解諭乃至今日而始自笑前言之愚且拙也方足下於卒哭後赴淮揚而復歸也內衰而外襲縞裳某是時卽駭愕謂庶見素冠庶見素衣豈在吾黨中卽有此歟隨以此責足下而足下謂不幸作旅人多謙諱故不得不出此豈料未踰年而有子也夫尊大人之死死於足下則足下之居喪尤不當與凡爲人子者同例又況足下是時病尚未愈衆方憂其不保是以一切擗踊哭泣皆加裁節而足下喪心至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足下亦追思當是時麻衣非屨頭顱亂髮斬斬長三五寸西階殯所廆咳如聞慈寢哭聲淒其未絕而乃以代哭之閒合歡同夢在足下或以繼嗣義重欲慰死父含飴之望是或一道非固陋者非能知然亦太匆匆矣嗟乎當今日而言居喪固君子所大不忍覩者耳斬齊之服孰有持之二十七月者而寢苫枕凷置之不問食稻衣錦揚揚自如惟御內生子一事稍知廉恥者或尚有所不爲此蓋夜氣之存蛛絲馬綫一息未絕天地所以不崩裂人物所以不滅亡而別於禽獸之幾希者今某不幸而與足下交見有此事天乎某亦何罪而致此足下旣舉子與某相見某曰君家祥祭有呱呱兒稱阿孫大是奇事足下若弗聞者某又問曰君家舉子隔小祥忌日幾何足下又若弗聞及雪汀正邑斥足下而足下仍無怍色徐曰不知何故湊成是事足下喪心至此矣某亦何不幸而見此昔嘗謂宋元凶劭弑父弑君天地間何以有此亂臣賊子及讀宋書知文帝以居廬中生此子乃瞿然曰天道昭昭一至於此而小說家有謂商之受辛明之武宗其生皆類元凶是以亡國破家先後一轍雖其說未有攷然孝

子之後必有孝子蒼涵涓滴不可移易則不孝之後其有不孝起而報之覆宗絕祀理所固然夫復何怪是以唐宋以來服內生子載之律文獨明太祖起於草莽不知詩書其所著孝慈錄削去此條反詆古禮爲不情而當時大臣若劉基宋濂輩不知引君當道力爭以摧其說萬季野以爲一時小儒無復人心今足下可稱明太祖之功臣哉某幼而失學長而無行至於如足下者亦在交游之列則庭幃之愿必有不滅足下者是以怒焉如擣不能昂首一望日月今請足下自此與某絕足下善自愛雖十年友誼耿耿難忘但足下知某分量必不以聖人之博大望某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問目

答杭董浦石經雜問

問金石文字記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儀禮士昏禮亦然當是朱梁所補刻攷宋劉從父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城缺筆其爲梁刻無疑愚恐朱梁未必有補經事

朱梁纂竊西都方有邠岐之逼日不暇給況全忠豈知重經者其時佑國節使繼韓建者王重師劉悍劉鄩康懷貞亦皆賊徒愚意移石之舉出於尹少卿玉羽而自天祐以來佚失必多則補之者卽玉羽此外恐更無人也藥林所見亦然

問崇文總目九經字樣一卷書錄解題五經字樣一卷此似當爲兩書

唐元度之書無兩種崇文目所云是元度正本唐志亦然直齋書錄所云是田敏重修而以張參之書并入其中書錄不詳其本末遂與崇文目相混至其卷帙亦不

當止唐本之舊而惜今之不可得見

問中興藝文志婁機廣干祿字書謂其書以蔡邕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爲主蔡邕之書想卽熹平石經之藍本顧何以不見於歷朝藝文目又以字樣爲田放所作何也

中郎並無此書其書石經原非備體後人依附爲此書者以前史誤指熹平本爲三體也田放當是田敏之訛以長興時敏嘗刻是書也

問成都石經或避唐諱或否讀書志遂有未叛唐既叛唐之分果否

成都石經刻於廣政七年又七年而工畢明有歲月可稽其去知祥之死遠矣知祥未叛唐時涖蜀日淺其既叛又無暇可知也甫稱號而遽殂矣避諱與否實係參差是必爲經諸人或守高曾之規矩或竟忘之無他故也周平園作文苑英華序謂其於唐人諱本朝諱或去或存竟未盡一此其證也晁氏不知而強爲之解

問讀書志詆宋宣和閒席益所補孟子其言似有過當者

昭德諸公自說之拾疑孟之緒餘時有異論故公武亦云然其謂諸經大備於孔氏寧復有闕則謬語也禮記爾雅豈皆孔子之書獨斷斷於孟子何耶至謂席本多謬誤想不免耳

問宋儒多稱成都石刻不及西安豈西安本遜成都歟

西安本遜成都果然觀容齋深寧皆博物君子亟稱成都本之精謹故朱子所引石經成都本也昭德書庫所藏成都本也卽當時諸路學宮所貯石經亦成都本矣家有宋本四明舊志其中書目石經皆蜀刻也益不比西安本有蕪累之誚而惜其無一存者

問丹鉛錄謂淳化石經至今猶有存者不應明中葉及見之書而今竟無之

開封石經始於至和成於嘉祐淳化時則未聞也惟孟蜀降臣勾中正曾於淳化寫三體孝經刻石表進而餘無之至淳化帖中所有乃太宗之草書非石經也楊慎多漫言不足信

問開封石經今隻字不存同年王延年謂靖康之亂金人載之而去劉彥宗於侵宋日謂宗翰宗望曰遼太宗入汴載路車法物石經以歸合則也二帥納之是可爲金人攜去之證其說似乎有據

彥宗之言本妄德光未嘗至西安今西安之石經具在則德光所載者何物周密癸辛雜識曰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版山積一行篆字一行眞字是臨安亡而石經尚存也汴於宋末未嘗有所屠薙如楊髡臨安之毒則石經當亡於元末之亂不然明有周郎蔚桐其地世擅風雅不應及見遺經而聽其忽焉以亡也

答杭堇浦北齊書雜問

問齊文宣帝九錫文其事多無可攷今列所疑以問未審有可疏證否

如云淮楚列城灌然桑落

按通鑑太清三年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胡三省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地至是方盡有淮南然則二年所云獲地二十三州蓋究其終言之

如云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峙

偏師纔指渙同冰釋

通鑑侯景之絕宇文而專歸梁也西魏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長社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引軍還按平長社乃文襄事既平兩月而有柏堂之變則西魏棄城正在文宣之時

如云晉熙之所險薄江雷命將鞠旅覆其巢穴

前此梁鄱陽王範以合肥與東魏求援師以討侯景東魏取其地而不出師範走江州已而範卒世子嗣保餘軍在晉州東魏使儀同武威牒雲洛迎之將令鎮皖城嗣未及行而任約以侯景軍至洛等引去嗣遂戰死然則文宣前不成救範後不成救嗣也文宣居霸國日淺本無功績可敍故捉風捕影以誦之

如云茫茫涉海世敵諸華

高麗入貢於東魏見北史高麗傳

如云秦川作阻尚作仇讐爰挹椒蘭飛書通好

此則直無其事而妄言之闕中自宇文護以前未嘗通使西魏孝武帝殂神武傳檄聲罪而已東魏清河王亶卒宇文亦討其鴆殺之罪以報之長社之失其釁方深豈肯先屈前此檄梁矯稱獨孤信據隴右叛宇文以示國無西顧之憂此亦其類也

如云荊川十郡俄而獻割

據通鑑則梁元帝之通鄴在文宣受禪後然是時荊益已相攜貳或先嘗求援未可知也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問高常侍贈李芝征蠻歸朝詩云倘道忽已遠

懸車垂欲窮野食兼田鼠晡餐並麨僅則崧軍之敗可知但通鑑以天寶十三年崧敗死而高詩序在十二年崧歸朝不同如此洪景盧曾疑之未知孰是

今滇中尚有蒙氏紀功碑李崧以十一年南征其敗還在十二年是年楊國忠復使之南征次年敗沒高常侍所贈詩是前事通鑑所紀是後事皆非談文朱時滇中爲段氏所有文獻不通故景盧無可攷證耳

問玄宗之崩新舊本紀皆云李輔國逼遷以後怏怏不懌以棄天下而南霅引晏元獻語謂輔國實弑逆且有腦骨成玉之語不知史家何以失之

是時肅宗已疾亟而輔國忽與張后有隙宮闈之中彼此巇釁弑逆之事蓋或有之故代宗之誅輔國投首溷中取其一臂以祭泰陵報其毒也然謂玄宗曾受葉法善藥腦中有丹骨作磬聲刺客因抉骨取丹則稍誕矣溫公攷異摭拾極博亦未嘗及此殆以其怪也

問通鑑所書王思禮事與唐史背通鑑固不盡主正史然杜詩於此事卻與唐史合如何

通鑑以哥舒既敗玄宗至金城思禮奔至即授河西節度思禮至平涼河西軍亂不得入而還玄宗以爲行在都知兵馬使此事不知所出然通鑑非無所本者唐史謂思禮奔至靈武肅宗責以失守將斬之房琯救之而免攷潼關之敗以六月而房琯至靈武在九月潼關去長安近而於靈武遠思禮嘗失關時安得不遽歸長安而竄伏數月始至靈武乎是唐史之可疑一也思禮雖爲潼關都將而敗然其時哥舒降而思禮束身自歸則其罪可以不死當危急時思禮素名健將其勢亦不當輕殺之是唐史之可疑二也故愚以通鑑爲是曰然則杜公同時之言亦不足信歟曰此其中開蓋有闕文而今不可攷思禮既自平涼還玄宗軍中不聞其同入劍閣亦不知其何時至靈武意者既受都知之命玄宗使之引軍東出而又有敗衂遂奔靈武故肅宗欲斬之而以房琯救免耳通鑑得其前一節杜詩唐史得其後一節而中間之事則俱失之矣

問平淮西碑或謂係李涼公夫人爲唐安公主女得訴其事於禁中然則石孝忠有所恃而爲之乃小人耳唐人竟爲之傳不亦過乎

此事吾直謂傳聞之妄以涼公橐鞬見宰相之虛懷肯使其夫人訴功而故吏仆石甚於王濬所爲乎即云故

吏自以所見爲之涼公亦必辭於朝以安裴韓諸公之意不應嘿爾而已也況憲宗英主也涼公請判官大將以下百五十員輒嫌其過多使其所爲如此必上累涼公矣況果如此又何以安李光顏輩是殆憲宗胸中未盡以韓作爲愜而改命段作原未嘗以韓作上石也好事者妄造其事以實之甚有碑石流汗成泥之說則妄之尤者世固有憑空揑造流傳爲眞者此類是也其後知蔡州陳晌仍磨段作勒韓作

問今雲中晉王李克用墓旁有代州刺史李公殘碑秀水朱氏以爲李克讓碑而疑歐薛二史幷通鑑攷異之不合未知別有可攷否

有之唐宰相世系表克用之弟別有代州刺史克柔是殆碑中所稱太保次子者也李嗣昭卽其假子克讓之逃入南山而死當依通鑑則無墓道矣又按懿祖紀年錄尚有克儉亦乾符中所補誅者而克用將討朱溫使其弟克勤待命河中是克用之弟不止如家人傳所紀者秀水攷之未備也

問梁蕭方等作三十國春秋未詳其目唐武敏之亦有是書乞示之武敏之者何人也藝文志亦不詳

深寧謂三十國者以晉爲主而遍紀割據之國幷上紀孫皓殘吳時事然深寧亦不詳三十國之目似亦未見此書今歷數之不當有三十國之多大畧當首晉附以孫吳次劉宋次蕭齊五胡則劉淵劉聰爲漢而別出劉曜爲前趙石勒石虎爲後趙而別出冉閔爲魏拓跋前爲代後爲魏亦分爲二代亡之後二劉分據雲朔亦爲二五燕也五涼也成也夏也合以遼西之段仇池之楊共得二十九國而河西吐谷渾雖未改夷號亦據中土故隋志有吐谷渾史合之始得三十然亦以意擬之未知果是否武敏之乃則天甥本賀蘭氏未知卽是人否

答臨川先生雜問

問永樂大典所引諸家有謝湜列於胡文定公之前謝氏顥末有可攷否

謝湜於宋儒林中無所見尹和靖語錄云蜀人謝湜以所著春秋請正程子程子答以更二十年方可講此則當與劉絢同時胡氏行輩稍後之矣今觀其書亦無甚精蘊以之備春秋一種可耳湜嘗赴京先至洛見程子問以何往答曰將試學官程子曰求爲人師而試之乎湜遂不行事見遺書則當以布衣終也

問臨川王順伯厚之往來朱陸之間有盛名於

乾淳閒未知是荆公之裔否

是也順伯乃魏公和甫之裔見陳直齋書錄九長碑碣之學今傳於世者有復齋碑目宋人言金石之學者歐劉趙洪四家而外首數順伯歷官侍從出爲監司以剛正稱於時

問洪文惠公五隸今完者祇隸釋而隸續已闕未知諸書尚有存否

隸續二十一卷自第五卷至第十卷乃當日之隸圖而附入隸續者觀書錄解題已云然矣愚已別理而出之隸圖本止此數卷當屬足本而隸續之闕則恐無從補也容齋謂五隸惟韻未成而昭德晁氏志中有隸韻七卷則當日未成之本已行世也隸纂益文惠帥越時摹於蓬萊閣下乃石本見寶刻叢編吾子行尚見之而今無矣

問永樂大典所引李漪水集愚意卽李信仲而閣足下以爲不然乞示之

漪水是關中之李復在元祐紹聖時極稱博學關中之有文名者也字履中信仲與之同名時之相去則甚遠執事欲置之江西文乘誤矣漪水議論容齋采之晦翁辨之其集見於書錄解題信仲僅見於水心集耳

問陳淸瀾以家有壬癸神日供萬斛水見佛書中愚嘗閱藏經徧無此語也果何出

二語元不見於佛書一時亦不能記其所出大略當在道經故今巫祝家禳火嘗用此語若儒家之語則必不作此氣象也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問昨聞臨川侍郎語以爲正史列傳外不應擅爲人作傳試觀八家無此體其或寄寓游戲爲之可耳然否

臨川侍郎之說本於亭林亭林之說本於任氏文章緣起然攷之於古立傳之例有六其一則史傳是也史傳之外有家傳隋書經籍志中所列六朝人家傳之目則八家以前多有之蓋或上之史館或存之家乘者也又有特傳蓋不出於其家之請而自爲之如歐公之桑懌南豐之徐復洪渥是也又有別傳則或其事爲正史所未盡如太平御覽所列古人別傳之類或舉人一節以見其全體如韓公於何蕃東坡於陳慥是也又其次始爲寄託之傳如韓公圬者柳州梓人種樹之類是也又其次爲游戲之傳如韓公之毛穎是也若必謂非史公不應爲人作傳則張中丞傳韓公已爲之題後而歐陽

生傳卽韓公友李翺所爲皆不聞其以爲非也若明吳江徐氏辨文體卽以歐曾所作桑洪等傳爲家傳又非也

問哀詞見於古人者亦少但當爲傷逝之作而臨川以爲卽墓表也又謂但可加之失意之人然否

哀詞哀讚哀頌皆起於東漢本不過傷逝之作而閒有以充碑版之文者蔡中郎爲胡夫人作哀讚曰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作哀讚書之於碑是竟以當墓碑也南豐作老蘇哀詞曰將以鐫諸墓上是竟以當墓表也盧陵作胥夫人墓志曰爲哀詞一篇以弔而藏諸墓則又以哀詞當墓志之銘也推此則張紘之哀頌亦其類也其但以傷逝而作而不用之墓者不在此內焉所當分別觀之哀詞之見於古者大都傷其德之未成或才之未展或名之未達故稍近乎失意之人近世竟以挽詩當之則謬甚矣

問杜牧之燕將錄乃傳體也何以不曰傳而曰錄古今文章家有之否

古今諸家皆未見牧之蓋謙言之不敢遽爲之傳而託於稗官別乘之流但錄其事以俟論定是亦傳之流也

問墓碑出於子孫葬時所立否則門生故吏爲立之耳相去遠者可作之否

張曲江集有徐徵君孺子碑是相隔數百年而爲之者姚牧菴有陳太常神道碑以其七世孫之請明鄭千之集有朱徽公子在碑亦幾及二百年如徐陳二碑蓋其前此者旣毀而重立也如朱碑則補立也

問淸容題跋文字竟以題詩入於其中如此則與散文亂矣愚疑其非

題詩自在韻語中不得歸跋卷唐文粹凡詩之有序者皆入序內昔人以爲非今淸容所題幷無序則誤之尤者

問潛邱譏南雷不當以行狀行述預碑版中其說甚是然南雷何以不及別白

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其後唐人則有太史之狀以上國史有太常之狀以請謚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然尹河南集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碑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萬敬儒孝行狀碑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

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之墓狀然則南雷所據未可非也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問孤山社全泉翁足下先世其系本家傳尚有存否乞詳示

先侍御公以宋太平興國中由錢塘遷甬上而侍御公弟遷山陰已而無子侍御以次子後之七傳爲太保唐公安民生太傅越王份份長子爲太保申王大中次子爲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謂保長者也大中無子以從兄思正子爲後是爲太師和王昭孫女爲度宗后泉翁於和王爲再從兄弟宋時嘗官侍從國變後徙居孤山剃源先生至杭嘗與相贈答云

問高疏寮爲開禧開詩人其居姚江或曰居甬上孰確

疏寮乃憲敏少師之從孫翰林學士文虎之子居甬上晚年始遷姚江而諸弟如尚書衡孫仍居甬上至今甬上之南湖有長春院桂芳橋皆高氏物也

問劉叔贛者何名有與坡谷倡和詩

仲原父者公是也叔贛父者公非也二公皆以三言爲字晚年人止呼原父贛父叔贛卽贛父耳

問陳西麓爲咸淳開詩宿其遺事無徵未知尚有可攷否

西麓曾爲制置使參議官臨安亡後或告變於元人謂慶元與海上接應西麓爲內主被拘得免見袁清容集

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

近來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郤念魯爲是集其意甚欲表章儒先發揚忠孝其意最美然而讀書甚少以學究固陋之胸率爾下筆一往謬誤後生或見其集而依據之貽誤不少當時如吳農祥之誕妄直是欺人念魯非其匹也然其爲不知而作則略同今偶拈數條以奉答

王門弟子徐珊

徐珊初侍陽明以不對試策著及官辰州以墨敗自裁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姚江書院尚以珊配享至黎洲始斥之念魯曾問文獻於黎洲而不及此乃以高弟推珊舛矣

劉門弟子熊汝霖

此言本之劉伯繩宜不錯但有可疑黎洲於劉門弟子無不序其源流獨不及熊公其所作熊公行狀亦不及

則似乎熊公以鄉里後進往來劉門而未爲弟子也伯繩所列劉門弟子如劉公理順亦未嘗當從黎洲剛之爲是

陳潛夫會稽人

陳公是錢唐產非會稽人也至今其後人尚居杭

王思任死節

遂東並非死節別有辨正

金廷韶糾張安

楊機部招四營兵張安其一也謂出自會應遴一人之意其言亦未確此事宜更攷之

萬履安之子八人著者斯年斯大斯同

萬氏八子最能紹蕺山之學爲梨洲高弟者曰斯選當時以康齋比之斯大斯同皆精於經斯同並精於史又其一曰斯備工於詩而斯年最長非諸弟匹也

黃百家用鄭寒村文立石化安山墓門

寒村未及爲此文而卒

林霽山鄭朴翁

二君何從得其卒之年月此郢書燕說也

陳邦彥以諸生起兵

陳公是孝廉

王山史不應詞科薦逃之江南八年

山史何嘗逃江南眞大誣也

張不二逸其名

不二名秉純

謝時禋蹈海死

時禋是遺民然是遇盜索金不遂被拷投水死非蹈海死也謝氏子弟欲附之殉難之列乃以之誑世而梨洲信之遂比之皇甫東生念魯又襲之

張閣部肯堂是謝歸昌所葬

非也閣部是鄞人聞性道所葬歸昌寫其名梨洲亦誤聽而載之念魯又襲之

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亦適不會其時西河不喜讀宋以後書故於朱陸弟子文獻茫然一無所知信口狂言念魯欲爲之救過然亦不甚了了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畈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疊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九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浚南軒後人有唐

而唐震者雙峰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趙淳呂大圭之徒不勝指屈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九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譏於妄人可爲軒渠念魯但曰不會其時夫宋儒豈但以乾淳之前爲限哉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

問陳太博本堂世系存吾黃氏嘗疑之足下方攷正諸家世譜以爲何如

據本堂之子作綱目則三尚書皆直臣戶部論蔡京而罷吏部爭韓侂胄黨禍幷諫開禧兵事而罷工部論濟邸而罷本堂劾賈似道而罷然其事但見綱目存吾謂作綱目序者歐陽圭齋修宋史者亦圭齋而不采綱目之文況延祐志亦未見良可疑已愚今攷之直恐其無是事盖史志雖未必無漏然清容作陳觀墓志謂陳氏自居奉化以來最著者爲本堂則本堂以前三尚書雖達官其不著可知安得風節稜稜如此

問前所諭甬東王太古易說問答見於何書其人之顯末若何

會稽胡一中有河圖洛書作範宗旨其序中引及太古易說但不詳其名據胡氏序則太古亦以九爲圖十爲書不甚可啓蒙者是朱子以後人按舊志惟王進士宗道有易說不知其即爲太古否也

問仇待制泰然有子而才未知所出諸志俱未有及之者乞詳示

泰然有子達材名車負異稟摸碑一讀即能背誦終身不忘人呼之爲仇摸碑見劍源先生集中

問戴九靈寓慈谿之永樂寺存吾所述大與牧齋不合如何

九靈詩文率皆黍離麥秀之感其不肯屈身異代無可疑者謂其授官觖望而逃誤也

問陳侍郎瑜出身諸志不同何者足據

南山俞事集中謂是洪武乙丑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而其作志則失之楊安成志則曰甲子歲貢東沙則曰是科孝廉攷四明進士名籍則乙丑也聞蕊泉志疑以爲辛未陳裕之混亦非侍郎本堂之孫學士之姪

問豐司業寅初以遜國棄官足下斷以爲考功之妄乞詳示

寅初本名初以洪武二十七年歲貢官江西德化教諭其子慶以宣德中用父宦籍自江西中式則謂遜國已

棄官者非妄也耶考功最喜作僞其謂寅初由薦舉入官亦謬

問楊廣文實子孫甚貴盛廣文修成化府志而其人不傳何也

據南山集中有贈其子發解序言其世紹慈水家學則固文元裔而儒林之耆宿也

問陸副使少石其平日講學未聞其詳所諭甚心儒林者何出

曾見副使書其近作乃懷龍溪緒山青湖師山中離五子其中論道甚摯不知行狀何以略之

奉寄萬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接手教以寧波府志列傳目錄寄來恐有漏遺令加增補從前乾道寶慶延祐三志過簡故人物之可傳者原多脫落但今日亦無從攷索愚昧心桑梓文獻久其爲諸志所失者已多以文章表之今盡錄奉上其未及成文者尚得十數人并附於後

李璜當列隱逸

深寧七觀以爲避世之士其自咏曰此身便是龐居士也更無人賣笊籬最博學爲文嘗用僧騰客事或問之曰梁人臺城事也簡文帝募敢死士登土山禦侯景謂之僧騰客所著有白文公年譜見攻媿先生集今亦失傳延祐志中載其重修明州學記

清容師友淵源錄三八寄公一八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安公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應文煒奉化人精史學年六十入太學早遊江淮吳毅甫作相其兄守建康文煒作書諷之其兄卽謝事去毅甫奇之招入相府不顧而去史嵩之罷相其姪璟卿上書或云文煒教之嵩之諷所屬掠治文煒益忿卒不屈得免其言時事得失多中按文煒宋亡時尚在爲遺民欝傺鄞人宣獻之族孫也精於歷言宋司天氣朔盈虛當改章法未之信後授時歷頒言始驗四十年中日布算持籌疑多財者以貧死

葛慶龍南康人寓鄞居僧舍中精唐律酒酣飛筆數百言極精警然多棄去不復錄有什一集

陳吳二詞家

西麓先生陳允平曾爲制置司參議官宋亡有告慶元遺老通於海上西麓爲魁懂而得脫蓋亦遺民之望也其他事蹟不可攷矣吳文英以詞遊公卿間晚年困蹟

以死甬上塡詞當以二家爲祖而西麓兼稱詩人眉目

月泉吟社詩人二

吟社中變姓名爲唐楚友者白湛淵也名珏本奉化舒文靖公後人少孤隨母養於杭之白氏其後亦仕元官毘陵教授剡源嘗勸其復姓

青山白雲人者陳養直也亦奉化人見剡源集吟社謂其居杭大抵僑寓也

汪灝當入文苑

汪灝亦奉化人有蠙臺集愚未之見但得其爲雪竇寺諸勝詩又元哈討不花祀田碑文甚工王洪卿曰蠙臺之父懋卿叔森卿皆宋遺民而吾鄉談文獻者皆不知今晦溪有汪氏或是蠙臺之裔當訪之

白苧里社一人

殘元之際天台徐一夔僑居嘉興春波門外白苧里桐廬姚桐壽崑山顧德輝溫州陳秀民閩卓成大江陰孫作東平牛諒河南高遜志江都邱民錢唐陳世昌會稽唐肅江漢皆避地在禾中而吾鄉周棐以宣公書院山長墮黎林唱酬最多詳見朱竹垞禾錄

四明洞天寄公一人

張憲在明初以淮張舊僚避地四明變姓名爲僧寺奴手攜一冊嘗以自隨卽玉笥集也死後始有人見之與今顧俠君所作玉笥傳不同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舊志之謬極多辨之幾不勝辨其爲蕪文所駁正者亦得十五辱賜下問姑舉夙昔所見及而未盡錄出者陳之

小江湖異同

深寧之言詳矣然亦尚有未盡唐志以小江湖在鄞縣南二里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暐置是今城外它山之湖也但此語本有謬誤它堰以太和中始立非開元也古句章城嘗在溪上古鄞城不能接溪上也而謂其二里而近是以古句章之地望混於鄞也舜中丞引水記據圖經以小江湖在鄞縣南二里正觀中王君照修則是城中之湖清容謂今千丈鏡河之惠光塔院舊名小江塔院則小江湖自它堰直至鏡川皆其地益元暐所置也而城中之湖特以其東有小江里因亦誤稱爲小江湖其說近之或曰在城外者小江湖在城中者小湖亦非更有謂君照所修卽它堰者益非

南湖西湖小湖異同

城中雙湖其始但稱南湖錢公輔衆樂亭序可攷也其

後乃有西湖之名而割長春門右一帶爲南湖因以西湖爲月湖南湖爲日湖矣南湖之中又自採蓮橋取捧花橋一帶五十八丈爲小湖嘉定閒圖可攷也小湖卽細湖舒中丞謀以西南湖皆名細湖非也盖由西湖而南湖至細湖爲最深處

章谿

聞蕊泉謂莊谿卽章谿盖音之相近而譌其說近是然謂舊志初無章谿之目則非至正四明志云鄞之章谿出皮紙是也但城中之章谿則烏有耳

袞繡橋感聖觀音三橋互混

袞繡橋一名緩帶橋崇教寺南者是也今名水仙廟橋感聖橋一名虹橋以在感聖寺南也觀音橋在今周觀察第以在觀音寺南也其河已塞橋亦無存然掘地尚有河岸遺址可攷嘉定閒圖豐尚書宅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尺其界甚明蕊泉以袞繡橋爲感聖橋而以觀音橋爲虹橋歷攷諸志皆無此語自成化四明志已不載觀音橋盖其道久塞故也

土埭廟神官爵

唐天祐中錢鏐兼領鎭海鎭東兩軍節度不應有鄭準得領鎭東之節其時黃晟以鎭東行軍司馬守明州則準亦非刺史也其築土埭有功奉化水利恐是奉化縣令否則鎭將耳況其官爲殿中侍御史唐末節度資望雖淺亦必加常侍等官殿中非其職也

靈濟廟神象山

謂陳元郎係宜中從子出於附會若宜中有姪殉難豈有不見於宋史者況二王入閩乃由溫州登舟不聞由象山伯顏亦未嘗追二王也近人無稽之語大率類此

竹湖

今蔣家帶巷之腰帶湖卽竹湖也舊有竹湖坊在南湖深處與細湖接今淤爲小池矣

陳藏器日華子本末

陳藏器唐開元中人也著有本草拾遺是爲四明醫學之初祖吾鄉唐人傳者甚少藏器官京兆三原尉然非是書則幾莫之傳也日華子宋開寶中人也著諸家本草不知姓氏嘉祐本草所載二人甚明其云陳藏器卽日華子者出於明之豐吏部以世有陳日華談諧也不知別是一人近或以日華子之姓氏爲大明則更謬也

白附子

陶隱居曰白附子出芮芮久絕無復眞者今人作之唐

本草云本出高麗今出涼州以西本經出蜀郡南中記云出東海及新羅皆不言出吾鄉獨唐六典以爲吾鄉貢之或者是時適出而旋絶產耶諸志皆未載近有欲以烏頭當之者非

高氏醫學

吾鄉之高有二其一爲寇敏公之裔衣冠極盛似孫衡孫衍孫皆名人其諸子一清以醫學著見袁清容序其一爲萬竹先生之裔則明之志齋一派也近有與宋時高氏之醫牽合者未之攷耳

答葛巽亭曰湖故事問目

問薛氏義門久矣嘉靖府志何以云始於提舉明道豈明道之前不居湖上耶

薛氏有宅在張村有園在新莊然其湖上之城居則衡州以來業已有之特明道重修義門耳樓宜獻瑞堂二字本在張村其後失火而瑞堂二字無恙移入城中

問蔣金紫巷之蔣氏有可攷耶湖上有坊曰連桂爲蔣璿蔣琥立未知卽此蔣氏否攷二蔣皆籍奉化坊在湖上則當居鄞

是也慈湖先生作蔣存誠墓志曰蔣氏世居小湖之西南所云金紫蓋卽二蔣之父浚明以子累贈至金紫光祿大夫今奉化縣北三嶺山尚有浚明之墓而左朝議大夫璿宣奉大夫琥附焉蔣氏世籍奉化而居鄞最早清容所云吾鄞士族之先莫如樓袁楊蔣是也蓋唐末已居鄞其自丹陽來之蔣乃宣和學士猷之後另爲一宗建炎降臣蔣安義自剡來又一宗浚明在奉化志中有傳蓋豐清敏所薦士而清容作蔣曉墓志有云忠肅陳公謫明絕朋儕子允師連桂以登則朝議兄弟皆尊堯弟子金紫之世學可知矣中奉有三江亭詩亦佳存誠則與慈湖講學蔣氏科名之盛在宋亞於樓史諸家諫議峴將作曉皆名人也

問湖曲袁學士橋其名最古然未知其爲正獻耶爲正肅耶爲文清耶乞示之

正獻居在長春門外二里正肅移居城中鑒橋其居日湖者文清也文清家自越公以來卽居此特是橋以文清名耳然文清集中於湖上景物甚略其所謂南園者反在城外不知其何意也

問成化志湖上有蔣園不詳其地今宁家巷北有茹園不詳其人願聞其略

蔣園卽金紫所築在採蓮橋王亘陪明州戶部遊蔣園詩有云採蓮橋下路阜蓋拂雲來是也成化志以爲將

作所築蓋攷之未詳茹園則不見於掌故吾鄉世家之中無茹氏

問東發先生避地寶幢見於謝皐羽晞髮集而尊教以爲嘗寓湖上果何所據

延祐志云東發歸寶幢山中誓不入城府所居曰湖圖書器籍掠取亦不問攷東發又嘗避地桓溪自號仗錫山居士見剡源集又嘗居定海之澤山見汪翔龍詩而湖上則宋未亡時所居

鄞江廟神東沙以爲卽鄞江王公也其說果有所徵否

四休居士周鍔亦稱鄞江先生見定海瑞巖山石刻則未可定其爲王也是地以鄞江名門又以鄞江名橋則舊謂因地得名者亦未可遽非倘卽其司土之神而必以王當之不亦鑿乎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寶奎廟或以爲祀梓潼之神或又以爲里名以奎章奎墨例之則宸翰也究何所自

寶奎廟在平橋之南嘉靖志云寶慶圖志但載寶奎二字於平橋之南不言有廟及攷其記市舶云樓昇劍高麗使行館今寶奎精舍卽其地則寶奎先以宸翰得名後卽祀其神以爲廟由志所言似高麗使館嘗有宸翰足下之問殆卽據嘉靖志之說耶以愚攷之殊不然寶奎精舍蓋史氏藏御書之閣史氏自忠定築別業於湖南之竹洲光宗在東宮嘗書四明洞天四字賜之而前此高宗孝宗所賜御墨尤多忠定之眞隱觀雖在竹洲其實跨湖而東迤邐至均奢橋之西直接平橋所謂世祿坊者乃其賜第忠定卒是宅歸於長孫子仁卽朴齋侍郎子也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築園於湖北之碧沚寧宗亦御書碧沚二字賜之則所謂宸翰者於高麗使館無預先是忠定於閣之旁又立城隍神祠惠濟神祠卽鮑仙其迎奉祝文曰昔爲驛亭以舍使星既遭兵火酒罏是名是寶奎建閣時使館之燕久矣既有是閣遂以寶奎爲里名故圖經但載二字而不及廟蓋是時不過史氏第中之物本無廟也史朝甫募修眞隱觀疏云地接寶奎湖通碧沚是寶奎爲里名之證諸史之別宅月湖者袁繡坊最在湖之西北世祿坊在湖之東北竹洲在南寶慈寺在西花菓園在東碧沚在北石窗居又在碧沚西北十洲三島半屬平泉其盛如此今皆廢矣袁繡坊之橋明時撤以爲保豐碑石世祿坊歸於方國珍爲花廳後歸張布政竹洲之觀改祀晏公後爲陸康

偶祠寺歸吾家報慈寺爲廣盈倉碧沚巷歸范侍郎獨是閒及花菓園里人說以爲神祠故至今尚存夫宸翰何神之有而梓潼之祀自袁學士清容始其盛也自袁尚寶靜思始今且浸淫遍於天下或以爲北斗之六星或以爲張仲或又以爲卽蜀中之張仙而是廟則因寶奎二字而附會之幸文獻不至無徵爲詳其始末如此

花菓園既係史氏之業而嘉靖志以其神爲杜愷近人復記其墓在太白山方建炎南渡寓居史氏之園按忠定入相在孝宗時其築是園當在退歸之後安得於建炎初及交杜愷且早有是園而居之但東沙不應竟無稽或杜愷果有其人否

花菓園廟在湖心寺之西岸其廟神卽史氏園中之土公也明中葉以後忽傳爲建炎將軍杜愷此本委巷之語而張司馬修嘉靖志遂載之司馬里第於是廟最近漫不攷索可爲一笑且其志中無稽之言甚多不止此也近有費緯祉者一村學究作廟記更敷衍其說謂將軍以扈從至鄞舍於史忠定之園將軍本籍祥符忠定曾令祥符故相善將軍卒於是園因立廟祀之幷有墓在太白山之說攷忠定乃紹興十五年劉章榜進士而謂建炎已令祥符其誰欺乎足下以時代駁之良是或謂忠定之叔曰史才官參政乃重和元年趙楷榜進士祥符之任當屬參政則時代適當後人訛以爲忠定耳今按建炎扈從諸公如鄭世忠張鱗潘迪李顯忠皆有後人居鄞大率南渡初暫此固不敢謂杜將軍必無其人顧又攷史氏自忠定以前本居湖上迨越公遷大田山中而葬下水子孫皆居焉其復歸湖上直自忠定始是園之建確在忠定退居之後其於參政無預也然則將軍寓園之事絕不足信況自寶慶開慶延祐至正成化諸舊志無載之者其謂將軍官鎮東將軍世襲金吾不知四鎮係六朝官制宋時並無此官尤不攻立破者矣

湖上之靈順廟鏞家世居其側蓋二百年矣立廟不知所自始廟神本五座聞父老言康熙閒勅毀五通祠恐以此見疑遂增塑一座竊攷先儒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而五顯尤非五通也未知是否

是也五顯之神不著姓氏宋時有勅封爲王者曰顯聰曰顯明曰顯正曰顯直曰顯德此所以呼爲五顯廟也明初亦祀之載於會典其建於湖上則自宋徐侍郎守

徽州迎其香火歸始立廟尊家先世舊宅卽徐侍郎故第是以廟旁徐侍郎橋之名至今存焉其以五通爲五行之神者本於李盱江其集中有記曰江南地熱濕多厲疫病革醫禱不可解則皆謂五通者能有力於其閒牲牢酒醴狼籍其室景祐元年里中大疫吾家染焉使人請命於五通決以杯筊時老母病不歲入妻子暨予相繼困甚惟五通諭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期雖寘冤泰簽不是過也五通不名於舊史不載於典祀學士大夫未之嘗言而有功於予其可以廢乎蓋疾疫本五行之沴氣五通者五行之神故能司其柄以轉移生死若此按盱江以經術爲文故其記不無委曲然直曰五通而不曰五顯則無論五通之果司五行與否而其與五顯自不相涉明矣足下欲爲里社辨反引盱江之說未讀開禧勅書及明會典故也又攷成化志元時封五聖爲惠佑侯五聖或卽五通而五顯則宋時已加王號豈有降封而爲侯之理是又五顯非五聖之一證近世五通之祀遍大江南北妖誣日甚康熙時湯文正公奏毀之顧前乎此吾鄉桂訓導璉當弘治中官巢縣明倫堂偪近五聖廟巫覡朝夕不絕亟毀撤其祠宇有司惑於巫覡之說訓導遂去官此非端毅如湯文正不能繼狄梁公之跡也若以五顯署祠者則宋時舊廟里人不知其本末而增塑之耳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一

武王不黜殷辨

或有問於予曰謝疊山上劉丞相書謂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師不能抗夷齊二子之論武王太公廩廩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竝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如疊山言則是殷周之際有二王竝立也有諸予曰子亦嘗知天人之旨乎以有天下者之子孫而言是祖宗所世守也斯卽一成一旅不可輕以予人是固在人之見也自天言之則國非一家之私也雖繼世嗣統者或未嘗不爲之少恕而至於貫盈則訖其命而非爲過是以爲之臣者得應天順人而取而代之故使武王未嘗黜殷則必受辛之惡未絕於天確然有不當黜之義而渡河之舉反爲逆節當黜而黜武王固已奉天命而行之安有東帝西帝之謬而見於大聖人之世者或曰殷周固不得竝王使武王誅商之後立武庚繼殷而退就藩服不稱尊號追小腆自作不靖然後不得已而黜其命豈不更善乎曰爲斯言者總有一武王非聖人之論橫於胸中而疑乎黜殷之非者也夫令武王果執臣節亦必不立武庚何也受辛之惡不止蔡叔而有天下之與有國又不可同年而語也罪人之餘斷無君臨萬方之理或求微子於遯荒之中而立之以箕子微仲商容膠鬲之徒左右而先後之武王退居於鎬不必別爲善後之計也豈俟立之監而置之輔哉武王之所以不出此者洞見夫天人之故革命而無所嫌也既不出於此受辛既死始封其後以主既屋之社以延六百年之祀可也其不遷之異地者以累世之宗廟陵寢在焉此武王之仁也說者以南巢之放未嘗封夏後於故都夫聖人之事亦豈必相襲乎且子將以伯夷之事果有之與否叩馬之辭雖未足據而不食周粟則古今所傳也使殷實未嘗黜則粟固未屬周也伯夷誣武王矣曰然則疊山何以有此言也予曰疊山當元人既下江南思延宋祚特有爲言之也不然會是民無二王之旨而儒者乃未之聞也哉

江源辨

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昔人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

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之陽常熟錢氏爲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爲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卽金沙江也然錢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卽鴉礮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近日李侍郎穆堂則直以金沙爲江源乃祖霞客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冲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百里至敍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敍厓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既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孤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卽所謂打冲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敍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弗取按此卽霞客所云與金沙竝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四瀆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間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士朏明以是山爲其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朵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卽抹必力赤巴與否要之去崑崙尚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攷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侍郎自以意定之耳況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源爲更遠不亦過歟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豆起伏走蠻箐中皆岷山也李賛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自岷洮松潘以南大山峻嶺班班可攷者皆岷山之踏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幾二千

里皆名岷山胎明墨守班志以爲必在氐道西徼之外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郡之木塔山胎明駁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峰必有水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盖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竝在極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詢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推而江源攷失之好奇故不敢不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董浦從勵文恭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予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爲之何以知其然也崇文總目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書國子監所收史漢本訛誤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洎直講王洙龐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爲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等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爲三史刊誤四十五卷是諸公固共有刊誤之作而非景文一人之書也而是本實頻引景祐刊誤本則或者景文晚年別爲一書以行亦未可定然使景文果別有是書則晁陳趙簿錄中必載之焉竹村通攷亦必載之而絕無有況景文既身預於刊誤之役而其引之儼如易代前輩之書何也是其可疑者一也又其頻引陽夏公之言陽夏公者謝希深也景文爲歐公前輩希深歐公之友景文卽引其語何至尊而稱之若此是其可疑者二也三劉漢隸雖發之自原父直至仲馮始卒業觀劉跂所跋尾則出行於世甚晚景文卒於嘉祐六年於原父亦前輩乃頻引而駁之是其可疑者三也司馬公生前祕封河內郡公身後乃贈溫公今以景文引其語而亦稱曰溫公景文安得至哲宗時其可疑者四也朱子文者陋儒也其論漢書最可惡雖不知其時代然出於南渡以後景文安得引之其可疑者五也景文之學極博倘出於其所校正必有可觀今鹵莽庸劣之甚至不知漸江之爲浙江而疑以爲誤字則是水經注尚未寓目者曾謂景文而有此其他可發笑者盖更僕數之而未能盡也然則其中

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安知其非信口揑造者乎董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略告之

辨南史陸法和傳

陸法和之與王琳皆自梁入齊史臣遂置之同傳非也法和豈王琳之比蓋一庸人耳其破武陵王紀也由任約之功其破任約也由胡僧祐之功法和無力焉跡其好言未來之事不過鹵莽道士伎倆忽自稱司徒元帝以其素號能前知遂授之已妄矣江陵之陷史稱其自郢州入漢口將赴難而元帝止之謂此閒自能破賊不須離郢則尤揑造之言當元帝夜登鳳凰閣見翼軫閒有客星徙倚太息憂其必敗故徵王僧辨於揚州王琳於廣州徐世譜於信州以至任約劉藥之兵無不召焉豈有郢州最近而反遺之之理其詔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豈有以破賊自誇而止郢州援兵之理當時宇文之兵甚盛以王僧辨之宿將裴回不前奮不顧身者止王琳耳而以道遠不及彼法和者固未嘗勤王也胡身之謂法和即至江陵豈能制魏兵之攻圍者其徒托爲之言以見其能知來斯眞論世之識矣史又言其反郢也著衰絰坐城門坐葦席以爲喪君之禮法和進不成勤王退不知城守已有改事二姓之心尚何持服之有蓋是時荆楚諸臣俘入關中者十九而法和降於鄴下故得任爲虛誕之言而無人以質之雖然李百藥之徒非良史才不能辨法和之妄固也通鑑又從而紀之不亦惑乎賴有身之之註能正其誤吾故爲之申其說

辨鄞江先生墓誌

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於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蘂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燮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鄰張祁攷鄰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於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於廣德而鄞江先生卒於至和二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此蓋王氏後人之不學者僞爲此文載之家乘而蘂泉修志遂錄入焉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

以爲鄱江此於時代尚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出於依托亦可知也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吾鄱崇教寺在湖曲其中有女伽藍像雙珥弓鞋而鬚眉則男子所稱楊義婦之子德順也寧波府志鄱縣志載其始末極詳顧不見於成化以前諸志至嘉靖志始有之據云義婦係唐乾符時人又云義婦之子控於有司不得直乃赴汴訴之朱溫行營卒報其父讐予竊疑事在唐末而歷宋至元胡以諸舊志皆漏遺且乾符唐僖宗紀年也其時安得有朱溫遽領行營倘謂係朱溫據汴時則錢鏐已立國黃晟已領明州雖浙中嘗羈縻於中原而不過遙奉正朔況中隔以淮南之楊氏亦非朱溫威令所能及也近讀宋徐仲車集中有淮陰義婦詩序與楊義婦事極相肖序謂淮陰商人之妻李氏有姿色同商者見而悅之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喪以歸紿云溺死盡歸其財無毫髮私於是伺其葬畢除服遣人請爲婚自陳有義於其夫婦亦感之遂許嫁生二子矣一日大雨庭下積水水有浮漚其人顧之而笑義婦問之不應固問其人以伉儷已固不虞其有他因以實告曰汝前夫之溺我實爲之已溺復出我以篙刺之始沈其時浮漚之狀正如今日義婦默然乃伺其夫出卽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讎旣復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讎讎人之子義不可容乃縛二子投之於淮已而自投焉斯事與嘉靖志所載一一符合獨謂楊義婦有遺孕其後夫將商於外囑曰所生女也育之男也必不舉已而生德順托言得女固爲女妝故寺中之像如之又謂楊義婦死德順念以毋故死其父復以父故死其母遂就崇教寺出家此一節爲稍異耳里中至今呼爲纏足祖師遺塑猶存事跡亦非鑿空所能撰古今人固有前後如合券者風教所關亟宜表章不敢以嘉靖志爲誣特疑人代之有舛誤耳仲車復曰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義婦之嫁初謂其人果能殮其夫不私其財故感而許之迨生二子房帷之好已篤顧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可不謂義乎斯言也卽移以作吾鄉楊義婦之定論可也

辨李國楨事

明甲申以後死事諸臣傳傳聞異詞多不可信然無若李國楨之妄者先是懷宗念寇禍亟用人屢不效思委任勳衞曰畢竟是吾家世臣於是使魏國徐弘基成國朱純臣襄城伯李國楨分掌兩都兵柄而國楨得京營

總督國楨不曉軍務京營兵數十萬舊例每一堞守兵五人戰兵列近畿要地國楨省軍費每五堞實一人其餘散遣居鄉戰兵反居城內事亟九門晝閉守兵不得入戰兵不得出國楨遂束手無措賊入城遽降於賊帥張能能索金繒數萬國楨唯唯歸寓而所居已爲他帥入踞一無可得賊怒搒掠之兩脛俱折以刼羅擾之國楨不勝痛楚夜解帶自縊死或盛以柳棺置道旁血淋漓於地見者指曰此李總督也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其事而記之弘光定六等逆案尚書解學龍秉筆國楨在降賊諸臣之列及阮大鋮更定南京諸勳衛爲之請謬稱殉義儼然贈蔭賜謚矣前此京城未破時都院李邦華請南遷實爲國楨所阻見南都姜閣學日廣疏中野史不知反謂國楨力請南遷又云帝后葬日自縊其旁攷左侍郎懋第北使密鈔及趙吏目一桂紀事二書載帝后之葬甚詳初不及國楨一字然世猶以當日謚議與野史所載爲疑予故爲按其實而歷辨之

原緯

偶讀竹垞說緯嫌於其顧未尚未盡因更爲攷索以疏證之其見於竹垞所述者不復具焉

緯書之說爲吾黨所羞稱然除災祥怪誕之外不無可采如律歷之積分典禮之遺文旁羅博綜其言有物但使擇焉而精未嘗不極有關於經術也按隋書經籍志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故因魯恭王河閒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然則讖候流傳直出諸經師箋故之前後世以爲始於東京者尚攷之不詳也銅符金匱萌於周秦之世王澤既衰僞言日起但百家雜流不過自名爲子而緯則竊附於經是以儒者不免爲所惑以聖人春秋之筆削重以子夏之謹守也而再傳之公羊遂有善讖之名然則其淵源不亦遠乎哉是故秦有公孫枝之冊而兆西戎之霸趙有董安於之冊而兆孟姚之亡陳寶之祀野雞葭弘之射貍首或讖三戶之復楚或徵二世之亡秦夫孰非圖籙之微言也且夫天垂象見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運如環無端是自然之運也爲緯者未嘗不竊是意以炫飾其間豈知其惑世而誣民一至此哉吾觀西漢大儒雖以董仲舒劉向尚不免於災祥之說則隋志所云果爲不誣又未嘗不歎儒者之不善讀緯而反以其所學陷溺其中也若鄭康成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正義以爲漢時禁緯故特諱之則未必然隋志漢時諱東平王蒼

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安在其禁之也觀康成答張逸曰當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隱其名然則康成因已黨錮之故有所忌而不言耳非漢世禁緯之明文也獨隋煬帝焚緯書而唐初諸公如孔穎達李善輩皆淹通貫穿則其在民閒者亦未能盡毀也經學既昌彼妄誕者將何所用之哉

原命

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稽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梨洲調停之曰支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善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固不足信然幷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券枉矣如周赧曹髦之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卽俄頃亦天之八柄也黎洲之言欲通兩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調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而不在乎支干甲子之閒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顧理不能不乘氣以行氣凝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猶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上之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耄昏瞶之顛倒而聖賢而黎庶之

短折之飢寒之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強之溫飽之則皆命也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而以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而其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禍善禍淫之說時亦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回而天跖而壽回若劣於跖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夷齊若屈於景公矣文謝而死睿王而顯文謝若拙於睿王矣此一時之禍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然華衮斧鉞施於蓋棺以後此一定之禍福也彼據目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冰山者而以是爲天之八柄淺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區區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歷者有覬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卽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黎洲之言天也固其談命也支

原社

今世重社祀一府一州一縣皆有之而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謂府主之神何其多歟全子曰是未攷古之社禮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外有國社有鄉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縣之社皆足以比古之國社其鄉社里社無聞焉社神者府州縣之土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以句龍降而國社鄉社里社則以其有功於是國是鄉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無配而別出爲城隍又岐爲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一鄙皆有境神是卽古鄉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韓子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也此卽今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爲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並列則分之中又分焉是皆禮之迭失而不復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不就昔之賢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漫無干涉之古人且撰爲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經之甚者也大抵今世不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諸祠之香火其視壇墠奚翅什伯相過無他天神冥漠苟非誠敬之至無從昭假而人鬼則有衣冠像設足以爲愚夫愚婦之所趨故今世而

欲正祀典惟正祉祀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祉者則存之否則汰之世有深於古禮之士其必以予言爲然也夫

釋奧

古者原有奧神禮器所謂燔柴於奧者也葢老婦之祭歷世奉以爲先炊中夏則祭竈而以奧配之又有專祭則禮器所云是也太史公封禪書亦記先炊是漢時尚傳其祭奧之司火令雖同於竈但當時以爲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故祭竈必用特牲三醴三黍又制心肺肝爲俎先設主後迎尸祭奧僅盛於盆尊於瓶而已康成謂奧當作爨後世皆祖其語然康成改字多不可信而改古人爨祭之禮其神一爲饎爨宗婦祭之一爲爨爨烹者祭之俱在廟祀尸卒食之後而不聞先炊有二是則古人葢別有奧神康成之說非也由此推之則王孫賈之意葢指蘧伯玉顏讎由之徒不過備員未若已之炙手可熱獨當時而用事而亭林顧氏有奧果何神之疑亦可以釋之矣亭林別謂奧竈當以地言同一媚也與其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閒之區竊謂如以地則室西南隅最爲幽隱所稱奧援之力未必不與煬竈相上下耳

釋竈

竈以掌火爲事實與門井戶霤各有專司而其他無聞焉不知後世何故加以司命之稱謂其能言禍福於帝是在宋孟元老夢華錄云然葢由來久矣按天官書文昌六星有司命卽周官太宗伯槱燎所祀者也在武陵太守傳又以爲三台之星若祭法七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與文昌之星不同熊安生作義疏據之以闢皇侃之說愚謂七祀所列亦不得謂之小神要與天官書所云有別耳援神契謂司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趙邠卿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夫行善得惡似未可言譴暴若白虎通所解又微不同要其大旨則無殊也漢制掌之荆巫民閒則刻木爲人長尺二寸居者別貯小屋行者攜置篋中每以春秋之月祀之是古者原有司命之神特巫覡所爲以之解七祀尚非今加之於竈則愈舛矣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

乾隆二年副都御史海寧陳公疏請崇祀先聖前母施氏事下廷臣集議舉朝不以爲然禮部侍郎桐城方公獨爭之衆莫懾御史桂林謝公初亦以爲宜祀而次日

以疾不至遂更無爭者客或以問予予曰吾聞諸公之阻斯議也據奏先聖前母見家語而今家語無其文則不足信也夫小司馬所引誠不見今家語然今家語出於王肅顏師古註漢書以爲非復劉向所定則小司馬尚及見劉向之書也今因王肅之書所無遂據之折劉向何也客曰此孔氏家事使其果有衍聖襲公已久何以未嘗上請予曰國家追崇先聖至五世聖裔之官且萬年皆孔氏家事不必盡出其子孫之請況孔氏譜系之古莫如祖庭廣記首引劉向家語諸公乃概未之見耶客曰是則然矣顧今家語後序有聖父出妻之文得毋所出者之卽前母耶果爾則追崇亦未可輕議予曰此何言也而可信耶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識者無不知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彼爲此語者始於檀弓檀弓之誣先聖及諸高弟不一而足而此爲甚且鄭康成之解亦與王肅異康成言先君子喪出母是聖父出妻伯魚之母死期而猶異是先聖出妻子上之母死不喪是子思出妻而子思之母死於衛則以爲伯魚死而嫁是聖門四世三出一嫁亦不幸之甚矣王肅又變其說謂聖父出妻卽子思所言先君子喪出母也伯魚出妻卽子思之母死於衛也子思出妻卽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也而於先聖之出妻則爲之泯其事乃後人之言又與鄭康成王肅異謂子思所云先君子指伯魚是先聖出妻而伯魚子思亦皆出妻則聖父又幸免不特其事之誣妄又可見其說之倏移而上條移而下初無定也此本不足當儒者之辨而欲據之以議祀禮不亦異歟客曰先聖前母旣無子則其出未可知也予曰古者妾媵有子女君得免於出聖父之簉生孟皮矣施氏不應出也且先聖之配幷官氏亦鄭康成之妄指以爲出者今未嘗不祀也何獨於前母則信之深也客曰凡國家典禮定於大宗伯今尚書張公取羣議而折衷焉子以詞館新進嘵嘵置辨是爲出位予曰漢時有大議雖太學生亦得預聞宋則三館兩制竝在集議之列今固無此例而子辱以下問姑陳其所見耳且吾見尚書之議祀典矣近者方侍郎請湯文正公從祀聖廟此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尚書有憾於侍郎謂文正公行誼節概雖無愧儒者而平生未嘗著語錄不得與陸清獻比首揆從中主其議遂格不行今者因侍郎之爭而力排之猶前事也客愛色逡巡而去因詮次其語以質後世議禮之君子

左氏證說

春秋之諡宗周而外晉魯齊衛最具鄭之七穆皆不書諡最後始有罕武子國桓子而馮簡子不知其爲公族與否且其人雖賢願本末不甚詳并佚其名而存其諡子產之諡別見外傳以宋諸卿之多賢其諡無一見於傳者陳之書諡者三而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名無可攷獨轅宣仲名存而事畧備其餘惟鄉有茅成子耳吾於是疑左氏於諸國之史亦未得見其全也尤有不可解者王子帶而諡曰昭召伯奐暨其子盈而諡曰莊曰簡魯之公子慶父暨其子敖而諡曰共曰穆公子牙暨其孫僑如而諡曰僖曰宣衛之石惡而諡曰悼齊之高張而諡曰昭國夏而諡曰惠然猶可曰諸臣雖以罪或死或奔而業爲之置後故徇其後人之請得良諡焉亦已謬矣晉之狐鞫居而諡曰簡卻犨而諡曰成欒盈而諡曰懷齊之崔杼而諡曰武衛之甯喜而諡曰悼晉荀寅士吉射而諡曰文曰昭魯郈伯而諡曰昭則其爵已剪其族已絕誰爲賜之豈其遺臣故吏妄爲立議當時因而傳之而左氏亦遂從而載之則是出於亂賊之徒之口而竟以登於史乎其間惟齊之國佐諡曰武魯之臧紇亦諡曰武紇之後從亡而出者諡曰哀衛太叔疾諡曰悼此其罪未甚而宗未覆者或稍可寬也子家羈之諡曰懿則以其人有大節而又野死或出於魯人之公論而追賜之未可知耳吾以是時諸侯之例攷之唐成公陳懷公皆弱小亡國之君顧皆有諡是其出於遺臣之私諡無疑諸人殆亦其類乎嗚呼遺臣不忘其君而諡以哀之可也大夫之有罪者而餘黨竊爲立諡史氏遂據以相稱可乎哉安得百二十國寶書及古世本而遍攷焉

文說二首

作文當以經術爲根柢然其成也有大家有作家譬之山川名勝必有牢籠一切之觀而後可以登地望若一邱一壑之佳則到處有之然其限於天者人無如之何也唐宋八家而後作家多大家不過一二周平園樓攻媿力爲恢張徵近於廓水心則行文有蹊徑同甫尤多客氣其餘瘦肥濃淡得其一體而已有元一代規矩相承而氣魄差減明初集大成者惟潛溪中葉以後眞僞相半雖最醇者莫如震川亦尚在水心伯仲之間獨蒙叟雄視晚明而擬之潛溪遜其春容大雅之致此又有隨乎國運而不自知者語曰文章天地之元氣豈不信哉

揚子雲之美新貽笑千古固文人之最甚者餘如退之

上宰相書潮州謝上表祭裴中丞文京兆尹李實墓銘放翁閱古泉南園記西山建醮青詞皆爲白圭之玷就中言之放翁二記尚有微詞然不如不作之爲愈也水心應酬文字半屬可刪吾故曰儒者之爲文也其養之當如嬰兒其衛之當如處女

禁原蠶說

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鄭康成謂天駟主蠶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懼其傷馬臨川李詹事嘗語予曰此最漢儒不經之談吾嘗試之矣一院之中飼蠶於東秣馬於西曾不見其傷也予曰是固然天下之以兩大而傷者必其力足以相抗原蠶雖多不過女紅之餘分閏位耳而謂其足以爲馬政之累乎然所以必禁之者則專爲蠶事計也今天下蠶利莫盛於浙東西吾故熟知其不可也凡桑柘之生三月而茂既剪之以供蠶食則其木之津液爲之流者數日歷兼旬而漸有生意以復其初原蠶多則必復取新生之葉斬艾無遺而桑柘之氣大剝況其成絲於夏者爲質亦薄不足當春時之十五是欲博其利而卒并蠶之氣而耗之行之數年蠶且漸減桑亦盡枯非贊化育之道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是以桑柘用之於春而休之於夏不竭蠶之力非於馬政有所預也若夫天南極壤固有收入蠶之藪者斯則物產之奇不可以爲常故聖人於中國必禁之或曰掌之於馬質何也曰周禮蠶無專官而天駟實以馬祖兼蠶神則禁原蠶者馬質掌之夫豈以兩大之故哉

說蘋婆果

蘋婆果來禽皆柰之屬特其產少異耳蘋婆果雄於北來禽貴於南柰盛於西其風味則以蘋婆爲上柰次之來禽又次之新城王氏羣芳譜尚攷之未晰佛書所謂蘋婆果肖如來之唇正指北方之種而言非柰也王氏因廣志而誤耳秀水朱氏以蘋婆果爲甘棠來禽爲杜則益謬矣白棠赤杜實皆如棟子豈柰類乎閩之漳浦一帶又別有蘋婆果甚堅而劣其殆嫫母之唇耶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終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二

記項燕事補註六國年表後

史記始皇本紀云王翦虜楚王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以江南距秦次年王翦擊破之昌平君死項燕自殺而六國年表楚世家王翦列傳皆云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擊破楚軍殺其大將項燕遂虜楚王不言立昌平君事予謂當從本紀蓋項燕於國亡之後扶義立君力竭而殉國人哀之故陳勝猶假其名以爲收集人心之計卽後此項梁一呼而八千子弟響應亦燕之餘烈耳若戰敗遽死雖不失爲忠感人不若是甚也竊歎秦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項燕沮擊諸博浪沙中以報故國之讎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藉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爲故國重於此見之當取以補六國年表之闕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新莽簒命首舉兵南陽討之者安衆侯劉崇也次年舉兵東郡討之者翟義劉信也其謀劫殺莽立漢宗室者期門郎張充等也俱在莽卽眞之前既卽眞舉兵東膠討之者徐鄉侯劉快也班氏不能特表之合爲忠義列傳故其事之詳不可得聞然其名俱得見於通鑑獨鄛善長水經注載豫章守賈萌殉節與翟義同其爲安成侯張普所賣與張竦同亦見太平御覽而班書并其名不列於史故通鑑亦失載世之熟於鄛註者寡矣因記之

記王荊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荊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莆田黃隱作司業竟焚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按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於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於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

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於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益隱有以啓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二疏不載於宋史特錄之以附於經緯志之後

記先少師事

宋穆陵嗣統吾宗會稽全氏自太師申王而下皆以戚畹承恩澤其由進士出身者則少師府君諱淸夫也少師爲越公次子一門貂蟬相望獨習詞賦取科第已而屢遷至少師判湖州頗以盛滿爲懼未老乞休會稽唐氏者亦舊家其遠祖通議公神道在山陰縣旌善鄉故城山中先是賓祐時唐氏之裔以券求售少師以閒壤畜之而已不知其爲先塋也久而知之瞿然曰梓里先正雖其孫支零落然得無有議我者乎乃命守者禁其樵牧而通唐氏之灑掃如故越二紀而少師致政歸唐氏有名班者謀於宗老引古誼致書來請少師謝而諸之再至卽歸其券且爲標其山徑之廣袤繪圖致唐氏唐氏感少師之德特勒石墓旁而剡源戴師初爲之記夫以少師當時之力於此空山固無足愛揮而還之直敝屣耳顧吾以觀世之有力者雖以一畝之區甚或數弓之地必竭其智計以爭抑思陵谷推移吾家所強據而有之者能保其如帶如礪永弗失乎以視少師春然雅量廣錫類之思卽以沛及枯之惠相去何如也適仁和張秀才誠然以祖墓爲勢家所奪力爭之幾致奇禍其後幸而得直請予書其事予因有感於剡源所記嘆世風之日下并以告吾宗人載之譜乘補家傳之所未備焉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唐江事

錢唐江潮其捍禦者爲海塘此外不聞其爲患獨宋理宗朝一見之顧舊史亦不甚詳其事祇杜正獻集中奏疏其陳穆陵卽位以來大變五大幸五而以浙江之決爲一變其平爲一幸然亦僅曰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闉幾不可以爲國而怒濤復殺寢安故流未嘗言其所以治也四明至正志云妙蓮者湖心寺僧有道術史衞王嘗國錢塘江變大作延妙蓮治之乃趺坐閉目誦呪江潮頓平予平生不信二氏之學然推原其故深服先儒之說以爲釋本於道至道何所本則未有言之者不知道家之祖蓋出於三代以來巫史卜祝之官歷

古聖王固嘗用之而其末流愈遠而愈失其眞夫聖王通天地人以立教故典三禮者其屬有巫有史有卜祝斯其官不可視之爲賤者之流也苟非有齋戒神明之德何以知鬼神之情狀而相與昭格昭格有所弗通何以聯天人於一氣是其術誠不得而賤之但聖王語常不語怪任德不任術如商之巫咸巫賢或謂其以官爲氏而七年之旱祥桑之拱但以修德禳之不聞其以術也世教衰人心壞卽史巫卜祝亦非三代之舊而道家之徒乃以其清淨之胸竊取而運之夫然後有驅役鬼神之法蓋斯人日役役於羣動其志氣不復能感通而道人輩寂坐槁瞑反成旁出之伎至於釋子之所爲則又本道家而小別其門戶如妙蓮者殆亦苦身持力積久深造而後能之非聊爾之術所可幾也當是時君若相日耽湖山之樂格天之政夫復何有非是僧江患固未可知嗚呼以古聖王參贊化育貫通幽明之所寄官不能守其職而流入於異端彼拘墟之儒方斥以爲誕妄不知夫庶子之紊宗閭位之冒統其源流有所自出哉吾聞元泰定間海岸大崩浮屠天岸取海沙詛之遍擲四隅足跡所踐海濤皆止是亦妙蓮之流也

記王之明事

江陰白孟新夢鼎其言王之明事係所目擊有足資參攷者孟新曰初傳太子南來予卽同友人往跡之甫出城卽有百餘騎馳來云往衞太子者至某寺其門鍵嚴甚有窺者騎輒以白棓擊之俄而有動戚數人至亦不得入內傳語曰太子勞諸公倦甚請以明日皆去雖寺僧亦不得見太子何狀也酉時馬士英遣人至卽入之漏五下錦衣馮可宗以騎至言迎太子戒僧無動有起者卽殺之遂以太子去明日使朝官雜識則皆言非矣南京失守士英走有入其第者得馮可宗一緘自稱門生言密啓獻事恐動人耳目當早決其月日正太子獄時事也然則王之明事其蹤跡誠屬可駭竊意方流賊破都城戈甲雲擾太子何由脫身南奔故後人亦多疑其僞但士英輩之所爲則妄甚矣

記馬士英南奔事

士英奔至杭擁所謂太后者來杭城士庶皆得入見太后身長衣黃南面立問以國家禍亂及宮府事皆不能答或曰此士英母或曰宮人也其後士英走太后不知所終吳農祥云

記許都事

許都之禍交口稱其誣屈而陳公大樽何公亦慤人徐公

閻公言之大甚大樽身在行閒至以殺都爲負辭給事之擢棄官去閻公尚責大樽不能力爭而慫人爲職方爲都知兵僉旨之下在都死後數日南都史公時亦以檄召之故黃南雷吳梅村毛西河所言皆祖諸公之說獨吳徵君慶伯以爲不然言都本無奇才特以喜結市井無賴得人心健兒俠客暨方外之不逞者皆歸焉都所結多不能給遂肆劫奪至宣平之官庫亦爲所掠又假中貴之符召兵事發自知不免遂反果如此則都不容誅矣竊疑華亭諸君子以立功自喜誤信都或有之史公更歷事多豈有不審其才行而遽爲檄召之理慶伯之父中允頎於討都官司聲罪之詞容有過實而慶伯亦遂詆之已甚總之都既揭竿爲賊則下流蒙謗終難洗雪但尚讓張元洵非端士設得如史公者駕馭之亦或可收其用而有司復爲激變此紛紛之論所以尚爲之惜者也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流賊之攻鄖陽吾鄉高公以疲兵扼之賊屢至屢挫而去思陵用公爲陝撫南中又用公爲湖撫時　大兵已下陝公至不得前還鄖則亦內附矣時尚有老父在堂公乃閒行歸家齋志而卒方公守鄖有四卒最勇專任劫營事賊至輒令出劫之四卒分啖生牛一隻火酒各一樽夜去竟入賊營但操一鐵鞭所擊立碎賊以刃禦爲鞭所格或折或墜皆不支又往來倏忽諸營爲之驚擾四卒及旦而還無傷者賊乃終夕嚴備不得休息而四卒出入自如非邏者所能遏其歸城也手中鞭皆牢不可開瞑坐移時既而張目大呼齊擲之公既歸亦不知四卒流落何所其後有族弟故孝廉斗階以計車北行宿酒肆中主人翁老矣問知爲公族大不以其應試爲然斗階叩之不肯道姓名固問則曰吾昔從公鄖陽卽所謂四卒之一也因言公事甚悉且出鐵鞭示之嗚呼方公自鄖歸天下猶多事以四卒之技何難改投以圖進用而埋身恐後觀其責斗階之言謂謂有古人風節斯不當僅以健兒相目者矣因記其事附之公傳後

記方翼明事

鄒氏明季遺聞穢誣不堪其爲張緗彥李明睿王燮各曲筆增飾是思以隻手掩天下目也然其中亦有一事可採謂南都翻逆案時奉化方翼明上疏諫發刑部擬罪此事他野史不載獨見鄒氏之書予初不甚信近始訪得其諫疏又知其爲李梅岑先生弟子梅岑故遺民風節之高者也當更博攷翼明之平生而傳之

記石齋先生批錢蠶菴詩

石齋先生在南都學人稱爲誠明先生蓋用昔人以加之橫渠者也吾鄉錢蠶菴尚少年以通家子請業取所作詩求先生點定先生批其卷首曰詩甚可觀然其中有贈女校書作近來此等習氣皆元規之塵也錢氏至今藏之明人放浪舊院名士多陷沒其閒雖以范質公吳次尾方密之美如須馮跋仲黃太沖亦不免焉王玄趾爲戴山先生門下尤卿於此又卿伶人梁小碧小碧以此名重一時諸公賴有後來所造不至終爲此累耳讀方望溪記先生拒顧媚事眞可謂峨嵋天半負然獨絕者矣予選甬上耆舊集就錢氏求蠶菴詩獲見先生手批之語爲肅然再拜而記之

浙西分地錄

浙江之地自明洪武中定爲杭嘉湖寧紹台溫處金衢嚴十一府東寬而西迮其實自秦置會稽郡以來皆以江南之蘇松常鎭四府爲西境直達於大江而止漢志會稽郡治吳領二十六縣曰吳曰曲阿曰烏傷曰毗陵曰餘暨曰陽羨曰諸暨曰無錫曰山陰曰丹徒曰餘姚曰婁曰上虞曰海鹽曰鄞曰剡曰由拳曰太末曰烏程曰句章曰餘杭曰錢唐曰鄮曰富春曰冶曰回浦則今江南四府之地皆在焉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置吳郡而移會稽之治於山陰蓋唐浙東分道所由起吳郡則又今蘇州所由起會稽則又今紹興所由起孫皓寶鼎元年又分吳郡合丹陽郡之地置吳興郡是今湖州所由起晉武帝太康二年又分吳郡無錫以西毗陵校尉之地置毗陵郡惠帝永興元年又分吳興之陽羨合丹陽之永世置義興郡是今常州所由起元帝初又分吳郡海虞北境置南東海郡寄治曲阿是今鎭江所由起陳後主禎明元年分吳郡錢唐縣置錢唐郡是今杭州所由起隋平陳置遂安郡是今嚴州所由起蓋六朝揚州封內以丹陽爲王都而吳郡乃其近畿故多合二郡爲揚州而以會稽爲東揚州又於吳郡之京口別置南徐州以毗陵義興度屬之其後又置吳州震州以壯形勢然開府屯兵則仍以丹陽自爲一局吳會稽自爲一局是以宋顧琛爲吳郡得合吳興王曇生義興劉延熙晉陵袁標之師以應袁顗而尋陽王子房應之於會稽梁杜龕爲震州得合吳郡王僧智義興韋載之師拒陳而張彪亦起會稽是也唐之江南東道治蘇州始復合古會稽郡之舊惟昇州則古屬丹陽而唐始割隸之者迨肅宗乾元二年又分浙江東西道則西道於

昇潤蘇杭常湖之外幷領宣歙饒江四州蓋兼有古豫章郡之地東道於越衢婺明台溫處之外幷領西界之睦州其後西道卒罷領宣歙江饒而以睦州屬之東西各領七州浙西鎮海軍使之治自憲宗元和而後皆在潤州其後楊行密錢鏐爭浙西潤常兩州皆歸楊氏故僖宗光化元年吳越移鎮海軍治於杭而吳亦仍置鎮海軍於潤一如山東兩昭義軍之例吳越寶大元年不通中國於是以蘇之嘉興縣置開元府是今嘉興所由起宋平江左浙江西路復合但不領江寧蓋復古丹陽之舊南渡後所分軍州亦猶舊界也元至正間始分嘉興置松江府蓋會稽之西土自罷侯置守以來雖其中離合不一而蘇松常鎮之合於浙西則未有異者若以地勢民風言之則杭州而西應與蘇松四府爲一部江寧而東應與徽池諸府爲一部揚州而北應與廬鳳淮徐爲一部據大江而三分之是晝野之至當者唐以昇宣歙饒江幷入浙西未免有鞭長不及之勢而明初則嘉湖亦當歸直隸將浙西不過百里胥失之矣嚴州自六朝以來俱屬西界唐時暫隸之東不久卽歸之西其東屬者亦非也

浙東分地錄

浙江十一府以秦置會稽郡之封計之西雖縮而東則贏蓋秦時會稽之東自浙江隔岸爲烏傷諸縣迤邐至於山陰又東自餘姚句章至於鄞而止秦之置郡三十六而閩中郡弗與焉今閩中之南境蓋有秦南海郡之地其西境蓋有秦豫章郡之地非盡秦之故封也而吾浙之合溫處三府則實秦閩中郡之北土秦之亡也故越王無諸閩君搖以兵從漢滅秦高帝卽位封無諸爲閩越王惠帝時又分閩越之地封搖爲東海王無諸之所王者當卽今泉建諸府之地搖所王者當卽今溫處諸府之地而福州則爲兩國之交若漢初會稽之屬原祇二十四縣太守治吳其親轄者爲曲阿毗陵陽羨無錫丹徒西部都尉治錢唐其分轄者當爲婁海鹽烏程由拳餘杭富春烏傷太末烏傷太末在東然由富春而上則在部內東部都尉治鄞其分轄者當爲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剡句章鄞皆秦之舊也吳地記曰東甌亡於漢武帝建元二年漢遷其民於江淮其後遺民稍稍復出於是始立爲回浦縣其時閩越猶未亡也十六年復有事於閩越分其國爲二東越王餘善與越繇王丑竝立元鼎二年二國盡平亦遷其民而虛其地以其遺民稍出者立冶縣於是增設會稽南部都尉治回浦而以冶屬焉後漢既

分吳郡錢唐非復會稽之有始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由鄞而徙章安南部由回浦而徙侯官司馬彪云章安即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分冶地爲東南二都尉東部治臨海南部治建安晉書曰建安武帝時名東冶後漢改爲侯官合二史之言攷之東冶即冶縣也東部之由鄞而徙者蓋搖之封南部之由回浦而徙者蓋亡諸之封竟以秦閩中郡之全地附於會稽孫亮太平二年始分會稽東部置臨海郡則今台州所由起孫休永安三年始分會稽南部置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又分建安置晉安郡則今福泉諸州所由起明帝泰明元年又分臨海置永嘉郡則今溫州所由起唐之與也豐建汀漳竝建而猶屬江東宋訪使之治蘇者領之用漢制也其置福建經畧司自玄宗始其置福建節度使自肅宗始於是侯官都尉之地遂獨爲一道而東部則竟隸浙東蓋自天寶元年分溫州置處州計地而論直盡得回浦縣之境福建一道僅得冶縣耳考漢太康記有回浦鄉在鄞縣南當即南部故治然則回浦亦在台州之境與冶相接當時以二縣包舉全閩也若孫皓寶鼎二年分會稽之太末諸縣置東陽郡是今金華所由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分東陽之信安置信安郡是今衢州所由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分會稽之鄞縣置餘姚郡則今寧波也是乃秦會稽郡之東境其時如金華之永康寧波之象山則尚係閩中之地所度屬者是浙東分地之顚末也以甌閩之界言之踰仙霞越杉關可以別爲一道若東甌允宜屬之浙中者也

百粵分地錄

百粵之於越蓋自無余裂土以來傳國踰千年子姓繁衍分闢天南之土凡職方不錄者皆爲所據芋區瓜疇各以成部其在允常句踐之先已有然者正如白狄赤狄之同出於狄舒庸舒鳩之同出於舒太史公乃謂越亡之後宗支分散或爲君或爲長以臣於楚非也閩越揚越甌越駱越之名甚古不自七國後始也周禮夏官有七閩則閩越之自爲一種舊矣史記當周夷王之時楚熊渠興兵伐揚越則揚越之自爲一種舊矣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故輿地志曰東南有二越則甌越之種不同又可知矣呂覽越駱之節則駱越又一種矣安得如太史公之言以爲越亡之後所分乎況以罷侯置守之界言之百粵之地所謂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守不在三十六郡之數者也國語句踐之盛西至於太末東至於鄞此僅僅秦會稽郡界而於閩中以下四郡無

預也將謂其時四郡未有屬乎則沃野六七千里陸與楚之長沙豫章黔中三面壤地相接水可由海道以通齊之膠萊不特三江五湖之利也以句踐之生聚教訓冒虛此而置之乎將謂句踐滅吳後所并據則淮泗之地卒棄之而不終守況四郡之隔以險阻且廣袤而不及控馭乎然則百粵之舊有君有長可知也百粵之種本出於無余之後故當越之強則臣於越越亡則臣於楚盖自楚衰而吳盛吳亡而越盛江湖以南漸通於上國而百粵介在荒服以外尚仍僻陋之區風氣未開故庶民於強者耳漢書注則謂自交趾以至會稽綿亘南東道里絕遠各為種族未必皆夏少康之裔斯固未可定然據其所云是百粵與越初非一姓而史記以越為楚滅宗支散處而後有百粵之稱者益不足信也已

鄞西湖十洲志

鄞西湖之勝至宋元祐閒而極盛南渡以後皆遭變置劉戶部所作圖已無存者嘉定閒縣境圖則闕之近修鄞志者閒有所指或合或否予為捃拾舊文約畧故跡大抵中央得四而東西兩岸各分其三舒亶十洲圖記曰因湖上之積土廣為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名之是十洲閣在壽聖院中王亘題閣詩曰山川如幻閣長秋一島飛來伴九洲是壽聖院為十洲首即花嶼也前輩張瑤芝以為芙蓉洲謬已王亘柳汀詩曰臨流裁得虹蜺住留作憧憧兩岸橋西憧憧橋即今尚書橋東憧憧橋即今館驛橋是逸老堂即柳汀也聞性道誤以為月島舒亶芳草洲詩曰小雨如酥露下晞嶼花汀柳自相依明范侍郎指為碧沚其說是也盖碧沚最居北柳汀在其南花嶼又在南自史氏搆別業後始改名碧沚舒亶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舒氏嬾堂在舅底而松島在東則眞隱觀乃松島自史忠定築觀改名竹洲張瑤芝遂疑為竹嶼非也是中央之四址也由松島絕湖而東為竹嶼劉珵詩曰清影扶疏月際來以其接月島也晝錦橋當其南牢家橋當其北河橫一道今已塞在七姥廟旁竹嶼之下為月島劉珵詩曰衆樂亭前月滿洲以斜對柳汀也牢家橋當其南均奢橋當其北月島之下為菊洲史氏實奎里在焉直至平橋而止近人誤以為松島是東岸之三島也由松島而西為煙嶼劉珵詩溶溶曳曳拖輕素遶盡漁簑與釣槎湖上漁人皆居舅底錦里橋當其南觀音寺橋當其北橫河一道已塞在周觀察第旁煙嶼之下為雪汀即報慈觀音寺也王亘詩曰梁公宮裏舊池臺盖指錢康憲朱郎而言觀音寺橋當其南

感聖寺橋當其北（閒性道誤以觀音寺即感聖寺遂并二橋爲一）雪汀之下爲芙蓉洲直至褒繡橋而止近人又有謬以橋北隔河一帶當之者是西岸之三址也嗚呼陵谷尚有變遷何況湖上之區區者特據當日十洲之詩參以志乘尚可彷彿其大概云

甬上寓公偶志

吾鄉僻在海上然累代星移物換之際必多四方避地之士其後或遁或去要足以增吾鄉文獻之重不可遺也國初如北平梁鶴林居鄞城東青神余生生桐城方子留崇沙宋菊齋皆居湖上不波航中休寧江子雲居城西華亭徐闇公居定海之柴樓張子退居浹口而其隱於僧寮者不預焉方明之初西域丁鶴年居定海金華戴九靈居慈谿永樂寺曹南吳志淳居鄞東湖山陰張玉笥居四明山中永嘉高則誠居鄞櫟社（今尚有瑞光樓故址）龍子高亦居慈谿南昌揭伯防錢唐楊彥常會稽盛景章魏郡邊魯生永嘉柴養吾俱居鄞而玉笥埋名傭於僧寺至死始有知之者其跡尤奇方元之初閩中謝皐羽以遊錢塘張玉田以卜天台舒閬風劉正仲以授經胡梅磵以注通鑑葛慶龍以詩皆居鄞而慈谿黃東發居湖上又居同谷居小溪奉化曹泰宇亦居鄞此雖同郡而在甬上則爲客寄更追溯之爲南渡如魏山房張雪窗張於湖朱灣山皆定家焉不在此列若山東焦先生以理學居鄞大函山中吾鄉得私淑伊洛之傳自先生始晏尚書敦復居湖上又常寓昌國有昌國梵慧寺碑咏梵慧方丈梅花詩猶載於舊志浦城黃子游則居奉化皆寓公之生邑者也嘗思蒐輯諸公軼事遺文別爲一錄以附圖志之後而卒卒未暇姑舉所知者牽連記其名籍以俟後之博雅者成予志焉

招寶山鐵符志

招寶山本名候濤山居民以其當海口商船所經百珍交集因以招寶名之或以爲因山下蚌珠者妄也相傳宋政和閒沈鐵符山下按況遠豐惠廟記政和七年四月樓异造畫舫百艘置海口專備高麗使臣之用又造二乘舟錦帆朱鬣威耀若神投鐵符於招寶山之海中以鎮之時有巨魚出現長數丈鱗角耀日觀者駭之然則當時所製凌虛致遠凌飛順濟神舟之屬皆在是山下也其鐵符殆林靈素等之所爲道君方崇術士尚符瑞而巨魚之祥守臣以此迎合邀再任矣嗟乎病鄉井以博一官又造爲詭異誣惑耳目异之罪不足責特外夷貢使曾未幾至而燕山已塵起矣嗣君航海奔迸於

金鼇背上鐵符能少效其靈却埼頭犯駕之師否耶樓氏晝錦堂世諸特變其說以爲是時海潮坍溢民田乃以鐵符自山投之於海泛濫以定因以名縣是樓氏子孫自愧其廢湖給貢使之失而欲以此掩之不知定海之得名在朱梁時又可見其後人之不學也已

志懸磁葬廟緣起

懸磁何以名廟因懸磁之葬也懸磁何以名葬肖葬形也泉深不能及膝以竿探之自葬以下可至數丈歲旱諸溪俱涸而葬泉湧不竭說者以爲自葬以上如從空中懸磁者吾攷懸甕之山見於山經則懸磁卽懸甕之類皆取於象形歟廟之神爲誰殆葬神也葬神則不應有衣冠面目而流俗廟必有像有像則設爲衣冠面目因其衣冠面目而別求其人以實之於是紛紛不一其說或曰是鼈峯逸民乃萬歷末年有神扶鸞而降自道其生時事頗類漢之董徵君里人咸曰懸磁者懸慈也因孝而得慈猶慈谿之以徵君也然尚未質言其姓氏或以爲宋殿前巡檢張寶建炎扈從來鄞會金兵追避難重趼負其母入山其母度不兩全投井而死寶亦殉焉故曰懸慈蓋因慈以懸孝予攷張寶乃衞士非巡檢扈從以鼓噪伏誅非投井無一合者而里人信之尤篤至大署其神曰張公或又以懸慈乃老僧之名有道術嘗居於此歿而里人神之因爲立廟是三說者皆改磁爲慈遂幷其地名而易之然不直曰懸慈廟而係之以葬則其爲祀葬神也彰彰矣予故爲之志其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南雷舍利辨謂吾鄉阿育王寺舍利自明嘉靖以來一失於胡制府防倭之師再亡於山民李氏三入於酒家其故物杳然矣因進溯前此數千年流轉不一其譎張爲幻當更何如吾讀魏俜聞見小史（鏞按俜甬上人）言寺僧爲舍利求放光多以佞牛安排次日卽有微驗則南雷之前已有言其僞者然二家尚未原其始而詰之阿育王舍利其最著者在丹陽之長干李延壽扶南傳曰晉簡文咸安中造長干寺塔其後有西河離石胡人劉薩訶遇疾暴亡七日而蘇自言見觀世音語云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因出家名惠達遊行至長干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乃還於簡文所造塔之西別爲塔梁武大同三年開之因重修塔帝親幸寺設無礙食此事溫公紀之通鑑扶南傳又云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僧迎至臺帝禮拜竟卽送還院入新塔此

舍利亦薩訶所得則卽今在甬上者也然考會稽記云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謂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鄞縣置安身舍利塔阿育王捧塔飛行虛空入海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如人形至今寺前數里有巉名烏石又十五里有塔嶼據此謂王導初渡江是在簡文帝咸安之前又釋感通傳曰晉太康中鄞石劉薩訶業弋獵病死而蘇云冥中見一梵僧告以宿業甚重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古塔當勤求禮讖可以免厄乃祝髮名惠達東詣鄞縣訪之一夕聞土下金鐘聲越三日見梵僧七人行道空中涌地形爲方壇神光照映因刷土求之得石函中有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爲烏石夫一薩訶也忽而爲東晉咸安以後之人忽而爲西晉太康閒人蓋欲附合會稽記王導之時代故不得不改咸安而爲太康而蕭梁大同修塔之歲亦或改而爲普通是其荒誕不經何足詰也且其異同尚不止此據釋氏書佛涅槃後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涅槃處諸國各齎少許歸國以造寺塔是阿育王自起之塔及諸國所分造猶專指西域言之此其說尚不甚怪自中國人爲之增飾如李延壽謂阿育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則遍於天下矣卽以薩訶所舉四塔惟丹陽見重於前鄞縣代興於後蕭梁之地不及洛下齊城故二塔無聞焉河南志雖紀嵩少有阿育王塔而不著其異卽長干之舍利自蕭梁亡而亦無復豔稱之者吾甬上之後起則以錢氏之佞佛也彼爲之紀述者旣已顚倒人代恣其附會而逃儒歸墨之徒亦畧不攷其始末膜拜頂禮惟恐不及吾故詳著之以補南雷之所未及

吳綾志

吾鄉自唐至宋皆貢綾唐國要圖云貢交梭綾貞元十道錄云貢吳綾元和國計圖云貢吳綾白附子宋九域志云貢綾一十四匹寶慶志云貢大花綾一深寧先生七觀亦誇交梭吳綾之精據舊志言吾鄉風俗不甚事蠶桑故縑帛俱貴何以登貢物耶惟奉化絁絕密而輕如蟬翼獨最他產象山苧布獨細曰女兒布見寶慶志明時稱慈谿葛布見於縣志近則鄞之林村絹見於萬徵君季野鄞西竹枝詞而交梭吳綾已失其傳鄞之南湖舊有紡絲織紗諸巷始卽貢綾時所呼蓋杼軸羣聚之地而後遂沿其名耳

車螯志

今天下車螯莫如淮南然謝康樂山行記永嘉車螯不

如北海南朝之北海則膠萊也是車螯以齊產爲上吳產至歐公始稱之而同時王荊公所咏則鄞產豈地氣先後之不同抑待人而始著耶荊公詩謂其殼可入藥則又方書所未言者

大算袋魚志

大算袋魚爲吾鄉土物卽所謂望潮者也其大者曰章舉亦曰章距俗傳以秦始皇東巡棄算袋於水中化而爲此魚固不足述而羅端良稱博物其爾雅翼以大算袋魚爲鯽之別名何其舛也鯽之出以夏大算袋魚之出以秋時既不同種類亦判予嘗聞海上人語望潮亦能以鬚纏物而食之羅氏殆因此而誤耶因戲爲詩云祖龍幷六王多算仗斯袋持以贈海若百谷計可會算囊作墨囊是亦蔡謨輩豈知五曹耶不登十笏隊（鯽能吐墨汁望潮則夫之聞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五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序

節逢獻歲正星野之北還序在履端方斗杓之東指慶初元而撒荔家傳太乙之占撫令節而傳柑戶作紫姑之卜乃有天生碩果恰逢杖國耆年神祐靈光適值傳家初度詢皇覽庚寅之日當攝提娥眥之垣時則河渚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逐神鐙佛火而來一介書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並坐聽賤子之一言恭惟九沙萬老先生前輩南滌勛舊名宗東浙耆英世胄豐沛風雲之種歷四忠三節以傳家英裒棨戟之門兼六鎮九邊以建節是以王姬下降貳室宏開帝妹來歸盈門有爛至若數甘陵之圭臬比跡膺滂推汝祉之宗盟追踪方謝蕺山理學薪火籍之長存竹浦文章枹鼓因以不替積十六朝之喬木萃五百里之德星夫明德之後有達人然極盛之餘難繼起先生則拔幟於過庭之日已壓時流操觚於就傅之年便驚前哲覩秭侍中之狀貌知爲叔夜之兒聽陳司空之議論識是元方之嗣雕成講義洛陽之箋素俱空選就文鈔鄧林之棗

黎都盡於是挾天人之三對信筆　彤廷揮時務之萬言含毫　紫禁翰墨映螭頭之日早朝罷後承蕉露以研磨奚囊載雉尾之雲退食歸來裛蘭膏而排纂詩成珠玉新聲播在六宮袖惹氤氳香氣攜來五夜光芒萬丈凌轢一時文苑揭爲斗樞藝林驚以天半乃復掄才冀北俱登天駟之羣校士黔南大啓夜郎之陋羨珊瑚之結網絳帳增輝喜桃李之登門緇幃生色豈期素乏宦情遽興歸思念故園之松菊厲晚節以相需急舊國之蓴鱸訂佳期以未艾北高峰下別業三椽南屏山前遺書百卷窮年皁帽訂豕虎之訛淪十載黎牀攷蟲魚之細碎杜元凱集春秋之解夢魂自青肯墨守而成衞樸齋成戴記之書精力從鬬絲牛毛以出野鈔國史羅網於枯函墜簡之中泰篆漢文摩挲於斷碣殘碑之下芒寒色正笑石渠天祿之非精日曜霜清嫌蔡竹絳雲之未博凡此盡巨公元夫所希有寧祇薦紳學士所未能更有一端尤爲獨感以燕文之陋劣久慙荒落於三冬況末學之伊吾長媿空疏於七錄則是此閒傖父了不異人何意閒世明公竟爲側目殷勤訪戴倒屣傾筐忼慨推袁班荆贈紵開稚川之文籍盤三壩以借縹緗啓曹氏之書倉醉一甌而檢部帙道旁苦李得荷陶成爨下焦桐還加拂拭是則古人知已之恩所以盟之肝膈而志士神交之感直以等諸生成者也茲當春日之登龍幸際稀齡之稱兕爲著生而屬望甫申嶽降尚期下

北闕之徵車戀未契而從遊黃綺籌添願長作西谿之逸老三杯藍尾聊當泛粥之卮一唱陽春好作看鐙之曲

李甘谷五十序

甘谷去年秋以脾泄病甚醫師視之皆曰不治卽親友望問見其狀者亦皆曰不治予謂老友陳丈南皐曰甘谷無死法南皐蹙額應曰固幸其然也但病甚劇奈何予曰砌里李氏在吾鄉盡文獻之職志也自櫟軒棟塘以來十餘世矣實父子年封若戒荏昭武世其學弗替而杲堂先生集其成其中若侍御之清望黔撫之懋勛儀部農部之死事李氏之名德固不僅以文章而杲堂以睎髮吾汶之風節出而紹之又能以文章發明先世之忠孝斯其立言所以獨尊況是時也李氏之難亟矣杲堂以一身支柱其閒使九宗七族得保於飄搖簸蕩之中其功尤巨是又積慶在風節文章之外者也杲堂傳之東門東門傳之甘谷一綫之寄舊德是憑當有所

以昌大之者而謂如喬夫之喪之有是理乎張安世懸記丙吉之有嫪古人不我欺也且甘谷之生也其先太孺人夢有菊花盈谷菊恬而壽所謂傳延年者也寒香晚節正未有艾故曰甘谷無死法於是南皐浮白起舞曰善已而甘谷之病綿延九死浹歲而果愈今年秋坐蝸廬祓除松梧閣開雲嶺招予與同社諸公尊去年句餘土音之盟踰月其五十生辰也南皐令畫師爲寫菊英圖甘谷曰吾今將悟無生之妙以祛浮生之累神遊於無何有之鄉屏當一切惟是膏肓之痼不能盡療者此枯吟之積習也其爲我論定之予曰夫橐木死灰別窺夫義山法海之界洞徹元微此寒山石門二氏之詩境也鳶魚之飛躍沂雩之風咏曠然天放此擊壤江門儒者之詩境也兩者俱非僅詩人之詩而其中有別儒者雖一物不足以嬰其心而無一息不求盡其心之所當爲正非二氏之遺棄世事者比甘谷行年五十矣杲堂之薪傳所萃侍御黔撫以來之門戶所膺櫟軒棟塘以來之弓裘所託天之所以不死甘谷者謂其所當爲者重且艱也非謂冥心忘機僅博一悟於茶鐺藥竈之閒以盡八又三變之能而已歐王爭秋菊落英之說解之者曰落始也甘谷之所以丕承舊德者方自此始前此之詩雖工未足以盡其境也請卽以此爲甘谷壽予與甘谷爲十世通家兄弟先贈公遭易代之厄嘗向杲堂先生假館而居非尋常交好比也曩昔少年追隨長者均有碧梧翠竹之聲今俱老大矣力追先正以永終譽願與同社諸公鍼厲之

錢芍庭七十序

老友芍庭錢先生以今年杪春爲七十慶辰諸子頓首乞言於予古無祝年之禮有之自末世其言大率浮誕不可道故予於應酬文字十九束閣而祝年其尤也至於芍庭則不禁有焉五百年來甬上系家莫如楊張屠陸四姓而錢氏以名德起而齊之導源於紀善大於方伯又數世而爲臨江使君之直節清溪觀察之講學寧國使君之大孝於是明社且屋則有若太保忠介公暨其弟檢討樞部監紀其子尚寶之破家殉國而錢氏亦以此覆巢毀室至於東西逃竄不可復支然且寒灰邂村讓水諸老之固窮支守柴桑之節各以變徵之音鳴於汝社而又有東廬徵君以雄才出而重支門戶而錢氏之破碎於滄桑者始得復暢曩之盛芍庭則清溪先生之冢孫東廬先生之子予於諸老皆不及侍僅得交芍庭兄弟雅不媿王謝後人之目二十年前芍庭五十

其仲弟春圃尚無恙同人集於正氣堂下共爲詩以壽之時予年少齒於席末曾未幾時而春圃死其少弟盲隱以廢疾不能出諸錢之喪日甚芍庭隻輪孤另行吟於荒江寂寞之濱欲以三旬九食之餘支東廬先生當日之舊艮亦苦矣然芍庭不以老而衰不以蕉萃而喪氣及予采詩之役甬上文獻星散芍庭爲予伏助陸走重山水浮絶壑其所得最多歲時佳日烹雞醞酒必與同人唱酬爲樂而以予之表章其先世之大節也九傾倒不能自已嗚呼以近日衣冠之式徵求如芍庭者豈不爲故家之眉目哉諸子試以吾文爲尊人誦之并以聞之盲隱以爲何如

董鈍軒六十序

董氏於余家在前代並稱朱輪華轂之望其中師友之淵源科名之譜系姻眷之締連不可以指屈也年來甬上喬木消沈新秦子弟日以彼猖而甲第之凌夷至於莫來莫往亦不獨董氏爲然予能官歸諸董者舊如晨星其昕夕過從者祇鈍軒兄弟三四人鈍軒之少子秉純年甫踰冠頗有志於稽古來問學今年七夕鈍軒之六十也秉純先期郵書至杭乞予言以奉觴余念鈍軒壯時隨其先公承昌使君北走燕岱東至萊海南抵滇雲西遊華嶽其時董氏方當鼎盛鈍軒負奇氣嶄嶄所與往還大半騎馬試劍之豪胸中不肯以閉目合眼之書生自待年運而往永昌官海風波家門摧蕩鈍軒亦復蹭蹬不遇返智於拙抑才於恬置身於槁項黃馘之中所有詩歌聊以自遣何其困也世無藺子瞻誰識陳季常世無呂伯恭葉水心誰知陳同甫王道夫鈍軒雖欲不杜門息慮亦何可得況復一二交遊相顧俱無善狀即數年以來過從老友南皐以窮死芍庭三旬九食甘谷巽亭長年病憊予亦頻歲奔走江淮之上詩酒風流渺然契闊秉純即欲乘初度之良辰爲高堂謀燕喜吾恐其擊破唾壺反增感慨也雖然窮達命也枯榮時也而吾曹之所以自立者非命之所能縛鈍軒其借此暮景之消磨益勵其進修之堅忍是則吾枌社契家諸兄弟所可藉手以無慙先人之舊德者秉純方有志於學古其不以吾言爲迂則啜菽飲水莫非白華之潔也已

董遜齋毋李太君七十序

說者謂古無祝年之文其列之爲序也自元之虞楊諸公始也猶未以加之婦人其援例而起也自明初諸公始也榕邨李文貞曰魯侯燕喜援壽毋以及令妻則古

人未嘗不及此然耶否耶恐未足以爲近日之文例也惟是人子之情其於陔堂南北有不能嘿而已者但求其無愧詞焉斯已矣今年九月董母李太君七秩太君蓼存先生之繼室也董氏爲吾甬勾甲族四百年來施行馬者連門蓼存先生言有坊表而行有壇宇翕然爲董氏宗老斯固通國所共知方中年時亂嗣未廣思得淑女以助蓀氏之簪而太君來歸其於四行七誡十二訓從容中之已而攝行中饋之事累世素封門戶既大蓼存先生又勤施不怠其綜理庶務以爲內助百口之所仰成九宗三鄰之所待命千倉萬箱之所司錄漏四下而未寢雞三號而遽興非僅僅酒醪魚菽之是議已也而太君井井有條不大聲色咸歸節度至於珠璣之飾綈綺之製非不充奴篋笥而蕭然守林下之風未嘗以嬰情紙糵竹閣足跡未嘗踐廳屏而僕從無不歌其淑德蓼存先生下世所生子三俱已頭角嶄然各有成立太君泫然流涕曰所望於若輩者寧止是守爾父之田園已也出則克自樹立以追踪先世之勛閥入則毋忘爾父樂善好施之懿德以替其弓裘斯則若壟之所以慰我矣及諸孫漸長亦是以此語三致意焉故其子若孫皆循循守禮不墜其家聲宜乎彤管之譽聞於閭

史而既壽且康以享福履膺遐算也今太君鶴髮且種種矣拜前拜後者其翠竹耶碧梧耶芳蘭之苗耶晨羞夕膳其白華之潔耶董氏之宗親陪彩衣而舞捧兒觴而前者其松之欣耶柏之悅耶諒哉其足以輾然而稱慶者也太君第三子乞言於予予生平不敢妄爲祝年之文以蹈震川橫目二足之誚但以太君之生平實有不愧於中壘蔚宗之所稱者約畧詮次之以爲序

祭蓄水張公文

嗚呼十九年之旄節此日全歸三百載之瓣香一朝大去漢皇原季布
聖朝之大度如天柴市磔文山異世之孤忠若一爲問南屏深處孤魂已爲忠武忠肅之隣試看朱鳥飛來野祭半在重三重九之日惟茲枌社雖甲乙之侶無存瞻彼蠣灘顧蘿蔦之遺未替適逢忌日薄薦生芻溯遺事於七十八歲之遙若存若歿夸豐功於三十一城之捷可涕可歌固知此志之長存更幸
熙朝之不諱重歌薤露以當平陵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代錢溶恭作

嗚呼百年桑海已埋骸髀之腸再世影堂重肅清高之像痛當時之忠憤貶秩僅用白鵬攸身後之褒崇依例

應加赤韍忠介遺命用五品飾已遵之以瞻矣然監國追贈太保吏部尚書之命則在其後是不應以遺命而格之也故予主仍用一品服飾之議倘漢官儀而可問稱唐宰相其何疑乃準諸通家後輩之公言非敢違烈考臨終之末命前者炎威肆虐粟主遘災夷伯震驚自慙負罷新宮慟哭又已歷年雖生有所自去有所爲神明無所不周而魂則已升魄則已降憑依究將安託嗟茲孤子亦已七齡爲念袁門兼承諸父敬求佳植既卜吉之可庸改用新題庶栖神之有地嗚呼四忠一節偕騎箕尾以翺翔上穆南昭望鴛雲車而肹蠁又況捧指南之集編次甫成招蹈海之魂碑銘初備時予勸公子爲昔檢討諸公行大招之禮血三年而已碧恨終古以何窮敢曰維馨庶幾不吐

合祭錢張二公文錢公以六月五日卒張公以六月九日生

嗚呼琅琦江上溯往事以魂消雍睦堂中問遺年而腸斷豈意上相歸魂之日正值元樞降嶽之辰前輝後光同符合撰悲風來黃鵠百年尚有孤兒夜雨落南屏一綫更歸何處古稱忌日不著生朝屬在故人何妨合席敬陳二簋以迓雙車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嗚呼義公魯公爲梓里忠貞之重此堂此祭原砌街文獻之遺黯淡南雲魂魄化爲朱鳥蕭寥北郭精英猶在蒼宮唯甲乙之子弟尚存卽蒿萊之哀思弗替敬陳明水酹茲忌辰謹以李氏宗海先生杲堂先生配席尚享

祭楊元徽明府文

嗚呼哲人萎而浩歎雄圖蹴而悲鳴望西靡於咸陽之樹瞻東隕於太華之精是固通國爲之心惻千人爲之神驚而況乎詣實關於門舊譜幸託夫友朋伊明府之令德實盛世之芳型語閱閱則原跨西海問門第則宿著東京乃以毓雀銜環之德世召升鱣集舍之禎弱歲而玄亭奪鬢髮年而崑體齊稱德祖之機銳閃鑠盈川之頭角崢嶸而且凜四知於暮夜戒三惑於生平允不愧而不怍抑有物而有恒早列賓興之席遂登

天子之庭惟神明之則哲獨相賞於羣英謂往哉其汝諸特簡爾以專城翳甬東之彈丸爲濱海之戶扃旣商船之雜處坊奸究之易乘況積年之凋敝又荒饉之薦臾民力困而未蘇人心震以不寧譬鴻翼之見折擬魚尾之將赬追明府之下車沛雨露於風霆以爲張弛之有道在於溫肅之並行不有懲也何以勸不有摧也何以興彼小民之椎魯驟心悸而目瞠及積久以共喻羣沐浴於和平故孰殺之謗止而誰嗣之頌興出東城之百里本斥鹵之縱衡困潮汐之出入且有田而莫耕爰

陳書於閩府啓帑藏爲計程相流泉以置閫觀夕陽而建碓羨泥塗之可化慶膏腴之漸登至若葺千尋之雉堞壯百堵之藩屏覩子來之畢集何鼛鼓之克勝凡此皆與作之要務而卽爲賑恤之大經夫惟仁則有勇誠則生明是以胥吏絶舞文之隙苞苴杜由竇之萌竿牘爲之不作城社爲之肅清幷無暇援琴而弄鶴祗有事戴月與披星因之三異聞於制府上疏達於中丞軺車錫之章服

御屏志其姓名在我輩固皇皇乎借寇之慕而使君亦戀戀於用趙之情方且徼福星之長在願弗令

璽書之見徵胡三尸之爲虐羌兩豎之頓嬰偕諸生以問疾望公所而怦怦忽皐某之大呼已升復於東榮招芳魂兮不來徒躑躅而屏營問遺言於侍者述餘憾之未瞑感

天恩之高厚徒結草於三生遠盼山南之喬兮腸斷近撫堂北之護兮淚零鄭公之渠莫竟張仝之郭誰成迫彌留而大漸向哲嗣以丁寧戒持身之維正毋隕墜夫家聲是亦可以想見夫表忠裏孝之敦摯而追信夫臨深履薄之戰兢論彭殤之一致縱達觀於蓬瀛齊死歸與生寄寧結滯於骸形又況其來也斯民之父母其去也大造之精靈所可朽者骨肉所不泯者汗青而獨是望棠陰之如昨埋玉樹以何能不能不怪夫天道之無知而悵彼神聽之難憑

劍源二哀 有序

予嘗窮六詔諸山水之勝各爲詞以侈之然皆宋元以前語爲多載思因國之季陸覩察周明募兵寨在榆林周貞靖囊雲草鄴在小盤谷是二蹟者皆足爲劍源稱重而又皆鄴產也乃補述之以爲他日圖經之據

榆林風景兮清且嘉山人佳其中兮餐流霞在昔宋元厄會兮遭陽九公棠置砦兮勞防守三百年來兮龍蛇爭不驚草寇兮驁羲兵彈丸兮海角隻手支天兮力薄乃有夸父兮奮戈不遠鄧林兮逐逐我祖兮我父五世相韓兮登系譜購力士兮無椎訪滄海君兮無所碧血兮浸淫耿耿兮此心此心兮不移肯與崦嵫兮俱沈觀察初立寨時本爲馮王二督師犄角兩公軍敗觀察尚思支吾久之軍潰我過遺寨兮弔故蹟嗟土花兮如墨呼空谷兮蕭寥聆荒谿兮於邑誰謂洞天兮不幸屠雲割瀑兮遭薄命彼忠孝兮所過存縱歷劫兮非病吁嗟乎芳魂兮其可招猶凜然兮山之皐草瓢大於斗吾髮之所儲披縮不傳衣此意將何居試瞻雪竇兮密邇有故相兮登堂謂林閣學增志也生徒兮雲集

我獨掉頭兮別有行藏不爲異姓之臣兮肯爲異姓之子笑彼逃禪者流兮久假不歸而忘所止白雲兮一鋤蒼松兮一笠愛泉流兮齒齒跋足而前兮寧病涉長齋兀兀兮不闕佛祖之法輪時或返我邨居兮不妨一過夫細君步懸蜓兮有奇木拾野燒兮得餘材斲爲養和兮擁爲鑪山靈亦憐我之寡諧也吁嗟乎樛灣樛樹猶如故邈高風兮其誰遡

哀石將軍廟古樹辭有序

城西六里有石將軍守信廟其雙樟樹相傳以爲建炎時高橋之戰將軍帥神兵出樹葉俱變爲蜂以助陣者也其說雖似誕然如六朝侯景之難杜稜夢大雷雷池君周何二神乘朱航以甲仗下稱討景則亦容或有之國初一樹先萎周先生鄭山爲記末引諺語猶以再生望之雍正丙午大風幷隕其一社木消沈爲可悵也乃摘詞以附鄭山之餘

入故國而下車兮愛喬木之蒼蒼況神爽之所依兮歷千載其有耿光溯將軍之佐命兮吳越尚阻於南荒暨浙東西之聲教來同兮將軍已騎箕而上翔求立廟之故而無徵兮意者如水之行地而無疆既不鄙夷我下邑兮敢忘薦誠於椒漿乃茲廟樹之插天兮與古社木以爭芳我聞建炎之蒙塵兮泊蠏灘以旁皇彼女眞之猛勇兮幾所向其莫當渡揚子以東下兮不血刃而踰錢唐惟第九洞天之在海隅兮久未罹兵革之殃凜先聲其豕突兮欲追風於六龍之飛航將軍之靈赫斯怒兮橫長刀而慨慷彼葵心之未死兮矧枌蔭之難忘乃戒嚴於二樹兮曰爾固以良木稱豫章其爲我洩此憤兮率蜂蠆以啓行迨高橋之接刃兮彷彿神將之堂堂樹青銅之柯以爲斧兮驅鐵幹以爲旂飛霜葉以効靈兮敵兵爲卻走而踉蹌嗚呼以風雲之神物兮而震驚於桑海之天狼君臣之際會亦遠兮遺庇尚令人慨想於甘棠我嘗痛哭於當時之諸將兮三十六策之莫知所從望塵而遠遯兮不有其國有其躬彼張俊之請海舟兮早定計於伏戎幸相如之仗策兮殆卽將軍之神誘其衷卒之欲再舉而膽落兮致城郭之一空雖報慈之古佛兮亦避地於別宮想將軍爲彈指而出血兮二樹亦闇然其有感容然館頭之得以遠颺兮尚籍此一戰之功向令諸將之肯前兮神力將倍致其奮庸三江七堰之難諳兮何患不啜泣於途窮彼大酋將何恃兮有如鳥之在籠車廄之寨可戢兮築京觀以崇封豈不爲藝祖吐氣兮更奚勞黃天蕩之交鋒嗚呼神勇則已

鼓兮奈人力之弗同嗟茲二樹之競爽兮謂當天長地久以懈矇當一个之初弱兮或望南枝之再葱胡慙遺之卒難兮又喪之以暴霽豈如莫邪之招干將兮終有合於雌雄殆天年之必有所盡兮不辨夫猿鶴與沙蟲不然胡不震張俊之廟兮我將訟風伯於天公

五嶽遊人哀詞　同陳南皐李甘谷

嗚呼四窗於邑五嶽沈昏誰裂清聲誰賈大椿鶴浦潮汝有淚同吞南皐陳汝登老成幾盡學統將淪黎洲愼獨用微求仁誰更灌灌揭之斯人謝山全祖望二老悽愴半翁酸辛何況我輩能無斷魂爲位而哭天喪斯文甘谷李世法在昔世父莫逆寒村兩家子弟並苗蘭蓀追隨講會連袂接茵相期和鳴以光師門豈料所造成否各分一邈長風直抵天津一困中流失船邊屯瞠乎其後莫逮絕塵廿年以來泥水沈湮固窮雖樂十口紛綸胡奴之粟耳不欲聞三旬九食誰爲過存素心吾友古誼惟殷出之迓凍賚以陽春每來訊使強飯是詢睠念老伴晨星難捫相期晚節白頭如新庶幾夜葆茲天眞嗟哉世父宿草已陳再世玉樹猶臥荒雲麥舟之致歲必諄諄聽之邈邈嗟彼僇民而今已矣我益隻輪涸轍之魚長棄其鱗陳南皐予年十五隨侍先君杖履之來於西湖濱曰予今日特訪阿羣愛此孺子拔俗嶙峋句餘清氣萃於宿根從此忘年以執友親征夫奔走京洛迨巡魚雁往還相接以神最予匡時道在反身二曲之教亟宜持循緇素之戒尤書諸紳予罷官歸扁舟角巾叩所新得挑鐙細論商榷行藏定山是嘆實獲我心願言卜隣謂能如此道高而尊積年荼苦慰唁良勤予賦絕糧以擬戲賓流傳函丈四顧而呻曰此誰恥急輸十囷雖學微生不厭其頻精英宛在咳唾如聞河海之迹窮流難因豈予之私天下所云全謝山砌里世好自祖及孫惟四詩伯才力適均擬之蔥芷同心共薰松梧閣下握手欣欣有花連枝有酒合樽八父已就永夕相酬不肯兄弟亦荷陶甄時聆緒論儉染墨痕白華失怙獨雁離倫塊然小子屈而不伸況復多難瘈狗狺狺況復沈疾三彭斷斷應憐孤另何以自振仗庇夫子有來溫溫挾我以纊飲我以醇臭味所及棄木回瞵序我先集憂我後昆中心藏之莫報厥恩粟蘭在架手澤未泯胡忽告逝赴者在闇病魔驚起涕洟浹扉泉臺長夜舊雨重敦惜我父輩再咏寒筠爲言孤子日堅事孫李甘谷嗚呼所可惜者驟丁不辰雖開八秩未屆庚寅嚴風颯颯冷露沄沄南皐所不慊者南嶽迻巡方遲屐齒不接清芬靈其過之洞庭

之漏謝山南皐有狀既清且剔雙韭有志中穿勒珉我亦和淚輓茲孤墳甘谷

蕺山講堂策問

問學者所以求廣其未知未能也山長空疏荒落慙不足以爲諸生師方望教學相長或得補炳燭之光焉再發問而莫對也不知則其不對也固宜然何以課後亦不問也方且譁然咎山長敖以所不知則非求益也今山長更端以敬問於諸生諸生去念臺先生之世如此其近也其肄業之地卽念臺先生之舊塾也是亦易知也已念臺之學本於許敬菴敬菴出於甘泉甘泉出於白沙白沙出於康齋其門戶蓋與陽明殊世之混而一之者非也然康齋之門以白沙爲別派念臺最服膺康齋而白沙則有貶詞甘泉則無稱焉何歟是其五世之澤異同純駁諸生能言之歟念臺之高弟卽其居近蕺山者左顧則解吟軒有朱綿之右顧則石家池有陳敬伯其生平顯未亦有能言之者歟是豈亦荒遠而無稽者乎夫循循誘人山長之事也敎玉人琢玉非學者所宜言也試言之

端溪講堂策問一

掌教敬問諸生蓋聞講堂之立學統最重古禮所謂必釋奠於先師否則必有合蓋先師者其一邦之宿德嘗有功於道者也有合則以其國無足當此統者而近而合之隣封之祀也粤中先師如唐之趙如宋之梁與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尚未登大儒之壇也白沙陳文恭公者出超然自得其學雖出於吳康齋而別爲一家粤中學統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門戶益盛受業著錄四千餘人當時稱爲廣宗同時與陽明分講席當時稱爲浙宗終明之世學統未有盛於二宗者而河汾一輩之學幾至遏而不行然浙宗與廣宗亦極有異同互相可否以廣人而爲浙學者薛中離楊復所其魁也浙宗至是始並行於廣中掌教浙人也諸生廣人也溝澮本通宗支可合其家數倘得而詳之歟白沙之學非可輕議而甘泉則後人不能無疑之者謂其到處建立書院門庭雜沓實啓隆萬以後講學之弊若鈐山堂文集一序似不可謂非晚節之玷因謂白沙弟子特以位望先甘泉而能得白沙之傳者當推林緝熙或曰當推張東所李子長謝天錫諸生能述其人之淵源乎甘泉弟子在粤中者龐弼唐其巨子也實能和會浙宗使二家異同之旨疏通證明而無所礙今累經兵火之後林氏張氏李氏謝氏龐氏遺書尚有存否其與龐氏同

時講道於嶺嶠者葉石洞唐曙臺之徒而曙臺亦頗攻浙學其與龐氏孰是而孰非歟諸生其亦嘗講明之歟即薛楊二家爲浙學亦孰醇歟乃若泰泉黃文裕公於白沙爲後出於甘泉則同時顧幷浙宗廣宗而皆不以爲然是又粵中別一學統也泰泉之窮經博物明儒中葉未有出其上者其論學不合於湛王亦各有所見諸生能言其略歟然而泰泉之高弟盧冠巖則頻問難於甘泉而以不得侍陽明爲恨是又何歟冠巖之所著曰獻子偶存其中大有見到之言今之廣東志乘泯然不爲立傳是何文獻之闕失歟瓊山大學衍義補其言粹矣然而妬定山排三原修實錄則毀白沙何其行之舛也渭厓以大禮蒙謗而論學之言有可采同時醇儒如莊渠亦頗稱其人其故安在乎至於東莞陳清瀾則俗儒也巧狥政府之意而攻陽明幷隱譏白沙以自附於河汾之統益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爲小人者然而當時則涇陽序之近日則亭林稱之稼書諸公尤尊之則又何歟唯端溪講舍向未有先師祠宇可謂禮典之大失今掌教且言之有司特舉其禮將與諸生薦溪毛以行釋奠之文而其源流不可以不曉然也諸生試一一縷陳掌教且束帶而聽焉

端溪講堂策問二

掌教敬問諸生夫輿地之學讀史者所最重也諸生粵人其於粵中之文獻諒所留心請以五嶠言之湖南得其一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然其第三嶠之都龐漠志以爲九眞故九眞郡有都龐縣宜無可疑鄧氏南康記本之而水經則以爲桂陽之南平裴氏則以爲在揭陽若揭陽之說爲信則廣東多其一矣而厚齋王氏又謂都龐宜在湖南諸生能折衷之否涯水出於都龐之嶠粵之大川也其實即湟水亦即滙水乃滙以涯之字形而譌湟以涯之字音而譌而且滙之累變爲潍爲洭爲洭湟之累變爲湟爲橫不可究詰鄒誕顏師古丁度皆爲之涧諸生其悉數所自出否況湟水又別名桂水又名鍾水其隨所在而異稱則又何歟泰泉謂尉佗嘗改南海爲南武而引南武侯織以證之夫織乃駱王無諸之族也非尉佗之臣也其以南武名國或南海境中舊有地名南武者爲織所據耳若謂即尉佗所改織安肯取以名其國乎其說無據泰泉博雅君子也獨於是說則予未之敢信諸生以爲然否尉佗既據南海爲王矣漢人尋又封南武侯爲王文穎曰蓋遙尊佗之一郡以虛封之而織實未得王其地也夫百粵君長在域外

無可虛封之理況南海王在文帝時嘗入貢於朝矣其後謀反淮南厲王滅之遷其軍於上淦遷其民於廬江未幾廬江之遷者復反厲王復滅之則確然非虛封矣既非虛封則豈別有一南海郡者乎其與尉佗分疆而王史漢皆失之今雖不能得其詳然約略之當在何地粵人從無能言之者以故二千餘年但知粵之開疆者爲尉佗而不知尚有騶織何也諸生其曾參稽而攷核之歟抑又聞都龐嶠水一爲洭水而入海矣其一又自湘水而入江夫五嶠大川不通南瀆說者以爲地絡之所限也而亦竟有會七澤以來歸者然則於峴峨未嘗非通津也諸生少長之地亦能言其源流否其尚各據所知以對無負掌教跼蹐之勞也

端溪講堂條約

一正趨向

書院與學校相爲表裏學校盛則書院與之俱盛書院衰則學校與之俱衰宋明以來歷可徵也今

聖天子宏作人之化憲府大臣實宣布之葺講堂萃圖籍以成文明之盛粵中遠在嶠南不遠五千里延掌教以莅之所望於諸生者甚重固不僅區區章句之學博一科舉而已也況此開前哲張文獻崔清敏以來魁儒時田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離曙臺諸先生學統迢遙弓裘不替而邱文莊梁文康海忠介陳文忠並以勛業風節起而翊之雖諸生未必遽足語此然豈無中人以上之資尋墜緒之茫茫苦質疑之無自者乎掌教願進而語之

一勵課程

院中藏書不下萬卷雖無祕冊而實皆諸生布帛菽粟之需苟通是是亦足矣掌教固不敢薄待諸生然諒近來士習沈溺於帖括之學未必留心及此也夫學問豈在帖括然即以帖括言亦非讀書不工諸生即未能遽讀十三經注疏通志堂九經解然於五經四書大全其曾熟復乎即未能遽窺廿三史然於資治通鑑綱目文獻通攷其曾詳觀乎即未能徧覽諸儒之語錄講義然於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自今以始願諸生分曹定課日有章程其有疑義拈籤以問每人各置一攷課冊填寫所業於其中掌教五日一升堂或墨或覆講其必能啓發神智薈萃古今從此更上一層讀盡諸書不僅以帖括之士終而亦必不爲尋常庸劣之帖括也掌教其待大叩小叩之至而應之

一習詞章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亦其勢也然功令未嘗專任帖括二場之表以觀其駢體論以觀其散體判以觀其律令之學三場之策以觀其時務進而爲翰林則有館課之詩賦以觀其韻語苟能是是亦足矣諸生倘能如掌教之言通明經史性理其於表論判策已非所難然而行文之體或尚未嫻仍不出帖括家數以應之亦非矣則八家文集及朱子文集不可不讀也亦須時時習之掌教當爲別裁其體之不合者詞氣之駁雜者辨羣雅而歸於大醇是所厚望於諸生者也詩賦則粤中自有嫡傳張文獻公以來世有其人近而南園五先生廣州之三家皆驚代才也向例院中二課止及帖括今掌教添古學一試各具策問詩賦表論諸題諸生能者各報名赴課不必求備亦不強人以所不能也掌教當自捐筆資以爲獎勸之助

一戒習氣

士子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至成立者泰山安定二先生所以能啓兩宋文明之盛由於立教之有法也向聞院中課試陋習極多試藝則不在公堂列坐各歸其舍是卽鈔襲等弊所由生而且卜晝不已繼以卜夜甚至更漏過午夜相沿成風以致督學使者試日有所降黜大爲掌教之辱甚至遷延至次日始繳卷豈非荒唐驕慢之一大徵乎掌教向主浙之蕺山嘗力禁之不許給燭今念諸生因循已久姑稍寬之每試自未牌卽升堂親自監收許諸生以上更爲度既上更掌教卽退其過此而交卷者不閱三次犯規卽移咨斥出講堂先三令而五申之諸生勿怨也其諸生告假銷假自有冊籍至於每日不無出入在掌教亦無不情之阻遏但皆須稟知無得率情任意是卽禮教之一端也至於掌教之來乃憲府所資給諸生以師弟之誼或少致時物非不知其雅意然而人心不古物議易生絳帳青氈不可以受藏垢納汚之語爲此亟行諭止萬勿過於多情諸生但能奮然自拔於流俗之中不爲俗人而爲端人不爲俗學而爲正學他日院中著錄足爲掌教之光掌教卽拜諸生之賜矣更不須其他也至於諸生聚處樂羣友朋簇厲最是樂事友其賢者矜其不能者當戒澆漓消嫉妒相接以虛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遠大之業是非但掌教之厚望於諸生亦卽憲府牧伯諸公之所有同情者其或造言生事分門結黨飲酒押邪試藝則代倩傳遞種種疵謬以致斥逐譴責在諸生諒必無此但掌教不得不戒之於豫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五十終

鮚埼亭詩集十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無
錫孫氏小滌天藏舊鈔本

鮚埼亭詩集目錄
卷一
祥琴集　句餘唱和集
卷二
虬骨集　抄秋江行集
卷三
七峯草堂唱和集　五甲集
卷四
抄詩集　百五春光集
卷五
吳船集　韓江唱和第二集
卷六
偷兒棄餘集
卷七
浸興初集　浸興二集
卷八
望歲集　采薇齋集　西笑集
卷九
雙蓮山房夏課　帖經餘事集　病月集
卷十　廋穎集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攝山樓古以下祥琴集

徵君淡蕩人弓車詎可招笑視蕭老公恩我空曉；百年御碑自屠主亦瘦不足揚孤標至今麥老鵝猶從白雲巢右明徵君

騎省好兄弟澄心堂上奠尊宿朝；下直歸對床好句更相屬降王既浪跡遺臣亦推辱可憐亡國痛盡在江南綠一塵西卯去苦寒入腹誰相禦衣褐亦何妨江左華風良貴倨歸竟返故山夜猿哭潛；吁嗟乎十卻茶肆偶據菅右徐騎省

孤忠有往兆羽林生光輝試看蔣陵下周粟生尚希更愛詩思工如鴻冥；飛申山孫子亦武徵白門世臣張錦衣右張指揮

定林寺

蕭疏定林寺傳是舒王址暮年一壑中空書福建子竟舜君民志未伸耿；可鑒諸鬼神報之王廬豈其倫泥古信匪人遠以釀禍根是則殊可嘆坡陀蘚馬哦詩廢白雀紅雀都飛去空餘百尺松我過猶是元豐樹

臼下投止承恩寺見壁上蕺山先生題字知為其舊寓也正襟覽之

草莽孤臣剩可憐（先生乙酉封事中自稱）僧寮一榻坐淒然中樞學禁方封進淮帥彈章又至前空有精誠感刺客誰將血淚達穹天百年末學重過此肅拜如聞謦欬傳

過石齋先生正命處詩以弔之

渾海精忠薄九霄我來三弔大中橋降臣蒙面終無賴義士同心不可撓閩嶠山川增卓犖孝陵風雨已蕭寥（絕命詩中語）洞璣絕學誰窺見天挺應推百世豪

從朝天宮謁孝陵（世傳高皇龍蛻在是宮不在陵也）

鍾阜衣冠是與非朝天弓劍更傳疑雖尋玉匣珠襦地但見神功聖德碑開國諒無慙漢祖嗣孫底是學曹丕當年可笑山陵使亂命何人為弼違

秦淮河房追懷復社諸公

横議多緣世道衰黨人亦自蹈危機賓寮艷說四公子芒角猶傳三茂材（耕岩次尾崑銅也）歷詆太牢原過激得沉白馬有餘哀秦淮水畔行遊地嗚咽寒潮帶雨來

報恩寺

為報高皇罔極恩漫言當璧眷先般育王豈有除奸助道衍終成佐命勳十族固應勤識禮三征終莫解塵氛碽妃別抱無窮恨尊號曾無配享文

笪橋有百歲老人為予指海岸先生正命處

倔強儀曹一散郎不隨崩角拜名王南天半壁憑孤掌西竺三忠共耿光（謂蔡忠襄公懋德金公正希皆先生執友而先後正命）先世淵源餘舊墨吾鄉俎豆志甘棠（先生嘗為吾鄉鄞推予先世最厚）金剛面目應長在鍾阜神靈助激昂

燕子磯蘭若尋蒼水題字

江東王氣已全枯豈有重興赤伏符半夜秋風出靈谷千艘軍大潰焦湖孤生逐日空三足碧血沉淵尚一壺此日殘碣輯遺事可憐題字竟模糊

舊院

澹心居士真耆舊頭白搖髭話板橋豈以平康忘廟社正從子夜哭宗祧（唐天祐中進士遊平康詩有云博取嬋娥報取桂便隨陵谷一時過論者以為無復人心）葛嫩大節成鸞鳳頓老游觀寄黍苗名士美人漫寂寞荒江斜日逐漁樵

循城而行偶話樞曹錢夫事

崑山寓客小錢君忠介家風挺不群躍躍東來尋殘石碣佯狂為報璧將軍（謂甘輝）婁垣有婦成雙節余海何人錄舊聞為對故城生感槩沖天一鳳淵奇勳

坊中買千頃樓舊書

風流比部住雞門六萬牙籤四庫分曾與渼園稱総霸至今蔡閣藉雄文明史藝文志稱出俞邰手故雍殘刻成飛絮徵士遺鈐亦斷紋誰道卿雲長擁護震川語也由来過眼盡浮雲

阮懷寧居今為揚商寓所

圓海居停尚有存當年道路目出門螳男錄就誅餘孽燕子箋成上至尊東澗老来重納拜幸存錄謂錢尚書以門生禮見圓海今本多刪去此語崑銅竊定亦招視今逢潦盡潭清日敗瓦殘扉落月昏

臨川先生主試江南中途得疾入闈少愈而許日閱文失于調攝未及畢事神明頓索不可收矣予渡江視之先生以三年別緒絮語諄諄莫非闡注深切之言而瞀亂無復詮次為之悽愴先生素康强不料其至此之舟中得詩三首

滿眼秋光喚奈何天根一夜涸洪河據鞍馬上雄心在曳足壺頭恨事多猶為吳儂慰蕉萃誰知老子已婆娑萬夫棠植今如此阮亭王公嘗稱先生以為萬夫之棠見分甘餘話中始信人生易折磨

追思適館賦緇衣倒屣頻寘世所稀互舉遺經攻墨守每論佳士致神飛參差苦埋三年別潦倒春明昨夢違天為一陽扶碩果肯教黃葉共摧靡副主考官金君德英為予言先生途中旦旦念予不置

廿年前度幾掄才拖李都歸帳下栽具眼不懸方叔屈雄文爭望充公来神龍際會真難得老鳳菁華忽驟衰那得重占七日復元神為捐舊丹胎

臨川先生病中猶古人出處之義漫呈絕句五首兼柬胡撫軍復齋

宗臣絳灌正隆隆況復肩隨鄧侍中何不洛陽高臥去漫勞鵬鳥度湘東

申轅報罷董生黜更復誰同汲直聲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

茂陵男子家風在肯向扶風作詭隨亦會遭逢有天幸不然那得遂伸眉

誰言王掾是癡生直把桓温喚老兵不見郗郎空入暮老投臨海一荒城

生平生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秋未成酵身早去先兆何待晢卸来

敬亭沈耕岩先生卒後七十年而未葬予將謀

之臨川閣學檄下有司助之而臨川病甚弗
能及止為之慨然
嵯峨烈廟故徵君潦倒南都一窶人猶喜清流完白
首竟無坏土貯青燐枯心早已填窮海殘骨還堪贖
百身五角六張多厄運敬亭草木亦傷神
再送臨川先生于揚閔神氣困悴益甚然臨別
猶推蓬窗呼予者三良可悵也
天氣是為䰟地氣是為魄斷人所蘐持伏此變九力
石亦有時剝金亦有時消何況七尺身百憂所感撓
所貴學道人神明長春融諸艱不能折垂老或愈充
堂堂人中弔夢周志未衰顛毛雖種種猶思奮鷲雷
誰知驥且老漸看魚已頳乃緣小違渗遂致大摧柰
北闕何迢迢西風正發發登車三回首屏營不可別
永懷姑射神尸居養天和尊生良有術身孰與世多
四句用止齋寄同文語
嶰谷招同復齋稿廬游江南軒登平山堂
地以歐劉重情緣僑札敦風流推風老蘐落戚同聿
謂南軒楊柳春風香芙蓉夕照曛一堂賓主勝三沐誦
雄文是日讀稿廬題嶰谷山堂小記
姿地原無箄家風好共參謂方三郎需山石蓮花持葉萬光祿思
嘿講易地玉茗樹駢葩稿廬言其家圃玉茗之盛良會思前哲高才賦
落霞吾衷期掉首歸理舊漁槎
朱上舍自天讀予悼耕岩末奠詩而鬱然請以
明年任之喜而有作
徵君未死日破戒受兼金為墓鍾山骨餘投瀨水陰
耕岩不受達人之餽以墓故人乃叔一令百金用其半而所餘者投之無湖水中清苔猶
未泯高誼更誰尋一諾來孤鳳徵生慰素心
稿廬編修再次前韵二首索和
天上玉堂夢羇愁五載殷相逢大江北重與話離羣
老屋連甍住醇醪永夕醺士安如見外誰復定吾文
稿廬許為予序拙集
探得遺經緒寧將曹李侔祇應憐末學亦復媲繁葩
元氣收秋實榮光爛早霞一壺回道水津逮有星槎
座中語及江都世擅文選之學
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
江寧致歉于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荆卿者
茶村叩之則長跪流涕曰欽先生為吾家報
世仇也茶村嘿然是日餞別侍講詩有云海
内于今柾可憐江南遍唱李龜年指牧齋也
而是後稔戈于初有學集者實由之始矣唐

丈南軒語及因紀以詩

門户紛綸禍未休可憐文字亦戈矛當年宿老先挑覺易世兒曹結復仇彼我相觀均一笑古今岐視實同邱須知根柢皆既薄誰是江河萬古流 牧翁與伯敬以同年有隙

首上蓮花莊泊舟因訪清容軒故址

宗姓真麟角公孫亦鳳毛相尋白蘋渚握手話風騷我亦句餘客清才媿二豪一枝何處是乂親已蕭寒

小山堂賦荔枝酒

一甕雖支酒泛泛自粵中誰憐成粹白幾費學輕紅味以淡彌旨香緣清若空 清若空乃酒名 乍疑錯著水 坡公詩羅家白為錯著水 牽率譜詩筒

聞道三年後芳膏變墨香風塵感緇素物態反蒼黃守白應難久通元別有方勞君且封閉莫漫倒樽嘗

胡京兆鹿亭製墨最精近日散亡殆盡鈍軒貽予一丸因賦二律

敬義堂中五鬣精取材百和莫能京望雲夢入黃山近染榆香同赤水清 京兆欽人而居鄞 栢府嚴霜留點漆蕉窗寒露蕤光瑩昔賢撰構誰能繼磨墨磨人媿後生

餘事猶能擅墨精畫眉雅韵重神京五雲筆札紋而婉十笏齋房明且清清閟誰人長護惜寒芒竟夜尚貽瑩曜曜查浦題極字猶共芳烟百鏞生 查浦學士為京兆作墨椀符

薊圃先生齋中研皆有班次其第一研今歸趙大意林索詩為銘

薊圃先生第一研手校春秋唐三傳餘閑或點玉田詞經術文章双著業意林洋洲之文孫其談春秋醇乎醇偶成小令亦清妙謝山慶尔研得人

吾鄉自鹿亭京兆後張大令葛山李太學東門製墨皆良品也而今多不可問賦之以為墨苑中留故事焉

當年共鬥黑松精方邵諸公不足京看閱老人賦三絕蜾廬跋叟擅双清硯歸碧落遂同譜力與青瑤共比瑩過眼雲烟紛感槩摩挲故物話三生

陳丈南皋以吳化鄭居仲所著諸種見示追憶去年里中有為吳化守者予貽書令其訪居仲遺書杳然無耗詩以博笑

吳淞好孫子平生喜著書朵田志庠豹漳海紀重魚 居仲蓮志錄予曾見之庠豹謂鄞邑庠之豹也 以此消春晝無之慰索居沈周是何物俗吏足軒渠 昔蘇州守有問吏人者曰沈周是何物

海若累許惠漳茶未見踐約是日見其齋中已
放任取其佳者以歸詩以釋言
般紅粹白成連理天巧人功各到頭宿諾未應長見
致責言亦復更誰尤曹柯返地知何術楚客忘弓且
莫愁從此漳茶添典故巧偷豪奪總風流

方侍郎南靈阜得請南歸
正色立朝原不易乞休得請更何求早知積悃終難
遂從此餘生且自由碩果固應邀護惜晨星誰為鮮
句留歸家葺得平生業儒苑文林志可酬

梅雨弥旬奴子以絕糧告
連綿瓜蔓水漏天阻步屧兒輩尚滿廚鬲糧不繼饑
闌風日怨號寒中白袷湖光綠盈盈弥望生否甚
呼童具盤鼓芼之堪共咕平生耻溫飽此報亦足愜
室中呼萊婦為我理殘匳徽吟乞食詩再臨乞米帖

同館出為外吏者車以書訴困悴戲答三絕
諸公強半獻承明潘陸風流亦可稱何事五窮終未
送依然冷況一條冰
殊狂容易紀科曹幕府誰能恕折腰莫咲淮王眛稱
謂從前地望本清高
清虛只合論蓬萊豈有揚州宦信來若使脂膏良可
覘阿儂拚撇止顏開

哭萬編修丈九沙
日昨吳回尼非関隱慝掐痛心遂莫挽老淚竟難消
宿德嗟淪喪知音嘆寂寥秦亭古梅下風雨泣蕭蕭去年九沙家大丈盡焚其尊人見宗先生經學未刊之書九沙援吳伯庸震故事以為已咎朝夕涕淚遂以不起亦可傷也

題柳堂姬人劉氏王香圖劉氏崑白名望閣人
深柳堂中彥蕭疏最絕塵苦心咲薇蕨高致擬松篔
一束鼠須筆數枝閬嶠春王香不著地郎主亦傷神

詣南路入鶴浦生雨即賦南路家園唱和集以下句餘

書帶草堂故都督施公二年題額
吾家先宮詹湖上集群公戕戕施都督裘帶泰芳躅
將軍不好武雅歌酣詩筒書法猶入神漁海紅雲紅都督為沐黔公題紅雲二字最馳名佳節絢亳社良不負阿翁可憐故
里第書畫隨飄蓬猶餘殘竹林鬖鬖迴清風都督有竹中精舍清風閣在湖東今已累易主所幸佳宅相尚時墨妙濃階前老書
帶葱翠一百弓于今已三世春秋享祀豈吁嗟此書
帶故國遺臣封莫視作小草行與喬木同

二老閣
奎芒萃黃竹篤生有烈儒一陽在黍谷出自九灰餘

膺滂陪薫籍文陸共簡書晚歸復濕院殘經理蠹魚
招邀過江東鶴浦尤其渠秦川故觀察同飯和于〻
扁舟時過從素心不可渝江村擬漢陰麗馬足並驪
高州紹墜緒報本時瞿〻有子承先志傑閣凌太虛
春秋仲丁日少牢荐香醑百年噓薪大二老降履約
試看午夜分五緯臨前除

半生亭

嶧陽孤根桐垂老枯其半生意猶融〻清音不可亂
吾懷寒村老彩毫凌霄漢遠承戴山傳先登南雷峤
高涼枝紱歸一臂忽以絆蟹螯尚可持所失啣杯便
閑情寫雲烟左筆資清翫益復自欲然望道如未見
高州臨終自謂全無是處斯人不可作舊德傷汗漫江湖滾〻流
斜陽入絳幔剩餘東天竺繞亭白華粲

石叟居

石窗通萬山石樓臨絕谷其北為翠碣石叟所小築
石叟有硯山朝〻寫蛾綠何須千峯秀只此一拳足
五馬抵高州旁午逢寒玉嫣然一咲粲會逢我所欲
陸郎鬱林船多載不為贖又況叟不多三五孤峯矗
遂成小洞天微雲淡枯木仰看大者宮俛臨獨者蜀
班〻高而盌凝乳堪果腹石存即叟存下拜不嫌數

大椿堂

南谿侍半翁手種靈椿樹意美足垂芳心閑因得句
即用高州題楹語綿〻不朽人令德永終譽形逝神長留奚
止八千度年來愈穹窿彌天飽霜露千枝蜜色護池
塘叢香霧椿以懷嚴君萱以慕慈帖更有萬歲藤相
依如萬苑椿樹下有藤緣之而上夜月度廊腰交柯相回互南
谿亦老矣不杖猶飛步吾疑此壽藤即以綏遐祚風
雨共晨昏為君慰孺慕

西江書屋

浙東藏書家首推天一閣其後汲生堂牙籤最審榷
于今有鶴浦善在精且博我觀古著録諸家亦棼錯
藏書不擇書糠粃混精鑿藏書不讀書庋置憐寂寞
讀之或不善袁志空作惡南谿真書倉萬選錢在索
收拾南雷書門墻幸有託反疑過高妙一切棄糟粕
我生苦謏聞漁獵久荒落何時得假館疑義相彈搏
直溯西江波以濟枯魚涸

一隅閣

南谿志遊山五嶽造其四聊復留有餘衡陽未之至
歸來獻筆堂一隅成小憩壺公以壺栖巢父以巢置
人生苦局促耳目限于地莫令雲夢寬適增夜郎媿

南務具神勇芒屩百兩敝退之所回車游行心不悸
壯觀歷天涯老倍添奇氣小閣低于艇此中正無際
我來阻溪雨登閣消清秋遥望五嶽雲茫茫生遐跂

雪嶠和尚嬰瓣香行 雪嶠弟子極盛而傳香者一爲黃公端伯一爲徐公啟霱竝死國難

南湖侍御之諸孫偶然墮落浮屠門雖然墮落浮屠
門依舊忠孝光大倫請看龍象紛蹴踏座下何止三
千人上瓣香終莫有分以待海岸居士大善根輒然
一晤傳秘薪比之妙喜得橫浦峨眉天半倍覺軍持
尊敬致一瓣香上給龍池君是誰足稱後來秀莫令
海岸孤另傷寡群里中徐郎其殆瘋顛狂之中蘊道
真脩視餘子陸陸如秋蚊再寄一瓣香以接西江雲
忽然不周山崩天柱折恒河之沙亦狂奔海岸一瓣
香金剛洗出刀山痕南都半壁足慰鍾山魂徐郎一
瓣香鷄冠闖入蒼頭軍會稽甲盾足陪胥江神重泉
相逢定一笑任山双虹貫日輪

複壁篇 爲劉乙然妻周氏作

平山堂上大雲飛廣陵城中命如雞梅花嶺頭埜遺
衣甬江劉生廣陵客中夜匆匆築複壁呼我鄉里且
避迹嗟哉妻身頗先死忍聽隅墻椋夫子暗中投縗
不可止暗中有鬼反匀留天乎由我將遺尤此身可
死不可羞試看泊泊百輩至聊尔複壁那足恃蘭摧
玉碎頃刻事明晨穿壁出空空呼我愛女先上梁東
西兩頭死相望須臾鐵馬又周遭果然破柱索遁逃
芳魂已逝廿四橋尔時鄉家誰許命通守王郎周大
令居然巾幗高名並梅花嶺頭老督師夜謁孝陵前
致詞乞得旌書表素絲我更爲添黃絹詩

羊山吟 爲蒼水尚書作也昌國大洋有羊山多羊然不可烹蓋神物也尚書泊軍山下軍士不知而烹之未熟而風濤大起軍士溺者無算義陽王隸其禍今世人謂以羊爾君廟得名羊山者謬

殽函失鹿鹿有歸芒碭斬蛇蛇弗逮赤鳥白魚歸新
命陳倉雄雌寶雞變變飛孤臣徒搏雕屏將何爲尔
羊來思角戢戢馴擾直似鷗忘機鵝兒軍士偶不戒
誰知忽震天狼感鞭龍龍騎墮駕黿黿梁癡騎鯨鯨
尾赤跨鰲鰲背危神鰌出沒封豕隨水犀八萬般如
雷鶴乎鶩乎一網盡尔羊助天爲虐是耶非孤臣獨
抱啼鵑悲吁嗟乎孤臣獨抱啼鵑悲

鷗波道人漢書歎 牧齋宋本漢書有鷗波道人小影在其上後以無金歸吾鄞之謝氏鄞山樾士作記謂道人不應以元裝加之漢書蓋有所諷

絳雲樓中十萬卷鷗波道人漢書最珍奇晚以無金

歸甬上擬之江南國主揮淚別故姬（即錢氏跋尾中語見有學集）同郎展卷三嘆咨漢書卷首何無漢官儀同郎斯言豈獨悼鷗波身世百感益紛披一歸海虞再甬上名節遇降難言之平康故院爭柳妓（謝與錢爭柳妓與于撟刀）晚來賣國同符契不獨衣冠慙司隸同郎擠卷刲羊祭何不補馮平陵之敬弔程義（此書後歸張坦公侍郎以貢內府不可復見矣）

阿育王山晉松歌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遺鱗夜墮浙河東遂成阿育王山之老松風饕雪酷一千七百載取精醞靈良已濃忽然寒芒發古幹猶疑典午劫火青熊熊柢源柢不見栗里栗已空蘭亭之蘭成荒蕪誰似茲松長蔥蔥何人附會梵力雄謂是劉郎舍利著芳蹤應笑劉郎故物迁播如轉蓬而今雁鼎祇合護村童歸然老松乃神物豈關八萬四千塔影所昭融梨洲老人夸智果倚杖資格那得同諸君且和我叉手松下哦長風八叉未竟驚濤出松花散落光爇爇想為詩人曜渴筆我詩便與老松雙突兀

東鈍軒

逢廬墓收出梨洲名德由來甲甬句誰與使君振清白應憐公子最風流滇黔秦楚題名徧水墨烟雲秃筆狀祇有一端成缺憾醉鄉茅土不封侯

雙湖竹枝詞

儂家日月湖邊住題遍楊枝又橘枝慙愧慶豐新樂府誰教傳遍冶春詞（宋慶豐樓在官酒務中）

廣生堤放唱路娃大阪秧田曲子嘉蕎地清風吹別譜一般般是浪淘沙（西湖曲皆淘沙戶）

春晚洋山魚計盈滿湖小種亦神清郎船夜傍竹洲宿天半天封塔火明（洋山魚鮮至湖上亦有小種名銀鱗）

聖功寺北報鯨鐘西岸蟬連四佛宮郎若更尋雲宝去禁殺維衛尚居東（四佛宮謂聖功寺能仁觀音寺感聖寺崇教寺）

楊家孤子女兒裝碧海青天怨未降閱向堯公乞神識長明燈下薦爺娘（堯公唐開元五臺寺僧也）

初元夷岸兩人行莫是袁家女飯僧君到更深休忘忘湖心怕過牡丹燈（湖心寺舊為袁宣正公女道場）

長日划船爛綺霞鍾家渡過又黃家郎今底事浪遊去得放菖蒲九節花（南湖為鍾黃二家觀渡之地而西湖產菖蒲見張白齋詩）

東樓萬卷架渠渠知是樓三學士書郎若不辭勤汲古一甌安願供雙魚（樓宣獻公當時稱為樓三學士其東樓書史最富汲古堂則王厚齋書庫也雙魚甬上名酒）

再疊雙湖竹枝詞

涘湖清景是神皋綠野芳塘繞七橋何處登臨都在
望舒官人巷露臺高舒官人巷即嫩堂中有露臺
廣陵王廟欝葱葱中有水仙嬌女宮不道仙郎猶譾
辛糟糠棄去別乘龍予宣謂廣靈王靈昭之誕此詩可悟其一
東藩驛館近儂家白雪青唇唱和佳便扇東人新搯
扇捧花橋上去看花宋高麗驛館今寶奎廟是也白雪青唇驛中唱和詩見曲洧紀聞拎花橋在南湖
異姓王開千步廊大觀文府霸湖光何來梧竹清風
別碧沚深居十二郎能仁觀音寺史衛王祠大觀文府
萬金樓迎藥籠多閒道王仙載酒過即得乞來郎服
食玉腦長護玉顏酡萬金樓為洪氏施藥之地王仙翁王可交玉腦甬上進貢之酒
新紗纖就過吳綾緩帶橋東百練輕尚有弓衣為郎
貯鳥絲且待櫂歌成南湖有織紗巷吳綾則唐宋貢物也緩帶橋東為練帛地
天王天女影濃纖問疾維摩壁上粘再向挽花西滙
過湧波穿石有神龍開元寺有壁肖天王天女及維摩問疾狀國寧寺僧果善畫龍有湧波穿石諸勝
滄洲閣外水茫茫玉筋魚羹足侑觴儂便作歌誰與
和空教吳語獨清狂滄洲閣在壽聖院玉筋乃小魚而味甚美故成化志亦載之

鮚埼亭詩集第二卷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同人以予今年四十生辰共謀稱祝予謂古無慶年之禮況茶苦餘生乎詩以謝之以下虬胥集

禮經從未著生辰況我連年憂患頻種種二毛傷老大匆匆轉眼失青春影堂莫斷闌干淚雨含長慟孤另身却笑故人偏好事欲將宏獎啟酸辛南皐詩來盛有過情之語

宜伯悲吟怨我辰三閭哀怨志庚寅祇應孤孽克謀助那得歡籌過世人此頗倣君亭林之言也聊葺舊聞夸梓里時方訂正句餘土音敢將塵事溷楓宸加年倘遂平生願學易從今庶有因

用前韵懷石林

黍谷新傳鮮凍辰何堪萬里泣纍臣望雲代作皋陶祭緩頰誰為慈母陳料得真鋼無變色空教夜雨獨傷神洞庭春水新生漲耿耿楓林入夢頻

寒食前十日展謁先司空公墓夜宿山莊

青天白日先臣節長水高山故國恩太倉王文肅公題司空墓柱句也獨有賜田環丙舍敢將薄植玷清門盧堂幾憶瞻雲淚老樹深樓歸宿魂曉雲歸宿皆莊名永夕豈徒霜露感

繅鐵手澤至今存（公題蟂磯神祠四大字先和州公于萬曆中官江上奉塤）三先生昔著書地（習菴孝翁東發也公嘗欲擣三先生書院為講學之地而不果）合以前光梅後輝春木年年蒼古幹孫枝葉葉湖遺徽千秋尚有宮墻在一綫還憂薪火微暮雨空濛寒食罷茫茫百感集棠扉

五雲佳氣護重阜八葉清班世所豪積雨蒼苔生石馬及時春酒韭荐香黑螭趺文字南金重（謂申文定公所撰墓）碑箕尾英靈北斗高午夜輕寒振衣起竚看天半降神旌

明司天湯若望日晷歌（得之南雷黃氏）

測天量日真古學九章五曹遠可尋姬公商高志成法墜緒茫茫胡陸沉自從鮮于洛下後纍朝聚訟成商參春秋三十六日食衛朴沈括謬杜撰豈期礼失求之野歐羅巴洲有遺音明初無採三歷說疏逈早已開疇滲（謂中泉泰西回紀三歷）吾聞五洲之說頗荒誕芋區瓜疇界莫侵亞細亞洲居第一神州赤縣細弗任淵原將無出騶衍存而不論戒狂滛何物邪蘇老教長西行今大傳天心觀光厥有大里利羅熊畢艾龍鄧俱同今九萬里餘來上國星官角藝俯首空沉吟泰西絕學乃驟貴翰與直上靈臺罔不欽就中大臣徐與李心醉謂足空古今司天大監湯匹使（老生以通政使掌監事）日晷精妙泯差參想當制器尚象時不傳秘術寶南金天子臨軒百僚集敬授特勅參思深為憶利生初庚止一枝花點綴微禽香山旅舍聽夜雨北平墓樹泣秋霖如何所學頓昌大不脛而走且駸駸誰識周髀舊經在蛛絲馬綫待神鐵汶陽之田本吾土廣陵之散非亡器坐教唐子竊大宗重黎有知定弗歡我南雷子黃子九流無綜振百瘖古松流水箐筱筱乃悟北辭即南鮮可惜唐那諸先輩扶中抑西力不禁容圓測圓割圓歷歷在底須三角八線矩度剖自畀釜篤貫穿微言得緣起有如皎日出層陰吳王梅氏嗣之出廓清之功良有壬始知中原才不乏煽火之先都歸我照臨昨過南雷搜故物片石瞥見委書林依然二十八宿捫可拾四游九道煌森森大荒有此亦奇兒摩挲置我堂之襟（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皆與先生言歷相合）

杭堇浦編修以言獲譴詩以訊之

南人作宰相唐世三陸公繼以鍾張姜勛德各可宗必欲擿南人王魁良未通（王魏公魁某公力持北局不通以王欽若丁謂為南人而抵之耳其人良可抵其說則未公也然南人為宰相自唐之陸元方父子及宣公最為南相生色而並以南人作相者曰鍾紹京張曲江姜公輔皆名臣即宋後來之杜祁公李忠定公非南人耶然則今之

將南局者亦猶此失矣　後來地氣易遷路多南鴻遂欲擯北人
其說將無同有明昔中葉左袒亦成風王彭蠡謝焦
鄒正不相蒙南北互用舍襃譏宜折衷彭時以王翱左袒北人而
調劑之斯為大臣秉公之道若焦芳則眞小人也　川岳應苞符剛柔各有鍾
代馬與越禽應運迭汙隆乃若宗國胄多以喬木雄
翼則章附鳳鱗則韋攀龍日月之所近風雲于焉從
不見豐沛人屠販咸喬庸　至尊御皇極平衡歸
大中實部何所樹我見何所容吾友杭編修古今羅
心胸經術經世務綽有賈董風藏言一不中愆尤集
厥躬惜哉朝陽鳳而不叶絲桐

今年春雨極多而吾鄉水無儲蓄四月中洩錢
湖以種稻數日又竭有感而作

七鄉早洩錢湖水三日俄咸涸轍魚天帝似應憐瘠
土杞人空自念農書誰家閑糶思安枕有吏催科尚
滿車自古勤民在溝洫長官何以莫勾餘
宣房沛澤未全消蒿目流民嘆不毛萬户盡資農部
食諸君誰念　聖躬勞猶傳淮泗河防亟又報剡
吳米價高天未逐且如鵰鼠驚心先在甬江皐
澄湖舊足三河注嘉澤誰將片石磨憶昔置田聯積
恭于今將土闢洪波鐵金稜木原難料堰癡堤荒
可奈何夜向重霄覘月暈神膏那得驟滂沱

予以乙卯為重四之集于京師次年置閏適在
四月因與李侍郎穆堂萬翰林孺廬作閏重
四詩去年為重四之集于甬上今年置閏復
在四月感嘆逝波率尔有作

一章一節叙〻過又報歸奇四月來嘉會莫寒前度
約芳樽重為閏餘開欲消夏日詩千首為入楓林夢
幾回屈指九年逢再把誰將霜鬢促吾衰
侍郎沉疾先投笏太史龍鍾累乞休料得隻輪傷寂
寞共誰辰日湖風流分襟已自如萍梗積閏何緣又
麥秋我欲從今步長歷幾時蓂莢報三周

虞美人詞

鴻溝既割歸太公旋復背之非英雄美人臨垓何從
容有此差足慰重瞳英布同般娓入地蒙面何以見
江東若蕙至今舞春風其與項莊拔劍之意將無同
啼鵑集之血淚紅吁嗟乎野雞雖復位宮闈生玷碎
陽夾赤眉劉李楚歌空自悲美人泉下目未瞑為告
憤王應盡冷青燐婆娑助清影

即事

手剪共兜報　至尊柏臺風槩更誰倫多言畢竟

能招晉不容由來便失身園土剛腸非所耐重泉碧血有餘辛故人一慟君知否天末荒江野祭辰

聖世風雲正易通竚看轉眼降陽和朝端正聽金雞唱獄吏先傳萬里歌夢繞黃沙共於咽魂向白簡尚嗟峨遺言祇為　君恩重結草重來抗佞魏

聞道靈輀出大都素車猶賴有生徒歸魂無復家門計高誼應勞賢哲扶史筆君當書獨行來易我尚魂遺祇酒一東下洪河濁此是中流不墜壺

種蘭

儂家舊住蘭亭下種蕙聞來便采蕪淑德應為王者佩出看何藉女兒扶從來附熱能相忒莫以當門遮見鋤三復南陔兼晉旬白華莫遠倍慈予

五月十三日舉一子

先公七秩後旦一望抱孫繞膝不我置何以慰顒魂三復柳州語每祭為載吞晨起聞喤一亟向先廟陳潸然轉出涕已不速吾親

釋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宿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無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遺告將雖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諛助用語湯餅賓正氣即琅江堂名

時過而後學辛苦且難成古人重胎教所以豫筑一兒今已墮地知覺漸以萌荊妻其慎諸蒙養在髫齡

戲題玉枕蘭亭後

胎陵石馬汗蕭寒無復黃旗呵護勞輸與乾陵翻能甚風雨打溫輭

兒來浹月而病醫家言其體氣甚孱漫作以解

歸憂

昔我墮地時百疾相纏綿或言此蒲柳諒我難望秋北堂長涕泗夢寐含焦愁年來成鮮民孤生要通周饑亦莫我飯寒亦莫我裘達觀而梗逝莫拒亦莫留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骨不病骨愈虬用坡公語乃知漸老大未必長曉柔所恨春暉不可留骨則已亂心弗酬兒今定似我清弱亦有由風霜所來應有如草木勻善為加調護以待元氣周切莫呼玉現和術最謬悠使年阿翁老抱鳩看兒虬骨進晨羞

甘谷約以七月初二日過我屆期不至訊之則曰以租船將到也詩以諧之

魏其夜治具苗薑出餽然豈有催租客能回訪戴船秋雲暗荒邨潦水淡遠天為想蝸廬下連甍三百廛蝸廬甘谷寄名也

浹歲吾門巷無君曳履聲既驗逡豎去合作四窗行
來日須憐少秋光正放清人生幾兩屐一切且忘情
時甘谷久病初愈而又有逃封禾之約

初八日甘谷招飲題其小照五卷

有詩已成冢殉以所斷髭消磨歷半世坐失點點姿
撚髭圖

君今杖之始熒熒藜火青更閱五十載攜手便空行
杖家圖

梧月窺枕畔松風入枕中莫嫌長惺惺一夢到空同
松梧高枕圖

秋風穢病骨爽氣來西山路然方寸中祇寉同高閑
秋爽圖

杲堂一瓣香賴君再崢嶸從今噓火力便作長明燈
燃香圖

十六日甘谷以所藏囊雲先生雲樹贈我謝以七律

桑田已自無喬木盤谷猶餘木叔灰小盤谷囊雲所居也流轉應憐成斷梗離奇誰忍委荒萊生前不為軍持縛身後寧同玉樹衰何以報君青玉案晨烹雙韭荐清酤

甘谷以七月二十七日始出門過予是日予病

中秋蕙忽放蕊一枝即去年甘谷所移置也秋蕙之放率在重九以後今先期早發又適當甘谷病後出門之日其為瑞審矣即席呼函師繪圖得七律三章

昨年秋蕙到吾家為爾沉痾懶放花陽歲晴光臨黍谷一枝瘦影度蘭芽草知念舊芳先茁人亦秉時飯有加聽履渾忘吾倒屣迎門紫氣護河車

辰七曾闕乞巧賒應憐鹿鹿度年華去年是日予作辰重七之會時甘谷已病重陳舊雨渾如夢細看新芝未及瓜天敕國香呈瑞種我矜地主有靈葩從今函院添佳話鄭趙風流來足夸謂所南子固

南皋老態最清嘉望眼空穿帶水涯輸與孤根成獨賞翻疑當戶或周遮同岑時待寒香至接葉誰將良晤差永日呼童聽剝啄兩人脉脉盼殘霞是日迓南皋不至

廿九日甘谷再過我限蟹字

秋風蕩荷衣襟袖共清瀟李郎清泠泠願盻生神彩病魔已獻俘詩魔重奏凱漸聞曲江濤應汛叢瀛海袖中有新文與之俱澎湃是日甘谷出所作詩序爰斟香荔酒盤登新稻蟹庭前金粟堆微香放蓓蕾吾無隱乎爾此意問真宰薄醉送君歸餘清落暮露

八月初二日南皋病愈胡四君山招同飥軒甘谷看桂限韵

五嶽昨遊逝宿德悵其亡凄凉魚子蘭有淚濕蒼莨義門最愛栗蘭句餘老耆宿誰為魯靈光巋然南皋子忽告病走牀愁遺勵一老何堪三尸戕晨起聞西鄰置酒酹天香天香老愈健金粟護寒芒春容飽春露磅礴凌秋霜人生但如此百歲長昂藏俄傳曳杖歌矍鑠猶故常須眉稍清瘦神與倍飛揚讀我南雷碑意氣不可當是日予重跋定梨洲墓文西瞻長庚星熒〻照此堂莫聽山陽笛且禁嗟〻觴

予約同人每歲為蒼水先生設祭今年將有渡江之行先期舉之初七日

此行定自過南屏為道寒山片石成時新為公撰墓碑故社莫虛黃犢唱同人豫擬白鴿聲神傷土室表閟淚謂先儀部也以公親家共事其後盲瘖者二十年得免腸斷硐州杜滸兵謂先侍御也蚤公歿一年香火敢忘先子命先王父贈公遺命以公祀事為屬慇勤難忝屢徵忱

桂事已闌而叟桐齋三年獨未放海若置酒催之兼為予話別限韵

送別易消魂催花在鼓氣莫唱陽關叙且寫小山意小山用招隱笑我理征屐老兔駐西天老蟾臨無地老香隱雲中下界空遐企羯鼓響琴〻王母驚午睡嗟我亦忘家欲行頻留滯倘來過址金粟以栗櫛比便擬老此齋長作灌花吏一酹覓花間叟羽傳急遞

十四日同人聚飲寶墨齋時予家秋蕙大放同人先過賞之即賦

翁洲萬壽香實始見圖經剡原與天門嗣出放晚馨吾鄞太白產尤足蔟址靈雨風吹故畹寒露長新莖恥為重止肥堪擬夷之清何期五沃土遇此太瘦生老寉倦不支凍蛟怯難勝亭〻疎影上冉〻芳膏升態以羸愈媚神緣癯更凝男子諒難種幽人長利貞閨蘭雖競秀終自乏娉婷等張趙十使鮑舞黃八兒就中稍嬌艷魚魫雜金稜白羊乃秋蘭風格亦平〻特以較此君俯首莫敢京嗟我亦秋客紉佩多深情載哦晦翁詩對之百感橫仗君為書帶腰圍束不盈仗君為硯粱池塘水不澄且醉胡郎酒花下共沉冥

廿谷累約宿予家而終不踐諾蓋為閨閣所阻也是晚予令僕夫舁其肩輿以困之廿谷大窘徘徊予門首二鼓卒去

如此双湖明月輝俟更點鮮唱無歸孟公有例呼揆

轄道韞遥知恨倚扉息壤竟辜雞黍約空庭漸怯芝
椅衣明朝準擬師高李括頭笛君㛹不㛹

胡生西園以中秋日招同人是晨于齋中芙蓉
已放一枝即造韵索和

東鄰蕭嘉客風起羅芳樽我亦戒旦與晨㚻正候門
園月歸西谷薄寒襲吟魂三杯清人芽一筒金絲薰
忽然叢薄裏絳紗乘朝雲嫣然向我笑中有白露痕
卯酒似已醉迎風帶微醺我頌史月表（花家有桃史月表）尚
疑未及辰先期引黄菊排日伴幽蓀東隣滿甕酒將
無特為君我心對花醉不須十洲春

廂閣再疊前韵

道南步兵舍道北仲容樽其旁為蠻谷三逕參一門
兩家萬花枝各各通精魂隔墻花氣度酒氣互陶薰
拒霜有神光直射虬峡雲（虬峡胡氏齋中小山之名）阿誰如康樂
初日染墨痕老我且泥飲夕照同沈醺西崦日以去
皓魄告良辰更有月中桂訪我益中蓀便作藏花令
花王為令君渾忘秋可悲醉舞綠蟻春

甘谷促予出行者數矣中秋後數日過予見芙
蓉盛放又有且待之説答以五古兼索南皋
同作

李郎良愛我速行更由行由行借將離稍展信宿誠
速行盼當歸早淮歲寒盟兩意渾難定其寔還相成
廿年已倦遊欲乞枌社壹封羊祭大隱為我辭塵纓
便向芙蓉浦篤老絶送迎青山肯破例何難養伯齡（玉川詩云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事不如人意又復攜双登双登辭
念我十步九屏營似君真清福古歡杜荣莉乃憐征
夫困魂夢輾轉縈遊人織鮮纖亦為尒怦怦況有竹
湖叟（南皋）同注均不輕松梧閣下夢長共楓林青

巾子山歌弔宋故太傅樞使越國張公祠
太傅㷀降臣卞彪于是山始浮海入甌閩故
是山有太傅祠厓山三大忠臣祠反出吾鄉
之後然吾鄉成化以前志乘不載此祠蓋袁
清容之父為元降臣清容作慶元路志不載
其後諸志因失之至張東沙寧波府志始補
入今祠已圯矣予擬重建先約南皋鈍軒甘
谷共弔以詩

羅刹江頭湖不至范文虎入臨安市范陽將軍氣如
虹背城請戰遣乘剎臣妾僉名謝道清（太皇太后）誰忍違
署迎北使（家參政鉉翁）慶元都府亦雄藩孟傳昌元那足
恃（慶元制置大使趙孟傳與高公謝昌元迎降上四明圖籍）空餘巾子山頭一片

石聊駐殘軍麾赤幟嗟我天之所廢莫能興搏土返
日成何事只有孤忠一腔血天亦無能奪我志誰家
公廕卞壁于廿言來說蛟閩漳將軍錯認作從王不
惜庖丁陳脍截牡礪灘頭白浪高金鰲背上哀雲濆
酒閑方爲哭神州投袂向嗔鷲犀兕尔舌尚存真維
厲尔肉不食應投畀此是刀山大道場尔戴尔頭昧
趋避尔時海上正揚波鼉鼓逢逢起雲際長鯨怒目
献長牙神龍鼓鬐効神乞御光磨镢刃痕拂戾维山
之雄爭哀鳴厓山之虎群怨詈將軍笑撫壁于尸所
恨尔帥遠莫致謂石國共俄傳除地乃更飲諸公為我同
心濟國家運祚正重長一汴二杭猶未替況有文陳
兩相公大報印須扶正義茫茫溟海落日畔斜重為
此牛此酒出頭地揚帆而前即東瞰蒼蒼天水双龍
有佳氣

夾竹桃花盛放詩以志别

異哉歲寒姿乃與群苦叶一變入梅岑疏影香微微
再變入蘭畹有膏清足挹三變入桃林程程紅一捻
合之如互體雜物乃相揖分之如兩象同德自相揆
天巧過寄生人功薄移貼因思草木性足入京焦箟
遂以天、花附兹绮、葉幾疑美人虹墮落君子牒
畢竟歲寒姿不隨春㒓㒓彼實則已殺此菁乃稠疊
貞心拒嚴霜芳影拆秀美方盼花間鳩已催江上屎
惆悵别此君劉郎長不惬

舟次半浦再哭五嶽游人兼柬兩嗣君以下抄秋江行集

蘸露凄凉江上來壽寧宫下幾徘徊大椿倏已隨朝
露游人遊後西國大椿忽折子尝著其事于萊詞中蔕草依然染綠苔為幸
荆花重合秀不教萱盡渴成災夜臺此是怡先志純
孝原非僅致哀時有問兩君兄弟之好者其事故尝及之

五嶽遊人欲刊予所作梨洲先生墓碑未及而卒臨之感先志鳩工詩以美之

此志高州根未成尊公謹委最傷情墓門長作鳴呼
字宰木誰傳慟哭聲再世證人寧墜地百年報本克
尋盟秪悲東國人倫重慙愧中郎任丽牲

蜀山渡口守湖

傳檄蜀山頭夢入蜀闕尾浙東之淮東行役于焉始
蜀道遡三峨迢迢六千里蠶叢與魚鳧寥天阻南紀
豈有風馬牛而忽通神髓命名自獨峯附會真無理
凡山以蜀名者皆本尔雅獨山之義而必以為地脈通蜀皆謬誌之吁嗟蜀道難不獨
三峨裏何如卧蜀山飽看江霞綺

九霊山房

吾懷九靈翁大節如孤鶱浮海未得遂輾轉九洞天
如何変姓名尚為弋者彈（九靈变姓名曰方雲林自作祭文見文集中）高
皇不能屈餘生終自殘未聞翹車士乃以牢獄填諸
公不强諫史冊足長嘆黃竹夜泱落白龍亦神寒至
令永樂寺悽悵雲林烱（永樂寺為九靈寓有黃竹浦白龍堆夫其地）嵯峨
君臣義不以夷夏迂高皇提日月赤手洗幽燕九靈
所遭遇尚與余蔡懸疑或可無疚異辭得生還不見
東維子平定巾纍纍暫下讀書臺卒返三泖間重淵
見李黼完節要無愆而士各有志不忘喪其元（楊戴一炎
一生楊之所以得赦還者由于四方平定巾一語得當帝意然戴之崛强則過之矣）高皇亦
色動晨星黯長千滔滔江河下大節良所難為我寓
公重山房永勿諼

送棹慈湖先生墓下守湖

晨起望早湖茫茫霧如海黑雲逼蘆中胡爽失真宰
四明北諸峯翠碣擅晴靄胡忽眩我睛三嘆生感慨
誰謂平旦氣定足見精采長夜亦梏亡晴為洗荒穢
矜需旭日光祛茲罔遺累靈臺頓瞿然石窗共瀟洒

姚江以詩招嚴子陵魂

先生降生處岩壑良崢嶸一朝桐廬去老友應客星
化安瀑泉好神菱和仙首（菱湖之菱首江之首昔人以為神仙所食）緻

或不思蜀福地寧忘情我思築姿臺東西招精英魂
盍歸乎來一幽江峯青

悥林問予甬上青蟹入暮春何以遽殞戲荅

青蟹之風世始是漢侏儒年年上巳後鼓脹氣海隅
但得以飽疚臣朔所不如謝山先生長清臞力與臣
朔足並驅近來更失太官粟又復恥鬼諸侯稱撫茲
蟹一笑何恃濟饑軀祇應學蜑戶醬汝為冬儲封以謝
山雲日下酒一樽

吳敦復之京師得其尊公繡谷手校宋槧許郢
州集以歸同樊榭谷林作

當年繡谷翁詩思凌風騷擬花作法供酒器分郎曹
時呼珠盤客閒染程程豪我來玲瓏簾如過丁卯橋
渾疑許郢州前身或可招聚書逾萬卷露纂兼霜抄
老眼細審定校讐徹寒宵鈐以涑乳印不翅青瓊瑤
一瓻借復還戶外屨則穀忽失郢州本極望心忉忉
餘皇已佚去長鬣不可邀魚腸已飛去歐冶空自勞
妖徵辰已夢其歲在元枵身騎白雀去書與白雲韜
私心竊耿耿舊雨憂蕭寥佳郎真健者不媿厥子驍
坐笑奢癡括領學固紹彪十年廣故業插架增岧嶤
餘事作小詩秀色映蘭苕昨歲遊燕市軟紅歇塵囂

何來青毡故得之非意遺乍見足狂喜掩卷還歸咤
一危皇影堂手澤荐薌羔再爵酹郢州荒雲天末澆
摩挲甲乙部追溯墨痕過吁嗟斯世聞聚散如蓬飄
不見東澗叟絳雲與天高百卷舊漢書臨別何嗷嗷
晚年復遇之昭慶老僧寮割羊祭松雪清淚如河滔
一去不復返拂水亦魂消有子乃不死先德完球刀
酉陽諸清閟重光燭神霄

題藏花齋酒罷譜 罷凡一百有八種

釀玉孰與野王雄七十二城盡附庸滿樹相思秋色
好漏危三十六玲瓏 萬丈九沙雲為子吉繡各一百八種酒罷惟長洲顧丈俠君飲其大者三十六種是日窩中紅豆一株其數適與相符
一百五日至七日莫定梨花暮雨期日飲無何猶不
盦一危留供借書叙
楢廷星羅接洞天終朝泥飲即遊仙爲笑南華趙仲
子硯鶯栈閣與雲連 意林真小户其題是譜有如上南陵百八盤之句

題趙松雪貴朱買山卷子後

王國黍離且漫傷宗臣家事在園朶未知亳社輸人
價孰與殘山估值昂

題管夫人漁父詞卷子後

埼遊王孫到上都苕娘清夢日蕭疎當年白馬朝周
日曾否牽衣勸遂初

李易安蘭亭嘆

前有龍眠所作右軍小影亳髮無損易安流
寓奉化遂歸史氏宋亡流轉入燕是吾鄉蘭
亭掌故也京邸曾見之于宗室貝子齋中谷
林勸予以詩紀之

金童玉女天下希一編金石互戳題后山之甥文叔
女珊瑚筆架雙雙齊析疑如占策射覆賞心或傾茶
沾衣 見金石錄序 宣和書畫遺浩劫宰相家珍何所依蘭
權楚焚亦天尊孤鳶飄泊剝原栖剝原山光雖然好
孰為夫人慰累唏篋中何物甲萬卷內史禊帖良絕
奇六詔祠宮香火近展卷荐以秋江蘺 奉化六詔山中有右軍祠
朶榆晚節嫁祖繪此物幸未玷塵翳風流雲鬟諸公
子力與淄州足並馳 史丞相子雲鬟兄弟亦精書畫 天水儀隨白雁
碧穆陵十集亦披離雲烟過眼聊一嘆祇有剝原草
色長淒迷

閻妃嘆 鄞人之

閻妃有遺像傳在靈隱宮當年三天竺未足擬冶容
冶容今何在遂仗禪力到冬青蕉萃靈禽泣穆陵頭顱
成轉蓬水晶足踏竟安往佳人冢草尚葱蘢我來懷

鄉里香火情忡忡烏呼蕭九娘膜拜禮遠峰

夜與谷林坐天目山房看月談及倪文正公菜
露臺以種竹及以徽墨塗壁谷林欣然思效
之率尔有作

衣雲閣外萬竿竹絕地累土高十尋尚書于此著兒
易黃芽龍茁蒼精吟夢谷三丈美東箭老人猶自有
童心童心太古爻又爻兒易序中引太玄童烏為證黝墨餘波四
壁淋生教三天都中賢太守無車十筠貢南金歙路
石液愁竭滃黃山松髮嗟焚林方程夜共山鬼泣風
篁颯颯為之傳哀音通人好事成奇癖而今但有荒
邱岑竹耶墨耶雙清沉我過始寧淚滿襟昨宵山房
看新月虧羲一丸正在參危坡絕頂更如砥古墻八
面都成陰龍飛鳳舞遠峯至蒼茫茸薄傳寒砧酒闌
為話平泉舊主人不覺懷古深頓擬高置此君座空
中卧聽磨戛球琅琳何田殘膏足挹注黑雲垂天清
不溜更須我探火招詞追招尚書聽素琴祗憂天目
天光遏不見老蟾淰黑空蕭森

漳浦黃忠烈公夫人蔡氏寫生畫卷詩 有序

石齋先生在獄中寫孝經孝百卷蔡夫人寫
心經百卷以配之取置石齋書中不能別也
石齋之書敦于不鈎之鎹大類其人不料夫
人以閨閣似之及觀石齋乙酉蒙難夫人勵
以致命遂志之節則夫人不鈎之銅居然石
齋宜其書之相肖也乃夫人之書則然矣而
畫則反是一花一葉蓬蓬然氣韻生動又何
其嫵媚也因是思石齋家庭之際其風流遠
矣然諦觀夫人題語一花一葉忠孝廉節之
旨無不在焉斯其所以為石齋家庭之風流
也山谷曰士必臨大節而不可奪然後謂之
不俗石齋之謂耶蔡夫人之謂耶往者同
館前輩蔡文勤公梁村書甚工蓋夫人之羣
姓故其書由夫人以摹石齋予嘗叩以夫人
之畫而未得仁和小山堂趙氏有葉子一冊
其末題曰石道人命蔡氏石潤寫雜花凡十
種時崇禎丙子鈐以玉卿私印夫人之字也
石耕則石齋先生之章也自丙子以往石齋
游遺困阸遷于江戍于粵賜環未久國步已
去夫人所題多有隱辰之者嗚呼豈偶然哉
予乃肅拜紀之而各綴以詞以擬橘頌之意
其詞曰

有美潭茶秋色平分如茶如火突過滇雲蚕風蚕雨
豈花所飲何以不凋倍吐清芬他年來海諸公紛綸
歲寒劲節同此精魂白羽赤羽挹注鮮新詎為之識
曰惟夫人

右潭茶兼紅白二色者閩人呼曰平分秋色夫
人題其上曰蚕風蚕雨挹注鮮新

澹〻石翁霜松雪栢冶春之姿非我所陌大滌洞天
晴雨沾溢雖復桃李亦生骨力書帶環之懋昭明德
不言成蹊同岑一脉函状之陰女貞所宅樓葉交
柯寒芒正色

右千葉緋桃題曰不言成蹊非由色媚

翻〻紅藥以殿婦春欲留無計當階燃循丈夫墮地
桑弧有開離憂亦樂莫頓消魂唶彼鄭風溱洧淫奔
乃以神眠而栽花神何以洗之銅山寒雲閨房之戀
非我思存銅山石齋所居

右芍藥題曰折花贈行黯然消魂

赤符已熄九鼎一絲孔明蔓菁姜郎繼之小草雖微
大廈所支漢中軍容細柳垂〻倘復國仇我固當歸
馬兒雖謫亦備雄姿成敗論人百口紛淵可憐閨幗
扁擔成師石齋出兵子關以扁擔充軍械

右遠志當歸題曰蜀相軍容小草見之

疏食菜羹清絕黃郎不知肉味聞之廟堂用思陵所賜御翰
赤帝繼粟十國成倉其種維何是曰米囊晚葉米囊
其氣愈昌決句不如孝陵饋粲用石齋絕命詞夫人稽首奎
墨之旁為公撫孤婺嫠稽顙

右罌粟題曰對此米囊可以樂飢

在昔忠烈就養無方輸心鄭鄤以丈相戕黨人障天
蒙謗堪傷惟墨衷子坐政事堂孤臣遠戍望雲旁皇
書一百万皆十八章閨中先見我心所降瞻為北堂
勿之洛陽

右宜男洛陽題曰瞻為北堂勿之洛陽

清漳降神有石壁立疾風迅雷孤根不愁乃有寒鐵
與相嘘吸太古之心一氣足挹拔出衆苦妙香熠〻
薔薇晚卧對之雨泣石丈欣然晨昏長揖為惜濂溪
所見未及

右鐵絲蓮題曰小草鐵骨亭〻自立

湘江蘭秀武陵桃熱種志乎都香傳幽谷易稱辨物
蓋以類族何來金絲承之盈匊附以紫蘿亦幾一束
雖襲其名實殊其目屈原已放陶潛不復女史記之
以防混濁

右金絲桃紫蘿蘭題曰湘江武陵或滋化族
海棠秉秋芳心婉孌薄醉未醒自傷歲晏曉懷于役
閨中哽咽清淚所沾血痕如濺此腸幾何九回未折
俯首沉吟落花片片況我君子排陵霜霰危我人斯
此腸戰戰

右秋海棠題曰君子于役閨中腸斷
三皇之世四時皆春手握皇極以運元神魏季以來
澆而不淳玉樹凋傷滿目剸榛汲汲石翁彌縫使淳
元會運世洞璣所數阿誰連枝陽九不樊兩族並芳
曰惟夫人

右紅白長春題曰兩族並芳四時皆春
詩十章章八句韵其中或不盡為画䕶但就
夫人之意參會石齋先生之生平而申之以
論其世可也乾隆癸亥重九後七日

意林購得先非堂侍御與馮元陵太史手札一
卷見贈賦謝
先人風格如同甫結契元陵擬稼軒長吉詩篇多劫
火于雲筆札亦清言廢興根觸恨千古聚散魂消書
十斛多謝小山旋墨妙裒門寵荷百璵璠

胡都督宗武字𢚩伯杭人故張尚書部將也江
督部公曾招之入幕固辭而止予至杭其子
來見叩以其詳不能了了但言嘗與田雄大
戰鄞之太白山下亦失其年矣
填海錄已失誰憐蘊宝章（蘊刻義之子曰蘊宝章見黄晉卿集）清閑橋
下水（清閑太白山下陰口也）碧血尚茫茫

方丈靈皋至杭有人見之靈隱山中予遣使過
覓其寓而不可得
看山良自好避客一何深紅葉斜陽路茫茫亂我心

與杭二堇浦話
故我久荒落夫君亦澗睐清狂翻長進且共卧菰蘆

結埼亭詩集第三卷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吳江道中問吾友沈彤徵士消息知其近遘五運六氣等篇向未審其精于此也予年來病甚寄詩為訊因乞為予治之（以下七峯草堂唱和集）

求許仲翔骨刧憐叔夜腸是誰知肺腑何以療膏肓之子通元化談經配太倉豈容任肥瘠秦越兩相忘觀潮曲江上吳越事堪傷讀檄鄞都下袁曹跡已荒眩從三折熟文未七年藏痼疾愁難治況君一倒倉聞道軒農際諸公過廟堂功原參六相道足輔諸皇世晚民生薄書成藝術良最憐此七尺我輩悲茫茫

哭惠學士文半農

戊子三前輩先生晚得從（謂李閣學穆堂謝副使石林及先生也戊子三辭頭之名聞于天下）清談真似宦重聽有如龍百粵懷文教千秋重禮宗（先生所著禮說最佳）憐予去國日握手淚淙淙

漢竟寧首山宮銅雁足鐙歌為馬半查

壽寧堂中雁足鐙依稀題字漢竟寧誰其造者紛列名稽百官志官可徵永始賈慶舊有餘惜哉未及同參登又復沈埋六百齡漸磬遵陸雖不勝猶帶首山雲空青當年茂陵慕軒后脫屣妻子思飛行八神五帝各致祭直自蒲陽逢瀛歷昭及宣莫敢替晉至領之祥明磬橋山龍髯渺莫求湖以雁足杳冥冥竚望烏號下太清赤符之火天不夜鶉烏有味咸中星鳳膏燭與魚膏并夜深軒后來陟降鉅鹿神人導前旌徂賚天于且長生誰知紀年識已成嗣皇燕尾啄傾城新都巨君奏蛙聲可憐雁足歸弗撑畸為高廟嘘矣精何況首山之荒庭劫灰已盡邀呵護飛落淮南燮關零山館書籤伴七略太乙藜照東五更古銅潜發光熒熒哦詩帶頻齋宮銘笑指雪泥爪印橫

明洪熙古刹水歌為馬嶰谷

古刹為西南極遠蠻部西與緬甸隣見明史八百媳婦傳南與佛郎機隣見緬甸傳明永樂三年遣給事中周讓與中官楊瑄招之入貢置宣慰司二曰大古剌曰底馬撒長官司五曰小古剌曰茶山曰孟倫曰底板曰八家塔見周讓傳然置司之次年大古剌已并孟倫底板八家塔三部矣（亦見周讓傳）野獲編云洪熙元年底馬撒宣慰司攝大古剌司事嘗入貢明史千崖傳又云永樂五年設古剌驛隷千崖則又與千崖接境也終明之世得見于

土司傳者祇茶山長官司無恙而孟倫見幷
于南甸者大小古剌則屬緬甸緬甸傳云緬
酋莽紀歲必其于瑞體逃匿洞吾洞吾之南
有古剌滄海割馬革地與瑞蘚瑞體乃舉衆
盡奪古剌之地是也滇緬錄云晉王李定國
寃乞師于古剌則又復國矣野獲編云古剌
水爲龍涎之亞在蘇合薔薇之上宮中極重
之予玆之左侍郎詩則其水可飲蓋取以和
酒最香冽不僅薰沐之用也若北平別有古
辣乃地名其泉煎之是爲折傷刀兵之藥
此與西南夷所貢各殊左詩引玉泉盧溝之
水以爲緣起似誤合二水爲一不知北平之
水不可飲亦不任薰沐也

文皇高飛上帝截通道八蠻人九夷歷大古剌小古
剌西南遠赴風教齊五長官司兩宣慰司夕郎功著
驛騠滇王何處北漢大五千里外增藩蘺梁州地靈
最嵌奇禹貢二川所分整南金沙會岷江出北金沙
引黑水貺染經鄗注娓未盡大荒爲侍博物稽此其
大者配九山更有餘潤成土宜難河之水清漣漪大古
剌有南雒河諸峒異香怪陸離龍腦雞舌并麝臍蘇合兼
車如江麋烟煴百和醇且旨芳馨一直沁心脾貢之
天子入內府浴罷一杯便啜醽見唐氏天啟宮詞縣官元氣
正旁睨神膏醍醐通五齊洞天三十六宮天祿飲禍
地七十二府地澤怡以通神明疏渣滓釀出乾端與
坤倪濃于崖蜜甜于飴犁追三出戚絕域此水曾偕
玉食搗貯之銅瓶志銖兩歲月進奉均由題太素色
映黃琉璃製以古剌錦繡襆守成令辟首仁廟六服
歲見無差池摩挲署書玆時代猶識紀元在洪熙在
昔西南記職貢昆明有露曰薔薇妙香尚出此水下
妃于千羣濃裹衣遐方異物雖不貴要亦王會所會
歸聖心誠如斗酒淡萬國爭歆醴泉嬉土官無幷不
可詰緬甸千年世羈縻我撫此水三太息考證還、
拾墜遺接境已亡底馬撒近界但聞佛郎機數洛門
餘淮汝竭九廟黃流凋轍悲萊陽侍郎坐圍扉誰投
一盎慰朝饑引領長陵不下咽哀吟清淚紛淋漓見左侍郎詩
可憐崎嶇爝火役南徼諸公中泥中露歌式微
折足生還鄧都督會記包胥九頓儀鄧詔棄餘流落歸
好事足補故宮文獻資三百年來廢興感擬之渭流
漲水脂

七峯草堂移梅歌

大江以北少梅花相傳降作右六命我疑陶山語未
然難緣橘戶為左証稜〻百花頭上姿肯遜黄塵易
素性迂之無道種無術生教嘉植困殘燈馬郎兄弟
双玉雪貌與梅花同清淨有莊明瑟如藍田有客看
花滿蔣逕暗香入夢意無獻覔遍古欿窮絶嶝秦淮
大有槎芽種十里江行足吟興園官小試移山手飛
度〻峯疑不胜寂寥小雪霜葉澗峥嶸幾點春芽動
新寒未消九〻期微風已動番〻勝鄉心猶為石頭
懸鶴貫已隨瓜步更花王之富數花對恰與今年梧
葉稱所移共十三本昨聞連舟度東閣榷吏驚迓紛相逭好
事敢辭花稅哆佳話應為官閣詠招邀更喜值同敍
叩鉢齋催詩思競我家句餘東復東宝岩千樹蒼雲
映當歸根觸鵁鶄枝又手樽前醉眼瞠

蘇花庵聽松報分韵

驚濤何處來萬籟正蕭瑟孤嘯薄穹天空行穿緹室
詩貌古澗清容思寒山冽閒戶更嘈呟西崦晦落日

姜白石詩詞全集刻成即效白石體落之

巨區水茫〻天目山蒼〻中有白石仙老筆生寒芒
寒芒久晦塞閟年過五百鑄金酹南村紅梨生玉色
是本出陶南村手鈔

半查索賦烘梅詩

山中方傲雪日下已催香我愛冰心凍誰參陽燧良
春應隨臘轉人更較天忙從此唐花塢迎暄次第芳

寒竹

消夏亦神清凌冬更有情凍雲添碧色白雪寫疎報
落〻青瑤盾臞〻太瘦生黄公壚下客歲晚莫寒盟

揚州石刻文信公畫像歌

正德十年壽光劉侍御徽甫所勒其序云
得之揚州文江公苗裔也乾隆八年揚人陸
君鍾輝乞予作歌

西湖天水畫冥〻白雁飛過無堅城盧陵相公脫屣
口來向淮南誰集兵可憐吳會少淨土剩餘揚州真
州孤柱撑李公苗公双忠貞揮戈欲挽虞淵旋相公
此來會逢適合從或可續頹成兩淮全力足恢復所
仗元老為主盟此策果成事難料三宮未必向北平
豈知反間忽橫生李公既心動苗公空泪零相公支
作剎沫行叁從寥〻杜天卿天教孤臣不遽死蘆中
丈人艤舟迎將無岷江之神靈神靈幸脫相公死兩
淮從此莫扶傾李公頸血碧苗公寨火青夏貴老奴
竟輸誠神傷間閟出百死再入甌閩開行營空坑戰

敗五坡繫燕市三年目未瞑魂隨陽鳥返汐汀李公苗公遁九京一慟褰裳朝穆陵百年滌盡寒潭清厓山哀歌滿祠亭淮南俎豆亦爭馨壽光杜史扶世教繪圖勒石昭精英孫枝一葉尚足徵定是惠州太守老雲礽相公自具大光明那須異人傳慧燈不是神夢吉髮繩至今須眉迸崢嶸我歌足當廟碑銘

明杏園雅集圖 今歸嶰谷

是圖為楊文貞公楊文敏公楊文定公東王西王李公時勉周公叔錢公習禮及陳循寫此圖者錦衣千戶謝某也

有明開國後宣廟始陽春舂容太平樂元氣洽八埏廟堂多唱和紫綱無遺屯三楊最鎮靜鼎足調大鈞二王長六官耆德尤嶙峋忠文真神師正學長成均吉水負史才宋金細討論有如阿閣鳳和散清不渾薰風護玉燭祥光生五雲試讀杏園詩奉柔想垂紳燕閑寫清娛亦復念斯民回憶錢侍郎旁皇晴雉辰論相重足立誰人不杜門遺逸黨禁解白髮光絲綸諸公緯富流社稷之寶臣牽連及詞苑同為東閣賓泰階德星聚餘事光斯文其時已易世履霜占初坤宣仁將謝政潛伏有奇人老成絕淪喪杏園俱蒙氛乃知日中昃消息如轉輪彼哉其泰和陳循叨玷舊德羣一幅好東絹莫逃忠佞魂翻羨錦衣千戶以驥尾存

吳越武肅王校射圖歌 仇實父作 馬嶰谷藏

是誰頷盼生風雲羅剎江頭犀帳屯吳山草木助兵氣射侯齊凸天吳魂江頭天吳久作恩前胥後種不可度白蓮花仙真英雄力術民生氣磅礴三千弩下衣錦兵先以射法試先聲誰穿七札誰貫木巧力慘淡齊經營古人神功亦勞止落日之弓救月矢三札射經不盡傳五行六甲泰巫史洗：大纛導九斿帳前參佐俱名流旗鼓應歸顧全武鐃歌豫命皮日休技成不須佽飛手山塲大閱光牛斗淮南黑雲晉鴉兒若還我軍都俛首果然一戰百川東朝潮夕汐避雄風九龍其通三犀立綏：歸來勞酒濃披圖論世有餘恨如此精兵用未盡宣武鎮中封豕驕河東麾下老羆困幕中杖義有羅君大散草檄凌秋旻白蓮花仙戀衣錦祇退天吳不進軍

明陳待詔老蓮畫

卷首題曰丁君梅孫以酒資為予致彼乞畫予即令以資改莖丈長先生而畫此貽之其

亟為枯木附以水仙鳴呼老蓮好色之徒然其實有大節試觀此卷古人執嶰谷乞予作歌

白門待詔真奡兀山頭可斷膝不屈名王為喚美人來一笑揮毫怪咄咄酒闌午夜夢魂醒翩然而逝疑飛越誰言此老空清狂箇中心事良勃窣見本傳故都已哭鍾山陵故鄉重弔青藤碣板橋花柳逐逝波刻絡松楸傷野寂蕭疏為寫歲寒姿春花傍得冬株茁招魂一曲萬古愁中有畸人不朽骨

銅製如來降生像歌揚人程氏所藏

何物老嫗如達生可兒可兒此寧馨五百道乳一吸傾軒然七步意飛騰方輿員蓋良浩蕩豈有黃口思横行文武成康繳不作異說未必遍勃興西竺家兒妄自大乃以早出思逕陵恒星如雨隕不見尚嫌其晚紛紜爭孔子吾師之高弟其言固自有明徵誰人巧徼金塗塔相輪峩峩銅綠明摩挲題字半漫漶妙製定非凡手成白石不作周郎灰才薄有媿哦詩報夜深且秉長明燈詩成共啖山芋羹

左寧南像即牧齋所題卷今歸江都李氏

平賊將軍賊未平擁兵坐殺楊武陵集師竟負侯歸德賜玉賜蟒空克盈可憐狀貌良魁傑咳唾猶能震雷霆謂應談笑除殘竟誰道迂延釀禍成晉陽甲豈人臣事黨人曲說吾勿聽一敗頓隕狼伉魄百年猶傳箕踞形只有白頭柳敬亭紙背猶聞抵掌叙匡匡不負寧南意惜未移贈寧南報有明

遊故水部鄭君休園用嶰谷舊韻

閣道空中度山蹊洞外深樹穿危石裂水定白雲臨蕭瑟寒冬狀清流舊雨吟杉閑埋碧久何處覓遺簪謂故侍御天玉先生水部兄也為問符卿墅荒荒落日昏名花天上去喬木道南存謂尚寶起宗影園塵夢消江市林巒近野村風高雲倍迫詩思蒲籬門

斑竹園

小朝廷已墜南疆一夢三生空自憐太夫人夢文丞相生公鹽豉神傷除夕酒牙癡魂怯四更天幕中英雋都南八身後散靈重項燕斑竹亦應同墮淚不須梅嶺泣荒阡

靖公忠烈更誰京可惜荒朝厄運并若以苦心原督相肯將宿怨棄與平此梅村祭酒之言也最為平允故全用之板磯空自勞埋血東嶺何緣得背城南都陷後靖公議欲開東嶺以入浙只有西

冷都督好素車白馬伴神旌
尚書舊德重庭槐不𩔖生從褚彥回況有同心前茂
宰相期共殉大行臺故鄉喬木齊生色霞幕孤翁並
隕貽一卷青燐紛涕泗我思合傳志三哀王監軍纘爵同江都志畏應參軍進吉皆吾鄉人

法雲寺銀杏

謝文靖所植變檜亡于宋建炎之難而銀杏
甚古其亦宋物與自東吊茲寺者不過美文
靖之名德而已予所惜者是時中原大亂進
取甚易而文靖此來以被讒出不克有功為
可恨乃古人所未及也適賦銀杏因及此意
即用劉連州詠檜韻

太傅堂前樾蔭奇還臨江樹影參差飛柯未展長驅
志老幹猶疑左次旗魂逐八公山上艸根留召伯棠
前枝佛燈照淡留餘惆不異桓伊奏笛時

讀宋陳丞相宜中占城道上詩末有異日北歸之語謂之猶然

當時大有吳門客目斷天南奉使槎謂鄭所南壓海黑風
吹夢散冬青到底不開花用謝皋羽詩

題晁无咎芳儀曲後

泗上英雄事已遥永寧宮春久蕭寥小周后正歸洮
甚又報王姬入大遼

過蕃釐觀坐冬青樹下得一律

宋人真不道拜杖到瓊花詎救懟君父居然殉國家
李姜同血淚章蔡已蟲沙只有冬青樹長榮度歲華今觀中植冬青一本于花之故址

明洪武欽定五權歌為嶰谷兄弟作

邈稽古哲王所先在算命曰律度量衡以持戚斗柄
審數物不淆審物旋悉稱三時接其程八節諧厥令
春半禾初生忽微未足訂夏至禾見秒晷景中天映
秋半秒告成平準可歸定積秒得分分溜銖因而重
之以次竟左旋為規右旋矩矯畫奇零無滯剩以上皆用漢志說文
羊山泰適均崑山竹最勝蒼蒼太古銅推肖君
子行關石叶元韻雄雌互酬應六無兼五崔即以通
物性後王治術疎有懟作者聖秦權與漢權盈縮多
累更遞傳至唐宋所懸式廷建延祐有圜環經世典
堪證延祐所頒官權予曾見之雖然精意媿古初要為列朝資考
鏡椅輿明高皇雄才難緩擊當年諸羣雄剪除豈易
遲重輕各有差浪擧即為病急權武昌軍遠通祭罕
聘回轡掃淮張長驅下蟲汴撥時度勢良已難成功
豈曰由使倖所惜三相公秉均稍偏倚猶喜去邪決

揆席弗終橫南天莫鐘鼎奉常陳笙磬太宰平銓司大農訓市正鴻臚典大行法守均以清古稱掌于鴻臚而職于大行冬官下百工四方歌無競芃々易代來宗罷傷孤另何來御府鍾思供詞流咏莫道此瑣々事曾聞七政不見璿與璣猶委蔣山迳吾儕多好事戚物成漫只論易誰傳得一斤窮愁危言自適聽本程子論文空思扛千鈞窮愁別裁為世憎為君作放歌吾儆在史乘

韓溝吳王廟三首

黃池鑄錯恨何追剩水長增廟貌悲莫向江祠迓伍員誰格廟原配兩旋江都舊有江祠以子胥配見水經注今配王者為兩旋覩光自是先王志負德終緣夏肆虧聞道神旌午夜動依然茶大望離々

四瀆于今盡貫穿巨靈翰尒鑿南天水屏一鼓争安歸甲盾齊叡共執鞭列宿女牛芒角動三洲高魯板陛連嵯峨宸宇酬勤事好為淮東憤鄭宣

江干桐樹鬱平岡左頓長洲帶水杭漫以決排謌禹甸五子所云排淮注江不合禹貢蓋據吳王所開水道也競傳英爽過隋塘百牢猶共王餘薦一飯休敎蘢稻荒不受句東愛揚子雄心北向尚蒼茫

揚州城北建隆寺宋太祖征李重進駐蹕地也

樊榭用沈傳師嶽麓寺韵同作

廣陵事變不可論青燐黃霧時迸奔法雲山光俱故壘佛火黯淡難称尊夾馬新人膺新命威斗欲根河山晉天生聖人大一統有如嵩夫差荐根柴家孱王屛翰寡所仗懋親為蘿樊當年運釁來下蔡滁陽壽陽並軒々征李景時事諸公半隨廟社轉蓑叢根落隨風翻殿前統制旋裂眦上黨節度結陋元孤臣坐握重城重々泉何以朝陵園六龍北下如山壓萬騎動地雲列屯須臾窮城甘鼎沸赤暈如電照寺門廣陵城開傳厥角誰為故使掃血痕八百年來梵磬冷々我吊古淚滿樽

昨和樊榭建隆寺作而韻未次也樊榭必欲予另作復得一首

韓先李後且弗論駢首共障狂瀾奔沙場猶道天子寨塔影長隣太傅園莫李新朝鐃吹盛未若平陵哀唱尊追憶迎鑾幾百戰始牧天塹作江樊黑王肯為黃袍屈臨風一慟白日昏鐵券莫移精衛志崇墉遠致羅庫屯大府都廳餞頃盡戮々行雅光空門草詔定須陶學士袖中宿稿無墨痕豈知孤臣耿々魄化

為鄧林枯杖根幕下殉身誰義烈枉綫酒吏閒明樽事見南奇新書朋樽散盡沙蟲化江濤浩浩劫火飆灰之片石不可見禪枝老矣垂前軒康申相公亦仙李轉盼重圍又抗元

三用前韻

唐六臣傳不堪論周三臣傳殊足尊建隆錄古推史筆建隆寺古光山門五朝平治數周室公也喬木原同根世宗澤仁洪人髓少帝亦未彰童昏如何天命忽以去反戈憤彼陳橋屯符張蒙面豫節舊祚邑應為羞吳樽江南國主乏遠慮梯衝鼓角任所奔餘燼甘隨殘運畢新皇亦為漬淚痕我思其時長圍喧官家親督臨戎軒塔大潛隨燬火動戰鼓直教魚鼓飆功成國殤資冥福貞觀故事慰元元時詔用貞觀惻忠寺例以卹國殤王學士元之祖碑文而今殿瓦盡頹落但見野僧鋤菜圃斜陽慘淡無顏色飢鼠橫穿輿圖與

嶰谷齋壁懸范文穆公重復灘山水月洞銘拓本同人共題其後

山館寶剗多四壁足清供瞥見石湖文雅為灘山重綫帶思高軒驕騖淵逸韃刀兵泯憂虞水月互生動滿流石關通圓魄天門班赤鯉游碧霄古蛟墮深洞虹梁似捲篷引我卧遊夢阿誰來儋父易名竟妄貢時有土人易洞名曰朝陽孜證有詞人次山足伯仲同來亦文雄艾軒洵老鳳筆錫取舊聞穆清如古頌想見揮筆時雲壑紛橫縱妙搨何蒼蒼鑒題良友共桂林湫何處遙天落霜湫

浮山謁大禹王廟觀山海經塑像

四瀆岷峨遠三條淮海尊塗泥從此奠地肺到今存南戒星光馭中冷雲氣屯千秋虔脈蟄双壁足撫捫舊鼎嗟安在遺經孰與論探丸搜变態傳禾湖精魂草昧洵多怪支離半不根州師過巢窟蹄跡滿乾坤似后良無匹靈蹤亦倍繁功涵真宰運事為議瓴援息石先垂統吳刀幾憤轅巫峯資楨步嵩闕悵熊踏犬導岩關路龜浮洛水源嶽圖神所閟答笠史誰緒似此荒唐蹟應非馴雅言祇緣六合大莫繫百蟲蕃陰火偏宜涑湯泉獨自溫絪縕悟化物囫圇笑吾昏章亥俱寮屬重黎本弟昆魚龍登玉版人鬼列河門地蓄餘粮飼逵連艮背蟠方知刹界衛僅覬貴侯藩各各陳廊廡紛紛露剝垠如聞九歌曲為頌八年恩商魯滿空鑿平成愛勿諼有國通升絡世祀在江原明德高無學荒阡子若孫故鄉瞬窆穴比戶荐芳蓀

夜雨梅梁動春耕水野喧何當徵掌故歸埜夏湖園

樊榭賦萩乳詩五章索和

寒山潇洒姿鼎食獻名鯖偶談蔬筍味曾作萩乳評賜勅兼拜表鴻筆震鯨鏗乃知此微物豪門亦致精更聞有綿津無珍都合并旁搜山與海歸之明且澄和以萩少許頓覺乳怒顛薈萃萬菁華餘瀝紛難盤滞遺利寡婦尚足充妙烹茲乃鄭公製莫以齒子名花乳凍雲版鍾乳白石生曾聞玉食譜日隨太官行吾儕種一頃長峨豆田清秋風吹客夢時物到燕城車螯正盈市下之亦鴆媒若以枝寒山用物則已羸半萩過所望連吟有同報食經鬥物力暴殄非所营

原倡搜索已盡獨未及陳木叔宗伯故事而漫堂太宰萩乳新方乃紀載所未及也故志之

即事 以下五甲集

十旬猶見雪浹月累驚雷更訝風偏烈休言雹不災天心方告警 帝德定無猜辛苦陳丞相封章出上台

白山茶

披公落落慎称許微笑茶仙染紅雨花王中夜洗素肌飛向麻源陪玉女澁誰筆力最峥嵘亦有涪翁賦筆巨爭光日月且皎然淮南瓊花敵並語弥天氷雪浸沛腸一笑力足緇塵拒賞心更復遇南豐從此教名枝倚侶諸公仙去六百年寂寥花事成漫與玉醅醉羅擘玉箋一片寒芒成玉乳

醉山茶 粉白中含粉紅世所称東方曉

茶翁卯飲醉未醒扶桑旭日光熒熒熏微睐影沁枝上一點晨星東啟明主人夙起闢户出醲耶糟耶两忘情朦朧亦若困宿醒但見曉妝天際横

努面嬌山茶

何處裝成努面嬌蠶風蠆雨助妖嬈大唐公主能隨俗添得春愁不可消

紫山茶

曼陀方外花予法應衣紫署名曰都勝力與牡丹畫暮山烟光凝悠然見天忍

貽兒周晬戲示荊婦

東隣有老翁及見我周晬蹉跎四十年頌白猶蕉萃老大百無成僅為兒綴帶每歲春復秋白駒少停轡莫道此呱呱齊户可生待先人世德餘七葉清班貴顧兒善東修亦不在禄位我性最慈良兒性頗下厲我性素紆徐兒性頗徑遂凉德我已懟少儀能弗惴佳郎近天中百昌正致嬌回首兒軒然且弄蒲與艾

題前漢王章傳後

漫戴牛衣剌剌詞男兒報國定忘私班生長託將軍幕亦有陳尸獄尸時

同人集蝸廬坐桐花下主人方選定族祖戒菴先生詩即賦得集中格寄畫常陰之句并用其韻

何處桐花風和鳴過此林耳根分正閏晌次失晴陰
消暑兒詩話指涼見道心主人蕭散甚瞑據一瓢吟
一片蔚藍色周遮百尺林薰風憐嫩碧大火避濃陰
前輩焦桐調吾儕古井心請看花層層好供落英吟
故國啼鵑淚依然滿舊林緒書長惻惻布席綠陰陰
日漏中天影詩傳未炙心表章良不易即景足清吟

姚江贈同年施明府蘖齋 施爲愚山先生曾孫由廣東新會來

與君惜別且八年一旦幸然蕙江滸千里棠陰東粵移令我豁然消煩暑浙東列城雖褊小風俗由來擬鄒魯姚州更鍾光嶽靈嵯峨三儒蹤接武燭湖先生楊袁流本心之傳開眾譜光光文成真天人指出斗杓掃榛蕪梨洲克紹蕺山緒九流百家互吞伍此外人物尚如林前光後輝難悉數吏斯邦者豈偶然漫容俗物恣莽鹵適從何來得有君經術世務妙茹吐君家世德重宛陵舊與浙學同門戶我生辦香愚山集願爲執鞭懃情竊當年大用雖未竟至今遺愛留江楚攢行固應在後人此日牛刀寧小補昨過衙齋窺插架萬軸牙籤羣玉府公餘正不廢討論仕學何曾相鉏鋙更聞下車麾双旌先賢祠下首吊古懷然嘆息文成後欲爲重光舊樽俎祇慈此意知者誰聞敎戒鶯塗奪鼓祝君政成廣所部波餘倘得過吾土

蘖齋來鄞謁監司飯予双非山房樓樓萬八先生遺書可感也

楊雄已老炙誰爲問遺經石笥漸以散蔡光猶然青故人扶大雅古誼照晨星一甕玉醅酒殘編細細拎

蘖齋捐俸爲梨洲先生贖祀田

再世東林兩大賢墓田不保亦堪憐令君清況塵生釜甫下車來失俸錢

沈鶯師編修不見十年遇之杭西湖上喜而有作

與君一分手忽忽白駒過舊學知加邃顛毛亦並多
相逢真意外率尔共商歌且向湖千去臨風醉芰荷

董浦移居吳山之麓索詩爲贈

舊屬都宮地新移高士坊幽居忘出處遺事感興亡
山上炎雲萃林頭夜雨涼明朝登絕頂一覽盡錢唐

鮚埼亭詩集第四卷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題杲堂内稿後時其仲孫世法方擬開雕（以下抄詩集）

碧血根猶舊蒼宮怨未荒百年埋井渫此日朗星芒
軼事徵山海廋詞託漢唐重泉應一笑魂魄慶重光

題李丈昭武殘集後

甘谷向予索昭武先生遺文當年此老大有西臺冬青之作而今散佚殆盡予就其家求得殘集選得三百篇與之亦足見其大節矣

題五律一首索和

讀盡梅邊稿無如生祭文豪芒要足重流落又何云
縋綆鮫人泪蕭寥鯹蟄雲苦心有羣從聊以慰殷殷

中秋前一日得林評事茘堂明鶴草堂集正氣録二書狂喜從湖上戴月歸得詩一首

晞髮先生慟哭餘白雲源下殉其書應憐許劔荒亭路誰人為我蒐此儲所南先生閉枯函塵蒙眢井亾已歇四百年来墳土出又復令我疑信參諸公之作竟沈埋長虹不克振叔灰空令壯士中夜舞獨自誓荒獄大哀茘堂老子古人徒曾向鄧林追陽烏晚年日莫尚伏梩裂竹如意碎唾壺我嘗求之二十年魂祈夢祝有無間故人出之特示我寒芒五緯生蒼烟喜而不寐急挑燈明月耿耿窺疎櫺騎龍被髮倘臨我一曲楚詞些酹青冥（評事林孫貽予此書）

哭姚江邵徵士昂霄

三黃淪喪後姚水久蕭寥絕學不終替夫君胡早凋
古松餘歷筭白眼罵文妖十載別離恨芳魂何處招

秋日之浮石周氏訪立之韞公餘靖諸先生遺文多散佚者其殘斷萹帙後人又閟之不肯盡出即賦七律四首曉之

志士雄文重兩朝睠懷舊德我心勞鴛湖遺獻先前史彭澤哀音祖屈騷奕葉未消埋井鐵熙時不諱背陽挑故家尚有賢孫子莫使青箱緘固牢

三和尚暨兩監軍（謂通城思南順德及立之石公）故國遺民最佚羣並有清吟成变徵祇愁閟篋泯前聞百年星火歸喬木一卷霜敲徹暮雲（立之與順德合刻霜敲集）笑我癡心長縋綆挑燈繫索不嫌頻

華貫追思先秩宗兩家倡和最春容（先侍郎與文穆公同為湖社盟主先舍人與光祿闡之）竭來並羅朶田痛此日重尋錦里蹤埋碧定憐十世戹殺青誰蒐舊時封南湖詩老遭牽帥慷慨同聽午夜鐘（謂緘翁）

一棹匆匆出郭來尚餘殘菊傍籬開滿湖秋色排三逕十里西風動八哀洛社耆英多聚散浦江人物幾興衰陽隣歌吹喧清夢我獨長吟酹玉醅

南皋見予甬上耆舊集中所錄錢侍御帝里篇而嘆賞不置卽和其作

琅琦江上無寸土重趼歸來淚如雨側身且作蘆中行冥飛頻爲弋者驚頭顱出自鮫人室剩餘一絲不我絕莫道我身鴻毛輕雄虹光照枯燐青楊雄符命那可讀高廟開之鬼夜哭不見茂陵秋芒芒夜聞馬嘶何處望嗟哉我家故栗里回首徒傷急景馳袖中尚有一卷書我兄幕府之遺餘十年以來長箝口明壺子股更子肘祇應投之九天門天門詄蕩白日昏與人家國良多事一夢栩栩遽遽是誰續之叩鉢催染豪重吹九歎厭謝翱古風良復物喔出當年朱鳥血

芍庭爲予至青山求元人葉編修家乘抄其遺文歸而之舟卻帙甚巨芍庭負之行東錢湖上四十里始至亦韵事也贈以七古

芍庭嗜學老愈勤露抄霜纂志昕昏爲我四友疏附人質而其氣倍嶙峋昨我搜羅遍里社殘編叢說證榆枌青山葉氏本清門拷寮墨跡四壁存翰林功名在施水三犀双鵠稱神君道園鴻筆壯墓上雲林行卷留水濱五百年來大宇故潛伏令我魂夢殷芍庭曰諾吾其往尚其勞我金波樽是日前行抵湖曲笑我眼穿落日曛豈知歸來已舟楫背負巨冊喘呼吸計程重趼里四十滿袖青山嵐影濕我無杖頭僅茶供反叨乾魚綠雪蔬以此下書足雄誦芍庭以魚菜貽我

度歲困甚而老友陳南皋之困更甚于予欲拯之而不克爲之一嘆

泒負諸公緩急需而今我亦嘆枯魚龍川從此成狼疾空自仰頭望駐虛

探梅

花信第一番猶爲寒谷閉花王望眼穿夜夜傳急遞其奈洪甸來積雪長煮萍水仙困層冰山茶忽中鄙古梅最崢嶸亦復需左次但見彼唐花鴈本奪明媚吁嗟造物手別自握神秘其醞釀有時其發行有會風雨所淹留未必無深意躁心吾無容俟命在居易連朝多春色向榮枝如醉諸公來齋齋一鼓助作氣叩鉢有新詩天公亦所契李郎方刻期同整賓岩屐一卷寒香吟我爲發沉睡謂寒香道人戲墨翁吹醒山中現東

返闌頭使

仲春仲丁之半浦陪祭梨洲先生

黃竹門墻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兀自綿薪火三迭勞君盼渡船（主人正在岸上迓予舟）酌酒消寒秋永日挑燈講學憶當年宋元儒業多宗旨肯令遺書歎失傳（時臨之屬予續成先生宋元學案）

甘谷以重三日過我亭午不能作一飯內子以糕進漫賦一律索笑

先生失德定難言瑣瑣乾餱已召愆斗酒隻雞良不易蔥湯麥飯亦蕭然空教日影匆匆度剩得花容款款訢底事重三作重九題糕忽上買餳簫

送錢二泄之黃蘗山（用前韻）

太保當年戀淨土古田一區避風雨至今猶傳神旗行山中父老習不驚東村有子埋土室杜鵑之泱何時絕夜夜魂浮一葉輕來往幾度搭江青聖錄一編那忍讀歲歲山僧墓下哭淒風涼月雨荒荒豈不懷歸非所望孤兒今年辭故里海風送楫如電駛第二碑成擬大書發揚潛德無剩餘此行佳話落人口豈以窮愁成掣肘白頭絕得展墓門一慟仰視箕橫參而今始畢孤兒事重泉聞之一笑起江頭潮落風信催寒食家家飛紙灰精誠呵護有神物老蛟為君助泣血

薄暮過愚亭見其少子五郎讀罷灌園甚有古意為賦吳體二律

郎君說經長兀兀聊尒荷鋤道則通采蘭佳句本東氏剩棗新說嗤荊公夏葛冬裘在曲礼早菘晚韭饒清風阿翁有子致足樂切莫落箕荒厥功

高門羣從半紈袴那得清况供清吟種棗蒔樹悟王道賣青門瓜識天心誰言孺仲兒寒素為笑南郡家恬溪春園春草夕生意與尒觀物一披襟

甘谷約以元巳啖江鰩不料今年入市甚稀乃以寒具作供寒具故其家所擅長也坐客或曰惜不以江鰩下寒具斯為双絕或曰江鰩亦浪得名耳予為一笑紀之以詩

鮚埼亭下春光晚坐嘆江鰩已過時唐突誰人同合氏品題終應比離枝熊魚未必能兼得茗酪何緣得擅諧若使明朝懸食指發風動氣我安辭

董遜齋招集同人賞可亭牡丹先過令兄樂寔齋頭看雪毬席上予誦高武部宮山賦林太常薊菴宅牡丹詩即用其韻同人相率和之

時同作者為南𣶏陳汝登映泉董元聰芍庭錢中盛愚亭董宏甘谷李世法君山胡銘嶧遜齋董敏盤愚亭之孫子秉純少子秉純而愚亭復繪圖以紀其事

留補堂前句宮山最有聞曲補太常堂名是集為堂不巖霜皋廢翁景堂李對皆有詩而宮山為第一花分都勝種香染細湖雲心曲先民古

風光汐社醼到今傳盛事可許續遺文

此日陽春好異乎彼一時花王添羽衛毬蹴有軍儀

世值清平運人傳燕樂詩祇應文字飲確鬬試偏師

可亭饒木石落〻水雲流大有洛陽勝無為道北遊

清吟成白雪吾道在滄洲花萼方爭秀連枝共唱酬

十日春將去斗杓不復東淋漓杜鵑雨泛濫菜花風前

輩忽焉沒吾儕誰與同奪標驚健手妬殺白頭公是日南皋鶴政累勝

古井嘆為程尚書配金夫人作　女瓊

尚書大儒子不死非所期尚書且不死而反得之妻

妻挈女俱死古井生香泥長虹夜半覆古井光與余

閱李豳祠堂齊吁嗟乎尚書不死非所期尚書究竟

死東市發嘆噫夫身早不決應悔負良彥國史既外

謬地志復漏遺我歌古井神淒迷明史作尚書傳謂其病卒謬也尚書以不良死見聞中今古錄至夫人則國府志闕然益為可嘆

晦木先生集藏半浦鄭氏予欲錄其詩入甬上耆公集而求之書閣未得雨窓寂生大覺無

賴韋賦長句寄主人和之

鷓鴣山人金石心鷓鴣山人氷蘗吟九十年前甬江

上曾傾日影彈清琴廣陵散幸不終絕殘喘踉蹌庠

口尋憂患以來饒著述三易六書何森〻化安哀瀑

存散響猶疑斂出重泉深妄人之口不足信附會謬

語誣曠林誰言哥〻行不得我應一洗其荳音揭來

江村索遺集二老閣前寒芒臨白雲千重封四庫但

閒驟雨散溫〻登樓又手空咄〻書帶蕭寥苦霧侵

宣城卬在大師以亡國後來姚江披緇予求其藝茶經十年未得施蘗齋令姚江因屬其訪之

竹橋老浮屠系出姑山胄耕岩佳子弟裏治良不疲

生天義熙前成佛成淳後哀音和鷓鴣双〻栩詩瘦

晦木時或過吾鄉九老相解后亦或駐寶峰一曲清

商奏沈埋六十年稽井荒泥厚料得九址中尚作老

蛟吼尔家尊先公愚山究雅搜羅舊尔今有續編即以

當肯捐頤言亟旁求用補各音漏東睇白龍堆雖〻

蔓草茂

哭鄭侍講丈筠各

廿載忘年友相知此寸心誤經多妙契覓句有清吟自我成萍梗勞君念竹林花〻天壤大落〻幾知音

谷林兄弟來索洛伽蓮種予以去年仲冬遣人致之深以苦寒為慮意其未必得活也今年谷林兄弟以詩來告花放喜而有作

泊花池上妙蓮開可憶明山辛苦來健步踰江踰海去孤根和雪和冰栽波澄猶帶秋湖色薏苦遥存西竺胎似此策勛宜十賚問君何以報花媒

張靚淵示所藏李穆仙觀察故扇其陽為倪文正公書其陰為張遺民畫文正書固足重而遺民畫亦罕矣靚淵索賦乞古燈下卒筆應之

翰林尚書李公子廿載愚公為國吏元公之後有貞臣碧血淋漓光世史（即用高辰四哭靚察句）米家船散故物空腰扇蕭寥出塵滓清河舫中多貯藏籤軸紛綸誰屈指雨窓為我資古歡亳社劫灰究在此哉〻始寧撥鐙書寒芒尚共衣雲紫（文正閣名衣雲）當年椽筆夕又夕童烏妙悟在兒齒（文正著兒易）三支吞罷論三棄鴝鵒胆落不可止餘事風流寄六書亦復崛奇難意擬何來更有張三畫秋甫真傳風雪裡亡國之識在命名陵冬之節善傳髓摩挲私印亦自佳不教聖思獨擅美（是時私印推錦衣聖思與遺民）可惜三絕盡無存殘山剩水僅尔〻（予求遺民詩不可得）從來書畫重以人茍非其人遑堪鄙此書既屬魯公徒此畫還應所南比又況穆仙手澤餘如彼岑鼎連其趾同心臭味託蘭蓀故國雲烟重桑梓主人寶之揚清風庚元規塵隔千里（先贈公嘗謂遺民曰君生德祐以前而早署遺民其為不祥孰甚生今我輩同此忝苦滿座大笑）

送錢二池之黃蘗

漫山黃蘗護忠䰟料得乡宮亦倚門屈指甬江秋漲動吾兒此日發江村

星齋速我出山且盛夸我用世之才以相歆動其意為我賀也卒賦荅之

故人睠念蕭寥況珍重双魚勸盍簪屯女豈應重筮馬冢夫未必竟多金寸長尺短誰相諒北馬南轅我弗任不道廿年叨雅素尚將茅束誘春心

諸公袞〻天衢上容我山茨一古愚耻學狂生相嫚罵盍從涸轍乞呴濡佐王經術歸農圃遜世敢名獻領厨苦不自知吾豈敢〻將一擲試微軀

三旬九食古人事此是儒生分所甘淡與泊遺良有會我因吾喪不須泰問妻能叶婦田樂領子寧為歷

嵩嶄一曲商歌孤唱罷猶堪後筆奏餘酣

題黃澤望縮齋集後

竹浦悲風暗藤龍落日殘一牀猶血熱萬古總神寒人近伯夷隘詩非東野酸可憐精衛恨莫作劫灰看木抄屋頭裏心知諒有誰鼠貓露飯後物色更堪悲莫悼天年天長敎詩卷垂三黃真鼎足未許里兒窺時有善讓先生高下者

國運方衰日家傳極盛年閉門真克世復子莫回天病草遠歌鳳吟成定化鵑逢萊清淺後幸得裒遺編

題鈍軒墨牡丹

濕老好孫子風流尚未闌烏支已洗盡雲氣潭高寒為贈尒列字廣川小牡丹濕子先輩在衰鄉間有重牡丹之名

哭唐著作丈赤子

風泊鸞輈後行踪類賈胡浮生長偃仰百事挹流蘇老竟成羈兒居空卜左徒故人寢門哭能到夜臺無

客自江上來者為子言臨川先生心疾如故健忘更甚獨有昕夕不置者予之近況也因與葉齋共為慨然

當年接席談經地廿載升沉恨有餘祇為嗜痂成癖疾不須入夢動歔欷裏殘空寄相思于零落誰成未竟書此意勞人猶戚戚我心戚戚更何如

除夕浮徐丈霜皋別集二冊挑燈守歲選取五十餘首即題卷後

一卷來從冰雪餘不隨人代共迂除宵分浮白憂瓶罄歲值屠蘇酒一揪

苦節應無媿華王寔山老友足相當祇愁金石心期秘未盡江村淚萬行全集題詩未盡于此

張生索我賦詩錢阿堵蕭寒竟散然似此追呼亦佳話冬心淡蕩送殘年張生之祖扶此有求

李氏笑讀居題額乃江夏貽丈忠公隸筆也甘谷搨之見貽敬賦五古以當跋尾

義丶江夏公所學醇乎醇一念不妄起稱然見天真歷官登四輔清苦僅逢門阿誰膚受流但以佛子論遭逐陽九災左席需然綸大廈已不支隻手難救焚痛哭群班出老臣早致身江外妖氛滿江頭苦霧屯浮尸蔽江下孰與公骨尊合門從公殲尤足妥公魂思宗五十相歷丶可指陳哀我孫丈忠早喪一个臣南天總有公並先賜湖淪于今已百年墨妙猶清芳公書雖未技要復推以剔砌里老傳部舊為東閣賓晚即亦無忝一拗隨靈均我遊笑讀居冉丶三十春

每見必肅拜謂足百世珍顏然老屋中正氣長烟熅

張二靚淵讀予所續甬上耆舊詩而日諸公原集雖付之一炬可矣予皇恐未敢當也

百家雜碎原應火老眼摩挲幸未花傳寫莫教牧吏漏別裁只合老辛夸（用剃公選唐詩及遺山選金詩事）桑田軼事紛綸出枌社遺文子細查所思拾殘猶有待敢言一攬盡天葩

擬作雲湖看梅之遊者再而春事尚寂然益二月之望矣亦自來所希有也

春為寒添閏梅緣雪放遲東風無氣力何以慰轉飢設泰滯生意柔榆感歲時隴頭如有信引領望佳期

甬上耆舊諸公詩集摭拾畧具獨王丈疇友以流寓江都求之未得因以長句奉託嶰谷諸君

四明瀟洒王公子野亥雷塘亦可憐宗國神傷苗稷句門生腸斷蓼莪篇殘山剩水真無賴破帽青衫孰與傳安得清江杜清碧為予蒐地蒐遺編

長汀舟行初見梅花

繞艓寒梅放相逢刻水沱美人已晼晚孤格倍嵯峨槁木東風動黃鸝着意歌東皇如告我不用嘆蹉跎

題唐明皇與楊妃並笛圖（不知何人所作其上有楊東維詩最工玉笥而下不及也）

開元天子愛長嘯旦旦寧王來應詔晚來花萼漸雕殘醉擁美人為同調抱遺老子才華奇玉笥諸生遠莫幾類唐老筆三四行當年魂魄猶依稀我欲更碧好東絹旁寫小臣元魯縣微吟一曲于蔿于喚醒華清春夢終

奚亭以家藏進賢傅文烈公遺箋見示并索題句

龐里先生守撫州進賢相公當詞頭泥金一箋易代由墨妙蕭散如銀勾我聞相公雅風流明童百輩恣冶遊中書退食五紽裘十萬俸錢散不由豪士未必皆清脩以此枋政宜招尤一亥乃克光斗牛南冠縶處土一坏熱血道穿重泉幽至今天陰鬼啾啾上與廬陵少保伴東隅之失西崦收掩卷我亦讀盈眸噫嘻吁十五完人墨跡何處求相公其一足千秋巽亭嗜古誰與儔寶之完罷如琳球

寶巖看梅同靚淵（以下百五春光集）

薄暮抵山麓杳然探深冥所因在曲磴所通在神明暗香空中來鼻觀早冷冷秉燭歸視之鹿角交枝橫

微茫陰雲裡下有寒谷氷于烏驗夜氣孰與旦晝清
山僧出肅客漏下已二更孤月尚未上荒雞尚未鳴
獨有梅花硯隨我入前楹觧衣慰宕步屐齒俱含馨
座有軟脚酒足以發詩情山神夜傳語詰旦戒早晴
在昔寒香翁大節昭滄溟故國之喬木有光先中丞
嗢欖看梅花用晦畢餘生可憐駱義烏垂成莫知名
我為闡潛德遂足旸日星惜哉竿木吟竟同落花零
寒香道人乃中丞戴公裔批緝後莫有知其名者予讀其嗢欖看梅諸集乃得其大節惜尚有竿木諸集竟無傳者
侵曉山雨過漸見東樊〻諸公俱熟睡而我已獨醒
熹微看南枝嫩逞增嫋婷披衣出上方曳節尋古亭
茶甘不可作寒碧委蔓荊廢翁亦仙去梅花失主盟
寒碧亭為宋儒茶甘高公元之遊息之地故茶甘像伴寺中今已亡矣廢翁為茶甘後人宦自歸寒碧亭長
倒影浸豁碧古心與天青閒以虬松枝愁濤時崩騰
誰其音嘹嚦還知是倉庚今年春事苦花信以晚成
黃鍾踰九〻薄寒尚未盈豈知萬香雪從此軒豁呈
大雄與河渚梅花風擅稱鄧尉亦其亞籃輿吾盍經
東渡敖雲湖累為硯夢縈茲山尤窈窕洞天列戶扃
其南富橙橘不下双洞庭秋晚倘再來飽看黃雲平

西村諸宿老好句由餘鏗將無即梅花硯此宰官靈
平生論詩法雅不喜竟陵獨愛此一拳莫以楚語聽
謂正菴晚山般靖香梅山中之作
我詩愁高寄薄奏下里敢歸舟按
玉笛晚霞滿江城

海若指賞其家園梅花即和予實岩詩韵再索同作

自我西郊歸晰夕苦晦冥少霽逢佳指梅花亦眼明
主人玉雪腸與花共空冷讀我遊錄罷賞我硬語橫
沽酒出上庫又魚自曽氷一笑問此閒孰與山花清
一番又一番花事如践更詩人生此忙往復相和鳴
栩〻羅浮夢不遠在階楹底須蠟五兩跋履求遥馨
况君有家山蛾綠堪移情双〻對梅花卧遊無陰晴
山梅如野鶩每以蕭散稱園梅如家雞易為物色經
詩人兩不歉東鶩還西縈所愁思力塞莫窺昔賢扃
孤山一字妙直掩江郎遊微吟尚未竟暮雲與花平
連朝茹于蜻秉湖上南溟雄視江鯨柱風味夸瞻丞
梅花枝資格本不同時生乃以遲暮故而得通姓名
相逢成絫者鼎足稱三星我亦遂傾尊肯復遺奇零
花寒香更古客醉眼各青醉影同橫斜寒光愈騫騰
吟罷再呼酒一卮酹長庚大造有清氣梅花所以成

詩人分其半誰欵復誰盈何不竟化身并作一體呈
朱鳥天中來有光何昭焚莫隨流鶯醉媿彼古梅醒
一醒一醉間領盻良娉婷春光漸可溯夕陽滿都亭
吾儕亦惱亂何以偃柴荊醉即眠花下醒即尋詩盟
李郎和我句清妙如隂鏗險韻枯絶處梅花默致靈
我鼓已衰竭彘將陥陰陵梅花如有知亦恐攢眉聽
座中張公子五言擅希聲領君再挑戰莫令冺長城
謂炯幽

重三日偶然作

東風新放青宿草不可踏蒼龍為之怒連朝呼折芙
夜聞萬蟄蟲蠕蠕更霽霽所憂玉蘭花魂散难為攝
江干士女艘索莫阻步屧苔痕上緑階墨雲染白恰
天方啓閒餘客無怨沾濕且待晉桃登重理永和帖

展重三日從先公墓下歸道出仲夏李花盛開

省墓餞已畢放棹沿流泉聊以補上巳兼之訪隱仙
元名何來瑤光星散落億萬千朗然自高潔白雲巢其
顛桃花如妖女特以濃見憐李花如静女乃以淡更
妍是中分雅俗不為兩眼傳溯昔長路屐蹉跎且廿
年故人化異物春露委荒阡義門雲約為長路自李之遊而不果浩歌
感禊事碧水生寒烟

安晚鄭忠定王集世不可得仁和趙氏近購其
詩七卷陳解元坊本也喜而抄之

夢路師相本清才可惜端平晚節乖縱使勳名慙涑
水肯教薪火墜迢嵩西山以司馬文正推安晚宜其為東嶽所踦梅花詩
思猶餘墨槐木園林已代柴安晚墨字韻梅花詩累畫最工其先世称槐木
鄭氏便擬釀成安晚醁借來還往一樽皆鄭氏酒名安晚醁

鷺洲侍御服闋還　朝集餞分韻

綠陰對酒夕陽低南浦離襟珍重題魏闕江湖紛聚
散沙蟲猿雀各東西花迎穀雨匆匆放馬恋湖光故
々嘶努力匡時公等在漫郎只合醉如泥

杭二堇浦以閏重三日為禊事之會于湖上太
守鄧鈍夫而下至者四十二人盖自劉仁本
續行此舉于姚江在元至正中今四百餘年
矣

運邁永和一洗歷北春以閏長蓴因雨茁睠我朋好
理我筆札我醒而狂莫放我轄
今日良宴會群彦相景從緬懷洛水跡却聽南屏鐘
曠懷寄我真鴻去忘前蹤照時無不祥流泉清溶々

風日初晴薄遊湖上聖因寺中花塹久閑沙弥
以予至啟之屏營良久

幾憶當年鳳輦來重湖簫鼓徹層臺橋山弓劍都仙
去寂寞薔薇一樹開

題文待詔風木圖

待詔為其先人溫州小祥後作也其題句云
肝腸屠裂恨終天已抱深悲過一年門戶漸
乖非復舊兒身善病只如前春風手澤庭前
樹夜雨精魂陌上阡做上清明寒食節又垂
双淚看新烟詞旨悽愴令帰抗人趙君谷林
兄弟以慰其先人遺挂之菴各和待詔原韵

予亦有作

春蟬莫駐奈何天幾憶衡山泣血年妙墨飄零易代
後白雲飛送二林前報恩應待崇公表極目長懷越
水阡最愛園中好叢木清風時為拂爐烟

我亦深嗟不造天鮮民負疚自年年竭來水閣山窗
下愁對慈烏孝鯉前剩有遺容傳舊德更無好夢到
新阡披圖讀罷空三嘆一片蒼涼木末烟

題宋樓莛公墨莊太室二十四峯詩卷後

一般雷硠青山過萬捲風驅白雨來珠重叅寥舊吟
卷不隨汴洛共飛灰墨莊高少諸詩皆参寥所書也前二句即墨莊與参寥山中喜
雨詩

臨平謁申包胥廟

聘節當時過祠宮奕世傳應從治吴日重湖哭秦年
事擬巫臣後功居范蠡前遠交真上策秋計失遺編
報復亦何定仇讎竟忽焉先王吐積憤膚使壯帰禮
望裡皋亭樹空中寶鼎烟陽江越絕近千里郢都懸
驃騎疑封爵鹽官接廟堧興亡已百幻恩怨合平捐
若過秉湖客休題鞭墓從我來初夏節新麥薦神絃

臨平弔故陳將軍萬良

蒼頭特起誓平吳回首江東望眼枯痛哭洛龍祠下
寨淒風碧血兩模糊

苕上訪蘗齋

風送故人至花添新雨涼山青容吏傲牘簡為蚕忙
麴部隣烏氏宗傳本鄭鄉如何朱黙突借冠又皇皇蘗齋先世本是吳只是日過天部又有推陞之信
碁月姚江令辛勤為疫民此來暫安隱依舊是清貧
東帶原非志承歡且屈身白華真鶮鶮為愛滿陔春
夙有抄書約愆期竊自慙欲留嗟趙弱無獻笑虞貪
一諾定雖負頻箧故所甘秪愁扶質意晉我又何堪蘗齋借書于堇浦與予而不往乃留前所借以為質

蘗齋出示愚山先生秋林讀易卷子敬題

敬亭山色九秋寒中有仙人獨弄丸一代風流零落盡剩餘無恙舊林巒

追哭林晴江太常

晴江敦為古道不類吳淞間人其官翰林授經和碩怡親王卿申予不甚往還此晴江對客逼情見許之詞有為予皇芯不敢受者然予尚未之敢信及陶四稱中使蜀晴江送以詩陳義慷慨直指近來撫臣厲政言之凜然予始驚服以為此今日館閣中朝陽之鳳向同人無甚知之者予去官晴江謂稱中曰謝山竟出國門令人不可為懷聞者感嘆日來晴江漸致通顯官之列卿此足為梗林間稍慶而遂以頹落可悲也予病中忽忽期年後始哭之負故人矣

戚右意氣最真醇不獨交情泣鬼神直道抗言當世辭孤根趾僕要人津談稗王結應擇座頓曲周瑜宵共箇一出修門成灰別荒丶長恨竟誰陳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舟中與旋生話海昌前輩事因及姚朔菴職方

本末并詢其遺文旋生對以里中從無知者因嘆柬海豪傑淪埋無限當亟為求之即賦古詩以下吳船集

東江建行營昞巷勘莊纂墅其柔枝遊昞菴捍圍牧沉畏不可扶斲絲不可續淒涼黃蘗山昞菴蘗初服故人唐魯公六棺淺土暴重研謀一坏事在琅江錄試讀卜葬詩可以當野哭歸來訪故婦已逐野鴛宿蓬老灰空門碧血痊深谷斯人竟泯丶後灰能無戚世鮮吳立夫誰發遺民蹠今君多讀書舊聞且滿麗試為訪遺文如聽漸離筑昞菴重泉下定点一張目

湯千户歌

丙戌海昌之師姜指揮以所部應命監軍事潰灰之此見于諸家野史所紀尚有湯千户者其灰最烈今海昌里巷中以為神多祠禱之而惜其名之不傳也旋生請予紀以詩

生為上柱國灰為閻羅王成為佐命勛敗為故國殤其名字可泯其英爽不亡吁嗟乎此間鄉衮晚即當

抗霤山前遊魂傷入閩不敢見發皇千户神雖小蔚為里社光羅刹江頭猶堂堂

追哭陶稺中太常

五湖音問久寥寥渴欲相逢話久要一夜怪風吹夢冷廿年舊雨泣魂消直言去國良無媿醇酒傷生豈所料從此故人狂簡性更誰散髮共招邀（稺堂先生嘗曰謝山之跌放極矣而稺中又過之然予嘗謂稺中若與時俯仰固不至左迁即左迁亦尚可回翔光禄鴻臚之間以求再振而稺中飄然歸田竟以貧死是則其不可及者時稺堂已病予見之白下數曰稺中乃能如此）

題水木明瑟園

芳園好亭榭賦自小長蘆雲氣接林屋天光通射湖掃除金粉淨想見大痴园謝豹花初放嬌紅媚酒鑪

過澗上徐高士昭法艸堂

為問徐高士流傳尚有居蕨薇長遍野画卷更誰儲大雅消沉後殘山涕泗餘曾聞湯惡使徒步此躊躇

弔念祖臺

一卷酸心録書亡堂亦迁（雀澗先生著酸心録二十卷志前代事為盗所去）事曾聞舊史地應溯平泉怪石枯藤繞荒塘亂落經百年遺献盡相對足淒然

此間兩仲子俱不媿先人死去猶埋血生存肎折巾流泉共於咽喬木亦酸辛所喜清門裔貞心尚食貧（文公次子應符被逮于此）

最憐生壙碣有婦陽幽埏未忍怨吾母何嘗忘故廬山携敬亭色篋秘石梁書舊燕還無恙巢痕半已除

果堂挈其從子再過予舟中僕夫失足墮水

急雨飛湍裡勞君滑滑來猶携未濟霧無致竹林材莫使蛟龍得幾為螢壓哀驚魂重絕倒破例一詠哈（果堂自言生平不作詼語今日見君乃一盡之）

題文先生啟美手蹟後

舍人稱汎愛偶尒狎懷寧亦有奮江彥同調焦尾報（謂鄭湛若也啟美與湛若皆以救伋文圃海而啟美尤卹之）抗詞漳海獄泣血下江岳列底岐緇素何曾混渭涇

南枝先生賣字款

始興之錢江州酒彭澤當年亦姑受秦餘山人更絕奇一粟寸絲都不苟商卯開府真雅人兼金冶櫝意良厚豈期遺戒有前知肯令幽宮翻失守生平賣画聊易米今日雲烟已烏有游閑何處來寓公數載積錢賈字久老生貯此不時需原為山人謀身後同此非力不食心画耶字耶特轉手開府雖非盗跖金未若清風來好友山人奚罷寓公歸依舊深藏餓隸手

蘊人造為所南心史舊本索高價不一而足然
即係舊本亦屬海鹽姚叔祥之筆並非所南
故物也閻丈百詩蓋嘗辨之而吾友厲二徵
士獨以為真則嗜奇之過矣是用作歌以曉
蘊人兼寄徵士

鄭君眢井物出之四百年一朝承天寺觀者何喧闐
詡為神護特用以捋沈寃誰知考張霸近攜自鹽官
其妄且無論其妖則信然無端作此偽似亦得氣先
何異天津橋忽為聞杜鵑當時數巨公大半殉烽烟
玉笥興慶孫足並丈陸傳降而亭林徒亦與鄭比肩
遂不復致疑百口赧相沿論世適相消論人適相班
志氣所感召誣謾皆機関迩來書估船益復造舊箋
裝潢審行墨動索十萬錢不足供一笑誰孜潛卯編
我昔在三館曾見錦綫編欲抄竟未果至今魂夢纏
何時得此集備以所南鍼之示諸子斯價直瑯玕
所南錦綫集予于永樂大典中見之

泊舟吳門訪得姜貞文先生遺集其孫本渭即
屬予編次因寄毅谷林父子

此行無足供清娛喜睹梁鴻詢菱書小艇孤燈排月
表墨痕猶和泪痕儲

敬亭遺稿得速珠殘濇蒼涼張杜余他日東歸足飽
看一瓻還借百瑞璵稿載穪茶村澹心三序

次山侍御以病謝客小詩奉呈

講堂細讀倉公傳弟子愁吟芣苢詩有客到門還與
晝屏昔斜日下山時

江左大吏新得請為故檢討楊公雄斗立祠蘆
墟以盛舉也喜而有作

勅下泗州寺旌忠恩命殊喜看滅頂地重作丽牲壇
古柏重生蔭古柏楊氏堂名荒蘆尚有墟獨憐郎子輩何日
共芳馨

果堂問予近日所著何書予無以答也乃索近
所詩而去

星霜値短髮未有一書成慙媿不鳴烏空憐太瘦生
健忘將輟業有感但言情輸尒靚靚嚮重茁獨擅名

閏後入夏決月猶見紅藥

春夢尚留階不隨餘分去此番花信風誰挽驪駒駐
我唱無席婦嫣紅且小住

以書屬太倉州牧求宋文菊齋春秋及遺集

崇沙宋公古君子一言一動埽正始病狂豈果是真
狂只求壯螨淮頭火六年窮島血淚枯求死不死為

保孫鯢淵相國藐一綫百死不死逃囚俘藐孫既色且賣藥不死刀鋸死窮約尊攘之辨何皇皇馳道行秦王景略使君新命牧名州國經舊德應旁搜崇沙湖汐鯉魚便莫令阿儂穿奴髀

題楊商賢手蹟後

商賢為副都維垣之子嘗避地至吾甬上予少時頗見故家中有其唱和詩然以其為副都子不甚留意也及讀愚山先生所作墓志而後知其人蓋邗居實趙德夫之流不以家世累其賢者乃自悔前此不收拾其詩去年錄甬上耆舊頗及寓公而商賢詩已散亡不可得矣今年于吳中書肆見其手札為題詩于後以志吾過商賢名彭齡嘗與金忠烈公鉉同講學後卜居舊都桃葉渡

中丞一死事難詳補過還資雅興良桃葉渡頭長恨在清流洗出碧梧香副都之死不獨梨洲先生辨之然商賢之志節固可哀也

前大理雍公熙日字辰生一字耐广徽人而居蘇最為莱陽二姜死友貞毅避地浙東辰生同之貞文勤王西陵辰生同之及貞毅兄弟北歸省覲託妻子于其家其卒也諸遺民上私謚烏辰生嘗至甬上予向藉人訪之罕有知其姓氏者姜氏後人雖知之而亦無從求其遺文矣

百年尚未有篁墩誰索黃山故老魂猶仗敬亭兄弟力得從狐貉口中存

吳市見白杜鵑花

望帝已去國羞陳故赤符嫣然擁白帢瀟洒出江湖

謁湯文正公祠

經術原經世如公曠代希百泉承學統中岳有光輝建節甫數載移風已底幾伯淳徒未竟吾道豈終非屈指諸前輩終無第二人尚存吳苑祀未荐頖宮茵道以躬行重人從述作論甘棠猶百世盥手酹青蘋近日方侍郎靈皋請公從祀礼臣以公少著書遂格其請

滄浪亭

一畝行吟地風流尚未寒棄材良可惜召謗不無端放浪需山水摧殘感鳳鸞漫堂今亦少誰足供清歡

沈寶研以其子不肯習舉為虞詩以解之

此是朝陽鳳今從何處來他年學成後一決震風雷老子真多事郎君慎別裁荒田埋八識從此障雲開

題姜如農侍郎荷戈圖

七尺髯金鑄須眉尚儼然茫茫七國感忽忽荷戈年
甬上曾弭節先人辱贈箋一軍驚失守連蹟各殊天
珍重山居誓蒼涼野哭篇哲昜宗蔭在賜履海隅懸
鑄飴詩無敵蟛蜞話足傳（先生至吾鄉見結埼諸海錯逐疏不下箸）歸東
聊墮馬哭弟幾摧絃族未零王葛居胡變海田清髙
肅遺像感槩望遙阡式里重思舊披圖頤執鞭可憐
廿四氣早已化雲烟

題靈岩儲公騎牛圖

三月十九是何日騎牛野哭荒山顛乃公耿耿攀龍
意廑語登堂孰與傳（儲公嘗登座說法忽問曰今日山河大地更是誰當皆愕然不能對儲公潸然而下）
南州高士清不染獨許乃公饒蕨薇居易齋前萬逕
熟牯牛還往捷如飛（謂俟齋）

東陳觀察賡齋

副使左遷後幽居樂有餘到門無雜客插架擁多書
白髮親能養黄金笥已虚諸公方逐逐敢吹蒲吳艅

舟中編次南雷宋儒學案序目

閩洛源流在叢殘細討論茫茫湖薪火渺渺見精魂
世盡原伯魯吾懲緖少孫補亡難兀兀誰與識天根

故太僕陳皇士木瀆別業（今歸桐卿王氏）

太僕園如昔于今幾歲寒抄詩稗國史逆佛桂儒冠
（太僕有明詩選又嘗賦歲寒詩和者遍海內今囮倚尼菴其香火之）梧竹留餘蔭池
臺溯古歡靈岩在何處清籟出雲端

題秦餘山人畫芝卷

莫憂淨土穢尚有吾廬在柔柔神芝生附以石磊磊
亟蘭不亟地翻笑所南臨（即用山人語）

家居十載故人誚讓蠋集獨彰侍郎芝庭曰吾
觀同館諸公蕉萃已極安得如謝山之春容
自便不禁有感于其言

結埼亭下對蒼叢讀易忙時且下簾敢道玉堂天上
客不如漁父澤中黔八磚筆札誰雄長一研藷畲我
薄餐秖為向來無遠志守雌守黑更何嫌

道南祠下雜作

梁谿淵淵惠泉清流出龜山木鐸敖怪鼓荊舒獨未
盡至今茅葦窩科名
楊門學派盈天下我愛堂堂喻子才一語六龍安隱
渡豈公手援魏公回（喻公晚自嚴陵寓梁谿）
文簡文孫木石賢文章載道亦巍然如何史禍消沉
後流落蒿芒總不傳
河津尚自貴鐵硜此義袪霄夏日嚴不愧兩公堆吏

卻到頭一死比飴甜嶯山與高忠憲公也

老成逝後失儀刑二曲西來更講經誰復風流如駱
守臣時要務擁瓻聽

有懷少保吳公稺山時行篋中適携少保海外
遺詩

老臣久仗波為國厲鬼還教火浣衣尚有指南殘槀
在詩魂環繞故宮飛

譚家洲

馬弔木城跡猶餘鐵鎖窮南風三日利白下百城嚴
天定人難奮時平兵不占壁即亦健者竟逸殺星殲時以殺星陳破京口

追哭謝古梅閣學

故尚書睢州湯文正公官江西時以親老謀所以歸養者時例有兄弟者不得歸養而外官賜告非特旨則終身不得起文正故有異母弟大夫以是遄赴令以報宜請文正曰有弟而云無弟是非所以愛吾父也且欺吾君遂以病告竟致其事時年三十有三其後卒以存起古梅官編修時謀歸養私自念曰今之得請者皆名終養是特親之終也其詞不順亦以病告居家一十六年予謂古梅此一節足追配文正凡為人臣人子者當以為法及古梅除服驟起不二年至閣學且將大用矣遽以病卒予與古梅未嘗相識每從臨川先生及吾友杭編修堇浦得聞其賢古梅出山予已罷官歸矣已而滌丁先公先太孺人之憂予婦尚留滯京師不能奔喪古梅觀至邸弔唁慰問且謂人曰此來不得見謝山乃一恨事予婦歸具述之予方擬致書謝之不料其遽之逝也古梅雖驟官至二品歲月淺未竭有所展抒尤可惋惜時予方廢業未得為詩挽之又六年迺理其言不禁曠痛

通夢神交二十年范范一旦隔重泉鮮民未解皋魚
恨遠道儀傳鵩鳥篇賫志竟歸春夢裡斷魂遙哭塋
粲前聞書化日傳醇行粹白如君孰間然

辛浦以入覲歸先過京口一日不得相見

馬尋舊路君行速風滯征帆我到遲相遇甚艱相念
苦新詩貽許槖中携

得衡陽謝令札請改南遊之棹于明年

未有昌黎銳猶然阻望雲夢隨彭蠡鳥先謁洞庭君

感懷以下斜江唱和第二集

古人觀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縱多故此志終昭森
其或不然者天地且昏沉是以子孟子苦口距詖淫
斯人方寸地滔亂所侵尋奚止中流壺區區千黃金
自從炎漢後二千年于今人心雖日替猶仗一綫任
有時見皎日一督昏霾陰有時遇震雷一聾啞鐘瘖
支架此大道廓清良有壬胡為邇日來澆薄不可禁
凌夷成痼疾沉綿日以深漸且入膏肓醫和無能鍼
四民縱殷阜亦復非好音而況日局促游魚在沸鬵
普天苦人滿衣食難為周農也願力耕所苦乏田疇

再易三易址高價十倍求高也更大耗子母不見醉
架屋以欺人强半成漏舟桓桓者兵耶簡練尤繆悠
其實乃市人何以稱好仇更有諸勲衛生齒日以稠
不耕而不織糜餉坐若流勢且蔑可繼道在豫為謀
空殺
聖天子玉燭親綢繆諸公稍股肱而徒安苟偷足食
與足兵果何道之由
文章雖小道元氣所鬱宣三才有橐籥冥冥嘘其間
隨運為降升良亦非苟然列朝諸著述大概畧可言
有人一振之旋轉益如環而今胡日下東流勢不還
强者成梟獍弱者成寒蟬天地失正氣莫遏羣兒喧
其在洪範中咎徵豈無端杞人竊搔首作詩志憂患

韓江詩社浙中四富公豫焉與樊榭堇浦蕙田與
予亦然前後多參錯予不到韓江二年矣今
夏之初館于嶰谷畬經堂中同人喜予之至
而惜三子之不偕即席奉答

昔我來是間行菴方經始倥偬渡江歸魂夢戕勞止
迢遥雙鯉魚莫盡論詩旨轉瞬三夏間相逢互欣喜
連朝詠新送舊雨逑故履東西萬寶嘗各各長孫子
閣中古先生微笑一彈指倒屣增惆悵披襟消塵滓
今年溽暑旱火雲迅于矢愛兹別有天薰風環圖史
諸公氷雪腸吐句清髮齒而我已才盡坐笑彭亨豕
遥湖浙河中水雲正清泚故人夫如何梁月共徙倚

復齋撫軍卧病予至扶掖出見為之悵然

當年開府鎮呼韓碩畫能教敵膽寒幾度風饕兼雪
酷三彭竪子得摧殘
當年上殿荐甘盤夫日功成奏治安今日江湖茅屋
裡瓜棚豆畦病中看
一飯三遺亦可嘆誰教報國夢魂闌衹應漫與消岑
寂閑對楊枝美藥丸

半查有予五歲能誦唐宋人詩琅琅可聽

此是君家事垂髫已足徵他年吟社裡拭目鳳雛登
姿地白眉秀薪傳絳帳承祇愁丈丈句我許賛糾繩

客有詢及故相陽城公遺事者答以五言

相君勵業應誰同曰杜祁公文潞公斷斷休休元老
度渾渾穆穆德人風乞身豈為蓴鱸志上殿長懷布
粟悃此事誰人成補袂莫教綸閣泯孤忠

蕙田問予東武四先歷顛末以詩代札

鸞鳥波濤裡曾頌此一編白頭餘二相墨制志殘年謂路公振飛曹公櫻也五指難傳信長垣競着鞭時海上有二朔我尤

儕亞子壯志亦軒然

題方浮山先生畫

白石不可攔殘山尚自閒撥帰嶺嶠色都作畫師材

蕭散通神悟嵯峨傾抑厭西崦話遺事蟬脫有餘衰

唐堂為予言其同里故吏部張石忠震之賢子

素未識吏部不料其植節如是也

殿上更無胡侍講天边遍唱李龜年婁江江水應貽

穢彌喜双清挽逝川

消夏什花偶賦同嶰谷兄弟

倦倚藤牀去新傳旋氏工象形疑有底托體愛盧中

瞑振增安隱清吟退蘊陰飽尊盤丸缶伴汝共薰風

右磁隱囊

此君真不俗衣被足神清率卒耐寒交支離觸暑行

結來金瑣碎擣出玉琮琤我欲鐫詩句應加汗簡名

右竹衫

火龍來下界忽阻松毛陰凉氣度香氣古心清熱心

雨餘添鼠翠風至應濤吟祇恨宵分後明蟾不可尋

右松蓆

橐籥生噓氣能教蒲座凉吹噓奪真宰旋轉在中央

天上南箕怨人間追父良顧言推此術解慍遍窮鄉

右風車

矢口能呼雨揮翎尚致風鄭僑應一笑麈陳講凉中

尚帶洛江色休忘扑火功青衣遭毒手高舉覗孤鴻

右鵝毛扇

雨中聞蟬

響雷忽暫住好風來前楹鄂公正露醉齊女餓長鳴

報含嘉澤潤律中小素情連朝爽雲解乍疑秋思盈

木杪紛颯颯耳根空冷冷微禽亦自得哀怨歸和平

南圻訂為環溪艸堂看荷之行甫至程氏篠園

雨甚即坐其亭上看荷柬諸子之先至環溪

者

甚雨阻前路況已有荷花無雨空延竚得半亦自嘉

妙香出水面清籟滲林樾且作碧筒飲渺矣溪上槎

飯後雨霽復至環溪

夕陽念雛集洗出空明天竟遂合并期判主成天圓

把酒酹芳塘同氣偶殊阡一笑看新水應月生寒烟

次日自環溪入城又雨復坐篠園過午聯句再

柬諸子之先歸者

暑雨將雲變態多竹町陳車衝泥得得此經過花囿信宿

分榮落湖山全祖望人亦更番互嘯敖空檻坐來移酒榼

玉井閻華小舟撐出晒漁罾烟波別後應相憶南圻陸祕鍾輝
怨塵埃負薜蘿竹吋

哭萬學士孺廬

一代儒林望　三朝侍從臣　半生長護落　垂老愢遺屯　蓮洞宗傳舊　槐堂學錄新　中支藝秘客　五字袠清真　寂寞柯亭長　蒼涼蔡大神　孔融纔結契　王翰竟為鄰　分以忘年累　交緣講道覲　閱情在性命　餘事及昏姻　各有終天恨　爭憐同患身　重江隔雲樹　列宿阻參辰　啟棹毗陵口　聯床邗水濱　所聞加遂密　相惜為沉淪　我已甘鋤菜　君還嘆積薪　稍傳為騏展　未遂驥塗伸　存問空千里　睽離又幾春　此情長不替　再晤更無因　星隕逢山暗　妖驚鵩鳥呻　斯文正零落　後輩安紛綸　敬禮今誰託　靈光忽以泯　垂纓識元晁　竟勇定遠兜

東城作小秦淮道古詩東粟佚事荅以五絕

蜀岡一帶紛坏土　中有陳公塚石銘　試向白楊林下聽　猶聞瞋目詈三經陳了翁墓
仲郎遊冶亦微痂　天語皇皇責降詞　聞道年來崇洛學　風流口過莫為之謂仲浮山
槃菴博物良無匹　手記僧騰客事來　誰教東行尋舍利　至今入定未曾回謂李德卿
絕學空傳秦曉山　弄丸貫穿古今間　可憐直自西周後　男女交親未轉環
時會堂前茶話遙　廿粟嫌上長蓬蒿　而今誰肯揚州炙　稗智山光總寂寥

題宋徽宗摹張萱搗練圖上有金章宗金今藏江都陸氏

道君皇帝摹搗練　力為張萱開生面　秋風遠湖白帝城　奎章忽出宣和殿　風流天子愛閒情　野杵村砧都不賤　完顏國主亦後人　宅相流傳習未变　明昌御寶何皇皇　瘦金題字猶完善　吁嗟乎　天水碧　太師青　均此搗練之敎所釀成　一絢之絡四維傾　令我手披東絹不勝情

題張琳前輩萬梅圖上有王靖遠詩今藏馬氏

枝南枝北無窮枝　想見下筆淋漓時　花光醉倒王靖遠　筆力倚視楊補之　寒碧亭前風信動　龍城夢中美人思　四明畫史增遺佚　題詩為報卯郎知張庚文之繪事吾鄉後輩莫有知者卯玉冊四明畫史亦失之

懈谷招集行菴見黃葉滿庭偶然有作

我亦同黃落　何堪置此間　天心釀風雪　容況阻河山　瑟瑟瓦溝掩　蕭蕭庭院閒　亂雲封貯處　悵觸感衰孱

小玲瓏館主人為予置裘賦謝

幸托春風裡原同挾纊多因之長縫綣不覺久婆娑轉眼消寒集驚心卒歲歌故人能念我日飲且無何

唐堂宮允歸吳淞

又復分襟去相逢曾幾時歸鴻驚旅夢小雪感離思楓葉丹砂色鱸魚白玉脂故鄉多歡趣寄我到家詩

嘯齋招集同人賦寒色

高穹都縞素不獨我蕭然元酒淡無力孤雲闇自憐箇中泰太古象外識枯禪安得騶生律晴光忽滿前

茶塢以予酒饑嘲谷同人集賦

有客從吳苑提攜到廣陵名夸京口重色帶漫塘澄駟馬猶連姓頭銜並擅稱古香傳吏部清德溯中丞謂玉立九漪二先生也玉立尚有酱炙法最佳柔海紛多感悲歌定不勝而今成往事聊亦集吟朋入務嚴流品分曹記獻徵夷然笑苦露何以署清澠氣稟金沙洌泉從地肺蒸杪冬香雪貴相傳是酒以雪水和泉水為之故國舊聞增卧甕君休捉哺糟我尚能東南無此釀滄酒或同登

題蕙田夜雨圖

君家群季後人多玉折蘭摧喚奈何我更披圖增一慟藝香山下吊棺和謂王立甫

周忠介公墨城詩為沈寶研作

此研猶餘碧血痕蘇州手澤重琚琨帀畧地脉紛横從吾浦湖穀共吐吞黨部已隨城社化墨池剩有水雲存風流更憶寒山叟一春長箋應細論研為寒山所用後以贈忠介

宣窯脂粉合子姜宦洵家物也余杖橋陳迦陵毛西河俱有長歌然舊呼為箱則未覈予視之乃合也今歸相鄉汪氏

宣箋細寫故宮詞更藝宣鑪炙手時珍重西江新合子六宮爭揀貯烏支

太平天子富共球陶正承恩供奉周汝定官哥齋下拜殘膏曾漲潞河流

姜郎蕭洒佳公子蕭帽行吟感慨深閒對綠窗陳素素一編題識幾酸心陳素素宦洵姬人也酸心錄多其手抄

叅山宮允解后吳中退謂茶塢曰此公豈能長置邱壑中者笑而答之

故人相逢木瀆上陽春蒲座忘窮冬白華堪羨循陔樂絳帳且作傳經宗久矣心情諧稼宦是誰旨相符蔓龍升沉枯菀莫須問相歡泥飲傾新醲

瓶花齋早集喫臘八粥同周京穆門金志章江聲厲鶚樊榭丁敬鈍丁梁啓心蕅林杭世駿

荳浦吴城甌亭聯句

歲序何匆匆（穆門）彈指忽屆臘撫管厭再飛（江皷）捫天星清一酉其月著漢家（樊榭）其日重梵夾浴佛東京遺（鈍丁）清寒我輩法吟社邀攢聯（蘐林）山館喜簪盍但期一飽佳（荳浦）況復七寶雜果兼檜菽膺（謝山）米零龠勺合釋之復粿之（甌亭）載剥還載揺濾泉宜斧水（穆門）升馨應焚綸澌香粳粒道（江皷）莫教火力乏汩汩乳泛甌（樊榭）溶溶醅瀉植醍醐倏以成（鈍丁）和齊罔不洽宿辯勝咄嗟（蘐林）群起占嗟嗑坐擬集檀林（荳浦）團如礼花塔不待木魚呼（謝山）爭詡水色喋流散滑凝脂（甌亭）磊塊利用抉侑以新畬牙（穆門）下以乾豆美口香聞諸天（江皷）腹果徹古衲時方難三鉀（樊榭）晨光漏簾柙長明燈未燼（鈍丁）盈廚忙僕妾熒熒玉井光（蘐林）中天何歆飲利益瞿曇云（荳浦）家風宗靖荅無詳敀翁詩（謝山）育志吴郎劄新文四九辰（甌亭）山茶放紅恰有客重江來（穆門）將鼓東歸楫蕭瑟度歲資（江皷）清新紀遊篋斯人依食住（樊榭）多苦理生歷魯公半月困（鈍丁）猶傳乞米帖我輩叨豐年（蘐林）文史佐歡狎戲事舉上寅（荳浦）朋簑搜其甲流連及曛黄（謝山）暮鼓報鼛鼛相期更卜夜（甌亭）淨糜繼絳蠟（穆門）

結埼亭詩集卷第六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萊陽姜忠肅公祠神絃曲 有序 以下偷兒棄餘集

祠在象山初忠肅死節其次公貞毅先生以遺言攖烈帝怒不予䘏南渡始有贈謚祠祭而山左道梗叔王亦遂亡東江之役長公如圜先生方知象山於是監國遣大理評事王公石雁即縣建祠致祭并祔其一子三婦一女之同死者貞毅貞文之至吾鄉蓋以此也不旋踵而甬句又內附萇宏之血未消尹鐸之城已踰百年以來祠爲廣文博士腐舍海隅僻陋矣莫知忠肅爲何如人也近有姜生炳璋者象山後起之秀來問余曰忠肅何以得祠象山予以顛末告之生乃拂拭其栗主且言於廣文分學田以修祀事并將新其祠宇可謂匡扶世教者也予既銘其麗牲之石復譜神絃以貽之

神之降兮海東羽旗飄飄兮光曈曈誰使神無家兮良可恫白版帝子兮憐孤忠招遊魂兮爲寄公有兒曩哀兮正從戎保茲香火兮賴茲提封神其來兮駐我蒼宫

神之來兮海右謝嘉命兮稽首天使拜前兮賓僚拜後可憐薄命兮殊恩難久五日京兆兮西陵失守六宫野哭兮孤臣何有嗟甲乙之客兮誰某蒿萊長兮狐兔走

神之來兮不歸謂是吾王之賜兮百世其依典禮皇皇兮詎賦式微朝遊石浦兮暮宿天門之陲佳兒佳婦兮追隨時有發鳩兮薦以蕨薇吴門雖廟祀兮非神所棲

神之居兮寂莫乃有好事兮出空谷訪舊聞兮補殘錄謂國雖亡兮禮可續明祀淪胥兮斯文之辱上下啻皇兮過之寘漠埜田雖瘠兮意不薄春有蘭兮秋有菊選明粢兮釀新醁甘棠已枯兮重濯濯以教忠兮礪俗神其歆之兮不須巫祝

故光祿陳公士京遺集予求之二十年矣今春人日忽得其手稿喜而有作

通變風高漢管寧半生心跡付滄溟海年竟向鮫宮盡喟寓時呼蛋戶聽（海年喟寓即公集名）故國到今傳義士遺文不沒有神靈昨撫七種新芽茉把酒長吟酹一瓶

樊榭以湖上春水船詩索和

消受春風何處住澄湖一葉足浮家籌寒因為添微雨新漲多緣瀉落花遊女愛歌將進酒詞人遍唱浪淘沙嘉名筆錫從詩老不繫園吟好共夸

小寒食日仝人泛舟湖上和楊東維花遊曲

新綠移蔭陰濛濛明朝知有清明風雨舟送到重湖裡南屏山色碧于水當壚少婦笑倚門春愁飛上蛺蝶裙顏謂遊人試緩步前頭便是蒼公墓冬青花信杳不來願君酹之酒一杯酒酣長嘯傾墨桃詩成低唱叶檀板東塋之東西塋西聊借花遊漫興題春光合為詞人使轉眼花期過廿四多情少婦乞短箋借問即席戲成篇

和樊榭城北菜花詩

城北東看宿雨痕埜蔬香氣正氤氳幾香花信寧遺汝一片春心別有群誰為點酥和碧水還疑擣日湯祥雲退紅沉紫都零落輸與國宮擅至文

繡谷山房藤花下小集分韻

東風吹遍扶留枝詩人豫擬戲春詞玲瓏簾下思手澤角弓封殖何繁滋渾詩軒后蒼龍蜿蜒去胡髯忽自空中垂斜穿倒掛不可數化作餘霞千仞揮一庭新綠萬瓔珞椎紅堆紫交蔽虧上有遊蜂浪蝶探香窟下有落英片片技酒卮主人笑斟琥珀髓謂詩不成客無歸我詩草草多乖舛安得橫空硬盤與花爭崛奇

純夫觀察巡視浙東海隄以日為元已屏去車從修禊蘭亭真韻事也寄以二律

變祓蕭酒度東州令節閒為蘭上遊句踐社荒小草在永和春老羽觴留山僧能指冬青穴河女猶傳夏維舟記得明湖修閒事曾陪高座比羊刱（謂去年刱屏之集）萬壑春流遶使君湘湖蓴菜碧千雲一帆已盡濤江

賸十集遂羣從鮎文高致誼擲王内史同行惜少鮑參軍（時海防通守鮑辛甫以目眚不得為恨）此選定有詩成録越絶新編續舊聞

題藥齋遊金鵝山看梅花遇雪園時有遷牧禹州之命

金鵝山裡如天台紅雨夾岫迷岩關令君援琴奏白雪一霎中天應召來波下花光爭灔灔樹頭絲髮翻灌灌鳥支鶴素互生動春姿巧惜冬心培令君含笑呼新醅山靈為我潤芒鞋河陽正惜潘郎去今都尚盼刺郎回我亦披圖長戀戀身未入山神與偕

夜讀漢書

英英漢武皇強仁更慕義六經置學官公車招俊乂其如内多欲色取少真意天門高岧嶢浮雲更迷蔽將謂下界臣窺伺良不易誰知汲内史一言洞肝肺於赫田武安淫威亦以依魏其且莊如寧復有倫輩靡然爭勝帝將以邀盼睞盼睞亦難邀聊以免罪戾吁嗟羞惡心于人豈不大所以灌仲孺製脛更不悔娬媚公孫于曲學善阿世及其誅郭解居然持斬制直教大將軍俛首屈正議全時奸宄徒閑散群表氣一事足表章未可言尸位從從論世餘公孫尚難跂身若建武初生材亦已多乾綱正獨運十九違坎軻怨為文武盡是誰潛折磨折磨固不恨其如國脉何愛老與愛少志士恥揣摩可惜馮郎中白首竟蹉跎

家訊至知貽兒已就塾

遙聞兒讀書梨栗非所戀先人裘冶傳危繫斯一綫勿讀無益書貽笑賊儒賊阿翁讀半世無救寒與飢里中新秦兒誹誚固其宜豈知君子節不以榮枯移平生所願學豈不在昌黎獨于訓子詩不為兒誦之遐哉善努力固窮以為期從來名父子強半成碌碌汝父負虛聲撫躬慚涼薄幹蠱在兒而類我則已辱

晉江夜泊有感淮張舊事

中山繳大下袁陽王替諸兒尚處堂一夜玉峯收霸氣隔江幽海墮山芒幅巾不為與朝屈銀椅終隨覆弟戰始悔連雞無遠略上流失計聽陳亡（中山王以袁陽繳破吳軍）且莫論人成敗中鄧君終不負重瞳是誰浮海祈王師有客臨江吊楚公（謂九靈叟白也）應怪荒祠偏得士翻蠕新主未憐忠更聞一穿柯陳比三百年來道未適（友諒之臣而有累世勛忠者異矣）

君王百戰定姑蘇逆命原非黔首辜不為一方紓積困更雖遺孽有加租序書何必煩多誥筆易尤闢罪後夫追日累傳寬大詔三吳紿得免流逋子云謂明祖之虐民于吳為最甚

以十洲春餽茶塢酒名宋時甬上以入貢今其法尚存于甚路墨與詩酒伯仲

十洲春色好沖淡在神明坐笑濁醪濁來挍清聖清翩翩六從事遠到闔廬城風俗歸來後陶然移我情

信宿水木明瑟園東茶塢

湜湜上沙水霭霭靈巖雲發西山下水自東江分積翠望中落秒香空際聞以野乃更秀以淡乃更文嬋娟遺世立脂粉不足群賦才輸醞舫跋語推義門諸公不可作空餘醉墨痕而我但提手蒼然對晚醺介翁昔經始一椽來松陵太湖戲落日是亦百六徵草堂成汐社高節凜明水故國難改姓空亭未易名主人蕭酒姿足以嗣典型流泉不改碧喬木有餘清春來舊燕子續梁還屏營可憐澗上居殘望已蒿艿吳江徐高士介白築此園高士云賦太湖落日見賞于卧子先生今園中有介白亭不忘所自也隔岸為昭法澗上艸堂僅餘數椽清才如吾子蕭散絕風塵生世偶不偶抱山作詩人聊復與我曹泥飲消昕昏泥飲亦自佳塊部無垢氛五湖好池館足餉上皇民嗟我尚鹿鹿衣食困歸輪何時得息機葆茲淡蕩魂願為君灌園研北老耕耘

水木明瑟園阻歸

昨困矣蒸甚鳴鳩喚奈何中宵喧旅夢驚浪出林阿乍息怦怦累如傳踏踏歌曉來看池水新漲半篙多宜是山靈意勾留遊子職雨呼公莫渡風唱客無歸花信行將盡濤殺不可磯浮屠休見請三宿戒多違主人應念我帶水隔遙村不惜淹三返其誰共一尊空庭聞鳥語清思落苔痕明日應相見新詩好共論

水木明瑟園古藤歌

昔我遊京華及見三古藤其一尚書省猶傳文定舊都廳儼而吳四降諸諸出出寒灰零其一海波街尚署金鳳老子名儼而富媼震橫製活埋歸杳冥其一合肥鄭五傳槐棘相因仍臨川侍郎下我捐喁喁于于和詩百篇贏湘北相公鄭弟川師生相授受長洲韓尚書嘉善曹侍郎韓城張尚書以至臨川先生皆官至九列稱盛事甲寅乙卯間予假館焉同人咏古藤數百家十年落拓湖海上春明存歿百感增驚見天平谷口瘦峥嶸古根詰屈穿山出醞釀洞庭七十二峯之精靈踞地先威偃卧形老羆當道群駱屏欲上不上意礡礴忽然蹶

起勢騫騰百轉千蟠故作態低頭下瞰紛長纓其心時復吐雲氣其幹將無閒銅腥其杪迎風舞拂〻大垂小垂都瓏玲就中條生數直幹岸然如綫復如繩空所依旁冉〻升此尤怪絶得未曾浙中緜谷亭前一本差相亞細枝猶疑珠尹邢主人逕柱木榫架三十楹蜿蜒循蔦逞亦以曲折成入門未窺諸塢緑蔽天已見十丈青頻年三過此所惜未與花期丁是藤不花亦復佳磥砢高節誰抗衡老我感舊空怔營

法螺菴采蓴東茶塢

在昔黃夫子未審吴下蓴誰知千里種亩得五湖春
有客東瑩國前身亦晋人偶過蘭若裡一咲擷芳津
澤望先生言從近日吴下蓴菜無聞謂其種已絶不知尚有存者但校浙中稍晚出耳

果堂寄吴江縣志索予所作藕寅侯傳因需其潤筆以戲之

辛苦藕儀部埋魂天盡頭雪交亭下淚長共怨濤浮
吾友揚秋筆圖經仗闡幽講堂一束脯餉我亦風流

奴子肱實而適得三絶

餓狼鳴我前飢豹鳴我後果然揚叛兒一朝成兔走
初至喪僮僕再至喪資斧剩餘筒中作斷人棄如土

遲我渡江返黃金或稍充癡奴如鶴饞此去太匆〻

酒耘先生今譜元人實革所作予從永樂大典抄之所載唐人今〻無能行之者

事始原鶴政于今盡失傳如何宰天下强欲祖周官

午日秦淮燈船

故國百年消瞞大遊人連櫂賞清時曲廊高閣還無恙不見當年丁継之

觀音門夜眺

霞洲喧鳥遍平沙尚有鰣魚上酒家畢竟江南風景好渡淮無復此清嘉 梅磵三日過詩喧鳥霞春洲吾于盤子磯晚泊見之烹魚一醉致足樂也

湄園謁方丈望谿

平原故生址禽鳥猶清遐小山生白雲寒泉流紫霞
絲〻高柳蔭唱〻新葵花侍郎此著書門外絶軒車
荆公論中壘强聒良苦多杜門謝世事聊足養天和
寂寞茲一區遺經供研摩猶餘韋孟夢定不召風波
叢殘古六藝千秋雲霧深束髮事討論篤老猶沈吟
揖讓昔人間曠然抉其心此外可勿問郢書任如林
廿年荷陶鑄十年惜別離六年遭荼苦餘生患阻饑
以此成慚負著書杳無期猶喜素絲在未為緇所移

侍郎今年八十方乞治僕札自言加我數年當
更有進處且戒予不當為汗漫之遊坐消日力

湛園先生為睢州湯文正公發憤事予已載
于其行狀中望谿侍郎偶及之予謂如彼人
者猶屬天良之不盡澌滅者也侍郎笑而然
之

一言惱殺沈艳林尚是斯人未死心若使怡然甘笑
罵將無放膽混人禽
艳林沈維祖字也

晤寶應王太守孟亭於白門因乞其晴渠公秋
先生兄弟遺集

菰湖有寄公鴒林好兄弟我求五噫文廿年縈夢寐
莫道羊叔子不如銅雀妓

題明太祖紀後
是日以阻風因遊孝陵歸而賦此

恩威轉盼太無常幸保功名僅六王朝士空曾登黨
業書生猥袂殉文章殺埏殺氣連天動竺國慈雲掃
地亡開國規模寧有此頻官亞聖亦倉皇
太祖刑僇之慘高洋不足過也繼以成祖國脉亦甚矣幸而濟以仁宣之寬大故得永世耳乃知青國之功在湖王也
曲臺浪說重經師手著宸奎錄孝慈丕后已先陵冢
嫡奪宗何怪啟駢枝前星頻震終淪落巖塞輕封半
險危始信雖縫精意失不徒官禮致幸滴
此論為前人所未發然有至理存焉

漫傳誠意撒胡床草昧君臣未可忘此事終應輸漢
祖濠梁何處吊韓王
太祖以事韓為諱見于劉辰國初事蹟後人謬言文成撒牀皆不致然殺之無乃已甚其實由之亦不害也
誰是條侯可授遺滿朝勛輔盡陵夷天台學士真儒
者不救皇孫一炬危
江東祇合供偏安河北綿延控阨難聞道車徒下函
谷悔教弓劍瘞長干具官空擬神京舊亡國重增青
蓋歎盛世於今隆繼絕肯容樵牧妄摧殘

江穀觀察見過

羨爾清臞甚蕭然似布衣偶然談世事依舊掩柴扉
祇愛微唫好深憂進奉非家山新著錄媿我見聞希
江穀方輯鳳山小志旁徵文獻甚博

題唐山夫人房中樂後
元城劉忠定公極稱夫人樂章之工而惜后妃傳中之見遺子謂夫人之詩足不朽矣亦何必廁之娥姁之末也

縣官粗解風雲曲豈有嬌通群雅才一自朱弦三歎
後楚歌巴唱盡輿臺
當年隨陸皆文士握管曾無鼓吹音笑倒叔孫諸弟
子濫將綿蕝聽清吟
舊遊尚應酹王貞神鑾還當貴許侯開國莫奇歸女
子更添彤管擅風流

野雞人擁正紛爭樂府誰傳淑媛名莫侍衣冠趨渭北淒涼永巷和春聲

謁禇文忠公祠和蘐林

故居尚表忠清里舊恨休歌娀媚娘天于一朝忘顧命孤臣萬里殉炎荒浪聞節惠名曾易直到咸通墓可傷唐會要載公賜謚而史失之其婦墓事亦僅見唐彥謙集三復梁郎祠下句我來歛衽媿顏行蘐林原唱有曰佳兒佳婦言猶在元舅元勳事絕塵可謂絕對

侍穆堂先生信

年來喜報沉痾減近履皆傳眠食安剩國文章猶有託槐堂薪火未曾寒稚知自任非遺世誰道佯狂為棄官窮愁夢爭到玉室依然倔強似神完望谿侍郎頗疑先生以乞休致託病不知先生用世之心尚惓惓也

泊花池上尋荷

故人道山去雞犬都仙遊荷花亦蕭索但有青魚留八公長鄰蹋斜日落西州

題史閣部傳後

當時若聽諸生策又費天兵再下車社稷終輸民命重江淮千里免為魚孔賢館徵士有獻策者欲決高沙湖水以畄背城之借閣部不可其大有功于江淮也而閣部傳中失之

聞道

聞道中書令親防姬子河度支良不惜疏導竟如何

濁浪南來健危堤郭上過朝朝卜秋汛莫笑杞憂多

欲與水爭地由來亦大難移民無上策沸鼎有狂瀾

國仗魚鹽重人懸井里殘誰其刑白馬拜表訴重瓊

先漢王延世前明潘季馴廟廷方側席海宇豈無人

四瀆何當合長淮未可湮天心憐赤子早為降庚辰

寫師編修近忽佞佛至誠且篤賂六絕句以諧之想發一軒渠也

又被旁門去一雄居然役唱震宗風直探秘密天花藏不信溫公與蜀公

先生經術更無儔不是元城即了齋莫似屏山鼓狂舌生姜樹上妄安排屏山謂李純甫

打鍾掃地差堪信割水吹光恐未然我是鈍根無宿果輸君獨上竺西天

隔隣老卒誑諸惡一卷楞嚴拱讀勤試向雞鳴泰要義東方晴色定亂亂范東叔告業孟制語

勾甬禪枝遍四方客公香火尚宣宣明年可墾東遊屐牙笏宮袍拜齊王

詩人學佛最相宜切玉刀成游刃嬉從此相逢須退舍迷營藕孔去登隄禪是詩人切玉刀道山句也

聖因寺

在昔　仁皇帝頻年幸聖湖山川荷明德花鳥献靈符黄屋神猶降蒼生望未孤白頭諸父老試習舊嵩呼

谷林為梅里祁氏彌甥每見夷度先生諸藏書尤寶愛不惜重價購之嘗索予所有范正献公集孫學士春秋辨方深山易至再四以其皆澹生堂物也予靳之未致谷林下世予始悔之乃以付東潜使供之殯前而告之

東白先生親迎時東書堂前賦結褵太君鮮頌青箱本即嫁能歆黄絹辭爾時諸祁已衰落残籤剩帙紛嗟洛中丞止水血久化公子逐日魂無歸零落都緣佞佛叟屏當猶飽估書児梨洲先生曰祁氏藏書自季超學佛一切視為土苴多半為雲門沙弥持去賣錢轉盼曠園竟榛莽先生泯弔泪如絲風流宅相真健者代與蔚為諸侯師小山插架十萬卷以視外家有過之凱風寒泉孝子慕青氊故物先君思爾逢澹生舊手澤購之不翅珊瑚枝擬將一卷別著録屬予為序陳慈幃白華之養在蒂艸一笑何必斑欄衣更有王郎甥某字東書堂前歷劫遺王百穀書曠亭二大字谷林以置園中旁搜未竟騎箕去令我愁過泊花池

徐君所志在挂劍孺子不須陳隻雞郎君試置兩楹上定有中宵降植恭

東潜論水心先生多所不滿予謂是宋史之誤也嘗以其開禧上殿劄子正之

水心大功在王室左右餘干成夷日同心但有一平陽辛挽宋祚免瓦裂平陽謂徐忠文公子宜論賞超然謝殊迂被錮怡然甘三黜斯人斯學真有用豈獨文章称卓絶開禧晚用詎苟同力陳寢兵莫輕率浪試曾聞笑魏公輕言幾自墻龍窟且營堡塢壯金湯更縷征求到蚌鷸為不可勝待可勝雜譬有道戰有術固辭草詔感慨多乃有痴人如易祓水心辭草詔山齋勸之蓋不知其意不欲用兵也餓而淮漢界土崩救敗終須勞一出斫營小試在沿江竟退封狐渴安集朝局再更論再翻營營者流妄罔內及之由實章逃誅孝友摩碑偶見脫改頭換面紛重來掊擊正人咨唐突許及之即由竇尚書出雷孝友主陳自強碑見其敗而摩之斯二人者論水心耳其言寧足信乎陋扎宋史何異蒙緇素糊塗不可詰誰人権史洞觀大一為前賢洗誣屈永嘉世嫡在君家南塘經術紫芝筆但莫放言貶曾孟斯崇送須重審覈水心說學多偉論但貶曾子孟子則真賢知之過矣

夜坐

會有西風作行看萬籟清何須怨寒暑一笑任盧盈
歲序白駒過過心孤月明高梧多夜色沈冥羨莊生

始寧陳憲使明時奉使交州攜其牡丹以歸至
今猶盛甌亭為之索賦

海桑杜柏幾推遷尚有名花域外傳萬里軺車思舊
德暮春風信動南天居隣嫣氏耕畬野事憶鄰王剪
伐年珍重故家光故國不隨姚薪委荒煙

讀史小詠

方寸忽忽亂歸曾自不禁晚為中執法無乃負初心

右徐庶

禮稱三不吊畏最笑人庸周家賢宰相後死媿韓通

右李穀

補史亭中客空山夜哭時如何撰碑事千古有微詞
按裕之為崔立撰碑事本傳不載別見王滹南傳中予讀陵川郝氏集而惜之

右元好問

長白詩人馬大鉢有讀淵明集句曰義熙尚有
閒心事豈便羲皇以上人董浦最喜誦之果
為語也予為反其言以成其意

感時已嘆黃農沒遺世羞為漢魏音不是羲皇真種
子羲熙誰復更關心

寄懷茶塢

義公始終高弟稱李生必故人結客已嗟金盡含杯
不道家貧 義公謂義門學士 稱季謂稱中太常
劉腸大類中散綺語又肖西崑賢者固不可測然然
此意難論

賀亭憲使海昌署齋池館雜詠

其北有濃陰其南有微吟主人無俗韻此君亦虛心

右竹南詩屋

海波喜寧靜使君合高閒時聞龕花氣生香研席間

右晏閒亭

漫天下飛白落地都微茫三春午睡醒詩思同清揚

右絮影軒

東西更南北妙蓮葉茸茸遊魚樂莫樂濠上正空濛

右魚戲闌

吳淞若可招淂半亦已饒所愁夜半去隄捷得無勞

右剪淞堰

題天池風雨歸莊圖

濃雲如墨暝歸途風雨漫天一老夫青藤居士正沈
醉禿筆興之俱模糊

花間偶成

每于極盛須防厄看到將殘倍有情憨媿斷人長寂
莫不華不實度盧生

秋賦

新傳挾書律辱過溺巾時不道諸才彥終無蕭望之

夢中有客口占二句贈予醒而續之

四窓五嶽諸仙宅双非三菁大藥材我是玉皇香案
吏生天早已住蓬萊

中秋前一夕謝林招登吳山不果移尊堇菴

天氣頗未佳諸君將安之老夫蘭若好三逕待新詩
淮南叢桂下招隱是吾心有客咏遠志愁聞夜雀吟
謂樊榭 明月微濛下清酤曷再陳匆匆歸棹急定爲捧心人
謂堇浦 王生遭虐謔下箸幾遲回虎既吼以聽念君一飽來
謂蔗菴

同人登吳山延慶道院看月分韻得天字

日昨中秋月黯然新晴喜上吳山顛左江右湖新漲
綠山色與之俱洄沿傑閣凌虛起西輿候蟲草際鳴
戔戔斜陽欲落未肯落一角猶挂前簷前忽然飛去
不知處清輝續照生寒烟寒烟和月墮入水精盧倒
影迷地天此時老子與不淺直欲凌風恣孤騫劃然
長嘯萩所到由道猶堪五百年人生陸陸塵霧裡安
得飲會永蟬連良朋夜夜共樽酒月亦無復兩與圓

謝林勸予移居于杭雪舫蘀齋二使君亦云然
而甌亭和之獨堇浦有以知予之難于遷也

此間良足樂思蜀還瞿然既戀吾和書亦念原氏阡
以茲幾躊躇孤負卜居篇我家舊吟社近在孤山前
連刹諸高士清風定有傳重荷諸君意爲續城東緣
先衆翁結孤山社寓居城東 他時倘幾幸得買陽羨田不妨一歲
中來往三江間所憂二使君速飛不我延

秋晴集聖因寺分韻

秋老湖光好細禾過時哀柳尚毿毿晴雲與日爭高
潔新水連天共蔚藍遠寺遊船逐歸鳥一林涼氣下
空潭秖愁饞口哆張甚蔬筍雖精未飽酣 謂王瞿

謝林柳漁甌亭竹田小集堇菴分韻

客與秋俱老花偏晚放春涼風排旅閣爽氣集詩人
何處聞長笛齊來墊角巾嘉名重九近白社有閒民

白海棠

嫣紅尚愁人何堪更縞素目暮啼垂頭貞心畏行露

重九雨止然晴色未老不敢入山因共同人閑

遊城東諸蘭若用米元章九日韵

疑雨疑晴未定天幾人吟眺罷航船偶尋緑水來城角但見蒼苔繞佛前此日清遊真寂莫他時詩句定流傳木犀花落黃花早幽興飜緣得地偏

咏秋芍藥同蘐林 花譜以秋牡丹目之洞庭山中花工為之改名蓋以其為草本故也

小草休誇帶與鞓秋花尚冒殿春名輕盈定入揚州夢蕭瑟終含楚客情暮靄凝時山共翠濁醪香處客同顛老夫正有將離賦對尔能無百感生

苺厓同都御史先司空公石友也其從孫副使汝觀先宗伯公姻家也今其後人已盡偶與穆門徵君詢其世次則苺厓之裔遷杭四世矣為之驚書因勸其東歸展墓以存故鄉之遺

城南韋杜舊通家喬木消湛亦可嗟尚識中丞埋玉地石人横裂石碑斜

東潛以予脩學橥時得直閣游公景叔墓志見示張公芸叟之文錢公錫之書章公楶之冢而安民所鐫也題詩于後

關陝淪亡後橫渠學統湮呂藍僅著録潘薛更誰陳石墨何從購遺文大可珍卻公亦五思鴻筆壯安民

讀方于崮詩

不波航口水茫茫東丹山頭雲漠漠百年哀怨未消殘一卷遺音疑可作布衣何事與國家志士不忘在溝壑平生許劍愛勾餘墓樹雨靡應如昨我欲大招詞足感横江崔所惜夜悲歌十九已淪落

南湖觀張功父像

張郎真將種不獨數詩宗一抑事幸濟終身頗未從象臺消壯志蕭寺無遺容寂莫南湖上風流究可逢

觀湖同鈍軒

揚波相國伍重水大夫文白馬新來者遥知顧令君 見董戶部德偁集

前過京口銀山得詩二句而未就乃續成之

廟中雷震斷王鼓岸口厌飛老兀踶聞道金山但生嘯曾無風雀共追犇 以銀山為金山近日閻百詩始辨正之

鮚埼亭詩集第七卷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葉子詩三十六韻

葉子始何年始自唐中葉姓徵北里人藝登南部笈
罷以技瓊爲制與選格叶後主暨忠公位置各妥貼
鄱陽馬竹村著錄時代接降而至殘明新箋變楷盦
區分署誰某半出江湖俠三十六英雄袁者擬剃聶
自經稽仲裕淵觀都被攟何人婁流風借以資漁獵
我生于此道茫未窺藩琛但從壁上觀心許且目矚
如何不終朝轉戰累百合正位首分班計穫必數美
翕縱或異宜前卻或進彌邊鋒或爭衡薄險或見壁
責償或示懲連衡或用夾或交綏而回或設穽以殺
或利在壯往或戒在陵躐或黠見隅垣或昧迷目睫
忽然六緋臨六象擲身投得喪國無常吉凶難豫揲
要須乞井公多借貨錢帖我讀五行志妖徵漏史牒
神廟之末齡女郎偶日涉其名祖金龍其戲止妓妾
相傳有馮生濫觴啟其策波靡當思宗薦紳爭拈掇
削貉最可耽藉以了相業四友暨十亂當年尤致洽
直廬正沈昏廟社已血喋馬阮竟柔（見吳震祥嘯叟集謂馮猶龍也）
時江南禍崙決摴蒲語不祥順風兆竟協是讖竟成
識卒兆渡江纖垂末産吉翔滇王復遭蹙禮紓馬從
馬乃為此輩柳楊郎序早徵果老傳足憐小技關興
亡感懷幾心惜諸君方旂閒莫笑吾啖〻他年圖譜
中定堪補故筐

對菊食蟹三十二韻

東籬迮乍閒東海物推錯霜螯頗且肥霜花寒不削
其宇曰延年其族曰郭索晚禾入蝦新宿土貯盈昨
風吹老艾飄潮退涼蒲縛應月脂滿匡留春業遠腳
夏正紀最先周易象非鑿雄雌視臍分濃淡列種各
古心靜可親堅甲利用斫吾友多閒居新冬感寂莫
插之盈滿頭曜之在取腹于焉供微吟相將成大嚼
惠分京兆貽渉自天隨作九日難過時泥飲亦足樂
畢公真老饕陶令雅清約南山望遙〻左手持獲〻
其用何生趣或入桐君藥問性兼甘辛流膏泰丹膜
涼宜調薑下香堪和茗瀹薦枕良可餘為脣俱不惡
一桐兼二妙詩思紛旁魄羞道滲江枝詎數披綿雀
餘事及古方致用更廣博所評漆可接稱喜潭弗涸
洽墻術莫諳名亂事近謔蔡謨尚歸泰葛洪休臆度
以菊洗蟹腥以蟹為菊釀來芳思幽貞撫形發嗢噱
四界蹤寨遺二經草絡作掌故出吾鄉文獻未荒落

黃髮我自攜柴步誰相攖吟罷偕屬生且跨揚州鶴

是日與樊榭同為松江之行

月夜唐棲舟中和樊榭韻

霜花霜葉環江城夜明如畫送我行生民水旱大可念故人出處尤関情時樊榭將謁選予力止之未得三千卷書壓艙重五十里水聽櫓清東方漸白殘夢醒荒雞似為客予迎

溪行欲與樊榭遊烏鎮東西二寺不果

緩棹出烏鎮遥山入望布清流染晴色稱麥幻春暉河女白魚戢僧寮訪古蓮五湖堪極目浩蕩白鷗飛

吳江過接待寺和樊榭

拂天喬木古有客訪三乘帶霧過枯澗叩門多遠僧鷗分午餘飯雲護宋時燈此去曜菴近居人識未曾

茶塢約與予同渡江訪嶰谷中途聞其為蔣山之行且將東下由洞庭七十二峯至西湖予是茶塢僧燒吳市以待之而予先發訪半查

五岳初心未易酬江東岩壑且清遊人生能著幾兩屐此樂堪輕萬戶侯莫御孤鴻追後乘還尋一鳳到西頭初冬天氣初春似到處題詩定滿卸

沈君欽谷有一研作蓮花相其北波濤甚雄湯上題梵字故倪高士物後歸文侍詔者而其知摹本所自出予謂此瀹洲洛伽山景物也因名之曰小白華研而系以詩

寶陀十丈妙蓮花花外洪濤湧海霞人向蛟宮參瑞相君從鳳味擬清華風流知自傳雲館津逮須浣犯斗查擘錫嘉名今日始東林東老亦堪夸

惠泉泉之良也惠泉釀酒酒家之重寶也漫吟一絕以為惠泉解嘲

是誰招麴氏重為此泉羞出山原已濁何況過糟邱

張文貞公青山莊

相公投老地硯覥志平泉昔我經過日猶當克世年曲池原不改高閣故依然獨有巢中燕驚心夜未眠

呂城

半枯不枯著色樹欲凍未凍借春天寂寥小雪昨夜過一霎苦霧孤舟前

曉渡揚子

歷亂紅船西復東江豚扶浪舞空中人間如此風濤盛一葦金山豈挂胷

明梁谿邵文莊公遺研歌

道南薪火長熊熊魁儒研席生春風鄒胡王尤世研

宋清泉流出墨濤濃凸三百年誰嗣蹤曰故尚書二
泉翁士夫道學圖朦朧以日格于震群蒙重光丽澤
大有功荼谷一夜乎雲封讀室清供出三冬巧裁紫
玉架青銅坎離互宅竦可駭不須吹律聽黃鐘緹室
居然元氣充將無槖籥本春同墨林安郎藝事工風
流舊著知正中勒名銘尾志所從東林茂草今茸茸
頭高我華不可逢寒灰孰然涸孰通飄零故物如轉
蓬撫茲遺器宜敬恭（頗為真士夫冀為偽道學文莊訓學者語也研為安國所製）

詰士聞予將至揚出所贈滄酒見待

十年不接麻姑釀橫海春光夢寐餘好事更誰千里
致多情為我一尊儲舊聞幾憶長洲老絕品宜鮭曲
湑書正值江村黃葉滿旅人秉醉滌塵裾（慕廬先生論酒通天下每以滄為第一）

嶰谷生辰為其先太恭人下世之日每歲必哭
墓下今年六十蕙田約同人以詩慰之

祝嵗原非礼無之抱恨多寒泉彫齒髮老淚寄蒿莪
于卯猶為忌庚寅更若何我辰亦荼苦於邑不成歌

明高邑趙忠毅公鐵如意歌

不如意事常八九安得柚鐵長在手黑雲蔽天夜沉
沉神龍孤嘯怒蛟吼高邑先生望斗杓熹廟之初
長六曹四出縮頸甘韋伏同心同德憲府高其奈鴟
鴞在宮府翼以乾兒稱五彪可憐詔獄產神芝坐視
清流色慘沮鄭羊空勞厲刃須朱游那得賜劍誅酒
酣一擊唾壺裂大尉之笏同唏噓彼喪心者喬氏子
國狗之瘈顙不泚玦來及玦環未環老臣竟以荷戈
戍潦水既盡見清潭忠魂箕尾歸左驂寒芒正色足
千古一枝手澤落江南我猶記讀先生集洪河千頃
波起立是物曾陪函丈間昕夕或歌還或泣嶰谷山
房清玩多重陳舊史同摩挲茂陵玉盌人間出未若
孤忠故物長嵯峨

聞嶰谷已至吴門

昨報元宗宜隨君下洞庭新詩知不少舊屐半曾經
黃爵松陵出鱸魚木瀆拎江濱應念我遙指數峯青

南圻遊拜山得宋儒游文清公嘿齋題名于苔
蘚中洗而搨之

乾淳新火紹湖湘白下登樓有漫塘多少遺書都泯
滅誰尋心畫到荒岡（嘿齋從宣公于長沙及官秣陵得漫塘為高弟）

宣窯蟋蟀伺為半查

幽詩林下物一旦陶穴居罷傳明初葉古色猶斑如
此非堯遺風我為思瞿瞿

閭巷里巷戲滋鶴自開雛乃勞好事予為之謀出栖
其嘿足以容丈人悟息機
當年老甄官薄物不枯窳　呵護到微垂珍重叨藏弆
鴝鵒見之嘆予獨憂風雨

鴝研亦歙谷物前在吳門許為作詩今寄之

祝鴝以教教孝尸鳩以教慈夫君留學苑不從經師
無人師降而餘事乃文詞

鴉研

右軍籠鵝歸化作印泥石夫君聞試畫沙文我當為
鵝助軍力

吳興趙文敏公畫馬軸子丹陽李氏所藏

當年十國覲東都王會曾傳天馬圖竟聽西樓釀封
豕馴教南墟困雄狐角觭忽為新朝出振鷺誰憐舊
社燕愁絕淮東老龔勝揮毫兒背涓先枯

寄張靚淵于京師

三餘草堂清離離插架萬卷足自怡老生抄詩未卒
業寄君當歸莫濡遲東華軟塵十丈餘何王之門堪
曳裾草堂夜雀怨蕙帳北風其涼盻南車予續選甬上耆舊詩多得靚淵之力未及成編而靚淵匆匆北行

唐里陳時種疏卷其氣韻蓋元人也而且蒐失之

野草場蘆上生綃泡露凝霜品目殺我亦披圖思土
物山中赤堇水中芰

彈指閣小集胡都御史復齋喜予之至而念嶰
谷遊洞庭未歸各賦七言

芒鞋猶帶石窓雲隔歲離悰話倍殷岙壓心原千里
合馬牛風許隔江分南州觸在遙重止北海樽開正
晚曛此夕漁陽山下客題襟誰與共論文

寧守杜君過揚來詢里社近狀

句餘一尺土疇昔最清嘉揆葉詩書澤連甍公相家
較人富蜃蛤里井擅桑麻七觀遺文在其言未足夸
到今無恙者猶喜有山川梵宇矜三佛仙經重九天過
雲仍冉冉飛瀑故濺濺樂事輸雅在居然太古年
憲敏遺編重文元教術深古窖宗正宅困學尚書林
帖括拋天爵科名錮道心而今并蕭索蕉萃幾華簪
元氣胡為耗潛消市舶中頻年添客戶百貨釀淫風
物以通商貴民因逐末窮更堪加稅吏悉索蘭絲空
甚矣衣冠塞長聞胥隸尊早狼多奧窟雀鼠有旁門
士氣何由振官方未可論剪鉏非易事莫以劇深根
大府行臺建諸軍紛錯居所虞啟奸宄其患被鄉閭
庚癸如聞警萑苻豈可除感懷在近事城火與池魚

江湖分表裏隄隖惠民多黃鶴謡應念犀牛石未磨
閒情及洲島餘事足弦歌一自履衢後時亭誰復過
舊聞胡副憲雅道使君才三輔邀殊擢江東怨暮來
班剝值歲晏拭目盼春回我亦適歸近相期探早梅
太守為古友胡撫軍復齋中表侄

董生秉純吉夕貽書求詩

遠聞奠雁結縭日大好小春紅葉天佳兒佳婦定誰
得正身正家豈偶然關雎已識論詖累弋雁還期警
我先孝弟柳家稍醞醬不須豔道玉臺篇

連夜不能成寐竹町以為虐用其心之過當靜
攝以治之于是其言而未能從也

故人情困悴寄擾試心齋莫以咸脢感而令艮背爭
槁梧良可羨野馬未能諧昨夜鯨鐘動瞿然繫我懷

湑江編修以病後謝客浹旬不赴詩集然竊聞
其有緺姬之喜非瘵也

誰傳玉臂貫銅青閣侍維摩夜講經莫向剎頭長作
誰須防排闥到中庭

畬經堂坐夜念嶰谷

黃葉且落盡主人尚未還昨傳西歸信已過發寒山
連宵好月色冷冷屋梁間

或勸予乞靈于醇酒以求寐亦不驗

六鑿紛綸動春今非我春纔然沉醉後猶是獨醒人
夜雨蕭蕭下孤鐙耿耿陳杜康新喪職無力濟枯津

題顏公箸山京靖先生碣後　貽漁洪喆士乃藏

江都老道士姓字佚圖經一卷太師碣千年句曲銘
高文寵地肺結習在仙靈辛苦雲溪客長留墨妙馨
碑已仆昔人沈者扶而出之

嶰谷至自吳下同人集于晚青軒時予將歸

一卷東遊草篇篇縱絕塵尚含楓葉冷已見豆花春
合并良非易離愁又轉新人生如泛梗得酒且逡巡
君語予天池山下豆花已放異事也

半查予振伯入塾

類我類我阿翁祝可兒可兒執友期叢書樓中萬籤
軸供養崑山玉一枝

南圻餽藥

拜受百丸藥于焉清蹄心感君親和齊惠我過南金
下以中泠水侑之綠綺琴

方丈望谿嘗言以萬八徵君之學而惜不得如
梅勿菴受日月之光以顯于時予謂是不知
萬氏之心者矣因表而出之以論其世

四明上湖涂陽鄮風雨雲龍三百年一出祇緣為左史終身安敢望朝天誰將客婦行吟苦漫作枯魚望淨憐試讀秣陵遺事句杜鵑心點尚昭然乾山京江雨相公薦疏已具先生以衰力辭

陳仲醇小象李是菴所繡也為半査賦

是菴圖繪好繡然乃更精恍然三江上見茲老鰕生槁項一布衣不脛馳高名萬古黃潭海嚴事與心傾得此定非易乃公未可輕翻多所著書身後受詈殺馬郎真好事高閣懷孤清風流感妙嵩珍重為多情閑時玉露酒相對酹南榮一枝早梅花潔供在膽瓶

次風學士去年索詩未及致也客中寄之

十年相逢一握手燕城惜別援清琴日飲醇酒詠無益獨抱遺經空有心應憐崛強遂猶昔不道沉吟直到今聞說承明邀盼睞匡時何以溉魚鬵

偶與南潛語及科舉之害

百世遺經重誰人敢代言妄思作囈語何以溯淵源蹇淺精神敝揣摹心術譌活埋天下士昏墊不堪援

蕙田扶疾渡江訂予同行予疾更懣弗能也蕙田既發雨大作

漫天風雨客心寒此日念君行路難酒醒夢闌闌獨雁孤燈花落五更殘

除夕梅圃以吳于蕃管聖一二丈殘集至挑燈讀之為補入耆舊錄

萬歲名何寂寞一片心未瞑目幸得之是亦足歲寒人挑黃燭

戊辰元夕芍庭以其世父忠介公生辰為蒼水先生祭即用蒼水過忠介琅江驛宮韻

泱旬春色碧于油松嶽神靈在上頭丞相尚傳弧矢怨中樞誰寫蕨薇愁冰檗容散重倚杞芍沚堂高續紀遊落落通家數數子弟艱難猶克淵予裹

故國當年事未灰五千甲盾傍江開卧龍伏鳳成群出艱塑蛟宮取次陪一自遺民湛絕島更無過客上西臺瑯江火別吞聲後重見南屏匹馬來

董四梅圃寫入山圖索賦

世路日局促志士思山居曳杖入深林良足慰所如四窓九洞天列仙所卜廬塵氛飛不到清景樂有餘二十里過雲南北互縈紆我亦深神往逝將與之俱所愁經世志何當竟逃虛感之不成寐披圖重踟躕

元巳前一日之行省甫出城十里風雷大作泊高橋再宿始行

天豈有不祥動戚加祓除下土蟣蝨臣一葉阻沮如
前村杏花好墮地嗟淪胥聊復烹江鰛為酹劉相如
山陰求緯蕺山家傳不得
魏王好緣枝葉〻長儒林如何喬木盡世本都消湛
備餘帶草綠喟然傷我心
寒食日至行省過薮林為予盛言甘墩看桃之
樂而惜予至之晚因讀其紀遊詩
我家細湖上桃根夾岸栽日昨鮮維時正及滿堤開
一為飢火驅勝遊動輒爭嬌兒惜我別花下幾排細
連朝惡風雨萬紅總塵埋故人喜我至軟腳斟新醅
方知是寒食禁烟凍廚齋為言甘墩遊惜未吾予偕
有詩宛如花春思與墨諧人生曾幾何陸〻困黃埃
明朝定晴霽新詩尚可懷且共扁舟去扶醉六橋來
樊榭有南屏燒筍之約曰雖雨無阻詰旦竟雨
予弗能赴也
及時燒筍正不俗況有花豬恣大嚼此樂固應天所
媢黑雲沈〻來作惡老人即次悵蕭寥呼童買筍且
永朝出山入市風格減冒雨莫怪諸公勞生平雅志
慕幽討其奈陰晴稱心少山靈定笑人無勇此間清
供雨亦好

雨霽同人集南屏補燒筍之約分韻賦湖中新
綠
誰洗繁穠淨晴光放滿山三春無此日積翠乍開顏
天入重湖碧人依淨域閒時聞黃鳥唱深處度緡蠻
鹿田太守問予不出之意何其決也笑而答之
埜人家住鄞江上但見山清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
趣十年讀書多古歡也識敵貧如敵寇其奈愛睡不
愛官況復頭顱早頒白那堪逐隊爭金鞴
健忘日甚柬東潛
有書不借乃一痴借書不還亦一癡誰翻千古癡人案
此言吾得之劉祁老生時嗜書頗強記十行並下無留
遺君家牙籤三萬軸更還迭借窶童疲此中樂處真
不少飢可忘食寒忘衣秦火年來亂穿穴諸〻出〻
遊心髀誰其為我營複壁留此焚餘存幾希與君曾
笑西人妄言珠腦後珍重携豈期未老遭衰索快視
返聽巡已遲冥心從此竟坐忘還耶借耶都支離
東幸詩
七百餘年玉檢出五十八盤石磴雄太皞連朝召雲
雨恭迎　翠輦入神宮（熱臣搜山間道得宋真宗時玉檢進呈）
帝出乎震長六索人生乎寅昭三微　先皇奎墨

映星斗元氣淋漓露未晞出震生寅聖祖題泰山詞中語也
梁父亢父貢方物日主月主朝明堂一遊一豫膏澤
沛大東小東勞可忘
和風旭日護蒼寧夷遍春暉劬百靈七十二君圖籙
畫更添　婉娩龍山進
恖恖佳氣集聖林著莖楷幹長十尋四氏諸生齋入
覲是誰來獻孔融琴甲子仁皇東巡衍聖公進孔融琴右軍樂毅論墨跡唐搨
聖教序文同墨竹及同篋
周廬如櫛次青齊華蓋連天日覲低不道　帝車
東指近相星翻落浙江西時二相識扈于浙
大明湖頭黃幄駐飛瀑泉邊朱芾來海右鶩傳洛龍
地當年邊吏讀書臺
直沽春色浩無涯漕楫呼嵩次第排一路牙檣飄錦
纜不須六月過長淮

樊榭北行

尒才豈百里何事受彈冠魚釜良非揚蘭絲亦大難
瘦腰甘屈節薄祿望承歡倘有清吟興休從簿牘闌

苦雨詩

春水驟連不可住轉眼驕陽定見虔斯人困悴無生
趣六龍閶向東方駐我欲陳詞到日御急鞭羲和轂
雨勢嗟我二麥三蠶半天瘁
浙東使至為言渡江即苦無雨不知西渡之淫
溢如此也
浙西苦潦水浙東苦旱乾水甚淹麥旱甚種禾艱
三江一葦地頻尒戴各天老生長咄咄非為一身饑
與寒

會葬谷林

故人掩骨南山隈風聲颯颯傷我懷當年蠟屐同遊
地一慟今隨白馬來卜隣喜得近詩材句曲山人齒
髮偕懋知朗月明星夜連臂清歌摟春臺

偶成

紅藥當階百娟生幽窗相對共神清平頭奴子忽趨
告故撫銀鑰被遠行

端午前一日遊北山薛林處泉甌亭竹田分韻

頻泛晴湖棹南山又北山天中思蓋智人外足消閑
灌木連雲綠殘陽送水彎支公聞客至一笑啟禪關

瞿將軍行瞿天焱應天人起自卒伍為都司狀貌甚偉史閣部所拔之亂後守閣部之祠以終其身

揚州閣部死忠嗣中樞都督絕祀蒼顏黃髮太夫
人秣陵僑寓邊廛賜極極更有瞿將軍魁岸曾蒙特

違恩弯亏未殉沙場血倚劍時傷國士魂梅花嶺下故人散寒食年年流麥飯鳴鵶馳向別枝栖依舊長刀守舊閣吁嗟手屬柱重門主管誰蒿萊孤忠紛可悲疇昔邉関一老羆今拋鎖鑰竟如遺天為孤忠留戶牖暮府殘年衛大母廡頭猿臂故依然精衛心期終不負中權都督六蕭寥相與擎竹散楚騷孝陵松栢森森動時有朱鳥門前巢當年上將推劉乚騈首不辭肝腦製灰生異跡寧異心誰采舊聞裨史闕中權謂史忠烈也

都城正陽門西大士祠予向尝遊焉近乃知為故明洪督師祠也

當年揄祭十三壇東向招魂淚未乾歲晚遼陽詩帰寉須者猶是髮膚殘

松杏淪亡罪豈輕纍臣分應死危城偷生視息非無為欲報吾皇香火情

頭顱業已付歐刀誰料風雲自此遷十月功宗酬元老叢祠只合化僧寮

杜守調任越中

之官厲半載涖政未三旬　天子眷甚遂吾儕戀寇恂扁舟四窓下溥錢十洲春猶書提封近甘棠接比隣

歲歲閒移節鉞添康吏貧心原清似水髭且冷生塵

誰道二千石曾無三百囷看君洗手去寧恡典衣頻

山水推于越雄藩重守臣耕漁舜江舊亏劍禹陵陳

至振王刹学蓋稱種蠡仁聞情猶退食河女獻絲蓴

十年鉏菜老長被長官嗔一自旌旟至周諮百事勤

風高孺子榻花識白衣人何日邀琴在重臨故部民

帰家見齋前竹實有作

鳴鳥諒不聞竹寔胡為者主人覘弗堪聊復采盈把平生恭莧腸一飽百憂舍帰裝乏鞠藭隅宿儲亦寡何期邀此君餉我以大雅或曰歲且侵飛鴻行適埜憂心夫如何徘徊桐陰下

蒼水先生墓道漸湮道士吴孔陽謀修復之和鈍軒韻

一區斂鳩巢千年夸父宅豈期世外人而念此窀夕在首正氣散三分廓自撑紀朱張萬沈相與成勝跡歲歲南雷銘光焰長虹白久久未聞雕貞珉眠荒陌我續第二碑遺事吐格格一從小跛亡莫問南屏覘何家新貴塋祁連肖層砦應憐寒谷中隻輪獨運策編詩錄許劍諒屬我之責紀九峯未穆生兄弟張文嘉萬充宗父子沈楨書呂

東嶽浮屠題遍

我聞彤家言茲卯真吉宅渺渺流泉流諳諳夕陽夕
天定吾孤忠楊厲不及榫他年萬香火鄂于共壟跡
冬青花未開我亦已頒白中為鼯鼪居旁為狐兔陌
翩翩首羽衣高情見風格朽骨尚關心何況此骰骪
吳君方埋枯骼于南屏　當年雪竇翁茲山先埋碧丸土不可尋
誰為問故策行當更訪求與君共此責謂觀山人耕也

雙韭山房夜話示董生秉縕秉純兄弟

少而學道老無成怨怨浮湛度我生豈有朋簪逐入
夢每于時事尚關情笑看雙鬓知黃落渴領諸公奏
治平太白乍傳臨井經不禁中夜倚紫荊

買舟渡江

何日勞人許息機水雲深處結柴扉閑栽赤堇青欄
通醉喚黃魚白蟹肥戶給不妨扶杖過花開都插滿
頭歸阜蔆事業知誰託此柔誰教天亦違

不寐苦熱

赤龍竟夜炙南天我最熏心不可眠無奈蠅蚊百輩
至試為鳶風一敏傳炎雲直欲枯星野古井徐容試
測泉太息斯民困飢大繳臨枕算六焦然

南鎮命祀

日觀峯連越觀峰東巡秩祀應相從書開宛委山頭
秘雲發陽明洞口封樂府升陳小海曲湖波不聞大
梅龍使臣更有恭祈事早望西成慰罷農

若耶谿竹枝詞

上山試采蕨山蕨下山試種蘭亭蘭句踐霸材淪落
盡西施手澤未曾乾
鴨腳尊生春水綠鹿角菱出秋波情任教木石心腸
硬未免低回移我情
白楊梅熟甘于蜜郎若喫時莫傾筐炎精噓出鼻端
大夫郎鏡湖五月涼
雲門寺前萬壑流褰裳為放木蘭舟試看臨風傾城
笑如何勵直三年留
塗脂抹粉失真色淡掃蛾眉賦冶春社前日鑄初茶
出手製雲牙一百斤
朝過梅墅暮楊墉到處花船有笛聲誰道風流傷盛
德只愁無價覓梁生謂梁小雷
殘山剩水陳老蓮祇為紅裙著墨鮮故居青藤已半
失尚有馬支生墓前

道墟舟中望偁山

越州之水如鏡清宵分偶為道墟行中田歷亂飛流

螢不聞人散聞蛙鼓新芙蕖葉大于蓋扣舷而歌何冷冷舟人送指倚山近喬木十丈參蒼冥侍郎請堂高尺五少宰格菴先生重席曾傳念臺經星移物換此事輟異軍化為蒼頭營大攻都督亦健者少宰族子欽旦字翊憲戊子戌子愚公那得與山爭沙虫猿鶴共一戮不知幾度驚山靈侍郎飄然還遯去首陽故址傷我情年來四海為家久高陵宿莽連雲平但見秭心寺宇逕突兀暮鐘徐動梵火明何來寒芒赤于電將無大金夫人之神燈即胡愿夫人之詳余若水傳

東浦舟中

平生慕賀監老欲住山陰高尚夫何有清狂戴嗣音曾聞曲水地向是少師林故物祊田在幾時遂此心先少師公嘗以蘭亭為別業見剡源集然非今之蘭亭也

曹娥廟碑

云何黃絹碑重書自元度翻為孝娥羞江湘洗不去片石豈宿緣蔡氏多掌故

秋睦慶泉以予至各有宿留之約予謝未能也

白髮青衫有素心相逢一笑共披襟浙東耆舊晨星少吾輩交情碧海深正欲對林消昨夢其如畏暑廢清唫諸公及早成蓮社待我重來訪竹林時慶泉欲舉詩集

重定黃氏留書

證人一綫遺香在複壁殘書幸出時如此經綸遺世厄奈何心事付天知猶聞老眼明大壯豈料餘生終明夷疇昔薪傳貽爾上而今高弟亦陵遲

大蘭湯使君山行

官重三都尉人行九洞天太平無伏莽仙吏賦游仙大蘭為四明二百八十峯要害地故防府置兼轄寧紹台之境

同年姚君述祖出示家傳因屬重撰墓碑

我我少保昔專征坐嘯能招橫海鯨伏劍近臨歐冶地受降遠度荷蘭城勞臣報國天難障功狗懷封象未平勛册到今留秘笈文孫何以振家聲少保招來之續實在施將軍之上後竟為所掩是非予一家之私言閩人皆言之七鯤身畔紀穹碑楊僕樓船未足推熱牧不貽賜姓娓千旌頻為幼安馳孫枝如爾真梧竹先然婦天壯尾箕試向石渠諮信史平淮莫用毀家詞故太僕斯菴沈公居臺二十餘年少保欲送之歸甬上而不果後竟卒于臺曾聞跋扈少年場家具曾無擔石藏多霧一朝傳豹變夷雲萬里破龍荒彭湖舞浪先歸命越絕神山並有光為卜高門終復始請看喬木蔚生香

遊天章寺遇王布衣自言脩竹先生之後

犬年羊月吁可思穆陵頭顱飛上樹尔祖挾客居山
中老淚汎瀾不可住山南七載幾危疑竺西双匣誰
呵護豈意斯地有神靈風穴千烏成樟層連秩闕甋
數白衣哭罷揮豪賦長句尔今拓落一布衣又視蓬
萊淺幾度雖然燕子已他飛尚有鵲鴿守未去獨恨
梵屋潭潭金粟荒蘭亭真帖莫知處

鮚埼亭詩集第八卷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望谿侍郎以舊冬辱寄文抄兼令覆審未及復也慶夏于越乃條上數紙附之以詩 以下望歲集

一編幾洛誦高蹈更誰京經術老逾篤文詞明且清
低頭拜腐史放眼笑班生尚有葑菲采他山礪錯情
侍郎不喜班史及柳儀曹集聞者多以爲過當予以爲聞道之似淳于其分而侍郎守之孫堅莫能奪
謬種橫流甚何時滌廓如試鳴塗毒鼓更揩越裳車
斗柄依然揭欃槍無定可除群兒愚不識毒霧尚狂噓
昔年萬夫子一見輒知音我亦四明客同懷千載心
蹉跎悴病驥蕭瑟嘆焦琴混籍方偃走何能効砭鍼
吾鄉萬八先生季野首識侍郎于少年勖以從事經學勿爲無益之文

寄訊故撫軍常履坦時方還秋于西曾

當君開府日我最早經過爲避豬肝累兼之箕口多
高牙今已矣舊雨近如何剩有山中客神傷春夢婆
撫軍待予甚厚浙東屬吏因爭下石撫軍不之信嘗私以告草堂通守魏年甫令予知之
浙水青腴地狷驚貫索臨方知難寡過恨不早投簪
被論應蒙垢捺戈亦負心請看掃門者告密去如林
撫軍爲故吏所告雖不盡誣亦不盡實至反噬之風似亦不可漸長

聖主恩如海容當宥纍臣化年終結草此日望生春
幸或充城旦寧辭贖兕靳金雞如有唱白髮拜深仁

雪舫分司同年獄中有詩成集其送萬生紉楊
還甬上寄懷甚殷未及荅也至杭荅以三首
即送之東行

萬氏吾通家襟襪十世選其豎九沙翁尤稱忘年交
道山騎鶴去零落嗟小橋周郎真健者詩格如青瑶
翩　衡獄秀來看浙江湖坦腹如佳婿分符得制曹
西華正苦貧籍以資蘭膏才大應湯屯一跌遂飄搖
更羊既觸藩旅鳥旋焚巢反噬一何毒捫心非所招
孤蘆幾故人聞之共魂消之子乃間關旦旦招詩瓢
縱復懇柳下不肯祭皋陶鞿然笑髯翁湯大浪悲詠
五月萬生歸來訪蔣逕篤為言對簿者相念無遑宵
我方愧纍纍何以報木桃感之不成寐中夜空蕭騷
初秋我渡江與君重相見痛定幾低回噩夢寧須唁
杖杵應遺疑稅網終家眷竟逃人鮮變且挽沙場券
披讀近日詩一過一稱善渾忘左徒憂不作宵難怨
更喜有哲昆在原遠急難詩力堆相當强兵送挑戰
宣朝對床約飄泊在狴犴柔柔鶺鴒花連枝何婉孌
乃知真性情多得之憂患我亦罷斲陶重理舊詩研

關東沙磧地從軍定可矜雖然困遠役所喜在更
生況復近豐鎬咫尺瞻舊京遑塞亙蟠結山川有神
靈尤聞富物產碩大不可名寒則擁狼裘飢則啖駝
羹渴即飲凉酪暑即踏層冰逐臣省愆暇足以發詩
情故人謝侍御荷殳曾此行貽我書一編化年補圖
經石林儒者所流寓文獻于焉徵窮荒列戍卒撫循貢
匪輕但能卹新楚即以報　聖明賜環諒不遠著
錄尚早成

病中突接辛浦通守孫畄之書為之一慟來書此眷
一病竟入膏肓從此長辭左右化為異物非所料也平生偃蹇無可紀錄惟據展粗堪自信吟詠聊以自娛寂寞身後幸惟先生自頫伏枕哀鳴泣然絕筆

竟斷何能哭寢門開緘未竟已聲吞孤燈伏雨淒淒
絕細看模糊病墨痕
悲秋我已化龍鍾眠食支離百感攻不料為君添涕
泪夜寬於邑和寒蛩
冰霜節操千夫特玉雪才華萬首盈二語早堪作自
志了然撒手盡生平
廿載交情慘暮雲豫州知我最殷殷東平墓樹休西
靡已擬穿中石柱文

訪秋分得玉谿詩中吹字韻

吾意正蕭瑟況逢秋半時誰家臨水處定有捉霜枝
日落烟光淡風涼衣帶吹東城多芰色病叟亦忘疲

唉蟹又病

儂家東海上來餐霜螯一旦能為厲從今慎所遭
不關尔雅答遑哉畢公饕誰說飛仙秘長生漆漫勞
中秋約與該林為小集雨甚不果辱有酒餉之
賦謝

積雨阻良覿多情有故人挑燈招晦魄叩户到無珍
風鮮觀頤緑新知動指囷羞堪傲杜老杯先想酸辛

題寧人先生神道表後

志在規恢四十年老投筆下穀啼鵑可憐聞卻支天
手餘技猶能試計然
岱恒嵩華行踪遍駐以浮言實說終問誰同此佐玉
峯除是刺中黃負笈　先生嘗曰得訪録與日
知録其中同者十之七
吴下風流眇薄多先生天畀自嵯峨菱茶烹好黃精
熟便唱休糧秘藏歌

貞孝墳前四柿樹寒芒終夜燭南州直待魂歸阜復
後舉祓重與慟宗周　先生有貞孝
續前四柿詩
庚即蒙面賦江南杜國家奴更負慙一酒諸公入閔
辱峨嵋六月雪生龕

與榭至津門而歸

范親年八十捧檄已非時大有陟陔衆長吟捉帚詩
悲秋笠澤鱠招隱小山枝異畫翩然返從今保素絲

將赴戴山講席杭之同社諸君集餞南香草堂
得東字　以下來戴溪集

安陽世學山齋重五百年餘屬起東試向清江覓寒
火更參新會潮流風日來帖括司儒苑誰是真師震
晉家珍重諸公尊酒別何時蘭上共詩筒　韓貢道父
學山中滴江到于澄高弟也而
述人無知者專屬之念堂先生

戴山聽雲樓上有大士焉賊而去之

東西隣叱鈔禪關又復覩熙踞此林不讀佛書良寡
陋若行御法忍荒唐學儒自笑生天晚樂侮辛傳碎
鉢忙安得證人昌豐鎮海門弟子息被猖

卧龍山與戴山一東一西稱越城八山之最府
署在卧龍書院在戴偶東補堂

卧龍山色化與龍領袖千巖棠蔭濃我亦寒氈飲西
爽與君分攬一奇峯　聖祖南巡勅改卧龍為臥龍
大士既去因迎于劉子小影供之

已知非俗骨猶驅除陟降英靈喜廓如敢道登堂許
私淑修吾書更讀吾事

釋奠于劉子祠下前此未有之禮也

尚有講堂在依然帶草滋是誰通小學未易謁先師木末花開日江頭稻熟時破荒陳俎豆蘋藻一歆之

子劉子有古小學記

故太守湯公篤齋有大功于越中而專祠已圮今祀于書院中同補堂賦

經術經世務方可見施行在昔胡安定治事標齋名湯公涖于越如梁西門豹秦李氷城西三江口洪流時震驚朝潮夕汐恣氾陵菑畬耕穫歲不寧五馬翩然來下車蒿叟晴俯察地理仰天星妖鯔絕命狂瀾清東眺有佗山梅龍或與京斯民左鐘右粥到今豐盈三百年來祠宮傾聊從講舍薦明馨黃苴丹荔依諸生諸生讀書貴有用豈徒呫畢夸精能天何以平地何以成六府七政資講明我詩諧神絃雅歌謀為神所聽

偶見子劉子私印曰蕺山長摩挲久之

當年喔喔蕺山長提唱三關曾幾時正學于今成絕學經師未易況人師先生定嘆薪將盡後死慙稱文在茲手澤尚傳私印舊應同札罷鎮山祠

朱綿之鮮吟軒當蕺山之左念臺先生主講地也今為比邱所居

百年帶草化芹路長夜孤燈對老尼到底寒芒猶未泯奎文時照佛幢西

補堂謁六陵補祀謝臯羽王修竹鄭樸翁於唐林之次予告以尚有羅陵使不可遺也

咏粟靈翁志尾年中涓大節獨無傳顧君分取冬青泪拚弔同敵一杜鵑

訪購子劉子亡書

莫夫不作无休死試問遺書半不存倘許鑿楹無恙在定由貞孝溯淺痕

公子貞孝先生伯繩山居手輯畢生今僅存十之五

遊大善寺

寺乃蕺山先生最初講學之地寺僧慧賢先生家無米歲從之貸有如寄每逾年予直則次年之貸又積矣如是者二十年及累官至太僕始有田二十畝得免負于謂是僧能使先生與相緩急如是其久非聊爾之空頭之而惜乎其名不傳乃紀以詩

苦節巖夷路孤貞叡謝陶懸知老僧廩芝慧共清高

事見先生年譜

成佛未為貴知儒定足豪我來尋塔志莽莽但蓬蒿

敬題念臺先生手書

先生官司空時墨蹟也以當暑須借金為塾師製紆衣告其家

少師希聖學不勵在安貧一節見全體清風識古人尚傳手澤舊足為講堂珍我亦鵝衣客門牆倘不瞋

始寧倪文正公新祠神絃曲

舜江兮湯々夏湖兮泛々太保陟降兮自帝之旁衣雲閒圮兮茂草荒太保東歸兮思故鄉百年恩命兮堂々墜典初貽兮曰使君之藏三菁山高兮夜有寒芒

讀堂兮巍々諸生連袂兮鼓篋而歌誦兒易兮聲牙多揚烏莫過兮奈之何我欲畢業兮騁己晤前晗金壘兮五行星羅泰同橐籥兮地靈不磨太保揖讓其間兮阜比時過擷蘋蘩兮莫清波佑啓經林兮產菁莪（祠在始寧書院中）

啼鵑破涕兮一笑太保既醉兮祝宗致告豈弟使君兮神所勞寔有功兮名教諸生讀書兮惟忠與孝祐榆兮有曜太保行兮神旌夾道誰馨黃絹兮題墨妙

石家池當蕺山之右亦念臺先生主講地也暇日過之有作

予劉子之硏池至今其水清漣漪東望蕺山寒雲獨栖依當年一壺砥中流殷勤浥注忘其疲是誰先登誰未濟衣帶之近通聖涯漫天警黨禍託孤之行亦殆而救伯真健者古誼直與王戚朱震堪並馳硯硯眼勤尤所希幸逃宮隣厄辛瘁桑田留清流不捄狂瀾危高弟已先哲人萎年來春木歲々芼其人如存道莫躋不若鷗危俯仰自得遊化機（敬伯陳克年字也首事念臺子倡黨禍時念臺託孤于克年弟子中以克年與朱昌祚為最密昌祚即解吟軒主也皆先卒）

聞補堂遊寓山因祭祁忠敏公

落日曠園冷寒芒止水尊百年傳勝地五馬式清門尚有藏書架為尋理碧痕我尤念公子誰酹未招魂

姚江呂漢憲先生叔倫澹海黃公高弟也求其遺文五年而未得里人亦無知之者

澹海正命後大滌山房空高深太湖之後有賢者獨抱遺經不絕吟誰其為老伴何子稱同心（餘杭何先生義兆）我曾遊洞霄猶見帶草環惟林吁嗟杞宋文獻日消沉

過戴高士南枝宅

南枝先生蕉萃後誰為列名汐社中題詩桐江祭嚴子賈宇濟閱葬徐公固知正氣逗天上長共殘山表越東學錄定懋吾罣漏偶來三逕弔蒿蓬（稼堂所作先生傳本木不甚詳予擬搜其遺事另為一通而未成先生亦嘗從事念臺傾識劉祠配享弟子偶失之當補入）

聞故甘撫胡復齋之赴

老友日淪喪凋年涕淚多蜀岡應罷社楚些不成歌（復齋本武陵人僑江都）舊德先朝重餘生衰病過昨冬臨

別語魂斷我如何時已在病榻握予手嘆曰明年此際恐不再見
累葉清華冑羔之幹濟才所因非有染驟責竟為災
帝德弘三宥明悰感八哀故人陽江介絮酒待春來
時予將至吳門欲渡江一哭之而不克
序有忘年契登壇共說詩最憐拓落者閒却
聖明時復齋每誦此句以惜予故用之隨會不可作虞翻誰見知寂
寞身後事剩得幾楊枝

故理刑陳公卧子有大功於吾甌粵而祀典未
備以嫌忌也秋㮛偶商及之予請援太守湯
公之例祠之書院中

東陽許都難興、社興之相始終不有賢司李漫天禍
且逼浙東功成辭賞去欲以此意謝閻公孤忠戕妖
孽二千年上感穀通竟殉華亭寇上覲思陵攀墮弓
可憐故部民尚撫甘宗生餘恫何地薦駱毛春菘秋
霍飛吟中　聖朝已不諱亡國之恨如冰融載山
有精舍聊分一座志報功請看五犀石太守祠祀將
無同長哦殺水詩定有靈旂颯〻來吳淞

頳谷索題來海歙五星研三年矣今臘過吳重
出研覘之奉呈七言

當年虞歷瑞同宮閱洛先登道所通餘事總起百代

上寒芒又落五州中研山未泯蜡蛤淚墨花長憐鸜
鵒工尔亦少微垣裏客風流遙繼石田翁其蓋有石翁銘詞

題棲莊拾得研趙寒山物也亦為頳谷

寒山一片石孤格挂晴霓想其墨說文曾共陪青蔾
可惜多謬誤願君滌研細論之

又題頳谷青牛研

老子樹下青紫氣長蚤然誰謂尔無牛代耕歲十千

讀陶公飲酒詩以下西笑集

道喪向千載有志即已難昔我亦不惡忽〻成永歎
問津過六籍弥縫無一完遂持此耿〻以告諸少年
勁風無榮木皇〻求孤松此蔭殊未易託身將安從
何當化孤松以待彼飛鴻
連林好托庇誰謂獨見奇不見今之人愈獨且愈嗤
嗟我思尚同但未諳汨泥
飢來驅我行諒哉非久計東籬念旅人為之減佳氣
喟然感飄蓬孤舟長不繫
倘保此枯槁身後諒良稱心所憂終不免一跌污塵
褋怠機、竟何時聊為商敎吟
壯節思長公高風愛仲理古人豈可希竊向往之耳
是誰紛狐疑請我空凍餒晨雞未肯鳴尚亦守所恥

郝仲輿九經稿今藏吾鄉張氏

湘東老子傳故紙塗乙長留妙墨香想當講堂孫坐日膏肓廢疾細商量于今述朱過天下經師心氣閒不揚誰知項〻黃門筆尚落鄞江蠹鼠旁（京山讀史漢儒稗皆日項項）

宜田欲開雕戢山先生遺書屬予讎正而予已辭請席因以書歸之刻氏許東補堂

當年伊洛發遺書鄭重張朱校勘餘束髮有心傳墜緒白頭把卷竟踟躕

少師香火最嬰情三月儀懇輟講行祇為白駒蒸萃甚場苗別自費經營

過桐齋西齋菊鼓峯隱學三先生

證人衰冶到東甸磊落三君最上頭九叔尚傳絕學重不徒甲子義熙留（三先生首拈南雷多識學之侶是為其所倡也而上從起之盛定自三先生導之）

同谷覓深寧先生墓不得

逝者如可作先生吾所歸空吟遂初賦莫覓後儀碑荒山斜日杜鵑飛

佛隴題高夫人墓（即在佛隴菴旁桂林西寺猥夫人當訪夫人未此菴）

岩疆百戰已成灰有子焦原接踵來合與夫人〻外去禪花歲〻墓門開

寒食微雨欲展先宗伯公墓不果

東風打梨花雨夫意懸〻西山隔重湖徘徊前復輟橫塘鼓吹喧知是諸郎船

邸抄

士苦不通今何以知世務士或過通今行且敗吾素五夜秉蘭膏徘徊讀邸抄

江鰩

此郎風味擅江碕珍重春深上市遲誰教先期百簞至青螺白蜆繼肩隨

信宿姚江舟中偶作三哀詩（張先生客鄉藝先生存卿先生方得魯也張本鄞廣文丙戌後隱雪竇卻亦隱雪竇最久而蘇曾入鄞恭齋先啓予吾鄉為寓公嗚呼三先生之大節予豈以寓公故私之而所歎者絲人或反莫之知也）

天上客星人經師湖學風規差似之冷官萬目際陽九赤手安得匡危時妖復人心第一徹傳者窮荒關者嘻豈知天地遂崩裂竟坐此故成陵夷乃信岩疆在方寸不恃高城與深池差喜臣心尚無恙未須討貳勤濟師妙高臺上乾淨土殘山足與寸心依吁嗟世道日淪陷莫卜此心未復期天招廣招不可返茫茫憂患何人知臨風遙溯足三歎重泉應與我同晞

海門弟子誰先傳石梁鏗鏗儒而禪有客從之得妙
諦亂後靈光尚巋然四明山中茅一把醒即讀書倦
即眠腥風血濕遍下界而我神遊炎黃間偶然小詩
鳴自得擺脫羅落追天驚律以學統戱未粹要其風
格良孤騫百年浙學久墜地石梁薪火亦荒煙想牧
安能認帶草蕪園寂寂無故礎太冲先生不甚可存方之學謂與史子虛沈求如一例而澤望先生極稱之予謂存方風格自是義熙以前人物未易及也
東陵一生真狷者苦節凜冽吐寒芒祥麟降生偏不
偶天寶厄之當滄桑桃源何處避何所一洗頭顱歸
竺王豈以軍持謝世事翩從魚鼓擔綱常可憐潭上
一畝居欲扶九鼎則已狂十年雪竇混姓氏晚竄稿
巖竟淪亡悲雲不足消冤怨祈死得死何堂堂曰故
遺民非衲子死返初服朝設皇謝翱方鳳不終泯山
水為之函耿光三哀賦羅山鬼嘯春潮夜漲天蒼蒼

寄懷穆堂閣學

三朝遺舊德一病竟侵尋孤負佐王畧空餘衛道心
息機消壺夢觀物寄清吟何日浮彭蠡重陳昔與今
孺廬仙去後歡會孰追尋試拄徐公劒應傷向子心
暮雲已索莫新雨貴沈吟脉脉瓣香在相要亘古今
冉冉蹉跎老王黃緒莫尋已知儕輩氣所愧負初心
懷抱紛多感憂時亦輟吟自從卯上別荒落到于今先生識許予為深寧東發以後一人憇屬望之殷今來五十而衰永懷知己不禁愴然

二西詩

三危舊是中原地分比苗民尚有存其在五燈亦無
賴偏于諸部獨稱尊論淺定足招天譴闡化空教種
禍根安得掃除群孽淨不教西土惑游魂

右烏斯藏

五洲海外無稽語奇技今為上國收別抱心情圖狡
逞安將敎術釀橫流天官浪詡麗龜歷地險深貽閫
粤憂夙有哲人陳曲突諸公幸早杜陰謀

右歐羅巴

即事

中天玉燭正當陽閒道番酋悔陸梁須信止戈方是
武不閑辟土始為彊黑頭上相暗車返白髮元戎看
劍長此日西垂多樂事羌髳無復有塵揚

夜讀石齋先生駢枝集

先生經術粹無疵少作流傳玩世詞我讀洞璣希領
會拖燈聊尔擬駢枝

太白山中弔二公于西焰為故尚書龍泉郭忠烈公維經于可久為故侍郎休寧金文毅公聲子今寺中無復有知此二師者矣予仍稱之為公予存其真也

太宰諸郎君次第殉國難既以慰先公亦有先楊萬
慈遺此殘生東竄餘一綫司馬祇孤兒曾恭續絡戰
幸逃笪檜炊亦得保餘喘投身玲瓏巖受役伊蒲飯
世系既沈埋頭角廿漫漶相看各相諱有淚不敢濺郭公長子應銓字鼎孟次子應衡字仲平從子應煜字扶生皆以椎郎郎從我而來而西焰之名不可改其浮屠名曰旻儀全公志其先墓祇載一子名數涵不知即可立否其浮屠名曰　一女為尼子吳師事槃庵曰趾遊
從來鸞鳳種所在有寒苦雖然經百罹其精未消亡
清閟魚鼓下雜沓混否臧豈期來精衛繞寺為徬徨
山靈大驚咤此是誰上堂中司一朝來老眼終無荒
謂彼二少年顛末宜致詳眉間有兵氣頰上尤凌霜
扣之堅不語乃相與連牀中宵竟餂得一慟血元黃
請看新袯衣猶隱舊劍鋩山靈大歡喜呵護有仁王二公于執贄且數年都御史高公元君來寺中物色得之一院皆驚
寄公高弟子少亦不碌碌所以茲山中接踵來耆宿
記得甲申年曾賦新蒲綠一朝荷儆書夜猿厭空谷
欲稱大蒐師新著新朝天祿痛絕諸葛兒隨車遭迫
促白圭險被污素絲危見辱高厚所照臨誓難負幽
獨幸得脫身還有淚已萬斛終身西向哭豈以長齋
贖空門亦易腥殆哉此孤躅方數中司言前知良以
皐高公贈西焰詩曰應數空門裡腥膻亦易干至是數為詩讖
吁嗟桑海間志士競沈冥荒山萬格提殊不少駱丞
年運輿偃往誰為留名稱我來過鳳路雲外聞蘭磬
將無二公子魂魄所式憑獨憐采風者谷音久飄零
我詩雖不工聊足補獻徵擊碎竹如意空中數登登將道忘之往不欲隨行者二公子之外尚有沙門雪樵名真樸亦高節

江行遇風舍舟而陸

一壺空自好未敢試中流豈曰掉頭怒將貽沒頂羞
氏方寵箕伯吾欲愬靈脩祇有江豚輩乘湘舞石尤
滄浪今絕險濯足亦驚心忠信難為力傾危未可任
有生隨厲揭無術善浮湛老我青鞋便歸途緩緩吟

薄暮蘂亭見過

相逢新綠下暝色滿湖濆漁火參差出天星旁午分
故人偶遊息而我正微醺何處鯨鐘動南鄰夜詠殷

過潘石枰故勺園

一卷覓欸餘井泥傷麐墅殘春弔落花無復詩人至

碣石行

故都御史華亭徐公孚遠秉桴廿年從亡滇緬由安南入魏安南要以臣禮不屈而歸所傳交行集者也歸而同延平入臺延平亡臺軍漸削乃復入中土栖遑無所就至碣石依宮保總戎吳君六奇竟以完髮終其野史為可悲其得保顛毛則亦僅有之事也吾獨壯

吳君之出自賊傲自草莽而能為天下畱貞臣之命使得以無慙戴儀入地是亦絕世之奇矣世人但舉查職方一事以為佳話豈足以盡之乎宜其克享功名竣邀頤俗之譏也君田間先生謂徐公歸自交趾即由碣石則碣矣柳國史吳君傳中亦患人書者也

才遺孤臣頭雪白不死東寧死碣石吾戴吾頭吾知免一枝幸藉將軍力冥鴻何處覓安宅老羅帳中堪避弋鴟鴞不敢加彈射幾社故人最生色夏公感嘆何公喜更有陳公同太息相與驚魂且動魄謂斯人者從何來古心所照天地碧碣石風雷生畫戟誰知中有柳車客海王為之司眠食朝看揚湖夕重汐在昔錦王亦無輩竟賣鍾離足長嘯

諸烟嶼

先生高卧讀書臺帽有塵封屐有苔不是吹屁紛惱亂蕃開安得逕墻來

久不登天一閣偶過有感

忍年二百無書甚天下儲藏獨此家為愛墨香長繞屋紙憐帶草未開花一瓶追溯風流舊十載重驚霜髮加老我尚知孤竹路誰來津逮共乘槎

臨桂伯錦歸曲 事見所知錄

臨桂相公何精忠側身蠻瘴矢匪躬漢家九鼎自支支孤臣浩氣自應々殘疆累蹶亦累振其奈天厭無成功幸逃九死竟一死誰知都在前定中真人珍重說錦衣翻成馬革亦已奇應思此言有精義堪嘆世人知者希真人定是亦松僑不逢赤刹偏逢赤刹東秘記空陳赤伏災赤伏離遺災其在相公不為災堂々錦衣神歸來正命而終天所諾相公竟錦歸從者為阿誰副樞張公纓帶陪大將焦公駢驂隨緋袍公子參旌尾箕尾光照虞山垂改冠易服誰氏子褐寬博者視有泚乃知錦衣不在此我讀浩氣吟指南而後有遺音真人嵜拔獨未及我今佚事憂消沉將無貞臣不語怪恥逐啼鵑返故林試歌錦歸曲懸知陟降神所臨赤松仙人諒不死若雲之間光尚紫何當尋之話舊史

鈍軒謂瓜子蛤未有賦者因同作

海王副瓜道其仁飛入新蒲得化身紅葉風翻初上市黃梅雨過尤宜人芳鮮聊爲薦酢下大嚼未堪老饕陳不知許事且作達寧故長貽合氏珍

鮚埼亭詩集第九卷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五令君詩 以下双韭山房夏課

乙丙之閒甬句百六生民莫保殘喘猶幸五令君者皆仁人也五令君曰職方兼知鄞縣滁人秋水袁侯州佐曰兵科兼知慈谿縣揚人螺山王侯玉藻曰職方兼知定海縣南陵弋江朱侯懋華曰御史兼知奉化縣吳人虛谷顧侯之俊曰職方兼知象山縣萊人如圃姜侯圻王朱顧皆甲申以前所授官圖經尚存其姓氏袁姜則出東江之敗授遂無知之者是豈郡民之所可怨然已耶乃各繫以詩

二靈雲蒼蒼，嘉澤祀皇皇。至今錢湖蔚，居然召伯棠。詳見曾大父太常公乙丙之際存湖錄

大義絕賊臣，私恩寧足紀。斯意關綱常，保障其細耳。螺山作其房師之從逆者當時甲乙科中人多以為非不知君臣分義先于師生是乃所以扶持正氣也

朱侯真幹才，生嚙鎮海澨。笑謂王武寧，髙牙空虎視。

瓜里伏殺援，同仇首刲源。崎嶇嶺嶠視，未忘茲彈丸。虛谷從亡入閩閩亡入粵閩盡瘁而死

姜即忠臣兒，一官竟賫志。我作先祠銘，尚亦光義幟。予方為其先忠肅公祠堂碑銘

與亭約為蚕岩一带之遊予謝未能也是日偶

和故太常莊公九月二日詩

亳社當年萬古愁，城門軍散弔延秋。灰心已分孤臣

亦續命遂因宗國留。不道微行遣婦口，定傷多事戴吾頭。明朝正有漢船約，賜斷休為二岐遊。

偃月堤夜泛

大火蒸雲苦，晚潮浴月涼。慶豐樓上酒，同發妙蓮香。賀監定不必，時亭豈可荒。南鳥正三匝，一曲思蒼莊。

再和漢曉太常詩

空山猶發辭牢愁，為道秋令非我秋。夏肄更誰完百粵，周遺枉自愧双留。不堪東望長垂翼，祇合西歸亟掉頭。三復林生大還句，居然騷些共神遊。

暑甚不寐

夜色渺無際，廓然清我心。夜香一枝放，翻嫌昵我襟。夜氣滿太虛，閒誦香路箴。

三和漢曉太常詩

謎謎望帝結春愁，百鳥分愁直到秋。試看沙垂祈速亦，誰言山鵲肯遲留。赤符那得與鯨背，白版虛傳瑞鯉頭。剩有流昭巾國語，詩人掇拾供清游。

諸子追和莊太常詩成卷為題其後

諸子清才善寫愁，吟成老氣各橫秋。三閭竟尔乘虬去，一媿叨緣附驥留。在昔人爭夏裂憤，于今吾極愛科頭。剩餘睞睞昭忠志，白露蒼葭好溯游。

七夕前七日作

天公幾日秋晉鄭頭畢白候虫獨欣然爭鳴滿四壁
我亦無如何一夜吹長笛
大塊戚噫氣於以成商聲是噫從何來牛郎訴不平
乃知一物關足以擾清寧
裒病正連綿撫時增蕭瑟前有一樽酒不醒積毀骨
連朝風雨多芭蕉益愁絕

楊氏倚園

太僕佳公子風流別墅開神鵶猶護樹怪石已為灰楊園中花神祠今為里社香火極盛地踞婁湖勝人稱一代才誰傳㘅
兒語吟眺幾徘徊嘉則先生奇呼伯翼為㘅兒唯與爭鋒

沈氏暢園

尚寶好兄弟超然謝黨論嘉名分禊帖小築倚空門文恭諸子當天啟時俱能自振于浙人衣鉢之外不求進取其放懷詩酒亦可尚也園中題署皆取禊帖中語
尚有懷寧墨能污貞士魂風騷今雨散蔓草滿城
根阮尚書大鋮與文含人故美嘗偕寓茲園唱和阮文臭味不同而以絲竹之好相連綴詳見暢園志中

陸氏意園

在昔浚儀長幽居肖輞川花連堤上錦雲接洞中天南岸為先宗伯桃花堤而岸即史文惠王之真隱洞天也鳩壉因多難鴻冥遂杳

然我來覓陳迹重說義熙年武城以國難故橋遷不返是園遂為降臣所有

七夕鈍軒集同人祭蒼翁于隱學山房

今夕是何夕良辰好祭忠秋江湖汐壯銀漢女牛通
耿耿扶桑志堂堂磔下功我歌降神曲天半吐長虹蒼翁王命之辰重九前二日也同人聚散無常故不能盡同此日
為嘆五君子天中畢命時共姜宜母教樞使有孫枝
姻婭清門重肩寮合食宜多情仗群從聊以慰陵夷是日配食為若思先生共姜若思母同太安人也大鄧諱子研作傳姻婭即見蒼水哭若思詩
正翁洵舊德扉屨幾傾家掉首辭塵劫低眉誦法華
薇應清似粟梅亦夭于瓜此日陪靈馭寧慙傳望槎鈍軒曾祖正先大行晚受戒于天梅法幢禪師與槎城方子留華並稱上座是日別設伊蒲食以配之
裕魂如可作移棲不須嬉故國無星大伊人在水蕪
欲推瓣香力遍為國殤指𤓰侍礼成日新題樂府塩時子方議合祭甲乙以後二十八忠為之立祠

寶墨齋看蕙

臭以同心合香叨東壁分秋來倍爽潔病後易沈醺
倘許幽人佩休令王者聞為君鼓一曲珍重十年薰君山謝退部之籍己十五年

萬竹山中訪故少奉夢章羅公避地寓

剡源清絕處傳是使君居辛苦畫江後尋皇蹈海餘

周祭猶祓蔭蜀道竟何如合有甘宗祀同祔海岸車吾鄉郡推之應祀者海岸黃忠潔公而少參之有功于東江生前雖異其忠一也萬履安云少參丙戌後衣冠不改尚能為諸遺民之寄居剡中者所杖庇尤不可及海岸大節登于明史至少參則泯然矣為之三嘆

銑軒索題小照

風流公子重清門衫袖都成書畫痕莫以華顛嘆遲暮依然憐綠睽朝暾

飄蓬我亦媿前盟那得丹砂一昔成只有飛揚心氣在披圖約畧見平生

偶示諸生

十年未得去矜心把卷誰為上蔡箴亦有差強人意處經經不作導諛音

沈郎曾有膏肓語為讀君詩長傲多幾度沉吟難自克江河蕩目正頹波吳江沈果堂徵士謂予讀鮚埼亭集能令人斂然亦能令人壯得失相半予甚佩其言

拓落泥塗我自甘斯民蕉萃是誰慙群公定有經綸在可許低頭于細參

榆林村中吊戴帥初

剡源老子師傳盛曾從巽齋復厚齋洞天福地釀清氣殘山剩水傷老懷咸淳百年遺民貴至元一出晚節乖而今文統將誰寄紅樹黃泥漫滿崕帥初祇得為文學今圖經承李氏宋遺民廣錄之誤改入隱逸甚不合當以舊志為是

新得袁伯長學士研試筆賦之兼示配京冲一兩茂才

珍重清容研留連延祐餘曾調靜寄墨及侍友恭書

樞使門庭古南湖池榭虛一區今屬我奚翅百璠璵

此地湖文獻陽源最長雄史存梅硐窖經發竹林筒

呵護歆無恙煙雲尚不窮故應靈淑氣長吐石田中

聞昔新河啟高才遂挺生天心慇磽确地肺應文明

日退花磚麗山披石質瑩猶從傳頓庖從槀研度開平相傳端平以後堪輿家言慶元城西若闢新河一道當生大文人及河開清容生

前輩淵原盡誰其足嗣音菑畬如不愈阡陌豈難尋

忽忽中哀恨悠悠後死心同疇期二妙一振武徽吟

配京贈研先以長句一首未之和也翌日更答之

我欲銘研幾躕躕前光後輝媿弗如安得好句鳴瓊琚綠髩盧郎才思雄滌研題詩雲遝遝我則奚堪待怔忪由來文章千古事清容町畦豈易至聞道登壇夸驀年研漢住住孕青蓮大兒奎章虞道園小兒中司馬石田鷗波王孫僅隨肩左右先後研席聞此後

柘落句何誰遣飄梗泛定堪悲清容硯嵬亦安歸我
今冉冉益荒學合六州鐵不鑄錯研中光氣方氤氳
但留為君拂拭勤代興之語惡敢聞

配京和賦伯長學士研詩因借抄其集

斯文嵬有寄我老已將休為撫遺編在篋從一研由
膏肓成五夫師友重千秋此意沉吟久無為石丈蓋
六銘山深廢王郎故物存誰拔禊水帖又遇越公孫
十笏精靈聚中原文獻尊需君學成日重聽片雲根（斜川第一曲曰六銘有王右軍研見舊志而學士集中評禊帖最為精審）

老友董映泉挽詩

與君共和太常詩爭羨崢嶸老鶴姿危臨忽傳妖夢
戢匆匆又作挽君詞
清門兄弟俱儒札醇德終當數長公最是斷腸身後
事虛稱遺秉亦成空
老去精思審六書直探皇極鋭何如而今撒手空行
去脉望翩然返太虛（君老而好學欲從予橋求祝氏皇極數學因探數韵諸圖之蘊予遴史未果而君逝矣）

灌浦鄭氏秋丁祭黄子

黄子澤五世于今已一絲闈下木樨花秋來放幾枝
嗟我厲私淑末涓揖讓于其時

張二茂材炳和予清容研詩答之

念尔通家秀孤吟秋樹根風流亦猶度心事向誰論
近狀蕪田困先疇黄石存遐期宗耿介特達重清門

戴山諸生來訊（以下帖經餘事集）

阜比未暖卻匆匆去懸榻猶縈去後思舊學商量無别
語莫將輕後玷清姿
多師未必真求益不若歸求自有餘試到十年養氣
後更參斯語定何如

田弘遇謁曲阜挾妓楊宛以行其碑今尚存末
有宛詩賦而志之

田郎寵靈仗一女乃敢呵罵及聖廷其時聖廷武可
罵不知田郎何所能（碑文盛指百官之庸科舉取士之誤國）循碑雄誦
得妓句自古妄人得未曾九原如遇孔中丞一唾定
洗林廟楹

瓶花齋雨集天台寺僧適以鹿銜草至颿亭索
賦分韵

小草曰吴風其來自洞天逐逐千年鹿見之口流涎
藉以金庭芳沃以桐柏泉一莖足療飢十莖足忘寒
久久逐跨鹿御風遊層元寺僧日拾之珍重禪枝前
時從綺霞中一樓紫柏烟道力兼佛力妙合彌神完

詞客一見喜擻取投觥船向我微掌故鉄補桐君篇鵝銜足消毒蛇銜足推塈龍銜足導氣功效各有傳惟群動有鹿亦最夸長年其類爲群麋嗜好伯仲間鮮角候雖別口涤頗同然我聞其賦材上稟鶉鳥躔陽氷蟄陰大道在互鄭宣謂宜參二冬和齊乃無愆或者妄鮮之貽誤不可言（草性溫顧或誤以爲凉則誤甚）願君更致詳析衆訪曜仙吾衰已冉冉百憂感經綿鹿亭大小非力不振積屙何當度閭風長嘯棄塵緣今夕且聽雨蕉窗滴瀝瀝

煨芋分韻

蹲鴟真清供殊校晚肉潔其魁大于瓜其子員于栗愛其秉素心無足飽饑饕上之應昴星下或謠鴻隙墓以百斛充枵以三年黜亦何足輒人許氏言未覈客舍腥羶希饕厨宿大活燔之通中堅蒸之消內熱寒烟映暮山元氣滿淨室審候宜紆徐導和防菀結意味既踈通皮毛斯鮮脫名理悟空靈禪力驗充實其在伊蒲中埜趣足怡悅功莫似馮郎使與蘿蔔擣已公儔晚來（大恒和尚）相對正叢毬詞客更聯翩聽雨敲不絕荐盤何累累下手爭勃勃魚鼓正沈沈先取祭老佛試參水晶鹽釵清有如雪但覺道腴盈更無塵思泗斯人苦章皇大半爲餔啜安得擡一區阻飢不足林便旁死蘊厌撥之消寒冽此意足沈唫聲當響瑶屑阿誰習老饕杯炙耽殘霙攢眉乞破戒失望竟咄咄（淡據）而我但俳詩白戰亦奇崛

大恒招集南屏分韻

試看南山色連朝佸老蒼青霜封曲磴黃葉下空廊旅客游方倦寒蛩蟄漸忙昨聞開酒戒來過遠公房（是日大恒爲予破戒置酒）

題陳秋濤相國墨蹟

公昔張空拳思以振赤符赤符識不驗滄海爲之枯天府誰能興志士枉受屠唯是桂林爐伏此稍支吾畢竟延一綫東僵西則蘇連衡張陳霍旁暨韓李徒（張公家玉陳公邦彥霍公師連韓公如璜李公而梲）以致惠國公翻然成改圖孤忠天所鑒識亦未盡誣（叅中詩云世事子多識浮生亦有天當是公甲申後作）南極竟渾一百年拱車書尚有妙墨寶流落漸江隅寒老而正色英爽與之俱番禺耆老盡文獻誰爲儲秋痕隨秋去剝此厌劫餘（相國所作詩名秋痕）連呼玉畫又收之緘中厨

望路侍郎輓詩

前年我過洄園中先生由我間經筒乞治儀禮老未

竟上糾康成下總公惜我投閒空咄咄戒我浪遊徒忽忽遂我著書漫忽忽倚杖而嘆神態態東西宿老淪落盡歸然靈光世所宗其秋示我新雕集寄穀佀山錯可攻長箋亦聊貢一得謂以寸莛叩巨鐘謙光一一盡刊削再索直言資析衰三江迫迫來書達豈期妖夢告蛇龍昨秋予以先生集中商榷如干條託朴山先生寄之不料其不達擬再寄不果遺世行世僅十五尚有秘篋千長虹由來舊德為時重雖復不用亦有功試看浮玉山頭色一夜愁雲冥濛濛江東有客近悔過欲齋潔酒哭幽宮尉它拜表去黃屋執興漢大敢怙終我詩寄穀到萬里先生一笑降虛空望浦向不見得于先生頗據異議及聞赴嘆曰吾方欲之秣陵一拜床下不料顏竟不逮長負此愧乃以文哭之自道嗜昔

題張丈丞齋手校漢隸釋源後贈旋六上舍北亭

讀書識字令所希旋郎死死忽其痕六藝妙處足不朽上函雅故通精微衎山堂中大布衣淵然古心追籀斯又載寒窓校漢隸欲以赤手報妻機卯柳桃茉紛謬誤我昔泛覽多闕疑亡首六身豈易曉一來二縫亦難稽五日之門歷所請三豕之渡史莫壁馬尾序穴充諜助落筆蕊蕊空累唏吁嗟小學已廢絕我亦有目如霧迷昔者襄陽近臨川署名猶為世所識丞齋謂米顛錯寫芾字而北亭亦笑臨川先生名不當用俗體綫字旋即何處得此本老眼恍然迷珠璣衎山遺書已四散淮浦帶草空離離神呵兕護幸存此一朝靈物渴所歸巧偷豪奪世不少尚其宝之防速飛北亭以予之愛之也乃以贈予即為其尊先人墓銘潤筆予詩遂成佳話

長至日展蒼公墓同江穀用離合格

九沙仙去後辦香過者希觀察真多情偕我踏山蹊謝山致江穀今日正南至一陽氣霏霏太史多雅懷來肴朱鳥飛江穀答謝山墓前磷碎邪亦是故國儀一枝借孤忠星大以為依謝山承聞豐狐筆已草黃絹碑明年速上石長作山中輝江穀

病中三首

疇昔負壯志寧當遽就衰二毛嗟早見一病盼春回自舊年沈劌後蕉萃遂不可振哀樂偏多感升沈不待推尸居慕姑射何以絕塵埃用止齋先生語

聞道長安信徵書下石渠遺經增氣色左席寵師儒一洗尊門陋寧愁六藝蕪膏肓吾自媿廢疾不堪扶時有致諸公見推之意者即以此詩答之

到處山陽笛淒然感客心此生豈金石幾度悵人琹

試問歲寒客誰投空谷音便教長老健頓覺已蕭森

鈍軒為俞四藝殺画雪中高士圖索題

高士愛冬不愛春落ㇾ冬心冷愈酔坐笑春風野馬塵自冬發春乃長新千山萬逕踪跡絶氷蘗清絶見天根寒屋之喬抱凍蹲中有鴻濛未介痕百昌不復能氣氳誰知老子心脾愈淨膏愈尊是誰縢六誰筴三造化小兒遣来伴吟魂山鬼嘯ㇾ噤不語但見崢嶸鹿角横黄昏暗香疎影自怡悦忽然老雀一報憂然下天門力能通乾而流坤萬籟盡泯我獨存庶問北枝為弟南枝昆冬耶春耶一笑歸混敦

即事

神州舊說江南好十載顒ㇾ望幸殷一自中天消息降山增金碧水增雲

庚午歲朝

吠日吠雪犬諠然嗥南嗥北客不前老夫所憂在無年稚兒不解事應門索紅箋。

速田以人日禁蒼前得三絶句

春来猶自怯霜風人日題詩酬信公畢竟墜蘭家法在細抛七種菜叢ㇾ

最憐民部游仙日正是元樞授命年地下双ㇾ埋碧血人間久ㇾ發陳編

華屋山邱一望中誰来城北吊遺忠張徐楊葉都零落剩有平陵松柏桐張遺民徐石林楊竹垞葉天益皆居城北附近尚書里第今其後人俱亡矣

配京書齋故寒屋先生居也不可無詩

聞君蒸膏地舊是寒屋廬將無承塵上或有戊子紀事書吁嗟小江一坏土嘿震諸公陟降俱

偶然作

逸葵師且苦猶疑未乞休將無恋香火朽骨尚依周疏傳真高踞恩榮擅始終由来雖審分不敢望功宗弓劒今蒸葦還為國鼎懐橋山還在望回首一潸然

病甚有作

老夫春病太咄ㇾ無處告訴但支離偶然欠申不自覺盲風問道窺心脾

昨宵舌本赤燥怒流血驚怖双牙閉或者涣去惕亦出天心俯憐賀若頑舌間無故湧血

昔人欲心如槁木今我已槁乃愈危旋方寸已戮梨安得膚寸春雲垂心氣忽ㇾ告盡異事也

仲翔骨節原生硬病裡猶添觸迕多幸未折腰已若此倘教束帶更如何

湘東一目已郎當何堪更晦半面粧從今合眼亦自
好更莫奪我靈府光
三千丈髮且半白忽然作楚難按摩絲絲細擢罷其
悉一握任尔婆娑髮病甚怪
世間萬事我何豫其奈百感偏嬰心此病天痼不可
療病佗束手空沉吟亡友姚薏田嘗言予病在不善持志理會古人事不了又理會今人事安得不病
諸生未了傳經業幾許閑情在瞽人莫似老夫中暴
棄桑榆潦倒媿先民

配京借抄東發史稿列傳十篇予家所勵有也
抱遺老子趋庭日賣馬曾聞購日抄一卷遺文黍宗
史問君何以報瓊瑶

徐錦衣花乳石印譜
彎弓沒石志未遂揮刀切玉藝亦奇此是萇弘未埋
血雪泥紅爪尚離離

明宗室隱頭陀寫文信公像故民部董次公先
生物也
南嶽諸劉嘆道窮重摹王燭感孤忠甕知燕市光明
相跨雀東來聽匪風次公有匪風集詩

八赤舟中東鄉林以下病目集

天子親裁錫類詩華堂爭誦錦歸時椎牛我自知難
逮只合空江理釣絲
木雁遭逢豈可班蓋居材與不材間故人為我閑
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
結埼亭下户長扃未敢心猶在六經但使稍能窺墜
緒餘生不敢嘆沉冥
駒隙难将歲序留相看霜鬢各盈頭盍公為待明農
日重約誠齋共唱酬

鈕經圖為藻川作
吾友子張子新成畫頌籤笛含識元化其豆戒燕田負
郭無多産逢秋別有年化時我止宿雒黍是綏然

慶湖課耕圖為秋滕
朝過梅墅午麻谿別製秧歌被耦犁我亦來分餘餕
好湯公祠下喫豚蹄 ●

蓮宇先生再入政府
清德人無間孤根　帝所知重膺左席召不待大
廷推民力方憂散天災孰與支望公調玉燭晚節在
斯時

雨中江毅護林堇浦竹田雪舫雲亭過飲皇巷
叢桂香邊暮雨沉旅人獨坐正蕭森相逢冒雨皆華

髮並奏清商寫素心未償未平愁慮歎江湖大上識
秋深精篋喜與塵氛隔且擘蟹魚供醉吟

嶰谷北行同人分賦行裝予得油衣

客裡難教用更精偏逢雨雪送長征襆分薜荔墻頭
色袖作芭蕉窓外聲渴日若升應棄置漏天未塞已
孤行故人此日齊東道愁聽簷花落五更

穆堂先生下世欲作挽章不能盡所欲言援筆
輒泫然而止冉冉一載即上寓中得三首亦
竟未足抒予痛也

坡潁好兄弟終身酬克公後來陳正字沒齒感南豐
薄植寧堪比深恩實所同重江素車隔何日拜元宮
我有竊天語蒼蒼遠不聞終難遺一老殆欲喪斯文
大鳥臨江介妖星入翼分最憐用世志百折尚殷殷
淮上分襆後長愁十載多心期已孤負音問亦蹉跎
絕學知誰紹雄文定不磨墓門雖寂寂正氣表山河

著老書屋分賦梅事予得吟梅

徙倚南枝下霜髭斷幾莖有香慰幽獨無句寫孤清
雪釀高寒景山深太古情微吟猶未竟天上已參橫

鮚埼亭詩集第十卷

甬上全祖望紹衣著

東粵制撫以天章精舍山長相邀辭謝不得甚
髮日衰乃爲五千里之行非予志也以下度嶺集

忽忽暮春日茫茫五嶺行近前書帶草遠别最閒情張生瑤瞻頗不欲予遠行
此去特謀食投荒作遠遊解嘲姑漫説好爲訪羅浮
衰病畏行役孱軀足不前杭生真邁往先我已揚鞭時堇浦有粵秀山長之聘先行

嚴灘

在昔紫薇翁説詩白雲原紫薇已仙去白雲滿江村
荒江猶木末尚有魯公魂我亦醉巵酒一吊謝生墳

豫章小泊欲過吳孺廬學士墓下不得

拜節望東埂西州涕泗多素車吾有負元晃或來過
莫報恩如海應憐鷺亦饑匆匆感隣笛落月滿江沱東埂學士村居所在

吉水道中

泝江西上去極目路漫漫岸泊山根穩天浮水面寬
荒涼知瘠土增蹬識驚灘況復石尤阻彌愁行路難

贛關

嗟昔憐楊萬空將螳臂殘功應作壘瞿志未遂田單
往事魚羊劫遺民心膽寒沙場百戰地試上椎閔看

大庾

此地亦絕險開荒賴始興古梅却不喜行李破荒睽

紅棉驛

吳公持節真瀟洒手種南枝萬五千何物酋鄞堪領
受故應汜首酹梅鋗

閩中艷說楓亭好未若臺閩清復清敢以風塵輕下
吏美人高士共通靈 楓亭驛產茘
棉花北去多為杏誰道南粮亦有然聞道瓊臺遠六
出稽含狀裹未詳箋

海珠寺

落〻三浮石相望鼎峙尊由來分地脉何處泝雲根
日護胡臺影潮喧估客樽寺前古榕樹消著足昕昏
三浮石謂靈洲海珠浮丘也
菊坡不可見頤得見文谿又復五百載吾將誰與齊
孫枝遍嶺嶠栗主傍招提尚有殘編在寒芒映彩霓
寺有李公昴英祠
聞道炎興日軍烽門此間攙槍賊佛大矢石躙禪關
小鳥難填海愚公浪徙山三忠當勝國亦復踵餘頑

梅園小集

由來百粵士多艷說梅侯臺嶺南枝放珠江遺愛留
尚餘湯沐在正旁水雲幽此地蕭閑甚披襟散百憂

天章精舍釋奠禮成示諸生

粵儒嗟昔降神時紫水黃雲天命之世遠山川長寂
寂斯壺誰唱代興詩 雲水為白沙之號
瓊奇多學數瓊臺底事三原忽見精力毀石翁尤可
詫辮香姑舍莫相推 時多以瓊山不豫祠中為疑
泰泉高弟稱盧子尚有遺書歷劫存怪殺圖經遂滅
沒我來重為薦芳蓀 盧太守冠巖所著猷子偶存深造自得之言南海志乘竟無焉五傳者子始表而出之
清瀾雅自居朱學〻鄧戒編世所傳此是當年執政
意真儒定論豈其然 泰泉不喜陳王之學出于意見不合清瀾則投政府之所惡而攻之醜矣
江洲極口排貞復不以粉榆事實同方信石翁真世
嫡肯將蔥嶺玷宗風
由來報本重先河此席功應首見羅曾以講堂爭去
就蕭寥香火竟如何 端州精舍始于李公分守嶺西所作其後以郡府殿正茂不喜講學拂衣去官今粵人無知之者予近討論先師但列粵中諸儒而未及于汝斯土者然見羅斷不可恕然也當補行之

九日諸生請予登高於定山予病未能也梁新謝天申黃文各有長句一首予亦同賦

秋來蕉萃倦題糕諸子行吟興各豪五宿炎風宜落帽八能清韵在登高東籬何處尋黃菊左手相看握巨螯我亦挾天閣上望七星巖翠自周遭

送菲堂掌教新會

沂水春風自在天白沙容授更誰傳張林湛李都家落木鐸消沉三百年

年來絶學已榛蕪大雅危輪好共扶目送君舟自厓返瑞溪涼月夜牀孤

木蘭花下共論文曾為諸生討論艱此去正逢冬日好霜橙露菊荐黃雲

越公墓下信公祠填海遺編試問之妻絶鷓鴣清夜泪一樽為我酹南枝

江東粤秀講堂閒定有雄文足起衰不道一時難度嶺浙宗和會廣宗來陽明甘泉同講學時稱為二宗

逢萊香吏正鳴琴主客遭逢定實心倘有唱酬成別集老夫衆吳便相尋謂張惕菴

遊光孝寺

仲翔舊直即垂老乃投荒飢吟茹支實渴飲訶子湯未知粤後進阿誰為登堂至今寓寂畔書帶尚成行

我亦戴嶽人南來漫鼓枻浮屠不知倫但礼六祖塔

粤中之梅祖璧嶺而宗浮山然其餘即國頗稀少予至端溪因憶海日詩中言官棠山中多古梅官棠海目之別墅也今未知存否乃語諸生詰之

嶺外梅花自古傳而今花事竟蕭然每當雪白風寒日孤負黃橫月落天閒道官棠多住植舊知詩老有流泉何當蠟屐同探去倘結瑶華歲晚緣即用江洲先生詩

有以魚凍柑來餽者粤無柑實即橘也而冒以為柑指其小者為橘詩以正之

千頭不下洞庭甘魚凍尤于霜後酬粤客未通韓氏錄餽柑朱橘喚黃柑宋韓彦直有橘錄

病甚偶然口授侍者

春來蕉萃木蘭花搞盡三冬金粟芽即此便同官舍鵬先期早為娥長沙予忘前有木蘭花一斛甚愛之新歲始就花忽橘誰言献歲已無旬不見南中草木春天亦與吾共蕭瑟要風霾雨我酸辛

示諸生

辛苦諸都講朝丶問起居稽疑頻笠易侍藥罷觀書

共學情原摯當歸恨有餘服勤真古誼惆悵別征車

自我開堂後相依未一年所懷多不盡有待或徐宣

遂爾匆匆去誰將耿耿傳諸君能自得定不藉言詮

雖憐維縶意決去定非情其奈多憂患難為久合并

相孚在志氣不隔有神明他日學成後扁舟慰老生

游寶月壇

喬木蒼然古猶疑孝肅遺遙青接員屋新綠滿清池

天曠定無著地偏足自怡老夫與疾過聊以慰支離

登閱江樓

端州城市裡偪側不成觀突兀樓臺起蒼茫眼界寬

江天落襟袖烟雨幻林巒尚有大函碣摩挲蘚石看

七星巖

天帝當年敕大樽七星羅列似兒孫洞門尚有殘鐘

在石室將無秘籙存自昔湖山烟水潤于今阡陌草

萊然何當反復謠黃鵠用瀉瀧江春漲痕（謂瀝湖止說見屈氏新語）

白石伊誰巧琢成離奇變幻有神明乳泉上接天漿落

斗杓遙疑石筍擎山鬼空中驚爆竹詩人傍午作題

名老夫蹇足徒惆悵病後探幽不勝情

堇浦渡江來視疾

蕭晨病榻意淒然剝啄驚來吾友船春雨奄奄生趣

盡相看同喚奈何天

白髮猶然動殺機中央四角校盈虧先生正恐心兵

門馮軾休輕用指麾

新會張明府惕菴以予將去粵有諸生無禮之

嘆予皇恐不敢當也

吞山不作文昭逝方信人師絕世無自分衰殘天所

廢敢耽俎豆誤生徒

祇負賢侯屬望奢幾時帶草盡開花鯫生量力知無

補只合焚香祀白沙（院中舊無先賢栗主予始創祀白沙先生以下二十一人）

一年鼓動終無術因病逃閑亦見機誰變秀才為學

究此中罪責有攸歸

梁父主生亢父死泰山秋冊定難詳故人愛我將無

過欲卜天心恐渺茫（時君謂予必不死以所蘊未盡暴于世也）

肇慶訪故宮

當年草草搆荒朝五廟猶然鬥口囂一夜桂花零落

盡沙蟲猿鶴總魂消

辛苦何來笑澹翁遍行堂集玷宗風丹霞精舍成年

譜又在平南珠履中（丹霞精舍在南雄予嘗謂澹歸在五府中本非端士不待為平南作年譜而始一敗塗地也）

天湖慶雲寺

天湖本名頂湖相傳有湖在山頂今山頂無湖但平地耳或者海桑之變耶翁山則以瀑潭為湖亦近之村夫子不知乃以為鼎湖而引黃帝弓劍之跡以附會之妄矣予病後將去粵諸生請入山因再宿漫成古詩三十二韻

明鏡本無臺菩提本無樹天湖本無湖莫問濫觴處欲舟羚羊峽取道大蕉園遙青四十里知是白雲源路曲捨宅曹洞擬羊腸林深怖虎穴因緣古佛慈瞑拜不脛集梁郎既捨宅曹洞遂傳衣一自棲空來弓冶盛軍持山花不識名各各吐香氣山鳥啼其間發然愈春意從行二三子捷足善探奇而我已頹然扶掖仗闍黎努力躋絕頂端州如彈子一帶灘江流渺然渴瀉耳俯睇七星岩蒲伏来朝宗或曰彼瀝湖原與天湖通天湖今已平瀝湖漸亦閉伏見均有時閑塞定一氣更陟大龍湫飛瀑滿空山清入人心脾寒動八髮鬢其餘諸小潭環拱尚八九或曰是皆湖末知果然否山僧愛敬客啜我白雲茶獅蝌滌塵氛齒頰吐香花生久移我情疑與下界隔轉嫵嵐氣濃鶴鳴催歸客阿誰不學者妄託軒轅遺謂是攀髯跡謬語真無稽老夫病愁餘百事已心灰一榻借諸天五言授侍史未能寫清勝聊以正圖經他日討文獻諸謬庶有徵向來有山志然謬者殊不足觀

天湖石船歌高州石船舊見屈氏新語是山則未之聞也事見鄧封景氏莊臺集

天湖有石船夜半誰負去將無天湖洞石船因失據飛行同怪山長逝不知處我作天招詞欲以返徒御湖通船亦歸我便浮家此中住

天湖杜鵑花盛開

殷紅長明燈化作杜鵑血方知長至後已踰百乂日故鄉石窟下五色正葱蔚

天湖之稱不知所出近從獨漉詩方知以桂王得名也

當日小朝廷湖山別署名尚傳亡國痛散為望藍榮浩劫幸垂盡慈雲慶永清遺民詩史在莫蓺顏天情

萬年果

天湖萬年果稽含狀未具相傳石洞生或有石髓注我昨來山中偶拈澄谿句乞靈古先生詰朝倘有遇

白沙岡訪枕榔亭今高要人所呼為龜峯者

習之昔南遊言登茲山阿故人題名在感舊幾婆娑

今我亦來過望雲戲爵篙爲尋枕柳亭不見枕柳樹

研銘

昔人研材是處有其後僅稱端與歙端既盛行歙亦衰羚羊日苦錐鑿及年來端産亦告盡竭澤而漁苦不給厲階徒爲有司梗生者不數采者急石工因之競售歟冬花無淑青花滋孤冢誰招常侍魂清風莫溯包老笈有司之困縱莫憐亦應稍爲地脉攝是誰爲我告　天子封山罷貢足安鮮鸕鷀夜眠睫不驚水雲重吐新蕉葉

甘竹灘鰣魚歌示梁新謝天申黃文

我聞甘竹灘在昔本盜巢三忠窈困之思以廷小朝其時鰣尾悲採丸鷲周遭清流無恬鱗時物避腥濤太平踰百年滄波亦逍遙何況彼萑苻有不化梟郎妝人爭繁殖室詩奏豐饒相望海目山比屋皆漁船下灘與上灘肥瘠各分曹誰言風物異頓不下金焦（大江以南金山之鰣爲最錢江次之粤中以甘竹爲最海目次之）眾師秉急艇來逐九江湖爲我細指語其口中櫻桃粉頰斯已劣鐵頰不得嘲其要在護鱗比之珍青瑤三眠楊柳枝穿以入吾庖烹之宜苦筍下之宜新醪膾之尤絕佳蟬翼輕雲飄乃知四腮鱸未若茲堪豪（粤鰣終不如吴鰣惟膾之獨擅風味）

（佗方不逺也）老夫久病懲染指破戒參以脩益智粽愛其多芳膏諸生正格物登堂紛訊咨是魚名氏多五雅未盡蹵在古本曰鯦周公曾記之在今或曰鰽集韻足補遺唯鰽至以春而鰣與夏期一物分二候變化成差池別字曰當㴐郭公箋可稽又或但曰鰣偏旁亦依希鄭人呼曰箭方言更詭奇在粤曰三鯠其通爲三黧是亦見舊經埤蒼誤爲魱（鰣黧二字音之通也見尔雅郭氏曰未詳而埤蒼誤以爲魱今粤語曰三黧不過鮦鼓灘乃知黧即鰣也是足補尔雅注疏）自此更逆流不越銅鼓西老夫一笑粲洽聞良足資惟是番名物奚事細碎爲由來窈落人脣脣非所宜泝儂年少時虫魚亦紛披近欲比羅願遠將跨陸璣年來百不能冥心已遁遲但當食蛤蜊餘事安所知送望甘竹灘卷綖掛晴霓（甘竹灘蒙余龍雲受陳假諸公之爵　國初被勠）

羚羊峽

萬壑自西來奔騰不可遏中流成阨塞傑閣起崔嵬（謂閱江樓）思婦牢愁寄（謂望夫石）勞臣榮戰開羚羊窺塔大樹角到林隈

澶川訪海目先生故居

江洲好兄弟宮相以詩鳴（侍郎江洲先生講明白沙之學）爲過灃川宅水雲明且清風騷今道喪池樹亦塵冥太息斯人

逝誰為發地靈粤中詩人如五家三家多出東州其自端而西唯海目父子一門

嘉魚

嶠南雖澤國頗苦食無魚入市盡凡品薦盤乏芳腴
丙穴有佳種賦材良獨殊尭然惡溷濁而獨耽清虛
元霧供茹吐青苔飽有餘炎天偶見雪尤屬性所娛
置身遠潮汐因之謝泥淤是在高士中井丹足並驅
初冬木葉脫灘江氣蕭疎十里小湘峽夾岸皆罾罟
蜀魚乘春出以待漲水溺粤魚乃冬游以待潦水枯
吾獨憐是魚待時始一出一出遇危身豫且同刳裂
何不老石潭誰得窮其窟行矣尚遠害見幾莫終日

馮生元才家順德屬之訪李抱真先生畫貓然殊恐其難得也

李公學道人閑情作畫師相傳小廬山沙翁曾貫之音家繡薑鼠四出不敢支乞靈得一卷潛伏倘有時購之不敢用吳鹽李公之畫直百縑吳中以鹽易貓

增城荔子

新州香荔已堪推掛綠東來更絕佳況有嘉名以又重當年曾入尚書懷以甘泉翁故有尚書懷之名

牂柯江上偶然作

牂柯怒濤亘萬里東江亭口不可磯桄花新漲忽山立一點塔火遙熏微

春來住絕木棉花夾岸殷紅萬本餘此是承平好燈火誰將烽燧向人誇木棉花是烽樹尉它語也

古榕高與碧霄參正以中虛內美含長為不材嘗訕誚就中誰識有伽倻伽倻往往產榕樹中

萬山深處鬼神兇夜半風來楓樹鳴篤地一天雷電降楓人東帶更垂纓

陸郎湯沐由南嶠帶礪丹書澤未沾天以陸路長賜姓不教鍾室起猜嫌錦石山有陸路

水枝唉罷又山枝九夏軽紅劈荔時更泥天漿和脂水女郎玉面發華滋

玉欄金井良無輩只恐炎天火易驕莫道黃皮是凡果為郎消熱長神膏黃皮可以解荔支之熱

生成大化定難參物產由來未易諳不料赤龍都會地荔奴反以背陽甘荔以向日者佳龍眼反是

山栽龍目水龍鬚別有屠龍絕伎殊扶取靈畔供大嚼攀鱗一夢已遙遙高要金渡村有龍鬚席

女青百尺經冬茂貞婦門前合取栽亦有男青人不識此花或為義夫開

東三峽更西三峽最愛靈山寺水清活大寒流烹諫

果侍郎夢醒解餘醒

陳村水比鏡湖清豆酒新陶一百瓶只恐南中厌力
健須却飲少為尊生

連朝夏課莫須增可怕炎威易鑠蒸何物為郎助清
吳夜來新製素馨燈

思夫村裏愁雲生望夫山下哀泪盈未若閩風岩獨
好鴛央渡亡共日成岩有化夫石

西樵山中茶事好最愛茶娘淑且閑秋胡問道嘿不
答時有瀑泉掛髻鬟

端州白石淨于玉端州錦石爛如雲黃岡十里皆石
户女即点茶追琢助

鮚埼亭下是儂家雪後沙蜂擁所夸度嶺相逢重道
故南烹此足檀清華

農家早潦最関情共卜田雞上已鳴莫似翁山呼作
蛤介虫將與贏虫爭

莫采廣寧貢嶺爭迷人九十九條坑岩許長年唉玉
版終迷求足光吾生粤之爭多苦者二句乃粤諺也

七星岩裏花蝙蝠五色迷人双目睛不減羅浮大蝴
蝶仙風習习更通靈

杪春鯖白化為鮭正逐刀魚上市時試向漁家一問

訊家亡蓑葉膾蓴絲鯽魚之在粤者多小時魚化而為鮭魚出

極林村裏貢香柑道是如来信手拈莫訝柔荑竟奉
曲前身仙弋不須占

西江前去路屯遠孤客行旌未易前即到夜深須警
睡戒心尤在夢香船夢香山破布菜之葉解之

春日春閨樂不支蚌魚蛛蜆競芳姿謂即何事催妝
急且賦搭梅搭覆詩粤婦以搭梅為干時之贄次之搭覆

江門謁陳文恭公祠因訪文恭服玩遺器各賦一
首

碧玉老人太古心碧玉老人太古音老人去我三百
載許我登堂撫石琴碧玉文恭搭名

右石琴

玉壘巾製已無存湛子猶傳葵笠尊有客切雲冠昂
尤白頭訪古到江門

右玉壘巾文恭詩曰唯有白頭能裡覇至今猶戴玉壘巾是也甘泉以葵笠授弼唐為傳衣即所云心性冠是也

石翁曾綉自然裳付授甘泉永勿忘我亦持衣更芰製摩挲襟襟泡餘芳

右自然裳

主峯石上三茅君曾為講堂供奉殷今日陽春私淑者何當分策管城勛

右茅筆

蘭枝桂楫亦已遠玉色金聲倘可從如聞先生扣舷和春水汩汩雲淙淙

右允風艇文恭及門伍君光宇所作也

寶查村蕉布歌

唐志端湖皆以入貢今端惟寶查廣利二村有之

珠娘怨甘蕉長作風雨聲繅以緯黄絲天孫見來曾當年貢天府舊史最有名近日尤矜貴市司罕所登由來織織手經年始織成但以私其夫膚清更神清客從寶查來賂贈忽數尋用之作涼幬不翅貴南金儂衾如蕉葉儂便作蕉心展轉相什襲炎威遠不侵中夜夢殘時警溜滴有聲喚醒帳中䰟與之共清吟

慈元陵

髙曹向孟均賢后尚有芳䰟殉落暉一洗簽名臣妾愧虞淵双抱二王歸

題故都督傳示容生勳

戊子翻城事可哀最憐故督是奴才已成負國誰辭咎浪欲歸朝竟致災豈有遺民俱不改妄將大節漫相推桂林殘史猶堪証曾受褒平封冊來

艇子治春詞

剔它魋結亦風流曾作重三被水游艇舞岡頭蘭芍畫鷓鴣獨自唱荒陬

秦女南來萬五千武王奇策亦奇緣至今越女多秦種可有嗚嗚舊曲傳

誰製花枝鑿鑑銘回環宛轉似天成由來嶠外閨人巧猺女都能解四聲

番山剗去禺山削南漢荒唐不待論只合三春明月夜花田花下弔花䰟

聞道西江女土司兵符親報擅奇姿滿堂記室承顔色獨愛東州海雪詩

吴淞女子思報國擾亂南中竟數年多少降臣蒙面死不如桑濮一嬋娟謂李成棟之姬也

丁敬求予揭光孝寺千佛塔記詩以答之

訶林巖絕降王塔宦者名連髡者傳寒鐵千秋遺穢筆不須更玷蜜香箋

張新會惠葵扇

江門葵田遍阡陌買葉扶疏幾四尺長夏能嘘長養

風涼不傷人在温克江門工師剪裁精被暴燕資水
火力君然大雅成柔嘉蠲煩解踩有令德由来葵座
異百材入火不焦最雄特天垂之絲紉以精粽竹之
枝惠且直青銅為扣玉為板鵾耶鶯耶都滅色南方
赤帝赤標起一過此君都氷釋此物流遺自幾時相
傳典午陪巾幘物經王謝總風流況在炎洲尤任職
老夫久病熱惱侵安得卧氷揮素扇江門使君愛我
深眠以双扇清塵襟願君推此甘棠陰と大陽氷互
助斟大洗慰伏慰我心

漆叶偶成

此中舊是小秦淮油壁香車度ゝ排客自十三行口
至定情先下寶珠釵
即君各ゝ檀香濃欲卜良緣安所從試祝堂前金孔
雀但教命中即乘龍
波羅江上浣紅紗更有波羅新樣麻携手波羅廟下
去波羅蜜已大于瓜
夜来香以夜来辟即若夜来香更添只恐不来孤負
昆望穿花影動前簷
柳因顧媚與王微舊院遺民世所希天末朱樓安遠
梅枝橋誰為志芳菲